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66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婚礼华盖

〔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徐新 等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婚礼华盖

〔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徐新 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婚 礼 华 盖
〔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 著
徐 新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8.75 插页 6 字数 437,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7,000 册
ISBN 7—5407—1671—1/I·1080
定价（平）18.00元（精）2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 1982 年丛书头 4 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 90 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 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 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 1981 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迳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译本前言·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丰碑

——阿格农论

徐　新

在丰富多彩、万象森罗的世界文坛，希伯来文学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既具有悠久历史、又对世界文学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之一。发端于3000年前、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被公认为人类古典文学的巅峰，对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然而，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遭遇，源远流长的希伯来文学自身的发展却曲折迂回、命运乖舛。尽管现在人们有理由争辩说希伯来文学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文学从未彻底止息，不仅如此，还一直顽强地在犹太民族的每日祈祷中、宗教礼仪上，在犹太经典里，在凡是犹太人生活过的土地上延伸向前，努力表现自己，但它毕竟随着犹太民族的大流散，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当它赖以生存的语言基础——希伯来语逐渐丧失作为犹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沟通和交际工具的功能后，更是跌入了它

的"低谷"。在20世纪到来前的1800年中，这股曾在历史上掀起过惊涛骇浪、表现出汹涌澎湃之势的文学洪流再也掀不起巨涛，卷不起波澜，只能挣扎着曲折地向前流淌。偶尔在流淌过程中激起的一两朵浪花也是稍纵即逝，无法持久。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犹太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希伯来语的"复活"，希伯来文学才重新表现出生命的活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已经走过了复兴、发展阶段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似乎尚未引起世界的注意，它的流传还主要集中在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当代，任何一种文学若要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瞩目，除了自身的发展繁荣外，还有待于文学名家、伟人的出现以及其代表人物获得世界性认可。对于现代希伯来文学而言，情况或许更是如此。因此，重新崛起中的希伯来文学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在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1966年10月18日，当瑞典广播电台的电波传出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决定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以色列希伯来文学家阿格农的消息时①，不仅世界各犹太社团、组织为之鼓舞，世界文坛也为之轰动。一时间祝贺的电报、信件像雪片从世界各地飞向他在耶路撒冷的居所。作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阿格农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希伯来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使之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重新崛起的希伯来文学终于在阿格农手里走向世界。阿格农本人则自然成

①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两位作家。与阿格农分享这一荣誉的是瑞典籍犹太人内利·萨克斯女士。萨克斯女士是位用德语进行创作的犹太诗人，其诗歌以控诉德国法西斯暴行和反映犹太人命运著称。

为希伯来文学史上矗立起的一座现代丰碑。

从加利西亚到巴勒斯坦

阿格农原姓恰兹克斯(Czaczkes),全名为撒母耳·约瑟·恰兹克斯。1888年7月17日生于东欧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个犹太人小镇布察兹。其家族是一个以研究犹太教法典著称的犹太世家,属于犹太望族——利未族。历史上,利未族是古代犹太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有特殊地位的支派,第一、第二圣殿时期主要在圣殿中供职,历代祭司均出自该族。据传其父是上古时期犹太著名大先知撒母耳的后裔,为纪念祖上的功德,父亲给阿格农取名为撒母耳。阿格农的双亲均为虔诚的犹太教教徒。父亲沙洛姆受过正统的犹太教教育,对犹太教法典颇有研究,尽管日后以经营毛皮生意为主,但一生都没有中断对经典的研读。此外,沙洛姆还对中古时期的希伯来诗歌乐而不疲,不仅常常高声颂读,闲暇时还动手写上几首自娱。其母艾斯特是位受过教育的女子,素来喜欢文学,一有空便捧起文学作品。在父母的影响下,阿格农自幼就对文学发生兴趣,5岁时便能提笔作诗。

阿格农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他的出生地布察兹度过的。当年的布察兹在奥匈帝国的统辖下,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典型东欧犹太人居住区。19世纪的东欧犹太人居住区与16世纪以来出现在西欧的“犹太隔都”一样是犹太人“自我封闭”社会的代名词。居住区内的一切都严格按照犹太教法典的规定和传统的犹太人礼仪行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使阿格农谙

熟犹太民族的传统习俗，还使他与这座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布察兹不仅经常作为故事的背景写进作品，其人物风光亦成为他的创作灵感和重要素材来源。

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历来注重对子女进行民族传统教育和文化传授的一个民族，他们把对子女的教育放到关乎能否保持犹太传统和维护犹太信仰的高度上来认识。在这一传统影响下，阿格农3岁起便被送入当地犹太小学“科来尔”，学习犹太人的圣书《圣经》和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回到家中还要跟随父亲颂读《哈加达》一类法典，跟着当地犹太拉比学习有关宗教知识。9岁读完“科来尔”，又进入犹太经学院接受系统、正规的宗教教育。系统的学习和正规的训练不仅使阿格农谙熟犹太教精义，精通犹太法典，在思想深处树立了犹太法典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成为一个终身守教、按犹太教习俗生活的虔诚犹太教徒，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保持着一种自《圣经》希伯来文学问世以来的传统风格，即文学与宗教相结合的叙事风格。对于这一点阿格农一直铭记在心。当他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受奖演说时，还专门提到这一点，并把自己的文学成就归结于早年所研读的经典。

阿格农所受到的教育虽始于宗教，却并没有止于宗教，主要是因为阿格农成长于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在犹太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下，生活在东欧的犹太民族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宗教教育，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对世俗学科和欧洲文化、科学的学习。进入犹太经学院学习的阿格农除了研读《塔木德》一类经典和相应的诠注外，还阅读了众多的文学作品，包括欧洲文学名著、民间传奇传说，以及世俗希伯来作品。此外，他还在家庭教师的指引下学习德语，并“读遍了凡是能得到的全部德

文书籍”①。

阿格农的青年时代正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欧洲大陆蓬勃兴起。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向全世界犹太人发出了“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②的号召，给正在探索寻找犹太民族解放道路的犹太人以巨大鼓舞。阿格农和当时许多犹太青年一样，不但在思想上完全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把它看成是从根本上解决犹太人千百年来倍受压迫和迫害这一历史难题的唯一办法，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中去。发生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与犹太人有关的事件对阿格农政治思想影响很大，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外，还有发生在贝亚利斯托克的犹太人被集体屠杀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西奥多·赫茨尔的逝世，以及他所支持的竞选奥地利国会议员的犹太政治活动家伯恩鲍姆的落选等。1907年尚不满20岁的阿格农在宗教和民族使命的共同驱使下，毅然决定离开自己的家，告别生活多年的故乡布察兹，踏上了前往巴勒斯坦、到犹太人心目中的祖国和圣地落户定居的征途。在途中，居住在维也纳的叔父曾力劝其不要前往满目荒凉的巴勒斯坦，并愿意出资供他在利沃夫读书，但他谢绝了叔父的美意，不改初衷，义无返顾地前往巴勒斯坦，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行动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格农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问题上的观点对他作品内容的取舍有着重要影响，他日后写成的作品中有不少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政治观点。如果人们仅仅从政治角度出发，对反映这一观点的作品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过多指责，不仅没有必要，也不恰当，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当时犹太民族的实际遭遇出

① 转引自阿格农“受奖演说”，参见本书附录。
② 钟冬编：《中东问题8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1973年，第15页。

发，阿格农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都是既非常自然，又十分正常的。

1905年，阿格农应希伯来评论刊物《哈耶》责任编辑的邀请来到当时在奥地利管辖之下的东欧重镇利沃夫工作。利沃夫是当时的一个犹太文化中心，出版有众多犹太人办的报刊。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阿格农勤奋地为数家刊物撰文写稿，尽管这时的文笔还很幼稚，所写的东西并非完全合乎专业标准，但毕竟磨砺了手中的笔，改进了自己的写作技巧，为日后的文坛生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期间的生活还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培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对利沃夫的感情使他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绕道对利沃夫作了专门的访问。对于阿格农来说，这次访问的最积极成果恐怕是与约瑟夫·海姆·布伦纳的会见。布伦纳长阿格农8岁，是当时希伯来文坛上一位已有一定名声的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两人的结识和由此播下的友谊在几年后结下了硕果。阿格农来到巴勒斯坦后写出的第一部小说集即由布伦纳代理出版，从而确立了阿格农在文坛上的地位。

阿格农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崇高理想影响下前往巴勒斯坦，与当时成千上万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青年一样，为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造巴勒斯坦，建设犹太家园。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格农希望通过体力劳动献身犹太民族复兴事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另谋生路”①。他先是在巴勒斯坦雅法市土地安置办事处工作，稍后在“锡安热爱者协会”和“巴勒斯坦局”谋到秘书的职位，并在“犹太治安法庭”任义务第一书记员工作。从事

① 转引自阿格农“受奖演说”，参见本书附录。

这类工作虽然只是为了谋生，却使他接触到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使他对普通犹太人的生活和情操有了进一步了解。阿格农日后曾把自己创作的成功部分归结于这一段经历。

1913年，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几年的阿格农已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暂时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德国学习进修。在这期间，除了往返柏林、莱比锡、汉堡等一些德国城市外，还两度去故乡布察兹，一次探望病重的父亲，另一次是参加父亲的葬礼。为谋生，他先后当过家庭教师，报馆办事员，意第绪语作品翻译等，间或也发表自己的小作品。在旅德期间，阿格农先后结识了相当一批犹太学者。其中有两位对阿格农日后的创作生涯特别重要。一位是犹太出版商撒尔门·肖肯。他热心犹太文化复兴，大量收集、出版希伯来书籍和手稿，先后在柏林、特拉维夫和纽约开办出版公司。由他创立的肖肯出版公司至今仍是世界上主要出版犹太书籍的一家公司。他独具慧眼，早就看出阿格农的才华，并通过个人间交往，成为阿格农所能信赖的终身出版代理人。另一位是20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神学家马丁·布伯。两人1917年首次会面便一见如故。日后两人合作研究犹太教哈西德派思想，共同收集整理哈西德派的传说故事，成绩斐然。这一研究对阿格农的创作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哈西德派所推崇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成了阿格农创作美学的一个主要来源。

1919年侨居德国的阿格农与犹太小姐艾斯特·马克斯喜结良缘，婚后生下一男一女。1924年，在德国侨居了11年的阿格农终于决定举家返回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置屋定居。

返回巴勒斯坦后的阿格农专事创作，除数度短暂去欧洲外，大部分时光是在耶路撒冷度过，直至1970年2月 17 日与世长辞。

绚丽的犹太历史画卷

如同大多数著名作家，阿格农在幼年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写作冲动。他写第一首诗歌时年仅5岁，写作的动机是因为“想念父亲”①。8岁时便每天作诗一首。1903年，年仅15岁的阿格农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他的一首名为《雷纳的约瑟》的诗歌于15岁生日那天在当地报纸上刊出。这事对他鼓舞很大，在其后的5年里，他陆续写下和发表了不少诗歌、传说和民间故事。其中一部分深为民众欢迎，被谱成曲子在人们口中吟唱。不幸的是，这期间的大部分作品未能发表，手稿被战火焚毁。但从一部分保留下来的手稿看，这一时期的创作只能看成是他文坛生涯的“学徒”阶段，大部分作品还只是对听到的传说或收集来的口传民间故事进行加工整理的产物，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创作。

阿格农正式登上现代希伯来文坛应该说是在移居巴勒斯坦之后。在这以前，他的大多数作品是用犹太民族在散居时创造出的犹太用语——意第绪语写成。只是到了巴勒斯坦后，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下，才放弃意第绪语，坚持使用象征犹太民族复兴意志、刚刚“复活”不久的希伯来语进行创作。1909年，也就是阿格农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二年，他的一篇名为《弃妇》的短篇小说发表。这篇主要描写一则爱情悲剧的故事受到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作者因而一举成名。为了纪念这一有特殊意

① 转引自阿格农“受奖演说”，参见本书附录。

义的事件，阿格农根据谐音把《弃妇》的希伯来语中篇名略作改动（保留原词语的3个书写字母，只在元音读音上进行了更改），发音为“阿格农”（该词在希伯来语中有“漂泊”之意），并以此作为他的笔名，在以后发表的所有作品中使用。1924年后，又将这一笔名取代本姓恰兹克斯，作为自己的正式姓氏使用。

1912年完成并发表的长篇故事《但愿斜坡变平原》标志着阿格农创作的一个新起点。这是一篇描写一对夫妻被迫分手的普通故事，然而，由于作者把故事的背景框定在一个世纪以前，中世纪式的犹太背景、传统和特殊生活方式成为作品的基调，加上主人公被描写成一个虔信上帝神迹的犹太教信徒，整篇故事弥漫着一种悲壮的宗教色彩。在这之前，欧洲式的浪漫色彩和歌德式的繁芜描写是阿格农的作品的基本格调，而《但愿斜坡变平原》则摆脱了早期作品的欧式风格，代之以一种既源于古典希伯来文学风格又有所创新的现代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评论家诺耶·格鲁斯因而认为：该故事“造成无比的震撼，读者首度听到真正的阿格农的声音”。

在旅居德国期间，阿格农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第一部作品取名为《永生》。不幸的是，这部长达700多页的小说未及发表便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中被全部焚毁，使世人未能见其丰采。

192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是阿格农主要作品之一，历来被看成是他的代表作和“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巅峰之作①”。小说虽然以一个一贫如洗却对上帝无比虔诚的犹太教哈西德派信徒为了使三个已到结婚年龄的女儿能体面嫁人，走遍东加利西亚的城镇与乡村为其筹募婚嫁金的故事为主线，可出

① Curt Leviant: "Mirror of The Jewish Past," in Congress Bi-Weekly, September 25, 1967, pp. 20—21.

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幅展示东欧犹太人的生活画卷。随着主人公的游历，人们看到了犹太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城镇到乡村，从家庭到客店，从富贾到贫民，从人们衣食住行到思想情操，从文化传统到宗教信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在其中得到描绘。《婚礼的华盖》的背景和风格是独特的。作品是对过去的一种寻觅，对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犹太生活的解剖。对于不熟悉东欧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民俗和传统的人来说，小说看上去有可能显得古怪和不可思议，然而，对于希伯来读者或希伯来文化爱好者而言，则是真切可信的。这种生活方式只是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在欧洲不断出现的反犹主义暴行摧残下，特别是30年代希特勒对犹太民族实行的毁灭性种族灭绝政策打击下才不复存在。出生在东欧并对当时犹太人生活有着精深理解的阿格农以自己的笔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一种已遭摧毁的文明，难怪评论家莱文恩特在读了《婚礼的华盖》后把阿格农称为“加利西亚犹太社区的文学档案收藏人”①。

在结构上，《婚礼的华盖》采用的是框架式，即在一个主干故事中套入若干小故事。这使人不禁联想起英国著名文学家乔叟笔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阿拉伯传说故事《一千零一夜》，以及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等作品的架构。这一结构的使用使作品的容量增大，所描写的生活画面变得十分广阔，并以此触及当时的社会、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等方面的问题。书中穿插的一系列故事，尽管不少有各自的主人公和情节，却并非与主干故事无干，相反它们通常是人物刻画的延伸，与中心情节有着艺术上的直接联系。此外，这一结构的运用还与犹太文化的独特性有关。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历来

① Curt Leviant: "Mirror of The Jewish Past," in Congress Bi-Weekly, September 25, 1967, pp. 20—21.

就是个十分重具象的民族，从不满足抽象词汇的罗列，总是以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情绪或抽象的理念。用讲故事的方法来阐述问题已成了犹太人一个传统。197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在介绍犹太文学时曾说过一段可供佐证的话。他说：对于东欧犹太人来说，缺少故事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他还告诉人们，无论他何时何地要他父亲解释任何问题，他父亲总是用讲故事来回答。① 在了解这一文化特点后，再回味《婚礼的华盖》中穿插的系列故事就会自然明白其中包含的寓意。实际上，这正是阿格农“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② 的一种表现。

1935年完成的《大海深处》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品主要描写了一群哈西德派犹太教徒，为了忠实履行犹太人“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这一圣谕，离开生活多年的东欧，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故事。乍一看去，小说的主题仿佛并无惊人之处，只不过是又一则描写教徒去圣地朝圣的故事罢了。然而，若是我们将故事与犹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与犹太人的历史联系起来(小说的作者在创作时就已经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去圣地”这个对于一般教徒只不过是一项还愿的举动，而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却包含着一种极其特别的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犹太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逐出了家园，过着离乡背井式的流亡生活，然而，他们与故乡的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一点在犹太人丧失家园后完善起来的宗教礼仪和生活习俗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从每天的日祷到婚丧嫁娶的所有祭仪中，人们都祈求重返家园，都与故乡发生精神上的联系。希望

① Saul Bellow (ed.): Great Jewish Short Stories, Introduction, 1963, Dell Publishing Co. ,Inc. p. 11.

② 转引自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

能有朝一日回故乡生活实际上是当时生活在欧洲犹太人居住区内每个犹太人所渴望实现的民族目标。《大海深处》以此作为小说的主题无疑是把握了犹太人精神生活的主旋律，成为反映犹太民族精神面貌的一面镜子。

在艺术上，《大海深处》可视为阿格农作品中的珍品。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运用都显出大手笔的风采。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几乎代表了阿格农的全部艺术素质。曲折的情节、深刻的寓意、浪漫的色彩和优美的描写使这一作品发表不久就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阿格农的一个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窗口。

《宿客》是阿格农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作者1930年重访故乡布察兹的经历和感受的产物。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离家已久的犹太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乡的故事。主人公到达时发现从前充满生机、美丽而又平静的故乡，在战争炮火的洗劫下已满目疮痍，到处是一派凋零惨象，不禁感到心头一震。“这就是故乡？”主人公不禁自问了一句。如果说主人公面对这种战争造成的物质损失尚有一定心理准备的话，那么，当他发现战争造成欧洲犹太人精神上的衰落时，却怎么也承受不了。他返回故里为的是寻觅往日闪烁着光辉的传统和难以从心头抹去的故乡生活，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乡”，昔日的犹太传统和文化已不复存在，生活在故乡土地上的新一代正过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生活。自己这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故人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异客”。他数次企图召集故乡的犹太人到祈祷堂举行集体祈祷仪式，结果都无法如愿。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他终于意识到犹太民族精神已不可能在这个一度是东欧犹太文化中心恢复，自己也不再属于这一土地，于是毅然决定去犹太人的圣地——巴勒斯坦重新生活。

《宿客》虽然着重表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犹太人心理上的严重衰退和变化，强调了作者早年生活过的波兰犹太后裔的精神惶恐和思想贫乏，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而是以犹太民族特有的乐观主义把民族精神的复兴寄托在故土以色列上。作品以充满象征的手法写到：在故乡，主人公怎么也找不到打开祈祷堂大门的钥匙，想进入堂内进行传统上的祈祷已不可能，然而，在其返回耶路撒冷后，这把本以为早已遗失的钥匙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主人公的旅行包中。这把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钥匙无疑是在告诉人们：犹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复兴事业一定会在故土以色列得到实现。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仅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犹太民族在传统和信仰方面遭到毁灭性打击来表现战争残酷的优秀作品，而且看成是反映犹太民族精神风貌的一部最重要著作。

《逝去的岁月》是阿格农发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作品主要描写了一批投入犹太新兴城市特拉维夫城建设的犹太拓荒者。这部以第二次“阿利亚”运动（即发生在本世纪初的一次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为在故土兴建犹太家园的浪潮）为背景的小说试图通过对这群20世纪犹太人的精神面貌的刻画，反映受到西方思想侵蚀犹太人所面临的问题，并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独特的内心世界的描绘以及对犹太社会道德风范的剖析，指出犹太民族除了在巴勒斯坦建立永久的犹太家园外没有别的出路。

《逝去的岁月》以真实、客观的手法描写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冲突。作者在小说中从未人为地拔高自己笔下的人物，如在描写故事主人公时，既写到他对信念的坚定，又写到他的动摇不安。人物的悲哀愁苦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作为第二次“阿利亚”运动的一员，阿格农甚至没有描绘移民的理想何在，而是侧重反映他那一代人在物质和道德方面遇到

的困境，意在表现犹太民族在卷入追求真理时无可避免的痛苦。

《逝去的岁月》还是阿格农作品中最富现代派色彩的一部作品。作者从探讨犹太民族的前途这一重大前提出发去思考和提出问题。作品一反阿格农通常所用的直抒犹太民族对获得新生的希冀，对弥赛亚的企盼，对上帝神迹的依赖手法，而采用一系列象征手法，或是暴露人们行为中荒诞可笑的一面，或是打破人们的幻想，其内容和真正含义只有依据作者自身和他那一代人的实际生活和精神状态才能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才把它看成是一部“思想高于形象”的作品。

阿格农一生著述甚丰。除以上论及的作品外，还写下了许多中篇和大量短篇。这方面的作品已出版了近20卷。其中《作家和故事》、《订婚者》、《野狗》、《捉希位》、《伊铎和伊南古语》、《女主人与小贩》等均为读者所称道。从时间的跨度而言，这些作品涵盖了自18世纪末以来的近200年历史。从内容上看，既有对18世纪加利西亚东欧犹太人居住区的描写，也有对故土以色列的刻画，既描写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刻画了生活中人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五六代犹太人的生活，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犹太历史画卷。

从不感到满足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授予阿格农该奖的评语中赞扬阿格农善于“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这一评语无疑是深刻、恰当的，同时也道出了阿格农创作的一大特色。“犹太民族

的生命”自然指的是犹太民族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对于犹太民族而言，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与犹太民族的信仰相提并论。因此，信仰便成了犹太民族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犹太民族的生命”。著名历史学家埃班曾把犹太民族描绘成“忠于一个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圣书”① 的共同体。历史告诉人们，自世纪初犹太人被驱散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来，维系犹太人的唯一纽带便是犹太人的共同信仰。阿格农从信仰中汲取创作主题，无疑是把握住了犹太民族生命的本质。在阿格农的所有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犹太人的信仰。这不仅包括对人物的刻画，景物的描写，还包括对犹太民族所有精神建树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只要翻开其作品，便会立即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以犹太人特殊信仰为主干的犹太文化所特有的古风和韵味，从《圣经》、《密西拿》、《塔木德》到历代犹太圣贤所撰写的犹太文化经典之作的精神无一不融入其中。因此，阅读他的作品往往给人一种仿佛是在犹太文化大海中畅游的感受，犹太文化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像大海的波浪不断迎面扑来，从犹太民族的一神信仰、伦理道德、律法诫命，到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处世准则无一不在其中。

阿格农创作的另一特色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真实而生动的民族生活画面。文学作品中的所谓民族生活画面主要是指作者对一定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的描绘。在这些画面中，人们不仅要看到反映民族生活的特点，更要看到具体表现民族生活特点的人物，因为只有人才是体现民族生活的主体。阿格农作品所反映的犹太民族性格，表现在诸如瑞布·余德尔(《婚礼的华盖》)、哈纳尼尔(《大海深处》)、瑞布·海因

---

① 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第220页。

(《宿客》)一系列人物身上。尽管这些人都是些极普通的犹太人，一个个看上去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贫如洗，然而在他们身上却表现出犹太民族特有的强大精神和道德力量。无论他们是游历、是生活，还是前往圣地，都不是为了狭隘的私欲和个人利益，而是为了超越自我，为了信仰，为了整个民族的兴旺发达。人们在小说中看到，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他们总是始终如一地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朝着既定的生活目标前进。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克服种种诱惑、克服生活中的一切艰难困苦，实现代表着一个民族前途的宿愿，依靠的一不是超人的体魄，二不是英雄式的大智大勇，而是他们的朴素的、一以贯之的信仰。人们在见到犹太民族遭受如此之多的不幸心灵受到震撼的同时，却又情不自禁地对犹太人的朴素和始终如一的信仰表示敬佩和赞叹。正是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千百年来犹太民族生活的特点、本质和主旋律。阿格农作品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示。

阿格农创作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作品中洋溢的犹太教哈西德派精髓。所谓哈西德派是18世纪以来在东欧出现的犹太教中的一个虔修流派。该运动由生活在波多利亚的以色列·本·以利撒美名大师创立，后由他的两位门徒雅各·约瑟和多夫·贝尔发扬光大，逐步发展成近代犹太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运动，到19世纪初已吸引了半数以上生活在东欧的犹太民众投身其中。

哈西德派兴起之时正是犹太人遭受沉重打击之日，特别是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他们不仅面临日益严重的外部威胁，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遭受非犹太人社会的迫害，而且遭受沙贝塔伊·泽维领导的假救世运动的打击。这一运动不光彩的结局使他们内心极为沮丧，整个身心都为绝望和恐惧所占据，企

图在宗教上寻找新的慰藉成了绝大多数犹太人的愿望（阿格农的不少作品都直接和间接提到这一点）。然而，传统的拉比犹太教一味强调犹太经典，对犹太律法过度维护，不能给民众以精神慰藉，失去了对绝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吸引力。犹太人自中世纪以来再次面临信仰上的危机。哈西德派运动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以一种不同于拉比犹太教传统观发展起来的。它所强调的乐观、自信、注重情感的宗教观使沮丧的犹太人看到了希望，很快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其中。严格说来，哈西德派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新的犹太教哲学，而是从一个崭新角度对某些固有犹太教思想的重视和强调。这些思想存在于《圣经》、《塔木德》之中，但更多地是存在于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思想之中。它试图通过入迷的祈祷、内心的虔诚以及某种生活方式与上帝建立联系。阿格农大多数作品所要表现的正是这一时期受到哈西德派思想影响的东欧犹太民众。了解这一点，对理解阿格农的作品至关重要。

阿格农在表现犹太民众所崇拜的哈西德派思想时侧重于犹太民族创造的救世主义，无论是《婚礼的华盖》中的瑞布·余德尔，还是《大海深处》中的主人公哈纳尼尔的唯一希冀是希望救世主的早日降临。他们对诫命的遵守、对《托拉》的研读、对祈祷的入迷、对神的虔诚，无一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作品中不断描写的种种神迹也是为着验证救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一信仰。正是由于对救世主义的信仰，阿格农笔下的人物将个人幸福（主要指物质上的享受）置之度外，以换取集体的拯救，全民族的幸福和普世和平的实现。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思想也包含着一些向上的积极因素。

阿格农生活的年代是犹太民族复兴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成就的时代。犹太民族复兴事业在政治上即表现为人们通常所说

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尽管犹太复国主义包括的思想庞杂，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概括起来，其要义是：主张犹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积极的政治行动（即从散居地移居巴勒斯坦，并在那里重新建设起一个犹太人家园的行动）来实现返乡复国的宿愿。人们在谈论这一时期希伯来文学时，常把为民族复兴事业服务看成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阿格农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更是在这一点上表现非凡。实际上，他前往巴勒斯坦并坚持以希伯来语从事创作就已表明他是个行动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在服务于犹太民族复兴事业问题上，他有着自己的灼见。他从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浅薄的形式，或以政治口号式的笔触去描写、去图解这一事业，而是从犹太文化的核心内容上挖掘自己的创作主题，选择最佳艺术形式，并以此为手段把自己的文学活动与犹太民族的复兴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阿格农基于自己对犹太文化的深刻理解，选择了"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作为自己创作的命题，并依据犹太人的信仰，对这一命题进行阐述。具体地说，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把执行被犹太人视为至高无上的诫命作为主人公的生活准则而展开。这一点可以从《大海深处》中看得很清楚。小说主要围绕一群哈西德派信徒，为了忠实履行犹太人"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这一诫命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东欧故乡，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故事而展开。然而，大凡熟悉作品发表年代——20世纪30年代犹太民族所进行的斗争和所力求实现的民族目标的人都会不难看出这一主题不仅包含信仰上的意义，更包含着一种关系到争取重新成为一个主权民族这一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的现实意义。作品正是试图通过这样一则"去圣地"的故事，向它的读者——犹太民族明确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做一名犹太人，一名真正的犹太人，就必须去故土以色列生活。

纵然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有千难万险，但作为犹太人唯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才能为犹太民族的复兴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这一目标代表的不是别的，而是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这样，小说实际上就是在号召和鼓舞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这一点正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要争取实现的一个目标。在其余作品中，阿格农或是借作品人物之口发出“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踏上回以色列的归途”的号召(《婚礼的华盖》)，或是宣传犹太人的完全欢乐“只有当‘锡安回归其儿子’的理想实现时才会到来”的观点(《逝去的岁月》)，或是描述返回故土以色列人的祥和、宁静、欢乐之情(《宿客》)，表达犹太人与故土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作品既突出了犹太生活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历史、文化、宗教渊源。阿格农的创作自然也就成为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论及阿格农创作特色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论及他所使用的文字。阿格农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作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本是极其自然，毋须特别提及，然而，对于阿格农那一代犹太文学家而言，却非同寻常。它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独特之处。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已经提及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遭遇，不仅犹太民族自身而且连同他们的语言希伯来语也遭到了厄运，丧失了作为犹太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沟通和交际工具的功能。只是到了近代，在犹太启蒙运动(又称“哈斯卡拉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才开始认识使用历史悠久的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保持犹太民族文化“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方面。19世纪末，赞成民族复兴的犹太人士越来越认识到，统一的犹太民族将不得不复活其古老的语言，以便能重

新用历史语言进行民族文学创作，摆脱犹太人因长期散居而语言各异所造成的困扰。阿格农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摒弃了自己所熟悉和早年一直用于自己创作的意第绪语，坚持用刚刚复活的现代希伯来语写作。单就这一点，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

然而，对于阿格农而言，他不只是一般地使用希伯来语，而是力图通过自己对希伯来语的创造性使用去丰富它，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创立现代希伯来文学语言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古典希伯来语和现代希伯来语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表现出一种和谐的统一。1966年《华盛顿邮报》在评论他的作品语言特色时，曾将他与英国的乔伊斯和法国的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盛赞他像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对笔下使用的语言进行大胆的运用，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学用语”。确实，阅读阿格农的作品，人们会感到一种古典韵味的同时又感受到现代的气息。他的作品语言所展示的“优美典雅并极富表现力”的特点曾使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美国犹太作家辛格为之倾倒，交口赞誉阿格农作品中的描写“精彩绝伦”。尽管经过翻译，阿格农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损失很多，然而，他作品中那一段段对景物、人物的描写，读上去仍然优美典雅、韵味十足，并充满抒情色彩。

阿格农的作品大多具有一种浪漫主义风格，把现实成分和幻想成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体现了自《圣经》文学以来希伯来文学固有的传统和风格，而且集中体现了犹太民间文学和艺术特征。绚丽的色彩，奇妙的想象，曲折的情节，大胆到近乎荒诞的夸张，一环套一环的结构，使他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中现实与幻想的区分没有了，现世与来世的分界消失了，整部小说呈现出

一种希伯来文学所特有的幻想美。

在创作方法上，阿格农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去刻画作品中的人物，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人公的性格，运用夸张的艺术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人们在他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朴实无华的真实生活，也可以看到滑稽夸张的虚构情节；既可以看到对平凡的生活琐事的描写，也可以看到对奇特的幻异想象的叙述；既可以看到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又可以看到引人发笑的喜剧成分。尽管部分作品的结构有时还不够严密，然而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前一个时期同类体裁的希伯来小说前进了一大步。

值得一提的是，阿格农对自己的创作极其严肃认真，从不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拿去发表。他的大多作品常常是在数易其稿后才送交出版。不仅如此，对已发表的作品，他也要一改再改，特别是在再版前更是如此，以使其更加完美。他的这一做法使得他作品的第一版和最后一版之间有着重要差异，致使他的全集没有两个版本是完全相同的。他曾对为自己立传的作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对自己从不感到满足。我总觉得我必须做得更好。人不应该说：'我已经做完了。'"事实上，阿格农一生写下的作品远不止已发表的那些。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典礼上，阿格农就以极其谦逊的口吻告诉人们：他的作品只有一部分得到发表，大部分作品仍以手稿形式保存着。①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使得他的那一部部已发表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

① 参见本书附录"受奖演说"。

“肃静，阿格农在写作”

阿格农是自《圣经》文学出现以来，在希伯来文学史上涌现出的一位文学大师，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杰出代表。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垂注之前，他就享有现代希伯来文学经典作家之美誉。他一生曾多次因创作获奖，其中包括两度获“比利亚克奖”，两度获由以色列政府颁发的国家级“以色列奖”，以及著名乌色什金奖。1958年，以色列最高学府希伯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在以色列，他的作品不仅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许多大学还纷纷开设专门课程进行研究。一批专题论述阿格农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也已面世。生前，当地的人们为了使他有一个宁静的创作环境，特在他住所附近竖立告示牌一面，上面写着：“肃静，阿格农在写作。”这面普通的告示牌，表达了普通人对阿格农的尊重和爱戴。然而，对于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样的荣誉能比这更为崇高？

识于金陵织网轩
1992年7月初稿
同年10月改定

目 录

婚礼的华盖

竑　一　王银萍　等译
齐　齐　曹建新

徐　新　统校

卷 一

把你的负担卸给上帝
上帝就会为你承担起来

第 一 章

曾经有个哈西德派信徒/三姐妹/女人的智慧/信的内容/永远敬畏上帝

这里讲的是一个哈西德派①信徒的故事。该信徒贫困潦倒——愿上帝的怜悯拯救我们！——但他总是坐在那儿苦读《托拉》②。他超然于尘世的俗务之上，既没有社交、应酬，也不做买卖，只是在上帝的《托拉》——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中寻找自己的快乐，即从它的明喻也从它隐含的哲理中寻找快乐。他敬畏并热爱上帝，从没想到要从学习中得到些什么荣誉，

① 哈西德派：18世纪上半叶欧洲犹太人中的一个犹太教支派，与正统犹太教相比，更强调宗教生活中人的因素，影响十分广泛。

② 《托拉》：又译《律法书》，《摩西五经》，指希伯来《圣经》中最具权威和典范意义的《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5卷书。

也没想到成为一名能够自我陶醉和受人尊敬的学者，更没想到要借此流芳百世。他学习《托拉》不是为其它什么目的，仅仅是因为他敬重神祇而已。

他住在一间阴暗、狭窄、潮湿的地下室里，四壁空空如也，没有可坐的桌椅，没有可睡觉的床铺，只有一张铺在地上的草席，那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床铺。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躺到上面，他们就一动也不敢动，因为这样才不致把原本就很破旧的衣服磨得更加破旧。他一无所有，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只取名为瑞布① ·里维勒的公鸡。它常常唤醒主人去侍奉上帝。这只公鸡之所以取名为瑞布·里维勒，是因为《诗篇》中有这么一句话："它为正直者从黑暗中恢复光明。"

为了使黑夜与白昼不致脱节，还没等公鸡叫完，这位可怜的哈西德信徒就会飞一般地冲到他的诵经房。他用甜美的声音诵读《托拉》和祈祷文，以此将黑夜与白昼联系起来。他读呀、读呀，直到灵魂超脱了感官，超脱了感官所知的事物。他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常常把他的晨祈延续到中午，目的是为了陪伴所有那些做祈祷的以色列人，因为人们有时一大早尚无做祈祷的心境，可能要推迟那么个把钟头。

即使做完了祈祷，他也并不像其他贪食者那样匆匆离开诵经房，去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填满肚皮，那些东西使人添肉长膘，也为寄生虫提供了更多的食物。他会用吗哪② 这一类故

① 瑞布：源于意第绪语．系对人的一种尊称，常指有一定学识的人．间或与"拉比"通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拉比"在地位上略高于"瑞布"．本书在翻译中一律用在名前．此处用在鸡身上，表明主人对鸡的尊重．

② 吗哪：《圣经》词语，原意为"这是什么？"指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挨饿时上帝所赐的一种食物，状如芫荽子，色白，味如搀蜜的薄饼．后指精神食粮或意外所得急需之物．见《出埃及记》16章．

事来支撑他那智慧的躯体。但是，当他的食欲起来造反，并强烈地要求饱饱口福时，他就会根据《箴言》中开的方子“来吧，掰开我手中的面包。”先用《革马拉》① 中的某一页来抑制一下自己的食欲，然后靠着这一页，他精神上先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吃晚饭时，他也遵守这一套程序。《托拉》中的每句话都是他菜单中固定的一部分。午饭时人们往往要吃点肉，这时，他会自言自语地说：“你要的是肉吗？我们尊敬的先生说过，无知者不应该吃肉，而我该怎么办呢？还是让我先学学《托拉》吧，或许上帝会照亮我的眼睛，让我从《律法》中找到某个新观点，这样，我就能吃顿肉了。”沉思默想了一会儿，然后，这位信徒会为自己哀悼一番，以免把《托拉》当成了违抗圣徒戒律的工具，从而丧失了目前他在天堂中的位置。

如今，这位信徒担负着养育女儿的重任。他三个女儿年龄上都仅差一岁左右。就是说，最小的吉特勒十七岁左右，二姐布卢姆大约十九岁，大姐佩赛勒二十岁左右。她们衣衫褴褛，赤着双脚，没有得体的衣服和饰物。这样，她们只好呆在家里，不能在街上露面。然而她们长得迷人且高雅，胸脯丰满，头发黝黑，但是，她们的心呢，却为那即将结束的青春时光和不曾真正有过的少女时代而深感绝望和惋惜。

当他们最小的女儿也到了出嫁的年龄时，弗鲁门特，这位信徒的妻子和她的丈夫开始了一次正式的交谈。她说：“你像个冷酷的猎手那样对待女儿们，你这样还要多久？你对你那不幸、无助的女儿们还有没有同情之心？她们就像失去丈夫后整天哀叹、哭泣的女人一样，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成了寡妇。哎，姑娘们几乎都哭瞎了双眼，哭白了头发，而你却像个泥坯坐在

① 《革马拉》意为“补全”，指被称为犹太教“第二圣经”的《塔木德》中的一部分。

这儿，连抬抬手指头把她们嫁出去都不愿意。喂，你看看她们儿时的伙伴怀里都抱了几个孩子了！而我们的姑娘却像花儿一样枯萎、凋零了。她们难过得连句话都没有，就是因为找不到个新郎来结束她们的耻辱和忧愁。”

这些话都说到了这位信徒的心坎上，激起了他作为父亲的同情心。他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接着把目光投向了《革马拉》，把他的信赖托付给了上帝，因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取决于他的意旨。

弗鲁门特干什么去了？她到阿普塔那位圣洁的拉比那儿去了。那位拉比真心地爱着以色列人。他常说：“我能当着天国中法庭的面夸口说，对以色列人的爱深植于我心中。”弗鲁门特冲着拉比大声说道：“拉比，帮帮我。我的女儿们已到了出嫁的年龄，但我却没有钱把她们嫁出去，而她们的父亲却不谙世事，连他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们家穷得叮当响，连口都难糊。现在女儿们都长大了，却没有人给她们戴上花冠，领她们走向婚礼的华盖。”

这位圣徒一手捻着胡子，一手梳理着花白的头发，说道：“去给你的丈夫借几件像样的衣服，我和我的熟人将为他雇一辆带篷的马车，这样他就可以周游各村，筹划钱款，直到天主给他找到合适的女婿，完成把女儿领到婚礼的华盖之下的诫命。”

弗鲁门特的心中充溢着幸福。她问拉比她的丈夫要为女儿们准备多少钱款。拉比回答说：“新郎的父亲准备多少，他就准备多少。”拉比为她祝福后，她就告辞了。

回到家里，弗鲁门特问她的丈夫：“余德尔，你知道我刚从哪里回来的吗？我从阿普塔那位圣洁的拉比家来的。你知道他，祝他长命百岁，都说了些什么？”接着，她就把具体细节

讲给了他听。

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走这条路。因为旅行不仅会影响他与会众一起学习《托拉》和祈祷文，而且还会打乱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然而，他也没有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倾听智者的话是他的责任。于是，他听从了先哲的圣言："当你的女儿长大以后，就该让她们——你的奴仆——获得自由，这样也就是让你自己获得自由了，因为你也只是神圣上帝的奴仆。"于是，他就去找那些好心人，那些敬畏上帝和诚实的人。他们不会拒绝把东西借给穷人，也不会找托辞令人失望。那些好心人借给了他五件服饰，一件真丝长衫，一件缎子长袍，一条宽布纹腰带，一双带有银扣的鞋，一顶黑貂皮帽子，另加一根上好的手杖。他的教友为他租了一辆带篷的马车。

那位圣洁的拉比，挚爱以色列人的信徒，顷刻间文思喷涌，落笔如飞，为瑞布·余德尔写了一封信，目的是激起那些乐善好施之人的同情心。最后，他祝福余德尔说："上帝会助你成功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 哦，听着，我的以色列人民，请你们仔细听着：召集所有那些深爱贤人的人，让他们擦亮敏锐的眼睛，让他们专心地倾听我这几句话，这些话是关于这位哈西德派虔诚的信徒瑞布·余德尔的，是关于他为女儿和新娘——她们将得到赞美——准备嫁妆的。因为少男少女只有交换了聘礼方可完婚。现在，新郎已来迎亲了，财富和成功却还没有到来。让新郎手执火把，唱着歌儿来吧。

余德尔接过这封推荐信，折好，放了起来。他辞别拉比，回到家中的妻女身边。她们给他拿来了那些像样的衣服，穿上

之后，他还学着那些没福气生就个大肚皮的大人物那样，在肚子上放了个垫圈。接着，她们给他端来了一些食物。吃完饭，他做了祈祷，接着又为旅行做祈祷。有一位邻居前来看望他，祝他一路平安。邻居拿出一枚硬币，在门柱圣卷上按了一下，然后将它给了瑞布·余德尔，并说道："瑞布·余德尔，我把这枚硬币送给了你。这样，你就可以做我的使者了。你到目的地后，以我的名义把它捐献出来。这样，你就因履行了诫命而免遭不幸。"

接着，马车夫努塔赶着他的两匹马来了。一匹马名叫象牙，另一匹叫孔雀。两匹马的性情和外貌都很匹配，它们对大大小小所有的道路都很熟悉。对那些客店哪怕还离有安息日的路程①那么远，就能嗅出客店的气味。那位圣洁的拉比已经说过了，需要两匹马，因为两匹马比一匹马好，两匹马能提高旅行者的身价。

努塔把马停在瑞布·余德尔家门口，把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作响，这样到处都能听到他们来了。孔雀抬起蹄子，踢着地面，又欲开始用力拉车。"孔雀兄弟，请勿着急，让你的双腿稍事休息，你只需站在这儿，一刻也不需忙活它们！"象牙冲着自己的伙伴笑笑，它总是记不住这条旅行规则：如果它们还停在旅行者的家门口，那么就是旅行者早已上了车，也不表明他马上就要出发。富有旅行经验的马总是乐意站在那儿等上一会儿的。

但是，瑞布·余德尔在诵读完"以撒的燔祭"之前是不会出发的。诵完之后，他又说道："宇宙之主啊，因为亚伯拉罕都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了，所以愿你也把我的仇敌献为燔祭

① 安息日的路程：犹太律法规定安息日内犹太人可走的路程。按犹太拉比的观点，安息日里犹太人最远可走2000肘，约为一公里。

吧，愿你以仁爱和怜悯之心待我；愿你、哦，我的上帝，把《圣经》中的话语——你往前走，所有的人都在你的足下——付诸实践吧。而后，我将一往直前；把《圣经》中的牧伯和天使都差遣给我吧，让他们伴我一路前行，救我于仇敌、强盗与烦恼之手。让他们把那些恨我、烦我的人都禁闭起来。这样，他们就没有邪恶的力量来对付我了；愿您能保佑我的成功。阿门！细拉①！”

当邻居们听说瑞布·余德尔就要上路时，都赶来看他。余德尔选了他的三位朋友，在他们面前背诵了《上行之诗》②，“我仰视群山，给我的帮助将来自何方？将来自于创造了天地万物的上帝。”他们跟着念道：“不论现在和将来，不管是远行还是归返，上帝将永远保佑着你。”他那三个温柔的女儿也跟着低声重复着每一个字，并不断地用袖子擦着眼睛，最后，袖子都湿润了。

这时，努塔怒气冲冲地进来了。他一把抓住瑞布·余德尔的斗篷，因为他担心那个信徒会突然决定在他出发之前把整个《诗篇》和下面的祷言都背上一遍。于是，他催促拉比赶快上车。瑞布·余德尔往前挪一小步，说了句：“马上就好，”然后，他把嘴唇贴在门柱圣卷上，吻它三遍，又说道：“上帝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将守卫我的远行和归来。”余德尔的妻子和女儿应声道：“为了生命和安宁，现在、将来直到永远。”接着瑞布·余德尔

---

① 细拉：《圣经》音乐术语，用在诗篇段落之间，表示歌唱声暂止，伴奏继续，后常常以“细拉”表示停息和告一段落的意思。

② 《上行之诗》：指《诗篇》中120—134篇作品（共15篇）标题的说明语。耶路撒冷圣殿前有一高15级的阶梯，信徒拾级而上时，要吟诵这些诗，故称《上行之诗》。亦说犹太人从外地前往圣城朝拜时，也要吟诵这15首诗。前往耶路撒冷之行均被称为“上行”，故有《上行之诗》的称谓，也有人称其为《朝拜诗》。

上了车。

长话短说，余德尔上车后，转脸看看四周。他的妻子和女儿跟在后面，大声祝他万事如意。他的那些邻居们也都高喊着："祝你愉快平安，不要遇到什么麻烦。愿你早日平安归来，阿门！"他坐下来后，把手杖在空中转了三下，开始对自己和他的马车夫做简短的祈祷，祈祷不要让他们遇到坏人和强盗，不要遇到什么武器。祈祷之后，他就开始唱起了《万能之主，敬畏和恐惧》。努塔拿起鞭子，在马头顶上噼啪地甩了两下，它们就快活地抬起了蹄子，扬起一片尘土，尘土把马车都给遮住了。

布洛德城在向后退去，一眨眼工夫，那些高大的房屋都不再高大了，变成了趴在地上的小草棚，邻居们站在草棚边，用手搭在眼睛上，目送马车远去。

不一会，他就出了尘沙弥漫的小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原野，以及呈半球状的穹隆。天地紧密相连，好像正在接吻一般。余德尔盘着腿，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唱着"万物之主"，并频频地向行人(恕我直言，不管是受过割礼还是没受过割礼的)致意。他惊叹上帝是怎样以他那仁慈之心将圣光普照全人类的，就好像他是为了打扮这个世界才把他贮存的光明带给了人间。

接着，瑞布·余德尔为着一个伟大和特殊的目的、用神圣的言词在空气中洒下了一股清香。许多人临死前没机会向上帝忏悔，因而他们的灵魂得不到安息。这些灵魂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徘徊，一些漂浮在水面上，一些悬挂在树枝树叶上，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犹太人说上个神圣的字眼和主意，他们就会立即行动起来，并打扮一番，然后升向天堂，负责天罚和审判的主也就支配不了他们了。

这位信徒为死人做完了善事之后，又激励自己再为活人行善举。他往马车夫跟前挪了挪，俯下身子与他聊些家常话，想以此让他打起精神，高兴起来。他开始问他生意如何，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善良的人们在不能用金钱行善的时候，就试图用言语来做到这一点。他让自己的面孔向全世界都放出光芒。每遇到一个人，他都要向人家致意。如果一个异教徒向他致意，他也用“阿门”来应答他。他这是听了《巴勒斯坦塔木德》中坦休姆拉比的规劝。这位贤人曾说：“如果异教徒向你致意的话，你也要用‘阿门’应答他。这样正如《圣经·申命记》中所说的那样，‘你将得到整个人类的祝福’。”他们穿过树木成行、盗贼出没的林地，向西南方向行进。他们穿越了异教徒居住的村庄豪特民克、库茨米尔和新斯莫莱斯克，在新斯莫莱斯克，一群顽童跑出来追着他们扔石头。努塔对瑞布·余德尔说：“把头躲进车篷里，这样石头就打不着你了。”瑞布·余德尔答道：“我才不怕他们呢！我早已为旅行做了祈祷，所以我不会有危险的。”

随即，努塔扬鞭催马，自忖道：“如果人们为了这样一头蠢驴而给象牙和孔雀平添这么多麻烦真是太不理智了。”而瑞布·余德尔却乘着智慧的翅膀，说道：“虔诚的本哈雅拉比在他的《心之义务》一书中写道，人是由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的。这两者都是上帝赐于我们的精华。”既然人们的灵魂武装起来了，很明显，它将保护人们的肉体，因为在危险关头，灵魂绝不会抛弃肉体而去。

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平克维茨村。

第 二 章

在他们寄宿的小村庄里

努塔用力拉住缰绳，把马车停在客店前。他跳下车后，又帮助瑞布·余德尔下了车。他解下马的套具，给马喂些燕麦。这时，瑞布·余德尔已进了客店，开始了他下午和晚上的祈祷。客店店主盯着瑞布·余德尔看了一会，说道："我好像以前见过先生您，尽管我已记不住是在哪见过的了。""您当然见过我，"瑞布·余德尔表示同意，"因为在我们倾听《托拉》时，我们全体犹太人都聚集在西奈山下。现在，既然我们又见面了，你也就认出了我。您也许是凭着天性认出了我。是的，我来自布洛德城。我是学生余德尔，我在老诵经房的西南角做祈祷。"

"不管怎么说，上门的都是客人，"客店店主巴尔提尔对瑞布·余德尔说。"初次见面，我该说些什么呢？——谁为裸者穿上了衣服？谁把可怜的家伙变了个样？因为我以前从来未见过先生您穿着这么好的衣服。"

瑞布·余德尔高高地举起他的双手，回答道："上帝知道，他可以作证，我穿这么好的衣服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

为了欺骗别人。是阿普塔那位圣洁的拉比让我穿上它们的。情况是这样：我的女儿们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而我却没有任何能把她们嫁出去的东西。我妻子为了我们的三个女儿就去向阿普塔那位拉比恳求怜悯。于是，他让我周游各村，为女儿们准备一份嫁妆。这样，以色列的子民们就投我以慈善的目光，把我打扮成一个富足的人。因为任何穿着得体的人都会得到一份很好的施舍，一旦上帝让我给女儿们找到了新郎，我就把它们脱下。感谢上帝！我相信上帝不会认为我是犯了罪的，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新娘送入婚礼的华盖。”

巴尔提尔听说瑞布·余德尔的旅行是为了完成这样的诫命，就端来了散发着苦艾气味的白兰地、酒杯和饼子。他们坐在炉前的桌旁，巴尔提尔为每个人斟满了酒。做完了饭前的感恩祈祷，他们就开始喝酒。巴尔提尔握着瑞布·余德尔的手，祝愿他能为他那三个温柔的女儿找到新郎，并能有幸看到她们成长为正直的一代人。瑞布·余德尔用“阿门”回答了店主的祝福，又说道：“愿我们有幸与我们以色列兄弟一起，去聆听上帝对我们灵魂的拯救和安慰，阿门！愿我们有幸看到救世主快点显灵，阿门！”他们尝了几口饼，又呷了口白兰地。这时，努塔进来了。他放下鞭子，眼睛盯着酒瓶看了看，然后自己为自己倒了杯酒。他一喝起来就没个完，因为苦味的白兰地属上等饮料，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喝得到的。

“怎么会有这么一种特别的气味呢？”

“因为酒里加了苦艾。你问怎么做的？是这样的，人们采来苦艾，把它放进白兰地酒瓶里。然后，把瓶子盖紧，直到白兰地浸透了苦艾，酒色变绿。一旦苦艾将白兰地全吸干了，就把苦艾拿出，把酒挤出来。”

“到了这一步再干什么？”

"当然就是喝啰！"

此时，巴尔提尔的妻子撒拉正在揉大麦面的面团。她把洋葱和胡椒放进肉里，又把肉放进擀好的面皮里，做成饼，然后放进锅里烤熟。最后，再配以炒好的洋葱，端到桌上。

他们吃呀、吃呀，直到撑得连勺子都拿不住了为止。努塔呻吟道："撒拉，你做的饼太好吃了。可我实在没力气再吃了。"瑞布·余德尔呢，则用手捧着肚子，嘴里直叫唤"哎哨，哎哨。"

那天晚上，客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巴尔提尔和妻子着实好好款待了他们的客人一番。像那些居住在乡村的弟兄们一样，他们很愉快地完成了殷勤待客这一诫命。他们不停地为客人提供食物和饮料，使其开心愉快。主人们用美好和轻松愉快的话语来取悦瑞布·余德尔。巴尔提尔对瑞布·余德尔说："喂，我敢打赌，你马上就会把女儿们嫁出去的，你我将在女儿面前跳起舞来，我们会跳得尘土飞扬。来看看上帝的力量和爱吧！看看他是怎样连最微不足道的犹太人都没忘记。你看，我在完成诫命方面很差，但上帝却自始至终宠爱我。当我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上帝宠爱我，当我出生到这个世上之后，上帝宠爱我；当我该服兵役之时，上帝宠爱我；当我要结婚之时，上帝又宠爱我！"巴尔提尔一旦唠叨起来，就要讲他的

三代人的故事

我的祖父、父亲就曾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房子里。我也是在这儿出生的，确切地说，不是这间，是隔壁那间。我为什么会在隔壁那个房间里出生？哦，是这样的：我父亲，愿他在天堂中安息，那时候很受庄园主的器重，因为他总是提前交纳

每年的客店租金。但是，后来他的生意不好了，愿上帝怜悯我们，即使到了该交租金的时候，他也交不起了。于是，他请求庄园主宽限他几天，庄园主却对我父亲说："你明白，我是不会允许任何犹太人拖欠租金的。"于是，他就派人来把我们的家具拉走，还把我母亲赶出了屋子。那时，我母亲，愿她在天堂中安息，正怀着身孕。当他们把她赶出家门时，她即将分娩了，接着，孩子就出世了。但是，就在我们遇到麻烦的同时，我们也遇到了救世主。上帝一只手可能受了伤，但是他的另一只手仍能治愈世人。你们知道瑞布·耶拉麦尔吧，如果你们没从他那儿学到什么，你们的父亲肯定学到了些什么。他一辈子都很贫穷。女儿们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不幸。当他最小的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时，全城都沸腾了。怎么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呢？他讲授了那么多遍《托拉》，帮助了那么多学生娶妻生子，现在，难道要让他自己的女儿们待字闺中，直到黑发变为白发吗？

于是，他们就商量一下，决定为他买头牛。他们说，牛能产奶，这样的话，他的女儿们可以把牛奶卖掉，自己为自己挣嫁妆了。瑞布·耶拉麦尔从前的两个学生到街上募集钱款，但却未能筹够买一头牛的钱。怎么办呢？他们商量说："我们干脆拿个钱箱子放在瑞布·耶拉麦尔家的门前，这样过路的人就会放进一两个硬币。以色列民族是富有同情心的民族，我们正是这一民族的子孙。这些年来，一直有这种出于慈善目的的募捐箱，我们还从没发现哪个箱子上结有蜘蛛网呢。在没有其他好办法的情况下，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了。"于是，他们就拿了一个钱箱，放在耶拉麦尔家的门前。如果哪个母亲来接她上学的儿子，她就往钱箱里放一枚硬币；如果哪个父亲来为他的女儿挑选新郎，他也会往钱箱里放一枚硬币。很快，钱箱就装满了，不能

再装了。耶拉麦尔的妻子就把硬币倒入口袋，然后放进一个柜子里。逾越节① 的前一天晚上，她要拿点钱出来准备过节用。这时她发现所有的口袋都装满了，已有三百多塔勒了。瑞布·耶拉麦尔说：“钱足够了，把钱箱取下来吧。”接着，他们就开始忙着讨论养牛的事，讨论怎样才能使牛多产奶。瑞布·耶拉麦尔甚至还找到了一个对付魔法的符咒。他们的牛还没买来，耶拉麦尔家的女儿们已在全城出了名。靠什么出的名？当然靠的是牛啰。只是耶拉麦尔还没把心思放在买牛上。

奥默② 的第三十三天，耶拉麦尔的妻子对他说：“今天你要带学生们到平克维茨去郊游，到那以后，你到客店店主那儿看看，或许他会建议你或跟你一起去买头牛呢。”于是，他拿起手杖和钱款就向平克维茨出发了。

到了客店，耶拉麦尔发现一个女人正躺在露天地上，而客店店主正在嚎啕大哭。“耶谢尔，你为什么哭呀？”瑞布·耶拉麦尔问他。“除了哭，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客店店主回答道：“我妻子刚生了孩子，而庄园主却把我们赶出了家门。”耶拉麦尔抓住他的上衣，说道：“快，去把该给他的钱给他。”店主说：“瑞布·耶拉麦尔，你拿我开玩笑呢！我连一个硬币都没有，我拿什么给他呢？”

随即，耶拉麦尔拉比拿出钱袋，对店主说道：“把这些钱

① 逾越节：犹太教的主要节日之一。时值犹太教历第一个月（即亚笔月）的满月时，从14日始延续八天。《出埃及记》（第12章）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夕，耶和华曾令以色列人在该月14日黄昏时宰杀羊羔，并将羊血涂抹于门框之上。夜里，耶和华把埃及地各家头生的人和牲畜全都击杀，凡见门框上有羊血标记者便越过去。后按上帝的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这节。以色列人常在这节期间全家团圆。

② 奥默：犹太节期，指逾越节第二天晚至七七节之间的49天。在此期间每天晚上要举行简短仪式，计算奥默。其中第三十三天是传统郊游日人们往往在这一日祭扫先贤。

拿去吧！”于是，他们把家具又搬进了客店，把母亲抬到了床上，并祝贺父亲得了个儿子，但是父亲却叹息道：“只要母亲活着就行了。”

店主继续说着：“哦，母子都活了下来。我母亲过去常常对我说，当接生婆把孩子抱给他看时，她亲吻了他，还说‘耳朵这么小’呢。她当时兴奋得哭了。跟随瑞布·耶拉麦尔一起来的孩子们都打开了他们的行囊，取出各种各样可口的食品让她吃。他们在床边不断地重复着‘以色列啊，你要听’①，直到天黑才离去。孩子出生以后的第八天，瑞布·耶拉麦尔带着会众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庄。他们为那个孩子履践了先父亚伯拉罕签的约②，并给他取名为巴尔提尔。那个巴尔提尔就是我。

巴尔提尔长得像个发面团一样，又大又胖。他的父母也生活得很安宁。村民们都很尊重父亲耶谢尔，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们都要跑来征求父亲的意见。如果祭司喝多了酒，把犹太会堂里的器皿都卖掉了，父亲就把它们赎回来，送回原处；如果村长误入迷途，悬崖走马，父亲就会教他怎样得到法律之手的指引。在庄园主面前，他还是村民们很好的辩护者。因为光靠开客店并不能挣多少钱，他就开始经商。怎么个经商法？是这样的，如果他碰巧遇到张狐狸皮或兔皮，一蒲式耳③麦子或一块蜡，他就会把它们买下来，然后拿到城里去卖。

不久，他就开始到邻近的村庄去做买卖。并与杂货商佩雷

① 出自犹太祈祷词《示玛》，是犹太民族诵读最频的一段祈祷词。

② 按犹太教的观点，上帝曾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订约，并规定在以色列男婴生下后的第八日须施行割礼，以此为订约的标记。不施行割礼者不被承认为以色列人。今天即使是无神论的犹太父母也要在男婴生下后的第八天为孩子施行割礼。

③ 蒲式耳：计量单位，英制一蒲式耳约合36.368升，美制一蒲式耳约合35.238升。

茨合了伙。当同住在一个村庄的两个犹太人都生活得很安宁时，上帝会把面包赐予他们两人的。佩雷茨是个鳏夫，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店铺。这店铺就是接在房子外面的一个棚子。佩雷茨常说：'不管何时，只要我在城里为我自己买东西，我也愿意为那些因干活而脱不开身的村民们买点什么，而且，我将因此而得到报酬。'但是，他挣的钱几乎等于他赔的钱。因为他常常预付那些答应送货上门的人，而最后却连货的影子也没见到。总之，父亲和佩雷茨常常星期一出去做买卖。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去处，有时他们在某个地点碰头，然后一起回家。

某个星期四，一犹太人跑到城里，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看到店主耶谢尔躺在树林子里，被人谋杀了。所有犹太人都十分悲痛，人们把死者运回了城里。拉比派人来传话，既不要我们哀悼，也不要我们做哀悼祈祷，要等辨明谁是死者以后再说。但是，想要辨明还真不容易，因为死者的头被砍掉了。就这样，我母亲成了寡妇，不仅是寡妇，而且是孤独无助的可怜女人。而我呢，甚至不能做哀悼祈祷。但是布洛德城是个学者、哲人和律法家济济一堂的城镇。他们写上通报了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这个无助的女人可以再嫁。但是，说句实话，那一特许除了颂扬了《托拉》之外，并无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我母亲因悲伤过度早已病倒了。

我父亲的合伙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一次，有个农夫让佩雷茨去买他的蜂蜜。他们一起到地窖里去看货，就在这儿，农夫把一大桶沥青浇到佩雷茨头上。后来，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但已没人能认出他来，他们把他运到一个犹太人的公墓，和其他那些尊敬上帝的殉难者葬在一起，就在我父亲的墓旁。

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没活多久。但上帝没让她就这么撒手归天，却又给他带来了一些新的麻烦。那时，我不得不去为凯

撒①服役。当时，我正处于青春期精力旺盛阶段，我挖空心思折磨自己，我喝了多少醋啊！我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为了防止睡着，我就让别人站在我身边好把我唤醒。我毫不吝惜我的力量，一心想把它用尽。

与拉比约好的那天到了。我到茨迪特肖夫的拉比那儿，请他为我祈求上帝的怜悯，不要让我再为凯撒服兵役了。拉比看到我不留鬓发，胡须短得连神灵都亵渎了②，穿的衣服也不是坐在诵经房里那些年轻人该穿的衣服，就冲着我说：'蠢东西，如果你这样的人不服兵役，那么谁该去呢？'

我对拉比说：'如果我去当兵的话，我的母亲就要饿死了。'他让我等一会儿，自己就出去了。我站在那儿等了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左右，也不见他回来。我问别人拉比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他在厕所里。我想，不管是离开还是不离开，我都是多么不幸啊！如果离开，拉比将会很恼火；如果不离开，那我送给军医的五十塔勒（这样他将免除我在凯撒军队服兵役）就白扔了。现在，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等着我，要看看我的体检情况，然后好放我走。如果我去晚了，他就会走了。

最后，拉比回来了。看到我还站在那儿，他就对我说：'你还站在那儿吗？把脸盆和水罐拿来，我要洗洗手。你可以为上帝的使徒干这些事的。'我把这两样东西都拿来了，用水罐子往他手上倒水。他吟唱着祈神赐福的诗句：'谁用智慧塑造了人类？谁为人类创造了些许的洞穴？'接着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把我给吓得浑身冰凉。然后，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两只圣洁的眼睛看着屋顶，说道：'你是个不留鬓发的好后代啊！

① 凯撒：现代欧洲历史上有两位凯撒皇帝，一为奥国的皇帝凯撒（1804—1918），一为德国的皇帝凯撒（1871—1918），此处是指前者。

② 正统犹太教传统规定，犹太分子应留鬓发，否则被视为对神灵的不恭。

宇宙之主啊，在这世界上你拥有可爱的犹太人。”接着他把脸转向我，对我说道：‘但愿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喜欢你的外表。好了，你走吧。’

我告别了拉比，又到了医生那里。我对他说：‘我是平克维茨村的巴尔提尔。’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就带着我去了市政厅。我进屋后，那些官员们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这是一头从乡下来的狮子。’我开始犯嘀咕，他们要是不让我离开的话，我将怎么跟母亲说呢？我站在那儿惊慌失措。这时，新兵征招官把手搭在我肩上，让我脱掉鞋子，站在测量尺旁量量身高。我站在那儿比军官和测量尺整整高出了一头和一肩。当然啰，我早已身佩战剑出征过呢。军医这时站了起来，用手在我胸部敲了敲，就示意我可以走了。新兵征招官用脚踢了我一下，祝我幸运。就这样，我很平安地离开了。

我跑着回家，要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当我到家时，我发现母亲正躺在露天里，就像她生我那天一样。那次是庄园主差遣仆人把我的父母赶出了屋子，这次他们是为了逾越节而要变卖我们的房子。你猜猜我母亲在干些什么？她怀里抱着一个垫子，就像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嘴里还念念有词，管它叫各种好听的名字。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把垫子举到我面前，对我说：‘耶谢尔，你看，这孩子还活着呢！’她就这样，一直病着，连我也认不出来。我站在她身旁时，她会把我当成父亲耶谢尔。她那微黑的嘴角上一直挂着一丝奇怪的微笑，直到她咽了最后一口气。

有钱人能竭尽哀悼之意，但穷人呢，愿上帝怜悯我们！就是在亲人去世的那一刻，连哭的份都没有。逾越节就在眼前，我必须为节日做些准备。愿这样的逾越节降临到犹太人的仇敌头上吧！

过完节，我又重操旧业。上帝赋予他创造物的怜悯之心突然在村民们身上被唤醒了。如果他们要卖东西的话，他们就很客气地卖给我；如果他们要买东西的话，他们就很友好地买我的。他们喝了酒就付钱，从不拖账。在安息日①和节日期间，甚至有犹太人来陪伴我。

媒人开始来为我提亲：'小伙子，拿着绣品和横笛，娶房妻子，好好过日子吧！'但是，我都把他们打发走了。我告诉他们，在我做哀悼祈祷这段时间，我是不会娶妻子的。上帝也赞成我的观点，我的荣誉要与我的德行相般配。

某天早晨，我从会堂出来，自忖道：乡村之家是墓碑。我母亲死了，我一天只能为她做一次哀悼祈祷，因为我没时间一天两次到城里和会众们一起既做早祈又做晚祈。突然，我觉得我的心被公墓吸引住了。但转而一想，我不能去那儿，因为死者的家属在死者去世后的第一年是不能到公墓去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头也不回地朝公墓走去。

正当我站在父亲墓前时，我看见一个女孩正在佩雷茨墓前哭叫着爸爸。我抬眼朝她一看，原来是我的村邻撒拉。我知道她父亲去世了，但怎么没有亲戚或其他什么人陪她一起来呢？我完全忘了我该回村了，我和她就这样站在墓旁。

就在这时，天空中乌云密布，紧接着就下起了雨。我让她随我一起去躲躲雨。我们进了停尸房。我对撒拉说，你我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天上的圣父，他会怜悯我们吗？就在我们双双站在那儿的时候，乌云中一道闪电照亮了我们俩父亲的坟墓。我说：'撒拉，我们的父亲在关照佑护着我们呢。托你们

① 安息日：犹太教的主要节期之一。《出埃及记》载：上帝用六日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上帝赐福于第七日为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安息日这天，犹太人不可做事。

的福，成全我们的婚事吧。'

雨停了，太阳又射出了光芒。会堂司事和他的妻子出来了。我对他们说：'祝我们好运吧，恭喜我们吧，我们今天订婚了。'司事的妻子说："世人都到这儿来安息，而他们两人到这儿来完婚。'随后，司事拿出一瓶白兰地，祝我们长寿。他抓起镐子和铁铲，开始边舞边说：'犹太人，我真高兴。'随后，他带我们到城里瑞布·耶拉麦尔家去。瑞布·耶拉麦尔高兴得都哭了。他含着眼泪边笑边说：'我看到你们这样真是有福气啊！哀哉，你们的父母却没有这份福气。'我做完哀悼祈祷后，就按照摩西和犹太人的圣俗把撒拉娶了过来。愿我们白头到老，终身相伴。"

客店店主叹口气停了下来，喝了一杯祝福的酒，每个客人也都为他祝福，你可以想象，那样爱喝酒的人是不会死的。

巴尔提尔看到他的客人很愿意听，就打算继续讲下去。但他的妻子轻轻地敲了敲他的嘴巴，说道，人家都要累死了，他却往人家耳朵里灌这些琐碎的蠢事，就好像世界的末日要到了，而他却害怕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愿上帝宽恕他）没有机会把他的秘密全倒出来一样。明天上帝会让太阳照常升起，会开始新的一天的，你们最好睡觉去吧。巴尔提尔我真为你感到羞愧，坐在这儿只顾东拉西扯，一点也不可怜可怜蜡烛和烛芯。就是在布洛德的话，现在人们也早已入睡啦，而这个人却还睁着大眼睛，精神十足呢。

巴尔提尔笑了笑，擦擦嘴，说道："人们说上帝将十种饶舌的方法传到了人间，而女人就抓住了九种，这话一点不假，你们听见她是怎样唠叨的了吧。作为犹太人，我情愿把另外一种方法也奉献出来，只要她们不再唠叨。如果你愿意，瑞布·余德尔，你就爬到壁炉上面，专心去睡觉吧，而努塔呢，别害

怕，你就不得不睡在露天了。这张桌子可以当你的床，躺上去睡吧。明天我们再详细谈谈上帝的功绩。”

于是，瑞布·余德尔爬上壁炉，把自己的斗篷盖在身上，而努塔则躺在桌子上，把羊皮盖在身上。在这之前，他们已做了晚祷：“让睡眠降临我们的双眼。”他们合上眼睛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天亮之后，他们起床，做早祷，吃早饭。

第二天，风和日丽。那时正好到了收土豆的时节。巴尔提尔要到田野里去干活。他也没有挽留余德尔，而是慷慨地给了他很多钱。他的妻子给了他一些饼，这些饼都是不用洗手就能吃的。她还给他腰上绑了一瓶热水，吃了那么多饭，喝了那么多酒，他的肠胃要出问题的。

巴尔提尔对他妻子说：“如果你给犹太人添了麻烦，你就得给他一瓶热水，起码不能让他白白地遭殃。”他取出一量器白兰地，倒空一个瓶子，把酒装了进去。然后，把瓶子也绑在瑞布·余德尔祈祷披巾下面的腰上。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店主又回到了那些酒桶和酒壶中间，继续招待他的异教徒客人们。而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平安地上了车，又出发了。

第 三 章

他们的确美餐了一顿

离开平克维茨后，他们打算到扬诺夫基村去。但是，努塔中途掉转了方向。他推断道："如果巴尔提尔今天在田里干活，尽管他不是靠土地为生的，那么，那些靠土地为生的扬诺夫基村民就决不会呆在家里。所以，我们还是到渣布莱提茨去吧。因为那是个大村子。如果我们找不到鲁本，我们会找到西缅；如果找不到西缅，就会找到列维或犹大。"努塔用劲把帽子曳到脑门上，又往鼻孔里塞了点鼻烟，然后催马上路。"尽管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努塔对他的马说，"我也不会给你们增添太多的麻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就会到那儿吃中饭了。我发誓，这条路是最好的路了。"

瑞布·佘德尔回答道："这条路好不好现在还很难说。只有当你进了城后，你才能说：'很高兴到这儿来，感谢上帝！'因为如果上帝认为到城里不好的话，那他还会把你带到城里吗？同样，就其他那些臆想中的需求来讲，没有人知道哪些需求是好的，哪些需求是不好的。只有在事后，你才能说，我干得很好！因为，如果在上帝的眼里不是件好事的话，他怎么会让你去做呢？"

这时，努塔打断了他的话，“问问马吧，不用问你瑞布·余德尔了。”那两匹马立即扬起蹄子，拉起车子飞奔起来，直把那位哈西德派信徒颠得头晕眼花、五脏六腑都绞在了一起。这时，一股寒气向他袭来，就像一根冷水管子正穿过他的骨头一样。这种发冷并不是有关《圣日律法》的注释中所描述的那种热病，那种热病是一开始发冷，到后来发热，而他这种病的特征是肚子痛，疼得让你觉得好像有块大石头坠在肚子里。另外，店主绑在他腰上的那瓶热水也凉了。这使他更加冷上加冷。他的脸开始发青，舌头和牙齿打起仗来，如果不是牙齿挡在那儿的话，舌头就会从嘴里飞出去，就像鸟儿从巢中飞出去一样。

于是，瑞布·余德尔裹紧了斗篷，开始唱起《雅歌》。因为我们的先哲在有关犹太神秘哲学的书中说过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收集在《雅歌》之中。他刚开始唱的时候，是为了找到治痛的方法，后来只是为唱歌而唱歌了。因为他觉得唱歌时带有个人目的是多么可耻！他浑身都因恐惧而发抖。他的脸烧得像火炬。他唱呀、唱呀，直到觉得自己的灵魂与宇宙的神明结合在一起。为了与疼痛抗争，他提高了嗓门，疼得越厉害，嗓门提得越高。

当努塔听到瑞布·余德尔唱《雅歌》时，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他。就在这时，瑞布·余德尔张开嘴巴，把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而努塔的脸色这时也变得惨白，就像脸上捂着他自己的胎盘一样。很快，他也张开嘴巴，把一团团、一块块各种各样的食物（这里不用细说了）从嘴里倒了出来。尽管努塔不像余德尔那样是个超越世俗的人，他的肠子也都有马车缰绳那么粗，但他同样遭受了“食灾”。他们两人瘫作一团，分不清谁是信徒，谁是努塔了。

最后，两人都坐了起来，擦了擦脸，从车上下来。他们把身上

弄干净后又爬上了车，像两个难兄难弟似地依偎在一起。瑞布·余德尔对努塔说："我真可怜那个店主，他每天都要吃那么多饼，喝那么多白兰地，把肚子填满痛苦，把脑袋充满眩晕。我们的先哲讲了多少反对暴饮暴食的话。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不对头。人们每天都在吃掉自己的生命，并让生命充满痛苦。人们还想出了许多不致吃伤身子的办法。比如，一边吃饭一边忙着诵读《托拉》；人们要用牙齿咀嚼食物，因为先嚼后咽是人体的消化规律。这样，人们不仅饱了口福，而且填满了肚子，他们从饭桌边起身时，会感到很笨重；但是，如果他用牙齿咀嚼食物的话，吃下去的食物就会自己消化掉，也就用不着多吃了。如果他在两顿饭之间还想着《托拉》，他脑子里也就不会只贪恋着吃吃喝喝了。但我们都看见了些什么？人们一坐下来吃饭，就立即忘了所有的忠告，只顾把肚子填满，把心灵弄混，把理智搅乱，最后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驱逐出去。我记得，当我过去用瑞布·凯皮尔的祈祷书祈祷时——那是在我换用《两块约版》的作者、圣洁的以赛亚·赫维茨拉比的祈祷书之前，当我过去诵读《筵席之法》时，我常常对我自己说："吃吧，放开肚子吃吧，你还没有违背先哲的话呢。哦，现在我却不得不痛得叫唤了。哎哟，我的肚子，哎哟，我的肚子。"

车夫对瑞布·余德尔说："先生，您知道自己像谁吗？我说你像我在匈牙格利遇到的那个人。有一次，我到匈牙格利送货。匈牙格利是个非常富足的村庄，村民们壮得就像吃得圆鼓鼓的小牛犊一样，他们一生都是在吃喝中度过的。布洛德全村人在赎罪日①前夕吃的东西还抵不上他们一个人的一顿甜点心呢。

① 赎罪日：犹太教节期之一，旨在求上帝赦罪施恩，时在每年犹太教历7月（以他念月）的第10天。赎罪日这一天，人们不可做工，只能苦行，斋戒，举行宗教活动，以希赎罪。

在村里，我发现有个人正趴在泥塘里，痛苦地挣扎着，乞求神的宽恕，他四肢伸开，痛苦地叫着：‘哦，哦，我的肚子。’我问他为什么叫得这么厉害，他对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叫得这么厉害呢？既然我就要死了，我的妻子也将成为寡妇。尽管我遗弃了她，我的孩子们也将成为孤儿，但我甚至还不知道我是否能被葬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墓里。’

我问他：‘朋友，你怎么到了这步田地？’他说：‘我是个穷人，消受不了高级食物。今天我到一位好客的犹太人家中做客，主人给我端来了白面包和一盘奶酪。我就用面包蘸着奶酪吃，直到所有的奶酪都蘸完了；主人又给我端来了奶酪，我又用奶酪就着面包吃，直到所有的面包都吃完了；主人又给我端来了面包，我又用面包蘸着奶酪吃，直到所有的奶酪都蘸完了；主人又给我端来了奶酪。总之，奶酪吃完了他就给我端来奶酪，面包吃完了他就给我端来面包，我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休息一下，我的肚子就撑炸了。’”

瑞布·余德尔说：“那可怜的家伙说的是实话，因为我们早已听说过类似的关于伯沙德的那位圣徒瑞布·拉斐尔的传说。拉斐尔热爱真理，追求真理，从来不说一句带有虚假成分的话。因而，他说话时非常谨慎，从不说‘是’或‘不是’，以防说得不对。一次，他到卢津去，卢津那位‘圣洁的拉比，拿出一些果酱招待他。吃完果酱，拉比就问他：‘如果你喜欢，我再给你端些来！’当时这位圣徒不敢说‘不’，因为他害怕说得不对，于是他继续吃果酱，当他吃完后，那位拉比又说：‘如果你喜欢，我再给你端些来！’他还是不敢说‘不’，因为怕说得不对。于是他又继续吃起了果酱，当他吃完后，圣拉比又说：‘如果你喜欢，我再给你端些来！’他仍然不敢说‘不’，因为他怕说得不对，于是他又继续吃下去，直到把一锅果酱都吃完为

止。因而，卢津的那位拉比说：'要是你吃了一整锅果酱的话，你要坚持真理还得花上一会儿时间呢。'"

努塔提到了奶酪和面包，瑞布·余德尔又添上了果酱的故事，这时努塔的肚子饿得造反了，因为昨晚宴席上吃下的好东西都从他的嘴里、鼻子里或其他地方喷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努塔对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你说得不错，只有吃喝才能招致麻烦。我要告诉你我所遇到的所有麻烦。这些麻烦不是由吃就是由喝造成的。我因喝水惹了强盗，我因贪吃惹了老婆。你只要见男人遇到了麻烦，就瞧瞧他的肚子吧！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努塔，你的肚子？我会告诉你，它已经被麻烦吞没了。"就努塔的一番高论，瑞布·余德尔说："人们都该把这些话铭刻在心中，因为好的和有益的行为来自于此。"努塔说："要是遭到麻烦的人不从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么，这些话又能带来什么合理的行为和善行呢？不过，既然先生您想听，我就给您讲吧！"

锅的故事

尽管布洛德的人都习惯于管我叫布洛德的车夫，但我不是布洛德人，也不是在那儿出生的。我是比斯克人，我出生在比斯克，显然，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生于两地吧。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管我叫布洛德的车夫，因为坚持谬误是世人的习惯。而谬误比真理更受他们的青睐。否则，他们就该叫我比斯克的车夫而不是布洛德的车夫了。

比斯克是个小镇。它就像一块波兰式的饼一样，波兰式的饼与我们犹太式的饼有什么不同呢？是这样的，我们的饼里有的掺有肉，有的掺有奶酪，有的掺有土豆，有的掺有粗燕麦粉，

有的掺有水果。而他们的饼呢，既没有肉、奶酪，也没有土豆、水果或粗燕麦粉，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层面。你就是吃上它一天，除了面之外，你什么也吃不出来。比斯克就是这样，城里有许多房子，城外也有许多房子，而且座座房子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你碰到的除了房子还是房子。

比斯克位于河边，许多小河纵横交错，把小镇连结起来。小镇的木材、陶器和亚麻生意都很好。小镇还有一个要多老就多老的宫殿，但从没有哪个犹太人从中得到过些什么。

现在，让我们把宫殿、河流、小桥以及所有的比斯克人都放在一边吧，但只有一个人除外，他就是我所有麻烦的根源。如果上帝愿意，就让我的麻烦和他一起滚蛋吧！比如说吧，让那座宫殿立刻倒塌下来，把他埋在里面，而让另外两个犹太人立即得到好处。

那么谁是那个家伙呢？哦，我前面告诉过你，比斯克人经营陶器和亚麻。在比斯克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当车夫送一车亚麻的时候，他们往往用碎陶器把亚麻盖起来，这样强盗就不太会注意车上的货物了。有一次，这个人雇我往布洛德送车货，他也没有告诉我车上装的是亚麻，因为车上堆满了陶器，我想车上装的一定是陶器吧，我套上马，勒紧缰绳就出发了。田野里谷浪滚滚，满地金黄，树枝上果实累累，一片翠绿。阳光暖融融地照着，我心里舒服极了，两匹马跑起来既不像孔雀那样风风火火，也不像象牙那样拖拖拉拉。它们是标准的好马。我坐在车上，满心欢喜，就唱起了："看那，陶工手里拿着泥土"，还有叮咚的陶器碰撞声和着诗歌的节拍声。

我和路上的行人互相打着招呼。有几个人是乡下佬，长得跟巨人似的。他们头发长得像野兽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像要鼓出来似的。他们盯着马车看了看，就离开了，要不是因为

我喝的那儿滴水，我早就到了布洛德，又该在回比斯克的路上了，而且根本不会有什么麻烦和差错。倒霉就倒霉在我在路上发现了一个喷泉，喷泉的水是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我下了车，喝了点水，喝完水，我想我还可以带点水在路上喝呢。我拿了只砂锅，发现它是坏的，我又拿了一只，发现它还是坏的。我拿一个，一个是坏的，拿两个两个是坏的。亚麻商送货时，他们不是用好的陶器来盖住货物，而是用一文不值的坏陶器。

我把所有的陶器都拿了下来，最后，露出了里面的亚麻。这时来了一个强盗，他猛击我的头部，把我的帽子也给打掉了。但他并不想让我光着头走，使我有负罪感，因为上帝禁止这样。他立即把一只砂锅扣在我的头上，而且，他还在两个把手之间穿了一块布条，系在我的头上，这样它就不会翻掉了。他把我的两只手捆在树上，最后，作为分别的礼物又给了我一拳，然后走了。不用说，他把我的马也带走了，因为在危急时刻，马是很有用处的。

强盗把我丢在了什么地方？愿这种事别再降临到其他徒步旅行者身上。我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滑倒了，因为天开始下起了雨，地上都变成了一滩泥沼。所以，我就想着法儿乱窜乱跳，想把自己从泥沼中拔出来。我的脚跳一下，我的头就要碰一次锅子，这样反而越陷越深。但是，在灾祸降临之前，上帝已送来了补救的方法，因为要不是那个锅的话，我就会连头带脚全陷进泥里了，就像《圣经》中的可拉一样。正当我站在那儿乱窜乱跳的时候，来了一辆哈西德信徒赶的货车，因为看到一只锅子在跳快步舞，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问道："你觉得锅子自己会跳快步舞吗？"接着我在锅子里大叫起来："我是努塔，锅子底下绑着的是我。"他们看了我一眼，把我放了出来。又给了我点东西把头包起来，并让我坐上他们的车一起去了布洛

德城。哦，所有那些麻烦都仅仅是因为喝了点水招来的，但与因吃饭而招来的麻烦相比，这个麻烦就太不值得一提了。

瑞布·余德尔说："听了你的故事，我简直太吃惊了，因为，我们知道《米德拉西》[1]中写道：'人在河边走没有不喝几口水的，普天之下的人都会有这个习惯。'这不，你应了《米德拉西》中的话，那你为什么要为此受到惩罚呢？"

努塔回答道："正是因为我喝的那几滴水啊？人被揍倒了，钱被偷跑了，马车被牵走了，只剩下光溜溜的一个人。更不幸的是，后来我因为吃了那锅饭，又添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老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一个烦恼招来了无数个烦恼。人们还说，眼前的麻烦让你忘了以前的麻烦。"

瑞布·余德尔说："瑞布·努塔，你也知道这些？"努塔回答道："是的，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瑞布·余德尔对瑞布·努塔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我只想告诉你，你可以在需要时引用《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2]以及《托塞夫塔》和拉希的方法，因为拉希在他对《诗篇》的注释中引用了'一个烦恼会招来无数个烦恼'，而在《巴比伦塔木德》、《巴勒斯坦塔木德》以及《托塞夫塔》中，你可以看到：'眼前的麻烦会使你忘了以前的麻烦。'这两句话都是感恩祈祷篇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瑞布·余德尔打算从车上跳下去，他不想连累这位圣贤的门徒。这时努塔对他说："瑞布·余德尔，你

---

① 《米德拉西》：希伯来文意为"解释"阐述《塔木德》的部分内容，犹太教讲解《圣经》的布道书。

② 犹太经典《塔木德》又分《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巴勒斯坦塔木德》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拉比在3世纪完成；《巴比伦塔木德》由居住在巴比伦境内的拉比完成，成书时间较晚（公元5世纪末），但具有较大权威性。

胡说些什么，这些每个人都要学习的，我倒希望我没学到呢。因为人们要是自己学到了什么，他是不会再让它从脑子里溜走的。你要是不打断我的话，我准备继续讲我的故事呢。”

“努塔，我亲爱的伙计，我干吗要打断你呢？我非常喜欢听你讲的故事。因为人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本身。当犹太人诉说他的烦恼时，他是怎样开头的呢？他说：‘上帝帮助过我，上帝从来也没有遗弃过我，因而，你可以看到至高无上的上帝对我们所说的每句话都大加称道。而且，只要以色列人遇到麻烦，上帝好像也面临着烦恼，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曾说：‘上帝因犹太人的麻烦而烦恼’，《诗篇》中也写道：‘在遇到麻烦之时，我将与上帝同在。’所以说，如果上帝伤心的话，我们难道不该把它的悲伤铭记在心中？

“既然我们都说到这儿了，我干脆再给你讲个故事吧。故事是这样的：某圣徒曾经被投进了监狱。他的使徒们发现他在哭泣，他们就问他：‘主人啊，你为什么哭泣呢？’‘孩子们，上帝正和我一起伤心呢，我怎能不哭泣呢？正如大卫所说：“尽管我将穿过死亡幽灵的峡谷，但我毫不畏惧，”既然这样，我有什么要抱怨的呢？‘因为你与我同在，’而上帝也承担了我的痛苦。因而这与恩惠有关，正如大卫——愿他在天国安息——所说：‘我可以重复你的所有赞美之词，’紧接着他又说：‘我将为你灵魂的拯救而欢欣鼓舞，’因为灵魂得以拯救了，我要赞美你。好了，我的话都讲完了，你接着再讲吧，我将洗耳恭听。”

“我讲到哪儿了？”

“讲到你与在路上发现你的哈西德派教徒一起在车上。”

努塔继续道：对，于是，他们把我抬上了车，带我来到了布洛德。又把我安顿在一个小客店里，那天碰巧是星期五，客店的女主人正站在炉边把各种各样烘烤的食物从炉中拿出来。我

自忖道："哦，努塔，如果这些美味的食物摆在你面前的话，大概你连吃都吃不动。为什么？因为自你离开比斯克后，你除了喝水和吃嘴巴之外，还什么也没进过肚呢！如果我的钱没有被抢走的话，我还能买点什么吃吃，可现在，我连一枚硬币也没有，我甚至没脸张这个口。"

但是，我的肚子却起来争取它的权力。我对它说："恶棍，你见过谁在祈祷前就吃东西的吗？你应该呼唤经匣而不是食物，做你该做的事吧。"

于是，我开始做祈祷，客店主人还把他祈祷时用的披肩给了我。"你还没结婚吧?""是的，"我回答道。很快，他向妻子做了个手势，说道："给这个小伙子来点吃的。"我还没做完祈祷，他们就给我端来了一锅饭，那时，我非常诚实，从来不拿眼睛去瞅女人，所以，我搞不清是谁把锅端给我的，是女主人还是她的女儿。店主甚至在安息日那天邀请我和他们同桌吃饭。

那天，店主问了我他该问的话。我也告诉了他我该说的话。接着，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努塔，别着急，"又用另一只手指着自己的女儿说："看见她了吧。我起誓，她将成为你的妻子，"与此同时，他们又给我端来了一锅饭，我对自己说："别管他说什么，先吃再说。"于是，出于礼貌，我朝他点点头，继续吃我的饭。

安息日过后，店主的亲属们都来了。他们想听听关于锅的故事。听完之后，他们都捧腹大笑，说他们一辈子从没听说过比这更好的故事了。我起誓布洛德城的地方志里也没有这么好的故事，因为锅和头能有什么关系呢？接着，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坏事变好事，欢乐将源于此。"

那时，我正在赞美和感谢上帝，是他在我遇到麻烦之时，极力相助，并把我带到了这个人家。而对这一家人，我则竭尽

所能为他们祝福。宇宙之主啊，我还有什么祝福他的话好说呢？我心里的话都说完了。但是，你很明白，人人都有烦恼的。所以，如果他家里有什么排遣不开的烦恼的话，看在他对我这么热情的份上，上帝，愿这是你的旨意，你和你的怜悯之心将帮助他们解除烦恼。

很快，我就看到我的祝福得到了应验，因为当天晚上，他们就为女儿签订了一份婚约。当时我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在场的每个人在我眼里都可能成为新郎。他们看到我这么高兴，就更加喜欢我，让我坐在首席，接着主人站起来对我说："恭喜你，努塔，你真幸运。"我朝他点点头，答道："感谢上帝，也祝新女婿幸运。"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立即站了起来，祝我幸运。妇女们开始摔锅子摔盘子①并高声叫道："恭一喜，恭一喜！"我寻遍了屋子的各个角落想找到新郎向他道喜，并祝他好运，但我每到一处，人们都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有人还说："恭喜你，努塔，祝贺你，新郎。"

于是，我明白了新郎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尽管我还没怎么考虑我是否愿意要她，但是，举行了摔锅仪式之后，我很难再改变主意，说我不想要她。特别是我还吃了人家好几锅饭呢。于是，我对自己说："好啦，好吃鬼，要是安息日前夜那只锅就打碎了，你也没吃那只锅里的东西，那么，今天他们也不会摔打那么多锅子和盘子了。"

但是我明白，这事一旦说完，就不可能再变了。于是，我只好认命了。我对自己说：努塔，如果你是匹马的话，就套上你的缰绳吧。我猜想，上帝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切，也就是说，

① 犹太习俗，婚礼上人们常以此表示不忘圣殿被毁一事。

你将送一车亚麻，而你把亚麻当成了锅子，然后，被人家用只锅子扣在头上，接着又被人家带到某个人家来。他们又用锅中的食物招待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又摔破了许多锅子。从那以后，没有哪一天我忘了锅的故事。瑞布·余德尔，安息日那天妇女们摔坏的那些锅与我老婆发脾气时摔在我头上的那些锅有什么不同呢？尽管上帝不许我抱怨我的老婆。在抱怨她之前，我要先抱怨我自己吃得太匆忙了。

这就是瑞布·余德尔从马车夫那儿听到的一个故事。根据这个故事，他可以解释《托拉》中的那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挪亚从他的酒中醒来"，本该是："挪亚从酒中醒来，"为什么说"从他的酒中醒来"呢？总之，挪亚喝的酒是否是他自己的这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那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他的酒"？告诉你吧，那位正直的挪亚并不把他的醉酒怪罪到别人的头上，他说："他们给了我酒，而我喝醉了。"他只怪罪他自己和他的酒。

就在瑞布·余德尔说话的当儿，努塔像阿列克谢一样坐在那儿，请原谅我把他俩相提并论。当阿列克谢与已故的圣洁的美名大师① 一起旅行时，他出于对美名大师的尊敬，总是习惯于背朝着马，脸朝着美名大师。美名大师的马很有灵性，往往是听一个字就知道怎么跑，用不着车夫的吆喝。而努塔的马呢，只要他稍不留神，它们就离开国王公路，跑到另一条波兰公路上了。他们本该到渣布莱提茨村去的，而它们却朝特茨和特西斯克方向驶去，这还不算，它们走一路吃一路，直到胀饱为止。它们觉得拉的东西太重了，就开始想方设法把缰绳挣脱掉，努塔怎么办？他拉紧缰绳，把它们赶上通往佩德霍雷茨的大路上。

① 18世纪犹太教哈西德派创始人。原名为以色列·本·以利撒。

佩德霍雷茨是个犹太人居住的大村庄，村民们有的是高利贷者，有的是木材贩子。他们把树木伐倒，运到佐特肖夫去卖，那儿的木材价钱很昂贵。

他们开始爬上通往佩德霍雷茨村的大路。这时已能看到整个村庄，但马上又看不见了。因为这条路高低不平，坡度很大。努塔非常恼火，因为他本打算到渣布莱提茨村吃中饭的，但现在他的马走错了路，这一天也就给毁了。既然他不能拿他的马出气(因为他担心它们会变得更加固执，而给他们招来危险)，他的怒气就更大了。这就是血肉之躯的特性吧，即使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也要说上几句，很明显他就是到了渣布莱提茨的话，他也不会吃什么东西的，因为巴尔提尔的饼已把他弄得精疲力竭了。瑞布·余德尔的情况也很糟，马车每颠簸一下，他都要捂一下肚子。他说："要不是走错了路的话，现在我都能读完一章《密西拿》①，学完一页《革马拉》了，但是现在善行已离我远去，我被吊在天与地之间，上边是岩石和高山，下边是湍急的水流。马车把我都颠散了架，肠子也要颠断了。

两匹马迈着细步慢吞吞地拉着车。车轮子走一步，退两步，几乎看不出轮子在前进。最后努塔拿起鞭子，在马的头顶甩了几下，但他发现他的两手无力，手心直冒冷汗。瑞布·余德尔裹着斗篷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腹部。他正回忆着《密西拿》中那些遭受同样痛苦的圣徒们。就拿亲王犹大拉比来说吧，他曾深受肠胃之苦，乌拉因吃了枣子而得了急性肠炎，圣殿里的祭司(正如《密西拿》中所描述的那样)让本·阿伊阿治疗他们的肠炎，就此，伯提安洛罗已故的俄巴迪亚拉比解释道："因为祭司们肉吃得太多了，再一喝水，肠子就给搅和乱了，因而他们

---

① 《密西拿》：犹太教经典的一部分，约于公元200—210年间在巴勒斯坦地区编订。

就总是离不开医生。”瑞布·余德尔坐在那儿心想能遭受那些正直的圣徒们所遭受的痛苦是多么荣幸啊！而且，他把努塔也看得很崇高，因为他也荣幸地受了同样的苦。瑞布·余德尔开始用那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来自我消遣，比如说希西家王①禁止《补救法》出版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人们为此而感谢他。

瑞布·余德尔说："喂，努塔，你会发现上帝已用智慧、理解和知识创造好了他的一切作品。他用智慧把世世代代的人创造得各不相同，我们这代人不同于希西家那代人，希西家那代人也不同于我们这代人，要是我们生活在希西家时代，或希西家生活在我们的时代，谁知道我们还会不会感谢和赞美他呢？要是希西家没有禁止《补救法》这本书的话，我们也就能看一眼这本书，或许能找个补救的办法呢。"

瑞布·余德尔继续说道："努塔兄弟，如果谁能给我点枸橼果酱，我会给他整个世界的。"努塔立即冲着他大叫："你还需要什么枸橼果酱！昨天吃的那些饼呀、烙饼呀、小甜饼呀之类的，还没有把你塞饱？"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努塔，我亲爱的，你以为我是想饱口福吗？我是想要个药方，你知道吗？枸橼果酱是一种极好的药物，因为在《米拉德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执行了许多诫命，为此他卖掉了房子和家产。在住棚节②结束的前一天，他妻子给他十个银币，让他到市场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来到市场后，他正好撞上了那些搞慈善活动的教区委员们，他们号召他为他们的慈善之举做点贡献。因为他们必须为某个孤女买衣遮体，于是，他就把那十个银币都给了他们，但他怎么回家呢？于是，他就去会堂。在那儿，他发现有许多

① 希西家王：古犹太国王，大卫王的第13代继承人。
② 住棚节：犹太人的秋节，以纪念其祖先的旷野生活。

孩子们在住棚节结束的前一天丢在地上的枸橼(正如我们在一篇关于住棚节的文章中所看到的那样："随即，孩子们撕开手里的枸橼叶，吃起枸橼来")。他拾了满满一袋枸橼，然后乘船穿过大海一直来到了王宫。那时，国王正闹着肚子，在梦里他被告知煎服犹太人在住棚节结束的前一天丢弃的枸橼就能治好他的病。但是尽管他们寻遍了全城的每一寸土地，港口的每艘船只，也找不到枸橼的影子。一天，他们碰巧在路上看到那个犹太人坐在他的袋子上，就问他是卖什么的，他回答道："我是个穷人，不卖什么。"然而他们还是打开了他的袋子，发现里面装满了枸橼，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带到国王那儿，国王吃了它们病就治好了，然后，他们把袋子装满金子，让他回家了。"

"是的，"努塔说，"枸橼有许多用处，其一，可以制成果酱，而且，如果妇女吃了枸橼的果子就易于怀孕了。"瑞布·余德尔接着说："一点不假，书中说买到一棵好枸橼是值得的，……"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完，头上又冒汗了。他坐在那儿恰似一个异教徒过节期间的小客店——脚下的地板在跳舞，头上的屋顶在冒烟，四壁流汗，满屋溢着烟雾，与小客店相仿，瑞布·余德尔两腿发抖，脑袋冒烟，身上流汗，五脏六腑干得都冒了烟。

他催促努塔把马车停下来。等马车停下来了，他又催促努塔让马车快走。他说："等到了城里，我要拜访一位贤人，让他给我放点血。"尽管瑞布·余德尔吃尽了旅途之苦，但他对让他出外旅游的圣徒毫无恶意，他还用《民数记》中的话"这些都是遵照上帝的诫命而进行的以色列人之迁徙"来安慰自己。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迁徙都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而进行的。

就在那时，他似乎看到了那位圣徒，正如他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一样。接着，瑞布·余德尔感到世人所说的那句话是对的，

即“你必须觉得你所信赖的圣徒与你同在，即使他不在你的面前。”尽管瑞布·余德尔因贪吃而受了许多苦，但他一想起那位圣徒，他的痛苦就消失了。人们过去常说，那位圣徒在吃喝方面非同寻常，因而，他可以借吃喝来延长他日见缩短的寿命。赎罪日前夜，他往往大吃一顿，把肚子撑得像只小船一样，然后，他就把祈祷书放在肚子上，正如唱诗班的领唱者把书放在读经台上为全体以色列人祈祷一样。

痛苦一经消失，瑞布·余德尔就催促努塔让马跑得快点。这样他们或许能赶到城里和其他会众一起做下午的祈祷。因为他已经一整天没和会众一起做祈祷了。

第四章

魔法/神迹出现

人的大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们还没有看到城墙的影子之前，瑞布·余德尔就盘算着要到城里和会众们一起做祈祷。森林已离他们远去，田野出现了，并点缀着几座低矮的土房子；茅草屋顶一个挨着一个，探在外面的小窗户就像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一样；炊烟从房顶和四壁的缝隙间冒出；孩子们身上沾满了沥青和粪肥。他们赤着膊，光着脚在粪堆上乱蹦乱跳。这儿居住着一些受异教徒庄园主统治的农民。

马车到佩德霍雷茨村时太阳已快落山了，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由于瑞布·余德尔急着要与会众们一起做祈祷，所以，他就催促努塔鞭打那两匹马，这样才能实践何西阿① 的话："让我们追逐上帝的知识。"但是，就在此地瑞布·余德尔经受了诸多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努塔停下马，从车上下来进了村子里最特殊不过的一户人家，村上哪家都没有她家糟糕：里面住着异教徒妇女，她因她的魔法而远近闻名。

努塔见她坐在床上，胳膊抱在胸前，怀里还有只公鸡，公

① 何西阿：古代著名犹太先知。

鸡的鸡冠触到了她的下巴。她不停地用下巴摩擦着鸡冠，直到将鸡冠变成重冠为止。努塔走到她面前和她打招呼，对她说："请你听听我的遭遇。昨天我和某犹太人拜访了客店老板巴尔提尔。他摆了丰盛的酒席款待我们。有肉饼、洋葱薄饼，还有用肉、洋葱、胡椒、油做成的馅饼。饭前饭后我们不知道喝了多少白兰地。我们在那儿呆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时，我们兴奋地发现世界多美好。可是一旦我们上了路，我肚子里的食物就开始翻江倒海了，好像所有的魔鬼都钻进了肚子里，一时一刻也不离开我，就像我小时候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妈妈的乳头一样。我能告诉你的是，上帝创造了所有的美酒佳肴，要不是肚皮这个罪恶的精灵，人们一定会从吃喝中得到不少乐趣！哦，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眼中的瞳仁，请你用魔法帮我把这罪恶的精灵赶走吧。"

那女人默不作声。魔术师和女巫在施魔法之前都是这样的，因为魔鬼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脱身而逃，等以后再恢复原形，破坏她的法术。努塔把双臂放在肚子上，面朝女巫站着，向她投去求援的目光。女巫站起来走到一个角落，抓了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坟土，接着把土放到水中，并冲着它嘀咕了些什么。女巫往努塔身上洒了些拌好的土后又嘀咕了一阵。然后，她便用咒语来驱除努塔腹中和胸里的罪恶精灵，要它们安安静静地离开，不要给主人造成任何痛苦，也不要在主人的腹中乱冲乱撞，更不要顽冥不化，赖着不走，而要悄悄安稳地离开，以免被她用磨碾成粉末，消灭得干干净净。

努塔也念起了咒语，让她不要画十字——不要用左手也不要用右手，不要用水也不要用坟土；既不要在他身上也不要在身子附近，既不要画在他后背也不要画在他的前胸。画十字被他们作为治病的方法，但这样疾病最终会加重的。

女巫让努塔闭紧嘴巴，努塔就闭紧嘴巴；女巫让努塔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努塔就张开嘴、伸出舌头；女巫让他缩回舌头，他就缩回舌头。后来，她让努塔喝下一种用有魔力的药草煎成的药水，并对他说："你已恢复了健康。"努塔付了钱并答应给她拿点白兰地来，这白兰地是巴尔提尔别在瑞布·余德尔腰上的。

与此同时，瑞布·余德尔正坐在马车上四处张望。他发现太阳正在落山，太阳的余辉被大片的黑暗吞噬了，而簇簇云彩正抓住光明不放，直至与黑暗融为一体。

瑞布·余德尔把手插在口袋里，打算在祈祷前掏钱付给车夫。他从车上下来想进屋洗洗手准备祈祷。他一进屋，迎面就碰上了那只黑公鸡，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来了一只凶恶的大狗。这狗直朝他叫着，把这信徒的灵魂都吓出了窍。由于恐惧，他把那52条咒语给忘得一干二净——这52条咒语是根据希伯来语中"狗"这个词的数值而定的。念了这些咒语，就能喝住恶狗了。他也忘了大卫王，愿他在天国中安息，在"狗就在我们周围"那句话中透露给我们的秘密；他也忘了犹太神秘圣书《光辉之书》中那些详尽的解释了。他悲哀地大叫了一声。这时努塔跑了出来，嘴里还叫着瑞布·余德尔的名字："瑞布·余德尔，上帝与你同在呢，别害怕，瑞布·余德尔！"努塔把瑞布·余德尔从危险中解救了出来。

一个人犯过一次错就会再犯一次错。努塔因犯了错而治好了病，所以犯错令他很愉快。他开始学鸡叫、学犬吠，把鸡和狗都给搞糊涂了，以致鸡进了狗窝而狗竟然没有发现。

努塔啥事都不干只是逗着狗玩，放狗咬鸡，把鸡给赶跑了。等狗跑到他跟前时，他就把狗赶走；当狗被赶走时，狗就叫着"公鸡小笨蛋"。

他一会儿学鸡叫，一会儿学狗吠，弄得鸡狗之间互相攻击，仿佛是个以戏弄动物为乐的异教徒贵族一般。

忽然，瑞布·余德尔意识到这儿必定是蛮横精灵的藏身之地，于是他把努塔给训斥了一番，并让他立即放了鸡和狗，因为那些放狗作恶的人来世将永远不能参加海中怪兽举办的快乐宴会。努塔幡然悔悟，不再挑逗鸡、狗之战。他心怀好意，想报答一下这位信徒，就对他说："这家的异教徒女人能治病哩。"瑞布·余德尔看出事情的苗头，就使出浑身的劲大叫一声："以色列难道就没有上帝了吗？"这一叫真的传到神圣的上帝那儿去了，因为努塔听到后大吃一惊，疼痛复又起来。他也意识到魔法是假的。那信徒用力拉着努塔说："拉住我的腰带，让我们逃离这座房子祈祷去。"于是，努塔就催马前进，直到离开那房子好远为止。然后他们才停下来做祈祷，背诵了两遍《十八祷告文》，一遍作为下午的祈祷，一遍作为晚上的祈祷，因为下午的祈祷尚未做完，太阳就落山了。瑞布·余德尔说到"他是不会将我们的份儿与其他人相等的"时，唾液四溅，要不是努塔躲得及时，他大概就被淹死了。等他说到"因此，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哦，上帝，我们的上帝"时，他从地上跳了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一边拍着手，一边叫着："我们很快就能见到您力量的光辉了。"其神情虔诚而又专注，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这时奶场工人尼希米正打这儿走过，看到瑞布·余德尔边祈祷边跳着还一边拍着手，就自言自语道："这一定是个伟大的圣徒。"其时，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圣徒。他对瑞布·余德尔说："我请你到我家吃晚饭。"瑞布·余德尔回答道："我既不是个拉比也不是个好犹太人，但是如果哪个犹太人想看看殷勤待客这一诫命是怎样执行的话，我是很愿意亲自帮助他的。"

瑞布·余德尔对车夫说："努塔，把缰绳给我。"

尼希米很乐意有机会完成殷勤待客这一诫命，而瑞布·余德尔也很高兴在这方面又帮了一个人的忙。努塔乐得让他的马喘口气，两匹马能歇歇脚自然也快活异常。努塔又接过缰绳，静静地赶起马车。两匹马舒展一下脖子，又猛地低下了头，接着，黑暗中便渐渐响起了一串马蹄声。空中繁星点点，大地宛如一潭黑色的池水。凉风拂动着林中的树木，空中不时传来动物的嘶鸣，还有车轮碾压路石的咔嚓声。

瑞布·余德尔与尼希米走在一起，一言不发。他盯着天空和繁星一眨不眨，为的是要好好看看上帝的杰作。这也是一个需要完成的诫命，正如以赛亚所说："抬起头看看，是谁创造了苍穹和繁星。"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环绕着树木、石头的房子。

房子的主人进门后吻了一下门上的门柱圣卷，冲着屋里喊道："西玛点上灯，铺上桌布，尊贵的客人来了。"女主人倒了一盘儿油，点着了灯芯，并在黄油桶上铺了一块权当台布的东西。台布为什么不铺在桌上？因为桌上摆满了各种盘子，不仅桌上，就连房间里的旮旮旯旯儿都摆满了各种装着牛奶或奶制品的瓶瓶罐罐，墙角竖着一个像箱子一样的东西，里面排放着一块块奶酪，就像书柜里的书一样。瑞布·余德尔把它们真的当成书了，就自语道：以色列人不是鳏夫，《托拉》也不是寡妇。他想起了《诗篇》中的诗句："受苦于我大有益处，我能学习你的法规。"我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再从箱子里拿本书看看。

与此同时，女主人端来了面包、黄油、奶酪和牛奶。瑞布·余德尔洗了洗手，把面包放在牛奶里蘸了一下，又掰了橄榄那么大的一块奶酪。尽管他身体不适，他还是强迫自己吃下去，

为的是完成《塔本德》中的责诫："客随主便。"努塔也立即加入了他们吃喝的行列，人就是这样的，即使他不饿，但一看到他的同伴又吃又喝的，他也决不会袖手旁观。吃饭时，瑞布·余德尔又把他三个女儿的事告诉了尼希米和他的妻子，说她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而他连一分钱的嫁妆也备不起，因此他就到处周游，想为他的女儿们披上新娘的婚纱。

这时进来了三个小伙子。他们的头都碰到了屋顶。瑞布·余德尔坐在那儿思量着：我猜想上帝是不是把三位女婿给我送来了？正如《撒母耳记》所说的那样："人们只关注他眼睛的所见之物。"他们还没跟瑞布·余德尔打完招呼，就把手伸向了桌子，眨眼间桌子被一扫而光。他们的母亲又给他们端来些食物，他们又大口地吃起来，最后桌子上只剩了点给穷人吃的面包屑。

他们饭前没洗手，饭后也没做感恩祈祷，那位哈西德信徒为此替他们感到哀伤。他内心叹息道："主啊，这些都是经您选择和考验的孩子！你确曾降临西奈山，给他们送来了《托拉》和诫命。"接着他自责道："余德尔啊，余德尔，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子孙，自长这么大以来，还从没读过《托拉》与诫命，而你却只管吃呀喝呀的，满足于现状，还说什么我的灵魂啊，一切都好。难道你不该让他们坐在你的膝上，教他们一段《托拉》吗？"

这时，尼希米抱来一些草让客人睡在上面，接着吹熄了灯。瑞布·余德尔脱掉鞋子，取下垫在肚子上的垫圈，把它放在头边。他伸展开四肢，开始默诵晚祷文。随即，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开始互相争执起来，两只手说："犹太人睡觉前不学习就能躺下吗？"两条腿说："我们再也站不住了。"眼睛打断了它们的话，说道："就是你们能站住的话，没有灯光有什么用？"

舌头发话了："没有灯光你们就不用学《托拉》了吗？"紧接着，其他几个部位都立刻反驳它："谁像你那样住在黑暗的地方？你最好别吭声，免得让那个信徒再对我们发号施令。"瑞布·余德尔躺在那儿，心里直犯嘀咕，尽管他已躺下了，他的身体却还在继续它的游历，因为对那些不太习惯旅行的人来说，即使人躺下了，但他们的身体好像仍在路上颠簸。

突然，他梦见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其中，一本书放射出强烈的光芒。他很想看看这本书。就在这时，突然一只手把它抓住并从窗口消失了。睡梦中，他被告知其他那些书都是那本书的诠释本。接着，瑞布·余德尔从梦中醒来，听到主人和他的妻子正在吵架。主人叫道："你这个倒霉鬼，你把门开着，猫进来把奶酪都吃光了。"女主人也吼着："不，是你把门打开让猫进来把奶酪都吃光了！现在我们的仇敌可要幸灾乐祸了。他们会把咱们的主顾都拉走，我们只好去沿街讨饭了。"

不知谁起来划了根火柴。他们发现猫仅偷吃了一块奶酪，其余那些都还平安地躺在箱子里呢。西玛不再为遭劫的奶酪痛心地叫嚷了，却为自己散乱的头发和半裸的身子羞愧得恸哭起来。她丈夫把衣服扔给她。她穿上衣服，起身关了门，并为打搅了那位哈西德教徒休息向他致了歉。但是，一旦他们的好梦被搅散，他们也就不再躺下了。既然不再躺下，就开始干活好了。

那位哈西德信徒自忖道："如果这些为自己辛苦的人都起身了，那我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多才是。"于是，他立即拿起《天国之门》，安坐在地上，开始学着那些半夜起身做祈祷的虔诚教徒那样为神殿的被焚而哭泣和哀悼。但是主人们还以为他是累垮了呢，叫道："水、水，拿水来。"努塔对他们说："甭管他，他在哀悼耶路撒冷的毁灭。"他们站在那儿吃惊地盯着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出去干活了。尼希米到庄园主家去接牛奶，他的妻子和儿子则到其他一些异教徒那去接牛奶。努塔跑去喂马，而瑞布·余德尔和一个叫做西坡拉的傻姑娘一起留在屋里。

那姑娘开始时既不痴也不傻。但有天晚上她到屋外去倒桶脏水时，却被一群鬼魂抓住带走了。她的父母痛哭了好长一阵子，最后完全灰心绝望了，可是到最后，她却回来了。但见她简直不像个人样，神智模糊。她父母问她到哪儿去了，她一声不吭；又问她干了些什么，她还是无言以对，而是直挺挺地倒在草堆上，从此不再起来，但她有时会用愉快的调子叫唤两句，有时会像个动物似地哀嚎几声。

瑞布·余德尔做完了午夜祈祷，他因神灵的离开与心灵的不合而心痛得发抖，他开始用意第绪语① 唱起了 kalle, wie bistie? chuser, wie qehstie? 意思是：新娘，你在哪里？新郎，你又到哪里去了？这是卡诺夫那位圣洁的拉比唱的歌。他幼时常常牧鹅，他所有的动作都是模仿新郎和新娘的样、合着圣灵的乐曲节拍进行的。

瑞布·余德尔唱歌的时候，那个女孩从草堆上站了起来。她哭声大作，全村都能听得见。随即，她的父母赶回家。他们欣喜万分，百般殷勤地款待了瑞布·余德尔。不到一小时，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左邻右舍。村民们都跑来想一睹这一奇迹，并请求这位哈西德信徒为他们祝福，这样的话，就等于上帝也为他们祝福了。他们邀请这位哈西德信徒到他们家中去做客，去

---

① 意第绪语：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欧洲后，所创造和使用的一种语言，它综合了希伯来语、德语、斯拉夫语的若干特点，迄今仍在一些犹太人中使用。

为他们的面包祝福。这样，他们的面包就可能是最好的面包了。

简而言之，整个村庄因他而变得生机勃勃，他的双脚也熟悉了许多地方，因为他在拉日列夫、渣布莱提茨、特谢克、特西斯克和渣何瑞茨都呆了好几天，这几个村子都是佩德霍雷茨的邻村。他治好了不少奶牛的疾病，并且教给村民们一些护身符和治病的方法，比如怎样止住鼻血，怎样让蜜蜂回窝，甚至怎样去除自己身上的虱子等等。如何除虱呢？拿一根羊毛线，把它放在油里蘸一下，然后放在衣服上，所有的虱子都会聚在羊毛线上，这样就可以一举把它们都消灭掉了。上帝是不允许那位哈西德信徒摆弄这些护身符、治疗法什么的。他只是出于偶然才把这些写下来以备自己查用的。那么你想，他若是不把这些写在祈祷书的页边空白处，他又能写在什么地方呢？为了完成"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这一诫命，他把这些护身符和治疗方法都奉献了出来。

瑞布·余德尔也没忘记那位姑娘。他刚到时，她连一句祈祷词都不会说，但现在他竟然教会了她在安息日和节日期间伴着灯光做祈祷。安息日前夜，瑞布·余德尔让她点亮油灯。当时，在奥地利凯撒统治下的国家里，人们通常不让女人点灯，也不让她们伴着灯光做祈祷。那么，为什么非得让她这么做不可呢？这是有目的的。姑娘点着蜡烛，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奇迹出现了：火苗没熄，灯芯也没倒，而灯光却把金屋照得通明！奶场工人说："你看见我女儿手中的蜡烛了吗？""托您的福，再不用在她母亲的蜡烛前羞愧了。"

吃了饭，做完感恩祈祷，瑞布·余德尔让主人的三个儿子坐在他面前。他拿出《托拉》开始教他们每周必诵章节。他一字一句地给他们讲，直到他们弄懂为止。那三个从未见过母亲笑

脸的小伙子，这次算是看到了世上最开心的母亲。女儿健康活泼，三个儿子坐在那儿像真正的拉比那样学《托拉》，瑞布·余德尔就这样为他们讲读着《托拉》，直到他们入睡为止。现在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瑞布·余德尔对《托拉》的热爱有多么伟大，只是他们的鼾声搅得他有点不安。

让我们再回到他们的女儿身上来吧。安息日清晨，奶场工人请来十位犹太人到家中做祈祷。当他们正在做祈祷和背诵《托拉》时，瑞布·余德尔让他们把西坡拉带到做祈祷的房间去，这样那些神圣的字眼就会传到她的耳朵里，过了几天，她的确好多了。

随即，姑娘的父亲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举行了一次答谢宴会。瑞布·余德尔坐在首席，努塔坐在他旁边，还不时地唱着布洛德的歌手们唱的歌，为客人助兴。这些歌有些难以把握，因为它们都是采用滑稽曲调谱成，而村民们都把它们唱成了赞美诗。其中一些歌谣流传得很广，村上一些曾在富人家帮佣的女孩每每受到女主人的虐待时，便会唱起这些歌以倾诉她们的愤怒和艰辛。有时，那些周游四方的唱诗班领唱者听到这些调子，会把祈祷文编了进去。这就是善行的力量。尽管曲调滑稽，但蕴含的思想却赋予它们美好的意义。

宴会期间，主人的女儿就坐在她母亲的身边，一只手放在额头上，口中说道："把灵魂拯救的欢乐再带给我吧！"因为瑞布·余德尔教她这样说的，这样她会得到他人的赞美。某鳏夫一看到这位姑娘就爱上了她，于是，她的父亲给了她二百莱因盾① 作为嫁妆，当即，他们就签了婚约。那么除了瑞布·余德尔以外，谁应该得到那份媒婆应得的赏钱呢？他得到了二个

---

① 莱因盾：当地货币单位。

盾和二十个克鲁兹①；瑞布·余德尔把钱放起来，以备用来为自己的女儿准备嫁妆。

瑞布·余德尔住在奶场工人家时，从来也没缺过肉吃，但奶制品却吃得不多，因为人们往往对其充分拥有的东西并不珍惜。西玛整日为他烧肉,在她眼里奶制品不算什么上好的食品。她认为只有烧了肉才算是做了饭，这就像关于屠夫和奶工的传说一样。从前，一个屠夫不得不到乡下去，他妻子对他说："把肉吃得足足的，因为你要去的地方只有牛奶、黄油和奶酪。"于是，他一天三餐，早餐吃肉，中餐吃肉，晚餐还吃肉，吃到最后肉都从他鼻孔里流出来了。但是，当他来到奶工家时，奶工对他的妻子说："我们能让屠夫在咱家吃不上肉就走吗？"于是，他们给他端来了鸡肉，他们吃呀吃呀，直到吃到嗓子眼才罢休。他们又说："鸡对屠夫来说吃起来还不过瘾。"于是，他们又给他端来了鹅肉，他吃呀吃呀，最后鹅肉也吃到嗓子眼才算拉倒。他们又说，"家禽算不得真正的肉。"他们又给他端来了小牛肉，就这样，他们从早到晚，从周日到主日，整天价给他牛肉吃。

后来，奶工不得不去拜访屠夫。他的妻子对他说："亲爱的夫君，能吃多少黄油奶酪就吃多少，能喝多少牛奶就喝多少，因为在城里他们会给你塞一肚子肉的。"于是，他就变着花样喝牛奶，从早到晚，从周日到圣日，整天价吃黄油奶酪。最后，他对妻子说："感谢上帝，到屠夫家后就再也见不到牛奶了。"到了屠夫家，屠夫对他的妻子说："奶工来了，他会对吃肉感到满意吗？"于是她出去买了一加仑牛奶，一桶黄油和一大块奶酪。她早餐用牛奶招待她，午餐用牛奶招待她，晚餐还是用

① 克鲁兹：莱因盾的辅币单位，一百个克鲁兹为一盾。

牛奶招待他。一天、两天，日复一日。就这样，想吃牛奶的人吃到的是肉，想吃肉的人吃到的是牛奶。

瑞布·余德尔几乎就这样天天吃肉，直到哈努卡节[1]为止。那时，拉比们开始为征收哈努卡节钱款而云游各村，他们向村民们征钱、征物，连一个鸡蛋都不留给产妇。整个这段时间，瑞布·余德尔就呆在佩德霍雷茨村，而努塔则把小麦和大麦运到城里去卖，然后为村民们买回各种各样的货物。努塔吃饱喝足，过得非常愉快。他还用不掺假的燕麦喂他的象牙和孔雀，两匹马长得膘肥体壮，和那些慈善官员们一模一样。

① 哈努卡节：犹太教重要节期之一，又称“光明节”、“修殿节”，Hanukka的希伯来文原意是“重建”。公元前168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占领耶路撒冷后亵渎圣殿，在原祭坛上为异神另设祭坛。公元前165年，犹大·玛喀比率犹太人起义胜利，重返圣城后，下令清洁圣殿，重建祭坛。并规定每年基斯流月（犹太教历的9月、三年前安条克四世就在该月亵渎圣殿）25日举行纪念活动，庆祝圣殿重建。

第 五 章

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

树木和田野一片荒凉。风儿不停地刮着，基斯流月[1]都过去一大半了，还没见落雪，按历书的预言所说，那一年是不会下雪的。下雪与不下雪有什么区别吗？有的，区别在于雪橇上。简易雪橇易于制作，农夫们只消在木头还没干的时候把木头折弯，然后用粗大的树枝做几张凳子，再把这些凳子用木钉连起来就行了。要是马失蹄了，那么车夫和所有的乘客也都会跌到雪地上。这样的一只雪橇只要花上三个或四个莱茵塔勒，而一只带有铁滑橇、由铁匠制成的雪橇则要花上七个或八个莱茵塔勒。带有铁滑橇的雪橇与简易雪橇有何区别呢？简易雪橇是人人都可以制作的，而带有铁滑橇的雪橇呢，只能由工匠制作而成，它带有柔软的座位，旅客坐在上面非常舒服。而且，车顶上还覆盖着车篷之类的东西。但是努塔却没钱买这样的雪橇。尽管如此，他也用不着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历书算得准的话，他就用不着什么雪橇了。如果历书算得不准呢，也没关

[1] 基斯流月：犹太历月份名，被掳后始用此称。犹太历法分教历（圣历）和民历（阴历）两种，基斯流月在犹太教历中为9月，在犹太民历中为3月，相当于公历11—12月份，计30天。时值冬季，开始下雪。

系，他不是正和瑞布·余德尔一起旅行吗？如果瑞布·余德尔满意的话，他也就满足了。

一路上，他们遇见了一辆又一辆马车，马车上坐着从村里来的拉比们。有的车上装着卷心菜和土豆，有的车上装着鸡蛋和家禽，瑞布·余德尔历来都很乐意向圣人的门徒致意，所以，他只要看到哪个人穿着得体一点，他就会勒住马，下车和他打招呼，并准备洗耳恭听他对《托拉》的一番讲述，因为不管圣人的门徒走到哪里，他们都会把《托拉》带到那里。同样，瑞布·余德尔也以《托拉》使他所到之处充满欢乐。这时，把瑞布·余德尔比作一个带有珍珠铃铛的金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既温顺又谦逊，满嘴都是智慧的言辞。瑞布·余德尔多么高兴啊，他来到了一个住满了熟读《托拉》的圣人之地。

这些圣人的品行也不会是一样的。有时瑞布·余德尔会遇到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会从《托拉》中找出一些新观点，而事实上它们谈不上算是什么观点。瑞布·余德尔还遇到过一些布道士，他们会对那些没有交纳布道费用的住户破口大骂。正如某个圣人针对那些布道士所说的那样，他们比恶棍巴兰①还要凶恶，因为有人给了巴兰一屋子金银要他诅咒以色列人，而他却免费为他们祝福。但是这些人却要人们花钱买祝福，他们却可以免费诅咒以色列人，而且是极其恶毒地诅咒，说他们活该受难。但愿没有这码事！如果他们生活在恶棍提图斯②那个时代的话，他们一定会说："提图斯太伟大了，圣殿烧得好！"那么，瑞布·余德尔是怎样回答这种人的呢？瑞布·余德尔对他

---

① 巴兰：《圣经》中人名，为一巫师。《民数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途经摩押时，摩押王为消灭以色列人曾重金聘请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巴兰前往的途中遇到上帝的使者，命其遵守上帝的意旨。于是巴兰不再诅咒以色列人而为其祝福。巴兰因此被摩押王谴责。

② 提图斯：罗马皇帝，摧毁第二圣殿的暴君。

说：某某先生，我既不是个布道者，也不是布道者的儿子，我不能出口成道，但是，既然你看到了以色列人行为中各种不检点之处，那么为了你，我要向你讲述：

两只眼的拉比和一只眼的布道士的故事

据说有个圣徒在路上看见一个犹太人坐在马车里，就急忙迎上前向他致意。他看到这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身着丝绸衣裤，头戴黑色貂皮帽，脚蹬镶有银扣的鞋子，一条红色手巾从口袋中露出，一根上好的拐杖靠在身边。他满脸怒气，一只眼睛肿得像拳头那么大，他边用口水涂抹肿处，边用手帕轻轻地擦拭着，嘴里还痛骂着以色列的害群之马。那圣徒向犹太人致意，犹太人也向圣徒致了意。

那以色列人问圣徒：“你来自何方：”

圣徒回答道：“我来自一个充满圣徒和哈西德的伟大城市。”

那犹太人说：“竟然还有一个这样的城市，这真令我吃惊。”圣徒说：“我敢起誓，那儿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温顺和谦逊，他们敬畏上帝，对谁都很慈爱，甚至对那些无足轻重的犹太人也都关怀备至，把他当作国王的信徒。”犹太人用一只手捂住肿起的那只眼睛，用另一只好眼瞅瞅圣徒，又开始了呻吟。他本该高兴的，怎么会呻吟起来呢？原来这个人是个布道士，他四处游历，在大庭广众面前布道传经，并以此获取报酬。但那天，他每次布道却是分文未得。

圣徒问道：“先生你从哪儿来呢？”

他说：“我从一个到处都是罪人和不法之徒的地方来。那些人取乐于羞辱圣人的门徒，鄙视《托拉》和那些研究《托拉》的人，蔑视并嘲笑圣人的忠告，他们行为粗俗，放浪形骸。该死

的，他们生下来就是要惹恼他们的上帝。”

圣徒说：“我怀疑是否真有这样的人。”

布道士说：“愿这帮恬不知耻的恶棍、异教徒、渎神者，嘲笑和仇恨劝告的人都烂骨头！在我没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布道之前，他们是不是都该被烧死？上帝啊，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发誓您不会有什么损失的。我为他们费了多少口舌，我为他们的恶行流了多少眼泪？他们付钱给我了吗？他们敬重我了吗？没有。他们这帮恶棍，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干，只是往我身上乱扔东西，直到把我的眼睛打肿为止。”

“只打肿了一只眼睛？”圣徒问。

布道士答道：“大概那些恶棍们只打肿我一只眼睛还不解恨呢。”

圣徒说：“恶棍只是你这么称他们的，我起誓，他们都是些圣徒。”

布道士说：“那些人不给我钱，还把我的眼睛打肿了，而你却把他们称为圣徒，看来你和他们一样也不是好东西。”

圣徒对他说：“以色列人只有在审判结束后才会执行公正的，因而，他们一定是为了上帝才这么做的。既然你是个布道士，在你亵渎、诅咒以色列人的害群之马之前，我要问你些问题。”

布道士说：“请吧！”

圣人问道：“为什么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两只眼睛？而我们知道一只眼睛已经够用了！瞧瞧，世上有多少只有一只眼睛的人，而他们却是想看什么就能看见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样什么也没浪费，那么要两只眼睛有什么用呢？上帝之所以赋予人类两只眼睛，就是要他们用一只眼睛看到上帝的伟大，用另一只眼睛看到自己的卑贱。”

布道士说：“你既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你已有了答案。”

圣徒答道：“答案是明摆着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曾去过一个城市，市民们都很热情地欢迎我。这样我便立即看到了上帝的伟大。

“尽管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上帝还是不辞辛苦地引导我，敬爱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并敬重我和礼遇我。这样，我用一只眼睛观察到了上帝的伟大，而我用只一只眼睛则注意到了我的卑贱。

“我那犹太伙伴好吃好喝地待我，我立即又一次看到了上帝的伟大。在他的宇宙中，他有那么多的臣民和圣徒，而他还要费心供养我。我的主人让我睡在床上时，我就背诵《示码》，并羞愧地用手捂住了脸。万物之主啊，世上有多少人啊，光是他们的手指甲就抵得上我整个身躯，但是，他们还没有食物吃，没有床铺睡，而我却躺在床上，枕着枕头，垫着椅垫。天父啊！我知道我无功无德，而你对我的怜悯之心正显示了你的博爱和慈悲。

“因而，我用一只眼睛看到了我的卑贱，又用另一只眼睛看到了上帝的伟大。第二天，主人请我吃了顿饭，并给我一枚硬币。我想，主人为我添了多少麻烦，做了多少食物，准备了多少枕头和垫子，主人之所以添了这么多麻烦，都是因为我自己毁了自己的生活，像个病人似的，要劳善良的人们来护理。这样，我用一只眼睛看到了上帝的伟大，又用另一只眼睛看到了我自己的卑贱。

“至于你，你只看见你自己，你的价值，你的智慧和你对《托拉》的了解，你的眼睛只看着自己，从不看别人。不仅如此，你还自愿承担了责难、规劝他人的这一庄严任务，如果他们没用金币来酬报你的话，你立即就会怒火万丈，并用各种恶语来

咒骂以色列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因为你看不到别人只看到你自己，任何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的人只配有一只眼睛。”

这就是三只眼故事的结局，
如果你还有灵魂的话。
愿它保佑你的眼睛吧。

这时，努塔从车上下来，给马卸了套，带它们去饮水，他自语道：“你尽可放心，瑞布·余德尔不会马上停止诵读《托拉》的。这样，他干他的事，我将干我的事。”这时，那些车夫对努塔说：“你好像要在这儿安营扎寨似的。”努塔对他们说：“你们不了解瑞布·余德尔，一旦他开始读起《托拉》，你就完全可以烤只全牛，并在他停下之前吃完它。”听到这话，他们想反正没什么事可做，于是解开酒囊，喝起酒来，并互相祝愿长寿健康。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饼子来冲淡烈性的苦味。吃完喝足，他们便装满烟斗，点着了烟，惬意得就像打烊后的小店主似的。接着，他们就开始聊起了草和马，聊起了盗马贼和洛波谢兹城，那里的盗贼们偷起马来的确有几招呢。这时，瑞布·余德尔和他的伙伴们正忙着诵读《托拉》，要不是那些绑在车上的家禽发出咯咯、嘎嘎和喔喔的嘈杂声，他们的声音都能传到布洛德。最后，瑞布·余德尔离开他的伙伴，回到了车上，而努塔也离开他的伙伴，调转马头，向麦丹村出发。这个村出产木勺、长柄勺和铁锹，村里的犹太人靠着这些生活得很富足。他们还把这儿的黑莓运到塔纳波尔去，因为波多利厄的塔纳波尔附近没有松树，而黑莓只生长于松树上，所以，那儿的黑莓非常珍贵。

但是，瑞布·余德尔在麦丹村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因为从前成批成批的拉比来到这里征收钱财，村民们已经厌倦了殷勤待客这一诫命。因而他们根本不理会瑞布·余德尔，视而不见他那关于婚礼华盖的诫命。当努塔告诉他们瑞布·余德尔在佩德霍雷茨村施展魔法的故事时，村民们还是不理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他们那里骗取钱财。

这时，瑞布·余德尔的心变得像蜂蜡一样软，他只想回家。他自语道：“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如果上帝不想让我再干下去的话，那我干吗还要再坚持下去？”他早就想脱掉那些像模像样的衣服，卸下垫在肚子上的垫圈，继续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他并不知道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考验那些信奉他的信徒、看看他们忠于上帝的程度到底如何。

努塔这会儿干什么去了呢？他向弗瑞契维希进发了。尽管作为一个村庄弗瑞契维希不足挂齿，但在努塔眼里它非同小可，因为这儿住着佩赛勒，弗鲁门特（瑞布·余德尔的妻子）的姑姑，她与弗鲁门特的一个女儿同名。上帝赐予这位佩赛勒无穷的财富，有个棕仙①住在她家的地下室里，他为他们带来了上帝的赐福。

然而，她还继续装着很贫穷的样子，吃的、穿的、住的和那些穷亲属没有两样。棕仙来之前她是什么样，现在她还是什么样，正如我们的圣哲所说：“尽管农夫会成为国王，但他不会丢掉挂在脖子上的麦秸篮。”这位佩赛勒要到布洛德祭奠祖先时，她就和她的侄女弗鲁门特以及其他穷亲戚住在一起，并照着村里人的习惯，自己用篮子带饭。

自从棕仙住到她家以来，人们在她身上只发现了一个变

① 棕仙：传说中夜间替人做家务、施善行的仙客。

化，那就是她的两耳都失聪了。人们很难和她对话。谁也不知道是棕仙叩击墙壁的声音把她震聋了，还是其他什么缘故。她那瞎了一只眼睛的丈夫加布瑞尔也还过着从前他在哈绥默过的那种贫穷生活。每当空中乌云密布，他就手里拿把刀子来到村中的大街上，用刀子朝着乌云胡乱地舞弄几下，边舞边说些咒语什么的。当大地结出果实时，考虑到他的恩惠，农夫们便会给他送来些土产。他们对剃头匠和祭司都是这样的。

长话短说。努塔来到弗瑞契维希的佩赛勒家。他把马停在窗前，从车上下来，叩开了佩赛勒家的门，他欢快地叫着："上帝助你，佩赛勒姑姑，我姑父加布瑞尔在哪？愿平安与你同在，愿你与平安同在！我给你们带来了你们想见的人。"就在这时，瑞布·余德尔也进了屋，把行囊放在桌上，他们高兴地面向主人说："愿神灵降福给我们，"并伸出手向他姑父致意，随即握住那原本握在他姑姑手中的手，这样，她就握不到那只她希望握到的手了。他还朝佩赛勒的孙儿们笑了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能把手伸进我的腰带，我就一一与你们握手，也向你们致意。"

然而，瑞布·余德尔的亲戚们却没有给他好脸色看。他们既没表示想见他，也没摆张桌子；既没有做饭前感恩祈祷的准备，也没让他坐下。相反，他们愤怒地盯着瑞布·余德尔脚下的那块地方。但是，上帝挡住了瑞布·余德尔那智慧的眼睛，使他无从看见主人恶狠狠的目光，他还按着老习惯，依旧和颜悦色地待人。他一会抱起一个孩子，对他说："告诉我，今天你都学了些什么？"一会又抱起另一个孩子，问道："这个星期该读哪一章？"

至于努塔呢，他一进这间房子，就把自己当成了这家庭中的一员，看到火炉上放只锅，他就把锅盖拿起来，看看里面煮

些什么，看到一串大蒜挂在那儿，他就掰下一只，就着他的面包吃。但孩子们却开始用指甲掐他的手，最后，把他的两只手都掐成了两了筛子。他们还边抓边叫着："奶奶，奶奶，这个犹太人偷我们的大蒜吃。"要不是他们在捣蛋的话，努塔会享用更多的美味呢！这时，瑞布·余德尔开始觉得骨头发凉，尽管进屋之后他还没把斗篷脱掉。他情绪低落，舌头也僵硬得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在心中祈求上帝能创造个奇迹，让他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那时，天色开始变暗，屋子里暮色朦胧，瑞布·余德尔洗了手，开始为下午的祈祷作准备。他会含糊不清地咕哝着祈祷文，还不时地呻吟两声，想引起主人的注意，然而，他却好像是和聋哑人呆在一起似的。加布瑞尔会不时地用他那只独眼瞅上瑞布·余德尔一下，但还没等瑞布·余德尔来得及和他搭上话，他就把目光移到别处去了。忽然，瑞布·余德尔记起了他妻子弗鲁门特的话。她说："等你到我姑姑佩赛勒家后，你就冲着他们大叫：'听啊！上苍，我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你们却视而不见，难道她不是你们的骨肉吗？难道你俩不是都随祖母叫同样的名字吗？如果你不来帮我的话，我就要把先祖从坟墓里召唤出来啦！'"

瑞布·余德尔自语道：哀哉，弗鲁门特！哀哉，佩赛勒！哀哉，余德尔！不论你告诉还是不告诉她弗鲁门特所说的话，你都是多么的不幸啊！然而，他想起了把女儿送到婚礼的华盖之下这一伟大的诫命，就自忖道：完成诫命的功劳将于我有益。于是他立即对佩赛勒说，他的女儿到了婚嫁的年龄，而她们连一枚硬币都没有，因而，他为了婚礼的华盖而进行了这次游历。他还说弗鲁门特让他到她姑姑家后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的姑姑，毫无疑问，她不会袖手旁观而会伸出慷慨的援助之手的。为了

这一缘故，愿万能的上帝成全他们的一切好事吧。

瑞布·余德尔一开口，佩赛勒就把右手放在耳朵上，做成个喇叭状尖叫着："加布瑞尔，加布瑞尔，他说什么来着？"加布瑞尔对她说："愿上帝让我们的冤家立即闭上嘴巴，我怎么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接着，佩赛勒又把手放到右耳朵上，做成喇叭状，尖叫着："余德尔，他说了些什么来着？"于是瑞布·余德尔把加布瑞尔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佩赛勒点着头说："对，他说的对，他说的对。"

这时，努塔插话了："我知道外人没必要搅和他人的家事，但是，就是我闭上嘴的话，墙里的石头也会大声叫喊的。这难道合适和公正吗？你们的亲戚要嫁个长大了的闺女，而你们却视而不见，你们只消拿出棕仙一夜之间带给你们的东西即可，而他也就可以一下子把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了。"这时，加布瑞尔朝努塔眨了一下他那只独眼，努塔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声吵吵对棕仙不利。于是，他就继续低声说道："我要再说一遍，我问你，你们为什么对你们的穷亲戚视而不见？托你们的福，如果你们给他一个夜晚所得的货物，他和他的妻子弗鲁门特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就能从他们躺着的地上站起来。我知道棕仙的魔法，尽管他是个小孩，可他一年十二个月，恕我直言，每个夜晚都能送来多于十个犹太人和二个异教徒所能带来的东西。"

佩赛勒又把手放在耳朵上，做成喇叭状，问加布瑞尔："你们都在谈些什么？"加布瑞尔对她叫着："问问他们吧，别问我。"努塔就把嘴对着佩赛勒的耳朵大声说道："佩赛勒，我正和你俩谈着你们家的小棕仙呢。"佩赛勒用两只眼睛盯着努塔，好像要把他看穿似的。她问努塔："我们家有什么？有老鼠！把你们的醉鬼爹挺在它们身上，免得它们咬你的脚板底。"

听到这话，努塔磅得发抖，瑞布·余德尔起身问他："怎么了，努塔？"努塔回答道："即使他们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给我，我今晚也不会住在这儿了，这样的亲戚比野兽还歹毒，人们说富人都是猪猡，这话一点不假。我起身摘颗大蒜，那帮小子是怎样用指甲掐我的，这你都看见了吧。有其祖母，必有其孙儿。佩赛勒，愿她的母亲把她的灵魂带走！一直在教他们怎么作恶呢。"

但是，瑞布·余德尔对他的亲戚们还怀有敬意，他说："那些客人们有多少优越之处啊！他们可以用钱财来资助慈善事业。因而，人人都该敬重富人。尽管你熟读《托拉》，严守诫命，就像亲王犹大拉比一样，你也应该敬重富人呢。喂，你看看富人的伟大之处和值得称道之处吧，上帝亲自选他们为使者，赐予他们金银，如果上帝很看重他们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敬重他们。"

努塔回答道："我起誓，瑞布·余德尔，上帝并不知道该给谁，不该给谁。"

瑞布·余德尔说道："快别说这样的话了！财富的确会使心灵空虚，正如《申命记》①中所说的那样：'你的牛羊增加了。'下面接着写道：'而你的确忘了你的心灵也被悬空了。'所罗门在他的《箴言》中说道：'免得我丰衣足食，忘了自己，问谁是上帝？实际上，这种事情当属考验之列。如果我最终要参与其中的话，那我话未尽就会身先亡的，在《父辈的伦理》中，很早以前拉比阿奇巴就说过：'上帝典当式地给予了我们这一切，并为世人撒下了一张网。'谁没丢掉他的典当品、并

① 《申命记》：希伯来《圣经》的第五卷，亦是《托拉》中的最后一卷。主要内容是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摩西向族人的三次训示，总结了《托拉》中前四卷的主要律法条例。

能寿终正寝，谁就是幸福之人。我们还要对上帝心存什么不满呢？”

就在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弗瑞契维希村，朝乌希尼方向驶去。但是，这一天没结束，他们的麻烦好像也不能结束。他们原打算天黑之前就赶到乌希尼的，而这时天已黑了，他们还未踏上通往乌希尼的大道呢。我不知道乌希尼离弗瑞契维希有多远，但我知道他们是紧挨在一起的。然而，他们还没走多远，那两匹马就走下了道。努塔下了车，想把马赶上正道。这时，他却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于是，他和两匹马一起站在黑暗中东瞅瞅西望望。他朝天空望去，天上却没有星星，他朝地上看看，地上没有道路。于是，他就开始张开鼻翼嗅嗅路，伸出双手探探路。就在这时，马鞭子又从他手里滑落了。他弯下腰去拾鞭子，而缰绳又掉了，当他起身抓缰绳时，两匹马早已逃之夭夭了。

努塔立即高声叫着：“瑞布·余德尔，快抓住马嚼子。”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什么也看不见啊！”瑞布·余德尔叫道。

正当他们站在那儿束手无策的时候，一簇亮光出现了，努塔找到了鞭子，上了车，勒住缰绳，把马朝着亮处赶去。但是他们一接近亮光，亮光就移开了，努塔赶着马飞跑着去追赶亮光。但是，每当他们要靠近它时，它就移开了。他们只赶上了三四次，而每一次那亮光都不断地在他们的前面移动。

你我都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鬼火，你就是整整追逐它一整夜，到天亮时你却会发现你还在原地没动。努塔意识到这肯定是鬼火，他们追得越远，上的当就越大。于是，努塔说：“等天亮了我们再走吧。”显然，努塔还没傻到要把自己当成傻瓜来戏弄的地步。他站在那儿东瞅瞅西看看。空中星月皆灭，

一片漆黑，狂风一个劲地刮着，两匹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它们也不认得路似的。瑞布·余德尔坐在那儿吓得直哼哼。

想到野兽可能会突然从树林中窜出，瑞布·余德尔就联想起《塔木德》某一页中想到的狼、狮、熊、豹、黑豹和蛇什么的，又想到《塔木德》另一页中也提到了狮、熊、豹、黑豹、蛇之类的。瑞布·余德尔感到非常恐惧，就呻吟起来。其原因是，他的心灵因不再恐惧上帝而留下了空缺，这个空缺却要有恐惧野兽来填补。

瑞布·余德尔因为两件事而感到非常伤心；一是那则关于胆小鬼的故事，这则故事见于本哈雅所著《心灵之义务》中关于《上帝之爱》的那一段，说的是一个虔诚的人，怎样遇见一个躺在森林里的胆小鬼的事。

这个人向胆小鬼问道："你睡在这种地方，难道不怕狮子吗？"他回答道："要是上帝一旦知道我不怕他时，我应该在他面前感到惭愧。"接着，他讲了关于哈西德信徒瑞布·乌利，那位斯特莱利斯的撒拉弗① 的故事——

人们传说有一次瑞布·乌利在午夜的黑暗中赶路，而这时他的马却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再也不肯挪动一步。于是车夫下车来看看马是何以驻足不前的，却发现一只大熊立在他们面前，车夫吓得大叫了一声。瑞布·乌利让车夫别害怕，然后从车上下来，走到大熊面前。他把头上的帽子举了起来，熊就立即逃掉了。接着，瑞布·乌利对车夫说："别把这看作什么征兆、奇迹。因为《托拉》的《创世记》中这样写道：'对你的畏惧必将超过对世界上所有野兽的恐惧。'如果你不毁掉你心目中上帝的形象，那你就没有理由害怕野兽，或者正如《父辈的伦

① 撒拉弗：犹太教经籍中所记载的一种天使，有两对翅膀，在上帝的宝座旁侍立。

理》所说的那样：‘生物赏识的人，那么全能的上帝一定也会赏识。’‘生物’这儿指一切活着的东西，包括动物。如果他们认为哪一个人不错，这个人也不是他们的仇敌，那么这就是一个征兆，表明圣灵对他也很满意。”

这时，瑞布·余德尔呻吟了一声，又自语道：“余德尔，你这个胡编乱造的家伙，趁早别再想这些无稽之谈了，因为据说每个犹太人都必须知道并永远铭记在心：他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前也没有过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世上早就有了他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也就用不着活在世上了，既然世上的每个人都各具特质，并要制订好自己在世间的生活标准直到整个宇宙都靠犹太人给统治好为止，而且，正直的弥赛亚将迅速地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正如瑞布·乌利所说，乌利并不惧怕他将因不像亚伯拉罕或其他圣人们而受到审判，但是，我确实担心我将因不具备乌利所具有的品行而受到审判。”

就在这时，努塔来回踱着步，用力搓着手，怕把手给冻僵了。他像只熊似地咆哮着：“加布瑞尔那只独眼是怎么看人的！但愿老鼠、他的老婆佩赛勒和他的子孙们一起把他啃干净。他们都是些猪猡，甚至不让我们在他的屋里喘口气。他们自认为已抓住了幸运之足，依我说，棕仙说不定哪一天会突然离开他们，把他们的好运也都一起带走呢。我活这么大了，还没见过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我起誓，哪怕一个异教徒也会为我们安排住宿的。

“有一次我顶着暴风雪赶车。在路上，马停了下来不肯再挪动半步。处在我的位置，任何人都会抓起鞭子把马揍个半死，但是，我明白，它们需要的不是鞭打它们的鞭子，而是把它们从雪中拉出来的牛。于是，我立即下了车，对乘客说：‘我要去找人帮个忙，你们当心别睡着！要是睡着了的话，你们就会

冻死在雪地里。’我四下张望，我能告诉你什么呢，瑞布·余德尔？除了那绵延不断的茫茫白雪之外连一间房子或房子的影子都没有。我抬起了头。瑞布·余德尔，你听我说，那雪不容我抬头。你一抬头，鹅毛大的雪片就会飞进你的眼窝，你若不动，地上的雪就会没了你的膝，天上的雪就会盖住你的头。

“于是，我抬起腿，拼命往前跑，直到我看到雪地里闪着一束灯光为止。循着灯光，我来到一户人家。进了屋，我看见男男女女的异教徒正在喝酒作乐。原来，这家的女主人即将分娩了。我进屋后，她就生了男孩。我对他们讲了我的遭遇，听后，这家的男主人立即起身，对我说：‘看在这个犹太人给我们带来了儿子的份上，我要去帮帮他。’他立即牵来了牛，主人和他的乡邻们就去帮我把车和马从雪中拉了出来。然后，他们套上牛，把我们拉到主人家，给我们端来了白兰地外加蜂蜜酒。好了，好了，不用多说了，那是一个飘溢着酒香的夜晚……”

但是，没等努塔来得及赞美他那天晚上喝的各种酒，他们就突然看见一簇亮光。这次不是什么游移不定的鬼火，而是固定不动的亮光，努塔立即上马，把马头转向那个方向。那亮光越来越近，最后来到一座房子面前，努塔说：“感谢上帝，感谢我们的主，感谢他再次怜悯他的创造物，把他们带到一个休息的地方。”

但是，瑞布·余德尔记起了许多旅行者的故事。故事说：旅行者在漆黑的午夜走迷了路，突然他们看见前面有座房子。进了屋，他们发现男男女女正跳着舞，做着各种有失体面的事情。原来，这间房子是恶魔聚会的地方，愿仁慈的上帝解救我们。一想到这一点，瑞布·余德尔就不敢进屋，害怕那一切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但愿这一切不会发生！——于是，他提起斗篷的领子做好战斗的准备。

这时，努塔正摸摸索索地寻着房门，他对瑞布·余德尔说："托您的福，瑞布·余德尔，这是家犹太人，我倒希望加布瑞尔眼睛上能有门柱圣卷那么大的一个肿包块呢。"

努塔开始敲门。但门没开。他又敲了一次，门还是没开，于是，他拿起一块石头砰砰地砸门。最后门开了，屋子的主人手里拿根蜡烛出来了。他们立即认出了对方，努塔认出了加布瑞尔，加布瑞尔认出了努塔。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一旦光顾某地，必定再次重游。

天一亮，努塔就再次向乌希尼出发，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到了那里。努塔高举双手，赞美和感谢神圣的上帝，是他把他们从歹毒的房东那儿解救了出来，结束了那一夜的恶梦，并把他们带到一个居民区。瑞布·余德尔对努塔说："很高兴我们到了这儿，愿上帝显灵，让我们看到'换个地方，换个运气'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努塔回敬道："要不是你耽在路上讲故事，我们昨天就到乌希尼了，也用不着一整夜都在原地方打转转了。"

瑞布·余德尔说："瑞布·努塔，你把讲述《托拉》叫做编故事？这真令我吃惊。"

努塔反驳道："你的话不是空谈还能是什么呢？喂！你学《托拉》，别人也学《托拉》，那么什么使得你们大家闲聊个没完？如果我们碰巧有两部《托拉》，这样，是不是你学这一部而他们学另一部呢？恰恰相反，你们一直在学的是同一部《托拉》。因而，他们知道的你也知道，你知道的他们也知道，你们干吗还要为这正反、反正都一样的事争论个没完没了呢？或许，你路上讲的那个一只眼睛的布道士也能算作《托拉》的内容？"

"你说的对，"瑞布·余德尔说，"我为此已受到了惩罚，上帝说：'余德尔，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拿一只眼睛的布道士

的故事来锻炼你的机智吗？好吧，我就给你准备一个这样的倒霉鬼吧。'现在，努塔，我请求你不要再提弗瑞契维希的事了，至于我呢，我也要把这件事从心中连根拔掉，这样我就不会对我的亲戚心存什么恶意了。”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一路上谁也没提在弗瑞契维希发生的一切。这倒不像努塔的为人了，因为，为了发泄他的愤怒，努塔常常喜欢讲述一些过去遇到的麻烦和烦恼；这也不是瑞布·余德尔的风格，他也常常喜欢谈论麻烦和烦恼，因为这样他就得以再次论及上帝拯救生灵的功德了。

这时，努塔勒紧缰绳，打着口哨让马停住。他从车上下来，对瑞布·余德尔说道：“瑞布·余德尔，抬抬腿，下车吧。”就在他们说话的工夫，一个人走来向他们致意，并邀请他们到他家里去做客。这个人给他们拿来了些白兰地和各种各样的饼子，还做了感恩祈祷。晚上，他还摆饭招待了他们，并为他们准备了床铺。这个人叫瑞布·约姆·托夫，他的第二个妻子是瑞布·耶拉麦尔导师的女儿。他们家有个习惯，那就是，为来访的客人和过路人摆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而这块台布是从不拿掉的。

看到瑞布·耶拉麦尔导师的女儿子孙满堂，幸福而又满足，努塔感到多么吃惊啊！因为听了瑞布·耶拉麦尔放弃金钱的故事之后，努塔猜想他的女儿们一定都伴着黑色的华盖离了人间。因为凡是处女，死后人们都要为她准备一顶黑色的华盖。但是，感谢上帝，上帝会根据人们完成诫命的情况来对待他们的。这就是《先辈的伦理》中的那句话——执行诫命本身就是一种奖赏——的意思所在。瑞布·耶拉米尔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瑞布·耶拉麦尔的女婿告诉他们：我岳父，耶拉麦尔，愿他在天国中安息！从不知道看重金钱。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事业

比那些为了追逐金钱而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者的事业还要兴旺。你们既是从巴尔提尔家来，就肯定知道点关于我岳父的故事。因为巴尔提尔喜欢讲他的故事。那么，我要告诉你们我岳父两手空空从平克维兹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长话短说，他回到家后，连根牛毛都没带回来，他妻子就问他："耶拉麦尔，钱哪里去了？"

他说："你不是让我拿去买了牛吗？"

"是的，但买的牛呢？"她反问道。

他回答道："如果我遇到桩比买牛更好的买卖，难道我不该把钱投进去吗？"

"是什么好买卖让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

他机智地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了。事情的真相一点也没告诉她，就像那些私下里进行慈善事业的诚实人一样。他很巧妙地回答了她的问题，比如，当她问他："你是不是把钱拿出去放债了？"

"是的，"他回答道。

"你是不是把钱借给了主人？"

"是的，"他回答道。

我岳母以为他所说的主人是指村里的地主，而实际上他指的是万物之主——上帝。于是，她展开了想象：幻想那笔钱会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最后，她都为此而着了魔。邻居家的女人们都说她那张脸就像张放债人的脸。时隔不久，媒人就开始登门提亲。最后他们把所有的女儿都嫁了出去，也包括我的妻子。以这种方式，我岳父，愿他在天国中安息！看到了执行诫命给他带来的奖赏。不仅如此，耶谢尔也用实物还了耶拉麦尔的钱，像什么家禽呀，鸡蛋呀，黄油呀，奶酪呀，还有足以给他做件狐皮大衣的狐狸皮。最后，他的女婿们也搞明白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但那时一切都木已成舟。

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长话短说，瑞布·约姆·托夫摆饭招待了他们，又给他们准备了床铺，瑞布·余德尔躺在床上，伸直了身子，用被子蒙住了半张脸。做了晚祈祷后，他就想早点入睡，因为昨天晚上他一夜也没合眼。但是，他却睡不着，他的眼睛是闭起来了，但他的大脑却还很清醒。他越是闭紧眼睛，就越是觉得他的睫毛就像滚烫的钢针一样。

根据先圣迈蒙尼德①的规劝，他一开始是侧身朝左卧，这样睡着不舒服，他又侧身朝右卧。但是，唯恐违背了贤人的话，他又转身朝左卧。这样他在床上不断地翻来覆去。后来，为了兼顾左右两侧，他干脆平躺着算了。他多想能睡着啊！但上帝却把睡意从他眼中赶走了。整个晚上独眼龙加布瑞尔都在用他那只忽闪忽闪的独眼看着他，突然这时独眼又长在了他的额头中央，就像那些额头上长着一只眼睛的岛上居民一样，这只独眼在瑞布·余德尔身上到处扫描，直到扫遍了全身的各个部位。

不管谁处于瑞布·余德尔的位置，都要给吓坏的，但是瑞布·余德尔默想着关于眼睛的各种传说，比如在《父辈的伦理》中就有这么一句话："知道头上长着什么吗？——一只看东西的眼睛"。在《塔木德》中，有一则关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故事，据说他得到了一块圆骨头。他用这块圆骨头称家中的金、银，斤两丝毫不差。他问圣人这是什么？他们说："这是个人的眼窝，它总要知道更多的事物。"他又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这是眼窝的呢？"他们说："不信你就抓把泥土把它填满

① 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神学家、哲学家。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出身医生，后定居埃及。他努力促犹太教与其时的科学，哲学相协调，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编著有《犹太教法典》、《困惑指南》等，被犹太人称为是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之后的"第二摩西"。

看看。”他照着圣人所说的做了，果真，秤杆抬起了头。

于是，为了生发忏悔之心，瑞布·余德尔竭力想象自己手里抓着一把泥土。这时，他突然发现整个世界被白雪覆盖了。马站在雪地里，纹丝不动，马车夫正大声地呼救着，而他的两腿都陷进了雪中。他拔出一条腿，另一条腿却陷了进去，他拉出那条腿，这条腿又陷了进去。从雪地里挣扎出来之后，他来到了佩赛勒的家。尽管瑞布·余德尔留心不要再想起这件事，但当他的思维自行其事时，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各种各样的想法都钻进了他的脑子。他自语道："弗鲁门特要是问我是否拜访了佩赛勒，我跟她怎么说呢？上帝不容我说他亲戚的坏话。于是，他竭力想些其他事情来打消关于佩赛勒的种种想法。但是，他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就把自己交给上帝了。那些信任上帝的人永远不会感到羞愧的。他蜷缩起身子，不一会就睡着了。瑞布·余德尔从这一觉中获益匪浅。他的四肢不再酸痛，大脑也重新获得了平衡，不再想入非非。瑞布·余德尔一直在纳闷：但愿这一些不曾发生！《塔木德》中，圣贤们曾说："夜晚仅仅是为了睡眠而创造的。”而他却难以入睡。而且，他还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一生只呆在一个地方，却能得到上帝赐予的一切，而他呢，却一无所有，不得不离乡背井。如果非得离乡背井不可的话，那他为什么又要如此颠沛流离——今天和这个人住在一起，明天又和那个人耽在一起呢？况且，他们当中有些是自私自利的小人，甩手不管慈善事业。这里，他又不得不向先知以赛亚①，那位天生的智者，提出质疑了。以赛亚说过："所有的人都是正直的人。”诚然，《托拉》是世人生存

① 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的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以赛亚书》，是希伯来《圣经》中著名的先知书。他对社会弊端有深刻洞察，因而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了神学的和理想化的憧憬。

的指南，世人按照《托拉》阐述的一些原则走着自己的路，而且，所有的灵魂都源于《托拉》中的文字，《托拉》中的有些文字是毫无联系的，有些文字则是言于此而意及彼，也就是错乱了位置。因此，那些灵魂源于位置恰当的文字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正在前面等着他们，而那些灵魂源于位置不当的文字的人却发现他们的生活离他们很远。他，瑞布·余德尔的灵魂一定是源于经文中错了位的文字。这样，他就不得不通过四处跋涉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即使这样，瑞布·余德尔还是要向《圣经》提出异议，《圣经》为什么会说："你的人民都是正直的人民？"但是，这个异议与前面向以赛亚提出的质疑互相解答了对方，"你的人民都是正直的人民"是指全体以色列人，但不包括未被选中的部分。

同样，贤人们说过，夜晚仅仅是为睡眠而创造的，但他们难道不知道也有难以入眠的夜晚吗？但贤人们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想到这里，瑞布·余德尔又感叹道："贤人的话多么伟大，恰因那天晚上我睡得又香又甜。"瑞布·余德尔继续思索道："上帝以正义、公正和仁慈统辖着世界。他用不着对人类进行解释，因为他的行为将提供所有必要的解释。"任何处于瑞布·余德尔位置的人都可能会忘了这一基本点，明天还将继续抱怨上帝。但是，瑞布·余德尔把这事锁在心中。如果上帝真的要他飞来飞去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也是没什么好解释的，他永远不会问为什么。瑞布·余德尔的心灵从未遭受邪恶的扭曲，那天，他甚至欣然接受了那些招惹无穷问题和困难的事情。他这也只是按世人行为规范的标准去做的。

因而，当努塔带他上车之后，他并未这样问："我们和瑞布·约姆·托夫在一起不是很惬意吗？"而是默不作声就跟着出发了。

于是，瑞布·余德尔他们离开了乌希尼，来到了萨索夫。在这儿，长眠着萨索夫的圣拉比穆谢·莱伯，他是一位与天下人共患难的圣徒，他把世人视如兄弟。他过去常常自己掏钱帮助孤儿，并为他们治愈疔疖，裹上头巾。

关于他的美好传说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但既然我们讲的是婚礼的华盖方面的事儿，还是让我们选一个这方面的故事来讲吧。

在他还是个单身汉时，有一次，他碰巧在诵经房里听到一个穷人对他的伙伴说，他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但是却疯疯癫癫、相貌丑陋，他也没钱把她嫁出去。况且，他还知道，没有谁有能耐和她住在一起，因为她丑不忍睹。哦，要是有那么个小伙子给她戴上花冠，娶她为妻该多好啊！——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为她再也丢不起那张老脸了。这位圣徒就对媒人说："去告诉那个人吧，我要娶他的女儿为妻。"媒人说："你别开玩笑了。"因为圣徒是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出身高贵，仪表堂堂，又精通《托拉》，而那姑娘呢，半疯半傻、性情冷漠。他却说："愿你刚才什么也没说，我只有娶了她为妻方可罢休。"他父亲听到这事以后，责令他和她分手，为执行孝顺长辈这一诫命，他只得遵命了。

这个故事让瑞布·余德尔想起了那三个到了结婚年龄却还待字闺中的女儿们。他自忖道：我们的先哲在《塔木德》中说过："正直和圣洁的人死后比活着时更为伟大。"我要等找到了救世主才可离开他的坟墓。但是，为自己而求助于那个圣徒，他为此感到惭愧，因为人们说他过去常说，在我死的那天，住在萨索夫周围四里格以内而又没来悼唁我的人，将使我动怒于他。布洛德至萨索夫就不足四里格[①]远，但是直到目前为止，

① 里格：长度单位，在英美约为三里(浬)。

瑞布·余德尔还没去拜谒过他的坟墓呢。瑞布·余德尔说：那时我真傻，导致了以前的损失；那位圣徒，他生前是那么热爱以色列人，而死后，他将对他们动多大的肝火啊！

人们对听到的事要千万小心才是，以防也被算作《箴言》中所描述的“愚昧人是话都信”的那类人。仔细想一想，那位圣人对执行婚礼的华盖这一诫命怀有多么伟大的爱呀！一次，他曾为一对男女孤儿举办了婚筵，其间的婚礼进行曲使他十分欢喜。就在他尽情欢乐之时，他问道：“可以用这首曲子把我送进坟墓吗？”后来，乐手们带着乐器赶往布洛德犹太会堂。路上，拉车的马匹疾奔狂驰，停也停不下来，最终把他们带到了一片墓地。在这里，乐手们看到一群人正在哭嚎声中抬着一具尸体，准备下葬。他们问道：“这座城市叫什么？死去的人又是谁。”这些人回答道：“萨索夫是小镇的名，离我们而去的是萨索夫圣洁的拉比。”这时，乐手们想起了那位圣徒所说的话，记起了在那对孤儿的婚礼上演奏的曲子。教区委员会就在墓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乐手们可以当场演奏婚礼进行曲。于是，他们就在他的坟前演奏了那首曲子，遂了他的心愿。

努塔看到瑞布·余德尔坐定会堂诵经房里面只等着听故事而忘了此次旅行的目的时，就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把萨索夫从他脑子里赶走，这样他就不会再为这些琐事而烦恼了。”于是，他套上马，把瑞布·余德尔弄上了车，朝一个叫做科尔托夫的村庄驶去。这个村庄(希伯来语的意思是“都是好人”)的确名符其实。每个犹太人都十分友好地款待了他，为他提供住处、食物和钱财。然而，瑞布·余德尔却还不断地为离开萨索夫而惋惜不已。他抱怨道：“努塔，对你来说目前这一切都是好极了，但对我来说，在萨索夫要比在这儿强多啦。”

然而，努塔对瑞布·余德尔的话并不太放在心上，只是把

瑞布·余德尔的手杖递到他手里，说道："瑞布·余德尔，来让我们着手完成婚礼的华盖这一诫命吧。"他陪着瑞布·余德尔走东家、串西家，没有哪一家是不执行殷勤待客这一诫命的。至于努塔呢，他实践了《米德拉西》中的话："如果对主人有利的话，那么对我也有利。"离开了科尔托夫，他们又来到了莫那斯曲克，这也是一个犹太人居住村。村民们都向他们投以热情的目光，因而他们就可以随时(甚至在同时)与会众一起做祈祷了，就像在大城市里一样。瑞布·余德尔在村里呆了几个小时，村民们对他倾囊相助。车夫也没浪费点滴时间，这儿吃一顿，那儿进一餐，他那两匹马也吃了个饱，用不着节食。

离开莫那斯曲克后，他们又去了贝尼夫。这个村有个闻名遐迩的妇人，名字叫做底波拉。她穿着皮袜子，抽着大烟斗，还经营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白兰地酒厂。她待人热情、周到。我们早就听说过，普莱米斯雷的拉比梅厄声称，他们在天堂中都很敬重她，并宣称贝尼夫的白兰地是一流的；他们对天上或地下的事无不知晓。

从贝尼夫出发，他们又继续向贝尔克明的犹太会堂出发。贝尔克明是一个小镇，只有很少的几个犹太人，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但非常团结。离开了贝尔克明，他又去了依希克维兹。从依希克维兹出发，他们来到了阿莱斯克村犹太会堂。阿莱斯克过去曾是个军事重镇，由上帝的使徒，盖奥的正直拉比约瑟统治，他在自己所著的《约瑟之财富》一书中留下了他对人类的祝福。离开了阿莱斯克，他们又去过切瓦托夫、赞霍雷兹和耶谢那夫。耶谢那夫是个富庶的大村庄。离开了耶谢那夫，他们又朝沃勒切村出发。一路上到处坑坑洼洼，把马蹄上的蹄铁都给折腾掉了。离开了沃勒切，他们又朝一个叫普里斯克的地方前进。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达普里斯克，但他

们却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整个普里斯克造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住了两家守林人，他们都是些歹毒之人。感谢上帝，他使瑞布·余德尔竟遭了恶狗的撕咬。

孔雀原打算朝狗肚子上踢上两脚，把它们的肠子给踢出来，但是象牙对它说：“孔雀老弟，不要多管闲事，以免遭到和老鼠一样的厄运。”“什么厄运？”孔雀问道，于是，象牙开始向他讲述——

老鼠和公鸡的故事

从前，一只公鸡和一个犹太人住在一起。公鸡生活富足，样样不缺。然而，它整日却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从没有过笑脸。夏末，当以禄月[①]即将来临时，它的心事更重了，只要一打鸣，它就非哭得个泪流满面不可。当时，这家还住着一只老鼠。老鼠问公鸡：“家禽之王啊！何为什么这么悲伤？如果说缺食物的话，那食物总是等着你的，如果说缺住处的话，你是和主人住在一起的。但是，尽管你什么都不缺，你却总是郁郁不乐，胆战心惊而又垂头丧气，这就像一只痃瘾不堪、孤立无助的倒霉蛋一样。”

那公鸡说：“耶利米[②]是不是说过：‘那些相信人的公鸡都该死，’而以利户却对约伯[③]说：‘公鸡头上是否有个天

---

① 以禄月：犹太历月份名，被掳后始用此称。在犹太教历中为第6月，在犹太民历为第12月，相当公历8—9月，计29天，时值夏季，收获葡萄、枣、无花果等。

② 耶利米：希伯来先知，约生活于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其言论辑成著名先知书《耶利米书》。

③ 以利户、约伯：均为希伯来《圣经》人名，两人曾展开辩论，见《约伯记》第32—37章。

使——千里挑一正直的律师——去将他的正直与诚实禀告给人类呢？’看到主人把祈祷书拿在手里时，我觉得他们话语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为什么呢？只因《祈祷规范》中有一段‘人之子’的祈祷。每当他于赎罪日前夜做祈祷时，他就抓只公鸡在头顶上转几圈儿，说道：‘这只公鸡要上西天了，把它递给屠夫。’耶利末都为我感到悲痛：‘我是只饱经苦难的公鸡啊。’”

老鼠对公鸡说：“但是，大卫王(愿他在天国中安息！)在《诗篇》里都曾说过：‘哪只公鸡能永生而不死呢？’约伯同样也说过：‘公鸡将要死掉和消亡。’只要你还没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你怎么会离开呢？我起誓，你还没死呢，因而你要像只真正的公鸡那样，挺直腰杆，相信上帝，正如耶利末所说的那样，‘信任上帝的公鸡会得到祝福的。’《诗篇》中也说，‘信任上帝的公鸡会得到祝福。’你将实践约伯的话，公鸡该活多久你就能活多久。如果你确实信任我的话，我会把你从人类设的圈套中解救出来，正如约伯所说的那样：‘帮助他免陷深渊，我找到了赎救的办法。’”

公鸡问：“你如何才能把我从人类之手中解救出来？”

老鼠说：“你一生中难道从没听说过我父亲是怎样对待狮子——那被人类束缚和监禁的野兽的吗？我父亲咬断绳索，放了狮子。我父亲为百兽干的事，我也能为百鸟之王的你干成。但是，我要求你倾听我的忠告，就像约伯所说：‘让聪明的公鸡听听我的忠告吧！’”

公鸡自语道：奇迹该发生的时候就让他发生吧！我要倾听他嘴里吐出些什么。他问老鼠：“你将怎样解救我呢？”

老鼠说：“家禽之王啊！新年之前的忏悔晚祈马上就要来临了。人们起身去会堂时，我就将所有的祈祷书都给吃掉，一

个字也不留。”

公鸡惊讶地叫道：“哦，我的上帝，我期待着你的拯救。”

忏悔晚祷的时候到了。主人去了会堂，家里空无一人。老鼠就从鼠洞里跑了出来，把祈祷书通通给啃光了。而就在这时，一只一直监视着老鼠的猫一下子扑到老鼠身上，把老鼠吃掉了。

—

听了老鼠和公鸡的故事之后，孔雀就不再插足他们的争执了。而且从此以后，它再不多管闲事。从普里斯克出发，它又去过泽瑞特希、希尔特施兹和波特沙华村。在波特沙华，努塔差一点用半价买了个雪橇。情况是这样的：有个异教徒要娶妻，于是他就变卖些家产，想弄些钱买些白兰地。那努塔又为什么没买成呢？原来他查了历书，根据历书的预言，那年的冬天不会下雪。可他没有发现历书编纂者早已明确地写着：“但是，上帝能按自己的意志办事，故也能改变季节和时序。”因而，编纂者可以原谅努塔给他们带来的耻辱。

我们不知道他们以后的旅途情况究竟如何。因为他们该是去凯德尔比希和杜比亚了。但是，当我们再次遇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去佩德考明的路上。那两匹马已经习惯于加快步伐往城里赶，因为在城里，瑞布·余德尔往往要呆上一段时间。这样它们就可以休息休息了。这样看来，他们是为了自己才走错了道。

努塔勒住马，朝波德波尔尼出发。离开波德波尔尼村后，他们又来到了维德黑村。该村树林中部有一座大石头房子，圆圆的，像顶帽子，屋子没顶，但四壁十分坚厚。旁边还有三间小屋，这座房子被称为“圆形客店”。在那间房子里，过路者只能睁着眼睛睡觉，因为谁也不清楚自己的牙齿是否会被人从

他们的嘴巴里偷走。

如果我们要把那天晚上努塔和他的马在客店里的遭遇都和盘托出，那我们永远也别想讲完。那天夜里，他们都入睡后，盗贼来了。他们在外面把门锁上，把马牵出了马厩。房子没顶也能创造个奇迹，因为努塔意识到出事了以后，就爬到墙顶，从墙顶一下子跳到盗贼的背上。盗贼们吓得丢下马逃走了。于是，努塔套了缰绳朝沙特尼兹村出发。这是一个位于高地上的大村庄。村里居住着犹太人。他们在这儿歇了歇脚，喝了些热汤，又继续出发，途经平凯夫兹，后来到了佩德凯明。

第　六　章

城里人／关于智慧的一次辩论／对没能令参加宴会者满意的宴会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努塔起身喂马，瑞布·余德尔进了诵经堂做下午和晚上的祈祷。村民们以犹太人特有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了他。瑞布·余德尔打开了阿普塔那位拉比的信。一看到信，村民的眼中都流露出了欢喜和友善，而且，瑞布·余德尔的穿戴对他也大有好处。正如拉比约哈南在《塔木德》中所说的那样："服饰给你带来尊重。"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每个人都各尽所能捐赠了数目不等的钱款。瑞布·余德尔还特别受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村民的热情款待。他就是敬畏上帝的瑞布·曼希·塞盖。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自从进入成年以来，他就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单独存放在一个小箱子里，而且专为这笔钱款记了帐，帐上记有他所计算出的收支细目，并由这笔钱的主人——上帝明证。每年他都制定一份精确的帐目，不管是对一枚硬币还是对一百枚金币都一样认真仔细。因为，他认为这钱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上帝的。而他自己呢，仅是掌管这份财产的理财人。

因为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是阿普塔那位拉比的追随者，

他们很荣幸为瑞布·余德尔提供吃住。他们还列了一张村里有钱人的财产情况表，这样，瑞布·余德尔就不用劳驾他的腿去拜访那些捐不出钱的人家了。那张表把所有的富裕户都列了进去，甚至包括那位启蒙主义者赫谢尔。这位赫谢尔本该取瑞布·曼希·塞盖的女儿为妻的。但是，他走了错路以后，就成了光棍一条，而且成了一个不遵守诫命的人。

村里的年长者对年轻人说："年轻人，我们对你们很不满意，因为你们把赫谢尔与那些敬畏上帝的村民们列在了一起。"

年轻人说："我们对你们年长者很不满意，你们是不是想剥夺瑞布·余德尔的权利？"

年长者对年轻人说："你们怎么能与那个穿着短袍不屑顾及诫命的人互相来往呢？"

年轻人说："他的衣服可能是短的，但他的口袋是满满的，而且在执行有关待人接物的诫命方面，他比许多正直的人还要虔诚呢。"

长者反驳道："《密西拿》中不是清楚明白地写道：'你们决不应该穿一件由多种料子做成的衣服，哪怕不只十个人穿呢，甚至也不应该让它通过海关。'而你们却要瑞布·余德尔去接受那个人的钱！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瑞布·余德尔想带你们到赫谢尔家去，而是你们自己想去看看一个戴无沿圆帽的人是怎样学《革马拉》的。可得当心，他的异端说教。"

（年长者已经找到了一条有关海关的行文，因为佩德凯明靠近边界，这儿有许多走私者。但是，大多数居民还是真心敬畏上帝的。我就知道这儿的许多住户他们在新月节①那天碰都不碰交易的商品。）

① 新月节：犹太阳历新月初开之日，即每月初一日。

但是，这位启蒙主义者赫谢尔住在城外一个异教徒居住区，因为，他认定由于他的坏名声，住在城里是不可能的。他孤身一人，独守空房，没有教友，没有妻子。他身着短衣，尽管他的衣服不长，但却遮盖了当时正直的人们归纳出的服装方面的所有缺点，而且，他与那个时期的启蒙主义者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互通信件。这些信件虚夸、空洞。这又增加了他那份自负和精神苦恼。

两个年轻人陪着瑞布·余德尔来到了这位启蒙主义者家中。他问这两个年轻人："你们是谁家的儿子？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两个年轻人告诉他，这位瑞布·余德尔"有三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而他却准备不起嫁妆，阿普塔的拉比给了他一封介绍信，因为他是个善良的犹太人"。

听到这话，赫谢尔拍了拍手，叫道："凯丝，凯丝！"随即，一个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女仆走了进来。她留着一条像缰绳一般的长辫子，赫谢尔问她："Kashi, tzi to ladni zhid?"波兰语的意思就是："这是个善良的犹太人吗？"

他们从精神上进行交流，而他凭外貌与别人进行交流。这位哈西德信徒仪表堂堂，俊若约瑟。自从他长大成人之后，脸上的胳腮胡子从来就没有刮过。而为了把由鬓象征的判断能力和由胳腮胡子象征的仁慈品行结合在一起，他的鬓发和胳腮胡子又连成了一片。

女仆朝瑞布·余德尔看了一眼，吐了口唾液就离开了房间。瑞布·余德尔早就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来到了一帮被称为丑态女中间，这些丑态女为了捉弄他人，而依附于一个男子。

但是，赫谢尔让瑞布·余德尔放宽了心。他给了瑞布·余德尔一枚银币，并祝福他能找到像异教徒一样健壮并具有犹太人灵魂的新郎。

他一边读拉比的信，一边赞扬信的轻松自然文体。从信的文体上，他找到一个归劝年轻人的机会。赫谢尔对他们说："我的孩子，要留心学习知识，文体和语法，因为语法是人类的根本所在。人类在哪一方面强于其他的生物？毫无疑问在理解方面，在说话和写作方面，但是，如果他用词不精确，不合乎语法。那他无异于野兽了。正如野兽不讲究语法乱吼乱叫一样，他也不讲究语法乱吼乱叫。我的孩子，听我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做个真正的人。这样，所罗门·雅各所遭遇的事情你们才不会遭遇到。"

他们问道："谁是所罗门·雅各？他遭遇了什么事？"

赫谢尔对他们说："在我告诉你们所罗门·雅各的故事之前，我必须先告诉你们雅各的床的故事。"

他们说："那就快讲吧！"

他朝他们摆了摆手，说道："毫无根据的故事你们也想听吗，嗯？"他在椅子里舒展了一下身子，悠闲自得地讲起了：

所罗门·雅各的床

即使你见多识广，所罗门·雅各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也不会对你说："我起誓，你再也找不到比我这张床更贵的床了。"因为所罗门·雅各的床是犹太会堂中东边的那排长椅上的那个座位每年至少要收入两百金币，这样，当他躺上去，伸直身子以后，将要占用五个或六个位子。这五六个位子，每个都值二百多金币，你能有比这更贵的一张床吗？

会众什么时候使用这条长凳？当然，是在白天啰。一到晚上，雅各什么也不顾就去铺床。他是怎样铺床的呢？首先，雅各会拿出一床因使用太久而破烂不堪的床单，把它折好当成枕

头，然后，把衣服当成被子。刚开始，他还把裤子当成枕头，但是，当他读到《塔木德》中贞贤的言论："把衣服当枕头的人会忘记自己的学习"时，他就再也不这样做了。但是，为了抵御裤子的引诱他不得不把目光避开裤子。

会堂助理不看他时，所罗门·雅各也会把衣服叠起来当成枕头用。但是，奇迹不是每天晚上都能发生的，这位会堂助理满身都是眼睛，就像死亡天使一样。有一次雅各被抓住了，他遭受到的惩罚比他享受到的惬意要多得多。

不过，你若是认为这张长椅归雅各所有，他可以随意享用，那你就错了。当最后一声脚步声渐渐在市场上消逝，人们都躺下来休息的时候，某个店主会突然闯入关上门的会堂，看上一页《革马拉》。你说，他不坐在雅各的床上他该坐在哪呢？所罗门·雅各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店主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他的心在呜咽：我真倒霉，我真倒霉，我的骨头什么时候方得以安躺在长椅上？接着他那罪恶的食欲也朝他大喊大叫："你的晚饭在哪？"并开始折磨他，就像一条毒蛇一样，尽管它咬的是一个地方，但浑身都痛楚难忍。然而，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睡觉之前已经做了晚祷，因而，不能再吃东西了。愿灰尘迷住的你的眼睛，撒旦！

等店主走了以后，雅各脱掉衣服，向仁慈的上帝坦露自己的一颗心，祈求上帝让那些犯罪的念头离他远去，让他舒服地躺在长椅上，闭上眼睛入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夜晚是为睡眠而创造的，现在就是东方的皇帝西方的国王都来的话，他也不会让出位置。

然而，这时各处臭虫、蚊子和跳蚤开始向他发动进攻，它们从他的眼中夺走了困意。另外，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也开始光顾于他。整个世界也该净化一下，只留下女人才好！《塔木

德》中说："魔鬼来拜访不洁之人时，其门就会为他打开。"撒旦开始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见了那个安息日前夜和节假日期间洗衣服的异教徒女人，她把孩子捧在手心（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衣服穿得鼓鼓囊囊的。他还看到了教区委员家的那个奶妈，给一对双胞胎喂奶，一次有只奶的奶水直喷他的脸上……哎呀！这样的夜晚都到哪里去了？那里他常常说："我把我的灵魂交托于你的手中。"然后，马上就入睡了。

他知道，他再也不会是个纯洁的人了，《诗篇》前四章他是白读了，还要再遭受灵魂的谴责。他是个邪恶之人，正如《米德拉西》中所说的那样："上帝是不会接受邪恶之人赞美的。"但是，当忘了自己的痛苦的耻辱时，他会因亵渎上帝而失声痛哭。他会从床上一跃而起，重新洗手，复诵已故先哲拉赫曼拉比的《普通准则》。哭诉着（那哭泣发自于他那破碎的心灵）："上帝啊，我孤身一人，没有妻子，没有欢乐，没有祝福，没有用处，我该受够了吧！难道我不是个人？你为什么要用邪恶的念头和邪恶的想象来打搅我？我知道我是一个卑贱、一文不值的可怜虫，不配从你那儿得到丝毫的快乐。我请求您要么把我的灵魂带走，要么把我变成一块无声的石头，呆在没有罪孽的地方。"

他常常会双手胡乱抓着胸脯，指甲盖都陷进了肉里。他还常常会半裸着身子站在院子中央哭泣哀号，直到全身冻得冰凉。等他完全从那邪恶的欲念中清醒过来后，他就回到床上，把目光投向墙上的钟或死人周年纪念日点的招魂灯。这时，他往往会沉思苦想着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都24岁了，而我连个妻子都没有。这样，我只能用罪恶的念头侵蚀我的灵魂，用这条硬长椅折磨我的筋骨，而到现在我连张床都还没有享受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他会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还要多久”。“还要多久”音调凄凉，就像阿布月初九前的安息日（在那个安息日，我们哀悼圣殿的毁灭）人们所唱的那只曲子《哦，亲爱的，快来接新娘》一样。有时，他会蜷曲起身子，就像那标新立异的现代书籍中的大问号。

还要多久？比他小的（他们还在玩“少年和狼”的游戏呢）都已娶妻生子了，而他还是个单身汉呢！难道他不是个堂堂的小伙子吗？至少他的灵魂并不比他的那些伙伴低劣。他们活在世上只是让《塔木德》中的诫律在他们身上得以实现。该诫律说：“照顾好穷人的孩子，因为《托拉》生于他们。”为什么他们有幸取妻生子？而他这个本该早就结束这种光棍生活的人，却得不到上帝的怜悯呢？就这样所罗门·雅各彻夜躺着，无法入睡，待到院子里传来报告天已破晓人的脚步声，便从长椅上起来，放好他的枕头，等到第二天晚上，再拿出来用。

不过，上帝会给予每一位年轻人以奖赏的。碰巧，有个乡村姑娘爱上了个异教徒小伙子，姑娘的父亲是个征税员，他决定要在普天下都谈论这件丑闻之前，把她给嫁出去。当他进城去聆听《以斯贴记》时，他看到了雅各，便觉得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们在《以斯贴记》上握了手并订了婚约。《箴言》中说道：“当上帝想让谁昌盛起来时，即使他的仇敌也要和他握手言和，”《米德拉西》告诉我们，这些仇敌指出的是跳蚤和蚊子，甚至连他头底下的床单（因为它的气味难闻，他已很久没枕它了），自从春天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以来也不再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了。

于是，他安静地躺在长椅上，她像是为它做件好事呢，就像个离经叛道的年轻人打算痛改前非似的。他有个新娘了！逾越节期间，他还会被邀到他未来的岳父家去做客呢！在岳父家，他将受到礼遇，享用各种美味的食品，最重要的是，他将睡在

一张床，不是会堂里那张所谓的床，而是一张真正的道地的床上。所罗门·雅各躺在会堂的长椅上还在猜想着那张床的宽度，以及床上会有几个绣有新娘名子的垫子和枕头。富户人家的女儿常在床上的亚麻织物上绣上自己的名字，这在当时是一种风俗习惯。上帝啊，以您伟大的仁慈，缩短未来的日子，让逾越节前夜赶快到来吧！

逾越节前一天的早晨，所罗门·雅各早早起了床，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件干净衬衣，又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做了祈祷。然后，他拿了本《革马拉》就向未来岳父家出发了，想在他未来的岳父面前诵读完这本小册子，从而把他从长期禁食习俗中解脱出来。那个小村庄离城里两小时的路程。熟悉路的人往往绕过小溪旁的树林而行，这样大约可以省下半个小时左右。人们常在那个小树林里攀折柳枝，纪念住棚节的最后一天。店主曾表示可以给他叫辆马车，但雅各谢绝了。他说："整个冬天我都在诵经堂里，现在我想走一走。在诵经堂里坐了那么久之后，什么都不如沿着大路慢慢逛逛好。况且，小伙子们也都是步行去会见自己的情人的。在路上我还将扼要复述一些关于逾越节的故事，我将用这些故事给我未来岳父的餐桌上增添些乐趣。"

长话短说，这时阳光普照，脚下的雪正在融化，灰白的软泥沾在他的腿上。树林仍旧一片寂静。所罗门·雅各还在不停地走啊、走啊。他知道，他那未来的岳父一定在等着他呢。他一见到他手里拿本《革马拉》，就会跑上前来迎接他，并会高兴地说："祝这位拿着《塔木德》的小伙子幸福！"他也会回答道："《塔木德》带给我们完全的荣耀。"

但是，他好像觉得自己走了不止两个小时了。原来他走错了路。愿这一切不曾发生！天空中的太阳已不那么明亮了，暮

色渐渐降临。所罗门·雅各把拿在右手里的书换到了左手。为了自己给自己宽宽心，他复述道："夏季到来之前我们就开始祈求露水——那标志着夏天的开始，太阳并不能说明时间的早晚。"然而，他还是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他的双腿开始打晃，不愿意再支撑他的身体。他想问问到什么地方了，却连一间房子的影子都看不见，谁能说得准他什么时候能到未来的岳父家呢？

为什么不喝口再走呢？因为他想在那位税官面前读完《革马拉》。他转念一想，要是我不去村里而呆在会堂里读它的话，就会有五六个人加入到我的行列里来。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些钱、白兰地和饼。如果说我的脑袋一下子消受不了六杯白兰地的话，我还可能把它们托付给会堂总管，只要过了逾越节他能归还我就行了。有时。心脏会因饥饿而痉挛，而一杯白兰地又会使它强健起来。现在我只要呷上一口白兰地就能飞奔如马了。别这么聪明了，忘了你那些幻想吧，雅各，正如《诗篇》作者所说的那样："把你的道路托付给上帝吧，"等等，所有的烦恼马上都会结束了，新郎和他的新娘同处一室——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

但是，也许他根本就到不了新娘家。有一则故事是关于一位远行的王子的。这位王子必须按时赶回王宫，因为他要接替父王的皇冠。一天，他来到了一片聚集着各种各样野兽的森林——第二天，当他未来的岳父到城里祈祷时，就会发现他躺在地上已经死了，或者，异教徒会发现他，这样他连葬在犹太人公墓里的福分都没有了。

不过，就在他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的时候，所罗门·雅各看到一匹母马被拴在一幢屋子前的篱笆上，正朝着在草地上吃草的公马哀诉着什么。他立即认出这就是他未来岳父的家。于

是，雅各仰望苍天，赞美和感激上帝给他领对了路。旋即他又羞愧地低下了头，盯着他那满是泥浆的衣裤和靴子。他的新娘马上就要见到他了，他怎么为自己解释呢？《雅歌》中唱道："不要盯着黝黑的脸，是太阳使之然。"《米德拉西》中写道："那些在现世中面若黑炭的人，在来世中必定容光焕发。一如太阳，他们都是圣人的门徒。"而对于"不要盯着我黝黑的脸，是太阳使然"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为："这些都是圣人的门徒，他们尽管在现世中容貌丑陋，皮肤黝黑，但他们心中装有《塔木德》、《圣经》、《密西拿》、《米德拉西》、《塔木德律法》，《托萨福塔补篇》上记载的各种传说和传奇。不要盯着我的苦难，我们在《哈加达》① 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万主之主说，我的苦难是金，我的苦难是银。"

他未来的岳父出来热情地迎接了他，在往屋里走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未来女婿的钟爱之情。因为，他早就担心那些心怀妒意的邻居可能会从中作梗，诱惑新郎改变自己的主意。岳父对雅各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会途中迷路，我会叫辆马车接你的，你简直想象不出我们是多么担心，唯恐你出了什么事。"所罗门·雅各点点头，和岳父一起进了门，吻了门柱圣卷。这时，热泪开始从他眼中涌出，因为他的岳父说，我们是多么担心啊，好像他是个要人们费心照顾他的健康的人。要不是为了保持风度的话，他会像个猿猴一样在门梁上耍上一耍，以此来表达他的感激的。

就在他站在门旁时，他那未来的新娘从厨房里出来，站在他面前。她两颊红红，容貌标致可爱，右手抓着辫子，嘴角挂着微笑。她把抓在右手的辫子换到左手，热情地欢迎他，她毫

---

① 《哈加达》：逾越节家宴上所使用的传统祈祷书。

无顾忌地握住他的手，这使他浑身一阵颤抖，以致于舌头一下子萎缩了，话都说不出来。他把腰弯得更低，手紧紧地攥着《革马拉》。他那未来的新娘对他说："把圣书放到一边，请坐吧。"她把书从他手中轻轻地接过去，放到一边的桌子上。

他未来的丈母娘进来了，身着节日盛装，脸上蒙着面纱，打扮得像个贵妇人一样。一双毡鞋穿在脚上，那脚因一个冬天都站在室外防止她女儿和那个异教徒的约会而变肿了。看到雅各时，她朝他笑了笑，并说道："愿上帝保佑你。"她同样表示出很高兴见到未来的女婿。雅各未来的新娘对她母亲说："母亲，大概他要吃点东西吧。"她的母亲温怒地责怪道："小傻瓜，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做午祷的时候吗？"未来的丈母娘对雅各说："也是的，她一生都住在村子里，怎么能知道呢，好了，所罗门·雅各现在你可以教她了。"

所罗门·雅各把右手放在心口上起了誓。然后抬起两眼茫然地望着屋顶，未来的新娘又转回屋里，右手抓着辫子，她从发际间拿出一根别针，用牙咬着，然后，一甩辫子，跑了出去。屋里除了她留下的香味外，什么也没有了。她母亲摇了摇头说道："这只小雌鹿！"

这时，未来的岳父拿来了两本祈祷书，一本给所罗门·雅各，一本留给他自己。他们起身，开始做下午和晚上的祈祷。房间里灯火通明，桌上摆满了无酵饼、红酒、肉、羊腿和绿油油的欧芥。空气中充满了厨房中飘出的和新娘身上散发出的香味。

主人根据传统布置好了餐桌，并仔细查看，桌上的一切是否都按规定准备好。然后，他给大家斟酒，所罗门·雅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哼起了赞美诗。

新娘的母亲斟了第二杯酒后，新娘照例开始问道："今晚

与其他夜晚有什么不同？”她的下巴在脖颈上欢快地跳动着，她的牙齿在她那两片红红的唇间开着花，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得像无酵饼一样。所罗门·雅各用手抓住桌边，吸着她呼出的气。未来的岳父整了整衣服，惬意地靠在椅背上，拿起《哈加达》热情无比地诵读着：“我们是埃及的奴隶。”他热情丝毫不减，一直读到席间休息为止。

所罗门·雅各也和他未来的岳父一样读着《哈加达》。他屏住呼吸，这样姑娘就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了，而她根本就不怕他。竟然还敢碰他，吃饭时，她递给他各种好吃的东西，所罗门·雅各把叉子戳到肉上，他手里的叉子连同叉子上的肉一同在盘子里打滑。他不得不用笨拙的手指头牢牢地抓着肉。他心中感到非常悲伤，他连一点世道常情都不知，他觉得自己在哪都格格不入。他自语道：尽管我的双唇难以表达我的谢意，但我一定要在她身上实现《塔木德》中的格言：“深爱地拥着你的妻子”。

逾越节家宴结束了。未来的岳父、岳母开始打起了盹，而所罗门·雅各和他的新娘还继续呆在那儿一起诵读《雅歌》。这也是逾越节除夕的一项活动。所罗门·雅各用手指着一段话，并引用拉希的注释给她进行解释：“看，我的爱人，你是多么美丽，你的眼睛恰似鸽子一般，因为那鸽子一旦知道了谁是自己的情郎就不会让他再另择佳偶。”等等。

这时蜡烛开始淌蜡了。窗外传来了一声口哨声，姑娘猛地惊了一下，但很快又用那甜美和欢快的嗓音读着：“这是我爱人的声音，看，他来了。”所罗门·雅各用手指着那句话，继续用拉希的注释为她解释：“诗人又回到了开头部分，就像一个人稍作停顿又返回说：‘我从来也没告诉过你开头部分。’看，他站在我们家的墙后，正从窗户和门格的隙缝中偷看呢！”就这样，他们读呀读呀，直到把一本书都给读完了。

读完之后，她起身吻了吻书，然后，拉着所罗门·雅各的手，悄悄地从两位熟睡者的身旁走过（这样便不会把他们吵醒），打开一扇门，领他进了一间充满枕头和垫子气味的房间。她在桌子上放了支蜡烛，对他说："这是你的床，所罗门·雅各，安安静静地躺下，安安静静地睡吧。"当离开房间时，她转过脸来，朝他微微地笑了笑。然后，关起房门，消逝在黑暗中。所罗门·雅各把鬓角理理直，又做了个鬼脸，然后坐在椅子上，闻着枕头和垫子的香味，脱掉衣服和靴子。"上帝之助就是上帝之助。"多么遗憾啊，在这样的一个晚上，睡觉之前的祈祷只有《示码》。在表达了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激之后，他铺好床单。

一股宜人、清新的凉气从枕头上飘来。脱掉衣服以后，他就站在床边。这儿的枕头真多啊！这儿的床单真多啊！要不是怕把床单弄皱了的话，他早就伸直身子睡着了。他的唇中还在喃喃着《雅歌》中的诗句："听，我的爱人，你是多么美丽！同样，我们的婚床也是簇新整洁；听，我的爱人的敲门声，给我开门，他们已经取下了我的婚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铜碗，锡碟①在墙上闪烁着光芒，并冲着他微笑，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接着，他抬起了腿朝床边走去。

但是，还没等他上了床，他就听到未来的岳母的哭泣声，难道邪恶的眼睛攫住了我的新娘？但愿这一切都没发生！雅各把目光转向窗户，看见未来的岳母正站在屋外举着双臂，嚎啕不已，而他未来的岳父则半裸身子正在追赶一辆马车。这辆马车发疯一般冲了出去，随即，传来了马鞭子的劈啦作响声。他那未来的岳父大人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屋里，一只手放在胸口，绝望叫着："女儿没了，女儿没了，所罗门的新娘跟那个异教

① 锡碟：犹太人使用的一种饰物。

徒情人跑了。”

涌出的泪水把雅各的睫毛粘在一起，一滴滴滚烫的热泪落到雅各那条抬到床边的右腿上，他就这样站在那儿。

所罗门·雅各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同样，他的力量和能力也消失了
可爱的年轻人
愿这一切不要降临到你们身上，
和他一样，晚上睡着那张床！

“小伙子，听见了吗？”赫谢尔问那两个年轻人。“主啊，亚伯拉罕的主啊，世上真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哟！所罗门·雅各后来怎么样了呢？”“我的孩子，除了刚才说的，我还有什么能告诉你们？所罗门·雅各，他整日诵读《圣经》，诵读《塔木德》，整天泡在诵经堂里，但他在这世上连小手指头那么大的欢乐也没有得到——为什么他要受到这么大的惩罚？因为他除了《托拉》之外什么都不会！我的孩子，一个人应该会写作，会其他语言。谁不会写作，不会其他语言，谁就是卑鄙的小人。正如我们的先贤在《塔木德》评述《俄巴底亚书》中诗句说的那样：‘你是卑鄙透顶了。’因为他们既不会写作，也不会其他语言，先贤们还在《塔木德》的其他部分写道：‘圣人的门徒必须会写作！’”

小伙子们问道：“但是《马哈索》不是解释说，会写作指的是必须会自摹写有关《托拉》、经匣、门柱圣卷方面的著作。”

赫谢尔对他们说：“我们知道《马哈索》的解释，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也不能限制向和我们打交道的世人学习写作的

语言。《圣经》说：‘那些想让自己的儿子自由遨翔、想把自己的种子撒到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应该在他们儿子小的时候，就教给他们那些民族的写作和语言。’且，日常生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瑞布·余德尔对年轻人说：“让我来回答他的问题。”接着，瑞布·余德尔对赫谢尔说：“《以利亚坦拿集》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学习埃及的语言吗，而且，永远不该学。”他接着说：“其原因就是偶像崇拜的问题。因为，埃及的写作和语言是基于埃及人的偶像崇拜，而其他民族的语言与他们的偶像崇拜毫无关系。不过，即使这样，也没有明文禁止他们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况且据说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公会议员和法院官员懂得70种语言呢。”

瑞布·余德尔又说：“即使你学了其他民族的语言，还是不能对《马哈索》的解释进行修改；即使你对它作了修改，你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贤人的意思。《托拉》的文字在有的地方鲜为人知，但在其他地方却能流传甚广。它所包含的意思在喀巴拉圣书《光辉之书》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犹太教公会议员和法院成员懂得70种语言，70种语言就是《托拉》的70个方面。’《塔木德》还对此补充说：‘佩塔哈① 的意思是打开。他之所以被称为佩塔哈，是因为他揭开事物的面貌，并对它们进行阐述。而且，他懂得70种语言。’这样，你就明白了他从70个方面对《托拉》进行了解释。

“远离世俗智慧之人是幸福之人；那些热爱学习的人是要遭到诅咒的。正如我们已故的拉比在《塔木德》中所说的：‘那些教他们儿子希腊知识的人是要遭到诅咒的’；组成‘希腊’（Greek）

① 佩塔哈：指犹太会堂举行的一种打开约柜的仪式。在这仪式之后，人们才能诵读《托拉》。

这个单音节的希伯来文字母，数值[1]达到281，正好是女妖和她的群妖的数值。所有世俗知识都来自希腊，古代的哲学家是希腊人，他们从希腊人那儿汲取了知识。而希腊人是从布纳·凯边姆那儿承继知识的，布纳·凯边姆是亚伯拉罕情妇的私生子，从亚伯拉罕那儿承继了知识。正如传说中所说的那样，亚伯拉罕把“亵渎神灵的坏名”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私生子，而把有关上帝的知识(这是他的一切)送给他的儿子，我们的祖先以撒。

“我们知道，世界各民族中最伟大的人物当属亚里士多德了。我们发现他曾向那位圣洁而高尚的大祭司西缅圣贤承认道，摩西的《托拉》是千真万确的。他因此皈依了宗教，并写一封信给他的学生——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信中，他表达了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激，是上帝把他从愚蠢的行当——哲学中解救了出来。如果他能够把他所有的书都集中起来的话，他早就把它们都烧光了，省得留下来毒害人们的大脑。哲学是谎言，是谬误，那些和它打交道的人将自取灭亡，而那些坚信《托拉》的人将拥有一片艳阳天。”

约书亚·赫谢尔的所有观点都被驳倒了，他哑口无言，但是却实践了先辈贤人在《伦理》中的话：“沉默是人们最好的武器”。瑞布·余德尔对大伙说：“当站在那儿和赫谢尔进行辩论时，我觉得很难彻底击败他。他举止沉稳，或在屋里踱着步，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毫无意识地四处张望，或把脑袋歪在左边坐着，好像眼泪含在眼里。”瑞布·余德尔接着说道：“我在书中看到，这是一张属于出生于金星座之下人的脸。这些人整天都受到违法犯罪的引诱，然而却受到

① 数值：最初每个希伯来字母都同时代表一个数字，这样每个单词都可根据其字母代表的数，得到其数值。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喀巴拉神秘主义者常根据这一点对事物作出判断。

人们深深的爱戴；因为他们富有感情，人们很愿意追随他们。但是聪明人的眼睛长在头脑里，这样就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过了一会儿，瑞布·余德尔又对年轻人说：“敬畏上帝是学习知识的开始。太阳正慢慢落山，而我们还没做午祷呢。”他立即把年轻人拖到诵经堂。在这里，他们和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们一起做了下午的和晚上的祈祷。敬畏上帝的人即使做了什么过火的事情，那也只是为了完成诫命这一目的而做的，比如，付给教师工资以及在住棚节期间多买一束上好的枸橼。

从午祷到晚祷这段时间里，他们给大家讲述了那位启蒙主义者的言论，以及他们所给予的回击。诵经堂里，所有的人都对他，连带那些启蒙主义者朋友脑子里杜撰出来的语法进行了嘲笑，但是我们不应该对那些研究语法特点的古代学者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知道已故的拉希就在许多场合对语法特点进行了研究，因为这件事与我们的父辈在其他重大场合所做出的牺牲是一样的；当世界上其他民族开始模仿我们犹太人的行为时，他们却禁止我们犹太人自己继续坚持我们的行为。

前面我们提到，那位启蒙主义者约书亚·赫谢尔饱读经文，且好学不倦，瑞布·曼希·窦盖早就想把女儿许配给他了，但是，他却另有所求，看上了另一个姑娘。这样，他就失去了《托拉》，也失去了地位。他既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也没得到自己所追求的。下面就是：

《托拉》与伟大的故事

人们说瑞布·曼希·塞盖要不是惧怕那罪恶眼光的话，早就把他的两个女儿同时带到婚礼的华盖下去了。因为，就连他的小女儿也有个现成的新郎等着呢。

一次，城里的法官去测试青少年的知识水平，他发现了两个杰出的小伙子，两个哪一个都配得上瑞布·曼希·塞盖的女儿。但是，既然两个国王不可能戴一顶王冠，既然两个人谁也不甘退让，他就不好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瑞布·曼希·塞盖发现他对此事沉默不语,就开始怀疑这次是不是无益的烦恼。

法官对他说："我为《托拉》找到了两把鞘，他们都不相上下，但是谁将在他们两个之间进行选择呢?"瑞布·曼希·塞盖回答道："这就是先贤们在《塔木德》中那句话的意思：法官只看到眼前的事。我的二女儿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就让大的娶大的，小的娶小的吧。"他还引用了一句古谚："炉火烧着后，摘下南瓜放到火上烤吧。"

他所做的就是把他的大女儿许配给了那年龄大的亚伯拉罕·以撒，把他的小女儿许配给了那个年龄小的约书亚·赫谢尔，这正应了他的话："大的娶大的，小的娶小的。"不管谁看见了那个好小伙子，谁都要感叹道：选他们当女婿的人真是有福气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约书亚·赫谢尔要娶瑞布·曼希·塞盖的女儿，所以，大家对他都以礼相待。诵经堂的教区委员常常让他诵读每周《拉托》诵读部分的最后一段。会堂总管也从来没有因他多用了几根蜡烛而责难他，而对其他一般的学生他就不这样了。那些来自其他地方结了婚的年轻人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们总是含糊其词，以避免用"你"来称呼他。

那么约书亚·赫谢尔怎么样呢？他除了衣服上还没挂根金链子以外，其余各方面都完全像个新郎。他开始注意起自己的言行举止。看见衣服上有个污点，他就要把它弄掉；要是太阳灼热的话，他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给自己遮阳。从那以后,他的手指头就没停止过摆弄他的鬓发,他把它们弯成两个圈圈。当师长出外闲聊时,他总是跟着他们,左手的大拇指插在腰

带里，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卷弄着鬓发。他不再和同伴玩“少年和狼”的游戏了，而是和结了婚的年轻人下棋。

就连约书亚·赫谢尔寄食的那家女主人也开始为他改善伙食了。早晨吃的饭和晚上吃的饭肯定不一样，晚上吃的饭肯定和早晨吃的饭不一样。她明白约书亚·赫谢尔就要娶瑞布·曼希·塞盖的女儿了。她自言自语地说：“既然他就要进富人家的门坎，就要成为新娘房里受宠的新郎了，我得让他吃得可口些。这样，他就会记住我那餐桌上的美味了，也不会要求更换食谱了（这是厌食症的开端）。”和他说话时，她变得很客气，并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了“瑞布”两个字，称他为瑞布·约书亚·赫谢尔。然而，令她伤心的是，她的女儿哈斯亚一点也不尊敬他，甚至在别人面前也还是直呼其名，就好像他是个可怜的小伙子，而不是瑞布·曼希·塞盖选中的女婿。甚至有一次当她为他倒洗手水时（那是在饭前和祈祷之前）竟把水浇到了他那件值钱的衣服上去了。那件衣服是在全城都知道他将成为新郎的那天穿上去的。但是，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约书亚·赫谢尔的心并没有转向瑞布·曼希·塞盖的女儿身上，因为他自从到寡妇家吃饭以来，他的两眼就看上了寡妇的女儿哈斯亚，而且她也看上了他。但是，这事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嘴巴也一直没有出卖他们的心灵。

与此同时，城里的人开始为瑞布·曼希·塞盖女儿的婚事做准备了。因为城里的每个人和瑞布·曼希·塞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不是这个人和瑞布·曼希·塞盖在某个圣地一起做祈祷，就是那个人在宗教节日期间遇到他，劝他把篱笆粉刷一下；第三个人从瑞布·曼希·塞盖那儿贷了点款。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缺钱，而只是为了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而第四个人呢，还欠着瑞布·曼希·塞盖一笔老帐。瑞布·曼希·塞盖家已开始四处发请帖。爱作恶作剧的人替他们把请帖送到了所有与他

们不和的人家。他们尽管不会参加婚礼，但会送来结婚礼物的。他们尽管不会满意婚宴，但还是会送上礼物的。瑞布·曼希·塞盖富有幽默感，所以，不用担心他会生气的。

除了那些因瑞布·曼希·塞盖而来的客人之外，还有一些因新郎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于诵经堂，彼此之间情同手足。上帝给了个新娘，那么由于联姻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出来一些亲戚。除了那些与新郎沾亲搭故而来的客人外，还有一些因约书亚·赫谢尔的德性崇高而来的客人。因为大家都知道约书亚·赫谢尔是瑞布·曼希·塞盖选的小女婿，这样，他也就等于新郎一样了，而他的朋友和亲戚也成了亲家的亲戚。

小伙子们开始对新郎演讲挑毛病。他们常常在他坐下学习的时候来到他身边，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通过盘问的方法想让他熟悉掌握他准备谈及的律法。但是，机警的人是不会乱了方寸的。以撒总是把他们引向其他问题。如果他正在学习有关男子娶异教徒女子律法，他就会把他们引向涉及到“丧失工作能力”的律法，或有关用左手完成的开脱礼[1]的行为。如果他正在学习有关半奴隶和半自由人不能通婚的律法，他会很快跳到有关那些男人是值得信赖的男人的律法，那些男人攫取妻子的一切财产，还说妻子是难对付的人。

约书亚·赫谢尔也坐在诵经堂里学习《塔木德》中的全部6个章回。为什么呢？人们说因为西蒙·菲尼斯要想方设法与他作梗。西蒙菲尼斯看中了瑞布·曼希·塞盖的二女儿，他想取而代之。大家都知道这其中没什么奥妙。瑞布·曼希·塞盖有没有可能不要约书亚·赫谢尔呢？从理论上讲，当然完全有可能。毕意他们之间还没有举行婚礼，未来的事总难以预料。而

① 开脱礼：犹太教礼仪。《圣经》规定，男子死亡而没有留下子嗣，他的遗孀就应嫁与他的兄弟之一。若要免除这一义务，她必须经过过开脱礼。

且，你同意的事我可能不同意。要不是因为约书亚·赫谢尔比其他小伙子都杰出的话，瑞布·曼希·塞盖为什么要选他作女婿呢？现在，如果西蒙·菲尼斯超过了他的话，那么，留住约书亚·赫谢尔还有什么意义呢？因而这一情况肯定是强者获胜，获胜者将得到瑞布·曼希·塞盖的女儿。情况就是这样的。用不着再争论了。如果约书亚·赫谢尔不是尚未结婚的小伙子，他就会早被按立圣职授与犹太拉比的头衔了，早就可以当法官了。然而，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圣职，因为拉比很谨慎，从不授予未结婚男子以圣职。因为只要男人没结婚，他就像哈努卡节前的雪一样，不会持久。请问，要在律法方面战胜约书亚·赫谢尔的西蒙·菲尼斯是什么样一个人呢？约书亚·赫谢尔根本不用动手，西蒙·菲尼斯就会像具死尸似的躺在他面前。尽管他个子不高，但他会不会因得了拉比的一件长袍仅仅因为他在弄清被宰杀的牲口肺部是否有问题方面略胜屠夫一筹。他穿着长袍的模样就像钻在拖鞋里一只跳蚤一样。

不管怎么说，约书亚·赫谢尔从不离开诵经堂，在与周围的人讲话时，语言力求精练、准确。他知道，他的同伴西蒙·菲尼斯查阅了许多非同一般的参考书，谁知道他会引用谁的《托拉》呢？打个比方吧，这事就像那富人与穷人订亲的故事一样，那个客人着手准备各种各样的好服装，人们说："你是个有钱人，又有许多好衣服，然而，你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新衣服呢？况且，你的亲家是个穷人，他节日穿的服装还不抵在阿布月初九穿的哀悼服呢！"这位有钱人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亲家是个有钱人，不管他穿自己的什么衣服我都会知道。然而，正因为他是个穷人，他很可能不得不向别人借衣服穿，说不准会跑去向王子借衣服。所以，我必须在服装上特别讲究些，以免在他面丢脸。"

全城的人都来参加瑞布·曼希·塞盖大女儿的婚礼。他们洗了手，准备进餐，然后把新娘带到那个大房间里，让她坐在新郎的旁边。客人就坐后，开始吃了起来。这时，乐队开始奏乐。人们把酒倒进长笛里，笛手一吹笛子，酒就喷到了他的脸上，周围的人煞是开心。他们开始欢快地拍手、跳跃，并在新娘面前跳起了舞。他们还引用《塔木德》里的话一唱一和："我们应该怎样在新娘面前跳舞？"——"可爱、快活的新娘。"他们就这样不停地跳着，不停地唱和着："我们应怎样在新娘面前跳舞"——"可爱、快活的新娘。"

新娘坐在新郎的右边，她的脸儿因羞涩而变得格外通红，两片合不拢的嘴唇正和新郎一起喝着一盘上好的肉汤。侍者端上了肉，客人松开了腰带，刀叉叉进了肉里，寂静笼罩了房间。以色列贤人的肖像在墙上闪着金光，最上面的是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与他相对仍是所罗门王的巨像，他正在书写《便西拉智训》中的诗句。他坐在一张高高的椅子上，狮子和豹躺在他的脚下，书中的那句话："从欢乐中能得到什么？"用很大的黑体字印在上面，清晰可见。

那位从未在周日开过斋，也没有在别人家吃过肉的拉比坐在那儿拨弄着他的手指头，拨弄厌了手指头后，他就对新娘说："新郎，给我们说点什么吧。"于是，新郎站了起来，发表了一通冗长的说教，内容是关于为了使新娘得到新郎的钟爱。新郎能否盯着新娘看。他得出的结论是：为了这一目的，在结婚的头一天，新郎可以看看新娘身上穿戴的装饰品。说完后，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如释重负般地坐了下来，他什么奖赏也不想要，御掉重负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法官对年轻人说："年轻人，我们为什么不听听你们的声音？"大婚礼中扮演小丑角色的人说："他们怕把盘子里的家

禽吓一跳呢。”

这时，约书亚·赫谢尔站起来，说道：“新郎，让你的耳朵好好听听刚才你嘴巴里说的是什么。你根据什么说可以允许盯着新娘的装饰品？不就是根据《罗什》这方面的注解吗？但是《罗什》只允许盯着看新娘的轿子，然而，这样做也只是起着证明的作用，让证人证实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低着她那散乱的头，披着婚纱从轿子里出来。允许是根据需要而定的，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谁能证明她是个处女呢？但是，对于那些起不到证明作用的装饰品，不管你怎么说，也是不能盯着它们看的。”

这时，西蒙·菲尼斯站了起来。他还没完全确定他将赞同谁，是反驳新郎的论点呢，还是反驳约书亚·赫谢尔的论点。但是，当他闻到约书亚·赫谢尔那毛皮帽子上的气味时，就开始像只公鸡似的在他背后咯咯地叫了起来。他大声说到：“约书亚·赫谢尔，在你开始与《罗什》强词夺理地争辩之前，我先要弄清他对新娘头上的婚纱这一问题与盯着她脸看这一问题所做的区别。他从来也没对婚纱和装饰品进行区别。正如你可以看新娘的婚纱一样，你也可以盯着她的饰品看。如果不允许话，那么怎么能允许为了证明这一目的而盯着新娘的装饰品看呢？我们能不能为了宣布某人的确无罪而引诱某人犯罪呢？”

约书亚·赫谢尔说道：“西蒙·菲尼斯，你为什么要把两种观点混淆起来呢？我谈论的仅仅是《罗什》的第一种论点，该观点是问题的基础。应该这样解释，证人事先已看到了婚纱，而且从客人那儿得知这婚纱是新娘子戴的。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婚纱戴到新娘子头上之后就不允许再盯着它看。而婚纱相对于其它装饰品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你就使得《罗什》违背了《革马拉》中记载的有关《密西拿》传统。因为，在某段落我们看到，男人不应该盯着漂亮的女人看，也

不能盯着她们身上的色彩鲜艳的衣服看，这是犹太教的一个传统。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并没有把新婚第一天的妇女和其他的妇女区分开来。”

西蒙·菲尼斯一把抓住约书亚·赫谢尔的斗篷，说道：“好一个学者，你当心不让《罗什》违背《密西拿》的传统，而你自己却违背了《舒尔坎》中明确阐明的律法。在《舒尔坎》中，摩西·以森纳斯拉比明确地阐明了一条律法；不过盯着她身上的装饰品看是允许的，如果你说佩瑞沙这位注解本的作者不同意摩西以森纳斯拉比的观点，这将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先生和学生之间，你不听先生的，又听谁的？”

约书亚·赫谢尔伸出一只胳膊，眯起眼睛看着西蒙·菲尼斯，就像猎人看到些小猎物一样，他嘲讽地咧着他那张讨人喜爱的嘴巴，但是，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哈斯亚那张因嫉妒和失望而变红了的脸。顿时，他所有的宏言滔论都停在口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法官朝他看了看，说道：“约书亚·赫谢尔，《圣经》中说：‘人之快乐在于有什么说什么，’张开你的嘴巴，发表你的高见吧。”

但是，要说的话只是在约书亚·赫谢尔的唇边颤动了几下，最后还是没说出来。准备指出同伴辩论中弱点的那根手指头无力的悬在空中。他接着又把眼光投向寡妇的女儿哈斯亚的脸上。

他明白，他正在干的事一点意义也没有，只希望结束和他同伴的这场争执。他告诫自己要驾驭好这一切，心里也打算这么做了，但是舌头却一动也不动。他四肢发软，眼皮打架，那令人愉快的，让他整个躯体都进入睡眠状态的健忘症控制住了他。他脑袋发沉，就像一个装满酒的石罐子，两片讨人喜欢的嘴唇上浮现着可爱的微笑。客人们都摇着头说：“约书亚·赫谢尔和他的新娘的关系算了。约书亚·赫谢尔和瑞布·曼希·

塞盖的关系算了。”

> 这就是赫谢尔的传说，
> 他把眼光投向美人，
> 而从“伟大”之上跌落下来，
> 成为智者的前车之鉴。

做完祈祷之后，屠夫阿尔度邀请瑞布·余德尔到家中吃饭。这时，有个叫做哈依姆·乔内克的小伙子对阿尔牧说：“瑞布·阿尔牧，让瑞布·余德尔走吧，因为瑞布·米塞赖已经邀请他了。”哈依姆乔内克十分机智，他把瑞布·米塞赖扯进来，其目的就是给瑞布·米塞赖增加负担，而当着众人的面，瑞布·米塞赖找不到机会推脱掉这一负担。村民们对此都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们一提到他，总是说，谁也没和他一起散过步，谁也没吻过他们家的门柱圣卷。瑞布·米塞赖是个吝啬鬼，他经常向缺钱的店主放高利贷。他常常坐在店门口，店主称大米或小米或粗燕麦粉或盐时，量器里总要剩那么一粒或两粒的，他就会捡起来，把它（们）装进他上衣里的一只口袋里。他身边还常常带着一点瓶子，在店主称价值为一硬币的食油时，量器里会剩那么一滴油，他就用力挤压量器，把这一滴油挤到他的瓶子里，他和他的家人就靠这样得来的油饱饱口福。

现在，这吝啬鬼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他使劲拖着那位信徒的长袍，催促他快点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慢悠悠地闲逛的话，他的饥饿感就会增加了，就要吃双份的饭才能吃饱呢。于是，他们就向瑞布·米塞赖家快步走去。瑞布·米塞赖走起路来还是这样子，又快又急。但他时常突然停下来，低头看着地面，还常常在东张西望之后，突然蹲下身来。爱开玩笑的人

会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要省得他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地面上。而且，他还不时地搓着手指头，眼睛盯着瑞布·余德尔看，但他是眯着眼睛看余德尔的，这样，瑞布·余德尔就意识不到他在看他了。

他们一路急走，来到一座黑乎乎的房子面前。瑞布·米塞赖问瑞布·余德尔："你为什么非得跟我来不可？上帝不许我拒绝客人，因为所有的门都该向犹太人打开。那么，我为什么要感到难过呢？因为，别人家都用肉食招待你，而在我们家，你只能吃到粗燕麦粉或小米。"他催促妻子快点把饭端来，外带两把勺子。妻子问他："为什么要两把勺子？"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当吝啬鬼变成挥霍者时，他用两把勺子吃饭。"瑞布·米塞赖回答道："家里来了个客人。"

"来了个什么人？"瑞布·米塞赖的妻子问他。

"来了个客人。"瑞布·米塞赖说道，"你认为我身上的色味会降低他的食欲吗？我对你说，我们家来了个客人，一个客人半路上杀了出来。那个邪恶的家伙让这个犹太人来和我一起吃斋。"

瑞布·米塞赖的妻子提高了嗓门大声叫起来："愿我所有的恶梦都降临到他的头上！我用什么招待你的客人？你非得到处拉客人不可吗？"一边说着，她一边走出来亲自看了一眼客人。"嘘、嘘、嘘，你觉得食物是上帝做的吗？添柴、添柴、愿大火烧死你，你这邪恶的东西。"柴火正在燃烧着，她不得不回到炉边，盯着那燃烧的火苗。

她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小米饭和两把大头勺子，瑞布·米塞赖取出他的瓶子，滴了三滴精贵的油来调调小米饭的味道。他又在盘子里插了一根灯芯，点着了当灯用。于是，灯在盘子的一边点着，他在盘子的另一边吃着。他还奉劝瑞布·余

德尔不要用牙齿刮勺子，而要用舌头舔勺子，因为牙齿会伤了木勺子。这位信徒和那吝啬鬼一直坐到月亮出来为止。那吝啬鬼吹灭了灯，瑞布·余德尔就起身告辞了。

次日，瑞布·余德尔受到了一位体面的户主的邀请。他给瑞布·余德尔摆了满满一桌子食物，这些食物都是为昨天准备的。那位户主对瑞布·余德尔说："我们知道，你一定为自己昨天的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呢？这样的事情就连社区志里都没有记载。"席间，他告诉瑞布·余德尔说："某个寡妇曾把一大笔钱托付给瑞布·米塞赖保管，这样，他就没把她的女儿嫁出去。但是，为了一双羊毛边的拖鞋(寡妇答应给他的，但最后没给)他就把自己的妻子给休了，那寡妇诅咒他在这世界上享受不到一点欢乐，而她的诅咒竟实现了，因为从没有哪个吝啬鬼比他更吝啬的了。"

安息日那天，加昂兼法庭庭长邀请瑞布·余德尔到家中作客。这位加昂兼院长品德高尚，头脑敏锐，他是一名喀巴拉神秘主义者，属于那些从没和已故的美名大师的门徒混在一起的哈西德派教徒中的一员。他常常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地吃斋。手里一边端着一大啤酒杯葡萄酒，一边做祈祷。喝完后，吃上整整一块醮满黄油的饼，然后，再来那么一大啤酒杯葡萄酒，把没有诵完的感恩祈祷诵完。然后，洗手准备吃饭。他们给他端来一只盘子，盘子里放了十二大块鱼片，和十二个大安息日面包。他把面包和鱼，一古脑都给吃完，然后，再喝上一大杯白兰地。那杯子足有以利亚杯那么大。这样他才认为没有亏待他的肚子。喝完了白兰地，他们给他端来了一大碗肉汤。喝完肉汤后，他还要再喝上那么一杯葡萄酒，然后，吃一份肉，有烤的，也有嫩煮的，再加七种甜点心。最后，一边喝酒一边做饭后的感恩祈祷。午夜时分，他们把他从天国中唤醒，他稍微

挪动一下四肢，恳切地说："或许没有我，你们也能到达那里。"理由是他太疲劳了，再加上刚刚吃了斋宴。安息日的前夜他这样吃，安息日的早晨他还这样吃。那个安息日恰好是新月节，也正好碰上了哈努卡节，所以，在拉比家里，他们为他早已准备好了三种布丁。一种为安息日准备的；一种是为新月节安息日准备的；再一种是为哈努卡节安息日准备的。在自己的家里他感到多么心满意足哟！

瑞布·余德尔又在城里呆了几天，今天与瑞布·阿尔塔一起进餐，明天与瑞布·曼希·塞盖一起吃饭，后天又与地区掌管慈善事业的长官瑞布·撒母耳一起进餐。我就是以他命名的。撒母耳服务于社会福利事业，为敬畏上帝的圣贤之门徒寻找主人。他在许多诵经堂里做过许多次祈祷，从许多高尚的和正直的人那儿学到了许多好的风俗习惯。

瑞布·余德尔本应该早就离开佩德凯明了，因为，除了那个吝啬鬼之外，镇上其他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各尽所能给了他一些捐赠。不过，这儿还有些他要学习的东西呢！一天，他正站在诵经堂里复诵晚祈词，这时，走进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名叫瑞布·约书亚·埃里沙。从他的脸上，你简直看不出刚过完节，你能看出的是他在星期一和星期四一定吃斋。他家里有一个百病缠身的妻子，愿仁慈的上帝解救他们。

你不要以为瑞布·余德尔在牛奶工女儿齐普娜身上创造的奇迹会在他的身上重现。然而，你可以从他那儿学到良好的为人处世之道，因为世间所有烦恼都不能促使穷人停止对万事万物怀有爱心，都不能阻止穷人去完成殷勤待客的诫命。那个穷人对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跟我回去吃晚饭吧。请你先等我一会儿，等孤儿们都做完感恩祈祷礼好了。"他又说："我现在来是怕别人赶在我的前面邀请你。"

瑞布·余德尔说："我只跟你去。"

他们穿过了一条又暗又窄的小巷，最后来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面前。这时，他拉住瑞布·余德尔的胳膊，说："当心，别摔倒了，这里有十三级台阶。"接着他们开始一级一级地往下走，"一级、二级、三级"他一边走一边数着，提醒瑞布·余德尔不要被最后一级绊倒了，因为人们往往会忘了最后那级台阶。

他们一起走进了一间地下室，室内阴暗潮湿，水沟里的水从外面直往里滴，四面墙壁上处处都是裂隙，各种各样的害虫在墙上蠕动、爬行。户主停下脚步，亲吻了门柱圣卷，伸出双臂，高声说道："愿上帝祝福客人。"他点着了灯，把手伸进炉子，取出了一盘土豆，又往土豆上撒了点盐，对瑞布·余德尔说："让我们坐下来吃吧。"饭前，他们还满心欢喜地做了饭前祈祷。

看到瑞布·余德尔一口也没吃，他问道："你为什么不吃呀？"瑞布·余德尔没有吭声，他又问道："你是不是担心土豆没有烧熟而吃坏了肠胃呢？我起誓，我从昨天就开始煮这些土豆了。我知道，上帝是不会不怜悯我的，他一定会给我送来一位客人。于是，我把它们留下来，等和我的客人一起吃。"

瑞布·余德尔说道："我起誓，我并不担心我的肠胃，而我担心的是我可能会违背迈蒙尼德的告诫。他说，新来的人不应该吃那份原本不够吃的饭。"

那个穷人说："瑞布·余德尔，我感到非常吃惊，你根本没有彻底理解那位贤人的话。什么样的饭原来就不够吃呢？他指的是那顿饭本身难以满足客人的欲望。例如，他们吃着面包，却想着小萝卜；他们吃到了小萝卜又想着洋葱；他们吃到了洋葱，又想着来滴油。毫无疑问贤人不允许和这种人一起享用饭食的。这种人永不满足于现状。而我呢，我清楚地知道上帝的仁

慈，所以就连他给我准备的面包屑我也一点不剩地全部吃光。”

“你能把手从我的盘子里缩回去吗？即使在我快饿掉魂的时候，我也要抛开这种诱惑，心想：我怎么知道这种食物是否适合我呢？或许还会伤害我呢！所以说，与其是填饱肚子，倒不如按照《申命记》中的话来祈求上帝赐福。《申命记》中说道：‘你们必须非常小心自己的灵魂。’”

听完了这些话，瑞布·余德尔用手捻着胡须说道：“如果我到这儿来，仅是为了学你这一点，我也满足了。”他做了饭前的感恩祈祷，就吃起来了。席间，瑞布·约书亚·埃里沙对瑞布·余德尔说：“你看，上帝的作品是多么伟大啊！尽管这些土豆不属于长在以色列土地上的那七种小果，但上帝赋予它们足够的力量来供养我们犹太人。”

就在他们这样坐着的时候，从桌子后面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声音：“拉兹，拉兹！”约书亚·埃里沙起身说道：“你怎样，菲吉尔？我在这儿。”又传来了那个声音：“那是谁？”

约书亚·埃里沙回答道：“一个叫着瑞布·余德尔的犹太人。”

“拉兹，他来这儿干什么？”

“我请他和我一起吃晚饭来着。”

接着，又传来了那个声音：“愿他的食物可口精美，拉兹，拉兹！”约书亚·埃里沙又回答道：“菲吉尔，我就在你身旁，你要什么吗？”

“我们用什么招待客人呢？”

“土豆，”她丈夫回答道。

那个声音又问道：“你从哪弄来的土豆？”

约书亚·埃里沙回答她：“我昨天买了土豆，煮熟后放在炉子里的。”

那个声音又传出来：“你撒谎，你昨天对我说你吃得饱饱

的了。”

约书亚·埃里沙回答道：“菲吉尔，我起誓，我从没对你撒过谎，昨天我吃得很满意了。”

菲吉尔说道：“可是，拉兹，你什么都没吃，你怎么能说你很满意了呢？”

接着，她的丈夫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我正要吃呢，突然想到该邀请位客人。我对自己下的这个决心很满意，一高兴就忘记吃了。”

“你该对我说实话的呀！”

约书亚·埃里沙承认道：“我怕你生我的气。”

菲吉尔说：“拉兹，拉兹，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约书亚·埃亚沙说：“那么，你不生我的气啰，菲吉尔。”

菲吉尔说：“但愿这一切都没发生，好了，别冷落了你的客人。”

于是，约书亚·埃里沙又回到瑞布·余德尔身边。瑞布·余德尔问：“你看上去好像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儿。”

约书亚·埃里沙回答道：“的确有高兴的事儿，因为我能和值得我妻子关照的人在一起。”

他们分手的时候，约书亚·埃里沙叹息道：“我多么希望也能参与完成把新娘领入华盖的诫命啊。可是，我身无分文，又能怎么办呢？”但是，还没等瑞布·余德尔走远，约书亚·埃里沙掰开了一块像银币似的东西(这玩意儿一直用链子串着挂在他的脖子上)，对瑞布·余德尔说：“我母亲，愿她在天国里安息，把这个护身符挂在我脖子上，这样邪恶的眼睛就永远不会攫住我了。瑞布·余德尔，我恳求你收下它，这样，我也参与完成诫命了。那些遵守诫命的人将永远碰不到邪恶，所以，我也用不着害怕了。”

第七章

途中遇到一位真诚的人／两个瑞布·余德尔

过了哈努卡节的那个安息日之后，又一个安息日来到了。我们发现那位哈西德派信徒来到了离城里一里格远的波利克瑞夫村。该村有个犹太人放债人，他是个远近闻名的慈善家，免费为旅客提供住宿。他有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盏灯，旅客们就住在这里。每个旅客都有权在这里整整住上一个星期，房东为他们提供所有的日常必需品。安息日那天，所有的旅客都和房东一起吃饭，只是男人们和他一起吃饭，女人们和他妻子一起吃饭。如果哪个人带了妻子、孩子一起来，他就为他们单独提供一个房间，因为房东要竭尽礼仪之道。

这儿有一间专供穷苦女人居住的房间。它离男人们居住的房间有很远一段距离，这样可以避免发生什么麻烦事。女主人亲自监督食物的卫生情况。旅客离开之时，这位放债人总要给他们些东西；他给男人分发东西，他妻子给女人分发东西。

他特别乐善好施。他有一匹不能再干活的老马。当一个捡破烂的穷人牵着一匹又老又弱的马来到这儿时，他就把自己的

那匹马作为礼物送给了穷人。这就是他的慈善之举，愿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配得上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善行。他衣着俭朴，身着一件破旧的衬衣，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脚登一双肥大的鞋子，头发散落在前额。他两臂特长，直到双膝，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都是这样的。

一见那位哈西德派信徒和他的车夫，他就把他们让进了会客室，把马牵进了马厩，并给它们喂了料。努塔把他当作了这家的仆人，就拍着他的肩膀，问道："你叫什么名子？主人给你多少钱？"他回答道："主人只供我吃饭。"

干完马厩里的事之后，他走过来和客人进行攀谈。当走到瑞布·余德尔跟前时，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子？从哪里来？"

瑞布·余德尔答道："我叫瑞布·余德尔，我正带着阿普塔那位拉比的信四处周游，因为我女儿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而我却身无分文，没法把她们嫁出去。"

托伍亚眼睛盯着他看了半天，接下来说道："真有奇事之中的奇事。"因为此时住在他们家的还有一个自称为瑞布·余德尔的哈西德派信徒。于是托伍亚转过身来，高叫着："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哈西德的信徒，你在什么地方？"瑞布·余德尔使劲拉着他的胳膊，说："我在这儿呢。"但这位放债人理都不理他，继续叫道："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哈西德信徒，你在什么地方？"

瑞布·余德尔马上明白了这里肯定还有一个叫瑞布·余德尔的。他对放债人说："我想，他一定是位哈西德信徒，而且非常的谦卑。他肯定是因为过于谦卑才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感到非常奇怪，上帝怎么会把两个人的姓名、教名起的一样呢？而且就连他们所缺少的（指金钱）都一样。为了证明那些先圣的话，他们的长相却不相同，一个面色黝黑、一个面色姜黄。

房东叫那个假的、自称为瑞布·余德尔的人过来，对他说："我的朋友，你跑来就对我说谎，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但是，为了证明你说的是真话，如果犹太是你的真名，请你重复《圣经》中的诗句，这些诗句中每个字开头的字母您必须依次是你名字，犹太的五个字母。"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背出一些带字母J的句子，但是，这些诗句并没包括他的名字犹太。如果犹太是他的名字的话，他一定能背出带有他名字的诗句的。所有的人立即看出这人不可能是真的瑞布·余德尔。

但是，真瑞布·余德尔对那个假瑞布·余德尔却有了好感。因为他承担了这么多的麻烦，尽管他没有要出嫁的女儿。就像那些正直的人们一样，他们承担了以上的一切麻烦，尽管他们自己一身清白。

这时那个假瑞布·余德尔溜了出去，找到了努塔，对他说："跟我来，我有事跟你说。"

努塔对他说道："从你脸上我可以出看，不会是什么体面的事。"

假瑞布·余德尔说道："我的朋友，人的面孔证明不了人的品质。"

努塔回答道："不管怎么说，你这张脸抵得上一百个证人。它足以证明你不是出生于正义的朱比特之像下。"

那人反问道："如果人的面孔表明人的品行的话，那么没哪个人会到市场上去的，他们都要用铁链子把自己束缚起来。"

努塔说："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

那人说："我看你清醒得很，那你为什么要跟着那头哈西德驴四处流浪呢？"如果你跟着一位圣徒，整天吃着鱼呀，鸡呀什么的，直到肚皮撑破了，肠虫一个劲地从肚脐眼往处爬，那你不是舒服得多了吗？就是你撑死了的话，你手头的钱也足

够你在公墓买上一块好地皮，和那些圣徒们安息在一起。”

“那么我将跟随哪位圣徒呢？”努塔问道。

“嗨，跟我啊！”那人说道。

“你？”努塔吃惊地问道。

“怎么了？什么东西要你那样盯着看？”那人问努塔。

“可是，你属于哪一类圣徒呢？你的那张脸就像张盗马贼的脸。”努塔反问道。

那人说：“这样更好，这是我的一大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会说我属于那些隐蔽的秘密圣徒中的一员。这些圣徒都把自己隐蔽在一个平凡的、普通的外表之下。”

努塔问他：“那你现在都忙些什么呢？”

那人说：“我是个奇才拉比，我给人们显示各种各样的奇迹。”

努塔问：“那么你的随从在哪里呢？”

那人回答道：“如果我的随从还和我在一起的话，你觉得我还要你吗？”

努塔说：“快点，告诉我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人说：“他到监狱去了。”

“他们逮捕了他？”努塔问。

“他们拿出伪证控告他，说他偷了一匹马，但控告他的那个人也遭到了报应，他不仅没有牵回那匹马，而且，还得让法官在安息日骑着它出外遛达。”

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听到走路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那人昂起头，猛地冲着月亮往上一蹿，接着转过身来对新来的那些人大声说道：“平安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在的是平安。”他这是按照新月节的仪式来做的，与此同时，努塔出去看看他的马是不是还在老地方。他担心那位圣徒又为自己找了个侍

从。但是，瑞布·余德尔很是尊敬那位假瑞布·余德尔，现在还是这样。假瑞布·余德尔一走进会客室，他就站在那儿盯着他看，直到房东的女仆过来问道："这儿谁是瑞布·余德尔哈西德？这儿谁是瑞布·余德尔哈西德？房东让他到他的屋里吃饭呢！"

瑞布·余德尔马上对那个他假瑞布·余德尔说："余德尔，主人正请先生您吃饭。"

假瑞布·余德尔对真瑞布·余德尔说："你就是那个人们叫着哈西德的瑞布·余德尔？如果你就是瑞布·余德尔的话，但愿以色列国土上不要再增加像你这样的人。"

真瑞布·余德尔问道："为什么呢？"

假瑞布·余德尔说："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了一大笔钱。"

瑞布·余德尔为此感到很难过，也很同情这位因为他而失去一大笔钱的假瑞布·余德尔，尽管在瑞布·余德尔眼里钱算不了什么。

随后，主人进来邀请瑞布·余德尔到他的房间去，想让瑞布·余德尔为他讲讲《托拉》。因为人们一见瑞布·余德尔就知道他一定是贤人的门徒。主人有一座大房子，房顶上盖着大块大块的木头，就像大城市中心房子一样。房子周围绿树环绕，雨天挡风，晴天遮阳。窗前堆着好几个粪堆，留着肥田用的。同时，这也可以提醒他不因自己的富有而骄傲。仓库里稻谷满仓，牛棚里圈着各种各样家禽，为主人提供肉食和牛奶。整整一个星期，房东家都吃玉米面包，到了安息日那天，才吃小麦面包，但是主人和他的妻子整个星期都像村民一样吃黑面包。这种黑面包里掺了一半的谷糠。他们已经吃惯了这种面包，因为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福气享受富裕的生活。只能吃到黑面包，

另外，他还经常讲述他穷的时候的一些遭遇。这样，他的孩子就不会因他的富足而感到骄傲了。“我以前租了一个磨坊，一次，一个德国人走了进来，肩上扛着一个大袋子。他对我说：‘给我磨磨这袋小麦。’”

我对他说：“把你的麦子倒进漏斗里，我给你磨。”

他说：“帮个忙。”

我走过去帮助他，但怎么也抬不起那只袋子。我对他说：“我怀疑你是怎么把这袋粮食弄到这儿的。”

他说：“怎么不能？”

我说：“我们两人都移不动它，那么，你一路上是怎么拿的？”

他回答道：“车运来的。”

接着，我叫来了磨坊里的帮工，我们三个人一起抬，但还是没抬动，我又叫了一个帮工，但粮食还是一动不动。

于是，我站了起来，打开袋子一看，里面装的全是雪。屋里很快就刮起了大风，整个磨坊到处都弥漫着雪花。那时正值六月的大热天呢。许多长得像人但又生着公鸡腿的动物在阵阵狂风中乱舞乱跳。我马上意识到我的顾客是何许人了。于是，我念起了“听着，以色列人”。很快雪没了，风停了，袋子和德国人全都踪影皆无。

“磨坊的主人走了进来，问我：‘犹太人，你为什么大喊大叫？’‘我怎么能不大喊大叫？’我回答道，并对他讲了事情的整个经过。他马上用嘲讽的口吻说：‘噢，那是以前磨坊帮工。’我把他给辞退了。他现在来用风吹你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住磨坊了，于是我就带着妻儿离开了那里，到处流浪，愿仁慈的上帝能救我们，我的双肩仍旧可以感到那雪的份量。

女主人说道："现在大家都说我的这位好人头脑清楚。没有哪个房客不来向他讨教的。然而，当他穷困潦倒之时，他的智慧哪去了？一次，他用马车运烤逾越节无酵饼用的面粉，这时，他发现河里的水涨了起来，淹到了马车和面粉，把面粉给弄潮了。他完全可以把面粉扛在肩上，这样就不会受潮了。"

当瑞布·余德尔告辞时，托伍亚给了他满满一带银币。瑞布·余德尔把银币放到马车上。托伍亚昂起头，说道："宇宙之主啊，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完成使命呢，还是仅仅出于个人的喜好。但愿这是您的旨意，我将实现《塔木德》中圣贤的名誉：尽管开头不是为自己，但是结果还是为自己。"

第八章

与圣人为伴／诱惑

从波利克瑞夫村出发，他们途经基帝谢兹，瓦思尼谢兹、塞泰兹、佩得巴泽兹、拉蒂谢兹，最后来到了特御思蒂佩得，这几个村庄都位于佩德凯明和赞洛泽兹之间。一路上所有的客店都非常富裕。他们人人都执行殷勤待客的诫命，并且乐善好施。

他们在这儿住上一夜，在那儿住上一天。瑞布·余德尔在这儿得到一块银币，在那儿收到一把铜币。祝那些装满他口袋的人快活！

他们也没忘了马伦斯基村，谢儒凯维兹村，赞瑞谢因村，巴特凯夫村和内德维村。最后，他们安然无恙地来到了赞洛泽兹村圣会众的居住地。

赞洛泽兹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一条河流从城中穿过，把新城和旧城断然分开。新旧两城两相对峙，凝视着水面，宛若一老一少两妇人，对镜顾盼美颜。河流映着新城和旧城的光辉而熠熠闪光。沼泽与池塘之间，矗立着一座古代的堡垒。堡垒上有许多带有窥孔的塔楼，勇士们过去就是从这儿射击那些入侵的鞑靼军队的。后来，那个魔鬼克末尔把堡垒给毁掉了，愿人

们忘了他的名字！再后来，公爵又重建了堡垒，把它变成了一座纺织厂。堡垒四周有一个很大的公园环绕着，公园里长着挺拔的酸橙树，城里的人用酸橙树的叶芽制作一种像茶或咖啡那样的饮料。

城里到处都是犹太会堂和诵经堂。还有许多著名人士，他们在极度贫困、忧伤、孤独的情况下，怀着一颗慈爱之心学习《托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那颗心永远为执行“你们完全应该谴责你们的同伴”这一诫命而燃烧。这是他们从那些伟大的布道士那儿继承下来的遗产，那些布道士以前曾住在赞洛泽兹，并常用谴责之词唤醒那儿的人们。然而，他们又因《诗篇》中的诗句而保持沉默。诗句是这样的：“当我面对邪恶之时，我将用口罩把我的嘴巴保护起来。”那些圣洁的布道士，约瑟夫·摩西拉比把这句话解释为：“我将用口罩把我的嘴巴保护起来，而且，只要作恶者能对我说：‘别多管闲事，’我就不对他进行谴责。”

因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默默无言，把嘴巴埋在胡子里。他们整天唉声叹气，走路弯着腰，苦思冥想着怎样让上帝在世上显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写些附庸时尚的诗歌和歌曲。这些作者既不像布洛德的歌手，他们把自己的诗歌改编成适合在客店和饭店演唱的民谣，也不像勒默堡的那些启蒙主义者，他们写诗只是为了使他们那优美的文体更加优美，而像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拉比，他们吟咏歌唱，责难世人俗事的目的就是唤醒那些昏昏欲睡的俗人，并用上帝的爱强化他们的心灵。

他们所作的诗歌从来也没有发表过，这你也用不着感到奇怪。布察兹也同样是一个到处弥漫着《托拉》气息的地方，不管你说出哪位学者的名字，在这儿你都可以找到比他还要强的对手。但是，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智慧写进书中，并使其发表。有

时，父亲通过作诗教给儿子写作的艺术。为了防止孩子厌倦这种抄写字母和吟咏歌唱的生活，父亲每天都为孩子准备一首新诗。当我得知孩童们已开始抄写字母，父亲们根据中世纪希伯来诗歌技巧每天为他们做一首新诗（这些诗歌蕴含着丰富的寓意，并把孩子的名字作为每行开头的字母移位词）之后，我完全有理由祝愿我能有幸看到利未人完成重建神殿的神圣义务。

瑞布·余德尔有一个名叫约珥的伙伴住在赞洛泽兹，所以，这使他对此地充满了敬意。尽管瑞布·余德尔整整20年没见到他了，尽管他们从未互通音讯，通报他们的好运，但是瑞布·余德尔从没有把他忘了。因为，当他们还是孩子时，他们就在同一座诵经堂里学习，在同一条凳上睡觉，盖着同一条毯子。他们的亲密程度就像两根连在一起的手指头一样。当他们成年以后，弗鲁门特的父亲希望把弗鲁门特嫁给约珥，但是，上帝却让她嫁给了瑞布·余德尔，而约珥娶了一个赞洛泽兹的妻子并跟随她到赞洛泽兹安了家。而他的朋友，瑞布·余德尔仍旧留在布洛德。

瑞布·余德尔来到赞洛泽兹之后，就立即四处打听约珥。瑞布·余德尔说：“人们年轻时的朋友是不能与那些会被忘记的朋友同日而语的，因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年轻时的朋友。”瑞布·余德尔是多么热切地期待着拥抱约珥啊！然而，当他看见约珥时，他甚至不能向他致意，也不能问他一切是否都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哦，事情是这样的：瑞布·余德尔一到约珥家，一个站在屋外的男人就把他拖进了屋里。瑞布·余德尔感到非常奇怪，约珥是怎么知道我来了？就算他知道的话，为什么他自己不亲自出来迎接我。瑞布·余德尔自忖道：尽管人们出于自尊，彼此要保持一段距离，但是，说句实话，我必须承认我对于我的朋友没出来迎接我感到非常恼火。但是，我一进

屋就明白了，他们出来不是为了迎接我瑞布·余德尔，而是为了拉住偶然到来的第一个有瑞布头衔的犹太人，有了他就凑足了法定祈祷人数，因为约珥的妻子就在那个星期去世了，他们正在死者的家里做哀悼祈祷。

一进屋，瑞布·余德尔就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坐在地上。① 他身上穿着借来的衣服，下巴上已开始长出了胡须。“约珥！”瑞布·余德尔高叫了一声。随即，一位老人把脸转向瑞布·余德尔，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认出了瑞布·余德尔，轻轻地说道：“是你吗，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回答道：“约珥，你认出了我，而我却几乎认不出你了，我绝没有想到会再次见到你，现在，上帝让我也看到了你的后代，你的儿子多么像你啊，他这张脸就是你约珥离开布洛德时的那张脸啊。”

约珥哀叹道：“余德尔，自从我上次见到你起，多少年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当我坐在地上哀悼我妻子的时候，又见到你了。”瑞布·余德尔也哀叹道：“我曾以为我和你的见面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但是，这会儿我的心却在悲痛和哭泣。哀哉！我真的应了《传道书》中的话：拜访哀悼者之家胜于拜访设宴者之家。”

在七日丧期这段时间里，瑞布·余德尔都呆在死者的家里做祈祷。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赞洛泽兹的头面人物，像瑞布·泽利格拉比，已故布道士本杰明拉比的儿子；还有瑞布·约瑟·埃尔凯纳哈西德，已故布道士约瑟·摩西拉比的儿子。他们都是来慰问死者家属的。这两位杰出人物功劳卓著，他们整理出版了他们先父的书稿，使他们得以名扬天下。然而，瑞布·泽利格拉比出版了他父亲所有的书稿，而瑞布·约瑟·埃尔凯纳

① 犹太习俗之一。在哀悼死者时，死者亲人往往坐在地上，或矮凳上。

哈西德只出版了他父亲对逾越节《哈加达》的注释，至于他的其他一些书稿仍旧留在他的手中，无以付之铅字。这些书稿包括，评注《托拉》中五卷书的书稿，论述《先知书》中在安息日诵读周表中诵读部分的书稿，以及评述《五卷书》(即《以斯贴》、《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和《传递书》)的书稿，还有过去他为了唤醒以色列人而作的一些布道。

如果瑞布·约瑟·埃尔凯纳亲耳听到他父亲，那位已故的作者，下面这两句话的话，想想看，他将会多么珍视他的作品啊！他父亲说："我死后，先贤拉希的幽灵将要会晤我，因为我完美地解释了他的著作。"

书稿传到瑞布·约瑟·埃尔凯纳手中之前，已经搁置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些字迹已消失了，有些字迹已辨认不清了。这样，看久了，眼睛在灯光下都变得模糊了。但是瑞布·约瑟·埃尔凯纳一直坚持到把稿子完全抄写了一遍才罢手。

寒冬之际，他常常熬至深夜，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他绝对忠实于原文，甚至连语法和文体都不做点滴改动。如果他已躺下准备睡觉了，突然想起在哪儿做了些改动，他会立即起身，再把它改过来。如果墨汁冻结了，他就会把它暖开，然后接着再写。他发现这样会耽误时间，于是每次睡觉他都把墨水瓶放在被窝里。贤人们除了对这些手稿大加赞美之外，别无他言。但是，由于印刷费用的原因，他还没有将手稿付之铅印。

瑞布·余德尔和瑞布·泽利格在一起时，也因他们对《托拉》共同的爱，而相处得十分愉快。瑞布·泽利格不住在费洛泽兹，但常常到他先父住过的这个地方来作客。来到后，他就住在瑞布·埃尔凯纳的家里。在主人家，他常和主人一起喝一种类似茶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由堡垒花园中酸橙树的叶芽制成的，它的制作工序是这样的：叶芽一长出来，人们就把它们采

摘下来，放在外面太阳底下曝晒。喝的时候，把晒干的叶芽放到水里一煮就行了。酸橙叶芽的香精还是一种治疗肺病的特效药。

瑞布·泽利格整理出版了他先父所有的手稿，这无疑为犹太人立了一大功劳。这些作品包括《论雅歌中情人之爱》、《传递书》、《本杰明旅行袋之书》、《逾越节〈哈加达〉法规制定者遗产之书》，以及《射向托拉金箭之书》。可以想象，在书稿得以出版之前，他经历了多少挫折啊！

在赞洛泽兹发生的那场大火中，他站在屋前看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多么希望能把整个屋子一下子抱起来啊！他先父的手稿就压在那屋子下。然而，上帝又一次将怜悯完美无缺地赐给了他的子民，书稿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没有任何毁损。

那场大火之后，瑞布·泽利格收集了其先父所有的手稿。上帝又使他得宠于他的那些亲戚和熟人，他们答应资助他出版书稿。但是，由于他们都很贫穷，他们最后还是无能为力。就在那时，奥索维兹的圣会众任命他为拉比和法庭庭长，为他提供了一份体面的俸禄。但是，他在那儿过得并不快活，于是他就搬到拉德维尔和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亲戚住在一起。他们的这些亲戚都是些诚实和正直的人。

尽管他在那里住下了，但却得不到安宁，因为盗贼们夜里常来搔扰他们，把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偷走了。他意识到，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他一天不出版他先父的书稿，他就一天也得不到安宁。毫无疑问，他的第一位妻子迪谢尔夫人，愿她在天国里安息！将永远值得人们的怀念。她贡献出了她所有的财产，珠宝和银餐具来资助第一批书稿的出版。他的第二个妻子做出了更多的牺牲，她就是诚实的利百加·贝拉，愿她长命百岁！她倾其所有并忍受了许多痛苦和不幸，其目的只是为了出

版先父的手稿。瑞布·泽利格在书中把这些事例都一一记录了下来，然而，却是含着泪水记录下来的。

在瑞布·余德尔逗留在赞洛泽兹的前期，他注意力全不在自己的事情上，早晚都呆在死者的家里；在他逗留在赞洛泽兹的后期，他整天阅读已故的圣布道士本杰明·拉比的作品，或者布道士约瑟·拉比的注释。这些都与"敬畏上帝"相呼应。

"我读那些作品时，"瑞布·余德尔告诉我们，"它们给我五官都带来了满足。我的眼睛看着，我的嘴巴读着，我的耳朵听着，我的双手触摸着，我的鼻子还闻着那圣洁的书页散发出来的芳香。"

当瑞布·泽利格在瑞布·约瑟·埃尔凯纳家和瑞布·余德尔一起喝他们称之为茶的那种饮料时，他问瑞布·余德尔："你女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在这儿你有没有筹集到一些钱？"

瑞布·余德尔回答他说："我不想在这儿筹钱了。"

"为什么？"瑞布·泽利格问道。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我发现城里都是些学生和哈西德信徒，因而我想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便士。我怎么能要人家自己也需要的东西呢？"

对此，瑞布·泽利格回答道："不要为这个而感到内疚，因为人们所付出的不是他自己的财富，而是上帝的财富。而上帝，感谢上帝，那儿有的是财富！"

瑞布·约瑟·埃尔凯纳说："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已故的阿尔舍克早已指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出埃及记》中这样写道：'他们将为我接受给予上帝的捐赠。'那么，如果全世界都接受捐赠的话，那谁来赠予呢？然而，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人们立誓要奉献出的，不是他自己的财富，而是上帝的财富。所以说，当你赈济他人的时候，就好像你从上帝那儿把钱

取来，然后，把它归于自己的私有财富，这就是即行善。”

瑞布·泽利格补充道：“与此相似，我的先父和先师对《利未记》中的短句：‘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愿为上帝捐赠钱财的话，那么你仍要为上帝捐赠你们自己的钱财’进行了如此的解释。尽管这世界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的一切，但是你的财富属于你自己的，因为你把这部分钱财从上帝的财富中挪为你自己的财富了。因而，当你赈济他人的时候（尽管你自己可能也需要赈济），就好像你是从上帝那儿挪用了些钱财，而你自己并没拿出自己的财富，拿出的只是上帝的财富。我心里并不觉得对不住上帝，因为上帝财富无边。”

但是瑞布·余德尔对女儿的事还是漠不关心，因为他一门心思地拜读已故布道士本杰明拉比的作品和已故布道士瑞布·约瑟·摩西拉比的作品。他口头常常挂着《传递书》说的那句话：“我认为人之最大的快乐存在于其行动之中。”这些行动都是他自己所做的善行，“因为那是他的本分。”那确确实实是他自己的本分，正如已故的布道士本杰明拉比在他的《本杰明旅行袋之书》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不要让人们说：‘我将为我的儿子辛苦劳作，给他们留下一大笔钱。’即使这样会忽视了《托拉》和祈祷，因为儿子是父亲的价值的体现，父亲死后，儿子将使其价值得以延续，但是，要是儿子成了个恶人的话，那么他就落得个两手空空了（正如《塔木德》中所讲的那个有着一老一少两个妻子的人一样，老妻拔掉了他的黑发，少妻拔掉了他的白发）；这样，他一事无成，也就是说，他不为上帝尽职却依赖于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却成了一个恶人。人们会怎么说他呢？哀哉！他之所以落得这步田地只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儿子辛苦了一些。如果他能从坟墓中生还，看看他为谁辛苦了一辈子，他就会因羞愧而再度匿迹销声。那些为上帝尽职，为自

己辛苦而并不依赖于自己儿子的人是多么幸福啊！根据我的理解，这就是《传递书》那句话'人之最大的快乐存在于其行动之中'的意思，行动是指他自己做出的善行，他不应该忽视对上帝应尽的职责，而只顾为自己的儿子积聚钱财。因为赐予他们生命的上帝，感谢上帝，也将给予他们食物。"

努塔哪去了？他会不会离开了瑞布·余德尔，让他自行其事，而不再提醒他完成把女儿们送入婚礼的华盖这一诫命呢？非也，努塔现在正忙于自己的麻烦事呢。你大概还记得，那次他们在去维德瑞村的路上曾投宿于一个无顶客店的事吧。那晚上盗贼们从外面把门锁上，把马牵走了。努塔发现后，爬上墙顶，猛地一跳，正好跳到盗贼的背上，盗贼们给吓跑了。但从那天以后，努塔的身子变得佝偻了，身体也出了毛病，他脸上的光彩随着他的勇敢行为而消逝了。他不管走到哪，都呻吟着："哦，我的背哟，真倒霉，我的背哟。"

努塔在来赞洛泽兹以及生这场病之前，身体一直很好，生了病也用不着求医问药，自己慢慢就会好的。努塔住在导师瑞布·耶拉麦尔的孙女家。瑞布·耶拉麦尔是他和瑞布·余德尔投宿在马希尼村时候说的那种圣拉比。老话说的好，在家里找不到安宁的人，在哪都能安顿下来。马车夫的情况更加如此，他早就住惯了客店。不过，努塔生病期间就一直住在瑞布·耶拉麦尔的孙女家。当疼痛缓和一点时，他就把女主人家里的孩子聚在一起，让他们坐在他的床上，给他们讲他们的曾祖父，瑞布·耶拉麦尔的富有，以及他是怎样致富的。他说："瑞布·耶拉麦尔自己家养的那头牛挤出的奶味道鲜美，世上哪也找不到那样好喝的牛奶了。那时正好凯撒生病了，人们告诉他：'如果你喝一杯瑞布·耶拉麦尔家奶牛的奶，你立即就会康复的。'于是，他手下的人来到瑞布·耶拉麦尔家，牵走了那头奶牛，

留下了和奶牛一样重的金子。”

他还给他们讲了熊和锅的故事。有时，他把它们分开来单独讲，有时又把它们合起来一起讲。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这样讲道：“一次，我要送一马车的锅到布洛德去，突然，一只熊钻了出来，站在路中央，说道‘努塔，我要把你吞掉。’我说：‘请等一会，让我从车上下来。’于是，我从车上下来，拿只锅猛地扣在熊的头上。但是，还没等我爬到车上，又来了一个拿着武器的强盗，他想把我杀了，把马车连同马和锅一起当成战利品带走。但是，就在他伸手要牵马的时候，那熊猛地向他扑去，把他撕了个粉碎。”

孩子们不解地问道：“既然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你为什么一直叫着，哎哟，哎哟呢？”

对此，他回答道：“孩子们，这是我自找的麻烦。一次，我和瑞布·余德尔一起投宿到一个客店，而盗贼们也到了那里。他们偷走了瑞布·余德尔的祈祷书，那祈祷书上有瑞布·余德尔写的三条符咒：一条是隐身符咒；一条是让人喜欢你的符咒；一条是谁也抓不到你的符咒。盗贼们在外面把门上了锁，于是，我就用力一跳，用头把屋顶给撞开了，又从屋顶跳到了盗贼们的身上，把他们都压扁了，而我连一根毫毛也没伤着。只是在我撞开屋顶的时候，捣毁了一个鸟窝。天国的法庭宣判我在来世将为此而受到惩罚，我说：‘上帝饶恕我吧，努塔即使连天堂中的一个小时也不愿从手中溜走。’他们对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就放你走。不过，既然你是努塔，你说，你选择什么吧！’于是，我选择了在现世中受苦。”

整整好几天，他饱受了四肢疼痛之苦。他还常常叫嚷着说一群蚂蚁正在他的背上爬动。在梦里，他梦见人们给他展示蚂蚁是怎样搬走一块脊骨，并打开一个坟墓，最后和那块脊骨一

起进了坟墓。一开始，瑞布·余德尔还没把努塔的话放在心上。瑞布·余德尔常常说："谁没有个疼痛什么的。如果疼痛降临到你的身上，你必须以爱心来接受它们，因为疼痛可以消灭犯罪，净化肉体。"但是，听了努塔的这个梦，瑞布·余德尔对他说："努塔，把手伸给我，我们来谈谈这件事。《申命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因此你们的营地将是圣洁的，'书中把人类的住所称为营地，当人们使自己成为圣，并以圣洁的方式行事时，人们的四肢就被称为'圣灵的营地'。关于这一点，《利未记》中这样写道：'因而，以色列人的后代将使我成为圣，我将与他们同在。'但是，如果他不用圣洁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肢体，那么，其肢体的每一部位都会招来一个恶魔，因而，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

"我的朋友，你必须知道那248块骨骼以及365条脉管筋分别隶属于那248条肯定式诫命和365条否定式诫命。正如人的骨骼、脉管和筋是根据诫命的数目来划分的一样，家禽、食肉兽和飞鸟也可分为骨胳、脉管和筋的，它们都各自隶属于那613条诫命。

"例如，蝎子隶属于割礼这条诫命。因而，如果谁被蝎子叮了，他们就把圣洁无瑕的圣约放在他头上，意思是，这个人像个婴儿一样，心中还从未有过恶念，于是，他就没有生命危险了。

"我的朋友，与其痛苦地叫嚷，倒不如好好想一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疼痛，或许是因为你穿了件毛、棉混纺的衣服，或许这件衣服和某次犯罪行为有关。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劝你不要诅咒你的疼痛，而要以应有的爱心来接受它们。"

但是，瑞布·余德尔的朋友不同意他的观点。有人说，努塔应该到公墓去，说些该说的话。而另外一些人说，努塔该用

醋擦擦身子，还要多喝些水。然而，努塔谁的话都没有听，他去了医生那儿，放了点血。他这样做，正符合《革马拉》中的箴言："不管是谁遭受了疼痛都该去看医生。"

我们为什么对努塔的病情大加渲染呢？目的是为了告诉你，瑞布·余德尔因此有充分的时间精心研读《托拉》了。因为在努塔生病这段时间里，瑞布·余德尔总是在读圣洁的已故布道士的著作，正如本章的标题那样："与贤人为伴"。当努塔身上的疼痛一消逝，他的四肢恢复了力量，他就开始催促瑞布·余德尔上路了。

那天，约珥结束了七日丧期，从地上站起。他们端来了白兰地和各种圆形的饼，与那些祈祷死者灵魂升天的人们一起享用。吃完喝完之后，客人们都离开了，只有瑞布·余德尔，他童年时的伙伴，留下来陪伴这位鳏夫。约珥脱掉了哀悼期间穿的拖鞋，换上了皮鞋。他低着头一声不语。瑞布·余德尔端起一杯白兰地，做了感恩祈祷，然后将酒一饮而尽。他拉着约珥的手说："约珥，祝你长命百岁。"约珥用微弱的声音应答了瑞布·余德尔的祝福，接着，叹了口气。

瑞布·余德尔握了握他朋友的手，然后把手抽了回来，用手按着他的胡须，吻了他的朋友一下，说道："约珥，你为什么这样叹息呢？"约珥指着他妻子的床说："现在谁能给我烧一匙汤呢？谁又能给我烤一块面包呢？"

瑞布·余德尔说道："我的朋友，我从来没为这种无益之事伤过心呢。相反，我觉得世人应该为过度饮食而哭泣。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这个人整天与人打交道。对世人很了解。如果我要告诉你我在这方面的所见所闻，说上玛士撒拉① 活得

① 玛士撒拉：《创世记》中亚当儿子塞特家谱中的人名，以诺之子，拉麦之父。据载他的寿命高达969岁。

那么些年也说不完啊！”

约珥对瑞布·余德尔说：“你的话听起来就像傻话一样。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瑞布·余德尔说道：“我要告诉你我在邻近布洛德的某个地方的遭遇。我有四十年没得病了，但是那次我因撑得太饱了，却受到了各种各样疼痛的惩罚，愿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滋味。你不要认为这事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赶车的努塔也有同样的遭遇。人们是有什么吃什么，但不管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约珥说道：“我提醒你《创世记》中的那句话‘独处对男人不利’，而你却用《申命记》中的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回答我。”

瑞布·余德尔说：“这样说来，你是对的。”

接着，瑞布·余德尔的朋友问他：“余德尔，你是为婚礼的华盖而旅行的吗？”

瑞布·余德尔回答道：“是的，约珥。”

“你有三个女儿？”约珥问道。

“三个女儿，愿她们长寿。”瑞布·余德尔回答他。

“那么，你是想把她们嫁出去吗？”约珥问道。

“这个问题问的真好！我当然想把她们嫁出去了。”

接着，约珥对瑞布·余德尔说：“我给你找三个女婿。”

瑞布·余德尔叫道：“我真为你感到难过，你为我女儿找三个新郎，而你连口还没有开过。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你都干了些什么？”

约珥引述道：“‘一天还没结束，人死并非无益。’余德尔，这是天意啊！你要了弗鲁门特，我也要了别人。而现在，你的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我的妻子却先我而去了。”

听了这话，瑞布·余德尔叹息道：“我是多么渴望与你共欢乐啊，然而，我到这里之后却看到你正在哀悼你的妻子。”

约珥说：“余德尔，托你的福，你来的正是时候。上帝就是为了我才把你带到这儿的。你要把女儿嫁出去，而我要娶个妻子，所以，我将娶你的一位女儿为妻，我不要任何嫁妆。”

瑞布·余德尔很高兴和他亲爱的约珥订了婚约。他亲爱的约珥也很高兴给自己找了个妻子。赞洛泽兹的人都十分惊叹瑞布·余德尔的成功，因为约珥是个家底丰厚的酒商，他的儿女们都已完婚，他只缺少个妻子来照顾他和照顾这个家。但是，当瑞布·余德尔把这些细节讲给瑞布·约瑟·埃尔凯纳听时，瑞布·约瑟·埃尔凯纳握着他的手，说道：“如果我不了解你的话，我会说你不信任贤人。阿普塔的拉比不是告诉了你，新郎的父亲出多少聘礼，新娘的父亲也要陪多少嫁妆的吗？因此，新郎必须要有个父亲，新娘也要有嫁妆。但是，现在新郎既没有父亲，新娘也没有嫁妆，这怎么能是阿普塔的拉比所说的天配的姻缘呢？”瑞布·泽利格点了点头，说：“这的确不是天配的姻缘。”

剑入鞘后，赞洛泽兹在瑞布·余德尔的眼中成了一个令人苦恼的地方，他的朋友想帮他一把，而他却要对他说，你的善意我心领了，但我却不得不把它拖到荆棘上去了。努塔是决不会干这种事的。为了付店主家那锅汤的钱，努塔要了店主的女儿，而我却拒绝把我的女儿许配给我的朋友。余德尔啊，余德尔，尽管你与圣人为伴，但是，你还不如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以色列人。而且，他还有更多的理由来为这件事而感到遗憾。因为，他自以为艰苦的跋涉该结束了，然而，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呢。

第九章

夜之恐怖

瑞布·余德尔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女儿佩赛勒择好佳婿，返回故里，回到诵经堂，坐在《托拉》旁和会众一道诚心祈祷，而不再孤独地长途跋涉，使自己形容枯瘦、心力交瘁。但瑞布·余德尔是个精细入微的人。他要一字一句属守拉比所言，新郎的父亲给儿子多少财礼，他就要陪给女儿多少嫁妆。因此当他的朋友约珥不要钱不要嫁妆就要娶他的一位女儿时，他没有同意，这倒使他最后得以完成圣徒的全部祝福，觅到一位佳婿，一位熟读《托拉》、举止端正的合适人选。一位父亲能供给足够的金银，拿得出丰厚的财礼的合适人选。然而，瑞布·余德尔还没有找到佩赛勒的佳偶就已经感到十分的厌倦和伤心：他乘马车碾过许多路而后发现他又返回许多他已到过的地方，在婚约缔结之前他历尽了千辛万苦。

你可能会觉得瑞布·余德尔今后遭到的麻烦要比他迄今已经受的要少，或者和他已经遭受的相仿。现在我要马上告诉你，从今以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麻烦都要比前一个大。打个比方，好比一位为人君者追踪所喜爱之人，抓住他的手拉近自己，拥抱他，把他压在自己的胸口，直到那位朋友的骨头碎裂。然

后，赠以厚礼，打发回家。

简言之，瑞布·余德尔离开赞洛泽兹赶往脆斯亭那兹村，从脆斯亭那兹村去黑卡勒韦兹村，从黑卡勒韦兹村到耶武切兹村，从耶武切兹村到派德勒韦兹村，从派德勒韦兹村到沙凡拟御村，从沙凡拟御村到一个叫做花荣格斯的地方，从花荣格斯到亚细诺韦兹村，到了亚细诺韦兹村，他们决定前往圣会众的居住地——斯诺切夫村。他们日日有上帝的佑护，每天都能吃到面包，正如古书《梅切尔塔》中所说：“上帝造就了白天，也造成了生存。”努塔也从中得益，正如《米德拉西》在评述《耶利米哀歌》时所言：“主人满意了，我也就满足了。”

总之，他们离开亚细诺韦兹村向斯诺切夫圣会众的居住地进发。他们行进途中雪花终于飘落下来，马车沉重地缓缓而行。天空灰暗下来，大地覆盖了一层白雪，远处，天地混然相接，将居民们笼罩在一片阴郁朦胧的世界里。瑞布·余德尔将自己裹在斗篷中，双手缩进袖笼，以一种悲伤的语调背诵着《香部》，自忖道：要不是跋涉在外，我可能正坐在诵经堂中和会众们一起祈祷、祝福，结束时一起说：“阿门。”那些听诵读人念祈祷文，在每段结束时或是机械或是欢乐地应以“阿门”的人是多么的幸福。贤人们听不到这一声声“阿门”一定十分悲伤的。况且世人尚不知晓沉重的灾难一天天重现，而当以色列人在会堂集会并跟着说“感谢上帝，阿门”时，安慰之门就已朝他们敞开。

马车夫也在暗自思量，如能找到一家客店，我一定要进去坐到火炉旁暖和暖和，再不在这黑暗之中辛苦行进了。谁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到达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呢？

象牙对孔雀说：“孔雀兄弟，还记得这些路没修好时，因为有危险旅客从不敢夜间赶路，天还大亮呢就找客店住下，马匹

也能在马厩中休息，疏疏筋骨，恢复元气。可现在路修好了，我们也不得不日夜兼程，连喘口气，歇歇脚的机会也没有。我们都快忘了自己是一匹马而拼命疾驰，像一只发狂的野兽，原谅我把过去和现在相提并论。”

孔雀说：“闭上你的嘴，不要跟我说起过去。”因为孔雀对过去的好时光太熟悉了。那时候它受到精心抚育，吃得好喝得好，整天高高兴兴，可现在却落得个负重拉车的下场。因此它不喜欢回忆往事。就好像一位颈脖子上挂着珠宝的年轻王子出去时丢失了珠宝，以后每当他出去，他总是下巴低到胸前，以便人们看不出他丢失了什么。象牙和孔雀都摇摇头，叹息那一去不返的年轻时光。

象牙心中也大为悲伤：我的时代，我的时代，你在哪里？我的时代，我的时代，你是否真的别我而去？我们被套上嚼头，你呢？我们被关在马厩，你又在哪儿呢？我们走向南你却跑向北，我们往东你往西。我们再回到北方，找不到你，我们追到西，你又在那儿消失了。连那并非真实的影子都一直陪伴着我们，而你对待我们却连影子都不如，我要诅咒那丢掉一个轮儿的马车，更要诅咒那失去时间的家伙。马车还有一只轮子，还能继续前进，但谁能归还我们那流失的年华呢？

看到马扭头看着他，努塔对它们说：“我知道你们在雪中跋涉很不容易，我来给你们背上遮点东西挡挡寒。”他跳下车，拿了两只麻袋，盖在马身上，并对马说：“走吧，走吧，快到了，我会把你们牵到马厩里去歇息，给你拿燕麦吃，你们可以吃喝休息，直到天明。明天我会把马车换成雪橇，这样你们跑起来就会轻松得多了。”

象牙说：“努塔尽拿些无望的安慰来劝慰我们，就像《锡拉智慧》中所说的一样。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这就好像有这

么一匹马，所有其他的马都过来对他说：‘兄弟，让我们把你的头砍掉吧，我们会给你一屋子草料和大麦吃。’这匹马对他们说：‘你们可真是聪明。如果你们把我的头砍了，谁来享用那些草料、大麦呢？’努塔说他将让我们在马厩中歇息，然而在我们能到达任何一个马厩之前，我们就早就累垮、累死了。到那时谁还要什么马厩。”

与此同时，努塔坐回到马车上自己的位置，口中祈祷着：“福降安居者。”然后又就其最简明的意思进行解释，好像是面对大庭广众一般说道：“坐在家中，无须赶这种路的人真幸福。”

瑞布·余德尔默诵完《香部》，想着不管上帝的选民要经历多少沉浮，他都要承受，哪怕是完成一条诫命。他对这些漫漫冬夜在没有《托拉》的陪伴下白白度过一事感到叹息。

终于，他振作精神，双手伸出车外，让飞雪滋润着双手，祈祷着。努塔默默地驱马前进。祈祷快结束时，他真想掉转车头，然而马却跳跃着拉车疾驰。努塔由此意识到他们快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因而很高兴。过了没有几分钟，他们就进了一个村子，而且还能听到诵读《托拉》的声音。瑞布·余德尔兴奋地伸出双手说：“大街上诵读《托拉》的声音不绝于耳，世上再没有什么声音比诵读《托拉》更美妙的了。瑞布·努塔，你看看，大慈大悲的上帝让我们迷路又指引我们走过雪地，他既使天寒地冻，天空灰暗，骏马与我们作对，又引导我们来到陌生的地方，最后终于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就似一个人呼唤他的孩子们一样。他说：‘来，儿子们，过来，我起誓你们一定会脱离磨难，舒适地生活，你们会走过灯火通明的房间，坐到火炉跟前，吃送来的饼，学习《托拉》。’努塔，请你把马车朝那座房子那边赶。可以肯定，我们一到那儿房子的主人就会迎出来，

拉着我们的手说：‘进来，进来。’并给我们拿吃的喝的，然后我和主人就会坐到炉前，共同学上一页《革马拉》。我敢肯定，努塔，世上没有比读上一页《革马拉》更美好的事了，在漫漫的冬夜之中更是如此。这时候肉体可以从《托拉》中获得加倍的欢乐。”

努塔说：“如果这儿没有犹太人，哪会有你的《托拉》呢？一定是你的灵魂渴求《托拉》，才想象出你听到了吟诵《托拉》之声。”瑞布·余德尔说：“努塔，你怎么说起话来就像马拉车似的？车还没动，马却跑起来了；你还没有注意去听清楚就先说起来了。最好先听，后说。”

又向前走了一会儿，他问道：“努塔，这是什么声音？”

努塔回答道：“大概是一位过路人歇在村中读《托拉》吧。”

“不管是不是过路人，”瑞布·余德尔说，“他反正在诵读《托拉》。”努塔循声驱马前往，来到一家半泥半草盖起的农舍门前。屋旁有一窝猪正在粪堆上哼哈作声，在家中圈养牲口是农民的习俗。

这时候象牙和孔雀以蹄击地，翕动鼻翼，发出嘶鸣声，随后用头拔开雪，舔着雪下的土地。原来，它们在这个村子里出生、长大、直到被弄到罗勃席兹马市。在那儿它们被小偷从主人手中偷走，卖给一马贩子。马贩子又把它们卖给车夫努塔。自从被劫走之后，它们还从未回来过。现在回来了，它们兴奋地击打着地面，并以口衔土，仿佛担心土地会从脚下消失似的。

瑞布·余德尔跳下马车，和努塔一起走进屋子，高兴地向屋子的主人致意：“愿上帝带给你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位长着一张异教徒面孔的村妇用异教徒的口音应着他们。努塔对这位妇人说：“亲爱的，告诉我是谁坐在你家中诵读我们神圣的《托拉》？”

“我丈夫，”她回答道。

他们东张西望，发现一个满脸络腮胡须，头发乱蓬蓬的男人，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革马拉》，单调地吟诵着。瑞布·余德尔赶紧跪过去向他致意，抓住他的手，盯着他的脸，就像一个人充满激情地盯着他钟爱的人看一样，说道：“正如沙漠中发现了葡萄，我发现了你，啊，以色列人。”那人也向他致意，并让他在自己面前坐下。“亲爱的人啊，”瑞布·余德尔说道，“你是如何到这个地方来的？”屋子的主人笑着回答：“《托拉》简直太美妙了，我改变了信仰。现在我只想静心尽意地坐在这儿学《托拉》。”

听到他如此说，瑞布·余德尔几乎魂灵出窍，若不是努塔在身边，他可能连忏悔都来不及做就辞别人世。努塔干什么呢？他抓起瑞布·余德尔，两人一起逃了出去，拼命爬上马车。努塔急着赶着马飞奔，但马儿一动不动。它们踩着、踢着，愤怒地踏着、咬着缰绳，差点连马车也弄翻。努塔大叫起来：“哀哉，真是报应啊，那个皈依宗教的人迷住了它们的心，它们不肯走了。”瑞布·余德尔觉得那人是犹太恶魔。“慈悲的上帝解救我们吧。”他放声喊了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终于脱离了困境，出得村来。

正如一个人摆脱了狮子，又遇到了熊，刚来到一座房子跟前，以手扶墙想喘口气，又挨了毒蛇咬一样，他们刚摆脱了严寒的威胁，就碰到了那个皈依宗教的人，现在逃离了那人又走进了无边无际的森林，听到一种阴森恐怖的声音。瑞布·余德尔说：“那恶魔张开了他那血盆大口要来吞噬我们，但愿此事不会发生。”他重复着许多饱经苦难的圣者的英名，说完这些名字大概要花上个把小时，但我们不想把它们记录于此，以防不良之徒来用它们摧毁整个世界。

瑞布·余德尔还没说完，努塔就贼叫起来，“有狼！”他接着对马说：“我想你们决不会在遇到麻烦时丢下你们的主人努塔不管的，若是让那些狼把我们活吞了，那我们连个犹太人的坟墓都捞不着进。愿上帝不许！瑞布·余德尔，快作临终忏悔吧，狼快到眼前了。”接着他们就听到一声狼嚎，它那两只眼睛就像两只燃烧的火把，呼出的气息冲到他们的脸上，他们怕得血都快凝固了，一动也不敢动。现在该说些什么呢？狼是一种把人撕碎后再吃下肚的恶毒野兽，我们从《禁食文集》中那个狼吃了两个小孩的故事中对此已有所了解。据说如果我们的勇士钻过狼的口中，世界上就不会有以色列人的仇敌残留下来了。

不过，既然危险迫在眉睫，赎救亦为期不远。这时两匹马撒腿奔驰起来。

谁知刚脱龙潭，又入虎穴。马车驶入一片公墓。这是圣斯诺切夫会众的公墓。道路从坟墓之间延伸而过，政府筑路时曾想把这些圣骨迁往他处，但奇迹出现了，坟墓自动迁移，公墓一分为二。现在两边的坟墓上白雪覆盖，风卷起墓顶的积雪，吹到他们的脸上。

他们正准备继续赶路，这时，一座坟墓裂开一道缝口，从中跳出一个穿着裹尸布的东西，朝他们抖动着裹尸布。他俩吓得大叫起来，“听着，以色列人！”他们如转身往回跑，无疑会被狼吃掉；若站着不动，这儿无疑将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

然而，把他们从一场灾难中解救出来的上帝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在下一个灾难中遭受灭顶之灾。过了不一会，他们便看到墓地小屋射出一道光亮，同时听到一声哭泣声。“锡安山上的哭泣声还要持续多久？”接着又听到：“盯着这三件东西，你就不会走入迷道，就会知晓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将来向谁诉说。”

“咱们还是循着声音走吧，”瑞布·余德尔对努塔说。“死在这公墓中与圣者相伴总比让野兽咬死强。”他俩手拉手地循声而去。他们发现一老者身着尸衣，像一具尸体立在墓室入口处，正以悲哀的声音唱着挽歌：“虫子和食尸虫钻进了土里。”他们站在那儿，好像食尸虫正爬进爬出他们的身体，就如穿过针眼的线透过布料一般。

这时候瑞布·余德尔向老者问道：“你怎么站在这公墓中？”

他答道：“你问的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老实讲，我也曾问我为什么立在世间，而许许多多比我伟大、比我强的人却躺在地下，尽管我终于悟出这是永存的上帝的旨意，但我的思想中还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因此我每晚都站在这儿。”

接着，老者又问努塔：“你是车夫吗？”

努塔答道：“是的。这是我的两匹马，象牙和孔雀。这位是瑞布·余德尔哈西德信徒，我就是跟他一起从布洛德赶车到这儿的。”

“在我的一生中，”老者说，“除车夫外我没有嫉妒过任何人，因为只要他愿意，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可以掉转马头，驰往圣地。”说到这儿，他悄悄告诉他们，他就要登临圣地了。

由此，瑞布·余德尔觉得他自己肯定最被看不起，因为他坐的马车一路不停地滚动，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有一天能返回布洛德吗？瑞布·余德尔告诉我们当时他想到三点：尽管他人不在圣地，但他的心是在那儿的；只要他能亲自登临圣地，他愿意抛开家室，让她们自己谋生；为了圣地，他打算放弃他在世中的一切。他从衣服里掏出钱来对老者说：“我请求你，收下我所有的钱。”

老者说：“钱对我有何用？”

“当盘缠呀，”瑞布·余德尔说。

那老者说：“可我打算步行去那里。”

瑞布·余德尔坚持要他收下，最后他拿了其中一枚，就是余德尔离家时他的朋友送他的那枚钱币。他的朋友送他这枚钱币是让他在到达理想港湾时作施舍用的。余德尔是否已到达某一毗邻那理想港湾的地方呢？瑞布·余德尔辩解道：“对犹太人来说，理想港湾除了圣地以外还能是什么地方？我虽然没有到达那儿，然而我的心，我的灵魂早已经在那儿了。”

东方泛白云时，他们看到斯诺切夫城就在眼前。努塔很高兴，他和他的马终于到达一个城镇了。而瑞布·余德尔更感到兴奋，他终于来到一个诵读《托拉》、敬畏上帝的人们居住的地方。诵读《托拉》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就像从泉头涌出的知识之流一样。显然，每个能高唱赞歌的人都会自豪甜美地唱起赞美神圣城镇斯诺切夫的歌的。

立即带我去斯诺切夫
那儿灵魂可得安乐
撒拉弗撒拉弗① 在街上
走向尘世日夜匆忙
听说，从尘世入天堂
竖立一架高高的梯子，他们讲
人们可爬着向上
经过犹太会堂直入天堂

① 相传为天使。《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1至7节对此有记载，称他们有6个翅膀，两个用来遮脚，两个用来飞翔。他们与众天使合唱颂扬上帝的尊贵威严，并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声音震动了天上圣殿的根基。

而敬畏上帝之气息芬芳，
每个家庭中都能品尝
现在带我去斯诺切夫去吧
在那儿安居一刻，无须游荡。

他们迅速进城，到圣拉比米歇尔的诵经堂去祈祷，祝愿他圣名永存。来到这样一个圣者祈祷过的地方，瑞布·余德尔满心高兴，觉得四肢注入一股生命的活力。根据神秘主义教义，是光就会留下痕迹，即使它可能已经消逝。无论何处，只要一位犹太人在圣者祈祷过的地方虔诚祈祷，或在受到其祈祷文净化哈西德信徒祈祷过的地方祈祷，祈祷者必定会高升，升及棕榈树一般高。瑞布·余德尔潜心研读他的祈祷文——耶希尔·米歇尔，即已故圣米歇尔拉比的信件，以撒，即已故的圣责难者以撒拉比的信件，以撒拉比是上面提到的米歇尔拉比的父亲，以及约瑟，就是殉教者约瑟拉比的信件，他是以撒拉比的父亲，米歇尔拉比的祖父，愿主降福于所有这些已故圣贤。其中已故的圣约瑟拉比以他的信件，原原本本地向瑞布·余德尔展示了他是怎样为到达故土以色列而历尽磨难。这更使瑞布·余德尔坚定了决心，决不能使自己对圣地的仰羡之心有半刻离开；他的心已开始在生活之地驰骋，在那儿，神灵自获得永生以来从未离开过。

他就这样身披祈祷巾，戴着经匣站着，直到努塔跑来，对他说：“瑞布·余德尔，收拾东西，我们快走吧。”

“为什么？”

“一位著名的圣徒刚来过这里。当地人把所有的拿得出的钱都给了这位圣徒，连一枚被损的硬币也不会留给你瑞布·余德尔。”

瑞布·余德尔，我能把你比作什么呢？比作一位神灵附身、赤脚站着准备为会众祈祷的祭司？突然一只鞋砸在脸上。他呻吟着说：“哎哟，哎哟，努塔，你完全打乱了我的心绪。”他按规定的式样卷起经匣，放进箱子里，叠起披肩，准备离去。其实，他并非是听车夫所劝，到另一个城市去，而是要去拜见当地的圣贤。瑞布·余德尔见到了圣贤，圣贤为他祝福，并平静地把他送出来。但刚过了一会儿，圣贤的随从跑来对他说，我们拉比想见你。于是瑞布·余德尔又和他一起回去见圣贤。

“我想问你点事，”圣贤对瑞布·余德尔说，“告诉我，你进我屋时我看到你头颅四周有一圈强光，那是圣地之光，你到过圣地吗？”

“拉比，”瑞布·余德尔答道，“我尚未有瞻仰圣地的荣幸，然而就在昨天，某位老者给我讲了圣地的事情，所以它的神圣一时一刻也没离开我的脑子。

接着，这位拉比拉着他的手，与他谈论包容一切的圣地来。他对瑞布·余德尔说：“一个人应该总是为自己求得怜悯，这样才有幸谒见圣地。如果他有幸谒见圣地，要让他心悦诚服地接受降临到他身上的一切，因为，但愿事情不是如此，一旦他有损圣地的名声，哪怕他已身在圣地，也会马上回到被掳时期①。”

“一次，我和阿普塔的拉比一起过安息日。安息日结束时，拉比起身，穿上外衣，拿过手杖就走了。他回来后我问他：‘拉比，你刚才干什么去了？’他回答道：‘在圣地升天了，天堂中的诸神声称要有人陪伴他的尸体。’一会儿之后，他又穿上

① 被掳时期：希伯来民族史的一个阶段。指以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太亡于新巴比伦，到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释放被掳者归回巴勒斯坦这段时间。

外衣抓过手杖，走了。回来之后我又问：‘这次又为什么走呢？’他叹息着说，‘一位名闻遐迩的圣徒在圣地升天了，最伟大的天使们都去陪伴他了，但凡人只来了几个，那位死去的圣徒叹了口气，说，‘如我不是在圣地，不知有几百犹太人会来给予我最后的荣耀。’这样天使们全离开了他，我就去给他作伴了。’”

瑞布·余德尔和圣贤告别时，圣贤为他祝福。接着，他在瑞布·余德尔面前低下头，说道：“余德尔，我亲爱的，你也为我祝福吧。”

第十章

信使匆匆

告别健在的圣贤，他想重返墓地，拜倒在已故圣贤瑞布·米歇尔墓前。他并不知道，瑞布·米歇尔早把自己的身体弃在耶姆波勒了，他在那儿辞世归天。当时，他正参加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安息日筵会。他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边引述着《光辉之书》里的话："真正的先知摩西带着这种愿望、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年前，他的死亡之足迹已出现在上伊甸园，因此，他不得不留心，以防他的灵魂升天时冲击到神圣的造物主。

现在瑞布·余德尔已经走了4个多星期了。因为从基斯流月①初，时值公历十一月底，他就已经发出了。那时正是收获土豆的季节，我们还能想起他和帕蒂尔呆在一起的那一天。帕蒂尔没有留他久住因为已到了收土豆的时节。现在哈努卡节都过去了。如果你以基斯流月的开始算到哈努卡节之后，你会清楚地看到四周多的时间过去了。而从布洛德到斯诺切夫是8个小时的行程，如果乘坐努塔那一步数尺的马所拉的车的话，时间应该还要短一些。

---

① 犹太历9月，公历11、12月间。

瑞布·余德尔在他经过的那些仿照未来以色列故土而建造的乡村逗留了很长时间。实际上，那整个地区以小故土闻名，因为那是一块住有可爱人民的乐土，仿照耶路撒冷而建的布洛德就位于其中央，四周散住着许多圣徒。全世界各民族都知道这个地方。传说奥地利的凯撒么布洛德来，看到他的犹太民站着迎接他时，他说："这就是我的耶路撒冷。"因为奥地利国王签发诏书时所盖之印鉴即为"耶路撒冷之王"，尽管当时耶路撒冷还置于坏人之手。

长话短说，瑞布·余德尔在深思熟虑，认为切实可行之后决定前往扎巴瑞夫。努塔甩鞭轻打着象牙和孔雀，马车沿着大道向前飞驶，犹如装满货物在水中游动的船，不时地上下浮动着。你会马上联想到他俩外加两匹马好像欣然归天一般。走不多远他们碰到一位保安官。政府安置了各色各样的保安官来询问路上行人的名字称呼。这位保安官问瑞布·余德尔："你从哪个村镇而来？"

"我从布洛罗德来。"他答道。

"叫什么名字？"他继续盘问道。

"我叫余德尔。"

他又问道："姓什么？"

"内森桑。"

保安官一听到这，立即立正站着，就像一位奴隶站在主人面前一样，说道："我的主人，原谅我耽误你的时间了。"他拍了拍马，告辞而去。这位保安官为何如此尊敬瑞布·余德尔呢？因为余德尔的名字让他误认为他在与布洛德富翁瑞布·余德尔·内森桑说话。

而努塔也搞错了。他误以为瑞布·余德尔把自己的姓改成了那位富人的姓氏，所以车夫努塔说："瑞布·余德尔，干得

好，你把那保安官糊弄了一通。”他对他的智慧很高兴同时也对他的狡猾很吃惊。瑞布·余德尔真的是个说谎的人吗？绝非如此。确确实实他的姓是内森桑，只是一个富有，一个贫穷罢了。因此前者因他的姓氏而被人所熟知。而后者则不然，除非是他面对一位异教徒或是说出全名。

当你发现一个陷于困境中的人得以解脱时，你就应知道他面临的情况很复杂，应作些调整拿出些时间来忏悔。若他不忏悔，他必将招来更大的麻烦。自从碰上保安官后，瑞布·余德尔就变得萎靡不振了，不过他把造成这种情绪的责任归咎到天性上。鉴于《塔木德》中说过这样的话："现政府的威风永远落在你们身上。”所以他也没有细察自己的行为以及内心的烦悸，直到别的不幸又降临到他身上。

事情是这样的：当他们到达扎巴瑞夫圣人居住地时，瑞布·余德尔下了马车，准备到诵经堂去，而努塔则前往客店，给马喂料，让马歇息。瑞布·余德尔走进市场，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了一声，"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一回头，他看到人们正朝他跑来。他的魂差一点吓掉了，拔腿就逃。谁知是怎么回事，也许政府要捉拿他。喊叫声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一声高于一声，"捉犹太人！捉犹太人！注意，不要让他跑了！”

听到叫喊声，店主们都关上店门出来边追边喊，"抓贼啊！抓贼！”屠夫们从肉案旁冲出来，手握屠刀，围裙滴着血，狗在他们的腿间跑来跑去，使他们磕磕绊绊的。喧闹声直上云天。瑞布·余德尔一看无法逃脱，他抬头看着上苍，嘴里念念有词："我把我的灵魂托付到你的手中！”接着，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立刻，他们抓住他的鬓发和胡须，叫嚷着："看啦，这个家伙穿得像个拉比，却抢劫正派人的东西。”与此同时，他们

相互之间不断地自问自答："他干什么了？"

"偷东西？"

"偷谁的东西？"

"怎么，你看不见大家都从瑞布·伊佛雷姆家中追来，他肯定在哪儿行窃了。"

"从瑞布·伊佛雷姆家中来？"

"你不相信？他偷了教堂呢，他偷了神像卖了。你想想，亵渎上帝已到如此程度。"

这时，瑞布·伊佛雷姆家人来了。他们对瑞布·余德尔说："你随我们到了瑞布·伊佛雷姆家之后，我们才会放你走。"瑞布·余德尔的前后左右拥满了男孩子，嘈杂之声很远都能听到，左右还不时有挖苦戏骂声："这只偷食的公鸡。"

瑞布·伊佛雷姆热情相待

热情的瑞布·伊佛雷姆属于哈伊姆·兹维·阿什肯纳兹家族。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神圣家族，在每一代，每次流亡之中都保持了其纯洁性。以色列著名大师拉比，愿他的在天之灵永被铭记，过去常说，以色列从先父亚伯拉罕，起始有三家能代代相传，并保持其纯洁性。这一家族就是其中一家。他们的教诲传遍以色列，以其荣光照耀整个国土。正如父辈传给子辈以王冠，而子辈又使父辈得以荣耀一般。

据哈伊姆·兹维写的《答问》①记载，该家族中有人会制造一种有生命的假人。靠着他们，村子得到了佑护，水更甜了，鱼儿返回了河中。已故加昂维各·埃姆登拉比在其自述生平的

① 《答问》：犹太学者撰写的著作，回答有关犹太教礼仪、习俗、传统等问题。

著作《梅吉拉书》中是这样说的。富裕人家和有威望者拿出大笔钱来把他们迎进家门，请其入赘，常常还要提供食，宿并资助女婿们学好《托拉》。然而他们死后却几乎没有什么遗产留下可被继承：因为他们只热心于万家之主，热心于谴责作恶者。由于争辩，他们耗尽了财产。剩下的甚至还不够支付养育孩子的费用，不够婚书中规定的应留给寡妻的数额。他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却给后人留下了好名声，在他们看来，《托拉》之名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比全世界所有的金钱还重要。

哈伊姆·兹维家族一心想着为上帝增添荣耀，因而上帝也给他们增添荣耀。瑞布·伊佛雷姆的父亲，像他的祖先一样，没有留给他儿子一点财富。临死时伴他而去的只是《托拉》和善行。他请求妻子原谅他，并放弃婚约中的规定归她的那份遗产。然而，上帝并未抛弃那位正直之人的后代。如其所说，“我从未见正直之人被遗弃，他们的孩子在要饭。”当年轻的主人伊佛雷姆到了结婚年龄时，一个有钱人认定“这就是要嫁的人”，并在他身上花了许多钱，把唯一的女儿嫁他为妻，为他提供食宿，另外还让他做了他的珊瑚生意的合伙人。

这是项十分兴隆的生意，因为当地体面人家的妇女脖子上没有不戴珊瑚项链的。瑞布·伊佛雷姆有幸娶了一聪明、贤惠的妻子，不像他的堂兄雅各拉比，人称“可爱的加昂”，讨了丽萨。而且，他可以清静地呆在家中，不像他那故去的祖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习惯于当着每个人的面来诵讲经文，因而不得不有劳双脚，从一地赶往另一地。

瑞布·伊佛雷姆除了和他叔叔，故世的加昂雅各·埃姆登拉比一样有着抑郁的性格之外，愿仁慈的上帝解救我们，他能与所有的人友好相处。然而他祖先那暴躁的脾性却一直伴随着他，看来这种脾性得以减缓的时机尚未到来。

瑞布·伊佛雷姆刚进岳父家门，看到家中到处摆设的好东西时，感到心情很畅快。联想到自身，他庆幸自己摆脱了过去的一切。因为在寡母身边呆了这么长时间，他没有一次感到吃得满意。然而，不久他就意识到人生目的并不在于吃喝或追求肉体的愉悦。他由此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在周日从不喝肉汤，除了喝水之外，什么酒都不喝，除了礼拜五晚上的敬神酒及礼拜六晚上过区别礼时喝点酒，以及逾越节头两晚上的四杯酒。即使在这些场合他也只喝葡萄酒。他不是一个一饿就吃，一渴就喝的人。他还经常长时间斋戒，以削弱当亚当偷食智慧之果时便开始依附在人身上的食欲。

一个不愿享受快乐的富人有可能最终会变得对穷人恶起来。因为很明显，一个拥有世间一切欢乐的人如不想从中获取欢乐，那么一无所有的穷人势必更加与欢乐无缘。然而虽然瑞布·伊佛雷姆对自己很吝啬，对他人却相当慷慨。人们都说瑞布·伊佛雷姆的屋门总是向穷人敞开的，而且他常为他们提供精美的食物。他站在穷人面前就像上帝站在穷人面前一样。正如书中所说："上帝总是站在需要帮助人的身旁。"在他为女儿举办的婚筵上，穷人富人总是同桌进餐，不像其他富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为穷人另备一桌。

但他却与哈西德信徒保持着距离，从不把他的面包送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在上几代人手中，自从沙贝塔伊·泽维假弥赛亚派出现以来，已经误入歧途。而且在他想象中，那样的错误还在不断重复出现。因此，尽管他的行动在上帝面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他总是给饥者以食物，给贫者以体面，然而他的行动又不尽让人满意，因为上帝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创造的欢乐他不去享受，此外他还把犹太人分成不同类别区

别对待。

不管怎么说，殷勤待客这一诫命在瑞布·伊佛雷姆身上还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使得他的行动最终都能令人满意了。有一次，家中来了客人，他不知道来者是一位哈西德派拉比，摆好了桌子，对来者说："先生，洗手吃饭吧。"那人洗好了手，做了饭前祈祷。这时，他注意到客人并未动手吃，于是便问道："为什么不吃呢？"

"尊贵的主人，您为什么不吃呢？"来者反问道。

瑞布·伊佛雷姆吞吞吐吐地说："说实话，我在斋戒，所以我不吃饭。"

"今天是斋戒日吗？"对方又问道。

瑞布·伊佛雷姆说："是我自己的斋戒日。"

"因为做了恶梦？"客人追问了一句。

"不是的，"他答道。

听到这话，客人把盘子从自己面前推开，说道："屋子的主人斋戒的时候，客人还能张口吃饭吗？"瑞布·埃菲拉姆看到事情已到这一步，赶忙洗手，坐下来陪客人一起吃饭。从此以后，如果来了客人，他就打断自己的斋戒，和客人一起用餐。如果没有客人来，他就坚持做完斋戒。

那么，他那般配的妻子又是怎么做的呢？只要有乞丐上门，她都会让他进屋，摆开桌子，然后去告诉丈夫："来客人了。"她有时甚至略施计谋，专门派人把没有家的人请进家来。不久消息就广为传播，说瑞布·伊佛雷姆家向所有穷人提供食物，所以人们都不邀自到了。在瑞布·伊佛雷姆和家人中间总是空着一把椅子，这样穷苦客人才会感到自在，吃得满意。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满身生癞的人坐在桌旁，一边吃饭，一边淌口水。所有吃饭的人都感到恶心，把椅子移开了。而主人马

上拿起匙子，和那位客人同吃一盘子的菜，尽管他是个有洁癖的人，他的餐具除他之外没有人用。

人们都说这件事是一次考验。打那以后，家人对客人的尊崇甚于对他们自己，因为如果不是他们来作客的话，主人就会斋戒。他们常常雇用一些人来和主人一起吃饭。当时镇上的客店没有一家能开门营业，因为他的仆人往家中拉客人就像店主拉顾客一样。瑞布·伊佛雷姆不仅废除了为穷人提供的免费食堂，而且废除了送穷人和旅客到本社区成员家中用安息日晚餐的制度。在此之前，穷人为寻求食物常常弄得疲惫不堪，而在当时，没有一个穷人想到要找客店住。他妻子一切都按他的意愿办，从没轻易说过一句反对的话，以免她丈夫生气。他丈夫是哈伊姆·兹维家族的后裔，而这一家族的脾气是十分火暴。谈到瑞布·伊佛雷姆的妻子，他们总是说她一直是仿效撒拉、利百加，拉结和利亚，尽管如此，他有时还是很叫她伤心的。假若一个人是急性子，他会不会说“某某人是个坏蛋，所以我要生他的气，而某某人是个圣徒，所以我不会生他的气”这样的话呢？不，如果一个人是急性子，见到谁他都会发脾气的。他还因其妻子没给他生儿子而大发其火，虽然他知道这是他自己应得的惩罚，因为他背离了祖先的传统，打断了世袭拉比这条链。

岳父死后，瑞布·伊佛雷姆扩大了生意，在波多利亚没有一个集市看不到他的人出售珊瑚项链的。当时传颂着这样的歌谣：“农夫把奶牛牵去卖，买回些珊瑚送内人。”他的先辈把《托拉》中的字句连贯起来，而他却把珊瑚珠串起来卖。镇上许许多多穷苦的女孩子坐在家中穿珊瑚珠，把所得的报酬存起来作为嫁妆之资。瑞布·伊佛雷姆自己的女儿也是坐着穿珊瑚珠，直到结婚。他把她们得到的报酬都捐给了慈善事业。

瑞布·伊佛雷姆的乡亲理应对他很是感激，因为如果没有他，他们的女儿只能待字闺中，等到头发灰白了才能嫁人。由于他给了她们一些事做，使她们能攒够陪嫁之资。然而，她们却都称他为古怪的富人，他的怪癖有时会掩盖他的美德。半个镇的人在他的手下谋生活，而他本人就像普通镇民中的一员，只是因他殷勤待客而家中人员大增。我很惊奇，为什么那位加昂（他是耶伍罗伍和霍罗丹基的法庭之长，他曾在《摩西律法答问》一书中详述了其家谱）没有提及同族人瑞布·伊佛雷姆。如果说他缺乏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思想，可他具有着仁慈、正直、热情好客的品格，其祖先的王冠里镶嵌了许多珠宝和宝石，但却少了那构成王冠必不可少的一颗。感谢上帝，是他使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有了这样一个后代。感谢上帝，使我们大家都有幸受惠于他的善行。

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瑞布·余德尔随瑞布·伊佛雷姆的家人一起来到一处大宅。他们走进一间满是银器、铜盆、锡盘子以及许多书籍的屋子，陈墙上恭敬地悬挂着汉伊姆·兹维的画像，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大桌了，主人站在桌旁正在做晚祷，祈祷中夹着很响的“努、努”声，意思是让我们等着。做完祈祷，他马上高兴地过来欢迎客人，口中说道：“上帝保佑来客、上帝保佑来客。”女主人满脸喜悦地走进来，说：“这儿发生的奇迹比发生在先父亚伯拉罕身上的奇迹还要奇，因为书中说天使去见亚伯拉罕时是在热天，而现在则是冬天。”

瑞布·余德尔对主人说：“有两件事我不明白，想向你求教。如果我果真像你们看来的如此重要，为何还要对我以辱相加？还有，为何见到我你们如此高兴？而你们甚至根本不知我是何人。”

“真是个傻瓜，”瑞布·伊佛雷姆答道，“你以为使我如

此高兴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上帝的巨手所遣的客人。”听到这话，瑞布·余德尔更加迷惑不解。这时瑞布·伊佛雷姆之妻对他说：“别急，我给你解释。自从我丈夫成年以来，他只有有客人时才吃饭。现在镇上的一富户人家出嫁独女，乞丐全到那儿去了，所以没有一人坐下来和他一起吃饭，他已整整两天未吃一点东西了，因为没有客人上桌他不吃饭。”

顿时，瑞布·余德尔脸上放光，说道："感谢上帝！是他把我带到了先父亚伯拉罕之子身边来。"他洗了手，坐在桌旁，兴味十足地和主人一起吃着各种食物。其中有萝卜洋葱拌蛋黄、去皮燕麦蒸肉，大如鸭蛋的鹅嗉子，各种不同的辣根，李子、葡萄干，在这些佳肴中有的酸辣、有的甜。瑞布·伊佛雷姆的妻子像侍女一样站着侍候他，劝他多吃多喝，因为这是完成诫律的庆筵，如果不是他的到来，她丈夫可能已经饿死了，但愿此事不会发生！主人坐在一把木制椅子上，把薄薄的面包片沾上盐吃，一边喝水解渴，一边对那位因物质享受而精神十足的客人大感惊讶。“你在镇上干什么？”瑞布·伊佛雷姆终于开口问瑞布·余德尔。

瑞布·余德尔拿出推荐信说："因我的女儿已到结婚年龄，我又没钱把她们嫁出去。阿普塔的拉比，愿他长寿，阿门，给我这封信作为我在我们慷慨大方、不愧为亚伯拉罕的子民的犹太乡亲面前的代言人，以激发他们的仁慈之心，帮助我完成把女儿领至婚礼的华盖的诫律……”

他还没说完，瑞布·伊佛雷姆已气得脸色发紫，大叫起来：“这封信与我有何关系，你说这些与我有何关系？是谁来到我家中对我指手划脚，想骗走我的钱！我一文钱也不会给你，让全能的上帝帮你吧，我不想给你任何东西。”他痛骂着那个哈西德信徒，就像斥训一个一文不值的卑鄙小人一样，之后，才

慢慢冷静下来。

“可这位犹太人对你怎么啦？”瑞布·伊佛雷姆的妻子向他恳求道。“你非要在这羞辱人家不可？他向你要钱了吗？你问了他问题，人家回答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吓得脸都发白了。”

“他与我有什么关系？”瑞布·伊佛雷姆回答道，“我连一枚破损的铜币也不会给他。因为我羞辱了你，我就得下地狱，我想这还不够吧，我还要付你钱吧？”听了这话，瑞布·伊佛雷姆的妻子忙对瑞布·余德尔说：“你不要理他那坏脾气，不要听他大喊大叫，你看他真是疯了。”

“啊！我疯了？”瑞布·伊佛雷姆吼了起来。“好，你好，你大方，你为什么不给我生几个儿子呢？如果你给我生儿子了，我一定让他们和这位犹太人的女儿结婚，我是说真话的汉伊姆·兹维的孙子，我说话算数。”

最后，他终于安静下来。他掏出手帕儿，擦去眉毛上的汗水，吸了一撮鼻烟，把鼻烟盒递给瑞布·余德尔，又说开了：“我决不给你任何东西。无缘无故地浪费钱不是我的习惯。但我可以为打搅你而付一笔钱。我们来算一算，假设你也去参加那个白痴的婚礼，那个哄走了我所有客人的白痴，我只能派一辆马车去追你，那要花费我两个半盾，喏，这是给你的两个半盾。我不能让人说，客人到了我家，我夺走了客人的东西。现在你大概在想你要离开了？你一定不要从这儿走开，直到所有的客人都回来。”

这时太阳落山了，天边变成一片银白的亮色。主人看看窗外，说：“该做晚祷了。我们先做祈祷，然后吃晚饭。”瑞布·余德尔内心希望离开这儿到会堂去，但瑞布·伊佛雷姆对他说：“不要走，他们都是一窝贼，你能看出他们是贼，因为上个安息日，他们就从我的手中弄走了两个客人。”

他拿过腰带，一边系一边大声说："感谢上帝，他让我想起忘了的事情。"他开始拍手，直到仆人进来。"去看看，"他命令仆人道，"这个犹太人的马匹在哪儿。告诉店主看在上帝的份上，给马拿点燕麦吃，还有，带点钱去，给他交定金，直到他结账为止。看到车夫知道怎么说吗？对，让他到这儿来和我们一块吃饭。"

女主人点起灯，拨了拨灯芯，进厨房准备晚饭去了。瑞布·伊佛雷姆说："我们完全可以准备一次筵会，宾客就如新郎。"他表达了要把菜办得好一点的愿望，要有鱼有肉。听到这话，所有的女仆开始忙着刮鱼鳞，煺鹅毛，烤白面面包。女主人亲自动手准备一些小牛犊脑髓，以便给客人提供一道非同寻常的菜。她拿出腌在卤水中的胸髓，拨开上面的一层膜，捣烂葱头，然后把脑子和葱头放在煮沸的动物油中，在上面撒上盐和胡椒粉，搅了搅；她又取出三勺面粉、六勺水，打两个鸡蛋，将蛋清盛在一容器中，将面粉揉成软软的面团；蘸点面白，叠起来再揉了揉，把它放到炉子上烤，直到外表起皮，然后把两个鸡蛋的蛋清彻底搅匀直到像白雪一般，以此给面包添色。

主人起身和客人一起做晚祈，之后又坐着聊着圣徒的故事以增添乐趣，直到桌子上摆好了各种美味佳肴，有鱼、肉和散着热气的白面面包。根据瑞布·伊佛雷姆家的传统，他们每天都给客人烤制白面面包（不仅仅在安息日期间），而瑞布·伊佛雷姆和他的家人则吃那不甚新鲜的面包。

瑞布·余德尔吃着、喝着的时候，努塔被请来了，他的饭量有10个人大，喝起来活像个异教徒牧师，请原谅这一比喻。晚上，瑞布·伊佛雷姆的女婿、女儿们来了。他们是泽达·夏皮罗和妻子弗鲁姆特希，大梅内海姆·阿伦，他用的是祖父梅内

海姆·阿伦的名字，和他的妻子利百加，还有小梅内海姆·阿伦，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出生在阿布月月朔那一天，这一天正是大祭司阿伦去世的日子，以及他的妻子拉结，还有凯缪尔·哈尔普莱因和妻子佩雷莉。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儿子。在父亲的家里，他们喝一种由亚达的苹果（我们称之为柠檬）和糖调制而成的茶。他们和那位使他们父亲存活下来的哈西德信徒一起欢聚，并且努力劝说他多呆几天，因为他们父亲的灵魂确实已开始与他的灵魂连在一起了。瑞布·余德尔倒也想呆在那儿，但婚礼的华盖的诫律促使他不得不离去。正巧，屋里这些人中有一名叫泽查里亚的年轻人，也是这位富人的女婿，是布洛德人。他也学着布洛德那些启蒙运动的追随者那样，头戴一顶方形便帽。他对能见到同乡瑞布·余德尔感到特别高兴。他对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你我都是布洛德人，坐下来，我给你讲个布洛德，商人去利普齐格市场买东西的故事。"

商人和他经商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商人，常到利普齐格市场购货。一次，在路上，一位客店店主对他说："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呆到明天再走？因为我要为我儿子行割礼。"商人同意了，和他一起住下来，没有接着赶路。

这一天，客店店主践了约，给儿子行了割礼。他摆筵招待客人。他们正吃着，车夫进来了。对商人说："尊敬的主人，为什么在我们必须连续赶路的时候你却坐在这儿？"但商人坐在那儿吃着、喝着，动也没动一下。所以，车夫又说道："主人家，主人家，我们该走了。"

"你为何要如此高声喊叫？"他对车夫说。

他回答道："尊贵的主人该起身走了。"

"到哪儿去？"他问。

"到市场去。"他答道。

"干什么？"他又问。

"买东西。"

"买了东西之后，"他说，"我拿它们做什么用？"

"尊贵的主人，你将卖掉他们，"他回答。

"为什么？"他坚持问道。

车夫答道："为了你赚钱。"

"那么，"商人继续问，"我赚了钱有什么用处？"

"怎么，"他答道，"尊贵的主义，可以买东西吃呀。"

"怎么，你看看，"商人说，"你有多笨。如果我像那样拼死拼活也只不过是为了吃喝，为什么你就在我坐下来吃喝的时候还一定要我动身上路呢？"

瑞布·余德尔从商人的故事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再不急着要走了。相反，他一直呆在瑞布·伊佛雷姆家，直到那位客人家长达七天的婚筵结束，穷人们又回到镇上来，并且带来了许多客人——那些到处寻求施舍的流浪汉和乞丐。

即使到了此时，瑞布·伊佛雷姆还是不让瑞布·余德尔离去，而是继续殷勤备至地招待他。就像那些高贵的人们一样，他们在身处顺境之时不会忘记身处逆境之时人们对他们的恩德。客人们一见瑞布·余德尔是如此一个重要人物，他们也一个接一个拿出敬仰他的行动来，祝他长寿，频频和他举杯，以至他无暇举杯入口了。

有人刚拉着他的手摇晃着，就有另外一个人拉着他的手臂，上下摇动着说："祝你长寿，瑞布·余德尔，长寿、善良、

安宁，愿上帝满足我们对孩子、生活、食物的衷心渴求；愿我们在有生之年能有幸尽快见到公正的弥赛亚，阿门。”

他还没说完，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推到一边，抓过瑞布·余德尔的手，说：“长寿如意，瑞布·余德尔，愿这是上帝的旨意，供我们及整个以色列大家庭以食物，愿我们配得上享用上帝的餐桌，阿门。”

一个祝酒词刚说了一半，下一个就又开始了：“祝你长寿，祝你长寿！我们之所以短歌长唱还不是为了上帝能延长我们的时日，并能尽快地拯救我们，因为拯救之中包含一切祝福。正如我们一天三次所祈祷的那样：‘我们整日期待得到上帝的拯救，时刻盼望拯救。’我们有必要诚心诚意地嘴里说着，心里想着那句话：‘时刻盼望拯救。’正如已故的以撒·卢里亚拉比所说，当人们在审判日问你是否时刻盼望拯救时，你应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拯救是至关重要的。

“长话短说，祝你长寿再长寿！愿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能得到拯救，拯救最为重要，愿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在所有欢乐的地方相遇。千万不要让欢乐成为你眼中不起眼的小东西，因为上帝的赞美来自于欢乐。这话怎么讲？翌日，上帝又使我们在另一地点相聚，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该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是他使我们得以重聚。”

这时，瑞布·伊佛雷姆都为瑞布·余德尔的手臂感到难过。他的手臂累得连第二天早上拿勺子的力气也没有了。瑞布·伊佛雷姆没有责备他们，因为他对客人一向很尊敬，但又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因为他可怜瑞布·余德尔的手臂。泽查里亚看出了岳父心中所想，担心他会站起来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而有辱客人。

于是，他开口对客人们说：“眼前的事使我想起了一个故

事。”立刻，吃客们一个个竖起了耳朵，犹如磨粉机的漏斗。他仿照布洛德人在有好消息要讲，又怕忘了其中某一部分，或者担心有人抢先公布时的做法，摘下头上的方形便帽。接着，他开始讲述：

两个布洛德商人的故事，一个聪明，一个友善。
他俩前往利普齐格市场购货，路上发生的一切；
愿所有人都能学会对待客人要适度有礼。

从前有两个可敬的商人，我们就称之为鲁本和西蒙吧，从布洛德前往科普齐格。途中，当他们靠近一村庄时，夜幕降临了。他们下了马车，走进一家客店，洗了手后站着祈祷。但是，还未等他们开始，客店店主伸出手向鲁本致意。鲁本不是以礼相还，而是朝他大声吼道：“下地狱吧，你这个笨蛋。”于是客店店主转向西蒙说：“哦，哦，那人真是一位暴躁的犹太人，考验我灵魂的暴躁的犹太人。”西蒙对鲁本说：“你真叫人不敢相信，这位犹太伙伴向你致意，而你却朝人家吼叫。你觉得这礼貌吗？”鲁本回答道：“西蒙兄弟，等等再发表你的批评吧。”

客店主人现在伸手向西蒙致意，西蒙立即恭敬地回礼。他这样做，部分地是想为鲁本的行为表示一下歉意，部分因西蒙一向脾气好，待人友善。“上帝保佑来客，”店主对西蒙说。

“上帝保佑主人，”西蒙应道。

“那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店主问西蒙。

“我们来自布洛德，”他答道。

“是布洛德城里？”店主问道。

“完全正确，”他答道。

店主接着说道：“那布洛德可是上帝面前的一座大城市。

不要因我是个乡下人就看不起我，我对布洛德的熟悉就如同一位犹太人对下午的祈祷文一样熟悉。比如布洛德有多少犹太人。又如有多少枸橼在布洛德出售。但在开始寻问尊贵的客人有关布洛德的情况之前，我要问一下尊贵的客人的尊姓大名才合适。正如《创世记》中所说，‘因为他们既然来到了我的屋梁下，’您的尊姓大名是什么呢？”

“我叫某某某，”西蒙回答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店主说，“您一定是属于某某家族了。”

西蒙说：“是的。”

“那么，”店主接着说，“如果您属于那个家族，您肯定与这儿的家族有关，因为这儿的家族与你们那儿的家族关系紧密，所以，可以说你既与那儿的家族有关，也与这儿的家族有关。而我对这两地家族的熟知程度，就像我，打个比方，对我的手指甲脚指甲那样。不要认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村夫，我同样知道怎样和人相处。所以我们只是说尊贵的客人肯定与这儿的家族有什么联系。”

“并非完全如此，”西蒙说，“那只是想象。”

店主问道：“实际又是怎样呢？”

西蒙回答道：“我们有联系是由于某某女子嫁给了某某男人，然而，她要是被休了的话，这种联系就中断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店主感到很惊奇，“是因为他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一百二十年？那么我要问，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比方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夫妻之爱更美好的吗？正如当地人习惯于说，‘夫妻就是夫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不知道，”西蒙说。

店主说道："那就是我常说的，人心隔肚皮，没人知道他的邻居的情形。但是在我询问您有关其他人的情况之前，我想我该问问您自己的情况，正如《塔木德》中所说，'一个人离自己最近。'首先要问的是，尊贵的客人你来这里有何公干？"

"我们到达村边时，"商人答道，"天黑了。我们就进客店过夜。"

店主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还要问下去，尊贵的客人到村子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赶路，"商人答道。

"那尊贵的客人赶往何处呢？"他问道。

"去利普齐格，"他答道。

听到这儿，店主舌头发出啧啧的声响，说："去利普齐格？你们和利普齐格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去购货，"西蒙答道。

"购什么货？"他坚持问道。

"毛皮，"他答道。

"为什么一定要去利普齐格？"店主继续问道。

商人答道："因为那儿是买这些东西的最合适的地方。"

店主继续问道："为什么，比方说，你们不去维恩纳，那儿你肯定能发现这些东西。"

商人解释道："维恩纳这些东西不太多。"

"那真奇怪了，"店主说，"在凯撒所在的地方竟然找不到那种东西。"

西蒙说："找是能找到的，但都是从利普齐格带过去的。"

店主说："如果能带到维恩格，为什么不能带到布洛德？"

"这正是我们来的目的，"西蒙表示同意，"我们就是要把货带回布洛德。"

“你们为何要找这么多麻烦？”店主接着说，“尊贵的客人您可以派个助手来就行了。《塔木德》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助手和他本人一样好。’”

商人答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这些东西的质量。”

店主说：“你怎么可以说不是每人都能懂这些东西的质量呢？总之，东西毕竟是东西，不论是犹大买的，还是利未买的，这有什么区别？”

商人说：“要有人识货。”

“要识什么？”他问。

“要识别是自然死亡的野兽的毛皮呢，还是猎杀兽类的毛皮；毛是否脱落，颜色是天然的还是手染的，是不是当地当季的货色。还有，是否值所付的钱。”

“您怎么能知道东西是否值所付的价，或者他们是否是当地当季的货色，或者野兽是自然死亡的还是猎杀的，或者颜色是否是天然的？”

商人答道：“识货的人一旦亲眼见到或者亲手触摸到这些东西，立刻就会知道。”

听到这话，店主拿过自己的外套，开始触摸起来，并说道：“你说当一个人亲眼见到它，亲手触摸它就能马上知道，难道我在这儿没有用手摸，没有用眼看？但我还是既不知道它的成色，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商人说：“要细心研究货色才行呢。”

“怎么研究？”他问。

西蒙说：“一个人如果能用眼看，有识别能力，并为此花费一生时间——我敢肯定，他就会知道的。”

店主追问道：“如果有人逮了一只狐狸，拿去卖，这只狐狸和那只狐狸一样吗？”

“这只狐狸可能膘肥体壮，皮子好，毛也好；而另一只狐狸可能骨瘦如柴，皮子不好，毛也不好。”

“好，既然我们现在在谈论货色，我要问尊贵的客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兽类都聚集到利普齐格，并在那儿被捕获、剥皮、出卖呢？”

商人解释道：“捕猎者，还有从捕猎者手中买得毛皮的人，都把毛皮拿到那儿去。”

“如果是这样，”店主继续问道：“为什么它们仅集中在利普齐格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呢？”

西蒙说：“商人们选中了这个地方。”

店主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谈谈你很敏感的问题。”

商人说：“我很想听听。”

接着他说：“我觉得应该是百兽之王信任利普齐格，所有的兽类都到这儿来向他祝福，向他进贡礼物，捕猎者一见到野兽马上行动起来，能捕杀多少就捕杀多少。但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上来吧。比如，一张狐狸皮大概要多少钱？”

“你知道你的问题像什么吗？”商人说，“就好像一个问店主：‘一件外套要花去一个孤儿多少钱？’我不能确切地知道他要哪种外套，也许是夹克，也许是大衣，也许是马褂。还有他要什么料子的衣服，羊毛的还是亚麻的？还有，你那位孤儿有多大年纪，是大个儿还是小个儿？还有，他用于买衣服的钱能有多少？他是否当场付现金。”

客店店主说：“他付不付现金有什么不同？”

商人说：“如果付现金，价格可以降低一点，要是过一段时间再付钱，价格肯定要提高的。”

“但是货还是一样的货，店主有何理由提价降价呢？”客店老板问道。

西蒙答道："这是条一般原则，如果卖方得到现金，他就不必到银行借款，也就无须还息。"

"银行是干什么的？"客店老板追问道。

"银行就是钱库，如果一个人需要钱，他就到那儿去取，"商人答道。

店主说："如果真有个银行，任何人都可以去取钱，那布洛德的人该多高兴啊！"

商人说："钱只借给那些确信能还的人，或者他们知道能还的人。"

"如果还要还，那为什么要借？"客店店主问道。

商人答道："因为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同时进货卖货、赚点钱，然后再把这笔钱还上。"

"如果他不还钱，"客店老板继续问道，"会怎么样呢？"

商人说："他们会把他抓起来，送进监狱。"

"啊？"客店店主大叫起来，"你所说的这家银行比所多玛①还要坏，竟把一个犹太人抓进监狱！"

商人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使这个世界井然有序，也是为了防备那些骗子。"

"那么尊贵的客人，您是否也向银行借钱呢？"客店店主接着问道。

这时，西蒙暴怒起来，朝着客店店主嚷道："要你为我操什么心？你这个白痴。"盛怒之下他夺过车夫的鞭子朝店主抽去，一边还大叫着："滚开，让恶魔把你带走吧！你们见过这

① 所多玛：《圣经》地名。据《创世记》载，亚伯拉罕、罗德向迦南迁徙时，以栏王基大老玛等曾掳夺此城，但所掳之物全被亚伯拉罕追回。后所多玛、蛾摩拉两城居民恶行昭著，上帝降天火将两城一并烧毁，只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及罗德的两个女儿得以逃生。"所多玛"与"蛾摩拉"后被喻指一切罪恶之城。

样的人吗？仇视我就好比仇视头上长的疮，但愿这一切都未曾发生！”

客店店主睁大眼睛盯着西蒙迷惑不解地说：“开始我看你是个很友善的人，可现在看来你和另一个一样，都是脾气暴躁的犹太人。”

鲁本在同伴和客店店主说话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他诵读了晚祷，洗了洗手，便坐下来吃晚饭，然后喝着杯热茶，伸伸懒腰，愉快地抽起烟来，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我这儿那个讨厌的家伙都快把我逼疯了，”西蒙对鲁本抱怨道，“而你还在笑！”

“我没跟你讲吗？”鲁本答道，“你等等再责怪我。一开始我如果对他友好相待的话，最终我还得踢他几脚。还不如一开始就踢他几脚更好，那样他就再也不会烦我了。”

“鲁本兄弟，”西蒙说，“你是完全对的，《塔木德》中就是针对你这种人所说的话，‘谁聪明？能预见一定要发生之事的人最聪明。’”

泽查里亚讲完了整个故事，站在四周的人们都满脸放光。他们说：“精明的鲁本。正如人们所说的，‘谁聪明，有钱人。’但还有个问题，因为他的同伴西蒙也同样是位有钱人。他为什么不像鲁本一样做呢？客店老板多傻啊，像这样的两个有钱人到他的客店来，他还用这种盘问和答非所问的把戏来打搅他们。”

“你与商人有什么关系？滚到你同伙那儿去吧。”

瑞布·伊佛雷姆的女婿对他们的小姨子，泽查里亚的妻子特西佩莱说：“特西佩莱，你丈夫就是一座故事库。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当场来一个故事。”瑞布·伊佛雷姆也说：“我那女婿泽查里亚是一个正义行为、道德故事的活教材。”他笑了笑，说：“故事讲得不错，讲得不错。”

第十一章

为了记录对已故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赞美之词，介绍一个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姓名相同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话题转到他身上。/尽管这是个独立的事件，但与整个故事相关。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进来了一个旅行者打扮的人。他对主人说："我刚从路上来，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看到这座房子亮着灯，我就进来了。请你们行行好，告诉我在哪能找到间客店。"

瑞布·伊佛雷姆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没有理会他。接着那人又说道："上帝不让我来打搅你们。我到这儿来的目地也只是向你们打听一下在哪儿能找家客店。"听到这话，在场的某个人回答道："从你的话中可以听出你一定来自于一个遥远的城市，否则的话，你就该知道客人们要吃饱喝足后才离开伊佛雷姆家。"接着，瑞布·泽查里亚补充了一句，"自己倒杯白兰地吧。"女主人又说道："再洗洗手，坐下来吃饭吧。"

那人觉得没必要等别人再次邀请他，于是，点点头，说了声"再也用不着说什么'不'啦"，就给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酒，

说了句“祝你长寿”，然后一饮而尽。瑞布·余德尔对他说：“我原以为您会像其他人一样，先喝酒再祝寿，而先生却先祝长寿再喝酒。那么，您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人回答道：“为了不中途打断饮酒，而且，免得人们来和我握手，弄翻了杯中的酒。”洗完手后，他用毛巾的上面那头擦手，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用下面那头擦手。那是因为毛巾的下面往往很潮而上面那头是干的。

吃完喝完之后，瑞布·伊佛雷姆问那位客人：“你从哪儿来？”

那人回答道：“我从希伯谢来。”

“告诉我，”瑞布·伊佛雷姆说，“有些什么关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消息吗？”

那人回答道：“要告诉你关于他的消息，我需先雇一个异教徒。”

随即，瑞布·伊佛雷姆说道：“感谢那些正义的审判者，”并打心底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接着他问：“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是什么时候辞世的？”

新来的那个人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我父亲过去常常以我为骄傲。他经常对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所罗门，我是以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名字给他命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出生的时候，瑞布·所罗门一定不在世了，因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们就不会以他为我命名了。如果我们假设在我出生的那年他去世了，那么从那时到现在也有32年了。”

接着，瑞布·伊佛雷姆问道：“他留下了几个孩子？谁又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照顾他的孩子？”

新来的那个人说：“他没有什么孩子，善行比孩子更为

重要。”

接着，瑞布·伊佛雷姆对以色列·所罗门说：“你愿意给我们讲讲他的一些善行吗？这样，我们的灵魂将会从中受益。”

以色列·所罗门说：“主人的愿望是给我的荣誉，但我确实不知道从哪开始讲。因为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愿他在天国中安息，一生功德无边。我只要一向你们讲述他一件善行，我就会想起了他的另一件更好的善行。”瑞布·泽查里亚插语道：“我担心，因为有太多的故事好讲，最后，我们甚至连一个故事也听不到呢，就像发生在那位教师身上的情况一样。尽管他精通万业，但是，他靠哪一行业都谋不了生。”他们问他是怎样的情况。随即，瑞布·泽查里亚开始讲起了：

精通百业的杰克

这则故事是关于一个孩子的老师的。该老师非常贫穷，愿仁慈的上帝佑护我们不要陷入他那样的困境。他决定卖点鼻烟挣两个钱。这样，当他坐在桌边给孩子们上课时，他就把手指头腾出来摆弄鼻烟，用脚把烟叶踩碎。但是，这也不能让他填饱肚子。左思右想之后，他又开始教女孩子们认字和做算术，还教她们变得美丽迷人的咒语。他还为那些怀孕的妇女写些字符，保护即将出世的孩子，使得坏人不能接近他们。除了做这些事之外，他还靠讲述《托拉》收些报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吹吹羊角号。他还立于约柜①之前为会众祈祷。他还会用低语去掉肉赘，为逾越节烤制极为特殊的无酵饼。就是这样，他还是

① 约柜：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后犹太会堂中的专门设施，安置在会堂中央的高台上，装饰华丽，内存摩西律法经卷，供会众诵读之用。为会堂中最神圣之处，象征耶路撒冷圣殿中的至圣所。

填不饱肚子。

于是，他决定到法庭去做一名书记员，在离婚诉状上签字作证。就是这样，他还是填不饱肚子。

考虑到自己在法庭做事，他自忖道："你看，我能经常遇到些姑娘们，而且我是法庭的书记员，这样，如果哪一个男人把妻子休了，我将第一个知道。让我去给她们做个媒人吧。"这样，他就忙活着给人家做媒。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填不饱肚子。"这样吧，"他说，"因为我在离婚诉状上签字时必须措词准确，所以，我的写作技巧也掌握得很好了。"于是，他决定成为一名墓碑雕刻师。但就是那样，他还是吃不饱肚子。

于是，他站在上帝面前哭泣、祈祷，并祝福上帝。他说："宇宙之主啊，我知道，在你的世界上，有各样的行业，然而，我真的该挨饿吗？"

听到这话，上帝示意迪卡努萨，主管生计的天使，去给那个孩子的老师谋个生计。迪卡努萨领旨离去。当他返回天国时，上帝问他："迪卡努萨，你给他找到了生计吗？"

"禀告上帝，我找遍了全城，也没找到什么孩子的老师，城里只有一个制鼻烟的。"

上帝对迪卡努萨说："听着，我指的就是那个人。"

迪卡努萨又离去了。当他返回天国之后，上帝问他："喂，你给他找到生计了吗？"

那位天使说："我找遍了全城，既没找到什么制鼻烟的，也没找到什么孩子的老师。大概你指的是那个坐在那儿教姑娘学习，给母亲写纸条，保护她们的小宝宝的人吧。"

上帝说："没错，我指的就是那个人。"

于是，迪卡努萨又离去。他回来后，上帝又问他："喂，你给他找到生计了吗？"天使说："上帝在上，我起誓，我寻

遍了全城，拜访了每一位姑娘，就是没找到他。”上帝说：“或许他还站在那儿祈祷，或许他正在诵读《托拉》，或许他正在吹羊角号，或许他正在祷告肉赞离开，或许他在挑选烤制逾越节无酵饼的面粉呢，你去看看吧。”

天使回来后，对上帝说：“您知道得很清楚，您说的地方我都去过了，但还是没有找到他。您的神圣的《托拉》说：‘我没见过他。’麦穗说：‘我们当中谁也不认识他。’肉赞说：‘我们从没听到过他会什么低语。’由吹羊角号而繁衍的天使说：‘他并没有给以生命。’”

“大概他正在法庭里忙着，脱不开身呢，”上帝这样诉说。

于是，迪卡努萨又离去了。他回来后上帝又问他说：“你找到他了吗？”

天使说：“没有。”

上帝说：“那么他一定是在忙着给人家做媒呢，在他不幸饿死之前，你一定要赶到他的身边。”

于是，那位天使匆匆地飞走了，但他又匆匆地飞了回来。上帝说：“迪卡努萨，他正在为他的生计悲叹。赶快到墓地，他大概正在那儿刻墓碑呢。”

迪卡努萨展开双翼，带着一块金子出发了。他在墓地找到他，但他早已饿死了，身子冰凉。

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真为你感到羞愧，你是个富家的公子，而你却把一位领袖与一个穷教师相提并论。”

瑞布·泽查里亚答道：“重要的不是人，而是所讲述的故事和善行，正如我们的贤人在《塔木德》中所说的那样，‘判断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的行动。’”

以色列·所罗门说：“好吧，我刚进来时，还以为你们是

参加婚筵的客人呢。这样吧，我要给你们讲个婚配的故事，讲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是怎样把某人的女儿许配给某人做妻子的。于是，以色列·所罗门开始讲起了：

来自压迫者的愤怒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这位教区委员，做完早祈之后，就披上他那暖和的斗篷准备回家了。当发现路面因结冰而很滑时，他就不想一个人回去了，担心滑倒。他回到诵经堂去找会堂总管，想让总管送他回家。但是，他没能找到总管，因为那时会堂总管正站在外面，监视着那个被他戴上颈手枷的人，以防有人来解救他。你可能认为，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会因报复和惩罚了作恶之人而喜欢，然而，他的怒气却直往上冲。看看，是谁致使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困在诵经房里？不是城里那些无耻之徒还能是谁？而他这时正需一杯热饮。但是，即使他将要把他们全都消灭掉，他也要把西蒙·内森留下来。那个忙忙碌碌的人还是性情平和、乐于助人的！而且，那个会堂总管也要留下来，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需要他时，他还得为他效劳呢！

看见一个小伙子正站在火炉边烤火，他就用手杖的金属包头戳了戳他，说道："抬起你的腿，跟我来吧！"随即，那个小伙子左手拿起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祈祷巾和经匣，右手小心翼翼地挽住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好像把他当成了住棚节第一天的新鲜枸橼。尽管脚下的路像冰一样滑，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走路时没感到有丝毫的危险。他觉得他正安全坐在椅子上而不是正在走路，就像那天他被选为教区委员一样。那天，人们从诵经堂用椅子抬着他回了家。

到了家门口，他停下来说："到家了。"那小伙子抽出他的胳膊，把祈祷巾和经匣还给了他，准备回去。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对他说："来，小伙子，喝杯白兰地吧。"那小伙子又接过包，跟着主人进了屋。仆人出来帮着主人脱下斗篷，接过手杖，把它放到该放的地方去，又恼怒地从小伙子手中把主人的祈祷巾和经匣接了过去，挂在该挂的钩子上。那仆人对小伙子嗤之以鼻。那些在富人家做仆人的人对其他那些穷兄弟都是这样的。

与此同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拿出他的一串钥匙，打开了一只装满一瓶瓶白兰地的箱子。有些白兰地是有果味的，有些是无果味的。他为那小伙子倒了一杯酒，说："喝。"那小伙子沉稳地接过酒杯，做了感恩祈祷，呷了一小口，然后放下杯子，耸起双肩，点了点头，像那些表达无声谢意的诚实那样，只是嚅动了一下嘴唇。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道："再来一杯？"那小伙子答道："您喝吧，先生您不用为我添麻烦。"

这话使得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好生奇怪。一个小伙子拒绝一杯白兰地难道是正常的吗？不管怎样，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在这个陌生的小伙子身上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他说："你要是不喝酒的话，我就给你拿些饼来。"于是，他为小伙子切了一块饼，说道："为各种各样的饼做感恩祈祷吧。"这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让人们吃，让人们喝时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你就吃。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你就喝。如果他不这样说，你就不吃也不喝。所么，如果他让你做感恩的话，意思就是他对你很满意，并将按照地道的犹太人的礼仪待你，也就是说，尽管你进的他家门时可能像个耶息瓦①

① 耶息瓦：即犹太经学院，专门向犹太人传授犹太教和犹太传统。

学生那样饥肠辘辘，但是，当你离开他的家门时，你就会像个负责慈善事业的教区委员那样感到肚满肠肥。除此而外他会很好款待你。有时，这样的款待会使你简直消受不了。

这时，那仆人又追回屋里，摆好桌子，在半边铺好台布，把面包和盐放好，又端来了用于饭前洗手的水。他拿出一块干净的餐巾，然后，又到厨房里催促特西里尔·特茵赶快备饭去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在他身后高声说道："告诉特西里尔·特茵再添只盘子。不要站在那儿装鬼脸，像个羊角号里的魔鬼一样！"

那仆人立即明白了，主人要和这个叫花子一起用餐，而且主人不希望他们用餐时，他也在场。于是，他点点头，说了声"主人的愿望就是我的欢乐"，就离开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洗了手，切下一块面包，然后示意那个小伙子洗手吃饭。这时特西里尔·特茵端来了肉烧卷心菜和土豆，菜里的油汤还在盘子里滋滋地冒着气泡，散发出一股扑鼻的、诱人的香味。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挥舞着勺子、刀子、叉子，痛快淋漓地吃着；而那个小伙子面对他坐着，用鼻了闻了闻食物。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他一口也没吃，而只是把两只嘴唇紧紧地闭了起来，以期把食物的香味留在嘴里。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一边吃饭，一边把头往小伙子跟前凑了凑，手不停地晃动着勺子。他问了小伙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那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他问道："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吧？你从哪来？"小伙子告诉了他们那个地方的名字。"那么你要到哪去呢？"他问。

小伙子回答道，"那么上帝允许的话，我就呆在这里。"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呢？"教区委员问道。"这就是说，我是第一个看见你的啰。"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盘子里的面包弄碎。接着他又问道："你结婚了吗？"

那小伙子害羞地低下了头，就像那些天性腼腆的犹太小伙子一样。他引用《圣经》中的话回答道："他将孤身前来，我祈祷时仍没有祈祷巾。"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微笑着说："说得好极了，你是个门徒吧？"

那小伙子又复述道："没有面粉，就没有《托拉》。"

"什么意思？"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道。

那小伙子叹了口气，说道，他既不懂《托拉》也不懂《塔木德》。他父亲没教过他。他也没有过自己的老师，所以，他又能知道什么呢？而且，他还有个患病的母亲要他供养。磨盘套在脖子上，他怎能忙于诵读《托拉》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为什么要离开耶息瓦呢？因为他们抢了他的生计，所以他就离开了。说句实话，无论如何他早就该走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他看到那些小伙子们学习时，他抑制不住自己对《托拉》的渴望。但是，他却满足不了这一灵魂的渴望。

现在真相大白。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认识了小伙子的本性。他确实没受过教育，且沉默寡语，但是，一旦他开了口，他就会用《托拉》中的妙语增添他讲话的趣味。因而，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拉比呢还是一个无知者。正如贤人们在《塔木德》中所说的那样："奉献于《托拉》就是伟大。"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道："尽管你从没学过《托拉》，但是你一定知道那些学生是怎样学习《托拉》的。他们坐在诵经堂里，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革马拉》，摇头晃脑地读着，装出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那小伙子说："我知道怎么个坐法，也知道怎么个摇法，

我还知道他们当中最好的学生，但我却从他们那儿学到点什么。尽管牛的舌头很长，但它还是不能吹羊角号。”

听了这话，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微笑着称赞道：“说得好！”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吃完饭做了饭后的感恩祈祷，就领着那个小伙子来到了一个放满各种衣服的房间。他对小伙子说：“选件你最喜欢的，最适合你穿的吧。”然后自己又回到了那间休息室。那个小伙子站在一件件衣服中间，就像一个满身污垢的人站在一群穿戴讲究的人当中一样，羞愧难当。而这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正坐在那儿等着他，他那两只明亮的眼睛在屋里飞快地瞥来瞥去，想找件事来转移他那不耐烦情绪。

突然，他看见那只猫躺在桌子底下，正舔着它的下巴。房子的主人伸出手来，抚摩她那像豹皮一般的皮毛(犹太人房主一般不这样做)，又给了它一块骨头，用异教徒的语言说了声“OFILASUNKA,”意思是，真是只馋猫。这时，特西里尔·特茵正在厨房里炒着小扁豆，过后，还要把扁豆磨碎了用来烧汤。炒好的扁豆的香味弥漫着整间屋子，勾起了他的食欲。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引述道：“气味是真实的。”并且为自己描绘出了那盘午休后将要喝到的汤。为了唤醒他那模糊的食欲，他起身来到了厨房，手里掌着烟斗，假装是来点火的。看到特西里尔·特茵手里掌着的炒锅。那香味带来的快乐又从他的肉体传到了他的精神，所以，他的精神感到安宁而又愉快。人们说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整天呆在家里，嗅炒扁豆的香味，从不需要出去处理公务。我们知道，这种气味对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和易怒的人是十分有益的。

与此同时，那个没穿好衣服的小伙子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敢把胳膊和腿匆忙地伸进衣服里去，并使自己身体的其余部位适

应它们。穿好之后，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是穿着这衣服去见主人呢，还是先把它脱下来。因为他怎么能在普通的周日就穿上这么好的衣服，而他的父亲甚至祖父在安息日和节假日也穿不上这么好的衣服。从墙上挂着的镜子中，他看自己正吃惊地盯着自己看。如果他不敢说我不想穿这件衣服，那他又能怎么办呢？他赞美了天性慈善、乐善好施的上帝，是他让一个穷人从一个富人那里得到了一件衣服。而后，他穿着那件配得上新郎的衣服返回了休息室。

这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想起了他在小伙子身上打的主意，心满意足地自语道："那小伙子长得像个贵人一样，毫无疑问，上帝就是为了我才把他创造出来的，早在那为时六天的万物始创期就为我准备好了。"

他稍微提了提嗓门，问道："你说你在这儿谁也不认识，什么亲戚也没有，这太好了，太好了！你想学习，你的灵魂渴望着《托拉》？这太好了，太好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快跑到诵经堂去学习，干吗你还站在这儿浪费时间？"

那小伙子转过脸，向门口走去。正当他在离开之前要和主人告别之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道："这儿有个绅士陪着你呢，你干吗这么着急？是不是怕屋顶上漏下的雨把你的新衣服弄脏了？"听了这话，那小伙子就站住了。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抓了一大撮烟丝，用手擦了擦左眼睑，把烟斗塞得满满的，而后，点着了烟斗，坐在那儿盯着那小伙子看，整个人都被烟雾萦绕着。最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开了口，对小伙子说："去诵经堂吧，给自己找个位置，拿本书，一步也不要离开那里。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不要答理他。你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就会有人把饭给你送到诵经堂去。我会在安息日和节假日邀请你到我家里来和我同桌吃

饭的。”

那小伙子心里想：桌上有什么就吃什么，心里想想什么就想什么。主人所说的一切，他都一一赞同了，然后，向诵经堂走去。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打开一本《革马拉》，坐到火炉前的安乐椅里。那炉子里的火从住棚节的最后一天到小逾越节（逾越节首日的一个月后）这段时间里从来都没熄过。他把头倒在椅子的垫背上，就睡着了。

拉萨因凯跑了过来，躺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两腿之间，用它的背蹭着他的拖鞋，接下来又开始磨它的爪子。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微微睁开双眼，他好像觉得有只老鼠从洞口伸出了头，而那只猫早就开始摇动它的尾巴了。他手中的鼻烟漏到了拉萨因凯身上。它微微地抖了两下。接着，它的背蹭着主人的拖鞋，直到吃饭时间为止。

在希伯谢城，《托拉》家喻户晓，贤人充满诵经堂，因而一个新来的青年人加入到其他人中间一事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当他进诵经堂时，人们向他表示欢迎，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去。曾和谁一起学习过，学的又是什么？如果他聪明伶俐，他们就会接受他为自己的一员。一旦接受了他，他们也不再说、那了某某某怎样聪明，因为希伯谢城接受所有的学生。

希伯谢城是多么伟大啊！城里所有的男孩都精通《托拉》。如果哪个年轻人寻到城里，即使他是一个追求智慧的奇才，一旦他被城里人同化了，那么所有关于他的议论都将会停止的。但是，这个小伙子开始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进了诵经堂之后，就打开一本小册子，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播头晃脑读起来，最后他的鬓发都跳起了舞，他本人也刮起了一股风。中间休息时，他常常起身走到书架跟前，取出许多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书卷，开始在其中搜寻着什么，就好像他希望

能找到丢失的东西一样。

不过，既没人向他表示欢迎，也没人和他交谈。希伯谢城的人具有一种被称之为谦卑的美德。要是城里来了个陌生人的话，他们并不主动去和他交谈，因而你大概会猜测，他们是不愿去打搅他，但是，美德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他们的什么美德，而仅仅是源于骄傲的懒惰品性。上帝宽恕希伯谢人不欢迎来客的做法。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那么他们的表达方式是怎样的呢？当一个陌生人来到诵经堂时，他们对他毫不理会，就当他没在这儿一样。如果陌生人看到没人欢迎他，他就拿起一本书，开始学起来。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身边坐着个老人或小伙子，正盯着他的书看，继而抓住他的手，用力地攥着，就像抓住了一个干坏事的人一样。不一会儿，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陌生人开始怀疑自己都在干了些什么。他自忖道："我为什么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呢？当人们来到其他城市时，那里的人们会欢迎他，使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在这儿，当我发现有人欢迎我时，他却随即消失了。最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书本，关心起了《托拉》。紧接着，又有一个人飘然而至，就像布道士布道期间人们在他面前抖落的纸片一样。那人问了句什么，又含糊其词地把话咽了下去，然后，把自己缠绕在陌生人身上，像条蛇蜥一样开始吃起了他的心。

这时，天色已晚，人们开始做晚祷了。会堂总管登上讲经台，打开蜡烛箱，给每个年轻人一根蜡烛，给每组男孩一根蜡烛。我们这位小伙子没说一个字，甚至连嘴唇都没动一动也拿到了一根蜡烛。现在，会堂总管知道，哪个男孩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包括这个新来的。他应该在他面前低声下气，先开口交谈。因而，他想道（会堂总管的确这么想的）："我的孩子，你穿得像个王子一般，是不是？好吧，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无论你的脸

色变得发白、发青、发灰，你总要落到我的手里。我起誓，总有一天我会和你算清总账的。”然而，那一天却从没来到。

学生们回家之前，会堂总管的女仆进来了，手里端着许多盘菜。她问道："哪一个是新来的小伙子？”她一找到他，就打开她的包裹，拿出一块台布，在他面前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有开胃的洋葱、小罗卜、牛肝，还有甜点心——油炸梅子，主食是粗燕麦饭半只烤鹅，教区委员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烤鹅的。

那小伙子洗了手，坐下来开始吃饭。他不惯于吃烤鹅，所以吃得很慢。手里的刀和叉用起就像两件从西奈山上挖掘来的器具一样。他嚼着大蒜，吞着结成了冻子的油汤，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吸着骨头里的骨髓。油汤在他的嘴里叽叽咕咕冒着泡，还沾满了他的手指头。那位为人精明、深谙世道的会堂总管从这顿饭中看出，这不是教区委员为那小伙子做的最后一件事，他还将为他提供更多的恩惠。就像油煎大蒜的气味能预示下一道菜一样，这顿丰盛的饭菜也能预示教区委员将会为这小伙子做更多的事。

就在会堂总管站在那儿淌着口水的时候，女仆对他说："你给他准备一张舒服的床，我去给他找张毛皮垫子。”听到这话，会堂总管一脚擦地后退，朝着那小伙子鞠了一躬，就像只蚯蚓一样。他对小伙子说："你睡到炉子边我的床上。”而那了会堂总管自己则随便找了个地方睡了下来。他冻得直打哆嗦，因为他听从教区委员的吩咐，一整天都站在外面监视那个被他戴上手枷的恶棍，以防西蒙·内森家的人来把他救走。

于是，那个小伙子坐在那儿摇头晃脑地读起了《革马拉》，他还不时地皱起眉头，用食指卷着他的鬓发，把鬓发的末端放进嘴里，然后再拿出来。这就是那些无心学习的人的习惯动作。

但是，他学习时，并不发出声响，这样，谁也不会把他当作个无知者了。不管谁想和他交谈，他都不予以答理，尽管那人可能一整天都站在他身旁。他们都说："在希伯谢还从未见过这样沉默寡言的一个小伙子呢。"

其他小伙子都对他心存不满，他们火气冲天，愤愤地说："看看，这是个多么自命不凡的家伙！教区委员只是邀请他去吃饭，他就要骄傲得胀破肚皮了。"他们想对他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的惰性又阻止了他们的报复之举。希伯谢曾有个伟大的拉比。他常常说："你们不要认为希伯谢的人不遵守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往拉比家扔石头，砸烂他们的窗户。他们之所以不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我，而是因为他们太懒了，以致于连捡石头，扔出去都不愿意。"

于是，那个小伙子默默地坐在那儿，那样子非同异常。人们开始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头脑清醒的人们说："你们大家对这还感到奇怪？布洛德有个人，他披戴着祈祷披巾和经匣，站在神圣的约柜旁一旁一站就是八年，一句话也没说；"其他那些人接着说道："好吧，如果真像那样的话，这也是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那些头脑清醒的人说道："谁也没阻止你感到奇怪。"

最后，他们去找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道："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这个小伙子是怎么回事？"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回答道："这是一个属于立陶宛伟人所说的不加香料而自然芬芳水仙花之类的人。"

他们又问道："那他为什么沉默无语？"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回答道："为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所罗门在他的《箴言》中说：'智慧与最谦虚的人同在。'"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继续说道："这个安息日，他以讲

故事的方式为我讲解了关于《杂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连莱姆堡的大卫拉比都忽略了一个能在《托萨福》① 中找到的论点。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切吗？”

随即，他们又向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当然，都是关于那小伙子的，直到提问者的眼中都闪烁着《托拉》的光辉。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一边讲着，一边伸出一只胳膊来，他说：“这一问题在你们眼里可能是相当好的雄辩术和诡辩术，但，这只是他智慧中的一小部分。然而，你们都问这个小伙子是怎么回事。”

接着，他起身上了床，打开放在垫枕下面的一个箱子，取出一些羊脂。他说：“这是他写的关于《托拉》的一些故事。我认为它们很有价值，就把它们藏到了这儿。”这些手稿究竟从哪儿来的呢？原来，那个时期的宗教领袖曾被人怀疑是沙贝塔伊·泽维异端教派支持者，于是他们把他们的手稿留给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一个个逃跑了。

那些提问者问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为什么那小伙子认为到这儿来很合适呢？”

对于这个问题，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回答道：“在你们问他为什么认为到这儿很合适之前，你们应该先问为什么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接着，他俯下身子，对他们耳语道：“他从压迫者的狂怒中逃了出来。”这句话使他们立即想起了沙贝塔伊·柯亨拉比书中的那句话：“我从压迫者的狂怒中逃了出来。”于是，他们变得激动万分，就像沙贝塔伊·柯亨拉比亲自来到了城里。他们说：“这个小伙子一定不是个凡人。”

人们对他的嫉妒一下子消失了。他们开始给他戴上荣誉的

① 《托萨福》：在犹太经典《塔木德》部分段落上所附的评注，大都出自12—14世纪法国犹太学者之手，是对《塔木德》有关内容的“补录”。

花环，并对他大加赞美，就像他们赞美那些平易近人、不挖苦今人的祖先，以及赞美那些住在天国中的不挖苦今人的贤人和犹太教首领一样。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整天都在谈论着1648年哥萨克的首领克梅尔。愿人们忘了他！他们还谈到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人。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处以各种酷刑，有些人则从压迫者的狂怒中逃了出来。

提别月①的第十天，公历一月上旬，当人们因斋戒而停止学习时，他们就聚在一起读《时代的困难》。他们的泪水浸透了书中的每一页。时钟吃惊地看着他们的身躯，问道："是什么攫住了这些人使得他们把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转移走了？难道今天不是斋戒日吗？这时人们都该把眼睛盯在我们的身上，留心什么时候他们该开斋。"随着一小时一小时的流逝，它们的滴答滴答声越来越响，但是还是没有人理会它们。诵经堂里的那些学生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不时地偷眼看看那个小伙子，不断地哭泣着，直到泪水把书页都浸透了为止。

因为他从不麻烦自己和他们交谈，他们对他的爱与日俱增，这样无私的爱是不会消失的。不仅诵经堂的学生是这样的，甚至连那些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为这个羽翼未丰的小伙子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他经受了多少痛苦的磨难啊！她们都十分乐意为他找个父亲、母亲来代替他那死于压迫者的狂怒之下的双亲。从那以后，少女们独处时想的是他，妇女们见面时谈的是他。那么，她们都说些什么？她们说"我们要是能在上帝面前得到荣誉该有多好啊！感谢上帝！"她们还没说完呢，她们女儿们的脸已因激动而变得红扑扑，就像转经节孩子拿的旗顶上的红苹果。希伯谢的那些最谦卑、最尊贵的女儿们都干了些什么？

① 提别月：犹太年历中民年的第4月或寺年的第10月。

她们在安息日和节假日都穿着新衣服走出家门。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那个小伙子离开诵经堂，其他的年轻人都会被姑娘们衣服上的香味呛得打喷嚏。那些媒人迅速而卖力地行动了起来，但那个小伙子还沉默无语地坐在那儿。

这个小伙子的父亲有位好朋友。尽管他精通《托拉》，但却一贫如洗。他一生与贫穷为伍，连妻女都养活不了。于是，他租了一匹马和一辆车带上点旅途用品，亲自实践了《创世记》中的话："离开你的家乡、你的出生地、你父亲的家。"带着他的妻女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希望能找到一个拉比或耶息瓦校长的职位。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但每到一处，他们都告诉他，拉比委员会还没给现任拉比送葬呢。同样，耶息瓦也把他拒之门外。最后，他对靠这种方式谋生彻底失望了，希望返回家园。

他的妻子和女儿们说："你的钱已经花光了。这么远的路程，我们怎么回家呢？你最好到教区委员那儿，对他说你是个布道士，这样，他会让你在公众面前布道，或许你能使人们领得工资来养活我们了。"

他听取了她们的忠告，并照着做了。于是，他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在公众面前传经布道，以此来维持他的家庭，直到他身上的衣服都穿破了。《传经道》的圣贤早就说过："穷人的智慧是没人瞧得起的。"人们常常对他置之不理。这样，到最后他不得不像别的穷人那样，挨家挨户沿街乞讨。

最后，他来到了希伯谢。其时，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死于霍乱，而他也病倒了，愿仁慈的上帝解救我们。一次，那个小伙子遇见了他，认出了他父亲的这位朋友，小伙子很高兴见到他，并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位老人看出教区委员并不是出于爱才收留小伙子的，因为，那些老于世故的人并不喜欢做这

样的善行。但他的智慧也没能帮他弄明白教区委员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为自己朋友的儿子无知无识而感到难过。他对小伙子说："我了解你的父亲，愿他在天堂中安息。他博学多才是个非凡的学者。我的儿子，你为什么不像你父亲一样呢？至于生活吗，你吃穿不缺，而至于书吗，不管怎么说，你是被它们包围着的。正如俗话所说：'当人们离金钱很近时，金钱会自己找来？'我不相信那个教区委员是为了上帝而帮助一个穷人的。显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从中获些益处。怎么获益呢？你可以每天到我这儿来一个小时，我可以每天教你一章《托拉》，一旦你学会了《托拉》，你还缺什么呢？"

小伙子听到这话，高兴得心都要跳了起来。他说："感谢上帝，他使我能够真正地学习他的神圣的《托拉》。"于是，他就到那位老人那儿听他亲口讲授《托拉》，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进步。那位老人——他充满智慧，精通《托拉》，但由于时代的不幸，没能坐耶息瓦里教授学生——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好学生了。于是，他直到教会了他《圣经》、《密西拿》、《律法》和《传说》才放过他。

同样，那小伙子——他具有上帝所赐予的许多优点：心灵聪慧、注意力集中、接受力强，但由于贫困，他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现在，上帝为他准备了这样好的老师。老师口上说，他心里记，直到他记熟了老师所讲的一切内容。他还细心揣摩事情之间的互相联系。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学习过，所以他丝毫没有受到那个时代的浓重的方言影响，而是能够准确地把他所学到的东西连贯起来。我们的贤人在《塔木德》中指出："学习《托拉》应像流水一样。虽然水是一滴一滴往下流，但最后变成了一条小溪。学习《托拉》也是这样的，你今天学两则律

法条款，明天学两则律法条款，最后，你就变成了盛满水的小溪了。”

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从前尽管手里拿本《托拉》，但只感到厌烦之极。那位老人遇见了他，认出了他就是自己朋友的儿子，于是收他为学生，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为他讲解《密西拿》、《革马拉》、《律法》和《传说》。他飞快地一段一段地，一章一章地学着《密西拿》。到最后，不用老师的帮助，他都能自学了。

与此同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还以为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意愿进行着呢。一次，那小伙子坐在桌旁，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对他说："吃吧、喝吧，学习《托拉》可耗精力呢。”尽管小伙子对此有一番精彩的高论，但他知道沉默的价值。于是，他就把高论留在了肚里，吃喝起来。作为对他这种谦虚的奖赏，他真该当上新郎，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理所当然就是他的男傧相。

所有的媒人都忙着为城里的有钱人家说媒提亲。他们在那儿喝上一杯白兰地，吃着各种甜食，然后以他们在伊甸园的那份乐土发誓说："这桩婚姻几乎由上帝安排好了。”这个媒人在这家这么说，那个媒人在那家也这么说。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意愿，等教区委员从梦中醒来，我要去拜访他，明白地告诉他，他再也找不到比这桩婚姻更好的婚姻了。噢，早祷的时候我在诵经堂见到他。他还朝我点点头，问我一切是否都好。当时我为什么不跟他明确地说明呢？那样的话，谁也不会偷听到，谁也不会毁了这桩好事。因为，在我们居住的希伯谢，人们惯于到处伤害他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上帝并没有因为媒人说假话就对他进行惩罚。他们继续称赞值得为它祝福的白兰地，称赞那一

到嘴里就化了的饼，称赞完全配得上新郎的新娘。这个媒人在这家这样做，那个媒人在那家也这样做。媒人们的确去过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家，和他商议过婚配这桩事。但是，不管他们提的是哪家的姑娘，他都会断然地伸出两只手，好像那个小伙子就像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希伯谢的哪个姑娘都配不上他。

现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找到了和希伯谢人算帐的机会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知道，他们想和那个小伙子攀亲，而他是小伙子的监护人，所以，他们将会容忍他所说的任何难听的话，即使他把他们几代人的不端行为都抖落出来，他们也不会张口回击。人们说，希伯谢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安宁的时候，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尽管她受尽辱骂，但她却都没有予以回击。

即使希伯谢一片平和，但在西蒙·内森家你却找不到安宁。西蒙·内森的妻子叫做谢普莱因特萨·佩赛尔。她是嘴快，手也快。不管什么时候，一听到人们提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她就会缠住她的丈夫，把他摇得像住棚节筵会上的棕榈叶子，叫嚷着："杀人犯，你这个杀人犯的儿子！你为什么要亲手杀了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去参与那个和你无关的争吵，而把教区委员惹恼了？希伯谢所有的穷女人都会把她们的女儿嫁给那个小伙子，而只有我的女儿不能，好像她是在篱笆后面出生的似的①，但愿此事不会发生！愿整个希伯谢，连同你本人，你家里的人，你那丑恶的嘴脸和你那短而粗的脖子都烧起来，只要我女儿能嫁给那个小伙子。"一旦她什么时候平静下来，她就把他关在他自己的房子外面。你问，怎么把他关在外面？就是

① 喻指私生子。

不让他安稳地坐在那儿，除非求她看在女儿的份上，说他不配做女儿的父亲。

所以，如果他在自家的旧堵墙内找不到安宁的话，那他不到诵经堂又到哪去呢？在这儿，他看到了那个小伙子的伟大之处：他身边到处都是书，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人们又在谈论着些什么呢？某某人出了多少多少嫁妆，但事情还没定下来呢，因为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认为整个世界都配不上那个小伙子。当他们看到西蒙·内森时，也不再谈起他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之间的争吵。他们说："西蒙·内森不可能是过去的西蒙·内森了，他的女儿现在都已长大了，但他连个手指头都还没有动一动呢。"意思是，他没能力把女儿嫁给那个小伙子了。

为什么不能？我们早就知道西蒙·内森的嘴巴比他的钱囊还大。他曾经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说"曾经"？因为教区委员把他撵走了，他的好运就终止了。你说把他撵走了？是这样的，教区委员派人把他找来，给了他狠狠一顿揍。西蒙·内森吃了六十大鞭子呢。愿上帝保佑我们！你难道看不出来，他那张脸就像锅底一样黑，我们真该为他感到难过。我起誓，他过去是个挺不错的犹太人。

于是，他们就坐下来讨论那个小伙子的婚事，他们一提起西蒙·内森，就叹口气不再说什么了，好像他已经死了，愿仁慈的上帝解救我们！一个因没有吃的而不用吃的人怎能和一个有吃的而不能吃的人相提并论呢？前者因用不着吃而很高兴，而后者因不能吃而很难过。西蒙·内森有那么多金和银，有那么多财产，但他为什么不把女儿嫁给那个贤人的门徒呢？只因他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之间的争执还没结束。

从那以后，他就避免和别人争吵。希伯谢那些爱说笑话的

人对此怎么说的呢?他们说,即使教区委员命令在阿布月初九,我们哀悼神殿的日子,诵读该在哈努卡节和普珥节诵读的神迹奇事祈祷文,即使教区委员命令把该做成三只角的哈曼袋三饼做成四只角,西蒙·内森也都不会抱怨一句的。

这一变化没能逃过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眼睛。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也改变了他以往的习惯。他也就一些公众事务屈尊征得西蒙·内森的同意,正如智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不能砍掉你仇敌的手,就去吻它吧。"那些追求和平的人说:"他们之间讲和的时间到了。"而谢普莱因特萨·佩赛尔也不再交叉着双臂闲逛了,凡是该做的事她都做了,直到最后他们彼此讲和为止。

但是,当媒人来到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家,告诉他西蒙·内森想把女儿嫁给那个小伙子时,他用烟斗柄用力将他们推开,说道:"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和异教徒的安息日不是同一天。"他们第二次来提亲时,他用右手把他们推开,却用左手又把他们拉了回来。等到他们第三次来提亲时,他友好地接待了他们。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我们已故的贤人过去常说,'以色列头上戴着三顶王冠,一顶是《托拉》的王冠,一顶是祭司的王冠,一顶是王室的王冠。祭司的王冠是属于亚伦①的,王室的王冠是属于大卫的,而《托拉》的王冠正在那儿等着全体以色列人。谁愿意谁就可以得到它。我该拒绝谁呢?不管怎么说。小伙子总要完成终生大事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西蒙·内森家,就是希伯谢其他什么人家。白山羊的奶和黑山羊的奶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必须为女儿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

① 亚伦:《圣经》中人物,摩西之兄,犹太教第一任大祭司。

西蒙·内森立即登门拜访教区委员，并随身带着他的钱囊，里面装着三百个金币。希普莱因特萨·佩赛尔也来了，打扮得很合乎丈母娘的身份。她是来拜访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妻子以斯帖·马尔凯的。她对她说话时，和和气气，满怀爱意。她说："以斯帖，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愿我有幸能在我女儿的婚礼上切开婚礼蛋糕。这蛋糕将像我眼中的你一样甜美。愿魔鬼把希伯谢那些讲我们坏话、刁难我们的穷女人都带走。人们说，与其让穷人活着，还不如让他死掉，这话一点不错。"她们立即互相原谅了对方，并按女人特有的方式亲吻了对方。

不久，婚约就缔结完毕。工匠们答应将尽快做好婚礼的华盖。这样，新郎就能得到安宁，得到个家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也同意尽快把婚礼的华盖做好，这样，西蒙·内森倒霉的时刻就不致于被耽误了。但是就在那时，四省议会的议员要召开一次会议。这样，他只好让婚礼延期，等他回来再办。想到他一回到希伯谢之后就能向他的对手实施报复了，他是多么高兴啊！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出发那天，人们都排着长队来送他，就连平素一直反对他的人，也跟着他的车子走了有安息日之旅那么远的距离，恳求他不要回来得太晚，让希伯谢成了一个活寡妇。

全国的主要人物都聚集到了一起，参加四省议会召开的会议。那年的会议是在鲍勃里克的圣会众居住地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托拉》的地位。在那个时代《托拉》是全体人民的唯一统治者。教区首领、贤人和当时的加昂负责以色列的福利事业，他们通过一些法令，并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对它们进行增补和修改，只要有必要四省议会就召开会议。开会时，拉比们坐在座位上，教区委员们站在他们的身后，每个教区委员都站在自己的拉比身后。他们管理整个国家的一切，并对教区和

个人征收税款。他们争论不休，织布法令，为了保证法令得以实施，他们用惩罚的手段来威胁人们。如果需要，但愿这一切不会发生，他们会采取一系列手段，比如，罚款、惩罚、诅咒、放逐、开除教籍等。

因为撒旦就在我们中间狂跳乱舞，因为我们自己的许多罪孽，他们彼此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他们常常陷入争执之中。但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愿他在天堂中安息，在那种情况下却对他的同伴和颜悦色，一反常态。他用想象那个小伙子和西蒙·内森的女儿的婚礼来自娱自乐。整整那些天，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他那坚实的肚子，装满了莱姆们哥的鸡块和凯利伍的面包，这两样东西都是举世无双的。他笑起来肚子都打颤了。看看吧，西蒙·内森为了把女儿嫁给那个小伙子，那个无知的小伙子，费了多少心机！他原以为钓上勾的是只巨鲸，却原来是条鲤科鱼。

那么，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去开会这段时间那个小伙子都干了些什么？他坐在那儿一刻不停地学着，直到把整个《密西拿》都背了下来。当那位老人看到他已经把《塔木德》的6个回章以及一些典籍都熟记于心中了，就对他说："到城里的拉比那儿去，他将委任你为拉比，发给你执教证书，我知道执教证书并没有多大用处，既不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多数人获得的。但是，有张执教证书对你也没有什么害处。"

于是，某一天那小伙子就站在那位拉比家的门前。这位拉比非常贫穷，因而，没能参加四省议会召开的会议。拉比的妻子进去对他说："教区委员的那个小伙子来拜访你了。"

"让他进来，"拉比说。

小伙子进了门，拉比迎接了他，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

小伙子说："拉比，我想要一张执教证书。"

拉比说："以色列哪个能胜任教师职务的小伙子会把脸捂起来，不来拜访我？"

那小伙子说："拉比，对于您来说，我实践了约伯的话语，'那些小伙子看见了我，就一个个隐藏了起来。'"

拉比说："你就是希伯谢远近闻名的那个小伙子啰。坐下，快坐下，我的孩子，愿以色列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接着，他开始向他提出一些关于律法的问题，没问几个问题，拉比就拿出鹅毛笔，用传统的方式，给他签发了一张执教证书，上面写着："该证书确认持证人的执教权、确认其的审判权，确认这位献身于《托拉》的圣徒以此获取报酬的权利。"

那小伙子离开了拉比家。他很高兴获得了一张执教证书；而拉比也很高兴当了一次《托拉》的男傧相。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使教区委员高兴的事。不仅这位拉比，许多住在希伯谢附近的拉比(他们都由于贫穷而没能参加四省议会召开的会议)都给他签发了执教证书。因为他们都知道他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他们都说："这将作为给他婚礼演讲的礼物。"他们还让他先不要声张，等婚礼开始以后再将它公之于众。有些拉比马上就签发了执教证书，有些拉比则要等到他们脑子里措好辞后再签发，他们不想马上就特许这一权力。

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回到希伯谢之前，这小伙子已获准成为一名拉比了。当他坐在书桌旁时，桌子的边再也碰不到他的胸脯了，因为他怀里揣着的圣职授予证书把他和桌子的边隔开了。

当四省议会签署了法令，结束了会议之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就返回了家园。一路上，西蒙·内森的那张脸一直在激起他的想象，因而，他无暇顾及他的车夫。如果他要打车夫的话，他也不用棍子而是用烟斗柄。他之所以这样做，也仅仅是

出于他的义务，并不是真想打他，而只是想催促他快点。那车夫确实感到非常奇怪，是什么使得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像个吃饱肚子的孩童一般坐在他的身后？这样，他们很快就回到了希伯谢。

希伯谢的人都出门迎接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他从车上下来，在他们的陪同下往家中走去。而那车夫跑在前头，去通报以斯帖·马尔凯她的丈夫回来了。她打扮得像个新娘子一般出来迎接他，并催促他赶快洗手吃中饭。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想起了在路上吃的那顿山羊奶酪还不到六个小时，于是，他只想吃块饼，把肉留到晚上吃。但是，以斯帖·马尔凯却感到很遗憾。她说，炖好的肉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

这时，有人建议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应该先做下午的祈祷。做完祈祷，就会满六个小时了。这时，拉萨因凯闻出了主人的气味，跑过来躺在他的腿下，抓住他腰带上的长缨，欢快地“喵喵”地叫着。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怜爱地低头看着它，说道：“我相信，这些残忍的家伙一定冷落了你。”他问道：“你们是不是天天喂它了？”“你们是不是给它喂了白面包和牛奶？你们没忘了那小伙子吧？”他一边说，一边从猫爪子中轻轻地抽出腰带上的长缨。

他们说：“但愿你没说这话。正如我们没忘了拉萨因凯一样。我们也没忘了那个小伙子。给它送饭的人也给他送一份，他吃得香，喝得好，学习也很用功。而且，所有结婚用品都已准备好了，他要做的只是走向婚礼的华盖。”看到主人心情很好，那仆人就开始赞美起了拉萨因凯，说：“它能认出那小伙子了，而且，待他就像待家里人一样。”希伯谢的人看到现在是轮到猫威风的时候了，就都开始奉承起猫来。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别再夸奖猫了。”他让他们

说说那个小伙子，紧接着，他们都开始赞扬那个小伙子，但以斯帖·马尔凯除外，自从那小伙子订婚以后，她在这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因为希普莱因特萨·佩赛尔几乎买下了所有的家禽。

就在这时，西蒙·内森进了屋，看到他们都站在那儿准备祈祷，他的粗鲁劲儿又发作了，尽管这次发作是出于过份殷勤的谦卑。西蒙·内森说道："亲家，这是怎么回事？您风尘仆仆刚到家，难道没有什么比祈祷更好的事可做了吗？最好先睡一觉，然后吃点东西再做祈祷。我发誓，祈祷不会变凉的。"

其他那些人回答道："我们都劝他祈祷，因为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但是，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更好的建议，我们也都同意。他应该先睡一会儿再吃饭，因为旅途后的睡眠是件乐事。"于是，他们踮起脚尖，离开了。屋里除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外，只剩下西蒙·内森和仆人。

仆人为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脱下靴子，然后走到门口，确信这时路上不会有什么马车得得通过。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躺到床上，拿出一根从路上带来的嵌银的烟斗，装上烟丝，和西蒙·内森一起商量起了婚礼的日期。西蒙·内森夹起一块炭火，弯下腰，帮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点着了烟斗。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那烟斗上嵌的银在西蒙·内森的鼻子上投下了一道亮光，红得就像他为女儿的婚礼准备的葡萄酒一样。

西蒙·内森为他女儿的婚礼订购了世上所有的珍品佳肴，他要让希伯谢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孙永远记住他西蒙·内森是怎样把女儿嫁出去的，他的女儿又是嫁给了谁的。他在地窖里存放了许多掺有蜂蜜的饼，那些饼把地板都压得吱吱响。西蒙·内森请了十二个侍从，并让他们住到他家里。家里的揉面盘像谷盆一样大，里面装满了面粉。男男女女面包师站在那儿

手里拿着一罐罐的油和一袋袋的葡萄干、果仁、肉桂。他们把这些东西倒进揉面槽里，然后用蜂蜜把它们拌合在一起。

希伯谢的长者被肉桂的气味呛得直打喷嚏。安息日结束后，那些吝啬的人在做哈布达拉节祈祷时一个个都不再花钱买调味品了，因为那肉桂的气味都飘进了他们的家中。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到市场上去时常常把鼻孔捏住，以防那肉桂的气味钻进他们的鼻子，他们实在搞不清楚他们该不该做感恩祈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官员们对人们在闻到热面包之类的气味时究竟该不该做感恩祈祷还意见分歧。希普莱因特萨·佩赛尔买下了所有肥硕的公鸡和母鸡，要是留下几只的话，也是些瘦骨嶙峋的小鸡。很难说，她是否为赎罪的传统晚餐留下了几只鸡。人们说，那女人杀光了希伯谢所有的鹅、鸭、天鹅、和鸽子。鸽子是要烧的，天鹅是要煮的，鸭子里要填进苹果，然后再烤，而鹅呢既可烤也可煮。除了这些以外，她还让屠夫杀了一些牲畜，被宰的牲口一个个膘肥体壮。

正当从大街小巷传出的家禽那粗厉的叫声，以及从屠夫家传出的牲畜那哞哞的泣声还不绝于耳之际，又传来了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不一会儿，就出现了一辆装满蔬菜的马车，车前走着一只鹿，鹿角上装饰着绿叶，鹿的头上戴着一顶由红色胡椒编成的花冠。庄园主的厨子跟在后面。

人们问他，这些都是作什么用的。他说："这只鹿是我家主人庄园主送给西蒙·内森的，我是跟来告诉他们怎么个烧法的。"人们点了点头，说道："事实上，人们最喜欢的就是鹿肉。"孩子们则跟着马车在后面跑着，嘴里还唱着："快跑啊，我的爱人，愿你像只小鹿。"

另外，庄园主还送来了硕大无比的鱼。若不是把鱼都砍成了一大块一大块，那么，什么样的容器也盛不下。有些鱼配的

是洋葱和胡椒，有些鱼配的是红酒、蜂蜜饼、糖和葡萄干。有些鱼腌在月桂树叶、洋葱加上酒和醋煮成的汁里，有些鱼是煎好了的。那些配以洋葱和胡椒的是留着婚礼以后吃的，那些配以葡萄干的是留着早餐吃的，因为早晨人们都喜欢进甜食。腌渍起来的鱼是为整整一星期的婚筵做准备的，而那些油煎出来的鱼呢，则是为了那些等不及摆盘子的人准备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用手指头抓起一块鱼，站在那儿吃将起来了。

与此同时，希伯谢的男人还不能确定这个婚礼到底是算教区委员主办的，还是算这个孤儿本人主办的？如果算教区委员主办的话，那他们送的礼物一定要配得上教区委员的身份；如果算是这个孤儿主办的，那随便送件什么礼物就成了。他们的妻子对他们说："傻丈夫啊，难道你还搞不明白吗？难道教区委员花那么大气力为这个孤儿举行的婚礼会是个极为简单的婚礼？教区委员为什么要为一个孤儿举行婚礼？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如果他自己有孩子而又要为他自己的孩子举行婚礼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做些新衣服。嗨，现在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孤儿可以算作他自己的儿子，未来的那个婚礼可以算作他儿子的婚礼，因而，我们和我们的女儿们都必须身着新衣去参加婚筵。难道就因为他没个孩子我们就有必要丢自己的面子吗？"她们立即把自己的言行付诸于行动，为自己和女儿们订购新衣服。她们的裙边发出的声离城里两个安息之旅的距离都能听得见。

西蒙·内森邀请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并派车到许多城市去邀请那些伟大的贤人来为婚筵增加光彩。有些贤人还带来了一些优秀、可爱的小伙子。他们说，既然新郎是个孤儿，家里没有人参加婚礼，就让我们以我们的爱来侍奉《托拉》吧。

婚礼到来的那一天，城里宾客云集。来希伯谢的每辆车上

都坐满了穷人、乞丐、过路人和流浪者。他们来自于离希伯谢城好几里路远的地方，都是被蜂蜜和烤货的香味吸引来的。希伯谢人穿上安息日盛装，来到新娘家，把新娘安坐在一张木凳上。婚礼中的小丑瑞布·约珥站在她面前，流着泪，为新娘唱起了歌：

可爱的新娘，提高你的嗓门，
如流水般直抒你的胸臆，
你知道，在这一时刻，
上帝要亲觐见你。

站在新娘后面的妇女一听到瑞布·约珥的声音，就都哭了起来，弄得新娘也跟着她们哭了起来。她们也跟着唱道："可爱的新娘，提高你的嗓门，如流水般直抒你的胸臆。"小丑又继续唱道：

谁能知道伴随你的
到底是来自上苍的宽慰；
还是令人心悸的罪迹，
生活的重负需要你去平衡。

周围的妇女又哭了起来，使得新娘也跟着她们哭了起来。接着，婚礼中的小丑和客人们一起朝新郎家走去，他们走一路唱一路，小丑走在人群的最前面。一进新郎的家门，他就用劝悔的语言劝告新郎，他含着泪唱道：

新郎、新郎、甜美的新郎，
人们把你当成国王，你要对此感到自豪。

新郎、新郎，你要克制，倾听我的声音，
为了你的欢乐、为了你的排场、为了你的玩物。
今天你是王，明天有谁知？
惩罚的法则总是受到灾难的支配。
若要成为生活的主宰
只有不忘敬畏上帝、只有攻读经典圣书。

他就这样唱着，撕裂着人们的心灵，直到人们的眼泪都哭干了为止。接着，新娘的朋友们跳起舞来。她们点着了辫子形的蜡烛，每人手里拿一根，领着众人来到了主会堂。她们和新娘一道绕站在华盖下的新郎转着圈子。加昂、法院院长为他们证了婚。立即，乐手们拉起了提琴，吹起了长笛，演奏起各种乐器。他们把新郎和新娘送入婚筵。

人们入了座，尽情地吃喝起来。他们享用着食物、饮料、酒、甜食、鱼和各种各样的兽肉和禽肉。那些《托拉》的伟人们坐在那儿激动得发抖，他们急切地要倾听新郎的演讲。而新郎到现在为止还一直保持着沉默，而这时，该是他放光放彩的时候了。人们在座位上坐立不安，询问着，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倾吐《托拉》的珍珠。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自语道："就要开始了。我就要目睹西蒙·内森的覆灭了！"而这时，西蒙·内森正穿于客人之中，满意地拍着每个人的肩膀。希普莱因特萨·佩赛尔这时也插了进来，大叫着："犹太人，让个空，让我也听听。"

但是，新郎这时却一言不发，眼睛紧紧盯着公鹿那两只竖直的角。这公鹿正摆在桌子上，还配有各种佳肴。拉比向小伙子做了个手势，小伙子环顾四周，最后把目光投向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装模作样地说："张开你的嘴巴，让你的每个字都放出光芒。"新郎立即起身，发表了

演讲。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塔木德》中的某个妇女。那个妇女骑着一头驴，驴背上放着一个包裹，在她的前面走着两个男人。那妇女说："这两个男人是我的奴隶，驴子和包裹是我的财产。"然而，那两个男子都声称自己是那个妇女的丈夫，另一个男人是他的奴隶。小伙子对此进行了阐述，他的解释就像蜂蜜一样甜美。接着，他又论及了布道术和传说，并对《〈托拉〉之报答》一书进行了论述。

接着，小丑站到了椅子上，人们都把他们的礼物交给了小丑。他又合着节拍，对此进行了赞美。

"尊贵的客人瑞布·埃尔克耐送上了一只纯银酒杯和一只用于吹香料的香料盒。一只是用于星期五晚上欢庆安息日开始的，一只是用于欢庆安息日结束的。愿他走在上帝的荣光之中，免遭疾病、挫折之袭，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尽享终年。"

"现在，那位慈善而富裕的姑姑送上什么礼物呢？一只铜盒和一个研钵。她作为姑姑尽心尽意地喜欢她的侄女。"

小丑还继续站在椅子上四下张望。"那位还没送上礼物的人是谁？"那些本想不送礼物就溜走的人吓得直发抖，赶快递上一枚硬币。小丑于是就在新娘面前高高地举起硬币，唱道：

可爱的新娘，这是枚硬币，
一面印有国王的头像，
让国王的头像面向你，
愿你生养出国王般的拉比。

接着，瑞布·约珥换了个调子，叫道："该新郎家的人送礼啦！"随即拉比们站了起来，从口袋中掏出证书，交给了小丑。瑞布·约珥拿出他的眼镜，有腔有调地一张张读了起来：

"我们的主人和拉比，我们的拉比是如此之伟大，我们伟大的中流砥柱，我们命运之主宰，用他的思想把高山夷为尘土。每座城市，每个当代的贤人对他十分敬重，仅以这座城市的法院院长的身份，准许这位新郎任教。"

"在天使家族那圣洁的花园里，那锤子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一如闪电一般。撰写《利维担家族之棚》的贤人向西蒙·内森的女婿宣布：'你有权对呈给你的一切事件做出审理和判断。'"

瑞布·约珥就这样站在那儿读着一份份圣职授予证书，有莫那斯特切拉比授予的，有高里需特谢拉比授予的，有小彼特谢拉比授予的，有罗诺斯维尔拉比授予的。凡是那小伙子去申请过执教证书的地方都给予了他证书。小丑一边接过一份份证书，一边把它们递给了仆人，仆人又把它们递给了西蒙·内森。西蒙·内森再把它们放进了摆在小伙子面前的一只银盘子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坐在那儿感到迷惑不解。他不时地拿起证书，又不时地仔仔细细地看上一遍。证书在他手中沙沙作响，仿佛他正试图用这沙沙之声盖住小伙子那口吐《托拉》之智慧的铿锵之声。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自问道："是谁使那个小伙子得到这一切？我正在这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的仇敌西蒙·内森，但现在，我既失去了幸灾乐祸的机会，又给了他女儿一个精通《托拉》，充满智慧的杰出丈夫。"正如《诗篇》所说："自己挖了个坑，却让自己陷了进去。"现在，我们把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可比作什么呢？可把他比作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年到头养着只大公鸡，准备在赎罪日前夕的晚餐上享用，但就在晚餐到来

之前，那只公鸡却跑了。

西蒙·内森站了起来，手里端着一杯葡萄酒，来到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面前。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起身，祝西蒙·内森长寿，他们相互祝福，彼此高兴得以亲家相称。他还拉着新郎的手，和他一起谈论《托拉》。两人谈得脸上都放出光彩。这时客人们起身跳舞。他们唱呀、跳呀，正如先知所说的那样：唱得老人走出了房间，跳得病人离开病榻。

教授小伙子《托拉》的那位老人也位于客人之中。看到他的学习获得了如此的荣誉，他也欣喜万分，因为上帝没有永远抛弃他那神圣的《托拉》。他开始赞美《托拉》，使得上帝和他的创造物都十分开心。人们让他坐在首席，给他端来老人喜欢喝的陈年老酒以及鱼。他喝呀、吃呀、喝呀，全然忘却了自己的痛苦，不断地为人们阐述着《托拉》，直到他的名字传遍了全城。当辅佐拉比的法官出访以色列故土时，这位老人被任命为正义的法官和正直的教师，代替原法官的职位。

从那以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和西蒙·内森两家人之间确实相处得十分和睦。内森的女儿生儿育女，而她的丈夫则过得无忧无虑，并写下一本论述结婚礼仪的书。借此，他实践了先知弥赛亚的话："我将带来金子而不是铜。"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本打算让西蒙·内森的女儿嫁个无知的新郎，到头来，却给她送去了个通晓《托拉》的学者。从那以后，以色列一片祥和。这正是：

你可能以想方设法报复他人，
给他带去灾难和痛苦，
但你最终却作茧自缚，
反而为他人做了好事。

第十二章

何物不及前者长／何物又比后者短

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叫道："好运！好运！"接着又重新斟酒，喝了起来。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声望，"瑞布·泽查里亚说，"大概会伴随着他，但他对瑞布·艾贝尔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增加他的荣誉。"

"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如果事情不是到那个地步，情况可能要好一点。"

"泽查里亚兄弟，"瑞布·凯缪尔，泽查里亚小姨子佩雷莉的丈夫，说，"好的故事还是讲出来好。"

瑞布·泽查里亚应道："对死者，除了赞誉之外什么都不该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瑞布·泽查里亚？"他叫喊起来。"故事都到了嘴边，还想不讲给我们听？"

听到这话泽达笑了，他是泽查里亚的妻妹弗鲁姆特希的丈夫，说道："不要担心他保持沉默。我了解我姻兄泽查里亚。他如果有故事要讲的话，哪怕进行到一半，他也要停下来，一吐为快。"

瑞布·泽查里亚一会儿掉过来，一会儿掉过去的摆弄着他头顶上的无沿圆帽。他说道："当然最好还是不讲。不过出于两个原因，我想让你们听听这个故事。首先，说真话是种善良的行为；其次，哪怕是对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这样的著名人物，也不该一味阿谀奉承。于是，他就开始讲述：

被隐瞒的和被揭穿的故事

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那个时代，希伯谢这地方无人可与瑞布·艾贝尔相攀比。艾贝尔拥有一家大制革厂，在城东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区域，它养活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有不少犹太家庭靠此为生。整个区域之中到处都是房屋、临时窝棚、锅炉和制革人使用的大槽。满载皮革的马车总是不断地进进出出。整个乡村到处都有瑞布·艾贝尔的仆人或他的仆人的仆人。如果他们不来买皮革的话，绝没有哪只动物会被牵去屠宰。在希伯谢，有一种说法几成民谚，这就是："兽类的末日是屠宰，而皮革的归宿是瑞布·艾贝尔制革厂。"

一般来讲，大小村庄、各家各户都有艾贝尔的仆人和助手。屠夫们每拿来一张皮子，制革工人们就要站在齐腰深的、满是油污的水池中处理皮子。而这时，瑞布·艾贝尔却坐在《托拉》前，侍奉上帝。当然，安息日之夜除外，那时他必须去休息屋，查看一下他与屠夫、仆人及助手之间的帐目，发给他们下个星期6天的工钱。其余时间，瑞布·艾贝尔要像他的父辈和父辈之父辈们一样，用来诵读《托拉》。如果你从未有拜见艾贝尔本人的机会，你可以看一看他珍藏的那些写满他自己和他先辈评注的书。

在他的一生之中，瑞布·艾贝尔摆脱公职后就再没参与公

共事务。虽不参与，但有公共需要时并不退缩，而是和其他会众一起承担赋税，以供慈善事业及为被俘者赎身之用①。简而言之，瑞布·艾贝尔把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事务联系在一起，甚而至于没有忘记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谁能说那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呢？

然而，在我们眼中没有缺点的东西到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这位教区委员眼里，就有了严重的缺陷。当有人设法逃避这一职位时，身在其位的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怎么会感到高兴？如果瑞布·艾贝尔曾设法想要取代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话，所罗门可能会满足他并把他奉为主人。但是瑞布·艾贝尔逃避这一职位，这就说明他认为教区委员这一职位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从而可知他并不敬重教区委员这一称谓、荣誉和头衔。有句朴实无华的笑话说：如果没有面圈，哪来面圈上的洞。因而，如果没人想方设法谋取官职，官职就不成其为官职了。总之，瑞布·艾贝尔坐在《托拉》前，侍奉上帝，堂堂正正地守法赚钱。他把子女们培养成信奉《托拉》多行善事的信徒，并把他们领入了婚礼的华盖之下。到了该考虑他女儿汉纳尔的婚嫁之事时，他打算和布洛德的好人家联姻。

因此，他派专人去了布洛德。使者在那儿发现了一个最好的小伙子，该有的一切他都有，并且出身于本地最有身份的家族之一。接着，瑞布·艾贝尔就派了丢三拉四的齐梅尔去摸摸小伙子的深浅。齐梅尔回来报告说他几乎聚集了全部的优点。后来未来的公公派了一拉举止轻佻的家伙来希伯谢看看新娘。那人回去说他具有十分的美貌，活像皇后以斯帖，能使布洛德所有的美人尖子都黯然失色。瑞布洛德那位亲家也说要拿多少

① 按犹太传统，凡犹太人被俘，关押所在地的犹太人都会设法营救。

多少作为儿子的聘礼。他们终于在位于希伯谢和布洛德中间的一个村子相会，并订下婚约。

贫穷人家嫁娶子女时，总是寄希望于他们的天父。他们说，上帝会帮忙的。而富裕人家嫁娶子女时，可想而知，不会有任何事情遗留下需上帝去做。新娘的代表答应陪多少多少，新郎的代表出多少多少。这样看来，新郎新娘所要做的只是使自己置身于婚礼的华盖之下。

长话短说，婚姻就这样安排好了。他们没有浪费多少时间。瑞布·艾贝尔还如以前一般沉默寡言。亲家那边，暴发起来的布洛德贵族，自然也没有大肆张扬。他们见面时谈妥，各自回家，一回布洛德，另一个返希伯谢，新郎的父亲告知他儿子，他已是一位新郎了。新娘的父亲告知自己的女儿，她已是一位新娘了，结婚的准备工作即将开始。

布洛德方面从吉因斯普赖因克和利普齐哥买来结婚礼服，而瑞布·艾贝尔和妻子去了拉需凯维兹市场。在那儿买了成卷的羊毛、丝绸、缎子、羊驼呢之类，准备给新娘做衣服。这些物品全都是最上等的，以与他那富裕之家，且又刚与另一富人家联姻的身份相配。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外地搞到了一整套《塔木德》诠注本，并附有阿尔法西①和他的学生在一起的故事提要。他们把男女裁缝安排在两间屋子里住下，又另腾出一间给装订书本的师傅和他的学徒，让他们用红色羊皮纸来装订《塔木德》，作为结婚时送给新郎的礼物。做衣，订书与做饭烤饼，做小面包和油炸食物并不相佐，因为瑞布·艾贝尔的妻子请来了许多厨师、面包师和点心师。

接着，在希伯谢，大量的鸡被拿来杀掉了。你想找个鸡蛋

① 阿尔法西：中世纪著名犹太学者，《塔木德》评注家。

涂涂为安息日将要烤制的面包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做蛋糕了。瑞布·艾贝尔在婚礼之前还为穷人摆了许多桌酒席。并准备了许多婚礼时送给穷人的礼物。这些人也和其他穷人一样，被邀来和他一起喜庆婚典。他甚至安排好，在他那值得赞扬的女儿汉纳尔小姐结婚那天也为一个贫穷的新娘举行婚礼。那新娘的名字也叫汉纳尔。因为那是当时敬重上帝的人们中盛行的风俗，这样才得以招呼两桌人，一桌招呼自己人，另一招呼穷人。

然而人怎能提防时间的作弄呢？他们作好了全面的准备，打算纵情欢庆一番，并为新婚夫妇想好了许多祝福的话，静候新郎来临。可是，人们却把上帝赐予的胡须拔出来并刮破了自己的脸颊。筵席摆了七天之后，新郎派人给他妻子送来一封休书；那一直说着“看，我神圣的新娘”的双唇现在却说，“离开我吧”，就好像布洛德的那位公公升到天上的最高司法机构，并在幕后听到说他的儿子和瑞布·艾贝尔的女儿在降生前40天在天上没有被神定为夫妻。

那么为什么这位公公还是觉得有必要废除这一婚姻呢？那被隐瞒的只有上帝知道。而披露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吧。

你已知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和瑞布·艾贝尔之间隔着山一般高的障碍；而且很可能，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不会放过任何与瑞布·艾贝尔作对的机会。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不是那种整天干坐着无所事事的人。然而，遇到瑞布·艾贝尔这种不是他怒火发泄对象的人，他又能怎么样呢？他越是给他增加赋税，他就越是高兴地上缴。如果他派收税人提前去征税，瑞布·艾贝尔会全无声地满足他的要求，而且付的是本区通行的现钞，不像那些对捐助十分圆滑的希伯谢人，总是给破旧的钱钞，接受这种钱的人肯定要吃亏。

好挑起事端的人总是说:“瑞布·艾贝尔，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收你的税有点太重了。”瑞布·艾贝尔答道：“教区委员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噢，对呀，”挑事者说，“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当然知道他想干什么。他这样做是想惹恼你，瑞布·艾贝尔。”

“那么，一个正派的犹太人，”瑞布·艾贝尔说，“是不是要后悔得到这样一个捐助慈善事业的机会呢？”这样说，当然就堵了那些挑事者们的嘴，他们只得抱愧离去。而这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在瑞布·艾贝尔身上发泄怒火机会的到来。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在教区委员身边总有几个游手好闲之徒、庸庸碌碌之辈窜前跳后的。这类人来到这个世界仅仅为了灭自己肉体内的灵魂，以求自己的末日早日来临。在具备其他所有美好、高尚品质的希伯谢城，也不乏存在这类人。他们正好应了古代赞美诗作者所作的比喻：“他们所见的尽是些毫无特色的生灵，这帮人心术不正，专想歪点子。”他们是一群罪恶深重的家伙，在教区委员哪怕最细微的暗示下，地狱都愿下，甚至能干出把他们的父亲锁上锁镣，从那儿带回来的勾当。

后来事情发生了，就在婚礼即将举行前不久。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叫来他选中的那一位。他除了是平耶·皮其特之外还会是谁？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仅须对平耶暗示一下他对这桩婚事很感兴趣，平耶马上心领神会。他惊奇地抓住自己的胡须，放到牙齿之间咬着，然后又让它飞散开来。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替他揩揩脸，拿给他一笔钱。说：“这是你小孩子的学费，我们会让你妻子过安息日时有鱼有肉吃的。”平耶边说辞别祈祷边走了出去，顺便吻了吻门柱圣卷。教区委员点点头说：“好、好，去吧，上帝保你一路顺利。”简而言之，希伯谢为

举行婚礼，人人、事事都已预备停当，而布洛德那边大家也正忙着邀请宾客和新郎一起去希伯谢。在这同时，平耶出发，前往布洛德。

布洛德是上帝面前的一个大城市，市内房屋甚多，每一处房子都比巴珊王的宫殿大。每处房子里住的人数都是希伯谢的房子中所住人数的双倍。在那儿你会见到银行家、商人、小贩，以及走私者，并且总能看到学生和学者。有些是想从会堂的贤人那儿得到对他们的著作的认可；有的是来要求所谓认捐签名的；还有一些是富家血统的贵妇人，雨大出门总由挑夫抬着；还有一些是慈善的教区委员的夫人们，他们手拿红手帕蹒跚而行。这儿要多少商店就有多少商店，店中有各种衣物，各式各样的好东西和各种饮料：有白兰地，蜂蜜水和李子汁，有面包，蜂蜜和水果，有填料干鱼和咸鱼，有香料、香脂，有宝石、珍珠，有王冠、头巾、男女便帽，鞋子、皮革，有缎、麻、丝绸。每家商店都有大大的橱窗。每一橱窗里都有木质货架，货架上摆满了优质布料。固然，你心中渴望着看看布洛德人的习惯，看看他们是怎样把钱浪费在这毫无感情的木质货架上，给它们穿衣穿鞋，并饰以漂亮的饰物。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学者却四处周游，无衣以蔽体，少鞋而赤足。

每一家商店都拥满了顾客和代办人。那些代办人有的是和顾客一起来的，有的是只身前来的。来的每个顾客都带来两个懂行的人，一个想捞得好处，另一个想练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你从未到过布洛德，你不会知道以色列的大城市和发祥地会是什么样子。

看到布洛德是如此丰庶富足，平耶对自己说："既然我已到这儿来了，我要挨家挨户试试我的运气。怜悯这些布罗德傻瓜是有罪的。"因此，他逐家逐户地乞讨，一直到找到瑞布·

艾贝尔的亲家为止。

现在，在瑞布·艾贝尔未来亲家的家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启程前往希伯谢。他们已经装好、锁好箱子，并把它们放到马车上，马车也重新油漆过了。这天，一个乞丐进来了，他们还未来得及把施舍物递给他，他早已昏倒在地。家人一下子全都围过来，并用醋给他抢救，直到他苏醒过来。“你从哪儿来？”家人们问他。“从希伯谢来，”他答道。那富人把他招进自己房间，给他拿来蜜制小面包和一杯白兰地。“你知道瑞布·艾贝尔这个人吗？”他问道。

平耶反问道：“先生指的是哪一位？是指慈善家艾贝尔那个偷拿慈善资金逃到华莱奇厄的家伙，还是指艾贝尔·金德林？”

那个富人睁大眼睛盯着他，恼怒地一字字吐出名字：“制革匠瑞布·艾贝尔。”“我当然认识他了，”乞丐回答道。“我不知道他还有谁知道他呢？我敢肯定，就像肯定我是犹太人一样，我知道先生指的是哪位艾贝尔。我常常警告自己，不要一开始就把你知道的全部讲出来。正如谚语所说的：‘你去赴宴吃肉，但应先从萝卜，洋葱吃起。’你问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知道这个人。哎呀，我们是邻居。制革匠艾贝尔和他的名字很相称，倒是名符其实。有一次人们看见他头朝底栽到制革大缸里，所以大家都开始叫他制革匠艾贝尔。他们都是些开玩笑的高手，这些希伯谢人。”

“他和他的女儿还好吗？”那富人问。

“她现在还好，感谢上帝，”他答道，特别强调“现在”一词。

对方跳了起来，说：“现在？你的意思是说她曾有病？”

乞丐撇了撇嘴，说：“有病？啊——呀，那倒未必，不过

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讲你也可以称之为病。”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富人问。

听到问话，平耶抓过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说：“哎，说实话，她的病很难被看作是一种什么真正的病，你可能也会这么说。”说着说着，他打住话题，把手伸向户主，双眼上翻，说道：“长寿，长寿，长寿，愿仁慈的上帝解放我们脱离那种疾病吧。”

“长寿？”那富人不耐烦地跟了一句，双耳竖直如磨粉机的漏斗。乞丐又给自己斟上一杯，喝了，擦擦嘴，开始向户主讲述他的故事。

他开始叙述道：“有一次，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姑娘来找我老婆借锅，两个女人就聊了起来。我老婆对她说：‘汉纳尔，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放在锅中的东西。’你知道像我们这样一个穷人家，一直都在给富人家干活。那家人都喜欢她烧的菜、烤的面包——要知道，刚结婚的时候，她做的饭菜吃起来连一点儿滋味都没有。

“‘婆娘，’我对我老婆说，‘你扯这些干什么？和你说话的是我们的艾贝尔家的大小姐。’

“‘哟，如果她不做好，那饭菜连教区委员也吃不下去的，要是你到艾贝尔家吃饭，你看到他家的面包一面是草一面是灰。同是一双手，都是一样做，花样就在那软面团上变。’

“‘噢，汉纳尔，’我老婆对汉纳尔说，‘你对这是怎样看的？’

“汉纳尔张张嘴。可是还没来得及说出话来，她的脸开始扭曲，眼球外突，尖叫一声，倒到地上，四肢平伸，足以吓死你，愿大慈大悲的上帝拯救我们。她的口中开始吐出各种泡沫。那次我们对她感到很抱歉。可她妈妈进来说，‘别管她，一会

儿她会自己起来的。’我们才知道她有晕厥症，但愿我们从不知道这种病，但愿其他犹太人也不知道这种病。

“过了一会儿，她动了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一如常态，只是脸上摔倒时擦破点皮，额上也有一块。你根本看不出来她刚刚病过，因为犯有这种病的人看上去都是这样。今天他们放开四肢躺着活像具尸体一般，明天就又恢复正常了。而且你不必担心什么时候她再次晕倒，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因为近几天她就要做新娘，一俟她有孕在身，疾病就会离她而去。”就这样，平耶坐在那儿，谈论着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就像闲聊一样，说话的时候，他抬眼虔诚地注视空中。后来那富人终于想起坐在面前这个人的身份，拿出一个莱茵金币给他。乞丐开门走了，而那富人则还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仆人过来对他说：“主人，旅程一切准备就绪。”富人瞪着眼睛左右打量着准备好的东西说：“这是想干什么？”全家人你瞪我，我瞪你，脸都红了，然后开始相互询问、耳语道，“不要把婚约退给新娘，那样对一个以色列姑娘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肯定有罪恶的眼睛看过我儿子。仁慈的上帝要我们赎罪呢。”

然而，他们前往希伯谢时一路上并不是人欢马跃。相反，他们出发时仅仅带了两辆马车，几个亲戚，大家坐在那儿，像是奔丧一般，愿仁慈的上帝拯救我们。布洛德的那位富人就是这样让他富有学识的儿子与那位著名而高贵的瑞布·艾贝尔的女儿结合的。

亲家们到达希伯谢时，正是安息日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几十个善良人，并非带有恶毒的目光，出来迎候他们。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开始担心平耶·皮斯特大概是白费心思了。但是自尊和愚昧是人类第二大弱点。甚至连亲家公本人一度

也曾想过乞丐可能是来欺骗他。但还有谁比布洛德人更易于上当受骗的呢？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布洛德笨蛋”，这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他从来对自己这样说：“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从未质询半句。但却犯了个错误，认为这些人就是乞丐所讲的那帮人物，他们就是来嘲弄自己的。”接着，他们的服饰又使他产生了误解，因为希伯谢人并不像布洛德人那样特别讲究穿戴。希伯谢人主要做粮食生意。那些面粉行业的人们不辞辛劳来找他们，好比是鸟儿嗅到种子香味很快飞来一般。然而布洛德人经营各种货物，到过许多地方，还没见过有不知道“人是衣裳马是鞍”的地方。所以，那富人想，这些人都已换上了普珥节祈祷时穿的衣服，目的就是要弄我们。而且，他的自尊心也使他不能识别真相，这次他带了很少的几个人来。这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会不会新娘的父亲把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呢？不，不管他喜欢与否，新娘的父亲准是个穷光蛋和无赖。还有那些出来迎接他的人肯定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家伙，而且他要给他们瞧瞧他是怎样对付他们的。因此一俟他接近了这些人，他就尾随其后。他的家族成员个个觉得比希伯谢人优越，就像是大城市的居民总会觉得比那些住在穷地方、从不享受大城市欢乐的人优越一样，他们也像他们的主人，连应有的礼貌也不顾，与希伯谢人说话就像主人和仆人说话一般。

那么希伯谢人对此是何反应呢？返回家中，他们说：“看看这些趾高气昂的布洛德傻瓜们。在我们的墓地中，感谢上帝，埋着和那些人同样伟大的贵族，他们甚至连坟墓碑或绕墓的篱笆都没有。猪一直在掩埋他们尸骨的地方拱来拱去。”他们又补充道：“最好干坐着什么也不干，这样他们就像这也坐不上筵席。”

现在筵席一切准备就绪，谁需要谁呢？是客人需要筵席，还是筵席需要客人？很清楚，筵席需要客人。事实是，就让布洛德的贵族们独享所有的饭菜，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从上帝的显现的光辉中得到好处。简而言之，会众中的主要人物都没去参加婚筵，在那儿的且不过是些屠夫、制革工和兽皮加工人员。

没有正派人在场的时候，那些一文不名的家伙就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了。婚礼上，那些轻浮顽劣的小伙子们带来细针，私下用针刺新郎和他的亲戚们。这是愚民婚礼上的习俗。瑞布·艾贝尔的女儿汉纳尔和那位托瑞布·艾贝尔的善义之行而出嫁的穷姑娘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婚礼像什么呢？表面看来，像是一出普珥节闹剧。而对相关人员来说，则像是丧事的，愿上帝拯救我们。正如《巴勒斯坦塔木德》所言："轻率就这样，痛苦为始，毁灭为终。"

天刚破晓，镇民们睁开惺忪的睡眼，记起昨晚汉纳尔已走进了婚礼的华盖，并驻足沉思："上帝呀，瑞布·艾贝尔难道就像这样把她女儿嫁出去了！"那位布洛德的亲家公，记起认得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就过去拜访他。

他看到他正坐在炉前的一把安乐椅里，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他总是坐在那儿，《献祭回章》打开放在面前，口中衔着烟斗，拉萨因凯蜷缩在他的两脚之间，拱起背在他白色羊毛袜上蹭来蹭去。他将面包片在牛奶中浸一下，然后放到它面前。布洛德的知名人物进来问候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他吐出一口烟，一团烟雾立刻将对方罩在其中。他问道："以斯帖·马尔凯，以斯帖·马尔凯，快准备些点心，有从布洛德来的客人。"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布洛德的那位知名人物道："请问先生来此有何贵干？"

"噢？先生还没听说，"布洛德的大人物回答道，"我刚

刚送我儿子完婚。”

“恭喜、恭喜！”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答道，“但愿那是个良辰吉日。还有，先生是和谁联姻？肯定不是和某位希伯谢人吧。”

那布洛德的富人答道：“当然是和希伯谢人。”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噢？我很吃惊，这儿还有这样一位有地位的人。先生的亲家是谁？”

“你问亲家是谁，这是什么意思？”布洛德那位富人嚷道，“是制革人瑞布·艾贝尔。”

“瑞布·艾贝尔，制革人瑞布·艾贝尔？”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若有所思地重复着。

“先生是说制革人瑞布·艾贝尔？听说这儿有这么一位瑞布·艾贝尔，我很奇怪。这儿不可能有这样一位艾贝尔。”

“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布洛德那位知名人物高声叫了起来，“怎么不可能？我刚刚娶了他女儿给我儿子做老婆。”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引述道：“‘上帝的秘密是针对敬畏他的人而言，而上帝是会让他们知道他的圣约的。’我从来不有这种荣幸，知道有这么一位瑞布·艾贝尔。”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还把他妻子以斯帖·马尔凯喊来，问道：“以斯帖·马尔凯，你知道这儿有谁叫制革人瑞布·艾贝尔的吗？”

“你说谁？”，以斯帖·马尔凯问。

“制革人瑞布·艾贝尔，”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和那富人一起说。

“制革人瑞布·艾贝尔？”以斯帖·马尔凯问。

“对，”那富人说，“制革人瑞布·艾贝尔。”

以斯帖·马尔凯又问了一遍："制革人瑞布·艾贝尔？"她拖长声音，疑疑惑惑地说出名字，并补充道："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我们这位朋友讲制革人瑞布·艾贝尔有个姑娘，昨天做新娘了。"

"啊，感谢上帝，"以斯帖·马尔凯慨叹道，"是上帝使我们记起曾被忘却的东西！"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噢，这么说你知道啦，给我们说说。"

以斯帖·马尔凯说："喂！昨天不是有个姑娘结婚吗？我们不是还让特西里尔·特茵送过去一份礼吗？因为那姑娘常常到厨房来给特西里尔·特茵帮忙。"

"特西里尔·特茵，"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向对方解释道，"是我家女仆。"

以斯帖·马尔凯继续说道："以色列·所罗门，你也认识那位新娘的，你一定还记得那位给你烤面包的姑娘。"

听到这儿，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开始赞美起新娘来，他是如此沉迷于自己的赞美之中，情不自禁地拿出一块面包说："先生一定要尝尝，这是她用她那双手亲自做的。"

并非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和以斯帖·马尔凯在撒谎，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他们并没有回答所问的问题。这位亲家问昨天结婚的瑞布·艾贝尔的女儿的情况，而他们回答的是同时出嫁的孤女的情况。那位富人听着对新娘的赞美之词就像是一个听知他根本没有料到的坏消息一样。这时教区委员手捻着一根鬓发，说："我是不是认识他，这个问题问得好，"结束了对那位姑娘的赞美。

听完这话，布洛德那位知名人物怒气冲冲地辞别而去，命

令车夫驾好马车，带上当新郎的儿子，和他妻子，以及亲眷，准备返回布洛德。“这是怎么回事，亲家？”瑞布·艾贝尔的家人大惑不解地问，但他没有答话，只是引用《塔木德》中的一句话：“对于你们来讲我是不是变得太严厉太快了！”接着，他对车夫说：“掉转马头，出发。”

除了已说过的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说呢？愿上帝保佑那些参加这种婚筵并热爱他的人。汉纳尔双手捂脸像影子一样飘来飘去。从未被任何不幸击垮的瑞布·艾贝尔被这沉重的打击搞得步履蹒跚。妻子病了，家人个个面带疚愧和优虑，耷拉着脑袋。为期七天的宴席即将结束时，布洛德来的信使到了，给汉纳尔带来一份休书。

第十三章

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中间还有一个故事；不仅仅是梅彻尔的故事，其中还有一个故事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猛地跳了起来，说：“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决没有陷害任何人。为什么会出了这件事呢？就是他的那只宠物给以色列做出了裁决。”

“这么一件事，”他们问，“怎么会发生在他的宠物身上呢？”

“奇怪，”他答道，“你们竟从未听说过。全国上下都传遍了拉萨因凯的故事——”

这时，传来了会堂总管的声音，招呼以色列去侍奉上帝。他们干了杯，有人端来了洗手水。他们按传统，有十人以上在场，就得集体做感恩祈祷。然后，他们去准备做早祷。女仆们进来清理盘子，整理桌子。她们脚下猫就开始抢掉下来的骨头和肉末。面包屑被拿去喂鸡，人们又为女主人买来了公鸡、母鸡，以便选择最好的宰杀。他们又用杀好的鸡做了两道菜，一道是白天吃的。白天吃肉是国王凯撒陛下统治下国家的习俗，另一道留在夜间吃，以遵循《出埃及记》中所言：“上帝真的赐

予你肉了，在夜间吃。”

“这是我无法解释的事情之一，”瑞布·余德尔叙述道。“我整夜都醒着，但我觉得就像真的一样在参加一个聚会。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达那儿的，是和两个布洛德商人一起去的呢，还是坐马车去的？可我确实在那儿，而且我所见到的一切就如我见到的太阳一样真切，在参加宴会的人中，我见到了女儿佩赛勒，她当时在哭泣。

“‘女儿，’我对她说，‘你为何哭泣？’

“‘爸爸，’她回答道，‘我没有哭啊，’

“‘可我明明看见你在哭，你为什么还对我说你没有哭呢？’

“‘我站在这儿，’她说，‘来看看新娘。如果我的眼睛在流泪的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此时此地，我开始为我女儿感到难过，我说：‘女儿，就像你站在这儿看着别人幸福一样，你肯定会看到你自己的欢乐。我保证，所有这些人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会来看你和新郎一起站在华盖下，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大脑由两部分组成，托夫·李普曼·海勒拉比曾在《密西拿》的诠释中提到，如果一边大脑出了毛病，另一边就会有感觉。可那天，我整个头部疼，也就是两边都疼。我说不清那是由于我梦中的婚乐所致还是因为我太为女儿难过了。’”

瑞布·余德尔接着又说：“过去以色列的好教区委员能以其智慧引导同时代人，忠诚、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为上帝赢得更多的荣誉。辞世时留下一个好名声，一旦死了即被人遗忘。然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名字仍像钟声一样鸣响回荡，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会兴高采烈。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也分享到了这一愉快的感觉，祝他长寿。他们对他表示

极大的敬意，是因为人们要他讲讲那小伙子的故事，讲讲上帝是怎样把他培养成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那样的教区委员的话，以便让年轻人都知道，上帝是不会忽视对诵读《托拉》者褒奖的。

“但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常常用三言两语把他们打发走。按照希伯谢人的习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不应和比他们低微的人无限度地混在一起。他还嘲弄他们说，扎巴瑞夫人都是蠢驴，因为他们称之为小伙子的人，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他的子女都该成亲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四面簇拥着他。不仅他们站在那儿，而他们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大家你拥我，我挤你，不时地碰着他的双膝、肩部和胸部。”

“我记得，”瑞布·余德尔回忆道，“他到市场去的那一天。我起誓，即使先知约拿被鲸鱼吞食时也决没有遇到这样棘手的情况。约拿进入鲸鱼肠道之中时，上帝给了他以容身之所，因此他进去就像一个人走进了一个宽大的会堂。而鲸鱼的两只眼睛就像是两扇窗户，约拿可上看天空下见海底。然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被挤在人群之中。约拿能在鱼腹中从容祈祷，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被挤得连一个简单的“啊”也说不出来。最后，当他终于脱离困境。瑞布·泽查理亚迎接了他，把他引进自己的房间。两人相互讲起故事来，这个讲有关希伯谢的，那个讲有关布洛德的，一直到人们开始笑着闹着跳起舞来才结束。

交谈过程中，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告诉瑞布·泽查理亚他是瑞布·雅各·摩西的使者。瑞布·雅各·摩西又是西蒙·内森的女婿。西蒙·内森有一位杰出的儿子，希望能与一位名人的女儿结合。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瑞布·泽查理亚，我来这里时得知你岳父瑞布·伊佛雷姆有个该考虑婚姻大事的

女儿。我突然想到可不可以给她和西蒙·内森的外孙牵牵线呢？

正如人们意料之中，他开始贬低西蒙·内森。最后，他说道："把你女儿嫁给他外孙吧。"他的话说得很巧妙，就像亚伯拉罕的奴隶以利以谢对他的主人的亲戚所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时给主人生了个儿子。"最后三个词"年老时"乍看好像毫无必要。她年轻年老生孩子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由于当地那些喜欢传播丑闻的人们到处散布说撒拉怀的是基拉耳王亚比米勒的孩子，而以利以谢担心彼土利和拉班可能也听到这一无稽之谈而说："我们不想要亚伯拉罕的儿子。"与一个有任何疑点的男人联姻都是他们的荣誉所不允许的，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然后，他又继续道："我们知道那些爱传播丑闻的人会说些什么。"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情形也是如此。他知道一旦他对这些贵族说，把你们的女儿嫁给西蒙·内森的外孙吧，他们会对他说："穿上你的鞋滚蛋吧。"于是，他就给他们讲述那个小伙子的故事，直到讲到："我们知道西蒙·内森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帝亲自赐他以恩惠，使他的女儿嫁给一个贤明的信徒。如果有了《托拉》一切也都有了。"

由此他们开始相互讲述有关婚配的故事。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对瑞布·泽查理亚说："你看看，上帝为了让两个婚配要经受多少麻烦。可是在这个国度里没有一次婚姻没有遭到他人的全力破坏。"

刚说到这儿，瑞布·泽查理亚的妻子进来了，说："真倒霉，一进来就看见个犹太人坐在这儿谈论《托拉》，现在都已快到新年之年了。"他俩笑着去做祈祷。

后来有房客从城里来，和家里人坐下来打牌，瑞布·伊佛

雷姆则坐在桌子旁准备全年用的卫生纸。牌客们洗了牌，从口袋中掏出零钱摆在桌边。现在你听到的是洗牌声和硬币的叮当声，一个个心中想的都是怎样才能赢得到几个硬币。但愿他们不要整天地打牌，在那本该虔诚诵读《托拉》以求来世的地方浪费时间。而在这之前，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打牌是被禁止的。由于当局担心人们会屈服于各种不良欲望，超越禁令，又规定该禁令不适用于哈努卡节和新年之夜。但是那些谨小慎微的人甚至连哈努卡节也不玩这牌戏。

他们很快活，运气也不错，打牌时没有输钱，也没有在轻浮嬉笑中浪费哈努卡节的时日，正如书中所写："在哈努卡节期间，一个人应明智地进行歌颂、赞美和谢恩，因为上帝在过去的日子里为我们的祖先创造出许多奇迹。"他不应该，但愿不会发生，把时日浪费在由罪恶的红衣主教们发明的扑克牌上。当希腊皇帝为了想方设法让人们忘记上帝的《托拉》，针对《托拉》的36卷，发明36张牌来与之抗衡。在哈努卡节玩扑克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一边饱受王恩，一边却在惹恼国王。因此，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仅仅在新年之夜遵循禁止诵读《托拉》的禁令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与此同时，那些异教徒女人坐在地上铺有稻草的厨房中，一些玉米棒堆在长凳上，象征着她们惧怕之物。一块台布盖在桌上，布下有大蒜和嫩玉米。等他们腹中填满了燕麦面包、香油、小麦面、蜂蜜、卷心菜、荞麦面、干鱼干果之后，其中年纪最长者舀了一勺麦糊抛在墙上，然后过去数有多少麦粒粘在墙上，这样就能知道，来年这会赐予屋主人多少恩惠、庇佑和安慰。她又把她做过饭的锅，调过面的勺子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亲属的灵魂会在今晚来把它吃掉。年轻姑娘打开门，站在那儿听狗叫声先从哪边而来，因为有狗叫声的那边会有新郎来

娶她们。

而瑞布·伊佛雷姆和家人们坐在大房间里，瑞布·伊佛雷姆坐在首席，右侧是瑞布·余德尔，左侧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现在给我们讲讲拉萨因凯的故事吧。"听到这话，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架起腿，理了理胡须，说："你们的要求使我深感荣幸。"

在座的有一些是前一天晚上没到的学生，其中一人问另一人："拉萨因凯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对方即兴捏造以掩饰自己的无知，"这是《密西拿》论术头生子篇目的一个术语。"

"感谢上帝使我们记起忘记的东西，"第一个说。"我自己在阿布月初九那天诵读完了这一篇目，后来才吃肉，要不然是不允许的。就在那同一页我终于弄清了托萨福派与拉希之间的严重分歧。"

没等他讲完另一个又插了进来。"对，我们的恩师所罗门·卢里亚拉比早就作了那一解释，"没等他说完，另一个就又插了进来。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瑞布·余德尔说，"尽管上帝让我流落他乡，但他让我来到了这崇尚《托拉》的地方。这里贤人与信徒们互相比试学问。这样研诵经文的欲望就会深深刻在人们的心上。"坐在桌子尽头的都不是些什么大学问家。"拉萨因凯是什么？"他们中间有人又问了一下。

"你真让我感到奇怪，"被问的人说，"竟不知道什么是拉萨因凯！"

那人不好意思再问，怕被当作白痴，他沉默了。

这时瑞布·伊佛雷姆用手指敲击着桌子说："准备好了吗？"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又理了理鬓角，用大拇指和食指

把鬓角绕成一个圆，坐在那儿讲起了他的故事：

拉萨因凯
或
人与兽

某个礼拜四，特西里尔·特茵操刀切肉，突然发现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怎么回事？”特西里尔·特茵自言自语道，“今天杀这么多鸡，还有为镇上体面人家准备新月节家宴，手一直没有任何毛病，现在却让人感到难受？”她转身吐了口唾沫，把刀紧贴着鸡，把鸡肉切成块状，然后一块块放入锅中，取出的鸡脏扔到地上，让拉萨因凯来取属于它的那一份。

可拉萨因凯一直没有来。特西里尔·特茵自顾笑了，说：“好一个拉萨因凯，你变得神起来了，啊？好吧，我们看看是谁需要谁？”在这点上特西里尔·特茵错了。她认为拉萨因凯有求于她，其实并非如此，若不是拉萨因凯，在地上的内脏就可能变质，是拉萨因凯的活动迫使她动作加快。

就在这时，她听到以斯帖·马尔凯在叫：“特西里尔·特茵，一切都准备好了吗？”特西里尔·特茵举起刀，应答道：“太太，太太。”以斯帖·马尔凯走进厨房来，问道：“什么事？又有什么要拉比处理的问题吗？”特西里尔·特茵转眼看着她，说：“拉萨因凯今天不在。”以斯帖·马尔凯答道：“真蠢，等她闻到这些内脏的气味，她会很快到这儿来的。”特西里尔·特茵用手中的刀指着地上的内脏，默默地摇了摇头。

以斯帖·马尔凯涨红了脸，努力想记起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见到拉萨因凯的。“哎哟，”她最后悲观地喊道，“我今天根本没有见到它。”两人谁也没有把自己那张苍白履

惊的脸转向对方。因为她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增添这突如其来的悲伤。要是它不在窝里，它会在哪儿呢？从来没见过它到过邻居家中。拉萨因凯是位贵族，知道自己该呆在什么地方，冬天在火炉前梳理自己的皮毛，夏天到门外晒晒太阳。拉萨因凯仿佛总是这样说："屋里的一切都可在屋外找到相应的东西。在屋里有炉子和老鼠，在屋外有太阳和鸟儿。"而在这一点上，拉萨因凯使自己完全受制于二神论，它不知人也是上帝的作品，因而如果他生炉取暖的话，这与上帝以阳光温暖大地完全是一回事。

这时以斯帖·马尔凯想到，她丈夫该从诵经堂回家了。在他坐下吃东西时，总是要喂喂拉萨因凯——而它却不在了。想到这儿，以斯帖·马尔凯伸出双手在嘴巴旁做成喇叭状，喊道："拉萨因凯，拉萨因凯，你在哪儿？拉萨因凯，"见以斯帖·马尔凯如此悲伤，特西里尔·特茵自忖道："太太这副伤心的样子表明为拉萨因凯负责的应是她，而不是我。主人当然不会向我要拉萨因凯，要的话，只会找她要。"她找到一丝安慰，径直回头忙她的活去了。

这样，只剩下以斯帖·马尔凯一人站在那儿搔头。这是她遇到难以理解事情时的习惯动作。她看看没有什么办法了。就自语道："拉萨因凯不会这么快就找到的，我要在这儿拖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时光，不让他马上坐下来吃饭。"因为以斯帖·马尔凯总是按规定时间做规定的事。就如那位收税人的情形一样，庄园主给他一条狗，要他教会狗照着祈祷书做祈祷。"如果我拒绝，"收税人想，"他会马上杀死我，所以我不如给他定个时间，到那时之前，不是我死，就是他死，或者狗死。"

特西里尔·特茵洗好锅，擦净刀之后，就到街上去问过路

人："你见到拉萨因凯了吗？"她就站在那儿见人就问："你见到拉萨因凯了吗？"立刻，全城的人都知道拉萨因凯跑了。人们开玩笑说："现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不得不把吃剩的东西拿去喂老鼠了。"

然而在仔细考虑这件事之后，他们开始猜想拉萨因凯究竟是看到什么东西才跑开的？尤其是在礼拜四这天，厨房中满是鸡内脏。街上有一个对此作出解释："嘿，这要多简单有多简单。现在是犹太历六月，也就是异教徒称为三月的时间。在猫的世界非常流行的一个习俗就是：三月的猫都要出去爬屋顶。请放心，拉萨因凯还未完全断绝与其它猫的联系。"

就在这时，过来一位犹太村民。他被从居住的客店中赶了出来，现在来求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为他去和庄园主说说情。他说："不要再开玩笑了。谁知道消失的拉萨因凯在变成猫之前是什么，或许是什么东西的化身。"所有的人都惊奇地大叫起来："怎么，是化身？"

那犹太村民先环顾四周，然后压低嗓音说："我告诉你们，说不定拉萨因凯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会堂总管的前世化身，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待它有失当之处，就像他虐待所有的仆人一样，他也虐待那会堂总管。当会堂总管死了，上天裁定他必须返回这个世界，如谚语所云：'惩办正义非良善之举。'我们已故的圣贤在《塔木德》中说：'因他之故而使一人受罚者，不能升入上帝所在的上界。'他因而下降尘世，化身为猫。现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在拉萨因凯身上纠正了过去对会堂总管的不公正。这样，他的灵魂已被拯救而化身日期将尽，那个灵魂在现世中再也无事可做，因而拉萨因凯就消失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管怎样，都无望再找到它。"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听到拉萨因凯消失的消息就像挨了

当头一棒般颤抖着。不过他丝毫没有责怪家里人。但他眼中闪烁的悲哀似乎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不公正。你可能会想，那没有把拉萨因凯归还给他的人可能已将她偷弄到外地去了。在安息日前夕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她的别离。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已习惯了，当他在安息日前夕走进屋子，开始复述“祝你平安，和平天使，我们的救星”时，看到拉萨因凯朝他扑过来，抓他腰带的长缨。飘散的酒香鱼腥使得它变得非常聪明，正如《塔木德》中所说：“酒和香味使人头脑聪明。”他同样也高兴地看着它跳蹦蹦，并且会用一种甜甜的嗓音唱起：“谁会发现这么勇敢的女性。”

而在这个安息日，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走进家门，就像走进灵堂一般，愿慈悲的上帝引领和解救我们。他低声复述着“祝你平安”，并敬上酒，其声音是如此使人沮丧，特西里尔·特茵满眼含泪，起誓说如果能找到拉萨因凯，她要给会堂献上半磅香烛。她还想去找以萨迦·迪蒙，也许他能告诉她拉萨因凯在什么地方。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把面包掰开放在盐里蘸蘸。舒适地靠坐在椅子里，伸出两腿以为会碰到拉萨因凯胖胖的身子，但却空荡荡地悬伸着。那时的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像谁呢？就像一个人在梦中从屋顶上掉到一个泥坑中，虽然没有受伤，但摔倒的感觉惊吓了他。

那一夜，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没有理会他带回来过安息日的客人。看到屋里满是丰盛的菜肴，使用的器皿也足以证明其主人必定富足，来客坐在那儿，满腹疑虑，为什么主人家人人脸上都是萎靡不振的样子，安息日这天尤其如此呢？由于来客最大的烦恼是如何谋条生路，他不可能想象到还有什么其他的烦恼。但是，由于诚恳谦卑，他甚至连张口问一下也没敢。

相反，他想起在西方某个国家里，某个富有的犹太人只有得知什么新鲜事才能吃饭。与漫游者的故事相比，世人所向往的一切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无论是谁，只要给他带来新的消息，都会受到他的殷情款待。他内心想：在旅途中我已听过不少故事了，像什么贪吃的牧师的故事，什么马入歧途的故事，还有那位布道时偷拿圣器，将自己的脑袋卡在约柜中训诫者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很适合于用来鼓舞垂头丧气的人的精神，像《塔木德》中那两人一样，使悲者移情。如果主人想听这些故事，他会给我好报酬的，这样我就可以买粮食，把它送回家交给老婆，让她做买卖。贫困几乎把我逼疯了，所以面对这样一位大人物，我连口也张不开了，这时我又能怎么办呢？

安息日结束仪式刚过，特西里尔·特茵穿上平日服装去找以萨迦·迪蒙。她看到以萨迦坐在土凳上用枝条编扫帚。她进来时，以萨迦放下枝条，用手擦擦眼睛看看进来的是谁。认出是她，他搓搓双手问："喂，特西里尔·特茵，有什么消息吗？"

"我倒宁愿什么消息也没有，"她答道，"你没听说拉萨因凯跑了？那你就是唯一一个不知道的。"

对此，以萨迦骄傲地回答道："如果没人告诉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说话时他把耳朵贴进火墙，好像他的一切消息都是从那儿听来。炉子里发出吱吱嘎嘎声，特西里尔·特茵跳了起来。"不要怕，傻丫头，"以萨迦取笑她。"有死鸟从烟囱里掉下来。我既不是圣名大师也不会玩巫术。"

她振作精神，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我明白了，"以萨迦说，"你是在我之前知道这件事的，你还跑来找我干什么？"特西里尔·特茵开始担心一句不慎搅了一切。"我不要你在这儿饶舌。"他补充道，"你也无须给我讲任何事。"他

一边说着一边把树枝弯成各种奇怪的形状。特西里尔·特茵站在那儿很失望，而又不知该干什么。突然她有了主意。她把手伸进口袋中，开始把袋中的钱币弄得叮当作响，想让以萨迦明白她不会白白麻烦他。她又称他为瑞布·以萨迦，想以此奉承他。“那位叫瑞布·以萨迦的在哪儿？”以萨迦又在嘲笑她：“这儿谁是瑞布·以萨迦？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圣名大师？若是你惹恼了我，我会对你说，一位圣名大师看到了你的拉萨因凯，把它杀了，取其皮做羊皮纸以显风流。”

听到这话，特西里尔·特茵两腿发颤，变得非常脆弱，要不是想到寻找拉萨因凯的所希望全寄托在那降神术上，她早就往后瘫倒了。一阵愤怒的沉默，直到风吹枝条声传来。以萨迦起身说：“你知道那些枝条在喊喊喳喳些什么吗？枝条低声说：‘它会回来的，它会回来的。’”特西里尔·特茵掏出四个格罗升给他，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其他预言，她已跑出去了。她一出去就自言自语道：“女人就是浮躁好忘事。我为什么不问问什么时间？”她拿不定主意是否返回去。但回头是恶兆，愿它伴随以色列的仇敌去吧。所以她抬腿走回女主人家，半是期冀半是气恼。

只要老鼠害怕拉萨因凯，你就会连一只老鼠的吱喳声也听不到。可现在，拉萨因凯不在了，整个屋子里到处都能听到老鼠的声音。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被老鼠声吵以为是会堂总管叫他起来的，他去了诵经堂，这时炉火还没有烧旺呢。当时，人们都说，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家处于无尽的骚动混乱之中。他从祖辈手中继承了一整套《巴比伦塔木德》，而且这套书从未经过任何书刊检查员之手。老鼠们策划了一次破坏活动，把它变成了一堆碎纸屑。家中还有一些手稿，都是当时的伟人们在被疑为属于沙贝塔伊·泽维派时留

与他的墨迹。老鼠对之亦进行了破坏，将它也变成了一堆碎纸屑。特西里尔·特茵，急于还愿，买来半磅香烛，可还没等她有机会送到犹太会堂去，剩下的只不过是后面的一节蜡烛芯。他的亲家西蒙·内森把自己的猫希因日德送给了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希因日德抓了不少老鼠。听到这一消息，希伯谢人都对西蒙·内森生出一股嫉妒，都期望能把他们的猫作为礼物送给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而当时是三月，这时所有的猫照其法定习惯全都爬上屋顶，既使花上一个畿尼也弄不到一只猫。一些无赖二流子跟着爬上屋顶去抓猫，结果是衣服被扯烂，眼脸被抓破，两手空空而归。

这时，希因日德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生活在一起。在他家，他们给它吃的喝的，而它在他的身旁尽义务。它使特西里尔·特茵很开心，让以斯帖·马尔凯开始暗中期望她丈夫会不再为拉萨因凯而感到悲伤。然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连让自己多看希因日德一眼也做不到，拉萨因凯没有死。死去的东西或人肯定被遗忘了，可拉萨因凯仍在他心目中占据着它的位置。

前面讲到的那位犹太村民常常跑来恳求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去向希伯谢的庄园求情借他一间客店住，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不可能去关注他。这些天来，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对社区的所有事务全不理会，甚至连发给穷人买粮钱这事也没有过问。只要社会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仍然能正常运行，事情就不难；但一经证明没有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事情就无法进行时，实际上情况就变得非常严重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帮异教徒常常在他们的安息日借犹太人的好衣服穿着去他们自己的教堂，现在他们来还犹太人衣服，并且，他们说大主教要从大主教教区到希伯谢来。犹太人问：

"我们怎样隆重接待这位大主教呢？每当王子到达一个城镇时，犹太人手持《托拉》经卷[1]出来迎接，而异教徒，请原谅这种提法，则带着面包和盐，这是古老的习俗。他们带他们的东西走，我们带我们的东西来。

在场的人也有反对那条习俗的。他们说，大主教是迫害犹太人的暴君，我们绝不要把《托拉》经卷带去。要是他那邪恶的头脑诱使他对书面律法做出他的同道,愿他们的名字被抹去,对口传律法《塔木德》所做的事[2]，下令将《托拉》经卷给烧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但其他人却坚持："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律法，习惯是不能改变的。为了避免争吵，我们可以把破损的经卷拿来，配以昂贵的封皮，放在圣器中，主教对此是不会知晓的。"

有一个祖籍西班牙的犹太人给他们讲述了类似的事情。此人是来卖逾越节酿酒用的葡萄的。他说，在他居住的城市犹太人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当一位帕夏[3]到来时，他们总是拿出不放《托拉》经卷的银质圣器，有一次，当帕夏要来城里时，有一位改宗的犹太人找到帕夏，对他说："你一刻也不要存在幻想，以为那些犹太人会给你应有的荣誉。"

"你怎么知道？"他问。

"明天，"他答道，"他们要带着他们的《托拉》经卷出来迎接你。叫他们打开那些圣器，你会看到一个个全是空的。"

第二天，帕夏到城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出来迎接他。他马上命令他们打开圣器。然而，在此之前上帝做了些什么呢？他在毁灭到来之前就已准备了补救措施。前一天夜里，犹太会堂总管梦见所有这一切，跑去把《托拉》经卷放入圣器。因此当

① 指将《摩西五经》抄录在羊皮上，然后缝制成的经卷。

② 指中世纪基督教会下令焚毁犹太经典《塔木德》事件。

③ 指伊斯兰国家的高级官员。

那位作恶者打开圣器时，发现里面装着《托拉》经卷。于是，帕夏将作恶者碎尸万段。而打这以后，帕夏对以色列人一直很好。

听了这些，希伯谢人说："我们也这么干。正如《塔木德》中所说，'奇迹是靠不住的'。"他们派人送信给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但没有回音。他们再派人去还是没有答复。于是他们去见他，听听他是怎么想的。正当此时，平耶·皮斯特路过这儿。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敲着窗框说："平耶，进来。""平耶，"瑞布·以色列·所罗门说，"你在干什么呢？""我以我的胡须起誓，"平耶抓着胡须说，"除非我把它给你找回来，我不会离开这个世界。"看到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心绪不宁，多么需要依靠，他们决定再开一次会。

这时那帮异教徒在干什么呢？他们排干街上的水坑、修路，扫雪，粉刷自己房屋的外墙。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去借来犹太人的漂亮围巾，布匹来装饰他们的窗户，因而希伯谢城变得明艳可爱。屋子充满生机，街上到处是人。妇女们在街上卖十字架，以及各种各样的甜食点心，看起来像是大主教身穿法衣，小天使们围着他欢呼跳跃。

那些面包是本城牧师的伯母烤制的，因为不结婚牧师的习惯做法是把他们的伯母接回家来照顾家中事务。她们就忙着擦拭那些塑像、画像，并给它们装上银框架，在主像手中放一只大盒子，以便打开异教徒的心扉，献出更多的施舍。他们还在城市入口处两边立起柱子，上端以厚木板相连，在厚木板上挂上各种式样的旗帜，木板下面是一面丝质华盖，这样，主教进城时会受到应得的礼遇。

然而以色列的子民们仍然十分悲伤地呆在家中，并没有为主教的到来准备，这可能会给异教徒以口实，说他们憎恨他们的同伴。他们说："这次进城来的是我们的主教，而你们却连竖起

指头迎接一下也没有。第二天，他就会在布道弥撒中指责你。”这时候在希伯谢没有一个犹太人不对拉萨因凯的出走感到伤心。

就在那天，我们提到过的那位犹太村民出了城。他自言自语道：“很多异教徒要从各个小村子到城里来，我们一定会带家禽来卖，所以我去迎着他们买只鸡过安息日。”可是他站在城外却什么也没等到，因为所有的异教徒都已去了教堂。“当上帝赞赏一个人所走的道路时，”犹太村民自语道，“他就不会抛弃他。”心中想着，口中说着，这时他看到前面有一只猫，他笑着说，还是那句希伯谢老话：不管是猫是鸡，只要有肉过安息日。他向猫猛扑过去。

猫冷静地站在那儿好像是等着他。等他到跟前时，它抓伤他的手和脸后逃开了。犹太村民蘸了点唾沫涂在被抓的地方，说：“上帝啊，你来看看你是怎么对我的。我出来想买只鸡，在这儿碰到一只猫，我心中并未对你的教化存坏心眼。只是说，我要把这只猫带进城。他们会付给我辛苦费，这样我就能好好过安息日了。可当我想抓它时，它却跑了。不仅如此，它还把我脸抓破了，现在我可怎么回城？”这时他已意识到那只猫肯定是拉萨因凯。

站在那儿，他突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位穷人。“你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很好的标记，”穷人说，“你妈现在不会把你和别人搞混了。”

村民说：“好啊，在我痛苦的时候你来嘲笑我。”

“但愿不是这样，”对方说，“但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这是一座十分奇妙的城市，希伯谢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麻烦。”

“你犯了两个错，我的朋友，”村民说，“首先，我不是

来自希伯谢。其次，希伯谢井然有序，充满笑声。”

对方说，“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亲眼所见之外的东西。不久前的一个安息日，我到一位名叫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富裕犹太人家中作客。他还是本城的教区委员呢，你不介意的话。可他由于降临家门的悲伤而连一口面包的味道也吃不出来。”

“唉，”村民说，“由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悲伤，连我的烦恼也来了。”

“那你与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有什么关系？”对方问。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村民解释道，“有一只名叫拉萨因凯的猫跑了。你可能要问我与拉萨因凯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你看到这两只手吗？它们差点逮住拉萨因凯。你看到这张脸吗？这都是拉萨因凯弄的。要是我在上帝眼中是位有价值的人，我早已逮住它，并把它带给瑞布·以色列·所罗门了。那样他就会注意到我的需求。可是现在我没有被发现是有价值的，所以我站在这儿两手空空。”

那位穷人开始安慰他道：“怨恨情绪过去之后，我知道你是要回城去的。我要警告你不要去那儿，城里人对没去迎接他们的主教的犹太人很气愤。你也许会担心我们吃什么呢？这儿有一口清泉，我口袋中有些食物。我们洗洗手坐下一块吃吧。”

当他们坐下吃东西时，拉萨因凯闻到了饭香。它自语道：“这气味使我想起鸡蛋、炒洋葱，我要过去好好闻闻。”它跳了出来，走过去把头伸进袋中。那两个人干什么了呢？穷人把他外套的围裙罩在它身上，而村民则用腰带将它的腿捆在一起。一旦他们稳稳当当地把拉萨因凯抓在手中，他们拔腿就朝城里跑去。边跑边喊：“拉萨因凯，拉萨因凯！”

听到他们的喊声，所有的希伯谢的人都嚎啕大哭起来。“我们真倒霉，我们没救了，城里人过来要我们的命了。”

听到这，屠夫们相互之间议论开了，“我们为什么还像小牛犊似的静静地坐等他们来打断我们的脖子？如果他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抢救《托拉》经卷。”他们以切肉刀武装自己，跑了出来。当他们走出犹太人居住区时，看到两个犹太人跑着喊着：“拉萨因凯、拉萨因凯。”他们知道肯定是已经发现了拉萨因凯。于是他们也高兴地提高嗓门和他们一起边跑边喊：“拉萨因凯，拉萨因凯！”

刚听到喊声时，搬运工们相互招呼着：“犹太人在受难，我们还要静坐观望多久？”他们拍拍手也出来了。一出来他们就听说已经找到拉萨因凯了。他们马上提高嗓子叫起来，“拉萨因凯，拉萨因凯。”兴奋地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

铁匠们看到搬运工走了出去，也展开了评论：“如果那些除了肩膀可以负重外什么技术也没有的搬运工都能出去看看能做些什么，我们都有铁锤铁板，还应该双臂交叉叠在胸前坐着不动吗？”他们操起家伙也出去了。一出去，他们就听到呼叫“拉萨因凯”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提高嗓门叫喊着“拉萨因凯，拉萨因凯”，加入了游行队伍，高兴万分地朝前去了。

制革工人说：“我们还要让其他工匠朝我们叫多久，说：‘你们的嗅觉太差了，不配分担任何神圣的事情！’现在我们就要显示我们能干什么。”他们也依次出来了。一旦走出来他们就听到一片呼叫“拉萨因凯”的嘈杂声，他们也高兴地跟着游行队伍走了。

店主们一见所有的工人都上街了，他们哀嚎道：“这些暴徒可让我们倒霉了。他们会把教徒的仇恨引到我们身上来。现在异教徒会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刽子手。’”因而一边是哭泣哀嚎，一边是欢欣跳跃。但当他们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后并无人受到伤害时，便相互说道：“《利未记》中写道：‘你不应该

站在那儿看你同伴流血。'"所以他们也从藏身的地方出来了。

他们出来后看到犹太人跑着叫喊"拉萨因凯，拉萨因凯"，知道拉萨因凯已被找到。他们就也拍掌欢呼："拉萨因凯，拉萨因凯。"直至喉咙嘶哑，喘不过气来，只能气吁吁地发出"拉、拉"声。孩子们见到父辈们出去了，他们也跟着跑了出去，爬上刚刚竖起的荣誉门，站着大叫"拉、拉、拉"女人们听到孩子们的叫声，辨别出他们是多么高兴，互相说道："看来好像上帝一定又创造了什么奇迹。"她们立刻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来到户外，开始拍掌高叫："拉、拉、拉。"乐器演奏员和作曲家朝外细细一看，妇女们盛装在身，翩翩起舞，他们对自己说："城里有喜事。"他们操起乐器一路卖力地吹、打、弹、拉着来了，在离入城口不远后的地方安顿下来。

希伯谢没有一个犹太人不出来迎接拉萨因凯的。他们跟着两位犹太人，轻轻拍着他俩提着的包袱，隔着包袱抚摩着拉萨因凯，用各种各样宠爱的名字称呼她。屠夫们走上前去把他们切肉大刀弄得叮当作响，和假想中的决斗者打着；铁匠们舞起铁锤搞得火花四溅；搬运工人把绳子高高抛起，绳子落下时接住再抛起；而搞音乐的人们正在奏乐。就在这时，主教过来了，看到所有的犹太人一片欢腾。他说："所有人都来向我表示敬意呢。"他立即换上一副神采飞扬的面孔，开始赞扬起他们来，而且他对自己过去的做法非常后悔，从此成了一个热爱以色列人的人。城里的上层人士见主教是这样高度赞誉犹太人，就说："这还不是犹太人对你表示敬意的全部，居民们今天去迎接你的漂亮衣服都是从犹太人那儿免费借来的。"他们甚至承认装饰自家房子所有的窗帘、头巾也都是从犹太人那儿借来的。

这时候，那穷人和犹太村民来到瑞布·以色列·所罗门

家，给他带来拉萨因凯。它躺在地上直叫“咪、咪”。特西里尔·特茵紧紧搂着它，为它解绑带，逗着它，说：“怎么啦，拉萨因凯？你不是拉萨因凯吗？你不是我的小猫咪吗？”以斯帖·马尔凯过来甜甜地对它说：“说话呀，拉萨因凯，拉萨因凯。”她的音调向猫预示着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她弯下腰来用她那疲惫的秀目望着拉萨因凯的眼睛。虽然她脸上没有一点兴奋的痕迹，但可以看出，她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猫到达的时候，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正坐在他那炉子旁边的位置上读新传说故事。自从拉萨因凯消失以后，他从没有心绪读过一页《革马拉》。他的烟斗也灭了。以斯帖·马尔凯满面欣喜地进来了。“什么事，以斯帖·马尔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

“去一下厨房，”她说。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问：“你为什么突然要我到厨房去？”

“我见你烟斗灭了，”她答道，“就想你可能想自己从厨房取个炭火。”

他盯着她的脸细细一看，然后大叫一声：“拉萨因凯找到了？”以斯帖·马尔凯就扭过笑盈盈的脸出去了。

他起身相随。还没到厨房门口，他听到“咪”的一声，听出这是拉萨因凯的声音。他推开门，看到拉萨因凯匍匐在地。他伸出手抚摩着猫的脊背，说：“OFI LASUNKA”意为，贪吃的家伙。但立刻意识到他是在嘲笑不幸的猫，因为它那样子很清楚地表明它已长时间忘记整个吃饭的学问了。他让人们给它拿白面面包和牛奶来。然后他弯腰靠近火炉想取个火。

见此情况，穷人从一边，犹太人从另一边跳上前来帮他。瑞布·以色列·所罗门抬起眉毛问：“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以斯帖·马尔凯说，"把拉萨因凯带回来的好人。"

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又朝他们看了看，说："我想我曾见过你们俩。"

于是，犹太村民就跟他讲他那住宿客店的整个故事。可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对他说："我亲爱的犹太人，现在没时间讲那么多话。"他接着拿出满满一钱袋钱让他俩分。然后，他把他们带到休息屋，打开装满白兰地酒瓶的箱子，倒出两杯，切了两片面包，给他们一人一片，说："祈祷一下吧，"并邀他们一起吃饭。吃过饭，喝过酒，念过祈祷之后，他两人进了诵经堂分钱。穷人带着他的那份钱到了卖粗面粉的那儿，买了几袋粗面粉用来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后来生意扩展了。他就送了些粗面粉给那位犹太村民。犹太村民也开始经营，离开客店，像其他所有犹太人一样，在城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每天与所有会众一起祈祷，并把儿子培养成熟知《托拉》的人。

再回到我们开始讲和特西里尔·特茵身上。特西里尔·特茵记起以萨迦·迪蒙的预言，"拉萨因凯一定会回来"。现在确实回来了，她过去向他买一把扫帚，让他也获点利。可以萨迦嘲笑她说："你是否认为我会从粪箕中变出扫帚来？难道你不知道我做的扫帚全都卖完了吗？由于拉萨因凯的缘故，到处都掀起巨大的尘埃，所有希伯谢人都被尘埃憋得发慌，他们连一把扫帚也没给我留下。"

现在再来看看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看着拉萨因凯像往常一样吃着喝着，他感到不胜怜悯，机敏地问道："喂，拉萨因凯，你会不会为了满足心中的邪恶的欲望，再次弃我们而去？"不过，拉萨因凯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它意识到它想象中的那快乐的事情，

经过亲身体验，抵不上哪怕静静的一个小时，盘子里有牛奶、面包片，或者鸡内脏，或者鱼肠，放在它面前的地上。而且它已经想把所做的一切全忘掉，而这种悔悟的念头使得它抽去双唇，伸出尖尖的舌头。同时，一种由于感受到生活的乐趣而产生的满足微笑在它嘴边时隐时现。

在特西里尔·特茵的精心照料下，它的体力恢复了，肚子变得光溜溜、圆鼓鼓的。而这时的拉萨因凯把她年轻时的轻率早已远远抛在了脑后，再也不去费心思索那些没有任何价值的事情了，如二神论的异端邪说，有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尽管它可能已丧失了往日的敏捷，但它仍然保持着秘密行动的习惯。老鼠对它的畏惧心理是十分强烈，一听到它的声音就吓掉了魂。经过预定的一段日期之后，它的子宫产出了许多它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小动物。然而不久之后，它们就长得仪态妩媚，动作优雅，令见者赏心悦目。它把它们抚养大，教给它们应尽的义务，在希伯谢捕捉老鼠彻底消灭了它们。

这时，外面街上传来会堂总管的声音，催促人们起来做早祷。“圣者以色列，醒醒，起来侍奉上帝吧。”他敲了三下门。

“我听到的是个新嗓音，”一位客人说，“是谁的声音呢？”

“会堂总管，”他们说。

“你们以为我听不出梅彻尔的声音吗？”他责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解释道，“梅彻尔已经放弃了他的会堂总管职位，现在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位普通居民了。”

瑞布·伊佛雷姆的女婿瑞布·凯缪尔补充道：“现在这位喊醒所有居民起来去祈祷的总管同样也敲梅彻尔家的门。每家门上敲三下，可在梅彻尔家的门上却敲三次三下。逾越节前夕的前一天晚上，他要他拿来一只蜡烛找酵母，而他却给他把柳

枝拿到会幕来。他在赎罪日前夕把他揍了一顿，让他熟记历书并告诉他什么时候是他父母的忌日。梅彻尔比其他居民对会堂总管应尽的义务要更为挑剔。”第一位客人这时问：“为什么他要如此挑剔呢？”

“因为，”他们告诉他，“他是富孀撒拉·利亚的丈夫。”

“那么梅彻尔，”客人又问在座的人，“怎么会找撒拉·利亚的呢？”

“那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他们说道。

“那是什么的故事？”客人问。

他们说：“是这么回事，”他们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已经到了做早祷的时间了。他们立即喝尽杯中的酒。水端来了，他们净了净手，便前去早祷了。女仆倒掉盘子中的残剩物，抖掉桌布上啃过的骨头之类，亚细那总是蹲在姑娘两脚之间，头朝桌子脸朝骨头。残羹剩饭都拿去喂鸡了。女仆又给女主人抓来所有的鸡，让她从中挑选最好的宰杀。他们用鸡做了两道菜，一道白天吃，这是奥地利凯撒大帝国土上的习俗。另一道留到晚上吃。

很多人都听过会堂总管瑞布·梅彻尔和富孀萨拉·利亚的故事。不过也有不少人没有听过。对没听过的人来说，这个故事值得一讲。尽管它是个独立成篇的故事，但与我们的主题也不无关联，因为它也牵涉到婚礼的华盖。

祝　贺　者

这是一个有关会堂总管梅彻尔的故事。逾越节的头天晚上，会堂总管梅彻尔离开诵经堂时，心情轻松愉快。“感谢上帝，”他自言自语道，“逾越节之夜总算对付过去了。我也能

像其他人一样欢乐今宵了。”然而当他锁上门，发现自己往家赶的兴致突然消失了。他清楚，他去的不是皇家餐厅而是一处东倒西歪的住所；他要坐的不是精致漂亮的沙发躺椅，而是没有经女性之手缝补的破烂椅垫。他自己还得劳神去热饭热菜。

因为，此时的会堂总管梅彻尔是位鳏夫。家中没有女人给他摆桌子、铺床、做饭。老实讲许多居民都希望请他去与之共同欢宴逾越节。“瑞布·梅彻尔，”他们说，“今夜整个世界都在欢庆，所有以色列人都与家人欢宴。你为什么自己不行行乐呢？高兴高兴吧，瑞布·梅彻尔，魔鬼今夜也会失去魔力。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悲伤的危险存在，而这在逾越节是和酵母①一样被禁止的。愿慈悲的上帝拯救我们。”梅彻尔还是拒绝了所有的热情邀请，因为他不愿在节日增加他人餐桌上的负担。

街上早已空荡荡的，城里每家每户都闪烁着逾越节的灯火。月亮看上去显得明亮而圣洁。春天的微风轻轻吹拂着。梅彻尔不再想自己的事情，而是欣赏起造物主创造的奇迹来。高兴之下，将手里会堂的钥匙弄得叮当作响，这响声犹如钟声一般。可一听到钥匙的响声，他又忧伤起来，辛酸地想起，自己作为一名诵经堂的总管是如何地辛苦，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干完活回到家中，又是如何地孤独，只能面对四壁，甚至都没尝过热饭热菜的味道。因为如果他把饭放到锅里去温一温，还没有温热他就会熟睡过去。所以，他只是吃些洋葱面卷，或是面包、咸萝卜充充饥，要不就吃点某个妇女送到诵经堂的土豆。妇女去那里是为了给她亲人的灵魂祈祷，使他们得以安息。他成年累月干着，从中自有安慰，然而当人们欢庆行乐的节日时，

① 根据习俗，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只能食用无酵饼，凡是有酵的食品均不能食用。酵母在这期间是遭禁止的。

他却什么也没有。

回家的路上，他注意到有家房子的一扇窗子开着。再一看，他发现是寡妇萨拉·利亚家的窗子。她本人正站在窗前朝外眺望。梅彻尔向她鞠躬致意："节日快乐，萨拉·利亚。"

"假日愉快，瑞布·梅彻尔，"萨拉·利亚应道。"你这是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啊，瑞布·梅彻尔？"

"我从诵经堂来，"梅彻尔说，"回家去收拾桌子，坐下来庆贺庆贺。"

萨拉·利亚点点头，叹了口气。

"我知道她想和我说什么，"梅彻尔心中想道，于是就站在那儿等着。

看到梅彻尔站着不动，她说："我刚打开窗子，想看看是不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因为我要在我邻居家搞欢庆活动。你知道我准备了各种好东西，我什么也不缺。欢庆逾越节的所需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可我还是要离开自己的家去麻烦别人。我不仅仅在每个安息日和节日麻烦他们，那时我总是在他们敬神和行区别礼时出来到他们中间。在逾越节也不得不去打搅他们。"

"这在你眼中可能是麻烦，"梅彻尔说，"可其他人说不定把它看成是对诫命的遵守呢？"

"你是说诫命吗，梅彻尔？"萨拉·利亚问道。"你以为诫命会轻易地降临到那些履行者头上吗？某人整天忙着，从未有暇见他的妻子儿女。到了逾越节，该休息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安静地和全家坐在一起，这时突然来个寡妇坐到他们中间。但愿是上帝的旨意，我说这些话无罪，活着时间越来越少，可日子却越来越累，身体越来越弱。在过去的日子里，犹太人即使是带几个客人回家，还是有足够坐的地方。而如今就连我

这样一位寡妇也难以找到独处了。我记得在父亲家过逾越节的情节，愿他安息，共有十几个犹太人在场。我的丈夫，愿他安息 不是常和客人共同欢庆逾越节吗？可如今我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是不是这儿缺少什么东西呢？就说喝的酒吧，这儿有的是酒，不管怎么喝都还会有剩余的。说到逾越节的无酵饼，这儿有特别准备的。肉就更不用说了，这儿有火鸡，肥得连翅膀几乎都陷进肉里去了。邻居们都说：'萨拉·利亚，可别把它捆在你的床腿上，不然它会把你拉过萨姆巴铜河的。' 那哪是火鸡，简直就是野牛。然而只有在丈夫的家中，女人才有一切，一旦丈夫没了，即使整了世界也算不了什么。起初我考虑邀请一位客人来，可又怕人们说闲话。说我这个老太婆一定是从地狱来的魔鬼，想要个男人去把她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梅彻尔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引用《塔木德》中的话说："宁处麻烦中，万万莫孀居。”虽然这句话用的是阿拉米语①，是一种萨拉·利亚听不懂的语言，但她还是点点头，像是说：这话说得既对又好。梅彻尔是位正直的人，头脑中无疑有好的想法。萨拉·利亚又说道："尽管这儿什么都不缺，可是屋里没有主人还有什么用？我常常问自己，萨拉·利亚，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儿都有谁？我把儿女抚育成人，他们都离我而去了。现在我如同餐后的桌子，无人问津。我曾想过到以色列故土去，这样能离圣地近一些，可以不去整天想着自己的孤单。可是，我又面临困难，一个女人怎么能够独自到一个她不熟悉的地方去呢？尽管所有以色列人都是兄弟，可我一想到要单独前往，心中还是非常地不安。”

梅彻尔非常同情她。他抓着自己的右鬓角想说些安慰她的

① 中东地区上古时期通用的一种语言，在犹太经典中部分使用。

话，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顿了半天终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夫人，难道我的命运又比你好？你，感谢上帝，总是一副新娘模样，吃的是上等的东西。而我作为一名鳏夫，自己悲伤，还受人责骂。不过，作为一名以色列人希望得到上帝的爱心之外，是不应有他求的。活着的人是不应当诉说任何委曲的。节日期间，更不该如此。”

由于一心想搜肠刮肚找话安慰她，他突然感到自己也很可怜。他说：“男人是什么？是裸露在废物堆上的东西。感谢上帝没有把我变成女人。感谢上帝使我知道该如何以酒敬神，该怎样按律法准备过逾越节。而现在我却要去那东倒西歪的住处，热一些半生不熟的食物，坐在破床上，要不就坐到磨破了的沙发躺椅上想象自己是一位国王。《耶库特》说得很有道理：‘所有的痛苦都难以忍受，但最难忍受的贫困！痛苦来到时是难以忍受的，但一旦消失，一切又如平日一样，而贫困却使人的眼睛永远失去光热。我说这些只是想平衡你说的‘我是女人’这话。此时，上帝还让我害上一种严重的咳喘病，但愿你从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病。它让我窒息，偷走我生命，最终会把我赶出这个世界。”话还没说完，他就开始咳嗽起来。

“瑞布·梅彻尔，”萨拉·利亚对他说，“不要站在外面受凉，冬天虽然过去了，可还是有点冷。最好进屋来，不要站在外面。”

梅彻尔把头缩在两只肩膀之间走了进去，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豪华处所。屋里放有装饰精美的躺椅，摆有银器的桌子放在屋子中间，桌上还放着一瓶酒，所有的烛台上全都烛光摇曳，屋子的每个角落都闪烁着节日之光。他先说了些赞扬的话。他说：“由一双女人的手收拾出的这房子真是漂亮啊！”萨拉·利亚马上急匆匆地领他看她准备上桌的饭菜。有逾越节无酵饼、

苦菜，有洋芫荽和以色列果酱、鸡蛋、羊腿肉、鲜肉、鱼、猪油布丁，还有像葡萄酒一样的红红的俄式菜汤。

“有谁，”萨拉对梅彻尔说，“需要这一大堆的东西？我就要出去打搅别人了。可我很难忘记我是一位家庭主妇，所以我自己也为逾越节做了准备，就像我丈夫还活着，他和我像其他人一样欢庆逾越节。”

梅彻尔心中一热，刚想说点什么，一阵剧烈的咳嗽使得他喘不过气来。萨拉·利亚大睁着两眼看着他，说：“不要吃太多苦菜，也不要吃辛辣的东西，瑞布·梅彻尔，你咳嗽得太厉害了。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你需要一杯热茶。可你家有谁给你去弄热的东西？等一会儿吧，我给你把水壶炖上。”

话还没说完，她打打自己的嘴巴，叫道：“我头脑有多蠢，竟忘了我们该先敬神。你可不可以就在我这儿过节？”既然话已出口，她又重复道：“你可不可以就在我这儿过节？”梅彻尔看到这位家庭主妇全是优点，他动弹不得，他似四肢被捆在他站的地方一样。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句什么，最后干脆把他那模糊不清的回答咽了回去。萨拉·利亚开始准备筵席。她丈夫过去跟她在一起时，她一直是这样做的。

梅彻尔把诵经堂的钥匙随手放在某个地方，一边瞪眼看着萨拉·利亚为过节而准备的洁白的座垫，她像那上面有上帝的荣光在闪耀。过了一会儿，他在座垫上坐了下来，他想那女人会叫他和她一起过节的。看到他安心了，她给他倒了杯酒。梅彻尔一眼看着酒，一眼看着室内的摆设，心中感叹：“一双女性的双手照料的这地方多好啊！”这样想着，他发现一杯酒已端在自己手上，他双唇不由自主地开始重复那以酒侍神的祈祷。

萨拉·利亚满意地舒叹了口气。她脸上显得容光焕发，她

昂首挺胸，身体将衣服完全撑开。一个人高兴时大都是这种情形。她心中想道，犹太人吐出神圣的语句时声音真是好听。片刻之后，她为他端来了一只敞口水灌。他洗了洗手，取了一叶蔬菜片，浸在盐水里，把逾越节的无酵饼掰成两半，一半包进一块布中放到一边以作餐后点心，然后端起盘子开始吟诵起来："这就是代表不幸的无酵饼，我们祖先在离开埃及时吃的就是这种饼。"

萨拉·利亚对自己感到惊讶：一会儿之前我还准备离开家，而现在却坐在家里。她仔细看着梅彻尔的双手，观察他那双手在处理神圣事务时是多么纯熟协调，直到后来她自己脸红了，害羞地低下了头。接着，她又将杯子斟满，打开布拿出那一半薄饼。梅彻尔向她示意一下，萨拉·利亚像个小孩似地满脸涨得通红，低下眼皮看着祈祷书，在仪式结束前，问了逾越节的四个问题。梅彻尔把盘子放回原处，大声高兴地重复着："我们过去是埃及法老的奴仆，可今晚，我们都可靠在椅子上。"他在吃饭过程中一直吟诵着出埃及篇章，在需要解释的地方用意第绪语解释给她听，插一些格言警句，奇异故事以提高兴趣。他的烦恼、痛苦早已抛之脑后。他把头靠在坐垫上，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身下的坐垫陷下更深了。他仍坐在那儿。他四肢热血奔涌，心都差点跳了出来。在这儿的一小时比他今世的一生令人难忘。

逾越节的庆祝仪式结束了。整个城镇一片寂静。月亮给萨拉·利亚的屋子罩上了一层银光。梅彻尔以优美的音调唱道："愿上帝之神殿很快建成，很快。"萨拉·利亚应道："迅速，迅速，在我们这一代重建，上帝重建，迅速重建您的圣殿。"从街上其他屋子里也传来"上帝重建，上帝重建，迅速重建您的圣殿"的合声。仿佛想入非非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使他们

想象，眼下住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故土那块条状地。人们都平静而欢快地唱着《雅歌》。

夜晚过去了。早晨的小鸟开始重复晨曲中该他们唱的那一部分。萨拉·利亚家中传出一个男人吟唱《雅歌》的声音。

梅彻尔的故事到此结束
上帝对他已有所照顾
让他娶了那位富妇
就是萨拉·利亚小姐，那位寡妇。

再回头看看瑞布·余德尔。总而言之，瑞布·余德尔和那位明智而值得表扬的有名人物在一起呆了好些天，维持生命，提高名声，并使灵魂的各个方面得到启发。虽然身体变得消瘦羸弱了，可灵魂之光却永远灿烂。那些没有白白浪费光阴，没有让灵魂之光熄灭的人是幸福之人。该到瑞布·余德尔离别的时候。瑞布·伊佛雷姆和他一起进了密室，细细算了算帐。也就是，如果他必须雇一辆马车，每顿饭带一个穷人来需要多少钱，而且他慷慨地付了他钱。除了瑞布·伊佛雷姆付给的所有马料开销之外，努塔也没有空手离去。如果我说他和客店老板私下做了交易。我相信努塔绝不会反驳我的，无论哪一次象牙和孔雀离开时他总要装满他的口袋。老板高兴，努塔欢喜，双方都有得益。女主人也和丈夫一样大方，给了瑞布·余德尔一些银币和食物以备路上之用。

第十四章

利用时间/为什么瑞布·余德尔半路上想要返回家园，为什么又没能回去

努塔擦了擦车轮子，套上马，把车上的座位整理一下，手里抓过缰绳，对瑞布·余德尔说："上来吧，上来吧！"他自己也上了车，策马前行。象牙和孔雀扬起扎巴瑞夫的尘土，向波莫雷出发了。他们坐定后，努塔对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梅御尔的故事在我看来并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们应该为上帝替他准备好的一切而感到高兴。谁想改变它，谁就会弄得更糟。你是个赶车的，就赶你的车；你是个哈西德派信徒，就做你的哈西德派信徒；你是个会堂总管，就号召你的人民侍奉上帝。因为人一生下来他的司命星也跟着生了下来。"瑞布·余德尔反驳道："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司命星，以色列人不需要什么司命星。"努塔说："我不知道《革马拉》是怎么说的，但我知道我的亲身经历。我认为，发生在我哥哥身上的事也将降临到梅御尔身上。"

瑞布·余德尔问："在你哥哥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

努塔回答道："在我开始给你讲我哥哥的故事之前，我要先给你讲讲我母亲的故事，愿她在天国中安息！我不仅要讲我

母亲的故事，还要讲我父亲的故事，愿他在天国中安息！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故事，愿他们两人在天国中安息！因为听完了他们两人的故事，先生您就能听到我哥哥的故事了。因为马车只有先经过郊区才能进入城区。”

瑞布·余德尔说：“那好吧，先讲你父母亲的故事吧！”

努塔回答道：“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尽管很长，它也有个结局。正如人的所说的那样，‘尽管哈曼①的儿子维耶扎沙拼写他的名字时把字母V放大了一倍，但最后人们还是把他绞死了。’现在我既然提到了罪人的名字，我就不能同时再讲我父母亲的故事了，愿他们在天国中安息！正如先祖亚伯拉罕在《创世记》中与上帝所争执的那样：‘你是否将要把正义与邪恶一起消灭掉？邪恶难道能与正义相提并论？’”

瑞布·余德尔说：“瑞布·努塔，既然你现在提到了先祖亚伯拉罕的名字，愿他在天国中安息，便可以毫无顾虑地讲你父母的故事啦。”

瑞布·努塔回答道：“说得好，尽管我不是有意提及先祖亚伯拉罕的名字，但这是一个好征兆。可是，我不知该从哪先讲。如果我从离婚讲起，你可能要问为什么父亲要和母亲离婚，如果我从结婚讲起，你可能会说讲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们都明白没有结婚哪来的离婚？所以，我先要告诉你为什么父亲要和母亲离婚，从中你可以看出父母亲结合在一起的意义，而且你将听到我哥哥雅各·参孙出生的故事。既然我哥哥的名字从我口中溜了出来，我就先讲他吧！”

---

① 哈曼：《圣经》人名，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宠臣。任宰相时，朝中群臣都要跪拜他，只有王后以斯帖的养父、犹太人末底改拒绝向他跪拜。哈曼阴谋杀尽国中的所有犹太人进行报复。王后以斯帖冒险去面见亚哈随鲁王，揭露哈曼的阴谋，于是波斯王下令把哈曼及其10个儿子一起处死。

努塔的哥哥雅各·参孙的出世以及其结局

“我哥哥雅各出生之前，我母亲，愿她在天国中安息，有好几年没有孩子。她整天挨门挨户地求救于当时的贤人们，哀求他们怜悯她，让她能生个孩子。她常常常四处跋涉，寻求各种各样的咒语和药方，甚至寻访了老觋鞑人。他们过去常在她身上施展各种魔法。没有哪种魔法和药方她没试过。她甚至还吃过刚断奶的男孩的包皮和掺在枸橼果酱里的碾碎了的猪骨头粉。请千万原谅我提及此事。她甚至准备了一个蜡制的盘子，寄希望于其上，并把它埋在地下，上面还放了一个苹果。我不知道苹果是否长成了苹果树，但我知道这并没有帮成我母亲的忙。

“由于她整天都忙着和这些咒语和药方打交道，她一天也没享受到和丈夫在一起的和睦生活。就这样，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无子无女。他们早已对过上其他犹太人那样的乐融融的生活不抱什么希望了，而是接受了这一严厉的判决。他们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那就让我们以爱心接受它吧！’

“但是，我父亲家里所有的人却开始煽动我父亲反对我母亲，愿她在天国中安息！他们看到她被羞辱而感到很高兴。他们还开始用各种脏话咒她。日复一日，他们常常催促我父亲甩掉那个女人，和她离婚，再娶个妻子为他生儿育女。他们常常在他的家里对他进行围攻，大叫他好可怜哟，和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打发着没有欢乐的时光。

“但父亲不愿意和母亲离婚，因为他爱她。既然他的家人不让他在家中安生下去，他就开始出外游历。但是，一旦他回到家中过安息日或节日，他的家人就会聚到这儿，把他围在中

间，朝着他大喊大叫，说，他要是不和她离婚，他从此就不能再移动半步。一次，他们在狂怒之下，竟扯下了炉盖，把安息日的罐焖土豆烧牛肉砸在我母亲的脸上，愿她在天国中安息！

“父亲怎么办？他离开家门，去了诵经堂。等安息日一完，他就套上马，开始周游四方。因为对于他来讲，所有那些游荡，碰撞和疲惫较之家中的那些争吵和辩论都更易于忍受。父亲以前常常是在安息日前夜回家，但现在每个月才回来一次。有时，半年都过去了，也不见他的马出现在马厩里。他常常到瓦拉几亚和其他一些较远的地方去。

“但是，一旦他回到家，他的麻烦就来了。他的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和其他亲戚会立即登门造访，为他感到哀痛。他们哭嚎着：‘哦，你想想，你死后谁将为你做哀悼祈祷。即使是异教徒，也要儿子啊！而这个可怜虫却和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住在一起，没有儿子也没有继承人！’

“一次，他在逾越节的前夜赶回了家。这次，他的亲戚们没来为他哀哭，也没说一个字。这样，父母亲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他们赞美和感谢上帝，是上帝让他能安宁地呆在家中，能和妻子像新郎和新娘那样甜甜美美地度过一个节日。出发的时刻到了，这时，他发现马厩里聚满了他的亲戚。他们对他说：‘今天你不把她休了，打发她走，你就别想迈出去一步！’

“父亲回答道：‘我和她生活了这么多年了，而你们却让我和她离婚？就是不走，我也不离婚。’由于无以计数的悲伤、磨难和羞辱，父亲病倒了。于是，他们都跑来慰问他。但是，一旦他们来了，他们就开始折磨他。到后来，他发现找不到什么好逃避他们的办法了。于是，他就对他的亲戚们说：‘请让我先独自把病养好，如果我把她休了，那我躺在床上时谁来给

我喂饭？谁来给我烧那么一勺汤呢？'

"这使得他们对他大喊大叫起来：'他只为自己的肉体操心而根本不顾及他的灵魂！谁将为你做哀悼祈祷呢？愿这事发生在一百二十年之后！甚至谁将为你的孤魂点亮一只蜡烛呢？你只有把她休了，再娶个能给你生孩子的女人才行。'

"这时，逾越节过去了，爱雅月①也过去两周了。我们城里有个习惯，就是在爱雅月不签发离婚契约，为什么？因为人们对爱雅月该有一个丫还是该有两个丫还存在着疑惑。但是不管是该有一个'丫'还是该有两个'丫'，爱雅月最终还是过去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即使挤满了犹太人的马车停在那儿，但是时间却不会停在他们手里。当父亲意识到他终究顶不住这些亲戚的压力时，他就同意和母亲离婚了。

"于是，父亲带着母亲一起来到了拉比家。书记员准备着离婚契约的文件，拉比的妻子安慰着母亲，让她不要哭了。父亲所有的亲戚都站在那儿高兴地观看着，他们赞美和感谢上帝，是上帝让父亲睁开了双眼，是上帝给予了父亲足够的理智，让他把他的妻子休了。

"突然，母亲的脸色变了，她晕倒在地，愿这事永远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他们看出，她怀孕了。于是，父亲对书记员说：'我相信，先生您会原谅我的。过些天，我会付给你钱的。'那么，父亲什么时候付的钱呢？这钱到母亲生了孩子，父亲去让他给孩子写保佑平安的符咒时才付清的。

"他所有的亲戚边歌边舞陪伴着他们回到了家中。他们与父母亲相处得非常愉快，直到母亲生了个儿子。

---

① 爱雅月：犹太历民间8月，相当于公历2月。

“到目前为止，这都是关于我兄长雅各·参孙出世的故事。由于我的兄长雅各·参孙还在母亲肚子里就已经闻到了《托拉》的气息。当时，父亲，愿他在天国中安息！在拉比家正要和母亲离婚，所以，他的灵魂渴望着学习《托拉》，他苦读《托拉》，直到他学识五斗，名闻遐迩。但是，因为他是个车夫的儿子。所以，不管是拉比还是乡中的犹太首领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在这方面，先生您必须原谅我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那儿有个叫伯奇的人，他以出租马匹给旅行者为业，他的生意做得很红火。他对《托拉》的信徒心仪已久。后来，他把自己的女儿弗雷戴尔许配给了我的兄长。他特意为我兄长准备了一间房间，并同意他永远和他同桌进餐。我的兄长雅各·参孙那些年过得十分安宁，他的妻子则为他生儿育女。他心满意足，十分惬意，没有什么恶魔和瘟疫降临。他常到城里去，把马拴在拉比的门上，进屋和拉比一起就《托拉》进行讨论、辩论和诡辩。拉比很是宠爱雅各，他常说：‘雅各·参孙太好了，他足以补偿我因他而失去的那份离婚费。’

“简而言之，雅各·参孙想吃什么他的盘子里就有什么，从鸽子奶到大蒜头。

“一次，这儿来了一个地主。他的马车在路上翻了车，车夫连马都躺在地上像(具)尸体一般。那地主又雇了马匹，但没人为他赶车。随即，雅各·参孙对他的岳丈说道：‘岳父，我听说他们在城里又新任命了一位拉比，而这个地主想乘车去拜访他。我也急切地要见见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将和这个地主一道走，帮他赶车。’

“现在，他自己的嘴巴使他陷入了困境。他想到《托拉》的荣誉，所有认真研读《托拉》的人都会想到这一点。然而，他的

司命星却要把他拉回到原来的任务、义务和位置上去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需要一个料理马的人，伯奇就会对他说：‘雅各·参孙，给那辆车套上马。雅各·参孙，把车赶到某某地。’这样，他只能一半时间用于学习《托拉》，一半时间用于赶车。等到他的小姨子该结婚时，伯奇对他说：‘雅各·参孙，把你的妻子和孩子打点到车上去，给他们这对年轻夫妻腾个空。’这样，雅各·参孙就把妻子和孩子安顿在车上，愤怒地离开了家。他所得到的是马车和马匹，而不是什么嫁妆。他在谋生、马匹、旅行者这三重压力之下躬身前行，又走上了那条他父亲、祖父曾经走过的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无力摆脱我们父辈的传统和生活习惯。即使你成了富人，受人尊重，熟读《托拉》，如果你的父亲是个车夫，你最终也要成了一名车夫，不仅是你，就连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是车夫。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那个梅彻尔是个傻瓜，他竟然想摆脱掉他自己的工作，因为没人能跳出他自己的地位和位置。所以说，我，车夫努塔，是不打算跳出我自己的地方，愿这一切不会发生，而是要坚守上帝分派给我的任务和义务，有时和粗鲁的牧师一道旅行，有时和至少像天使一般的犹太人一道上路。愿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有幸用这辆马车和那两匹马迎接赛亚的到来。愿他快点来到我们这个时代！阿门！”

瑞布·余德尔赞同道：“努塔，说的不错，你是多么幸福啊，你已经执行《塔木德》中的观点。《塔木德》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改变他祖传下来的行业，而且，一个人生于这个等级不应该跳入那个等级。大卫王，愿他在天国中安息，同样在《诗篇》中也说过：‘我也没有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

说到这儿，瑞布·余德尔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省。

他离乡背井，丢弃《托拉》，不与会众一起天天做祈祷，这难道是对的吗？尽管他是听从阿普塔那位拉比的命令，是执行诫命的，但他却开始鄙视这次旅行了。

他的心血白白浪费了，他的时光悄然流逝了，并将一去不复返。流逝的时光，我本该在诵经堂度过的时光啊，你怎么就在没有《托拉》的情况下离我而去了呢？流逝的夜晚啊，在那漫漫寒夜里，让我的躯体从《托拉》那儿获取了双份快乐的夜晚啊，你怎么就在没有快乐的情况下飘然而去了呢？我今天在这个村庄，明天在那个城市，不管在哪，我都没有《托拉》。如果我现在呆在家里的话，我早该学完好多页《托拉》了。但是，哀哉！我远离家园，发现自己正在实践《诗篇》作者的话“上帝对邪恶者说：‘你怎么能来宣布我的法令？’”。余德尔啊，余德尔，你别用这样的话来搪塞这件事和你的责任，说：你是为了完成婚礼的华盖这一伟大的诫命而出外旅游的。你是不是忘了《塔木德》中《祝祷》那一回中关于庄严地、笔直地站着祈祷那一章中的话了？在那一章中，我们看到：“拉比在拉维纳儿子梅厄的婚礼上对汉姆纳·贾瑞尔拉夫说：‘先生，为我们唱支歌。’他对他们说，‘哀哉，我们都必须死亡。’他们对他说：‘至于我们，我们该怎么回答你呢？《托拉》在哪？庇护我们的诫命又在哪？’”已故的拉希就那一段用他那美妙的风格评述道：“我们用以关心我们自己的《托拉》在哪？我们终生执行、以期庇护我们免遭地狱之火焚烧的诫命在哪？”

如果天上的主人都这样说，那我该说什么呢？和他们比起来，我连一颗芥子都不如，我只不过是尘土和灰尘。哎呀，我真倒霉啊！如果上帝来见见我，我该怎么做，我又该怎么说呢？你们的上帝不就是要你们敬畏他吗？而你却偏偏要追逐你那些想象和虚设，忘了时间的意义，忘了利用你的时间。白天，姑

且不论夜晚，不是用作学习《托拉》又是用作什么的呢？况且，正如俗话所说：“哪一天晚上听不到诵读《托拉》的声音？”但是，你是怎样度过夜晚的时光的呢？你只顾吃呀、喝呀、睡呀、取乐呀、与人闲扯呀，只顾追求金钱和财富。

瑞布·余德尔的脑中又闪现出了自己的家。在家里，不管是有东西吃，还是没有东西吃，都有会众与他一起进行祈祷；不管是有床睡还是没有床睡，都有他的公鸡瑞布·里维勒夜复一夜地来把他叫醒，让他去侍奉上帝。但是，现在呢，他吃得肚子都要撑炸了，睡得四肢倦怠，懒得动弹，好像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吃、喝、睡似的。

为什么圣拉比瑞布·齐沙连续禁食三个月而只是为了不再提出任何有关吃喝的要求？你们是不是要说服我的妻子和女儿们？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布拉提斯来任的瑞布·内厄曼吧，愿他的功德庇护我们！当他想要登上以色列故土时，他舍弃妻女，毅然前往，最后，达到了尽善尽美。而我，余德尔，穿得像个有身份的人一样，四处周游，吃饱喝足，却领着人们误入歧途，直到这个外加的“肚子”(那个我离开布洛德就一直没离开我的垫圈)再也没什么用处了，我也不再需要它了。

瑞布·余德尔开始哭诉着：“余德尔，余德尔，你再也不能低着头，不看看往哪走了。明天，蛀虫会在你的垫圈上安家，然后，钻进你的躯体。当蛀虫钻进垫圈时，垫圈并不能觉察到，但是，当蛀虫侵入你的肉体时，你就会觉得有根针刺在你的肉上。余德尔呀，余德尔，你应该悔过自新，重新走上正道啦。即使走兽和飞鸟都知道它所返回巢穴的季节，然而，你却不知道你该返回家园的时节。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哪一天听到那只公鸡叫错了时间，耽误了你背诵“听着，哦，以色列人？”我，尽管生下来是为了侍奉上帝的，但却抵挡不住诱惑，干了

坏事。既然他想起了他的公鸡，瑞布·余德尔的眼里又充满了泪水，他自语道："也许弗鲁门特再也受不下去了，早把它杀了。"

想起了瑞布·里维勒，他又想起了他的家。走的时候，他没给家里留下任何食物、衣服、鞋子。而现在他自己却吃得像只牛犊似的，穿着好衣服，睡在羽绒垫上。他的衣服由于装满了银币而变得沉甸甸的，都要把他坠到地狱里去了。翌日，说不准盗贼们会把他的钱全偷走呢。他为什么不返回布洛德，把钱交给妻子呢？她可以用这些钱买食物，买床单，并做些垫子和枕头。或许，他们可以把钱藏在门槛里，这样，就没人知道他有钱了。但是，金钱就是这样弄昏了你的头脑，使你失去判断力。因而，任何手头有钱的人，尽管他根本不富裕，却会变得像富人一样愚蠢，而且没有同情心，不仅对他自己的生命，而且对他人的生命都没有同情心。

他开始鄙视他的旅途，甚至快要鄙视他自己了。要是换了另一个人的话，他会耷拉着脑袋，说："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的前程结束了。"但是，他却重新振作起来，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他拿出由拉比以赛亚·赫威兹(他是《两块法版》一书的作者)编辑的祈祷书，开始读起关于忏悔的那一章。他读呀，读呀，直到读得泪流满面。这时，上帝送来了一股寒风，把他的泪水都冻住了。这样，它们从一页页的祈祷书上向他闪闪发光，一如颗颗珍珠和粒粒宝石。他又继续读了下去，最后读到了撰写《道德书》的那位贤人的话："一个不作忏悔就离开世界的人就像那个膝下有十个他所深爱着的王子的国王一样。一次，那十位王子在一起商议，出了个愚蠢的计划。晚上，他们来到王宫，在墙上挖了个洞，钻进了国王的金库。从那儿偷走了银器、金子、珠宝和珍贵的钻石。国王来到金库，发现所有的金银财宝

都被偷盗了，所有的收藏品都被抢劫一空，于是发布命令，要求查出胆敢犯下如此罪行的罪犯。国王的仆人告诉国王说·“国王啊，是您使他们高高在上的那十位王子抢劫了您的金库，偷走了您的财宝！”

国王替这些王子感到极度的悲伤——比财宝被偷走了更伤心——因为他爱他们。

“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他们是诚实的孩子，我不信你们的话。”

他们回答道：“我们的君主啊，我们发现你那些被盗的东西就在他们手中啊！”

国王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办呢？如果这是真的话，我将难以从臣民手中解救他们，然而，我又怎能因他们的罪过而杀死他们呢？”

他怎么办的呢？他自己拿了个主意。他对仆人说：“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来，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手里拿着赃物。”当时，那些王子住的地方与王宫之间有一条小河，王子们需乘船才能到达国王那儿。国王派了一名侍从去传达他的圣谕：“当你们过河时，把赃物投进河里，以免让人们发现赃物在你们手中而把你们杀了。你们也不要为金子和珠宝感到遗憾，与我对你们的爱相比，金子和珠宝在我眼里算不得什么。”

于是，他们都把珠宝投进了河里，只有一个王子没有这样做。接着，他们被带到了国王面前。国王命令侍从搜查他们的衣服，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发现，只是在那个没丢掉赃物的王子身子发现了部分珠宝。国王立即勃然大怒，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像你的兄弟们那样把它们扔了呢？”他没吭声。

国王继续说道：“你犯的第二个罪比第一个更为严重。

对于你们所犯的第一个罪，我认为，那是你们的罪恶灵魂把你们引上了歧途。但是，既然我已给你们提出了忠告，你们将会免于一死，而且，你也看到了，你的兄弟们都把赃物扔了。你为什么不听从能解救你的忠告呢？现在，既然你不看重我的忠告，也不忏悔你的罪过，我将付给你你该得的那一份。"于是，那位国王下令用酷刑把他处死，而把他的那九位兄弟欢天喜地地送回了住处。

这就是世人的情形。上帝告诫他们要做忏悔，这样，他们就带着罪恶离开人世。正如《以西结书》① 中所写的那样："从你那罪恶之路上返回，因为那将致你于死地。"同样，那位先知还说道："因为我不希望他的死亡。"等等。

那时，瑞布·余德尔一心想着该做次忏悔，并决定彻底抛弃他的行程。正如先知弥赛亚所说的那样："让恶人屏弃他的路程吧。"他要返回布洛德，返回诵经堂，返回《托拉》和祈祷文旁。他确信他该毫不犹豫地回家了。他心上自忖道："心啊，我的心，难道你不知道你是世上的尘土，你心需时刻留心，因为你的寿命已定，你的生命将会消逝，你将安息在坟场的泥土中。而且，你正一天天走向坟墓。在那儿，在你既将要歇于坟土之前。在那儿，恐惧和羞辱将刻上你的墓碑；你的衣衫将变为寄生虫。那是一个不可赎回的恐惧之日；那是一个长哭泣、苦反悔的日子；那是一个颤抖和哀恸的日子；那是一个毁灭、哀悼和悲伤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上帝发怒了，毫不怜悯地掀起了火焰，而且，他的愤怒燃烧了起来，一如一块灵魂屏弃肉体那日燃烧的炭火，一如一只毁损了的、孤独地等在那儿的滚木球，无法四处滚动。你，人类的儿子，你将向谁求得帮助？

① 以西结书：《圣经》的一卷，属《大先知书》之列，共48章，记述以西结先知蒙召的经过，以及他对以色列人罪孽的谴责和对灾难和复兴的预言。

你将从谁那儿祈求到一块安生地？你肯定会哭叫着："哀哉！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轻视和背弃上帝之言，而随心所欲呢？"瑞布·余德尔就这样坐在车上，激发自己的忏悔之心。也正是这一点给了他勇气，使得他下决心让努塔调转马头，朝布洛德方向驶去。

但是，现在还没到瑞布·余德尔返回家园的时候，因为阿普塔那位拉比的吩咐还得继续执行下去。想想贤人的话是多么伟大吧！他命令瑞布·余德尔一直旅行下去，直到他寻觅到佳婿为止。当余德尔想摆脱他的使命，想返回家园之时，努塔已调转马头，但不一会儿，他就意识到他们不是在返回扎巴瑞夫的路上，而是在去往波莫雷的路上，即去往他们一开始打算去的地方。努塔是多么吃惊啊，他们从扎巴瑞夫出发，朝波莫雷方向驶去，但他调转了马头，那么，这样推断的话，他们该在返回扎巴瑞夫的路上，但结果是他们马上就要到波莫雷了。努塔自语道："努塔啊，努塔，我天天告诫你在路上不要喝什么白兰地之类的。如果你在路上喝的那点水就让你遭了那么多的殃，那么，完全可以推断出，白兰地不就更要要了你的命？"他勒了一下马的缰绳，马就停了下来。

环顾四周，他发现他们正朝拉任瑞凯任兹村驶去，该村位于波莫雷的郊外，而不是朝靠近扎巴瑞夫的查瑞第驶去。"你为什么把车停了下来？"瑞布·余德尔问努塔。

努塔回答道："瑞布·余德尔，先生您大概怀疑我喝醉了吧？"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但愿我什么也没说。"

努塔说："好吧，正如先生您不怀疑我，我也不怀疑我的马。但我怎么解释目前的情况呢？我明明是调转了马头朝扎巴瑞夫方向驶去的，但我现在却发现我们现在正在靠近波莫雷。"

瑞布·余德尔安慰他道:"算了，转念一想，不管人们奔往什么方向，他们都会得到益处的。你一开始调转马头，那样，我们就可以返回布洛德。而现在呢，尽管马头调转了，我们却驶向了波莫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应该抛开阿普塔拉比的那封信。现在，既然马跑上了这条路，这就意味着我们该到这个地方来。努塔赞同道："马会引导人们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如果你想走这条路，我们将领你走这条路。不过，首先我们要听听象牙和孔雀对此的看法。"

一边说着，努塔一边用鞭子在马尾巴上噼叭甩了两下，这倒不像马车夫鞭打马儿催其快跑，反倒像一个人拍着他朋友的后背征求其意见。两匹马儿立即抬起蹄子跑了起来，脖颈上的铃铛一路上欢快地唱着歌。

第十五章

宁静的住所

马儿按着自己的方式朝前走，或而跳跃，或而缓行。努塔甩着鞭子抽打它们的尾部，使其必须按指挥行进。为什么努塔认为应该同意瑞布·余德尔？努塔是这样想的："瑞布·余德尔尊重我的马，并且随它们而行，我也应尊重他，陪他前往他想去的地方。"努塔没意识到，瑞布·余德尔本人并不想随马而行，就像马儿继续行进但却不是出自本愿，就像鞭子不是自动甩起一样。这是大巫管束小巫，并再由更大的巫依次监管。

他们终于抵达波摩伦。为啥要长篇大论？波摩伦乃弹丸之地。一匹马到了这儿，马头已出了此地的一端，马尾却还留在村子的另一端。尽管如此，瑞布·余德尔并没空手离去。有的人给了他一枚小硬币，另一位送他半枚。一枚枚加在一起，手里便攥满了钱。

他们从波摩伦前往雷兹瓦德夫，从雷兹瓦德夫去了帕利切夫，从帕利切夫去了厄明，从厄明去了德契兹，又从德契兹去了海劭维兹。上天创造了光明，因而也创造了食物。就这样，他们一路兼程，直至来到布雷曾。布雷曾距离布洛德有八小时行程之遥。这是以色列人居住的一座城市，城里尽是圣贤和富豪。

长话短说。瑞布·余德尔来到布雷曾的圣教会，与埃丝特·吉特尔的丈夫瑞布·摩西·戈德史密斯住在一起。埃丝特·吉特尔是贝尼夫村好客的德博拉夫人之女。瑞布·余德尔感到能和他恩人的孩子在一起而高兴。这些孩子则因能从他口中获悉父母的生活情况而欣喜。我们能为述说这样值得一提的人们而引以为乐。

瑞布·余德尔一直坐在恩人的屋里，看着瑞布·摩西干活。瑞布·摩西先是称称金子，接着将其熔化，然后制成器皿，在上面镶嵌珠宝。他对每一点儿原料都是一丝不苟，嘴里含着一枚金质秤砣，以免说废话。他的一切动作，均是细加斟酌而成。若不是为了努塔，他完全可以闲坐那儿，度过余生，因为这就等于像在研究有关日常生活行为的《托拉》一样。

但是，努塔干了些什么？他回来管起瑞布·余德尔，并让瑞布·余德尔干上了活。所以，瑞布·余德尔离开了那些为他祈祝好运的人家，前往拜访圣贤瑞布·莱布什·内桑森。他先去求见瑞布·莱布什·内桑森是因为后者属于内桑森家族一员。在布洛德，也有许多内桑森家族的人。比方说，身份显贵的瑞布·贾德尔·内桑森及其一位兄弟。因此，正如你可能说的那样，瑞布·余德尔认为自己是瑞布·莱布什的同乡。瑞布·余德尔担心，若不先去叩访瑞布·莱布什，那么瑞布·莱布什或许会生气。

但是，瑞布·莱布什此时正忙着。不过，我不知他是否是在忙于写他的作品《圣地》，论述有关犹太教法中较为棘手的问题，或是忙于世事。他以前为政府修过路。他曾让他的侍从为瑞布·余德尔安排过工作。此后，瑞布·余德尔变得心柔似水，希望重返住处。但努塔却对他说："森林里除了狮子，就没有其它野兽了吗？"（努塔是以嘲弄的口吻这么说的，因为在意第绪

语中，莱布什意指狮子或幼狮）但情况并非如此，布雷曾有许多野兽，诸如号称熊的瑞布·达夫·海尔佩林，号称熊的瑞布·格尔雄·达夫(瑞布·巴鲁克之子)，号称狼的瑞布·泽夫(瑞布·尼桑之子)，号称公鹿的瑞布·乔纳，以及瑞布·费希尔。也许先生您想看看从土耳其人手中夺来的“极地”旗？这些话充满嘲弄口吻，是布察兹人的说话方式。当布察兹人说这类话时，人们都会盯着市政厅的漂亮雕塑和人物像看。然而，努塔的一切劝说都无济于事。你只能劝说那些可以接受劝说的人们。

假如瑞布·余德尔远道而来是为了把新娘带到婚礼的华盖之下，那么我们为啥要在布雷曾耽搁如此之久，而他在这里研究圣训却一事无成？你是否认为我们仅是为了述说故事而述说？看看瑞布·余德尔在路上遇见多少人，以及努塔让多少人搭乘他的马车吧。我们曾否同样获得过有关遇见这些人的暗示？然而，我们却在细谈布雷曾，因为当瑞布·余德尔终将女儿嫁出去、新郎实实在在地站在华盖下时，他会突然想起还没备好结婚戒指，而瑞布·摩西·戈德史密斯则会送他一枚。倘若你想问他是谁，我们可以预先告诉你，瑞布·余德尔住在布雷曾的某个金匠家中。现在，既然在此已经谈过这件事儿，我们将不再专门提它了，免得老调重弹。

他们又从布雷曾向西南方向行进，前往伦伯格。布雷曾与伦伯格之间的地方，比其它任何一处都富庶。他们来到一个名叫科兹桑的村子。时值星期四，瑞布·余德尔想在那儿庆祝一下安息日。因为，一路上，他习惯于在一个地方从星期四住到星期天早晨。可是，由于他在那儿找不到默祷安息日之处，便开始去其他地方寻找。瑞布·余德尔住处的某个人也许曾说过：“在不具备默祷安息日的特别浸礼之处，我无法默祷。”但瑞布·余

德尔并不这认为，而是说："安息日前夕，走几英里路去接受一次浸礼，不虚此行。"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下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出游的圣徒，来到一个地方发现无处可去接受浸礼，便前往伊甸园，把他的股份卖给了一个人，付钱让别人为他做了一次浸礼。

长话短说。他们离开科兹桑，朝罗哈廷的圣犹太会堂疾行而去。路上，他们看到山坡上有个老人。瑞布·余德尔说："我们上前看看，也许他想进城，与我们同行。"走近那个老人时，他们发现他正在挖泥。

瑞布·余德尔对他说："老先生，请告诉我您在干什么？"

"我在挖泥，"老人答道。

瑞布·余德尔又问："这泥用在何处？"

老人接着回答说："为默祷安息日，用来抹在屋里的地面上。"

努塔说："你们似乎并不缺少房子。"

"何以见得呢？"老人问道。

努塔说："因为你有个很大的袋子。"

老人说："我把泥带进城，犹太妇女们用它抹在家里的地面上。她们给我葡萄干酒、蜡烛和面包，作为对我辛劳的取酬。"

努塔说："那么，你就把泥袋放在我们的马车上，和我们一起进城吧。"

"但愿此事不曾发生，"老人说道。

"为什么？"另外一个人问他。

老人解释说："当我有这么个完成圣训的机会时，可不可以将它赋予你的马儿？"

这时，瑞布·余德尔才意识到，老人是主的一位十分虔诚的教徒，从他身上可以学到淳朴而彻底的奉献方法。瑞布·余

德尔打心眼儿里想同他聊聊。

瑞布·余德尔问道："你是谁？为啥自己带着这样美好的打算来挖泥？"

老人回答说："等我回来吧，到时候你俩和我共同迎接安息日。"老人把泥袋搭上肩离去了。瑞布·余德尔留了下来，高兴地等待老人归来。

马车夫对瑞布·余德尔说："我们绝不会在这个安息日饿死，因为我在路上带了一点吃的东西。但是，如果还得和那个老人分享的话，谁会饿死就难说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在庆祝安息日结束时好好地吃一顿。"

瑞布·余德尔说："去你的，瑞布·努塔！如果你找到了一家金银珠宝店，你还会为食物大伤脑筋吗？不会的！你会匆匆地把那些只是出现在想象中的财宝一起携走。现在，我已经发现了这么个年高德劭的虔诚老宝物，我能仅仅为了吃的而让他离去吗？"

这番话，使努塔停止了争辩。努塔在车上大笑起来，笑得竟使马连连朝前滑移。他边喘边嚷道："犹太人啊犹太人，我已无力再笑了。"

过了一会儿，老人从城里回来了。他那袋子装得和离去时一样地胀鼓鼓的，但里面不是涂料和泥土，而是各种食物和蜡烛。老人说："亲爱的犹太人，跟我去我们的寄宿处吧。"他的措辞非常精确，因为他指的是寄宿处，而不是家。值此虚假世道，作为度日熬年的寄宿处，难道真的能被视为一个人的房子和家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拽了一下马嚼子。马儿飞奔如鸟，倒不像是马在地上跑。他们来到一片野林深处，停了下来。老人下了马车说道："到了。"

瑞布·余德尔和努塔来到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的地方，听老人说了一声“到了”，惊喜之极。老人昂着头凝视一会儿说道：“上议院的人已在准备迎接安息日，来吧，为了王后，让我们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瑞布·余德尔跟着老人下了车，步入一条小溪。老人按照亚当的寿辰，将身子浸入水中九百三十次，穿着安息日的服装。当他挺直身站起来时，比以前高了一个头！这时，他们注意到，一棵树下有个住棚。住棚里放着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上面点燃着许多蜡烛，一位老妇站在那儿叩首不停，双手蒙着眼睛，向烛光祈祷。她在放下手时，看见了他们，以极为友善的方式向他们致意，口中并说：“祝福新来人。”她边说边拍手，唯恐他们绊跌交，但愿他们别因为一个女人的声音而生出邪念。在圣贤眼中，女人声音是一种罪恶之源。她的嗓音甜极了。我们发现，女先知米里亚姆的嗓音也是如此。在她演唱的年代，有这么一句话写道：“米里亚姆手持铃鼓”。

老人手里捧着一部书写漂亮的小牛皮做成的祈祷书，用甜美的歌喉迎接安息日。他一边喝着葡萄干酒，一边怀着敬意悠扬地唱颂着。此时仍是白天，他引吭高歌，阳光照在他的酒杯上。他们也边饮酒边高唱，把面包掰成两块。那位老妇也在掰面包。桌上摆满了各种水果、豆子、蔬菜和可口的馅饼，梅子汁带有酒味，鱼肉是一点儿也没有。圣贤们在《塔木德》中说道：“即使你们中间最贫乏的人，也像石榴种子一样，满脑圣训。”这句话，只能是指马车夫因为他抱怨老人会使安息日扫兴。然而，老人却用话语抚慰他，说道：“安息日聚餐是一个重要部分，其实这是圣训之意。那么为啥人们认为，由于多数人能从鱼肉中获得饮食乐趣，所以安息日聚餐时只能吃鱼吃肉？可是事实上，绝非一定要吃鱼肉，瑞布·扎尔曼在他写的《餐席安

排》一书中，已对此作过论述。这本书，是指导那些依照《托拉》法规而欢宴的人们。老人及那位老妇自小到大，从未尝过肉。”

现在，我只想略谈一点，不作过多的陈述。这位老人，是整个人类世界依赖的三十六位隐居圣贤之一。因此，可以认为，他已知上天的旨意，祈福上天，并且为你们探知了其余一切。

餐毕，老人让宾客坐在炉旁，而他和那位老妇则坐在桌边。老妇人在看意第绪语版本的《托拉》本周应读部分。这一部分专为妇女所写，题名是“向前看”。老人则通宵达旦地做安息日的重整祷告。安息日期间，他从未睡过一夜觉。想想即可理解，做一日之王的人，夜里绝不会睡上一觉的。假如他的臣子问道：“国王大人，您为啥不休息和睡觉？”他完全可以回答说：“我只当一天国王，任职期间，哪怕睡最少一点时间也不行。”

鉴此，老人的行为就变得一目了然了。安息日就是王权的象征。安息日里，圣徒们聚会以色列，度过一周中的这一天。

老人有个明显的习惯：安息日里，除了圣语①，其它一概不说。他坚持这样做，并且不说其他内容的话，因为安息日带有为将来赎罪的性质。

拂晓时，他出了门，在默思中以匆匆的甜美腔调祷告起来。朗诵以下这段祷词时，他特别高兴：“所有生灵应感恩上天。啊，上帝！提到您，所有生灵都感到无比荣耀、兴奋。”我的兄弟、朋友们，圣主的子孙和我的心爱人，要知道，当一个犹太人反复朗诵“您是唯一的主”这句伟大的颂词时，快乐无比的心情，无疑应是一种自然流露，因为我们是主的臣民。祈福上天！现在，你自己想象一下吧：老人在整个祷告过程中，

① 指希伯来语。《圣经》最早系用希伯来语写成。

始终都是怀着同样的快乐心情站在那儿。我的兄弟和朋友们，如果我们去描述那个美妙、快乐的安息日，用沙漠上所有公羊的皮来书写都不够。与第三个安息日的聚餐相比，这个安息日实际上就像尘粒。此时，老人坐在那儿，抱着头，一边聆听上议院的希尔蒂尔之子泽鲁巴伯尔朗诵祈祝圣主的祷词，一边口中念叨“阿门”。接着，便是犹太领袖摩西的布道词，祈祝圣主在本周的这一天安息。

神圣的安息日过去了，六个工作日周而复始。瑞布·余德尔从老人那儿收益不小，而且学会的也许更多。可是，他的时间和行动由不得自己，如何是好？所以，到了星期天早晨，他便为此做起了准备。努塔也急忙扎上祈祷巾，并在额头和左臂缠上经匣，一边给马套挽具，一边开始作起晨祷来。

圣贤们早已有言在先：“性急无福”。努塔结束了祷告，但祈祷巾的边角因卡在轮子里而扯坏了。于是，他拿了老人的祈祷巾，站得笔直的继续祷告下去。然而，很快地，他的全身和四肢开始颤抖，衣服脱落而下，外套、衬衫、内衣、衬裤如同许多渡鸦一样飞在空中。衣服尚未落地时，老人的祈祷巾的边角碰到了他的长统靴。长统靴自动脱离了他的腿脚，靴子的碎片像许多害虫一样在地上爬着离去。只有经历过这般事情的人才会知道努塔此时心中有何感觉。努塔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而且光着脚，便用老人的祈祷巾紧紧裹住自己，试图遮住裸体。但是，祈祷巾的边角却抽打他的脸，并且按着先知撒迦利亚咆哮道：“他们不该穿着毛茸茸的披风来骗人！”

努塔嚎啕大哭起来，说道：“我是以色列的废物，我真是以色列的废物！”努塔一直想从那些自称“残存者”的商人手中购买廉价衣物。裁缝们总是扯下一块布留作自用，将其称为边角布，但却把衣服做坏了，违犯了第八条圣诫。对这些裁缝，

书上究竟进行了多少谴责？然而，裁缝们却把禁忌视为许可，对惩罚的严重性一无所知。这就如同雇主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支付雇员，而雇员绝不可从衣料上沾任何便宜。如果剩下了一点布，雇员应还给雇主。令人高兴的是，那位商人并没因此而获利，他的今生或来世，是当之无愧的。在《正直和得体之道》一书提及的有关裁缝故事中，曾说此事。这本书的言辞非常简洁，已被我们改写成诗句和歌曲，借以增强纯洁者的信念，并为诚实者提供一个表达的声音。

一个濒死的快乐裁缝，
有了足够气力挺坐着，
向全能圣主忏悔之后，
订了棺材作为裁剪桌，
当长度和腰围给了他生命时，
他已准备手持皮尺丈量长度和腰围。

人们问道："好兄弟，你为啥
现在用棺材做裁剪桌，而且
手中还抓着一个皮尺？"
他答道："兄弟，你们要知道，
皮尺和裁剪桌是我借助的见证物：
我在制作中不会偷料。"

因此，努塔哭个不停，成了泪人。他抓着祈祷巾的边角，拼命地吻，痛悔自己的行为，把自己作为谴责的对象。的确，过了不多久，他完完全全地忏了悔。议院任命他为度量衡督察员。他曾告诫一些正直的工人，让他们别把他人之物占为己有。

祷告以后，那位老妇便摆起餐桌，为他们奉上早饭。这样，他们就无需在休息和愉乐后，直接进入痛苦和乱哄哄的状态。吃喝完毕，老妇又拿来两个像我们那儿穷人做的泥制烛台，并对瑞布·余德尔说："这两个烛台，是我为你女儿做的，祝她长寿。这样，当她在家当上女主人时，就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用它们点燃安息日的烛火。"瑞布·余德尔喟然说道："安息日来临的时候，佩赛勒就可以像所有其它的犹太主妇那样点燃烛火吗？"老妇答道："安息日的烛火，极为珍贵，会使我的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满心欢喜。"

老妇仗着她那甜美的嗓音，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拍手。但愿这样不会使他们由于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而生出邪念。女先知米里西姆也是这样做的，祝她安息。关于这位女先知有这么一段话："女先知米里亚姆手持铃鼓。"

第十六章

家中的福佑

与此同时，在瑞布·余德尔的家中，他的妻子弗鲁门特及三个女儿正坐在芦苇垫上，为享乐宫里躺在象牙床上的富人女儿们拔羽毛做服饰。弗鲁门特在一个有钱女人家里当了很长时间的佣人，为婚宴烧了许多鸡，而自己却只得到别人不吃的鸡爪和鸡胗等等。她们在地窖里点火烧鸡杂，做了一桌吃的。当然，她们并没忘记公鸡瑞布里维。餐毕，姑娘们坐在那儿唱了起来：

父亲出远门，
身边没什么钱
去小伙子学《托拉》处
为自己的女儿找对象。

校长拉比，
谢天谢地，我并不是为钱，
而是为我女
领回有学问的新郎。

校长答道：
“有三个你会喜欢的，
一个是奇才，一个还在读书，
另一个是一位火一般热忱的情人。

“不管在哪所学校，哪个城市，
哪个国家，
你都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
作父亲的一定会高兴地为女儿选择。”

父亲回答他说：
“校长拉比，我是否可选三个可派多种有用的人?”

校长回答说：
“那么就赶在他人之前先选吧。”

这些学《托拉》的小伙子满腹经纶，
一个个都是无与伦比的。
父亲出了远门，
为我们带回有学问的幸福新郎。

歌声使她们从悲伤中发现了希望，欢乐迟早要来临。就在她们歌唱之时，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嗓门儿：“懒丫头们，够了，够了，你们怎么用这种方式唱歌，把时间浪费在摇篮曲上。快点干活，这才是真正的需要。必须把羽毛全部拔完，否则就把你们赶出家门。”姑娘们惨兮兮地垂下头，无精打采地拔起了羽毛。每个姑娘都是凄凄然，仿佛是没有父母的新娘，心中的

愿望成了泡影，陷入伤心茫然之中。

这时，大女儿用抽泣的歌喉，唱了起来：

“虽然我的心上人会来到身边，
但我已变得忧伤、麻木，
我不再会看到你的面容。
天空一片惨淡、阴郁，
透过泪眼，我整天巴望，
是什么推迟了你的到来？”

公鸡在召唤人们去侍奉上帝，叫醒了那些酣然入睡的人。哎呀呀，可姑娘们仍坐在那儿伤心着，不许睡觉。她们的母亲在催促她们继续下去。她们拔着羽毛，要把每个袋子都装满，瑞布·余德尔现在还没回来，在远处游荡。

第十七章

欢乐的泪水

（瑞布·余德尔决定自食其力，与马车夫努塔分道扬镳）

瑞布·余德尔离开老人的那天，是犹太历的第一个阿达月。雪早就停下了，只有山头上还残留一点。太阳高悬空中，地面上变得坑坑洼洼。山头刮下的风从远处吹来雪的清新味儿，但没人感到寒意。值此春天时刻，瑞布·余德尔觉得样样事儿都能如愿以偿。他不负任何责任是应该的。正如虔诚的贝哈雅拉比在他那本名为《心的责任》一书中写道："让他去颂扬、感激主吧，他的的确确相信主，因为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瑞布·余德尔说："我担负着把新娘带到婚礼的华盖之下这一伟大而又重要的使命，两个野兽驮着我到处走。当我来到一个无人居住处时，面前看见一张为我铺好的桌子及为我打制的一张床，还得到了钱。我认识到了我的伙伴的可贵品质，并且看到，圣主用爱心和善心指导他的世界。"

瑞布·余德尔继续说道："圣主呵，如果我即便忘了您赐施于我的一件恩泽，也但愿您不要认为我是忘恩负义。如果我对您按照《托拉》中四个部分来教诲我的这种品质心怀疑窦，并

因此而半路打退堂鼓，那么是不是由于我想回去过清静的日子？不是，这是因为我没能去读《托拉》。不过，您以自己的种种恩惠在其他方面教导我，即：如果一个人按部就班的生活，却不能与大家一起学习、祷告，也别为此伤心，因为记性特好的伊斯雷尔·巴尔·谢姆·托夫拉比以自己的理解解释了《托拉》中的这么一个句子：'这些是以色列孩子们的历程'等等，以及'根据主的圣旨'。那么，《托拉》为啥要把以色列的所有历程全记下来？这是为了告诉我们，尽管以色列的这些历程可能会使以色列的孩子们偏离《托拉》和祈祷，但它们都代表了主的旨意。由于我半路打了退堂鼓，所以再也不能在那位喝水的老人家里度过安息日。"

他发自内心地说："当你深入地打探了行为方式之后却仍然一无所知，你就会说，如果我在路上返回的话，就不会获得应有的恩惠了。是不是你自己有权决定返回与否？啊，你只是在圣主的天意之下才得以生存！"

瑞布·余德尔回答道："我想回去仅是为了我自己吗？是为了《托拉》以及为了和大家一起祷告。正如大卫王在圣诗中说：'我在路上已经考虑过了，并将重新追寻我的足迹，以证实您的箴言。'"

大卫王发自内心地说，并也在以前的一段圣诗中谈道："你不像驴马那样不通情。"驴马并不考虑自个儿的实际情况，却以动物之谬见，按自己意志行事，对驾驭它们的骑手或车夫不加考虑，而是根据骑手或车夫的指令，或停或进。因此，我的兄弟啊，要谦虚独处，别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不要满足于完成你已知道的事情。就才智而言，你的谋略全是虚无的。你是地球上的一个陌生者。了解自己的身份，是陌生者和外国人应有的本性。没有圣主的恩典，谁能再去怜悯、帮助人，人怎能生

存下去？清醒一下头脑，考虑考虑虔诚的贝哈雅拉比在文章中写的一句话吧：“心灵的描述。”这样，你就会理解你的心，并会认识到，你生活中的变化由不得你自己。因此，我的兄弟啊，你自己要接受世间里的陌生事实，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陌生者、外来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感到陌生、孤独，是由于你遇到了障碍。你是在母胎中孕育而成的，但世界上并非所有事物都能在一刹那间加速或阻挡住你命中注定的出世，且也无法使你的生活变得更为舒适或更为艰难。

瑞布·余德尔说：“感谢圣主，我无须接受任何心灵告诫，而是愉快地了解到，一切行为是圣主的天意所定。所以，我无忧无虑，就像一个新生儿那样，除了触觉和味觉，其他的所有感觉都是无能的。高贵的圣主为我提供了母乳作为食物。对母亲来说，乳汁不会多得成为令她吃不消的负担；对婴儿而言，乳汁也不会少得使他在吮吸乳头时感到吃力。圣主创造了与针头一样大小的乳头孔。如果乳头孔过大，婴儿吮吸时就会呛着；如果过窄，吮吸时就很费劲。母乳是我对圣主寄以的信念，感恩圣主！对我来说，这种‘负担’既不太沉重，也没花很大气力去找到它，更没为了依赖奇迹而呛着。”我摸摸口袋看看有多少钱。信念与钱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因为阿普塔的虔圣拉比在他的信中写了这样的话：“小伙子、姑娘们，钱没付别结婚。”我的手一伸进口袋，就想起了数钱。数过以后，发现有两百个盾。如果没数钱，我就会进了城，并在根本不需要钱的时候去寻求施舍。瑞布·余德尔说：“您的恩泽大大地帮助了我。”他又说道：“努塔，到了城里以后，带我去一家客栈。”

努塔说：“我常带你去的地方是很清楚的。如果不去客栈，哪儿会有睡有吃的地方，哪儿会有甜食？”

瑞布·余德尔说："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城镇，你总是让我在一座诵经堂附近下车，而你则去喂马。现在，我要你带我去一个可以住下的地方，去一家真正的客栈！"

努塔不解地问道："这个城镇究竟与所有其他城镇有什么不同？先生您为啥非要去这里的一家客栈？嗨！客栈老板眼睛只盯着钱，如果你不按老板出的膳宿价付钱，他们就会从你的货物和东西中动手，并把你推到屋外的泥沼里。"瑞布·余德尔哀求他说："努塔，求求你了，帮个忙，别逼我讲出心里的打算。你知道，我生性懦弱。如果让我做难以拒绝的事儿，而我已打定主意，吃自带的面包，那么叫我如何是好？我有两百个盾，法律不允许我去接受施舍。因此，别坐在那儿和我吵，带我去客栈，别问这么多问题。"

努塔抓着自己的头发嚷了起来："老天爷呵，瑞布·余德尔是不是着了魔？大家都设法去帮助瑞布·余德尔，而他本人却在不遗余力地抛扔钱币。他妻子和女儿们怎么样了？为掷钱和他吵有什么用？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干与他的想法恰恰相反的事儿。"

当他们来到罗哈廷的时候，瑞布·余德尔又对瑞布·努塔说："求你带我去一家客栈。"努塔听了后，自言自语道："好吧，努塔，就按他要求的去做，看看结局如何。"于是，他把瑞布·余德尔带到了一家所有乡绅们常住的大客栈。

名为"象牙"和"孔雀"的两匹马，看到自己停在以前拉老爷和绅士的这种熟悉的客栈前，便敲起了蹄子。这时，客栈老板打躬作揖地走了出来，连头都碰到了自己的腰带。他弯着膝，跳跳蹦蹦地活像只青蛙。此状当然使"象牙"和"孔雀"忍俊不禁。

老板跑着小步，带领瑞布·余德尔进了一间漂亮的客房，然后便去准备美餐。临离开时，老板说："马上就送来水和毛巾。"谁能像老板那样，立即答应他们在整整一个小时里该做什么。这时，瑞布·余德尔对努塔说："努塔，坐下吧，你坐一坐。"他对努塔说，他俩该分手了。他掏出钱包，与努塔算了细账。然后，他把装满钱币的一只便帽给了努塔，以酬报他的辛劳。并且，还把巴尔提尔系在腰上的一只瓶子给了努塔。因为只要他们在旅程中，供他们住宿的好心人就会给他们吃喝，所以他们无需喝自己的。瓶子里的水仍是满满的，和别人给他们那天的一样。

然后，他和努塔握了一会儿手，便开始与他友好、热情地聊了起来。他说："无人知道我是怎样惹怒了自己的伴侣。努塔，如果我使你生了气或没有公正待你，就请你饶恕了。你回到布洛德看见弗鲁门特时，请告诉她，全能的圣主没有忘记我，而是在每时每刻向我倾注着无限的爱心。直至如今，圣主仍是如此。出于婚礼的华盖之故，愿主永远赐助我，赋予我恩泽。"

努塔听他讲到"当你看见弗鲁门特时"，说道："我努塔会这么傻吗？竟会去见弗鲁门特并告诉她：弗鲁门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看我已经安然无恙、身体健康地回到了家。嘿，如果弗鲁门特看我一人回来而不见先生您的踪影，她准会要了我的命！她这样干是对的，因为她天天都在盼望你，而你却没回家。你为啥让我去告诉她？是不是要我告诉她，你是如何偷了死神的刀，然后活着走进了伊甸园？是不是让我说，你去寻找住在黑山那边桑姆巴泰昂河畔的摩西之子和红种犹太人了？你就是为了这些而决定留在此地的。和你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得马上同我直接回家。如果你不与我一道回家，到头来，就

会像拿破仑逃出俄国那样地返乡。唯一区别的是，拿破仑是满载而归，可你却是手头几乎空空如也。哦嗬！象牙和孔雀，瑞布·余德尔马上要和我们上路了。”

可是，瑞布·余德尔对努塔的话充耳不闻，仍然坚持要按原先的想法行事，即：住在客栈里研究《托拉》，效忠圣主。只要口袋里还有钱，任何事儿和考虑都不会使他分神。但愿《申命记》中的那些咒语，对他无效。咒语写道：“泱泱万物之中，因为你不心甘情愿地效忠圣主，所以你就是敌人的仆佣，”等等。但愿此事不要发生。

瑞布·余德尔知道，谁想做点好事儿，就会立即成为新闻人物，无暇闲乐。因此，他这时必须要意志坚定，但愿这样的话，邪念的诱惑也许就不会占上风，削弱圣力。

努塔提醒他，他的三个女儿一边等着父亲归来，带钱给她们买衣服，以便能和所有其他姑娘们出门，一边坐在家里忍受种种悲伤和穷困。或许媒人会来洽谈有关他带回来的东西。

谈及女儿，瑞布·余德尔说：“明天，她们就要站在婚礼的华盖下。以后，她们将生儿育女。儿女长大后，也要结婚。她们则与丈夫住在一起。作为夫妇，他们有何求？哎，努塔，你说呢？只有研究《托拉》。对此，《约书亚记》中写道：‘你应该日夜冥想。’难道我会弃此机遇去干别的事吗？”

努塔绝望地叫道：“老天爷！这家伙的女儿坐在那儿开始衰老了，而他却还想继续研究《托拉》。《托拉》并不是生活中的寡妇，足够它派用场的。世上有各种诵经堂，每个诵经堂里都有各种学生。希望每个诵经堂都能有一盏硕大无比的金吊灯。我们镇子的一个诵经堂里，学习从未停止过一分钟，因为当一个学生在学习时，另一个学生则可去睡觉，然后进行交换。但是，我怀疑，佩赛勒、布卢姆和吉特勒是否能不做恶梦地安然

度过即使一小时。”

努塔看到瑞布·余德尔仍不动摇，便抓着自己的胡子叫道：“弗鲁门特，我向你发誓，瑞布·余德尔连一分钱都带不回来给你，你女儿也戴不上婚纱，你将羞愧地捂上脸。”不过，瑞布·余德尔可能会成为盲哑人。现在，由于他洞察事物的眼光开阔了，所以便发现，邪恶倾向的主要标志在特征上变得混乱了。一旦你发现了神圣的特征。你拿不定主意，再也不知如何区分好坏以及取舍什么。到头来，就疏漏了自己的责任。

努塔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拿起鞭子甩了一下，然后盯着瑞布·余德尔的腿看。因为，每当努塔甩了鞭响以后，瑞布·余德尔就准备抬腿上路。可是，努塔看见瑞布·余德尔的腿一动不动，便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对劝说他与自己回家一事立即感到绝望了。

努塔觉得与瑞布·余德尔难舍难分，特别是因为分手来得太突然。五个月来，他们厮守为命，吃、喝、睡在一起，旅程上共受磨难，可现在却要分道扬镳了。就在这时，“象牙”和“孔雀”嘶鸣起来。努塔向这两匹马报以啧啧之声，并隔窗说道：“美人儿，我马上就来，我们将回布洛德去。不过，回到布洛德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瑞布·余德尔不和我们回去了。我和你们一样感到吃惊，说服不了瑞布·余德尔究竟怎么办？”

对努塔来说，不能和瑞布·余德尔一道走这一事实，似乎极难接受。可是，一当向马儿述说以后，他心又变到舒畅了些。他自言自语地说：“坏事中总是蕴有好兆头。我要回家休息休息，看看我妻子怎么样了。”尽管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安宁过，但他却是惦念她的。

现在，看看这样一种情况吧：发生在努塔父亲身上的事儿

也出现在努塔身上。唯一区别是，努塔父亲不回家是为了求得安宁，而努塔不回家是因为他不想吵架。努塔的父亲曾远游四方，因为他的亲戚老是怂恿他抛弃妻子，与其离婚；而努塔则远走天涯，因为他与妻子生活不和。

现在，瑞布·余德尔已预见了一切，并准备好了一个解决困扰的办法。他与努塔分了手，等于给了努塔一段考验的时间来实现夫妻之间的和好。瑞布·余德尔对努塔说："到市场上去吧，从店主那儿买一把新刀，对方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然后，用它把你的手指甲和脚指甲修剪一下。接着，把一个苹果切成两半，给她吃一半。如果你这么做，她最后还是会爱你的。"但愿瑞布·余德尔使用了咒法。对以色列的爱，牢牢地植根于瑞布·余德尔心中。出于爱邻居就像爱自己这样的心情，他给努塔说了这句咒语。而努塔却对他大发脾气，因为他说的咒语太简单了。努塔大发雷霆就像纳曼对伊莱沙发火那样，因为伊莱沙瞧不起大马士革的那些河流，而是让纳曼到约旦去洗浴。唉！努塔常常摆出友善的姿态，但他妻子仍然不爱他。

尽管如此，他依旧听从了瑞布·余德尔的话，去了市场，没有讨价还价地买了一把新刀，并且也买了一只苹果。然后，他用刀修剪了指甲，又把苹果切成两半。当他见到妻子的时候，便给了她一半苹果。收到这个礼物，妻子笑着问道："为啥你一定要送我一个礼物？为啥今天和其他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努塔低着头说："我不知道。"妻子接过那一半苹果吃了。丈夫的爱涌入她心中。以后，她再也不和他吵了。

不过，努塔从未想过他该与妻子和好。那么，他怎么会说"我要回家看看妻子怎么样了"诸如此类的话？可你看，自从他戴着那位喝水老人的祈祷巾祷告以后，就再也不能与马欢乐

相处了，而这些马也变得习惯于吃别人马槽里的东西了。努塔自言自语道："我要给它们解下挽具，把它们卖了。"他把想法付诸于实施，卖了马，并决心不为此忏悔。

他一直想按照马车夫那样，腰上围一根草编的带子。当然，这种想法的产生，不是一、两天了，也不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而是逐渐形成的。但现在他却箍着一个腰带状的圆形圈。他一直想让上衣在腰围处飘逸，可它却开始朝脚后跟脱落下去。他的靴子外面裹着草，超过膝盖，但他现在却去掉裹的草，在靴面抹上油。他靴底铁质平头钉磨坏了，却没有新的来替换。当他的帽子遮住耳朵的时候，他总要用手朝上推推，使它重新压在前额。他在上衣里总是裹着一张羊皮，而现在则注意不让人们从外表看见什么。他的内心世界变得像外貌一样，他是无愧于此的，因为议院已任命他为度量衡督察员。听说他要确保在度量衡方面不出任何差错。甚至连卖粗燕麦粉和大麦的异教妇女，一听到努塔走过市场的脚步声，就藏起秤，直到他离去。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儿。

这时，瑞布·余德尔在一家很好的客栈里单开了一个房间，预订饭菜，用自己的钱付款。他整天坐在那儿研究《托拉》，当然也包括夜间。既然他在穷困时已履行了《托拉》的圣诫，自然也应该在富有时如此去做。

瑞布·余德尔是怎样对待虔诚的阿普塔拉比写的那封信的？他将此记在心中，并把它视为咒语。瑞布·余德尔后来常说："尽管我将受益，但我却不会接受因为有了这封信才有了整个世界的这一观点。"为了换取这封信，有人从卢布林的预言家经匣上刮下汗垢给他。然而，他却不换。这封信，将永远保存在瑞布·余德尔后代的手中。他的后代珍藏着它，说道："我们深深感激先祖瑞布·余德尔从阿普塔拉比手中获得这封

信。”哪儿能找到一位文士[1]？哪儿能找到一位过磅员；给我们找一个能称称这封金信价值的过磅员；给我们找一位知道如何写这封信的文士。我们听说，波兰的哈西德派圣贤非常尊重他的神圣签名，并且说，圣光正是来自这封信。

现在，再谈谈瑞布·余德尔在客栈里的情况吧。长话短说，瑞布·余德尔在客栈里，十分用功地研究《托拉》。他注意使每时每刻都不浪费。白天里，他把时间全用来研读《革马拉》；到了夜晚，他也不休息，而是复习白天学过的内容，并且还再学一点。夜里，他感到大脑清醒得多。

如果你从没看过德国皇帝宫殿里那座饰有花卉和缠枝的钟，没听过它那悦耳的钟声，那么当瑞布·余德尔在为《托拉》制作花环，并抑扬顿挫诵读的时候，你就该坐在他的身边。他常常流出欢乐的泪水，因为他能坐在那儿研究《托拉》，不再漫游四方。当心里充满欢乐的时候，泪眼就不是令人困惑的事了。我可以为你举出同样的例子：任何一位妇女，当丈夫去了外地以后，都会这样的。当丈夫按时回来时，她就会因为欣喜无比而潸然泪下，并在心中唱道：

正是我自己的眼睛，
目送丈夫离走。
当他归来时，
做妻子的欢乐泪水不住地流。

① 文士：指用犹太教传统方式抄写犹太经典之誊写员。

第十八章

人的行为与谋略

长话短说。瑞布余德尔一直住在客栈里研究《托拉》，甚至买了一只门柱圣卷，不停地盯着看。他念着这样的诗句："我已感到，圣主总是在为我领路。"因为，每个旨令都对圣徒提出了要求。圣主对约伯说过："我报答哪位走在我前面的人？"在我为他留出一道门缝之前，他必须为自已的楣竖起门柱，在我给他一座房子之前，他必须围起一道篱笆。努塔又找到了取代瑞布·余德尔的同路人。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客栈老板曾问努塔。努塔暗自思量："即使该客栈老板免费为瑞布·余德尔提供了一个好房间以及膳食，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妨碍。"他回答老板："你如果知道了这个人是谁，你就会贴着肚皮在他面前爬行。"老板还想提些问题，但又怕努塔会突然对他发火，并向他讨要为他带来这么个好人而应得的佣金。这样的话，他就会蚀本。于是，老板怏怏离去了。他心中盘算着如何才能知道住在他客栈里的客人是什么人的办法。他自言自语道："何不站在房门口，透过钥匙眼朝里窥探，看看客人在干什么，然后突然推门而入？"

老板整天弯着腰站在钥匙眼前，人也似乎变矮了。你也许

会认为，长此以往他的背上一定会长出一个驼峰。他突然推门而入，发现瑞布·余德尔在研读《托拉》。当然，在客栈里，谁想隐藏什么秘密是徒劳的。

老板对他妻子说："真不简单，这个人住客栈里，付起钱来真像个富人，而且连房间也不出，不问生意买卖事儿。"他妻子非但对他的这番话不感到惊奇，反而反唇相讥："他住在这儿，可你却不知他来自何方以及来此有何目的，你自己应该为此而感到诧异。"老板说："好吧，我去找经纪人来和他打交道，这些人连鱼都能引上岸。"

于是，老板出了门，前往市场。市场里站着三五成群的经纪人，谈天说地。聊的话题，诸如某处有个庄园主，赌牌输了一家酿酒厂。老板对他们说："你们声称消息灵通，知悉一切。哎，你们可不是幼儿园教师。我的客栈里住着一个人……"然而，他的话还没话完，这些经纪人却已都来到了瑞布·余德尔住的客栈。瑞布·余德尔还没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他屋里了，不知是从天而降或还是通过其他什么途径进来的。进屋的经纪人一个紧接另一个。他们全欣喜异常地向他致候："您好，大老爷先生！您是放债的吗？也许您想买或卖什么？我们可以提供许多买卖情况。"

第一位经纪人说："比方说马，牛也可以。"

第二位经纪人说："朱红色的公羊皮。"

第三位经纪人说："麝香、肉桂以及各种香料。"

一位伙伴说："亲爱的先生，您会有利可图的。"

一位伙伴最后说："弥赛亚来了后，你可以得到一把宝剑。"

瑞布·余德尔拿出一块手帕，准备用来盖住书上翻开的一页。为了让这些心急不安的经纪人平静下来，他温和地说："圣主保佑你们这些正直、诚实的人们，但我不做任何生意。你们

搞错了，惹出许多麻烦，实在令我抱歉。”

对此，他们异口同声地重复道：“不过，先生，有个庄园主赌牌输了一家酿酒厂，据说这家酿酒厂在任何时候都能卖个大价。”瑞布·余德尔则回答说：“这是件很好的事儿，可我不搞买卖。”

第一位经纪人说：“也许先生您会发一笔大财，这样可以和我们住一段时间。”

第二个经纪人说：“你会有安息之处，周围是最好的树木和花园。”

一位伙伴补充道：“你会有一道篱笆和一个阳台，面对一座犹太会堂。”

然而，瑞布·余德尔却回答说：“我的兄弟、朋友们，我绝不会要这些的，因为我不求虚荣。我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陌生人。对我来说，这类事儿都是非法的。”

第一位经纪人说：“可是为了这个阳台，你也得买下这座房子，因为正如你能看到的，它的窗户面对着犹太会堂。”

第二位经纪人说：“这座朝南的房子棒极了，美不胜言。”

第三位经纪人说：“先生，如果您向会堂门口走去，就能听到人们祈祷圣主。”

一位伙伴补充道：“就在你的床上向‘恩典’这个词儿叩首吧。”

这时，他们齐声说：“哎呀，昧良心的是个傻瓜。”

可是，瑞布·余德尔回答这些经纪人说：“你们谈了有关一座房子的重要性，对此，圣贤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评论？”接着，他立即研究起房子的出售一事来。据《塔木德》记载，阿奇巴拉比认为：“如果要卖，他会心甘情愿地卖。但圣贤却认为，如果他要卖，他准是违背心愿地卖。”

此时，经纪人们站在那儿面面相觑，像傻了似的，愧疚地低下了头。为了生意买卖、生活、钱款、金子、房屋、虚荣和烦恼，他们亢奋地追求着，可到头来却遇见这么个人对他们说："你们全是傻瓜！"就像这么个故事一样：有个来自空虚和混乱社会的人，在拉什科维兹集市上四下奔忙做买卖。当瑞布·莱布·萨拉拉比来了后，撩起此人的衣襟，发现他身上裹的是寿衣。愿圣主拯救我们。

对这些经纪人来说，抛弃臆想的东西，铭记结局，当然不啻一件好事儿。很早以前，贝哈雅拉比在他的著作《心的责任》一书中说得好："人是由身心生成。身心使人耽于肉欲感，沉湎在贪求之中，并冲破理智的束缚。"然而，这些经纪人根本不倾听理性的规劝去摆脱虚荣心，而是一意孤行，试图把瑞布·余德尔拖下水。可是，得到圣主保佑的瑞布·余德尔，却依照正确可靠的《托拉》，遵循中庸之道。《托拉》能使人在今生屏弃贪欲，为来世留下报应。

的确，这些经纪人是在扑向瑞布·余德尔，好像要活吞了他。他们说："他悠然地坐在客栈里，如同一头狼吞虎咽的庞然大物及一个捣蛋鬼，毫无目的地呆在这里。谁见过他这么个家伙？他是不是想来此定居，愚弄全镇的人？"这些经纪人暴跳如雷，对他竭尽诅咒之能事。

一个经纪人说："我们对他费尽心机，而他却依旧漠然处之。"

第二位经纪人叫道："他的大脑错乱，你们难道看不出吗？"

第三位经纪人说："他是一个具有兽性的机器人。"

第四位经纪人叫道："不管是我做的有关我的恶梦，或是做的有关别人的恶梦，或是我可能做的恶梦，或是别人可能做

的有关我的恶梦，让我的一切恶梦全都钻进他的脑袋瓜。”

“阿门！”所有其它经纪人全附和着。

在场的有一位经纪人，生性缄默，总爱用嘴咬着胡须的末端。这个习惯在许多方面帮了他的忙，因为当他要说什么但却说不出什么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胡须碍了他的事儿，便各自继续讲下去。这一来，倒给了他思考的时间。当所有其他人为了说服别人而说完心里话后，他便从嘴里吐掉胡须，因势利导地结束这场交易。所以，现在当他的伙伴们词穷时，这家伙便吐掉嘴里的胡须末端，然后说道：“你们根本不值得在他身上浪费任何时间。”听到这句话后，他们便走出了房间。

他们一边鱼贯而出，一边转过身来对瑞布·余德尔说：“你为啥非要躂？告诉我们有关你的愿望和意向，我们会迅速满足你，并把事儿办妥。”他们面色抑郁、双膝颤抖地离开了，而瑞布·余德尔则在孜孜不倦地读圣书。

经纪人全走了以后，老板便去对妻子说：“亲爱的，我开始对这个家伙感到疑惑不解。他像个有钱的人那样坐在这里，可是什么生意都不做。你认为我没让经纪人去与他接触吗？你认为那些经纪人没向他提供种种做生意的方式吗？仅是为听听将要做多少交易，我费尽了心机。然而，他却对经纪人不屑一瞥。我已经老了，我真老了，但我从未看过这么个家伙。”

他妻子说：“可能你来是为了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儿。我和你一样感到困惑。但是，既然他在这儿，我们的确要搞清楚他在此干些什么。”突然她叫道：“嘘！”老板问她：“你叫什么？”“我会告诉你的，”她说。“瑞布·余德尔有个女儿在家，他想把她嫁出去。于是，老板夫妇俩决定为他找个媒人。”

老板娘怎么知道瑞布·余德尔想为女儿攀个亲家呢？因

为，瑞布·余德尔长得就像个有许多女儿的男人。这种人的面容就是老板夫妇俩一定要多管闲事的证明。长话短说。老板夫妇俩私下做了决定，并告诉了媒人。上天保佑他们。这样，阿普塔拉比的诺言也就可能实现了，即：拉比向瑞布·余德尔保证，上帝会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女婿。

第十九章

要挚之谈

媒人来了，走进瑞布·余德尔的房间。他带着似乎严肃的咳嗽声说道：“圣主保佑你！”埋头看书的瑞布·余德尔抬起了眼回答说：“圣主保佑。”媒人说：“圣主保佑你！”瑞布·余德尔接着说：“圣主保佑你这位客人！”两人寒暄了一番。

然后，媒人拉过一张椅子，面对他坐了下来。媒人取出一个鼻烟盒，轻拍了一下，打开拿出一大撮鼻烟，嗅了嗅。接着，佯作漫不经心地开了腔：“我凑巧来此，在健忘之前，只想问了是谁让先生您风尘仆仆地来到这儿？”

瑞布·余德尔按照《塔木德》中的话回答说：“谁都不会在得不到圣主旨令的情况下出走的。所以，我来这儿，可以认为是圣主的旨意。”

媒人接着说：“圣主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是他让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相遇。这次相遇，有可能使我们两人都获得一些好处。”

瑞布·余德尔问道：“在哪些方面呢？”

媒人用右手五指理了理头发，然后说：“可不可以为先生您说个媒？”

瑞布·余德尔叫道：“圣主使我想起了遗忘的事儿。哎，我外出就是为了我那该嫁的女儿！”

媒人问道：“先生您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婿？”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你问的可是个正儿八经的问题。所罗门王的智慧胜过所有人，并主宰天堂和地狱。但是，当他目睹了一切行为并经历了一切事情以后，便畅所欲言地在《传道书》中说：‘获悉一切后，其结果是要虔敬圣主并按圣训行事，因为这就是人的一切。’万事的终局是要虔敬圣主。如果圣主能为我提供一个虔敬圣主的小伙子，而且他知道怎样研究《革马拉》的一页，那么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您叫什么名字？”媒人问道。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余德尔。”

“您从哪儿来？”媒人问。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布洛德。”

“您姓什么？”媒人又问。

“我的姓吗？叫内桑森。”瑞布·余德尔答道。

瑞布·余德尔自称为内桑森的原因是：他自言自语道，如果我称自己是余德尔的学者，那么大家会立即知道我是谁，并会称我哈西德派信徒。但如果我以姓自称的话，谁都不知我是谁。这时，一听到余德尔·内桑森这个名字，媒人马上变得兴奋异常起来，因为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是个很有钱的人，他的大名如同凤仙花，飘香全国。布洛德有许多富人，诸如那位名副其实的学者高恩，瑞布·扎尔曼·马戈留斯及其兄弟，富有的瑞布·盖茨尔和瑞布·雅各布，还有瑞布·西米恩·迪扎和瑞布·齐斯金德·卡勒，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比他们更富，他的名字甚至声噪布洛德之外。因为，他大加施舍，从事慈善事业，用自己的钱为病者和穷人建了一所大医院，并为病

者和穷人提供住处和优待，这样他们就不会死在街头。财富能使拥有者感到无上荣耀，当财富与明智联姻时尤其如此，特别是，当富人能十分明智地用钱来多做善事的时候。

媒人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去见沃维·肖尔，告诉他，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已经来到镇上为女儿找对象。"媒人向瑞布·余德尔说了声"请原谅"，便去见沃维·肖尔。见到沃维·肖尔后，他说："干脆长话短说吧，瑞布·沃维，我用两三句话告诉你，一个了不起的人来到了镇上。这是个的的确确了不起的人。他非常富有，而且大名鼎鼎。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可能你们之间会互得好处。假使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互得好处'，那么告诉你，贵公子谢夫特尔已到了能够学好'男人结婚'这一章的年龄，而那个人的女儿也到了学习'姑娘出嫁'这一章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结婚证书与婚约之间已没什么多大差别了。"

瑞布·沃维对他说："利普，我不知道你究竟在说谁？你说来此的哪一位是富人，哪一位的女儿要找个丈夫？"

媒人说："我对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一进门时没把他的名字告诉你。瑞布·沃维，不管怎么说，他的名字如同一口金钟，响彻世界。我为啥要讲那么多呢？你听说过一个名叫布洛德的城市吧。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布洛德这座城市无人不晓。简言之，他就是来自布洛德。现在，我只想把他的姓告诉你。总而言之，他姓内桑森。他不是瑞布·莱布什·内桑森，因为瑞布·莱布什·内桑森住在布雷曾，而这个人住在布洛德，名叫余德尔·内桑森。干嘛要讲那么多呢？瑞布·余德尔是他的名，内桑森是他的姓，布洛德是他居住的城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情况就这些了。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我为我的儿子付出了很多，你可以把其余的事情留给我做，我会记在脑中的。"

听此言，瑞布·沃维便说："那么，我给我儿子一万二千块金币。"于是，媒人离去了。他见到瑞布·余德尔，说道："圣主保佑你。"

埋头看书的瑞布·余德尔抬起眼说："圣主保佑你。"

媒人说："你面前地上仍然留有我的脚印，所以我无须提醒你我是谁。"

"长话短说，干嘛要短话长说。"

"我们从有关祈福祷词的短文中知道这么一句话：'在需要读者慢慢读完的段落处，读者无权匆匆读完；而需要读者迅速读完的段落处，读者无权慢慢地读。'特别是当一个人坐在那儿学习的时候，应该使他分分神，免得在用金雀木烧的余火中消耗殆尽。"

"自从我听说了关于波森的事后，在这一方面显得特别小心。波森拉比只用一年时间写完研究《塔木德》的全部六个回章，而一般人通常需要七年。每当有人来见他，拉比便会说：'圣主保佑新来的人。'并且，用某位专门研究《密西拿》或《革马拉》圣贤的名字称呼自己。然后，他又重新开始看起书来。如果来访者想留下，拉比就会说：'坐下吧，长老正在研究别人的话语。'然后，他又埋头书中。一当来访者坐了下来，拉比便会问：'你有什么要求？拉比此时正在进行研究呢。'然后，他又看起书来。来访者见此状便会担心打断拉比的学习而起身离去。当来访者步出房间时，拉比会说：'对不起，你所尊敬的拉比正在研究《塔木德》中提到的某个圣贤的思想。'然后，他又看起书来。"

"让我告诉你，我是不会随意来打扰正在学习的人的。长话短说。我是从瑞布·沃维·肖尔家来，瑞布·沃维是肖尔家族的人。他的确很富有，而且有个儿子是位了不起的学者。简

言之，这位了不起的学者名叫谢夫特尔，是瑞布·沃维之子，已到了该运用“男人结婚”这一章的年龄；而先生您的女儿也到了学习“姑娘出嫁”这一章的时候了。如果我没错的话，结婚证书和婚约证书之间已经快没什么区别了。简而言之，我来此只是要问问先生您打算给女儿多少嫁妆。”

瑞布·余德尔说：“新郎的父亲给儿子多少钱，我就给我女儿多少。”

媒人说：“新郎的父亲准备给他儿子一万二千块纯金币。”

瑞布·余德尔说：“我也会照此办理。”

后来，瑞布·余德尔给了女儿一万二千块纯金币，并用了“布洛德显贵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这个名字。他说没说什么假话？圣主不许他说任何假话，因为他的确来自布洛德，名叫余德尔，属内桑森家族。

你自己可以注意到，情况就是这样。当警察在路上碰到他并问他姓什么的时候，他唯一说的是：“我姓内桑森。”所以，他的名字的确是余德尔·内桑森，这个名字和布洛德的慈善家的名字一样。所不同的是，富人有钱，穷人贫困。

确实，这件事关系到那些说教的圣贤们已发出了全面警告，因为真假搅杂一起，需用大智来区别虚假。潜在的邪恶倾向会使人陷入圈套。但就这件事来看，是出于好意而弄虚作假，是模仿了圣贤们的做法，即：当着新郎的面，夸奖新娘。这样，即使新娘长得并不甜美，人们也会说她甜美的。

如果你非要问，瑞布·余德尔连一万二千个克娄泽① 也没有，怎么会答应掏出一万二千块金币？原因是，瑞布·余德尔

---

① 13—19世纪中叶，德国、奥地利通行的一种铜币。

认为："我所做的都是按阿普塔拉比的旨意。他告诉我，要我答应给女儿的钱，须和新郎父亲答应给他儿子的钱一样多。由于瑞布·沃维要给他儿子一万二千块金币，那么我也该答应给我女儿同样数目的钱。"

长话短说。媒人很快又来见瑞布·余德尔，并给他带来了一个帅气、强健的青年。这个值得称赞的小伙子，人品正直，样样能干，眼中透出诚实的目光，熟谙代表真理的《托拉》。瑞布·余德尔考了考他的知识，发现他满腹经纶，便一下子对他大生好感，就像以色列那些热爱《托拉》的忠实信徒尊敬研究《托拉》的人一样。瑞布·余德尔对他的好感逐渐升温，开始称他为"我的儿子。"随着对他产生的更大好感，瑞布·余德尔觉得，他很配自己的女儿。

于是，媒人去见瑞布·沃维并对他说："我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之子，但我知道，您会对我说：'干得好，利普！愿你能力更强，利普！圣主保佑你，利普！'既然我能长话短说，干嘛要短话长说？简言之，告别你后，我就去进屋见瑞布·余德尔，告诉他我要讲的话。我要对他说的是：'我知道你是瑞布·余德尔，但我绝不会忘记，瑞布·沃维毕竟是瑞布·沃维。每个人都各有特点，无须因为波森拉比的事儿而说一大套。不过，在谈波森拉比事儿之前，我要去为未来的岳母贺喜，祝她好运。我要对她说：'未来的岳母，你看到围在我脖上的这条方巾了吗？向你发誓，只有到我和新娘跳过舞的时候才会取下来。'瑞布·沃维，别和我吵了。根据《生活规范》这本书中所说，不许与新娘跳舞，就连碰碰新娘的手也不行，只能与新娘保持一块方巾长度的距离。这是目前的规矩。《塔木德》中这么一句话为证：'他们怎能在新娘面前跳舞？'以及'不能与新娘跳舞'等等。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没人敢讲：女人对

男人来说，似乎就像一大群白天鹅。”

瑞布·沃维说：“利普，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告诉我，瑞布·余德尔和你讲了些什么话，别说上一大套。”利普说道：“我早已讲过，能够长话短说的无须短话长说。对此，《塔木德》里已有明言。”瑞布·沃维说：“《塔木德》里的话与平常人们说的话，不是一码事。如果你能直截了当地说清一件事，那么就告诉我；如果不能的话，就免开尊口。”

媒人说：“我正是要直截了当地谈，可先生您老是在中间打断我的话。哎，这就像一个人吃苹果吃到一半时，嘴里又被塞进了另一个东西，或像一个正站在绷索上跳舞的人，被人割断了脚下的绷索。你能去问问他为什么停止跳舞吗？”

瑞布·沃维问道：“绷索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利普说：“别这么轻易地撇开比较。听说有个圣徒，除了做祷告，在其它任何场合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有一次，来了一个所谓的杂技演员，据说他能踩着河上的一条绳索走过去。为此，人们分别在两岸各竖起一根杆子，拉住这一绳索。全镇人一齐出来观看，那位圣徒也来观看了。全镇人见到他在场都很惊讶。这个圣徒对人们说：‘我从这位杂技演员身上学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他这样做是为了钱。但尽管如此，当他真的走上绳索时，就不会考虑钱的事，而是在想如何才能避免掉进河里。’

“我是在拜见瑞布·余德尔，干嘛要和你谈这些？虽然我的真正目的是要从这次说媒中获取佣金，但当我和瑞布·余德尔在一起时，却会全力以赴地说妥这个媒，并按我的计划作出安排。简言之，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我已见了瑞布·余德尔，他同意了这门亲事。”

长话短说。没等利普谈完，瑞布·沃维已经穿上最漂亮的

衣服出了门，前往与瑞布·余德尔洽谈媒约的细节。瑞布·沃维答应给儿子一万二千块金币，瑞布·余德尔也许诺给女儿相同数目的钱，这还不包括按照古老习惯应赠的礼品和订婚礼物。即：新郎须给新娘买婚纱、婚服和一个绣银的肚兜，而新娘须送新郎一个祈祷披巾，上面镶有银币颈饰，以及一个镶银头罩。新郎按照规矩，缄默不语地坐着，直至父亲和未来的岳父起身说道："新郎官，恭喜恭喜，祝你好运。"

晚间祷告一结束，瑞布·沃维的亲戚们便聚在了一起。女人们点燃许多蜡烛，并在餐桌上摆满各种美食。此间，瑞布·余德尔则在考问新郎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虽然瑞布·余德尔已经考过了他，并且觉得他对《托拉》有着超常的知识，但却想继续考考他。这一点，就像圣主对先祖亚伯拉罕考了十次那样。当他安然地通过了这些考试的时候，便可得到一位敬神的妻子。

简而言之，奇迹出现了：双方打下了婚约。为此，他们砸碎了罐、碟，兴高采烈地吃喝，唱着歌，说着赞美的话。他们喝起葡萄酒和啤酒就像饮水一样，感恩圣主的话语响入云霄。一个人抓着另外一个人的手，站在那儿举起酒杯，祝他充满甜蜜的幸福；另一个人则像一见如故似的，致以答谢之词。愿这时光吉祥如意，带来一切好运。圣主果然赐福了。祝瑞布·余德尔长寿！圣主从不吝惜对你家的赐福。

对此，瑞布·余德尔回答说："先生您已说了许多。瑞布·沃维，祝你长寿！也祝新郎和那些与我们同乐的亲戚们长寿！圣主保佑幸福和自豪无比的亲家母！"唱歌的人们大唱大赞起来。那些日子里，屋里尽是厨师。他们跑来跑去，争着去取出为安息日才吃的面包，上面撒有罂粟籽。侍者们则匆匆地为客人斟酒，热情地端上各种鱼菜、汤、肉和可口的甜食，这都是

人们爱吃的。客人们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不管有什么事儿，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吃着这些食物。此间，新郎则面带庄重和高兴的神色，谈论婚约和这一天的情况，向《托拉》致意。《托拉》就是新娘，是一位神圣、纯洁、美丽的新娘。那些经纪人，提出种种建议来打扰温顺的瑞布·余德尔，以求一逞，但结果都是徒劳。所有来此想达到目的的人要注意到这么一点：有谁能与光荣的圣主相匹敌？然而，那些从各方面来羞辱坐在客栈里读书的瑞布·余德尔的人，却要去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瑞布·余德尔则在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席间，欢乐的情绪高涨，赞歌又唱了起来。人们喝起葡萄酒和啤酒就像饮水一样。蜂蜜酒像那幸福之雨，不断地落肚，祝词也真像那充足的雨水，不绝于耳。酒杯空了，但心里再次得到了满足。大家都为新郎和新娘的父亲祝福，并向新郎贺喜。新郎是非常值得人们敬慕的，他母亲今天也身着节日盛装。媒人在谈论波森拉比，但没谁愿听他讲些什么。一个人在吃，一个在喝，一个在倒酒，还有一个人敞开内衣，继续要吃。瑞布·沃维的朋友们，来乐一乐吧！值此喜庆之日，大家都扯起嗓门闹一闹。因为，瑞布·沃维为儿子找了个对象。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儿子找的对象是一位显赫阔佬的女儿，这位阔佬是布洛德的瑞布·余德尔。他的名字甚至响彻布洛德以外的地方。

瑞布·余德尔坐在那儿陷入沉思，想体察出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变化。他自言自语道："不知瑞布·余德尔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的，他在波利克里夫村还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准是把他这个余德尔与另一个余德尔搞错了。"瑞布·余德尔的看法欠妥，但他的保护人却有正确的看法。然而，这种看法也并不透彻，而是带着有色眼镜。瑞布·余德尔的确给弄糊涂了。这种思想混乱，并不是因为瑞布·余德尔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个

瑞布·余德尔却佯作是那人，而是对人所众知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感到感然，因为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这个名字在农村很普遍。不过，瑞布·余德尔并没细究此事，只要开心，就不太愿去进行调查。相反，他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使他越来越喜欢的新郎身上，称其为儿子，并花了不少钱为其买了一只手表和一条表链。说实在的，若在布洛德，不会值这么多钱，而在罗哈廷，则可讨价还价。但是，瑞布·余德尔对钱不太斤斤计较。钱多钱少无所谓，只要是花在未来的女婿身上就行了。

瑞布·余德尔对未来的女婿谢夫特尔说："现在，我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想想看，虽然这只手表缄默不语，没有生命，但它却能在祷告时间方面完全排除误差，起到了圣主的作用。对我来说，并不需要任何这类新鲜玩意儿。一方面是因为我家里有一只能及时唤醒我的闹钟，另一方面，我的身体四肢会告诉我时间。但作为你，由于还没能达到使自己的身体四肢效劳于圣主的地步，所以就需要有这么个东西。借此，你就可以有目的的使用时间，保证每时每刻都不浪费。"但愿如此。

但是，有欢乐就有忧愁。瑞布·沃维的妻子在布洛德有个亲戚，名叫默希尔。此人常向亲戚们夸耀，声称布洛德的富人，特别是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认为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在婚约签订的那一天，这位默希尔回到了罗哈廷。瑞布·沃维说："现在，默希尔因为是瑞布·余德尔的密友而感到无比骄傲。所以，让他来吧。我们倒要看看谁是瑞布·余德尔更亲密的朋友。"于是，瑞布·沃维请他来了，但命令别人不要讲出为啥要请他来。

干嘛我要把发生的事情讲上一大套？是不是要告诉你：瑞布·沃维两眼一直在盯着门，然后说道，来了，默希尔来了。他马上就要见到瑞布·余德尔并开腔说话。他的眼睛要凸了出

来，并会惊奇地站着一动不动。如果我把这些全告诉你，就没意思了，因为你早已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离去的那个侍者因为喝得太多，烂醉如泥地跌入一个洞里，并在洞中躺了一夜，所以他就没能去请默希尔。这样，就为瑞布·余德尔哈西德信徒赢得了时间，不会因为不是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受到谴责而很快被揭露，如果我把这一切全告诉你，则有违事实。

因为，那位侍者的确去见了默希尔，对他说："恭喜恭喜！瑞布·默希尔。圣主保佑，使你回到了镇里。我是代表瑞布·沃维来的。如果你要问为什么瑞布·沃维突然要请你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瑞布·沃维正在为他儿子和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女儿签写婚约，后者是布洛德的一位富人，地位显赫。瑞布·沃维请先生您光临，与他们同乐。"

现在，默希尔理当速去见亲戚。但不幸的是，在他回到罗哈廷的那天，遭到拦路强盗的袭击，并还挨了揍。那位侍者见到他时，发现他站在那儿用大衣遮着脸，嘴里嘟囔着异教徒的语言哭着："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个圣主创造的吗？难道我们不都是同一个圣主的儿子吗？你们为什么要想杀我？"默希尔的妻子泪眼汪汪地把一切告诉了侍者。侍者回去把所见所闻全讲给了瑞布·沃维听。瑞布·沃维立即起身去见默希尔，与他谈谈。话间，瑞布·沃维把为儿子与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女儿订了婚的事告诉了他。

不料，默希尔却两眼盯着他，然后引用《塔木德》中的话说道："一匹骆驼可以在米堤亚① 跳木鞋舞。"默希尔又说："你在对谁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了解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吗？你以为我不知道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没孩子？我难道不知是

① 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奴隶制古国。

圣主在拯救我们？”

听此言，瑞布·沃维站了起来，像个豪杰似的拱拱手，说道：“我对他已丧失了信心，他想要在手上戴两只手表，这种做法显然与疯子没有两样。”

不过，瑞布·沃维仍然希望，如果默希尔见了瑞布·余德尔并没忘记他以前对瑞布·余德尔的那种敬意，那么他就会对自己的失态感到羞愧，从而变得理智些。于是，瑞布·沃维便去把瑞布·余德尔带到了默希尔家里。他俩发现，默希尔头上缠着围巾躺在床上，正在跟大家讲有关强盗在路上袭击他的事，把他的头打破了个洞，并把手伸进洞里，掏走了所有的钱，只给他留下精神意识。但是，只有精神意识没有钱，一文不值。现在，他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做生意以及扶养妻子和子女。

默希尔说完后便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和子女都竭力在劝他，就连屋里的墙壁听到他们的劝说声也落了泪。在瑞布·余德尔看来，谁也无法指望默希尔身上会出现奇迹、恢复理智。这对瑞布·余德尔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因为默希尔的神经错乱了。如果默希尔的大脑正常的话，瑞布·余德尔就得拔腿逃跑了，因为瑞布·余德尔根本不是他所认为的那个瑞布·余德尔，婚约订错了。

瑞布·沃维仍然指望默希尔在见到瑞布·余德尔时能记得他对瑞布·余德尔的看法究竟如何，并会感到羞愧。瑞布·沃维的话语方式终于使默希尔明白了过来：瑞布·余德尔是瑞布·沃维的未来亲家。当察觉默希尔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瑞布·沃维直点头并说：“是这么回事。”于是，默希尔向他祝贺并定神地望着他，一会儿盯着他的靴子看，一会儿盯着他的长衣看，一会儿盯着他的帽子看，一会盯着他的胡子看。

默希尔是个热爱真理的人，尽管可能不分地点和时间。即使自己的大脑也许受到干扰，但他对“圣主拯救我们”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默希尔说：“恭喜恭喜，祝你好运，瑞布·余德尔。恭喜恭喜，祝你好运。圣主保佑这一婚约美满，保佑女婿不像岳父那样无儿无女，保佑新娘不像她母亲那样无儿无女，保佑他俩别生出个阴阳人。瑞布·余德尔，你对我的评论有何说的？你为什么不对祈福之词说声‘阿门’？”

然而，瑞布·余德尔对默希尔的话充耳不闻，不知这些话的含义以及这些话将来会给他造成很多烦恼。即：当瑞布·沃维得知，与他订婚约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其实就是没有孩子、没有女儿可嫁的瑞布·余德尔，他就会用一切方式来诅咒瑞布·余德尔，因为他现在仍然从未责骂过瑞布·余德尔。

此间，瑞布·余德尔住在客栈里，吃吃喝喝，研究《托拉》。这一年的某些天里，他就在这个客栈里被人放了血，但在这里不谈那些日子。安息日前夕，瑞布·余德尔去澡堂洗了个澡。

他就这样一直呆在客栈里，直到发现口袋空了，钱越来越少，便决定回布洛德。因为，他已打定主意不受施舍，尽管他可以把施舍当作礼品收下来，有房产的人可能会这样做，他们出外到处用钱，并允许接受施舍，而回家时无须偿还，因为他们当时身无分文，在困难中需要帮助。不过，既然瑞布·余德尔已经拿定主意不受施舍，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去做。当他的钱包里空空如也时，便决定回家了。

卷　二

第　一　章

恸哭与哀悼

他不害怕恶毒的谣言，
好人能从不幸中得救，
但还会遭到其他不幸。

布道士说：“万物都有生长的季节，任何希望都有时间来实现。”现在，瑞布·余德尔该考虑自己的事了，他思索道：虽然旅途中遇到了许多不幸，我却喜欢呆在罗哈庭；不过现在我该回布洛德告诉我女儿佩赛勒，我已为她找到了男人，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向她透露过这方面的任何信息。瑞布·余德尔一向不习惯写信，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行为总要留下自身的痕迹，应该得知的人上帝是会告诉他的。

如果瑞布·余德尔知道自己妻子和女儿的悲哀是因为邻居们说她们是大毒蛇，是她们把这位哈西德派教徒赶出了家门，他就会立即起程回家。但他考虑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对世界上

的事作徒劳的想象。尽管如此，圣贤们认为，倘若一个人对同伴心灵很敏感、很关心的话，就会对他们的境遇产生各种想象；因此当他的同伴苦恼且受到恶毒谣言中伤时，他就该把同伴的苦恼看成自己的苦恼。这一观点和瑞布·余德尔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一想起家里的事，就会有一种可怕的心情，使他烦恼不安，耳边就会响起：

你背弃了《托拉》，
你没有在犹太会堂里做祈祷。
你没有吃自己的面包，
灾难使你步履蹒跚。
现在你的钱已用完，
你的辛苦是徒劳的，我的朋友。
对于动摇不定的坏人，
你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援。
当你疲乏不堪回到家时，
看到的将是一口棺材。
告诉我谁死了？
发誓一定是女儿和她们的母亲。
吉特勒从棺材的背后走过，
眼睛红红的，光着背，赤着脚。
吉特勒，请告诉我，佩赛勒现在哪里，
布卢姆和母亲又在哪里？
母亲在黎明时去世了，
佩赛勒于昨天早上去世了。
我深信家里什么也没有了，
只有布卢姆和死神。

可悲的是你没有加快自己的步伐，
现在为时已经太晚了，我的主呀，太晚了。
朝墓地走来，哀哉，
为我姐姐准备一顶黑色华盖吧，
她刚要出嫁就死了，
她的灵魂已到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就为她们举行葬礼，
布卢姆和吉特勒，你的两个女儿，
像你一样正将她们的母亲和纯洁的佩赛勒送往另一个世界。

处在瑞布·余德尔的位置上，任何人都会放声痛哭，我真伤心；但是他用爱心承受了自己的痛苦，并根据《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不怕恶毒谣言的人完全相信主的安排。"他不像那些把所有降落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归咎于命运的人们，但他却像那些知道上帝的眼睛时刻都在注视着自己的那些人们。万能的主是不会离开他的，哪怕一小时也不会离开他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一种考验。"我相信自己的行为已经留下了必要的痕迹，我妻子和女儿都清楚。他们事先都知道了一切；比如说，努塔一定已经回来并告诉她们途中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瑞布·余德尔留在罗哈庭仔细了解他未来女婿谢夫特尔对《托拉》知识和才能。不过，当他看到自己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时，便开始考虑起回家的事了。他到客栈老板那里付清了帐，告别了沃维拉比、谢夫特尔和所有尊重他的人，离开了罗哈庭。

当他们分手道别时，亲家之间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高兴。瑞布·余德尔高兴即将回到布洛德，而沃维拉比也为瑞布·余

德尔即将离开罗哈庭感到很高兴。沃维拉比为什么感到高兴呢？是不是瑞布·余德尔给了他很多麻烦？可是瑞布·余德尔一直住在一家小客店里，吃住都是自己花钱。不过一定有某种理由使沃维感到高兴。

瑞布·余德尔住在罗哈庭这段时间里，沃维一直担心会有不利他祖先的话会传到瑞布·余德尔的耳朵里。据说他们的祖先是沙贝塔伊·茨维①，一位假救世主，愿他的名字被涂掉。据说沃维拉比的祖先，在阿布月初九那天，当我们大家都在为圣殿被毁而戒斋，连一只橄榄大小的东西也不吃时，他却常常躲在地下室吃上半个樱桃。他常说，如果沙贝塔伊·茨维规定的阿布月初九也毋须再遵守的话，那他就真是救世主了。我一定会满足他的需要大吃一顿；如果他不是救世主的话，那我的这一做法与不吃东西也就差不到哪里去了，我只不过吃了一个比橄榄果还小的樱桃。

然而，这半个樱桃却毁掉了许多美好的家庭。撒旦为此跳舞不止。对于沃维拉比来说，替孩子张罗亲事则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仇人总要设法破坏他的名誉，他们说：看一看这个沙贝塔伊·茨维的后代吧，他的祖先过去常在阿布月初九那天偷吃樱桃。为此沃维拉比一直担心会有人在瑞布·余德尔面前指责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事是上帝的旨意，即便世界上所有爱嫉妒的人都想来干预，他们也不能取消这一婚事。如果沃维拉比知道谁是瑞布·余德尔未来的亲家，他会当着此人的面撕毁婚约；但是愿上帝降福于他，暂时闭上他的眼睛，这样他就可能活着看到他儿子的喜庆日子。

瑞布·余德尔告别了他女儿未来的公公沃维拉比，告别了

① 17世纪欧洲出现的假救世运动领导人，后改信伊斯兰教，使犹太人深受打击。

他未来的女婿谢夫特尔，告别了他的亲朋好友，开始踏上了归途去结束他女儿的困境，毕竟上帝是很宠爱她的，赐予她一位身体健康的情人。幸福的佩赛勒找到了自己的情人，一位整天敬畏上帝的学者；啊，我们的主很快就听到了洁净的朱达街和塞勒姆街上响起的欢乐愉快的声音，那是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上帝总是给穷人以怜悯，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瑞布·余德尔由于为购买礼品和支付宿食费用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因此只得徒步跋涉。任何一个处在瑞布·余德尔位置上的人都有可能对徒步跋涉感到沮丧，但瑞布·余德尔却每走一步都感到高兴，他说："一个人走的步子就是上帝的步子。"当他手里拿着拐杖，肩上扛着背包，弯着腰，大踏步向前走时他最像什么呢？是啊，最像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他的拐杖像该字母左边一划，他的身体有点像字母中间弯曲的部分，他的背包有点像驼峰从字母右边凸出来。设想一下，早期的哈西德派教徒为了使得自己的身体能体现出《托拉》代表的字母曾吃过多少苦。例如，当他们在祈祷时举起双手与头顶相平时就和Shin三个突出尖角相似，也就是使人敬畏的Shaddai(意思是万能的主)的第一个字母。瑞布·余德尔做祈祷时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一点钱，因为一旦他为他的女儿找到了新郎，他就不再是一个被派出完成任务的使者。瑞布·余德尔认为从前接受钱是自己的责任，但现在再接受钱就无异于偷。路上如有便车可搭，他就坐车；没有便车，就步行了。另外，他脱下漂亮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的旧衣服。他引用《塔木德》中的话说："一个人的穿著会给他以荣耀。"过去你尊敬我，现在我尊敬你。他是怎样对待那些衣服的呢？他把衣服在风中抖掉汗臭味；然后再用床单将它们包

起来夹在肋下，为衣服的主人将它们好好保护起来，他很高兴这样做，把衣服包好还给主人。

两个人一起上路时，彼此会产生一种友爱，在不得不分手时，又会对过一段时间两人意外见面感到分外的高兴。因此，瑞布·余德尔离开罗哈庭，又见到驾车赶路的努塔时，感到分外高兴。用《塔木德》中的话说："山峰永不相遇，而人却时时相逢。"

他走近马车，用平静的语调说道："努塔先生，感谢上帝又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车夫回答说："我知道阁下会称呼我努塔的；虽然我不是努塔，但我是他的哥哥，他是我的弟弟。因此你可以说，努塔和我的区别是，他叫努塔，而我叫雅各·参孙。"

瑞布·余德尔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发现他的确不是努塔，而是另一个人。《塔木德》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分成三个标志，即声音、外表和举止。此人胸襟开阔，粗鼻尖，留了两撮小胡子，一撮向下，另一撮朝嘴巴边向上翘。而努塔的鼻子是圆的，胡子乱蓬蓬的，说话粗声粗气，但精神饱满。学过《托拉》并在思考时用手捻胡子的人的胡子往往分为两撮；而没有学习过《托拉》的人则长着蓬乱的短胡子。瑞布·余德尔根据这一点就敢肯定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努塔的哥哥。此人曾学习过《托拉》，但最后却成了一名车夫。当然，这位车夫心里很清楚，他面前这个人一定就是瑞布·余德尔——一位哈西德派的教徒，为女儿寻找归宿曾和他的弟弟努塔一起四处奔波。

雅各·参孙对他的马说，我们要尊重他，善待他，让他搭我们的便车。瑞布·余德尔把自己的行李物品放入马车，然后爬上车，把那包衣服放在膝盖上，使衣服不致弄皱弄脏。

雅各·参孙问道："找到财礼了吗？"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上帝保佑！你是问找到了新郎了吗？上帝保佑！找到了。”

“是个富有的饱学之士吗？”车夫说，“如果是一位饱学之士，就一定精通《托拉》了。”然后他叹息着说希望他走好运。

瑞布·余德尔问道：“你为什么叹气？”

车夫说：“我想起了巴尔提尔摆在你身旁的白兰地酒坛，因而叹息。多可惜你竟然让人把酒喝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把酒给努塔喝，我就会为你的健康干杯，为年轻的夫妇干杯。”

走了一段路程后，瑞布·余德尔对雅各·参孙说：“雅各·参孙先生，我知道，因为你妹夫的缘故，你放弃了学习《托拉》。请告诉我，你岳父为什么要你放弃学习《托拉》，让你赶车谋生。他若需要一个马车夫，周围有的是，可以任意找一个。他为何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一名饱学之士，然后又让他当车夫呢？难道他不能将他女儿直接嫁给车夫吗？他到底追求什么？这样做又是什么用意？”

雅各·参孙回答说：“圣书里已讨论过这个问题。自然的本质就是这样，尽管事实上躯体是灵魂的寄托体，但精神和物质不能混为一谈。灵魂寄托于躯体之中，就像车夫坐在他的马车上一样。可是在他们到达城市后，车夫回家了，马车回到了马厩。一般人就是这样做的。我岳丈喜欢《托拉》并尊敬那些学习《托拉》的人；他喜欢《托拉》不是他外表和心理状态的实质部分。如果你不认为精神因素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像马车轮子是马车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样，那么你的精神因素也就一文不值了。当我说明我岳丈喜欢《托拉》并希望结交坚持学习《托拉》的人，他无疑会原谅我的。但是喜欢《托拉》不是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他来找我谈这件事时，他做了自己要做

的事。”

瑞布·余德尔问：“你妹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雅各回答说：“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既然你已经问了，我就对你直说吧。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我必须作一些简短的说明，这样你就能了解我岳丈的性格。这就像努塔说的那样，马车不经过郊区就不能进城一样。”于是，雅各·参孙开始讲述起：

乐 长
或
歌翼的故事

“如果你能原谅我这么说，我希望我的岳丈也能原谅我说他是一个非常粗俗的人。然而他的心一直向往《托拉》，就像马渴望回到马厩一样。只要有新布道士来讲道，我的岳丈一定会进城去听的。过去他常常在安息日前夕做好事先必需做的事，因为他预见到在安息日的那天常有另外的事要做。例如，如果一个圣徒到城里来讲道，他就会去拜访他；倘若你没有亲眼见到他站在那里听讲的样子，你就很难想象他在听讲时是多么地认真。他张大着嘴，聚精会神地听，容光焕发，流露出内心的喜悦。这不是因为他能听懂布道的大部分内容，而是因为他从未学过《圣经》和《塔木德》。自从他有财产以来，就必须和马和马车打交道，别无其他。他年轻时，只是一个马车夫；如今老了，他能做的就是把马和马车租出去。即使他想弄懂经典的意义，但都是一鳞半爪，还不到讲道的一半内容。

“不过，最无知的人都会懂得的一件事，就是犹太会堂的乐长的身份。我岳丈毫无疑问地会原谅我这样说，他的声音就

像车轮发出的吱吱嘎嘎声，多年来这种声音一直都不协调；但他的听觉很好，他常侧耳听歌。如果你什么时候看到乐长和全体合唱队在一起，可以肯定说他一定在他们周围，说不定还会用双马两轮小车把他们带回家招待吃喝，分文不取。为了听一首他高度评价的歌曲，他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灵魂。有一次，他曾准备放弃自己的灵魂，最后却给他带来了悲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双眼炯炯有神的英俊青年走过来问：‘你这里有马车要去某某地方吗？’

“我岳丈对他说：‘如果没有马车，你就不能步行吗？如果你从不行路，像你这样年轻人的腿又有什么用呢？’

“年轻人回答说：‘我有急事，因为我要和那里的乐长订一个合同。’

“‘你是合唱队的成员吗？’

“这位年轻人回答说：‘是的，我是合唱队的人。’

“我岳丈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你认为你有机会不用歌喉招待我而能从我这儿逃走吗？’

“年轻人说：‘在我开始用歌喉招待你之前，要请你先招待我的歌喉。’

“‘我看得出你不是傻瓜。’我岳丈认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于是便立即为他摆上了饭菜和饮料。

“这个年轻人吃喝的样子简直如同有12个合唱队的人在吃在喝。谁都知道这些都是饭量大的人。我岳丈看他吃的样子想道：‘我肯定这个年轻人总有一天要成为犹太人的一名乐长。’俗话说，吃也是任务。最后当年轻人吃完饭时，我岳丈对他说：‘现在你已经吃饱喝足了，还不快唱！’

“于是年轻人开始演唱特别节目和忏悔祈祷，歌声响彻四方，好像是六月的晚上夜莺唱出的优美动听的歌曲。我该怎样

向你描述这优美动听的歌曲呢？我们身在岳丈家中，而我们的灵魂竟似游荡在音乐之厅。我的岳丈好像已抓到了歌翼的猎手一洋。此刻他开始夸耀自己说：‘你们看，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他就是歌翼；从他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他正是歌声之翼。’

“我岳丈对年轻人说：‘听，小伙子，你想走吗？’

“年轻人肯定地说：‘我当然想走。’

“我岳丈说：‘告诉你，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年轻人问道：‘为什么不能？’

“我岳丈问他：‘你除了想当一名乐长助手外还想干什么呢？我要使你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名乐长。我问你，当一名乐长难道不比你当乐长助手更值得吗？’

“年轻人因当时还没有结婚，所以还不能成为乐长。可我岳丈有个女儿，名叫泰白纳。他突然想到他俩可以成亲。年轻人同意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岳母负责照料他的吃喝。我妻子和她的妹妹也常常把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放在围裙里送去给他。几天后，在泰白纳姑娘（愿她长命百岁！）——以贝尔希而闻名的尊敬的达夫·白尔（愿万能的主保护他！）的女儿和年轻的新郎——尊敬的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之间就签订了婚约。泰白纳姑娘（愿她长命百岁！）想见到新郎——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未来的岳父贝尔希先生负责供应年轻的新郎——尊敬的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吃喝，并替他购置合身的衣服和鞋帽。尊敬的达夫·白尔答应去拜访教区委员们（愿万能的主保护他们！），请他们在年轻的新郎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完婚后任命他为大犹太会堂里第一乐长。如果年轻的新郎——伊弗列姆少爷想接受一批歌手加入合唱队当任祈祷时演唱，他就有权利这样做。贝尔希先生义不容辞来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这件事已得到双方的同意，即代表

泰白纳小姐的尊敬的贝尔希一方和年轻人伊弗列姆少爷一方，并有某某人亲笔签名，某人为见证人，以及其他一些见证人。

“因此，伊弗列姆就吃住在我岳丈家里。我们很快就从他的生活习惯中知道他不特别敬畏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为了自己的需要，会非常轻松地解释经文中的诫律。但我们假装没看见他常违犯宗教信仰。如果他做错事被抓住了，我们也不会责怪他，因为他受到敬重和爱戴，在他看来一个大过错也不过是个小缺点。这对一个已订婚的新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他未来的岳父岳母喜欢他。他长得英俊，而且有一副漂亮的歌喉。

“不久之后，我们就常听说他在某时某地做了这样或那样的错事。对他未来的女婿伊弗列姆在某一天某个地方做了这样那样的错事，贝尔希有什么反响呢?我的岳丈会对着此人叫嚷，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让我警告你，我会挖掉你的眼睛，把你的眼睛放进你的嘴里，不要去看你不该看的东西，也不要来告诉我不想听的事。在他说定这番话以前，会先打对方一记耳光。

“在此期间，我的岳丈不断地到城里去，在各式各样的教区委员们的身上化了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去周旋。最后，他通过花钱行贿，成功地将他未来的女婿伊弗列姆任命为大犹太会堂里的集会乐长。条件是必须先结婚，贝尔希对教区委员们说，如果有反对的意见，绝不再麻烦你们，因为伊弗列姆已有妻子准备和他结婚了。于是他们立刻开始筹办婚事。就在那年十二月份快结束前，他们来到婚礼华盖下。也就在此时，我的岳丈对我说：‘雅各·参孙，收拾好你的随身物品，把你的住处腾出来，好让他们夫妻住下。’

“全部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伊弗列姆结婚了。新年前作忏

悔祈祷的第一个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乐长，并在城里大犹太会堂的约柜前就坐。接下来还要告诉你什么呢？如果我告诉你他的歌喉很漂亮，我已经说得很多了，而且说来说去还是一样；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当他唱'你的圣体就是天体，你的教导就是灵魂，拯救世界穷苦的人们！'我的灵魂似乎和宇宙造物主紧密相联，同时造物主也一定会尽其所能解救世人。当我岳丈看到他女婿披着银色镶边的祈祷披肩站在大犹太会堂里的约柜前，你想象不出他是多么高兴啊！因为即使我的岳丈被认为是一个富人，他虽披着祈祷披肩，但没敢戴上银色的王冠，因为他害怕城里的高贵人会因此指责他。

"从此，我的岳丈开始更溺爱他。他亲自把刚生下的新鲜鸡蛋送给他吃，以便为他润喉，据说吃刚下的鸡蛋对嗓子有好处。瑞布·余德尔，我求你，请不要讨厌我花这么长时间来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维护他的新女婿，贝尔希会向你解释他为什么为了那个饭桶而叫我腾出房间并把我赶出家门。总有一天，你看到《托拉》怎么报复他，因为他迫使我离开家，使我不能研究《托拉》。

"现在，让我回到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吧。在做忏悔祈祷的第一个晚上，伊弗列姆站在会堂的约柜前。那些参加会堂集会的人对他赞扬备至，而那些久未参加集会的人也就将他淡忘了。但当新年快到来时，在这种时候，几乎所有城里的人都去大犹太会堂里祈祷，没有任何人想说他的坏话。他从犹太会堂里的约柜前走下，开始朗读祈祷文：'看哪，我的行为是多么可卑，我害怕极了，吓得浑身发抖，在以色列人对主的一片赞扬声中，站在你面前，并请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犹太人宽恕我。'这时忏悔之感透过人们的心身，我忘记了已经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我忘掉了人间一切俗事，决心忏悔自己的过错，我继

续不断地祈祷。

“古人曾抱怨过，在神圣的《光辉之书》中的确提到过，在新年和赎罪日，我们应该想到神圣的主所蒙受到的耻辱，他的名字在异教徒中受到亵渎。每个人像狗一样地吠叫：给我们孩子！给我们食物！给我们寿命！给我们宽恕和赎罪的机会。没有一个人想到神圣的主受到的耻辱以及他的名字在异教徒中所受到的亵渎。但是，当伊弗列姆后来开始讲道时，每个人忘却了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显然伊弗列姆的祈祷在所有人心里（除伊弗列姆自己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祈祷时，一个年轻人把盖在他头上的祈祷披肩拉到一边，想看到他那双眼泪汪汪的眼睛。伊弗列姆向他伸出舌头。你听着，我不能说这是真的，但我在告诉你我自己听到的事。

“在新年到赎罪日这十天忏悔的日子里，城里的每个人嘴上都哼着‘我亲爱的儿子伊弗列姆’，要不就是唱着‘我是如此之穷’，这也是伊弗列姆唱的曲调。人们聚集在他的房子周围，想听听他的歌声。但伊弗列姆却一声不响，他在尽情地吃喝，满足他身体的需要，而没有作为乐长在遵守基大利斋日。他没有禁食，因为这时他长了一颗脆弱的心灵。在赎罪日前夜，他按吩咐吃了很多，喝得过了量。那一年梅子大丰收，所以价格非常便宜，因此我的岳丈像匈牙利人那样作了一种甜露酒；伊弗列姆埋头喝酒，喝个不停。无论我们怎么警告他不要再喝了，他还是坚持要喝。他对我们说，我不害怕，这是我从老师（愿他安息！）那里接下来的传统。我的老师又是从他的老师（愿他安息！）接下来的传统。他的老师（愿他安息！）从他的老师的老师（愿他安息！）那里接下来的传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从美名大师（愿他的功绩能保护我们！）传下来的。作恶的人把百年陈酒送给了美名大师喝了，喝了这种烈性酒以后该怎么办？吃一

个苹果，醉意就会消失，美名大师就是这样做的，因而他不会醉。贝尔希(愿他能原谅我！)坐在那里，每喝一杯酒都点头表示同意，但在他内心深处对我却一点不了解。

“赎罪日前夕到来之前，我从桌边站起来。我脱下靴子，走到我岳丈面前，请求他的宽恕，也给他机会请求我的宽恕。想想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必需请求我原谅的一切，但我决不在这时候这般无情，而且准备原谅他。然而他却因为过于忙着照顾伊弗列姆，而没有注意到我。我们只是自然界的尘土。我很遗憾我岳丈因为那个饭桶不把我放在心上，当时我也嫉妒。不过当我们进入犹太会堂时，我看到有很多人为了听伊弗列姆的祈祷已经聚集在会堂里了。这时我的悲伤消失了，我的痛苦消失了，而且我开始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伊弗列姆是我的妹夫。

“很快太阳开始下山了，会堂里已挤满了人。伊弗列姆一站起来开始说话时，大家就大声欢呼起来。我确信即使有一个人曾在这里违犯了《托拉》诫律，但在那天晚上听了伊弗列姆的祈祷后，他肯定会忏悔的。我不知道如果撒旦在场，他是否能回避忏悔。

“祈祷后，我们把祈祷披肩留在会堂里，然后走出去休息一会儿。那天晚上我和伊弗列姆同住在一个房间。夜里我醒来时，看见他站在水桶旁边，我想他是为了解渴，闻闻水的味道，然后我翻了个身就睡着了。当大伙儿清晨醒来后，准备去会堂做祈祷时，伊弗列姆却不见了。当时，我们还以为他已在我们的前面走了。他毕竟是祈祷会的乐长，毫无疑问他想用虔诚的心去博得主的宠爱(愿上帝降福于他！)我们走进会堂时，看到他的衣服就像前天晚上那样铺在诵经台旁边，而人却不在那里。

“第一位诵读人开始了诵读：‘第一个人被创造出来之前，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到前来做晨祷的人们开始读：‘哦，坐在崇高的王位上的国王’时，伊弗列姆还没到来。所有来参加集会的人们都在向上帝表露他们的虔诚，而我和贝尔希却守在门口。当开始做祈祷的时间到来时，整个会众都开始激动起来，他们气愤地大声叫嚷着：‘乐长在哪里？做祈祷的领读人在哪里？’一些会众甚至开玩笑地说他一定是在附祷前给自己施浸礼。另外一些人开始叫嚷说他们必须另外找一名乐长，在午夜之前做祈祷。坐在会堂里的妇女们大声说乐长的妻子已昏过去了，而且等到他们设法使她苏醒过来时，她的母亲又跟着昏厥过去了。

“当时，我不知道是否该去那些妇女中去帮助我的岳母和我的小姨子，还是留在那里照顾贝尔希以防他也会昏倒。因为他的脸色变得像锅底一样黑，他的双膝开始发抖，他的眼睛在流泪，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嘴唇在颤抖。

“中午时分，吵闹声和叫喊声越来越大。集会的一些人站起来敲打着他们的座位，并大声叫嚷着现在是做附祷的时候了，另外一些人对着他们叫嚷：‘不，我们还是先做午祷吧。’有人在叫嚷说：‘乐长哪去了？’‘伊弗列姆哪去了？’有人答道：‘不是天使嫉妒他的祈祷，就是魔鬼将他摄走了。’仁慈的上帝，保护我们吧！原先乐长对教区委员们的指责是正确的。为了伊弗列姆，他们撤换了他。这些人是一批忘恩负义的人，你们罪有应得，因为你们忘记了他年复一年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作祈祷。直到最后他伏在桌上痛苦，被你们撤掉了；而你们却让一个毫不了解的年轻人代替了他。对这个年轻人，你们一无所知，谁也猜不出他最后的结局会怎样。

“总之，伊弗列姆没有再站到布道坛上，而是由另外一个人

代替了他。赎罪日过去之后，贝尔希把所有的人召集来，并派他们到各处寻找我的妹夫。瑞布·余德尔，根据你的生活体验，我希望过上幸福的晚年，但上帝却作了相反的安排。第二天，我们听说在附近的一个城里，人们发现一个犹太教徒就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喝醉了躺在马车上打呼噜。虽然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但我们知道那个罪人不是别人而是伊弗列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赎罪日前夜，他感到特别渴，就起来喝水，可是还不解渴，因此他就到一位非犹太教教徒妇女那里，她给他酒喝，他醉得连赎罪日和享受日也分不清楚。他离开她家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于是便上了车，但他没有注意到马车在向前走，车夫也没注意到他。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另外一个城镇，他躺在马车上，像一头猪在打着呼噜；此时此刻所有的会众都在去参加祈祷的路上。

“当人们看到一个犹太人在赎罪日喝醉了酒躺在马车上时都大吃一惊，并大声把他叫醒。他揉揉眼睛。‘犹太人，早上好！’因为这时他仍然没有清醒，连自己的左右手也分不清。他们脱下鞋，朝他脸上打，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之后，他们将他拖进会堂，拉到拉比面前。

“‘你昨晚去哪里了？’拉比问伊弗列姆。这时候他变得很愚蠢，说了许多触犯上帝和众生的胡言乱语。

“他沉重地回答说：‘我去了某个非犹太妇女的家里。’

“拉比大声呵责他说：‘你这个下流坯，在这样一个宗教节的晚上，你到非犹太妇女家里干什么？’

“伊弗列姆说：‘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非常渴，想喝水，因为我太爱面子，在赎罪日前夜不愿到犹太人家里要水喝。所以我就到一个非犹太妇女家里去了。’

“此外，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生活懒散的人。

我们还发现他是个作恶多端的人。如果一个屠夫在市场出售禁卖的肉(愿仁慈的主保护我们！)我们可以砸碎他用来烧肉的器皿；但是，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乐长能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将他的错误从祈祷经文和节日的议事日程中抹掉吗？

“对此，贝尔希的表现又怎样呢？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成把的拔下自己的胡子，失声痛哭说：‘我太不幸了，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罪人。’

“他对伊弗列姆这样说：‘听着！你这个恶棍，你给犹太民族带来了不幸。我说过要把女儿泰白纳许配给你做妻子，为你们准备了房间，而且因为你的缘故我把我的大女婿雅各·参孙赶出去住，可是你连舐一舐他的鞋子都不配。我给你创造最好的条件，给你买镶银边的祈祷披肩，并使你成为犹太会堂里的乐长。我可以告诉你，教区委员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或因为你那嗜酒如命的祖先而同意让你在赎罪日站在布道台前领唱。他们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我花了三十二个盾(荷兰货币)，用现金贿赂了他们。而你却干出这样丢脸的事来报答我。我发誓，作为一个犹太教徒，我要为自己报仇，要亲眼看到你挨门逐户去乞讨，没有人可怜你，给你面包，否则我决不罢休。到那时你可能会对自己犯下罪恶后悔，你会痛苦地说：我真不幸！我这样干为了什么？你会捶胸蹬足表示忏悔，直到你的右手痛得抬不起来。如果你认为你会有机会回到你的妻子身边，并以此摆脱目前的困境，告诉你，如果你企图这样做，我会砸断你的的脊梁骨。你知道我在盛怒之下会干出什么吗？你不要再到我这里来激怒我，最好找一个地方把自己活埋掉。记住我的警告！记住我对你说的话！现在给我滚开！’

“从此伊弗列姆和其他罪恶的人厮混在小旅店和豪华的酒店之中，和他们一起喝白兰地和啤酒，并唱圣歌给他们听。有

时非犹太人和他们的女亲属一起伴随他唱祈祷音乐跳舞。渐渐地他情绪变得极度低沉。但我的岳丈(愿上帝恕我！)没等到自己所说的话得到应验，就把伊弗列姆带回了家。因为他害怕伊弗列姆会逃往瓦拉几亚，丢下泰白纳这个被抛弃了的妻子。他尽力劝这个恶棍和他的妻子离婚。但伊弗列姆的回答却是：'我爱我的妻子，我不愿与她离婚。'在这件事上泰白纳也很坚定。但一般来说妇女的头脑是反复无常的，而他举止轻浮，因此他们能够相互适应。所以伊弗列姆仍然住在我岳丈家里。整天吃吃喝喝，就是不肯忏悔和做好事。另外，我已经听到女亲属的低声议论，说我们家很快就要举行割礼仪式了[①]。除了希望果子会比树更好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

瑞布·余德尔听完这件事后，叹了一口气道：“唉！雅各·参孙先生，你说的这件事确实使我太伤感了。一个犹太教徒竟在赎罪日喝得酩酊大醉。”

雅各·参孙回答说：“上帝训导是正确的，做人应该心情愉快。让我们多关心《托拉》，并忘掉我们自己的烦恼吧！瑞布·余德尔，你刚才告诉我，你未来的女婿是一位饱学之士。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告诉我一些他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好吗？”

于是瑞布·余德尔对他讲了他未来女婿提出的一些新的问题。车夫开始提出一些难懂的问题。瑞布·余德尔作了一些解释；接着车夫又提出另一些难懂的问题。马竖着耳朵在听，并轻轻地缓慢地朝前走着，不想让它们的蹄声干扰了《托拉》的词句。这一切就像在以往的那些日子里一样，雅各·参孙骑在马背上，赶着他岳丈的马车进城，进了学经堂，埋头苦读《托拉》

---

① 指孩子快出生了。

经文。瑞布·余德尔坐在马车上，十分高兴，就像站在诵经台旁边一样！

然而当他到达毕克夫村庄时，为了拜访曾和他一起渡过安息日的那位老人，瑞布·余德尔下了车。他走在街上想起了《箴言》上的话："智慧产生于大街，"以及："我将在大街上找到知识和智慧！"一个人只要心里想学习《托拉》，他就会找到要学的《托拉》；但是高尚的品质和敬神的诚意不是在所有的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的。因此，我既然来到这里，难道我不应该进去看他吗？他拿起自己的行李物品，去找这位圣徒，还没有见到人他心里就已甜滋滋的了。

当开门的老太太看见瑞布·余德尔时，用高嗓门大声说："祝你好运！"然后，她告诉瑞布·余德尔她的丈夫不在家，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因为她的声音很甜，而且不停地拍着手，所以谁也会在她面前感到踌躇不决。她这样做是在模仿女先知米丽亚姆的风度，因为这位女先知唱歌时候，手里总摇着铃鼓。

瑞布·余德尔吻了吻挂在门柱上的门柱圣卷后，沮丧地离开了。他哪里知道这位圣徒为了他已经出发了，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到布洛德，因为三十六名隐退的圣徒大多数住在那里。为啥而去呢？为了想办法取消政府准备颁布的反对犹太人的法令，即未成年的人不能娶妻。如果他们不想出办法来阻止政府颁布这项法令，佩赛勒就得等待，因为她已订婚的丈夫还很年轻，还是一位乳臭未干的人。由于上帝的安排，这三十六位圣徒在出现麻烦事的时候，会来解决的。

长话短说，瑞布·余德尔又上路了。当他向前走的时候，他看见一辆马车从后面驶来，车后还跟着一些人。于是他就和他们一起走，他们一行十人，花了三天多时间才走了七个小时的路程。原因是车夫经过一家小旅馆时，进去喝醉了，他让马

自己走，而马常常将车弄翻，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最好还是下来推着马车走比较好。在化雪的季节，特别是当马车需要推的时候，路是很难走的，如果不给马套上缰索，他们是不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当马感觉到车子被人推着的时候，它们突然开始像老鹰展开双翅一样奔驶起来，把人抛在后面，失去平衡的人一个个面朝下跌倒在地上。其中一个人的鼻子碰在地上流血了，他不得不用一只手捂住鼻子，用另一只手推马车，谁都知道，一只手推总不如两只手好使劲。

见此情景，瑞布·余德尔遵照《申命记》中的困难时要去帮助邻居的教导，上前去帮助他们。车夫一看到他，就要他付车费。瑞布·余德尔说："我亲爱的，我身边没有钱。"车夫想剥掉他的衣服，可是他还没有碰到人就跌倒在地了，因为他已喝的烂醉如泥。瑞布·余德尔拔腿就跑。

常言道"祸不单行"，当他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夹在一群送丧的人中间，前面有人扛着旗帜和神的肖像，唱着圣歌，三位牧师走在他们的前头；这些人正在给一个死人送葬。上路的人遇到死人不是个好的预兆，开始上路的人遇到牧师也不是好的预兆。当一个人听到牧师唱歌时，上天的祈祷之门对他来说是关闭着的，他就得祈祷四十天，有些人须祈祷八十天。瑞布·余德尔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既遇到一个死人，又遇到三位牧师，并听到他们在唱圣歌。如果他当时避开他们，他就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听不到牧师的歌声，也不会为违反了禁止光头不戴帽子一事而感到悲哀。不过，当灾难降临到一个人头上时，他的智慧就消失了，这就是希伯来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主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人。"

因为他们碰到了瑞布·余德尔的头，把他的礼帽和无沿圆帽碰落在地。瑞布·余德尔赶紧用手捂着头并叫喊着："唉哟！"

由于无帽禁令，不戴帽子他不应站起来。他不能弯腰拾起自己的帽子，因为他如果弯腰拾帽，看上去就如同在向这些人的神鞠躬；他也不能用手将头全部捂住，因为为了不听他们的唱歌，他已经用手指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到底该怎么办？时间常常能解决感觉和理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最后，非犹太人上路了。于是瑞布·余德尔抽出他塞住耳朵的手指，弯腰拾起自己的无沿圆帽和礼帽，把它们戴在头上。他赞美和感激把他从非犹太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主，继续赶路来到了征税所的哨卡；然而他这段不幸还未了结。

他到达哨卡时，发现门已关了。道路堵塞了，长长的马车和赶路人一起等在道路两旁。哨卡的大门为何关闭？因为看守人正在做忏悔（愿仁慈的主解救我们！），他只好关上大门，但祈祷得等到聚齐十个人后才能进行。

瑞布·余德尔暗自思忖：还是想想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的一切怎么才会对他有利。如果我不从马车夫那里跑出来，走进送丧的队伍，我就不会及时到达这儿，组成法定祈祷人数与全体会众一起祈祷。

然而，他们祈祷尚未结束时，一名绅士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根皮带，痛打做祈祷人和带领做祈祷的人，一直打到他们为马车打开大门为止。赶路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情景，一个个登车而逃。瑞布·余德尔只得一个人做祈祷，祷告完毕后再上路。他到处张望，既没看到房屋也没看到人影。只有远处升起一缕忽隐忽现的烟。路的两旁长有很多树木，一条小溪从它们中间流过。

瑞布·余德尔抬头看着天空说：“愿主保佑一切。啊！我们的主，看哪，我站在你面前，任凭你的发落。”他心里在想：余德尔呀，余德尔，你希望从困境中逃脱，真够愚蠢的！

在你离开那个车夫后，你经历了些什么？你落入到非犹太人手中，这些人一点不可怜你。只有车夫才怜悯你。

瑞布·余德尔感到非常虚弱和疲倦。他放下包袱卷，走到小溪边，用手兜水喝。待恢复精力后，他解开腰带，取下腰垫，出于习惯他一直把腰垫放在他的肚子上，他把腰垫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坐下来休息，凝视着脚下的水，突然感到自己饿了。在瑞布·余德尔离开布洛德以前，身体尚很健康，因为他饮食从不过量。可现在人们为了欢迎他，准备的都是盛宴，他的身体的控制能力也就改变了。

瑞布·余德尔想："前辈圣贤教导我们，一个人饿的时候必须吃，渴的时候必须喝，不应该不满足自己的营养需要，否则体力就会减弱。"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取出一块上一次安息日的面包，把手洗干净，将面包吃了下肚。吃过面包后，瑞布·余德尔的眼睛又呈现出光彩。他开始默默地思考神圣的主给予他的一切恩赐，是主把他从车夫那里解救出来，让他保存自己的衣服，并把他从非犹太人手中解救出来，把他带到一个小溪流水的地方，使他知道收藏一片安息日面包的重要性。最后，他心情激动，高兴地唱起来："我是主的羔羊，我不会感到贫困。"

他以高兴而又感激的心情唱着，好像在他面前摆着一桌美酒佳肴。瑞布·余德尔说，当大卫在荒野里没吃没喝时，他的灵魂因此离开了他。神圣的主突然让他尝到了一点来世的滋味，为此他写下了那首赞美诗。现在，我余德尔也唱着那首大卫曾在神圣的主面前唱过的那首歌。而且我是在吃了东西后唱那首歌的。这难道不该看成是预先尝到来世的滋味吗？

第 二 章

一个女子和她丈夫的对话

天色渐渐地黯淡下来，东方变成了银灰色，升起的轻雾使大地变冷。天很快就要黑了，瑞布·余德尔站起来，拿起包袱卷，把腰垫放在包袱里，而没有再把它放在肚子上，系上腰带，朝着他看到的浓烟处走去。路上，他遇到一位名叫卡尔曼的犹太人裁缝。裁缝正从庄园主家回来。他一直在替庄园侍从缝制衣服。他的下颌向外突出，身着灰色衣服，脸色苍白，皱纹很深，眼睛里充满了谦让的目光。

卡尔曼对他开口道："你到哪儿去？从哪儿来？"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我是从布洛德来的旅行者，现在我正向布洛德去。"

卡尔曼说："如您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将给你一个地方住下来。"

瑞布·余德尔问裁缝："你与村里的会众一道祈祷吗？庄园主对犹太人友好吗？

卡尔曼回答说："我们很难组织起十人一道做祈祷。至于庄园主嘛，他对犹太人既不很好，也不很坏。言行虽有些粗暴，但为人直爽。他不像他的祖父，恶性难改，常常杀人。他也不

像他的祖母，以杀害犹太人取乐。路上，我会告诉你他的祖父怎样对待我父亲的。有一次，他打猎回来，没有打到任何猎物。他对我父亲说：'爬到那边的树顶上面去。'当我父亲爬树时，他朝我父亲开了一枪，我父亲中弹跌下来死了。庄园主高兴地直拍手，好像他在地里射中了一个很好的猎物一样。他的祖母又干了些什么呢？有一次，她沿着河边散步，看到船上坐着一些犹太人，于是就对他的打手们说：'把他们推下水去。'于是，她的打手们就把犹太人推下了水。但是神明的主对她进行了报复。几天后，她自己坐船外出，突然她大声叫喊起来：'救救我，淹死的犹太人要把我淹死。'果然，船翻了，她淹死在这条河里。"

裁缝不停地讲着故事，路程似乎也变短了。后来他们来到一个村庄，走进一个一半在地面上一半在地面下的小屋。壁炉里的火在燃烧，一个可怜的妇女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的双肘放在膝盖上，两手托着腮。卡尔曼进屋后，用手抚摩着她的头说："晚上好，瑞芝，愿上帝保佑你！不要太悲伤了。告诉你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现在为了欢迎我带来的客人，你如果能起来就太好了，因为他想吃饭。"

听了这一席话，瑞芝站起身说："把东西放下来做晚祷，我去准备晚饭。"他们各自站在那里做祈祷。这时，瑞芝在一个腌菜的桶上铺了一块脏布，然后，她拿出半块很大的黑面包。这种面包是由麸皮、棵麦和粗盐做成的。她说："你们洗手吃点面包，我再去做一些热的食品。"于是，瑞布·余德尔和房主坐在一起，把面包蘸上盐。他并不是真的很饿，而是看到这种好客的热情才吃的。

吃饭时，瑞布·余德尔问裁缝是否有儿女。卡尔曼抬起头说："感谢上帝，足够组成十人祈祷会众了。"听了这话，瑞

芝叹了一口气，她的叹息是如此的深沉和悲伤，使瑞布·余德尔连嘴里的面包也咽不下去了。瑞布·余德尔问她的丈夫："她为何这样悲叹？"他的回答是妇女的叹息就是这样。她难道缺什么吗？是呀，她待在家里就像站在华盖下的新娘一样。"瑞芝，这话对不？"

瑞芝转向瑞布·余德尔说："亲爱的犹太人，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给我的一种惩罚。我生了十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和我住在一起。"她接着把降临到她及儿女头上的不幸一五一十地讲给余德尔听。一个被带走去侍候国王，后来病死了。另一个去匈牙利购买李子，但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个去布洛德，而且还把她的妹妹都带走了，好像他们父母的面包里没有盐似的。

她还未来得及讲述自己的伤心事，她的丈夫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说："瑞芝，不要折磨这位犹太人，叫他为我们悲伤。还有白兰地酒吗？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好吗？没关系。如果一点没剩，是他的运气不好，就到此为止吧。"瑞芝擦干了眼泪，给他们拿来牛奶泡小米，因为牛奶不够两个人喝，她就在壶里加了一些水，因此，只能看到小米，而看不出牛奶的颜色。房主人说："瑞布·余德尔，吃吧，热的食物对睡眠是有好处的。即使不能补养身体，也能使体内感到温暖。"

吃过饭，做过餐后谢恩祈祷，瑞布·余德尔拿出他的祈祷书。在睡觉前背诵一些祈祷文，这样魔鬼就会不能伤害他的灵魂，身体也会得到保护，可以继续为创造万物的主效忠。桶里的腌菜发出吱吱嘎嘎声，卡尔曼和瑞芝坐在那里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一本祈祷书。瑞布·余德尔诵完祈祷文后，在书上吻了一下，然后把书合上，开始准备睡觉。裁缝拿起书估量了一下重量，然后他说："瑞布·余德尔，您能告诉我，你在做祈祷时是否已把这本书的内容全

部读完了？”

瑞布·余德尔点点头说："谢天谢地。”

裁缝边吹着口哨边说："这样一个身体瘦弱的人，肚里怎么能装这么多的祈祷？”

瑞布·余德尔微笑着说："我们期望所有做祈祷的犹太人都能进入天堂，天堂是很大的。”

裁缝拿来一块兽皮为瑞布·余德尔铺开来。瑞布·余德尔请他在上面铺了一点稻草，然后从自己的包袱里拿出腰垫，放在枕头下。反复地念着经文，然后就慢慢地睡着了。

半夜的光景，他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了佩德霍雷兹村。他匆匆向犹太会堂走去，希望能赶上第一个十人祈祷组。当他到达会堂时，他发现十人祈祷小组的人已到齐。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亲如兄弟。所有的人都读着柯普尔先生的祈祷书。这本祈祷书特别大。然而，不管大小如何，他们的声音却逐渐变得很细弱，就像纱线一样穿过针眼。看到这一情景，瑞布·余德尔站在那里发抖，惊恐万状。

他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一瓶白兰地酒，但又不是一瓶白兰地酒。这个人对他说："我要和你说话。我们经历了太多痛苦，长期流放，心扉已经关闭。我希望能为你的心灵打开一个缝隙，尽管这个缝隙只像针眼那么小。圣诗中写道：'琴声惊醒了我，让我在黎明时醒来。'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告诫你，人不能依赖自己的意念，也就是说，当然，我将在黎明前醒来，但在我们的内心要有能被唤醒的东西。就像《塔木德》告诉我们的那样，以色列国王大卫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卫的床上挂着一个竖琴，半夜一阵微风吹来，拨动了琴弦，大卫立即起身为上帝效力。我们知道很多圣人为自己制造一些器皿，并用各种方法使他们自己能从睡梦中惊醒。然

而，最好的办法是备有一只熟知午夜时间的公鸡。"

正在那时公鸡叫了，弗鲁门特开始悲叹起来。瑞布·余德尔问她："弗鲁门特，你为什么悲叹？"

弗鲁门特说："余德尔，我们的女儿在哭泣中度日，她们的头发都变白了，而你却一直没帮助过她们。因此，我除了悲叹外还能怎么样呢？"

瑞布·余德尔说："弗鲁门特呀，你总是抱怨我，难道我不是已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过她们吗？为了谁的缘故我已不再信仰《托拉》的诫规？又为了谁我的祈祷得不到主的回答？这难道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女儿吗？主已经使我成功了，我已将女儿佩赛勒许配给一个有文化而又敬神的年轻人。我已答应送她价值一万二千盾的嫁妆。因此，你看，弗鲁门特，一切不都变得很好了吗？你自己清楚，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想把我砍成碎块？"

弗鲁门特说："余德尔，如果你心里有上帝的话，就直接回家去吧！"

瑞布·余德尔醒来后感到一片茫然。《塔木德》中说妇女总是在夜里三更时分和她丈夫说话，因此，他醒来时必然是午夜以后。这时做午夜祈祷已经太迟了。他不知道他们只是在梦中谈话。他立即伸展四肢，从躺椅上起来，净手、擦身。他坐在稻草上，为耶路撒冷的毁灭开始流泪。这一家人也起来做他们自己的事。为了在到田里干活之前能把衣服交给主人，裁缝已经开始在缝制衣服。为了做早餐，裁缝的妻子到磨坊主妻子那里去借面粉了。裁缝交叉着腿坐在那里不时地穿着针线。他的妻子在揉面团。在做晨祷的人们到来之前，瑞布·余德尔一直流着泪在唱圣歌，想借此把自己从昨夜的梦境中解脱出来。瑞芝拿来几块面团和豌豆，瑞布·余德尔吃完了面团，留下了豌

豆，因为豌豆是一种悲伤的标志。以前的书上记载说，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中，任何一天都不需要悲伤的标志。

随后，瑞布·余德尔告别了裁缝，自己又上路了。当他离开的时候，瑞芝给了他一些面包，让他在路上感到饥饿时充饥。瑞布·余德尔则用《托拉》中最美好的词句为他们祝福。路上，他又回忆了前一天降临在他头上的一切及夜里梦中所见到的一切。他意识到由于自己换了一本祈祷书，柯普尔先生一定很讨厌他，但不是真的生气，因为如果他真的生气了，就不会最后和他说话。在这一点上柯普尔不像瑞布·余德尔善良的妻子，因为他总是生气，对他做任何事从来都感到不满意。这时，他决定重新使用柯普尔先生的祈祷书，然后就急匆匆向家里奔去。

如果不是他父母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就在那个星期，他就会返程直奔布洛德去，一直步行到家。今天走一里格，明天再走一里格，这样，只需两天的时间就能到达布洛德。但现在他记起了父母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决定直接去最近的城镇，这样他毋需遭受降临到收税人头上的命运——先要在村里祈祷，然后因扰人怨恨而挨打。

瑞布·余德尔来到十字路口，停下来向四周张望，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一辆马车驶过来，上面坐着一位从西部来的商人，车上还载有制作逾越节酒用的葡萄干。有谣传说葡萄干上面撒了面粉，人们不肯购买，原因是谁也不能保证面粉是不是发了酵的，而这种情况不明的东西是不能在逾越节那天食用的。因此，商人只得去找圣贤，向他们说明，葡萄干上看到的白灰像是面粉，其实它们只是在晾晒过程中落在上面的微尘，完全可以用来敬神的。

商人见瑞布·余德尔站在十字路口，就招呼他上车，于是

瑞布·余德尔登上了马车。余德尔没有问商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商人也没有问余德尔想到什么地方去。最后，余德尔发现自己来到了格伦纳教区。那里的各家各户以收购农民粮食为生，生活得相当好。他在那里的大犹太会堂做了祈祷。该犹太会堂是由石头砌成的，设有圆屋顶，小鸟在屋顶下面筑了许多窝。在出太阳的日子里，人们就在讲坛上挂了个帘子，诵读《托拉》。那里的人都按照德国人的诵读习惯，而不根据西班牙人的习惯做祈祷；而哈西德派信徒则一直使用西班牙的唱腔做祈祷。

做过祈祷后，他来到墓地，在彼达哈拉比的坟墓上点了一根蜡烛。彼达哈拉比是三十六位隐退圣徒之一，他一生住在顶楼上，从来不随便迈出大门一步。他只在家里按宗教仪式沐浴洗澡，在家里祈祷。只是在新年那天去犹太会堂听吹羊角号。他一生像非犹太人一样穿一件破旧的衣服，死后留下来许多手稿。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天是他母亲死去的周年纪念日。对于一个赶路的人来说，在同一个地方做祈祷是不太妥当的。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去了毕斯克。对他为何没有去普瑞密斯伦一事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那时普瑞密斯伦的迈瑞尔先生已上密克莱俄夫去了。普瑞密斯伦成了一个无任何熟人的地方。当瑞布·余德尔到达毕斯克时，他发现这正是努塔住居的城镇。该镇只是个弹丸之地，住所在城里，教区在城外。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自己来到了城中心，你会发现你已经出城了。

瑞布·余德尔走进一座祈祷堂，因为那里的会堂尚未竣工。这里的人有一恶习，不管是谁，只要是想装壁炉的，都来取建造大犹太会堂用的石头，从而延误了会堂的完工日期。瑞布·余德尔在做完祈祷并诵读了《密西拿》的一章后，便出去寻

找住的地方，他从一个居住区跑到另一个居住区，总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找的地方，可却又发现该住处不是自己想找的，最后，他筋疲力尽，只得走进他最初找到的人家。

他走进的那个人家碰巧是非犹太人，但此人的祖上是犹太人，由于祖上是雅各·弗兰克①的追随者，愿他名字和信誉被涂掉，和弗兰克一道改变了信仰。整座房子有一种霉味，墙上有两个洞作为窗子。窗子塞满了稻草和破布。地面潮湿高低不平，瑞布·余德尔走在上面不时打滑。地面上有一堆枯草，枯草上躺着两个小姐妹，她们的眼睛充满饥饿的目光。当她们闻到他口袋里的面包味时，其中一个起来用嘴咬出面包，另一个立刻伏倒在她身上，把自己的嘴贴着她的嘴上，于是，俩姐妹开始嘴对嘴、牙碰牙地咬同一块面包。瑞布·余德尔十分悲伤，在他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他到了一个非犹太人家里，在这里他无法继续学习《密西拿》。瑞布·余德尔想："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夜晚，而我却在这个夜晚和非犹太人呆在一起。"

这时，他想起母亲告诉他的一件事：当母亲怀着他的时候，母亲渴望能得到她闻到的非犹太人的面包。最后，他们给了母亲一片想要得到的面包。瑞布·余德尔这才意识到自己到这里来纯粹是因为母亲曾吃了那片面包。瑞布·余德尔想：如果一个人知道怎么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联系起来，他就会从最好处看待发生的一切。瑞布·余德尔经过仔细思索，才弄清楚最好处应从谁的观点看。那是出于上帝的好意，如果不是上帝这么要求，事情就不会发生。因此，你可以这么说《圣经》中上帝做的第一件事就证明了上帝的伟大光荣。瑞布·余德尔在天亮之前就起来了，拿起他的包袱，向诵经堂走去，这样在太阳升起

① 18世纪在波兰出现的假先知。他拒绝接受《圣经》，否定《塔木德》的权威，最后被赶出波兰，背叛了犹太教。

之前可以赶到那里。离开这位非犹太人的家时，他把腰垫子忘在那里了。

黑色的桥梁横跨在河面上，河水似乎在上涨，好像要吞没桥梁一样。在每个庭院里都停有几辆马车。有的上面装着木材，有的装着亚麻布，还有的装着陶器，月亮开始沉落，太阳升起来了。瑞布·余德尔到达诵经堂时，发现自己只能参加第二批法定祈祷小组一起做祈祷了。由于他一直担心再一次迷路，找不到犹太会堂做下午祈祷。因此，他在诵经堂里呆了一整天。这天是他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他要研读《密西拿》。由于他整夜没有合眼，现在眼睛老是要打瞌睡。他用手指指着书页的边缘，想看看上面的批语以及海勒拉比[①]说了些什么，然而他却睡着了，梦中看到的尽是他在黎明前看到的上面装着商品的马车。这些马车正在驶往布洛德。瑞布·余德尔想：如果他搭上马车，现在就已经在布洛德做过下午祈祷了。布洛德的人突然发现我已和他们一道祈祷一定会吃惊不小，连弗鲁门特也会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他的母亲芝斯尔从阴间灵魂世界来了，发现她的儿子趴在《密西拿》旁睡着了。母亲对他说："余德尔，我的儿，我知道你一夜没有睡觉，你现在想睡觉了。请告诉我，腰垫现在在哪里？我记得过去常常在夜晚坐在腰垫上拔羽毛，流着泪向主做祈祷，祝福你能在腰垫上睡得很甜。你可不能把垫子当掉或卖掉，上帝不允许这样做。可你却无法静静地躺在垫子上。到处辗转，得不到休息，就像小鸟被赶出了巢一样。鹅，你们来为我作证，难道你们不是依据礼定屠宰法[②]被宰杀

---

① 犹太拉比、学者。曾在布拉格任大拉比。著有《我的补充》，阐述他本人学习《密西拿》的心得体会。

② 犹太教对宰杀动物家禽有许多特殊规定，称礼定屠宰。不按这些规定宰杀的动物被视为不洁，肉不可食用，毛皮也不能使用。

的吗？难道人们在宰杀时没有诵读那两段祷文，没有将血盖住吗？我的儿为什么不能躺在你们身上休息？我的儿，继续睡吧。”

于是，瑞布·余德尔的父亲立即对她的话作了反驳：“如果一切都如你希望的那样，那他就只会整天睡觉，忘记在世上还有《托拉》。所罗门国王，愿他安息，曾被其母亲缚在神柱上，以全心全意地学习《托拉》。长大后，他很感激母亲。然而，你却毁了你的儿子，一个劲地叫他睡觉，睡觉。也许你会用绣着星星和行星的图案的床单给他盖起来，把床单垫在他的床上，这样他就能够整天舒服地睡觉。他的朋友、伙伴一个个都结了婚。约耳也和乐长的女儿弗鲁门特结了婚。而你的儿子余德尔却被拴在你的围裙带子上。你不停地叫他再睡一会。”他的父亲开始对他发火嚷道：“抬起你的双腿，到诵经堂去。”

余德尔去诵经堂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在他后面，一边把饼塞在他手里，一边说：“我的儿，吃掉这块饼吧。不要说在我去世周年纪念日你想斋戒。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从来没有禁过食，因为你只不想伸出你的手请求施舍，所以你现在禁食。”

瑞布·余德尔醒来后，看到他面前有一块饼。然而这不是他的母亲从一个没有吃、喝的地方给他送来的，而是一个常去诵经堂把自己的饼省给可怜的学生吃的贫妇给他的。她还给了他一些钱。瑞布·余德尔做完祷告便把饼吃了。为了纪念他母亲，愿她安息，他决定把钱施舍给穷人。母亲使他自立，即使在阴间还照看他。

瑞布·余德尔心情激动地祈祷着：“啊，我们祖先的主啊，愿你意志主宰一切，希望我这次学习，为母亲的灵魂（愿她安息！）而学习，能达到你的崇高的标准。愿她的灵魂将升入天堂！愿她在你面前的妇女中获得一席之地！请求主宽恕她，让

她有机会补偿自己的过失！宽恕她在你面前犯的罪过和做错了的事。愿她的灵魂在伊甸园安息。阿门！”

随后，他又读完了《密西拿》中有关章节的剩余部分，然后做悼念祈祷，诵读了午祷。祈祷前，他给穷人散布施舍。接受他施舍的一个穷人看到余德尔和他自己一样穷，或者说比他还要穷，还给他施舍，确实很吃惊。于是，他又把那份施舍又送给另外一个穷人。硬币是圆的，可以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能有机会用金钱来执行主的旨意是无比幸福的。

第三章

世界及丰富的宝藏／奇妙的万物／古代的传说／布洛德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上路了。在该住的地方住，在该吃的地方吃。他每天都要见到一些陌生人。对一些人来说，灵魂是重要的，体质并不重要；对另一些人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灵魂并不重要。现在，他发现自己有时和延长吃喝时间、缩短谢恩时间的人住在一起；有时和只关心自己精神而不注意身体的人住在一起。一天，他和一个在外寻找旅伴的人住在一起。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和一个不愿向穷人施舍的人住在一起。啊，大地啊，大地，你怎么竟变成吝啬鬼居住的地方。

总之，瑞布·余德尔到了很多地方，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并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习惯。在他离开布洛德之前，所有的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似乎一个人和他的同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一旦他离开了布洛德，对他来说，好像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由于他像一个天使在四处游历，他到了一些能够辨认的地方，也到了一些无法辨认的地方，每到一处都有新的发现。

如果别人处在瑞布·余德尔的情况下，也许会看到世上许

多的虚情假意，但他却从来没有忘了自己的目标，即回家继续学习《托拉》和参加集会祈祷。他不愿意接受施舍，因而没有钱租马车，只得步行。脚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哪里。你以为他从来不坐马车吗？我们不久前刚听说过他搭便车时的情况。

“步行”意思是没有安排任何固定的方向去旅行。一般的习惯是，人们旅行时总是坐马车的，但瑞布・余德尔在这方面不是太讲究。如果他向北走时遇到一辆向南驶的马车，为了结伴，他就坐马车向南走。如果他向东走时，遇到一辆向西行的马车，他也会搭便车向西走。

在旅行那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停止背诵《箴言》中的“上帝的眼睛看着每个地方”这句话。他还继续往下背书中的其他词句：“一个人的道路是展现在上帝的眼前。”世界上任何事都不是一层不变的；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一件事是理想的。如果一个人想做事就必须做好，否则在做这件事时就不会得到帮助。如果她不做好事，也行；因为那也是主的安排。从瑞布・余德尔回程经历看，他已经看清了世事的变化。咋看上去，这个世界似乎不值得详细观察，但是当他经过一番思考、并能恰如其分地从好处看人的行为，他发现这个浮华的世界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有真正活力的世界。

瑞布・余德尔经过乡村时所看到的一切幸而都是好的。在乡村，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玉米、豆类、羊群、牛马、家禽、蜜蜂，硕大无比的鱼，因皮而被宰杀的动物。以及石灰、沥青、粘土、有颜色的泥土、煤、硫磺、石油、金属、盐、岩石，还有从小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使人心旷神怡。沿途还有许多工厂，生产亚麻、羊毛、纸张、玻璃、糖、盐、黑色火药、烟草、亚麻制品、白兰地酒、啤酒和其他酒类。

一个像瑞布・余德尔那样对《圣经》和《塔木德》有研究的

人，以及像他一样对《托拉》无限崇敬的人，对一切大事小事都会考虑它们的道德影响，不会轻易让它们从自己眼底溜过。人们在经过制革厂时，往往会捂住鼻子匆匆而过；但瑞布·余德尔总是慢慢地走着，看着毛皮并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能自己剥皮，用这些皮做成了不起的经卷，那该多好。这样，我就能按圣书上所说的去做："我在主的面前写下了自己犯下的许多罪过。主以其博大的胸怀，宽恕我并赐予他的慈爱。"

当他看到人们把绳子拧起来，他会自言自语道："如果我能用自己的内脏搓成绳索将自己捆束起来，任凭主的发落，那该多好啊！"

他也用双眼仔细观察当地的居民，发现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敬神。他观察到许多神像都装饰得很好，而敬神的人却光着身子。不是上帝不容许这个哈西德派信徒抬起头看这些神像，或转移他自己对主的注意力而去凝视这些神像，而是乡村被很多塑像和雕刻的像弄得很难看。他也观察到，年轻人被征入国王的军队当兵，而较年老的人被留在家里。人间的帝王和天上的帝王在这方面是相似的。宇宙中的国王总是等人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他的工作之后，才把他带到王中之王——上帝面前。但是人世的国王却在人还年轻时就把他们带走，那么他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天上的国王总是先带走人的灵魂，然后这个人就升天了。地上的王国把活人带走，然后夺去他的灵魂。

瑞布·余德尔想：这是很难掌握的事。把这个乡村的人送到另一个地方，再把另一个地方的人送到这个乡村，国王这样做能得到满意吗？对于死神来说，他到这里来还是到那里去能有什么不同？

瑞布·余德尔出门前，除了学习《托拉》和做祈祷，没有时

间做任何事。一旦出了门，他便开始注意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都想要听一听降临在人们身上的灾难，因为没有一个城镇没遭过灾难；但是一个城镇的灾难总是和其他城镇的灾难不同。唯一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受压迫的犹太人。正如《哀歌》中讲的，他们惨死在以实玛利人和土耳人的手中，惨死在哥萨克的克米尔尼斯基人手里，这些人带着弓箭和其他武器成群结队地集中在一起，鞑靼人跟在哥萨克人的后面杀害犹太人。人们说，那天，神圣虔诚、像天使撒拉弗一般的犹太圣徒也被打死了。很多富人和名人由于饥渴也倒下了。在父亲面前、女儿被摧残；母亲怀里的儿子被残杀，在看得见当着丈夫的面，妻子和孕妇的衣服被刺刀剥去，遭到了暴行。庄园领主是压迫犹太人最厉害的人。上帝把他们的深紫色外套浸泡在被杀害的犹太人的血液中，使其颜色变得象血一样红。

据说瑞布·余德尔离开布洛德的那天，为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吊死在树上的、或漂浮在水面上人的灵魂，他用神圣的言辞使空气中充满芳香。在回布洛德的路上，他终于明白那些被吊在树上或漂浮在水面上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放弃活下去的念头。他们吊死在树上或跳进水里淹死。在上帝需要他们的血之前这些人都一直留在那里。正如先知约珥所说："我将把他们的没有弄干净的血弄干净。"瑞布·余德尔想：以前我常常认为这块陆地叫做加利西亚，因为它和大风、海及干燥的陆地有关。但在我游历期间却听说，当罪恶的提图斯（愿他的骨头被捣成碎片）驱逐犹太人后，一部分犹太人就到这里来建立这个国家。从加利西亚在意第绪语中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该地区是由流亡犹太人开发的。

如果不是这个地方的石头，证明犹太人早在很多年前来到加利西亚地区，我们就会和瑞布·余德尔的看法一样。我们发

现先知约拿的很多后裔被埋在伦伯格墓地，为了纪念那条吞掉了约拿的鱼，还在他们的墓碑上都刻上一条鱼。在一些墓碑上写着许多有关约拿后裔的话。他们中有一些人名字拼成 Kiknis，一些圣人认为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语的 Kikyon 而来的。而 Kikyon 指的是约拿的葫芦。圣贤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犹太拉比约瑟夫·扫罗·纳旦森说过下面的话："谁相信我们的话，在这个距离先知之邦遥远的城里，他的后代在蕴藏着矿石的地方找到了住处。"由于灾难、压迫、战争和掠夺，整个乡村地底下埋有很多金银财宝。富裕的乡民常把他们的金银宝物埋在地下，以便防止它们落入坏人的手中。瑞布·余德尔常和那些不惜精力到处挖掘寻找金银财宝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想发不义之财。瑞布·余德尔认为藏起来的财宝只是一种财源，正像《塔木法》中说的那样，挖掘出的财物只是偶然碰到的三件东西之一。因此，一个人为什么去寻找那些靠碰运气才能发现的东西呢？瑞布·余德尔对他们说："你们是自以为聪明的傻瓜，自找烦恼。在《密西拿》中在论述《诗篇》的章节中写道，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将来都由救世主弥赛亚为大家打开，根本不需要去寻找。还是去祈祷弥赛亚早日降临吧。阿门！届时你们将不费力气就能得到一切，毋需自寻烦恼了。"

旅行的人总是结伴而行。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如果他遇到一个向他打招呼的非犹太人，他就报之以"阿门！"如果他遇到一个牵着牛从村里来的人，他就和他一起走。他也会陪伴着小贩们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瑞布·余德尔喜欢自己的同伴。主给他以陪伴一个人的机会，他就会陪着他。《智慧之光》这本书中提到，独来独往只是蛇的本性，因为它所到之处将没有平静和安宁；由于瑞布·余德尔正好相反，喜欢平静，因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瑞布·余德尔到底像谁呢？他曾经在一个故事中赞扬的有两个眼睛的圣徒，每当碰上犹太人，就都要急忙前去打招呼。每当一个向他打招呼时，他总是用一只眼睛看自己的地位低下，另一只眼睛看上帝的伟大。“我是余德尔，”他会这样地沉思着。“我是一个渺小的而没有出息的人。而无所不在的天主在却引导亚伯拉罕的一个后代，给我以巨大的荣誉。”如果别人给他饭吃，给他喝水，他总要把这看成是上帝的伟大。他常常因这些伟大的神迹而流泪。眼泪常使他眼睛模糊，这也应了一句圣言：“利亚[1]有一双无神的眼睛”阿拉米语却把它说成是“利亚的眼睛由于哭泣而模糊”。如果有人在路上遇到瑞布·余德尔，他一定会自言自语地说：我怀疑他是否是三十六个隐退圣徒之一。如果瑞布·余德尔知道人们对他议论，一定感到好笑。因为他曾遇见过其中一个圣徒。瑞布·余德尔十分谦逊，从不追求圣徒的称号。他常常说：“如果我活着，按诫律行事，并做些益事，就足已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在叫做《纺织者的事业》这本书中，写了关于以西结的战车。“上帝总是派两个天使陪伴他所创的每个人（《出埃及记》是这样写：‘我派了一个天使在你面前。’随后，又写道，‘我的天使也将去你的面前。’由此我们推断出有两个天使）。这些天使在人间到处飞行，直到他们把自己浸泡在火海里，整整三百六十五次，才唱出赞歌。此后，他们得在白色的火焰里经受七次考验，以去掉他们从人间带到天堂的人的气味。即使如此，只有当其他天使叫他们唱赞歌时，他们才会得到召见。这一点在《采摘玫瑰花》这部作品里已讲述：“啊，兄弟，充分思考并理解你自身

---

① 以色列人祖先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其眼睛没有神而不为雅各所爱。系利亚的父亲采用欺骗方式使雅各与之结婚。

的重要性。既然你认识到你的身体内有一种臭气，你怎么还能如此粗俗、傲慢呢？对于天使来说，尽管伴随你的天使接受了浸礼和洗涤，他们只有在被其他天使召唤时才能唱赞歌，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简要地说，瑞布·余德尔忠实地执行了诫律，高兴地享有恩赐的名字，使他经受多次考验，没有成为骄傲自大的牺牲品。对于同伴，他一向怀有善意。他也关心人间事务。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包含一种道德意义，他从不贬低或谴责任何事物。

最近几场大雪正在融化。井水漫到了井边，潮湿的泥土散发出芬香。上帝的慈爱充满了人间，神圣的上帝以他的仁慈支撑着整个宇宙。瑞布·余德尔的心越来越感到充实。他常常伸出他的手臂说："只要见到犹太人，我都将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为他祝福。”你可能不知道旅行者的内心感觉。他的心充满了激情，却没有和他谈话的人。换一个处在瑞布·余德尔位置上的人，也许会感到烦闷，但瑞布·余德尔却总是很高兴，特别是他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短。他为何会这样呢？因为他同时想到很多事情。如果一个人定下心来只考虑一件事，他会感到烦闷。但当他从一件事考虑到另一件事，他的心情就会愉快了。不消说，瑞布·余德尔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件事苦思良久，而是一掠而过，点到为止。因此，他的思绪自然能在一小时内从宇宙的一端飞到另一端。

在离开布洛德之前，他从来没注意过城里的事情。但现在，对他来说，好像整个布洛德在陪伴着他。何况，他又了解了世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如：他听说了犹太拉比泽夫·弗兰克尔家庭风波。泽夫·弗兰克尔是大卫·内桑森拉比的女婿，大卫·内桑森拉比又是余德尔·内桑森拉比的弟弟。这位泽夫拉比和妻子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是这两人之间争吵引起的。当时，他

没有注意这事。现在，当他独自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发觉，这一定和泽恰尔亚拉比在他的有关爱打听别人事情的小旅馆老板和布洛德的两个商人的故事中涉及到的情况有关。当他俩的关系结束时离婚的事便发生了。这一定涉及到泽夫·弗兰克拉比和内桑森家族之间的关系。泽夫·弗兰克尔和妻子离婚后，不知这关系是否也结束了。就在泽夫拉比离开布洛德时，他遇到了约瑟福夫拉比。随后，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当约瑟福夫拉比快到布洛德时，他的车夫停车到一家小旅馆里去吃点东西。这是人们进城前的一种习俗。这位犹太拉比便坐在马车上等。就在这时，从城里过来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上面坐着一个既有身份又有钱的人。拉比打听道："此人是谁？"有人告诉他，是泽夫·弗兰克尔拉比。约瑟福夫拉比又问："他到哪儿去？"有人接着告诉他说："嗨，他今天和妻子离婚了，现在他正回到自己居住的瑞沙城去。"这时，约瑟福夫拉比意识到这事真是太巧了。他所属犹太会堂的余斯帕拉比有一封信请他交给泽夫拉比。如果车夫不把车停下来，他就无法把这封信送达。他当即把信交给了泽夫拉比。泽夫拉比见信后立即下车，他俩一起进了小旅馆谈起话来，一谈就是半天。

当他们相互分手的时候，泽夫拉比不无悲伤地说："我对离开布洛德感到很遗憾。"他给扎尔曼·玛各尼亚斯拉比写了一封推荐信，建议任命持信人为法庭庭长。因为原来布洛德的法庭庭长莱布拉比去世了。为什么要短话长说呢？扎尔曼·玛各尼亚斯拉比与持信人谈了一会，对其智慧感到惊奇，于是带他去见余德尔·内桑森拉比，结果他被任命为法庭庭长。

瑞布·余德尔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好像上帝打开了整个布洛德的日志让他阅读。

与此同时，弗鲁门特和她的女儿们在做什么？弗鲁门特和

她的女儿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炭烧。她们有好多天没有烧饭吃，没有生火了。若是瑞布·余德尔没有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买礼物和食宿上而是给她们寄上一些东西，就能把她们从饥寒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给她们寄任何东西，钱就花光了。女儿们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她们当中一个在呻吟，另一个在哭嚎："让大地覆盖我的血和骨头。"最小的妹妹也像她们一样在哭泣："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主啊，既然你如此不管我，对我如此残酷，我还等什么？"弗鲁门特没有说什么，只是轻声叹息：她应该确实感到生活的痛苦，需要坐下来。她想了又想，不知道丈夫还在寻求什么：我的肌肤在抽搐，我的心在害怕，得赶快给我找一个咨询专家来。弗鲁门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里不停地在问：余德尔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会在哪里？若妻子知道丈夫在某某地方，她的思想就陪伴着他，如果不知道时，她的心就会暗暗地从一处到另一处去寻找他，这是很平常的事。当一个主妇知道她的丈夫在某天某日回来，她便会安慰她的女儿说："等等，女儿，耐心地等等吧，爸爸将在某日某时回来。"但当她不知道的时候，她会替她自己和女儿感到惭愧。

她一会儿看看佩赛勒，一会儿看看布卢姆，一会儿又看看吉特勒。佩赛勒长着洁白的皮肤、金黄色的厚发，一双大大的绿眼睛。开始她以为佩赛勒睡着了，后来发现她垂下眼皮在等她的父亲回来对她说："恭喜你！"吉特勒就坐在她身旁。她的鬈发披在肩上，眼睫毛遮盖了眼睛，以至你看不出来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她的鼻子微微上翘。开始她以为这是一种傲慢的表示，愿上帝不许，实际上她是在抬起头求助。布卢姆坐在她们当中，好像在雨中燕子缩起身子，以至于你看不到她的忧伤表情。

每当在这样的时刻，弗鲁门特总是暗自思忖，默默向上帝祈祷："宇宙之主，难道你徒劳地创造一切吗？你造就出我的这些女儿，不是为了让她们结婚吗？"

第 四 章

母亲和女儿

努塔就在这时候回到了布洛德。弗鲁门特想打听丈夫的一点点消息，戴上头巾就去拜访他。她见到努塔坐在炉子旁边，他的妻子撒拉低着头看着他，把芥末放在他的右边。他正在哭泣，哦！他一看弗鲁门特就抬起头对她说："上帝保佑你来啦，佘德尔夫人。"

弗鲁门特则大声喊道："你是犹太人中的罪人。你把佘德尔留在什么地方？"

努塔回答说："我希望我也能把你留在像他那么好的地方。如果我仅告诉你他在罗哈庭，你可能会说，今天他有东西吃，但谁知道明天呢？如果我告诉你他呆在一家小旅馆里，你会问那是什么样的小旅馆，我的丈夫能在那里消磨时间吗？那必定是没有屋顶的地方。下雪的时候，雪花落到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胡子上就像人们在剪羊毛时胡子一片雪白。因此，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把他留在一个只有有钱人才住在里面的大旅馆里。他有自己的房间，就像站在华盖下面的新郎。整个旅馆的人都听他使唤。"

听了这些后，她开始悲叹。努塔知道她一定会悲叹的，因

为她和她的女儿被抛弃在这样一个贫苦地方，而瑞布·余德尔却那样富足，努塔想安慰她。可是，凡了解弗鲁门特的人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弗鲁门特深知，要使她的丈夫改变生活习惯会有多难！连叫他换一件衬衣也不是件易事。然而，为了女儿，他却在一个大旅馆里安顿下来。哦，弗鲁门特，你常常说，他一点不肯帮助他的女儿和妻子。即使在梦中你也会对他发怒。现在，她对从自己嘴里说出过的所有对他不恭的话感到痛心。

弗鲁门特独自坐在家里流泪，这次不是因为吃饭的事。烦恼已经使她饱了，她不想吃饭。她是因后悔流泪，为丈夫而悲伤。她的丈夫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吉特勒伸出她一双温暖的手抚摩着她的姐姐佩赛勒说："佩赛勒，别哭了，父亲回来时会带回婚约的。所有的邻居和她们的丈夫都会来祝贺你，恭喜你。如果他们看见新娘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们会怎么说？一定会以为瑞布·余德尔为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瘸子，或是瞎子或是老头儿，愿上帝不许。妈，不是吗？"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吉特勒，你说得很对。"

吉特勒接着说："妈，你告诉她，她会听你的话，擦干眼泪的。"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佩赛勒，你妹妹说得很对。"谁知她也哭起来了，以至于话也说不出来。佩赛勒仍在悲伤，拒绝人安慰她，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心思，正为她父亲忧愁。父亲为她到了很远的地方，至今还未回家。想到这里，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悲伤地唱了起来：

"安息日的欢乐已经结束，

我们不能再唱安息日颂歌，
（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因为我们的父亲走了。

现在你的手放到了我们头上，
荆棘和蓟发芽长了出来，
（父亲离开了家）
我们能擦干眼泪吗？

隔壁的家人听见
他把安息日献给神，
在整个七天里
充满了他的歌声。

听！公鸡在啼叫，
是黎明的信号，
嘘！因为父亲
在半夜起来祈祷。

哎呀！当公鸡啼叫的时候
没有人起来。
阁楼仍然漆黑一片，
像竖起的墓碑。

母亲在家中的床上
辗转反侧。
亲爱的宝贝，再睡一会儿，

父亲还没回来。”

吉特勒把一只手从佩赛勒的头上抬起来，放到布卢姆的头上，抚摩着她那棕色的头发，说：“爸爸不仅为佩赛勒找到了新郎，也为布卢姆找到了心上人。布卢姆，你这样地低着头，真令我感到惊奇。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帮助来自上帝？谁是你的心上人？一定是个英俊、敬神的学者。在黑暗中我不能把他的样子画出来，等他来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他会用一只手拧着他那长长的鬓发，另一只放在打开的《塔木德》上。他的诵读声会从围墙一头传到另一头，你的朋友都将站在那里倾听，妈，你说是吗？”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吉特勒，你说得很对。”

吉特勒又重复地说：“那么妈，你来告诉布卢姆，这样她便会抬起头来。”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吉特勒。已经为布卢姆找到了心上人。不仅为布卢姆，而且也为吉特勒找到了如意郎。”弗鲁门特语塞咽喉，流着眼泪说不下去了。好像荆棘丛钩住了人的衣服那样，当你刚从一侧解脱出来，它又从另一侧将你钩住。这时，吉特勒唱了起来：

“如蒙上帝假我
长寿，
我的生命之火
将会发出亮光。

灯火行将熄灭之时
灯光总要闪烁。

在白天，在夜晚，
我将献身《托拉》。”

努塔从回来的那天起，便丢下自己原先的事务。马儿百般闲聊地站在那儿，马车不再搭运乘客。他把时间用在拜访城里的名流上，以便被任命为度量衡检查员。并从那时起，他一直披着那位从不喝酒老人的祈祷披肩祈祷。他看不起自己的手艺，想换另一种手艺。努塔，你过去不是常常亲口说过一个人不应该改变他的手艺吗？

由于无事可做，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呆在他岳父的旅馆里。被称为布洛德歌手的诗人喜欢听他的讲话，特别喜欢听他叙述他和哈西德派教徒瑞布·余德尔一起旅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们非常喜欢这方面的事，在为普珥节作准备时，竟把这些事写成韵文。在普珥节到来时，人人要庆祝一番。下面就是他们当时做的事：两个人化装起来，一个扮瑞布·余德尔，一个扮努塔。其中一个人讲述他们在途中的冒险经过。另一个人把手放在他的耳边有节奏地唱歌。在普珥节到来之前，整个布洛德的人都会唱这些歌曲。没有一个小孩不会唱有关瑞布·余德尔和他的妻子弗鲁门特的歌谣，没有一个不会唱他那三个纯洁女儿的歌谣，以及途中所有发生在努塔身上和他的两匹马身上的歌谣。在布洛德，有些人对瑞布·余德尔歌谣的喜欢程度超过对普珥节那天上演的阿哈苏赫鲁戏的喜欢。

“想不到，事情竟发展到这一步，”一个贫民问另一个贫民。“你从余德尔·内桑森拉比那里得到了多少钱？从他的弟弟大卫拉比那里、从扎尔曼·玛各尼亚斯拉比那里、从西缅·蒂查拉比那里、从某某、某某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呢？”

另一个贫民回答说：“你认为任何人都关心穷人吗？该地

有一位哈西派教徒，他到乡村去了，布洛德所有的人要做的事没有比唱歌更好的了。他们要唱关于他的情况、关于他所做的事的歌曲。这是好事。你见过类似的情况吗？这里有一个犹太人，他为他的女儿担心。他离家外出，去看看能得到什么帮助把女儿护送到新娘华盖下面。这里的人除了相互讲述有关他的情况，什么也不帮他。”

并不是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歌曲都是布洛德歌手的作品。有一些是人们把相关内容串在一起，那些自称布洛德的歌手借机自我夸耀一番。《从前有一位犹太人》就是这样一首歌：

“从前有位犹太人，
名字叫做犹大先生，
没有家也没有粮，
这样穷——太羞愧。

他有女儿一大群，
谁也不知道有多少？
一个白得像百合，
一个红得像玫瑰。

一个美得像蓝天，
夏日的日子美又好，
可他的女儿却遭轻视，
孤独外加遭抛弃。

少女的心啊柔又洁，
就是无人登临门，

其中原因不用问，
自然是因为缺嫁妆。

在天的主啊慈悲心，
不让少女憾终身。
且听这支民谣，
唱出奇迹伟又大。

为她找来了新郎官，
诚实可爱的棒少年，
允诺今后财路宽，
定会赚取更多的钱。

快来给我们一些钱，
权作听歌的赏钱；
时不待我我不待人，
我们很快要离开。”

不过，当布洛德的人在哼唱瑞布·余德尔的歌谣时，他本人却在远离布洛德的地方。不时地，有穷人来到这儿向瑞布·余德尔的邻居打听瑞布·余德尔的妻子住在那里。他们反问道：“你打听瑞布·余德尔的妻子做什么？”问话人回答说：“我碰巧在某个地方遇到瑞布·余德尔。他对我说：‘当你到达布洛德的时候，去看看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感谢上帝。’”每当这一时刻，弗鲁门特会说：“如果只是其他人看见余德尔，而我没看见，我会有什么满意。不过，不管怎样，我还要感谢你，愿你增加体力，不怕麻烦地给我带来一点问候。

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打算回家吗？”

努塔的哥哥，雅各·参孙为买努塔的马来到这里，尽管最后什么也没有买，他却带来瑞布·余德尔的问候和一些有关他的消息。是雅各·参孙把瑞布·余德尔为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新郎官的经过告诉了布洛德的歌手，而努塔到了罗哈庭后就离开了瑞布·余德尔。后来才不断地有媒人到那里拜访瑞布·余德尔。雅各·参孙是个智者的门徒，却穿得像个车夫，而努塔的举止像个车夫，倒装一副智者门徒的样子。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瑞布·余德尔身上。总而言之，他虽到处飘泊，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回到布洛德。不过，他现在离布洛德还很远，在扎巴瑞夫附近，也就是当初呆过若干天的地方。

第五章

配偶与婚配

瑞布·余德尔现在虽身在扎巴瑞夫，但他却认不出这城市。第一次来时，他住在伊佛雷姆拉比家，伊佛雷姆不让他跨出门槛一步。因此，瑞布·余德尔呆立在街头，不知东南西北，去不了伊佛雷姆家，也不知在哪儿过夜歇息。他叹息道，第一次来这儿时，身坐马车，左右侍从，应有尽有。而现在步行而来，连个投宿的地方也没有。

他只配在露天过夜，他也果真在露天过夜了。因为依他之见，热情待人的训条只因有荣华富贵才得到兑现。然而，他的叹息惊动了无处不在的上帝。上帝为瑞布·余德尔点亮了诵经堂里的灯。瑞布·余德尔走了进去。他发现两三个人坐在炉子旁边看书。一个人嘴里刁着长长的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瑞布·余德尔放下包袱，净手，晚祷。换了别人在瑞布·余德尔的位置，或许会发怒生气，因为他进去时没有人特意与他打招呼。尤其是像他这样第一次拜访通常会受到高礼遇的人。然而，瑞布·余德尔不但没有被惹恼，反而不考虑自己而替别人着想起来。他自言自语道，我记得住在伊佛雷姆家时，曾有一位名叫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拜访过伊佛雷姆。他是来说媒

提亲的，我想知道神圣的上帝有没有为他们选择到合适的伴侣。

他祷告完毕后，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坐在桌子旁边看起来，他听见两个人在闲谈。第一个人问，这些地方有什么新闻？第二个人答道，我听说，萨拉·利厄已和她的丈夫离婚了。第一个人问为什么，第二个人解释道，那个寡妇嫁给了梅谢尔，以便他能和他一起到以色列。但是他不想去，于是她就去要求离婚。第一个人问，他为什么突然不想去呢？他的同伴解释道，只在流亡者的土地上进行的庆典的第二天，对于他来说犹如梦境，满面羞愧，面呈黑色。他认识到以色列的神圣尊严，他很难改变庆典第二天的神圣性。而在以色列是没有这一庆典的。

瑞布·余德尔从他们的谈话获知，他们正在谈论他曾在伊佛雷姆家听到的有关会堂总管的事，他已和富有的寡妇萨拉·利厄结婚，但最后还是会堂总管不走运。瑞布·余德尔自言自语说，努塔的话多么正确啊。努塔说，人无法逃脱上帝为他安排的命运。后来，瑞布·余德尔有了插话的机会，便道，他一生妒忌的人是能到以色列去的某个妇女。除了那个会堂总管梅谢尔外，我不轻视任何人，会堂总管完全有可能进入以色列，而他却没有。瑞布·余德尔心想："要是我能进入以色列就好了。"

过一会儿，两个人中一个抬起头，又立即与同伙小声嘀咕："嗨！那就是从布洛德来的可怜虫。伊佛雷姆把他打入深宫。他示意他的同伙不要理他。"听到这话，瑞布·余德尔就再也没有勇气打听去伊佛雷姆家的线路，他们随即高声诵读起来。瑞布·余德尔则坐在那里读书直至睡着为止。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自己摸到了伊佛雷姆家。他到那儿

时，人们正在为伊佛雷姆的女儿起草婚约。他看见了伊佛雷姆先生和他的妻子，泽卡里亚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伊佛雷姆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他还见到了来自舍本希的西米恩，内森和其女婿瑞布·雅各·摩西，雅各·摩西的儿子，以色列·所罗门，这个以色列·所罗门是新郎，那一位以色列·所罗门是媒人，还有本城的名人。城里的合唱指挥人站在那里为他们唱歌。会堂总管梅谢尔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因为富有的萨拉·利厄已提出与他离婚。从瑞布·余德尔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和那些女婿们坐在一起很高兴，就好像他是拥有很多金币的阔佬。为了庆贺这个时刻，瑞布·余德尔穿上漂亮衣服。当所有到场的人坐定享用订婚筵席时，他们便开始赞美这桩婚事。

伊佛雷姆先生的女婿、泽卡里亚先生开始讲述婚姻故事，讲到聚居奥斯特洛的犹太会众正在建造一个新犹太会堂，奠基纪念撒母耳·爱德尔斯拉比。作为对这一名誉的回礼，他捐赠了和奠基石同样重量的金子。但后来，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仍享有我们主的声誉，视认作是马哈索的转世。马哈索拉比住在一位面包师家里，因为在马哈索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面包师的妻子很同情她。这两位妇女起誓约定，马哈索长大后与面包师的女儿结婚。他长大以后，遵守了他母亲的诺言，而且他把他岳母的名字加在他的名字里，爱德尔斯是他岳母的名字。

瑞布·泽卡里亚继续讲述那些在出生前就天生成双配对的人。讲到的有沙巴海·柯亨拉比也叫作沙恩和他妹妹的故事。在克米尔尼茨基的日子里，他的名誉被损害，他们的父亲迈尔拉比被杀害。儿子往一个方向逃跑，女儿逃往另一个方向，加入到无家可归、绝望的乞丐行列，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换门逐户地讨饭。最后，她找到了她的哥哥。是她的哥哥在学唱圣歌时她认出来的。这是他

们的殉难者父亲学唱的圣歌。这时他也认出她来，并给她做媒，嫁给他那已鳏居多年的岳父。沙恩充任男傧相，并允诺他们生儿子，作为结婚礼物，这个儿子将用他心中的《托拉》照亮世界。结果如愿以偿，因为她的儿子成为一个学者，做迈尔拉比写了一部名为《Ponim Meiros》的作品，意为满面春风。

以色列·所罗门接着开始讲述上帝安排好的婚事，谈到克拉科的寡妇，她的丈夫给她在城外留下两个窑，一个是沥青窑，另一个是石灰窑。当时，教皇想建造一个新宫殿并派两位牧师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收集大笔钱财。一天，他们来到克拉科。他们到达这个城的时候，天还未亮，城门仍然关着，因而，他们不能进去，也没有投宿的地方。他们看到石灰窑和沥青窑的火光，便走了进去。他们对前面提到的寡妇说："尊敬的夫人。我们又饥又渴，求求你给我们一些面包和酒。"他们吃喝以后，便到附近河里去洗澡。他俩你一句我一句称赞寡妇的美貌，接着，开始互相争吵起来，一个说，她将是我的人。另一个说，绝对不可能，因为她将是我的人。当他们站在河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抓住另一个要淹死他。当他看到这种情形，他也抓住对方，使劲地将他往下拉，最后，两人都淹死了。

一两个小时后，寡妇的帮工告诉她，他们看见有衣服在河岸上，但附近没见到人。寡妇知道，这些一定是夜里到她家来的两位牧师的衣服。因此，她去把衣服拿回来放在地下室，等衣服的主人来取。结果衣服烂掉后也没有人来取，却掉出来一大堆钱。她把钱藏起来，并决定继续苦干。就在这时候，一个富人成了鳏夫。他虽然年纪不很大，但却精通《托拉》。寡妇找来一个媒人并对他说，她有100个金币，要他去告诉那个鳏夫，说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寡妇，愿意给他100个金币，但条件是他必须娶她为妻。并告诉他，他所有的金银财宝和她的财富相比

较，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当那个鳏夫听了这番话，说："这件事一定是上帝安排的。"因此，她穿上安息日服装到他家里去了。他看到她和蔼，举止优雅，根据他们信仰和法律，他视她为圣洁。她离开了自己家乡两个窑与他同住。他们一生荣华富贵，她给他生儿育女，并做了很多善事。

以色列·所罗门继而又谈起做媒的事。他说："我们能在家学习，为何要到外国学习？"愿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安息长眠。如果互相为敌，西米恩·纳森先生愿他和前述的永远分手。瑞布·西米恩·纳森的女儿决意嫁给瑞布·雅各·摩西。

这时候，瑞布·伊佛雷姆敲着桌子说："各位，是晨祷的时候了。"他们为感谢上帝恩泽，开始准备晨祷。侍女们来拿走碟子，铺上一块台布，猫咪拉萨因凯呆在他们脚之间。拉萨因凯原来叫耶洗那，但已改成现名，她是属以色列·所罗门养的一只猫，愿他安息长眠。此猫曾在以色列·所罗门讲述的人兽故事中出现。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瑞布·泽卡里亚讲述《犹太社区集》中的一些故事。以色列·所罗门讲述看守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不相同。以色列·所罗门讲述的故事可与想象中人的品质和美德相比较。而瑞布·泽卡里亚讲述的则是寓言故事。无论瑞布·泽卡里亚讲什么故事都是关于神圣的上帝，根据人们的功过，用爱心来对待正直的圣徒，惩罚邪恶的罪人。伊佛雷姆先生说的话不是没有理由。他说："我的儿子泽卡里亚像一本寓言书。他知道怎样用比喻来表达他要说的话。因为泽卡里亚要么不说话，要说则一语惊人，充满智慧。"

等所有想讲故事的人讲完故事后，伊佛雷姆拉比开始讲述他的家族，一直追溯到他的祖先，已故哈南·泽经·阿什肯纳兹故事，还讲到撰写《伊佛雷姆之门》这部著作的已故作者加

昂。据他们说，他在以色列搭了一个帐篷。伊佛雷姆拉比接着讲到他的亲戚，并提到哈南·泽维·阿什肯纳兹的儿子雅洛·埃姆登拉比编写的祈祷书。

西米恩·内森坐在桌子的一头；由于他的妻子年老体弱，没有和他一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他毕竟已经有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把他女儿嫁给雅各·摩西时候，自己已经结婚了。然而，他仍然没有幸福的家庭。既然他和伊佛雷姆拉比结亲，他就和一个贵族家庭有联系了。这个家庭参与了编辑祈祷书。虽然他自己习惯用自己的祈祷书，但当他一听说伊佛雷姆拉比的一个亲戚怎样编的一本祈祷书，对于他来说，除了那一家，似乎以色列没有别的家庭为上帝祈祷。他不时地站起来坐在以色列·所罗门身旁。一看到有人进来，他就换一个位置，又坐到桌子的一头，以便让人知道他是新郎的祖父。他的女婿瑞布·雅各·摩西坐在他身边。虽然他手里没有手杖，却好像人是弯着腰靠在一根手杖上。他对所说的每件事情都点头表示同意。他一直不停地背诵着《诗篇》中的一节诗：“我在夜里仍记着你的名字，上帝，我将维护你传给的《托拉》。”在令人烦恼、悲哀之晚，他总要学习《托拉》。“我这样做，是为了遵守你的诫律。”

瑞布·余德尔告别了那些女婿自己上路了。无论他到哪里，人们都给他面包。正如拉比在《圣经》译注中所写：“一个犹太人的寄宿者，无论他到哪里，上帝与他同行。”无论他呆在哪里过夜，那里的人会给他提供早餐。如果遇到安息日，他可以吃三顿饭。瑞布·余德尔在途中看到一些城镇，遇到一些英俊小伙子。如果他考虑此事，就会在他们中间为他女儿布卢姆和吉特勒挑选夫婿。由于她们想要更好的，所以瑞布·余德尔没有考虑这些小伙子。他没考虑他们，你也不必惊讶。这是

瑞布·余德尔的习惯，他从不匆忙做任何事。上帝会给他提供每个慈爱的暗号，他也会表示感激。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一定会接受的。

他不是那种人，在得到恩惠和好处后，心里总不满足，仍然伸出他们的双手一遍一遍地叫嚷，再多给我们一点，直到最后连原先得到的那恩惠消失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已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他属于那种知道上帝能给每个提供所需东西的人。因此，如果上帝认为他需要更多，就会给予他更多。这些人坚信上帝会保佑他们不缺任何东西的。上帝不是已经给佩赛勒找到了一个对象了吗？然而直到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赞美上帝，愿上帝保佑！虽然人类的婚姻像分开红海海水一样难，但上帝仍坐镇婚配世人。如果不是今天，就到明天，明天不行就到后天。如果一个人想匆忙地将他已到结婚年龄的女儿嫁出去，他就会缺乏资金。如果他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新郎就会被带到家里。

因此，你发现，当瑞布·余德尔忙于筹建婚礼华盖，尽管大家都知道他需要将他女儿嫁出去，可就是没人要做他女儿的新郎。当他在奶场主家时，看到三个似橡树的小伙子，可是没有一个适合他的女儿。当他拜访在赞洛泽兹的朋友时，发现他的朋友是个鳏夫，但把女儿嫁给这个鳏夫也不合适。他又来到伊佛雷姆家里，伊佛雷姆信誓旦旦如果生儿子，就和瑞布·余德尔的女儿成亲。然而伊佛雷姆的妻子生的都是女儿，所以瑞布·余德尔一直没有给他女儿找到新郎。他又到了几个犹太村庄，他一身富人打扮，手握阿普塔拉比手书，信上写道：“持信人是瑞布·余德尔，有三个待出嫁的女儿。”然而，至今没有人上门当新郎。可是当他一住进一家旅馆并忘却女儿婚事时，却有人给他女儿带来了一位新郎。

总之，瑞布·余德尔从扎巴瑞夫到科多文列兹，从科多文列兹到奥利奥夫，从奥利奥夫到特瑞斯滕兹，从特瑞斯滕兹到赞罗泽兹。他没有在上述任何一处呆足参加一次祈祷的时间。只有在赞罗泽兹，他看到了善意人的幸福。瑞布·泽利克拉比已到别的地方去了。瑞布·约瑟·埃尔坎纳躺在床上，眼睛上蒙着绷带。这使他看他父亲的作品很模糊。他躺在那儿，因不能学习《托拉》而呻吟。

当瑞布·余德尔进来的时候，瑞布·约瑟埃尔坎纳认出了他的声音，祝他走运。瑞布·约瑟·埃尔坎纳对他说："瑞布·余德尔，不是因为我是个预言家，我才祝贺你，而是因为我相信圣人。我相信我们尊敬的阿普塔拉比说的话不是废话。毫无疑问，他的话说到我们心里，你为女儿找到了夫婿。"他接着说："拉希写道，亚伯拉罕的仆人埃利尔泽有个女儿，他想把她嫁给以撒。但是亚伯拉罕对他说，我的儿子得到上帝保佑，而你是没有得到上帝保佑的人，不能和得到上帝保佑的人坐在一起。"现在，埃利尔泽的故事已写在《托拉》里。"来吧，上帝保佑你。"要使得两种争论和观点一致并不难。对于前者而言上帝会使人成功。在其它地方，在其名字之后使他能成功。因为当上帝使人成功时，一般地说，他会赐福于你，对于他们福祉由自己创造。

他离开瑞布·约瑟·埃利尔泽之后，就去拜访约珥，开始约珥似乎不理睬他。然而瑞布·余德尔不在乎，他按着他的门铃直到约珥心软。不一会儿，他俩互致问候和祝福，就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瑞布·余德尔向约珥祝贺第二次结婚。约珥祝贺瑞布·余德尔为他的女儿找到了夫婿。瑞布·余德尔问约珥："你发现了什么？"

约珥叹气，引用《塔木德》话语回答说："只有第一位妻子

是最令人满意的。”正在这时约珥新婚妻子走了进来，朝他们狠狠地瞪了一眼。瑞布·余德尔本想立即离开，但就在这时，已故圣人在《塔木德》里说过的话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招待客人比招待上帝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妻，妇唱夫随，生活和谐，那么一定是上帝显灵。”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个人为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可以放弃好客的脾性。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塔木德》中其他地方也记载了招待客人比招待上帝重要的故事。

他从赞里泽兹到佩特巴兹，从佩特巴兹到凯特克，又从凯特克到波利克里夫，在那里他和放債人托比亚住在一起。他还遇见拉比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及女儿，还看见布察兹的瑞布·哈伊姆柯拉和耶兹罗维兹的瑞布·尼参，耶舒鲁的瑞布·丹瑞克，莱布什·考帕斯密以及利帕·波特塞勒。

在吃饭的时候，这位老人讲述了发生在他和一个德国人之间的事，一些神秘的动物来到雪地上跳舞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和瑞布·余德尔先前听到的旅行故事一样。布察兹的瑞布·哈伊姆柯拉说：“虽然迈蒙尼德否认恶魔存在，但是人们必须谨防他们。因为有时人们否认他们存在，反而会受到严重伤害。在我们镇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制革场晚上总是发出各种各样的奇怪口哨声，树和石头连根拔掉。因为怕受到妖怪侵害，人们都逃走了。但是有位名叫犹大的拉比说：‘为神圣的上帝和我们的忠实信仰，我必须证明这里既没有恶魔也没有有害的妖怪。’所以他就前往那儿，躲在一个扫清的大铜锅炉里。他在锅炉里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到半夜时分，一块巨大的石头扔过来砸在锅炉上，犹大拉比耳朵都震聋了。后来发现一个漂亮的疯女子住那里，引来了一批追逐者。他们常扔石头，把她引出来。但我不知道犹大拉比是否还否认恶魔的存在，因为他已经

聋了，也听不见人们问他什么。由此，我们知道，证明恶魔不存在比相信恶魔存在更难。”

讲魔鬼的话头一开，人们便不断讲述有关恶魔、旅行、噩梦之类的故事，如伐木工人的故事，拉比的故事和客人的故事。因为这些和婚礼的华盖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包括在这里。但如果上帝和一些读者愿意，这些故事可以在其他场合讲述。在波利克里夫托比亚的家，他们还讲述了其他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故事内容，所以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上帝保佑赐给人们智慧，我们将不做其他人也能做的事。我们要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瑞布·余德尔还有很多故事要讲，如努塔和妖巫的故事，狼的故事，因为他不太习惯讲话，他保持沉默。然而，从这些传奇的故事中，他领悟到了一些道理，认识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经受考验。考验的方式很多，而且各不相同。有时候，通过做一些圣事来检验邪恶，如和犹太会众一起祈祷。这时，撒旦来引诱瑞布·余德尔。用什么方法呢？通过对骄傲的疑心来引诱。他问为什么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个例子，就以你自己为例不是很好吗？你难道没有经历过那种诱惑吗？如果不是为了把新娘带到婚礼华盖下面的诫律，又是为什么？

但是瑞布·余德尔立即知道撒旦心怀什么鬼胎，他希望保持自尊。他回答撒旦：“为了遵守诫律我真的要去吗？”

“那倒不一定。”

“阿普塔的拉比叫我去，我就去了，情况就这样。”

撒旦说：“什么，你说好像有人命令你侧耳倾听聪明人的意见！”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既然我必须侧耳倾听聪明人的意见，我将承认整个事实。如果只是拉比派我去，我不会动一步。但恰是我妻子让我去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

撒旦说:“嗨,这也是《托拉》的一个诫律。我们发现,神圣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无论撒拉告诉你什么,你要听她的话。’”

瑞布·余德尔回答道:“那么,我一定要对遵守诫律感兴趣吗?”

“不,我害怕她大声吵闹,就直接逃走了。”

瑞布·余德尔吃完饭后,精神又振作起来。他一手拿起祈祷披巾和经匣,另一手拿起行李,轻吻门柱圣卷,然后就悄然离开了。

第六章

有吃有穿

瑞布·余德尔离开波利克里夫村，来到佩德凯明。在佩德凯明，他走进诵经堂，当时谁也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离开他们时，穿着一身漂亮衣服，而现在则穿得像个乞丐来到他们中间。他对人们说：“我是来自布洛德的余德尔。”他们却说：“我们真伤心，我们真为他伤心，他一定是在路上遭到了抢劫。”为了使他重新打起精神，人们在他面前摆上食物和饮料。其中一个站起来，打开《创世记》，翻到这样一节：“利百加拿出以扫的上好衣服为她的儿子雅各打扮起来，然后把她自己做的好吃的肉和面包放到他手里。”他说：“我要问问你们这一节的要点。我们神圣的《托拉》要求我们从这里推断出什么？她是给他先穿衣服然后再给他肉和面包，还是先给他肉和面包然后再给他打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人们说：“还是让我们听听你的意见吧。”他说：“用这些措辞和说法写成的《托拉》，是为了教我们规规矩矩做人，为他先准备好得体的衣服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他就会心情愉快，并能吃饱。”他们反问道：“你引用的这段话是针对什么的？”“是针对雅各把吃的东西拿到他父亲那里的情况。但是在整个

《圣经》里，我们没有发现一个人坐下来吃饭时穿有其它衣服。而且，上帝确实把食物放在衣服前面。我们发现《圣经》中是这样写的，'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等等，他就会给我面包吃、给我衣服穿。'"

瑞布·余德尔大声说："当一个人的行为本身不是完全独立，但却能解释很多《圣经》里诗节的实质内容，那么，上帝就永远保佑他。"他打开包袱，把他的衣服拿给大家看，说道："上帝熟悉并能够证明，我穿上漂亮衣服不是为了在他面前打扮自己，这是上天不容的；而是为了执行婚礼华盖的戒律，犹太人因此会用慈善的目光看着我。因为一个人的衣服穿得好，他们会向他投去愉快的目光，让他行动自由。现在，既然衣服已完成了其使命，我就没有权利再穿这些衣服。我必须把这些衣服还给它们的主人。"

听到这话，人们惊叹道："即使在一千个诚实的人当中，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谁能使他告诉我们一切关于衣服的事？嗨，只要他保持沉默，就会收到钱和衣服！但愿你能安心。"然后，他们对他说："我们已经很安心。因为你出去是为了把你的女儿带到婚礼的华盖之下。现在你告诉我们衣服起了作用。这意味着你已经找到了一位新郎。"于是，他谈了谈整个事情的经过。人们祝贺他，希望他走运，让他坐在他们前面吃喝。

这些人的当中有个爱说笑的人。此人说："瑞布·余德尔，你还记得你和瑞布·米塞瑞倒霉的那一天吗？"他尽力劝告瑞布·余德尔再去拜访一下瑞布·米塞瑞，这样他就能分担一些米塞瑞的不幸。但是瑞布·余德尔说："嘲笑犹太人是不应该的。"于是，他没有去拜访瑞布·米塞瑞，也没有去拜访赫谢尔，因为他娶的妻子不信神丧失了信仰。但他本人仍保持对上帝的敬畏，像其他人一样总是宽厚直率。他听过很多各种各样

的故事，但这时候记不起来了。不过他的精神却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益处。正如所罗门在他的谚语中说过："聪明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学到学问。"

我们已经知道，在瑞布·余德尔第一次来拜访时，他是怎样在一位名字叫做约书亚·埃里沙的圣徒家里做客的。从约书亚·埃里沙那里，他知道，对做饭的正确解释并不能使食客们满意。在他回来的时候，仍是那位圣徒找到他，把他带到自己家里。他家里的房子摇摇欲坠，各种小虫子在墙上爬来爬去，雨水从屋顶上漏进来，街沟里的水慢慢地流淌。房主走进屋点亮一盏灯，他把满满一罐子马铃薯放在桌上，揭开盖子，对瑞布·余德尔说："请吃吧。"房主看到他犹豫不定，便说："你为什么不吃？"瑞布·余德尔对他说："因为我听见罗普希兹虔诚的拉比说过这样的话：'谁的话才能产生万物？'而所有其他人却说：'谁创造出世间的果实'。我不想在这样的争论上钻牛角尖。"

约书亚·埃里沙回答说："我不准备要其他食物，只是自己烧马铃薯，因为马铃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其他食物不是这样。如只有在祭日和半禁食的日子，人们才吃豌豆。人们不在新年吃坚果，因为吃坚果会使人多痰、咳嗽，对祈祷带来不便。不能在一年四个转季时喝生水。马铃薯不是这样，任何时候都能吃，无论是烤的还是煮的、油炸还是抹黄油，是在逾越节还是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马铃薯都能吃。"房主说："还可以用马铃薯来救济穷人。"

"你问怎样去救济？你可以自己考虑当犹太人在洪荒时代，神圣的上帝给他们神粮，他们从神粮中吃到面包、肉、鱼、角豆等。除了洋葱和大蒜外，他们尝到了世上一切的食物。可怀孕的妇女怕闻洋葱和大蒜味，担心身体因此受害。但我们从未

听说过对马铃薯有什么禁忌。所以，马铃薯的味道也包括在内。如果你吃面包，你就能尝到面包的味道，如果你吃肉，你就会尝到肉的味道。不吃不同的食物，就尝不到食物的不同滋味。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可以这么说，只有吃很多不同的食物，才能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在马铃薯重新散发新鲜味儿之前，世上仍缺少马铃薯的味道。因此，在我们完全得到拯救的时候，所有的各种味道应该完全一样。”

听了此话，瑞布·余德尔抓起马铃薯就吃。他说：“我记不得如何去净化这些食物，但是我记得，它们的味道比世界上任何东西的味道都好。”离开之前，他听到他的主人对《诗篇》中的一行诗句做出了极好的解释：“‘烦恼使人心胸开阔。’大卫说：‘我嘲笑那些人，他们住大房子、吃烤鸭、喝老酒、跳舞。他们说这些能使他们无拘无束；但是，当我接受上帝您给我的烦恼时，我会为此高兴。因为你使我心胸开阔，以至于我能知道神的眼睛毫不隐蔽，一直注意监护着我。我相信，一切都会得到好结果。’大卫说：‘烦恼能使我心胸开阔，烦恼能使我变得无拘无束。’”

瑞布·余德尔说：“我也要用爱来接受痛苦。由于痛苦，我曾一度弃权不学《托拉》，不祈祷。”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那同一首诗的最后一句，”约书亚·埃里沙对他说，“最后一句写的是什么？‘快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大卫说：‘全能的上帝，如果你说；我支持你，使你无拘无束。你为什么碰到一点困难就很悲叹。’我的回答是：‘就像富人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愉快地过日子，驱逐苦恼。他们花费的比得到的更多。我的情形也是一样。由于我的烦恼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放松对《托拉》的学习，放弃每日的祈祷。因此，快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瑞布·余德尔离开了这里。就在他离开之前，根据《托拉》上的建议，他问候了房主的妻子。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问候她呢？因为这位妇女生病，独自呆在家里，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话，就像蟋蟀在墙里发出啧啧的叫声，有时还大声唱圣歌。瑞布·余德尔担心被她的声音引入歧途。

时值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很难行走。瑞布·余德尔不得不呆在佩德凯明一些日子。结果他和瑞布·约书亚·埃里沙很亲密。如果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可能知道虔敬派教徒是怎样在一起生活的。他们的话语很亲切，用语言相互表达的思想很真诚。作为一个人，出生时很小，但他的身体各部俱全，随着人一起成长。因此，能使他们自己感到愉快的话语是真诚的。

在安息日那天，一位富人与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饭菜。安息日前夕，他和一个人一起吃饭，早上又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第三顿饭，他和拉比一起吃。上面已经提到这位拉比的习惯，他从安息日到安息日一直斋戒。但在安息日期间，他吃的比一个普通人一个星期吃的还要多。就在吃第三顿饭时，瑞布·余德尔听到人们对《塔木德》中对“除了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语的解释，即，除了人的真实行为，上帝没有什么高兴的事。你也会明白这一点。努塔，但愿那个解释是正确的。因为你和那位隐居的圣徒住在一起。你感到厌烦，因为，安息日那天，他的饭桌上没有肉。不过，对“除了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还有一种解释。其意思不是一般的推测，而是所有在座的人在真实的功绩面前感到高兴。

当路好走时，瑞布·余德尔急忙起程到布洛德去以便把这一谚语的真正含义告诉努塔：“除了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并且，还要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已给佩塞勒找到了新郎。

因此，他离开了他的朋友上路了。他时而步行，时而搭车，走过了一些他熟悉的地方，也经过一些他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一些他不认识的人，也遇到一些他认识的人，但他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学到一些东西。

巧得很，他和曾经是一个裁缝的人住在一起。裁缝发现了一个珍宝，就不做针线活了。因此，人们就叫他有钱裁缝。瑞布·余德尔想："裁缝即使不做针线活了，却仍被叫做裁缝。但是，一个犹太教徒若把《托拉》放置一边，就不能再称其为犹太教徒了。"他沿途看到了很多事情，得益不少。例如，他知道了已故拉希在评论《诗篇》中的那一节诗"我隐蔽在岩石下"的意思。他说："岩石是赶路人躲避暴风雨的覆盖物和防御物。"

如果我们想把瑞布·余德尔在回布洛德途中碰到的所有事都复述一遍，那我们永远谈不完。因为他时时都看到令人惊奇的事。如果有人问他奇事在哪里，他就会回答说："上帝无须为我改变世界和进程，这不就是奇事吗？"他没有碰上使他盲从的事物，也没有听到使他觉得惊奇的奇迹，但日常事情总是使他吃惊。

当他来到佩德霍雷茨时，他遇到了尼希米。此人是奶场主。尼希米对他说："瑞布·余德尔，看我多么高兴，因为我女儿齐波拉和她的丈夫和睦地住在一起。她很快就要生孩子了。"瑞布·余德尔说："是吗、是吗？"他为什么大吃一惊呢？因为那位年轻的妇女原来一直与没有妻室的人混在一起。对于瑞布·余德尔来说，要抵制那些没有妻室人的支配是一件很难的事。哎，她不是犹太人的女儿吗？她为什么不喊《以色列啊，你要听》？难道那些人的耳朵突然聋了，听不见，也不能逃跑了吗？

任何一个处于瑞布·余德尔的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会说："她

是通过反射作用出生。有时候一个妇女看到某人，就会把他记在心里。最后当她怀孕的时候，并以想象力怀他的孩子时，这样的孩子必然在那些人掌握之中。”然而，瑞布·余德尔从不怀疑任何人。他常说：“一个人最好脑子里充满困难，注意自己，不去怀疑其他人。”

先不谈所有这些奇迹，奇异的事和令人惊讶的事，让我们回到主题。简单地说，瑞布·余德尔到达了佩德霍雷茨，来到奶场主的家。主人的妻子看见瑞布·余德尔特别高兴，出于殷勤，拿出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还摆了一桌酒席。因为没有人敬重他所拥有的，所以她也没有看重乳制品，就好像在我们已经讲过的屠夫和奶场主的故事一样。瑞布·余德尔留在那里吃饭，吃油煎的小红萝卜、洋葱、玉米粥汤和肉。餐毕，对主人表示了感谢后便起身离开了。他担心村民会用女色之类的事困扰他。尼希米见自己不能挽留，便站起来给马套上挽具，送他到平克维茨村。那里离布洛德不远，时常能碰上到布洛德去的马车。于是，瑞布·余德尔离开了这里。启程之前，他答应他们，如果他们的女儿生一个儿子，他就来参加割礼。

正当瑞布·余德尔准备坐上马车时，一个非犹太女子非常气愤地冲着他过来。这个非犹太女子曾向努塔展示她的巫术，努塔答应给她一瓶白兰地。可是当他发现她的巫术里什么也没有，也就没给她任何东西。现在，她看见努塔的同伴瑞布·余德尔，便嚷道：“给我，给我，给我白兰地！你的同伴答应过我。”她不停地诅咒着。

她的诅咒使瑞布·余德尔非常吃惊。为什么呢？难道他害怕她对他蛊惑吗？我们知道，他不相信她巫术的威力？但是由于以已故的科里兹菲里埃斯拉比的名义起草的声明，希伯来语

中“雄性”这个词的数值等于“幸事”这个词的数值，而“雌性”这个词来自“诅咒”一词的词根，意思是咒骂(犹如英语中所谓“好人”反对“女人”之意)。由此得出，当一个男人，他来自“幸事”的分等，骂一个妇女，没有一点意思，但是，如果反过来，上帝会保护我们！

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按照《密西拿》评注里的以实马利拉比的方法，你应说你该说的话。这位拉比遇到一位赞美他的盲目崇拜者。他的回答是说：‘你应说你该说的话。’然后，他又遇到一个咒骂他的人，他的回答也是：‘你应说你该说的话。’他的门徒问他：‘拉比，你为什么用同样的方法回答他们？’他说：‘《托拉》中是这么写的：他们咒骂你，这是不幸的。他们赞美你，这是幸运的。’”

因此，简单地说，瑞布·余德尔先生离开了佩德霍雷茨，离开了故意制造麻烦的非犹太女子，前往平克维茨。当他离开布洛德后，曾在那里住过。巴尔提尔一看见瑞布·余德尔，赶紧跑上前，他问候他，大声说道：“上帝保佑这人死里逃生。祝他交上好运。”他很高兴又见到瑞布·余德尔。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笑声。他为什么笑呢？是由于布洛德人的吟唱人为这位圣徒以及他的三个女儿的故事编了首歌。歌中叙述了他是怎样来到平克维茨村的，在那里，如何受到白兰地酒和薄煎饼的招待，他又是怎样把这些薄煎饼吃到肚里的，以及这些饼如何在肚里发出像青蛙一样的嘎嘎叫声，这歌曲就像他们在布洛德唱过的那样清彻而响亮：

“小旅馆老板闯了进来，
手中提着点什么，
口中说道：最好喝上

一口白兰地酒。

他带着白兰地酒来到那里，
这可是当地最好的酒，
他清楚地知道，
各项准备已经做好。

圣徒匆匆忙忙，
做着愿做的事，
坐在那里喝酒，
直到喝饱肚子。

主妇做着煎饼，
既薄又好，
在德皇的国土上，
没有比这更好。

在愉快的气氛中，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喝白兰地酒，
吃着薄煎饼。

圣徒舒适地坐在那里，
还有两个伴侣。
当他感到腹绞痛时，
突然尖声呼叫起来。

巴尔提尔，萨拉！
他嚎啕大哭，
哎呀，哎哟，
我疼得厉害。

因此萨拉开始用
一个陶器罐，并把
  盛有热水的瓶子放在他肚子上，
给他加温。

对于努塔来说，
那个驾车的车夫
上帝带来了很多
  痛苦、疾痛和苦恼。”

因此，巴尔提尔开始拍手并叫来他的妻子："萨拉，萨拉！我们来了一位很好的客人，他是布洛德的圣徒瑞布·余德尔，过来向他表示问候，祝他交上好运。”可萨拉看到他时很不愉快，而且气愤地看着他；她讨厌瑞布·余德尔的出现，因为就是为了他，人们唱着瑞布·余德尔的歌。这首歌使她名誉扫地，这位圣徒的肠胃坏了是因为吃了她的薄煎饼。

但是，巴尔提尔还是将瑞布·余德尔带到了家里，说："你还记得我怎么告诉你去摆脱你的女儿？现在看来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干一杯。”瑞布·余德尔同意他的看法，两人一起进了屋。他给他倒了一杯酒。巴尔提尔的妻子却从他的手里拿走酒杯。这是为什么？她还记得，那天他和他们呆在一起时，酒引起了他的肠胃不适。为此，她不

得不在他的肚子上系一个盛热水的瓶子。她不再让他喝酒，但给他烧了碗像给肠胃病人吃的牛奶清汤。若他以前没有在奶场主家吃过肉，或者如果在他吃肉后六小时才离开，那他今天就能吃她做的饭了；他实在不太清楚，该做什么好，最后他决定最好禁食，不吃任何东西。这样，当他以后回到既没有肉也没有乳制品的家里时，他就可以像先前那样过无肉的日子了。

此间，巴尔提尔开始和他谈起有关当前的情况，他问："听到什么新闻吗？"

瑞布·余德尔回答："有很多新消息。"

巴尔提尔说："说一些让我们听听。"

瑞布·余德尔大声说："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呢？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难道你今天没有晨祷？祷词中不是有'要时时刻刻记住上帝创世的功德'这句话吗？"

这时，萨拉打断了他的话，对她的丈夫说："此人的妻子很孤独，像似被抛弃了。她和她的女儿心里很悲伤，你说了一些荒唐、无意义的话耽搁了他。赶快给马车套上挽具，催它们上路，把他带回到他妻子和他女儿身边。"

巴尔提尔回答说："说得好！我也要到布洛德去。你不知道他们从政府给我带来一封信吗？"

萨拉大声叫道："一封信！"她简直要昏过去了。我猜想，他是在安慰她。上帝准是出现在了德国皇帝的梦中。因此德国皇帝下了命令调整所发生的事。

萨拉说："自从我的公公被杀害，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可他们从来没有提过要偿还血债。现在，凶手都已经死了，并在阴间受到了惩罚，政府却突然想起来要把他们交付审问。"

巴尔提尔回答说："哎，你难道不晓得我们有个主持正义的政府，不遗留任何未经审问的案子？我能肯定，你父亲的死

因很快能搞清楚。”

随后，巴尔提尔给马车套上挽具。瑞布·余德尔坐在马车上，被带往布洛德。至此，我们就讲完了为了婚礼的华盖，从布洛德出发，又回到布洛德的家里的一路上的故事。我们要感谢上帝，他总是给疲乏者以力量。

当瑞布·余德尔看到车子正在驶抵家乡时，他心里十分高兴，他就要结束他的旅行了。同时，他开始感到这趟旅行似乎很愉快，他忘记了沿途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的事，开始考虑他命中注定得到的好处，处理了必须临时处理的事务。无论他到哪里，都有人为他准备好了食宿。人人都慷慨大方地给他现金。但是我心里的确知道，这不是世人的最终目的。这就像两个人，一个聪明，另一个傻，他们经过森林时，受到盗贼的袭击。盗贼拿出刀想杀害他们。那个傻子在想什么呢？“怎么，他们想杀一只鸡为我们准备一份佳肴。”即使刀逼到喉咙，他仍然有胃口。而那个聪明人则站在那里向上帝忏悔他的罪过，然后离开了那个世界。

有必要补充说明一点，瑞布·余德尔不像寓言中说的傻瓜，他没有被引入暂时空虚的歧途，但却对他的胃口和食欲感到遗憾。因为灵魂进入身体，只是为了学习《托拉》，遵守诫律，做好事。他想象自己坐在诵经堂里，用《托拉》和诗词这些永久的装饰品装饰他的灵魂。当他快走到庆祝安息日城池时，心跳得厉害起来，惴惴不安。瑞布·余德尔想：“如果我回家不去效忠上帝，我还算是人？”他很伤心，因为他怕吃吃喝喝会整个儿干扰他的学习。这样，他就会忘记他所学习的内容，就像有关埃里沙拉比的故事一样。埃里沙是《塔木德》中提到的阿奇巴的后代，由于他想要喝酒和洗澡，忘记了学习，在会众面前念错了本周应读的《托拉》段落部分。

又过了一会儿，瑞布·余德尔终于到家了。所有的邻居都围上来问候他。大家都为瑞布·余德尔高兴，其原因有二：首先，他已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其次他已平安回来。他们拉着他的手，帮助他把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一路上旅行他一定很累了。毫无疑问，让他一个人下车很困难。瑞布·余德尔也向大家问候，进屋前，吻了吻门柱圣卷，向妻子和女儿们点头问好，然后，放下他手中的物品。这些物品是他从城里的好人那里借来的衣服。

第七章

祝你走运／人世变迁

瑞布·余德尔回到了布洛德，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上帝给她们安排了适合的婚配。新郎长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不过，他没有告诉妻子和女儿，自己是如何到达罗哈庭圣会众地区，住在一家旅馆里学习《托拉》，后来媒人来问他：你是哪里人？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媒人自己是布洛德人，叫余德尔。然后，他就到城里去拜访了一个最富的人，等等。瑞布·余德尔同意这位圣徒的话，即“既不要泄露秘密，也不要把朋友的秘密告诉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反复无常，情绪不稳定。”这位圣徒还说：“到处乱讲很有害。最好保持沉默。正如所罗门说的那样：‘处理事情都要有忠诚的精神。’”

弗鲁门特听说为佩赛勒找到了一个郎君，非常高兴。她打碎所有陶制的壶和钢，大声叫道：“祝贺你！恭喜你！”她拉住三个女儿，开始高兴地和她们一起跳起舞来，上帝肯定听到她们叫喊，给她们送来了这位新郎，令她们满意。她们跳啊跳一直跳到眼花缭乱，滑倒在地，像死尸一样躺在地板上。

弗鲁门特站起来问瑞布·余德尔：“你答应给佩赛勒多少钱的陪嫁？”

余德尔回答说："三千个金币钱的四倍。"

弗鲁门特听说后，抓抓自己的头发，大声说："苍天在上，你怎么能答应给他一万二千盾，你现在连一万二千个铜币也没有啊！"

余德尔回答说："怎么啦，我只是按照你的话和阿普塔拉比的话才这样做。阿普塔说过：'答应给你女儿的钱要和新郎的父亲答应给他儿子的钱一样多。'新郎父亲答应给他一万二千金币，所以我也答应给佩赛勒一万二千金币。"

听了这些话后，弗鲁门特又做了什么？她把订婚契约拿给阿普塔拉比看。这位犹太拉比念了两三行后，用手抚平契约，为她祝福说："祝你走运。"然后，他接着说："余德尔夫人，你不要感到忧伤。对于上帝来说，十二个金币和一万二千个金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上帝能给一个人这么多金币，就能给另一个人同样这么多金币。"

弗鲁门特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女儿，并问她的丈夫："新郎长得像什么样子？"

瑞布·余德尔说："他能看懂整页带有评注的《革马拉》。"

于是母女四人都在想象新郎长得什么样子：他怎样穿着一件外衣，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织围巾，他鬈曲鬓角遮住面颊，两边脸颊上各有一个酒窝。一定因为高声朗读经文，而在咳嗽，不是生病，上帝是不容许他生病的，因为有人用邪恶的目光看着他，所以他咳嗽。他脖子上还有一个黑痣。新娘的两个妹妹抱住姐姐佩赛勒，吻她。她们唱歌、跳舞，唱着比蜜还甜的歌：

"多么温柔，甜蜜，美丽的新郎，
不要再叹息，忘掉你的烦恼，
到我们中间来一起跳舞，

让我们唱一首幸福的歌。”

弗鲁门特拿起瑞布·余德尔的包袱，从中拿出漂亮的衣服，见衣服被弄皱了，便大声地说：“人们会问我从谁那里借来这些衣服？可以前聪明的人曾说过，时间能够做到智慧所不能做到的事。”衣服挂在她那潮湿的房间里，时间一长，皱纹便消失了，衣服也变得很平整，就好像刚从裁缝店拿回来的一样。她再把衣服包起来，还给它们的主人，并告诉他们说，上帝保佑，漂亮的新郎已经和她的女儿完婚了。他们都向她表示祝贺，并且说花钱做了这些衣服无论如何都值得的。弗鲁门特回答说：“在佩赛勒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我会送蛋糕和馅饼给你们吃。”

哈西德信徒瑞布·余德尔又回到了诵经堂，整天坐在那里诵读《托拉》，一直读到午夜之后。他曾为女儿择偶终日奔波，现在有足够的精力来学习《托拉》。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和女儿都睡着了，他用手摸摸炉子，如果摸到食物，就吃一点，使他身体有力气学习神圣的《托拉》。如果摸不到什么食物，他就用想象的方式谩骂自己：余德尔呀，余德尔，你是个贪嘴的人，你竟会设想自己面对着一桌好吃佳肴美酒，难道这就是你活在世上的真正的目的吗？

他用智力来维持自己的聪明灵魂，编造用一杯水做祝福的平凡故事，等等。他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敲打着拍子，小声地吟诵各种各样美妙词句，如神圣的犹太拉比以赛亚·赫维兹所写的《两块法版》一书中的词句。他一直吟诵到连眼睛都睁不开，衣服尚未来得及脱便倒下睡了，睡梦中他还在背诵。这样天亮醒来，也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穿衣服了。

处在瑞布·余德尔的情况下，别人会不堪其苦，会再到城

里的名流那里借一些漂亮的衣服，然后租一辆有车篷的马车，以婚礼华盖的规定或履行其他某些戒律为借口，驾着马车从一个城镇、一个村庄到另一个城镇，另一个村庄，一路上可以到处吃喝，口袋里也可以弄到很多的钱。但是，瑞布·余德尔能忍受艰苦，他没有到城里的名流那里去借漂亮衣服，没有租一辆马车，没有从一处旅行到另一处。没有在人家桌上吃喝，也没有往口袋里捞钱。他用《托拉》和祈祷充实自己，坐在桌边一页接着一页地翻书学习，用自己灵魂作为马车，在上帝面前，用好的行为充实他的灵魂。这样一来，他就不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也常会记起"困难使人心胸开阔"这句诗句。这是佩德凯明的瑞布·约书亚·埃里沙的解释，瑞布·余德尔对这种解释不满意，因为他压根就否认困难的存在。他偶尔双手托着腮，回忆他旅途中从一站到另一站的行程。有时，他能回想起各站路程的顺序，有时，也想不起来。有时，他能回忆起旅途中的实质内容，即他从中所吸取的道义训导，因为旅行使他懂得了很多道理，没有什么能比瑞布·余德尔对旅途中所发生一切事情的考虑更为井然有序，因为事情发展的顺序使他明白了任何事情发展都有其原因和结果。上帝不允许瑞布·余德尔否认原因和结果的存在，但瑞布·余德尔对自己能重新认识各个细节，感到十分高兴。

瑞布·余德尔认为，一个人不是坐在诵经堂里就会变得聪明的，即使他选择的道路能帮助他到达完美的境地。瑞布·余德尔一直想达到这个境地，但他又改变了这种看法。瑞布·余德尔对自己说："记住，我的旅行虽然有很多益处，但我要专心致志地学习《托拉》，它是上帝赐予所有犹太人的。"此后，他讲到旅行，都要告诫人们旅行会使人放弃对《托拉》的学习。他专心致志的学习《托拉》，就像驴子不离开驮重一样。人们现

在看到的瑞布·余德尔不再是穿着漂亮衣服，胃口也很不好。这两件事在富人的眼里都是很重要的。现在他的衣服又破又脏，而且一直在节食。他的脸和十个禁食的人的脸一样黑。如果瑞布·沃维第二天来看他，拿不准他是否还能认出他来。

弗鲁门特问瑞布·余德尔："我们该为女儿做些什么呢？"

他回答说："喂，我不是已经给佩赛勒找到新郎了吗？我不是给她取来她的婚约了吗？"

弗鲁门特说："如果你这样不断地烦我的话，我就叫你在逾越节前夕去把婚约烧掉。"

瑞布·余德尔说："弗鲁门特呀，弗鲁门特！你不要这样对撒旦说话。"

他又去诵经堂专心学习《托拉》，忘记了家里的麻烦事。瑞布·余德尔对自己说："大卫王啊，愿他安息！我要请求上帝一件事，也就是我所追求的一件事。我希望一生都住在上帝的殿堂里。我不能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像那些庆幸地坐在诵经堂里的人，为了逃避他们的妻子而在那里；也不像那些为了忘记他们的苦恼而专心学习《托拉》的人。"瑞布·余德尔自言自语地说："佩德凯明的瑞布·约书亚·埃里沙有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妻子，当他的妻子能和他说话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能以各种方法帮助他。卡尔门是个裁缝，他的妻子一生郁郁不乐。她悲伤的时候，他坐在她身边安慰他。可瑞布·余德尔呀，你却不得不从你的妻子弗鲁门特身边逃走。"

他为了不去考虑已婚妇女，开始重新考虑他旅行中的情况，不是考虑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是考虑那些发生在他旅途中逗留地的事。如爱情故事，庄园主从新娘的华盖下将新娘抢走，杀害了她的新郎；又如当奥盛罗夫基的犹太人来到城

里做祈祷时，庄园主把他们淹死在河里的故事；庄园领主看见他们时，叫他的侍从把他们淹死，侍从只得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再加卡尔门是个裁缝，他的祖父被庄园主像杀死鸟兽那样被杀害的故事；以及巴尔提尔的父亲被杀死在森林里的故事。此外，他们把一大锅烧沸了的柏油倒在佩雷茨岳父头上的故事。

通常瑞布·余德尔要学习《密西拿》中的一章，为那些屈死的灵魂作哀悼，愿他们的灵魂能升天。瑞布·余德尔在祈祷时会这样说：某某某出现在我的面前；某某某请求我帮助。

瑞布·余德尔打算拯救这些灵魂吗？不是。不过他对凡是在他脑子里出现的死人都进行哀悼，为他们诵读《密西拿》的一个章节，并为他们做哀悼祈祷。正如我们所知，他离开布洛德时，曾为了那些没有机会忏悔的灵魂做过祈祷。现在他所在的地方既有犹太经典又有犹太人，他有可能会忘掉他们吗？就像一个人在纸上设计出一幢大楼，国王看了后说，把画图人叫到宫廷来，给他工人和石头，为我儿子建一座大楼。我那个过去不得不离去的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同样，瑞布·余德尔在穿过森林和草地时，一直说着圣语，所以主把他带回到诵经堂，给予他《密西拿》的六个章回，保证他学习时有达到法定祈祷数的人；他为那些从主的住居流放出来的孩子建了一座大厦，总有一天上帝会把他们召回他的住所的。

第八章

普珥节的礼物

当普珥节季节到来的时候，罗哈庭新郎的父亲给布洛德新娘的父亲送去一副新金耳环和一副纯金的金手镯，这些是适合给富人的礼物，另外还有边上打褶的像安息日面包一样的甜饼，所有这些礼物都是给新娘的。一般情况下，当城里有两个同名的人时，如果不送给其中一个较富裕的人，要送给谁呢？在这些礼物被带到布洛德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处，应该将礼物送给谁呢？肯定是送给有名的并富有的瑞布·余德尔。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看到这些礼物时很吃惊，他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也不知道要送给谁；因为没有必要把新娘的珠宝饰物送给没有子女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难道是仁慈的上帝送的？他开始认为，可能是向他借钱的而从不还账的人现在已经后悔，感到耻辱，于是买珠宝送来还债。但是他的妻子指出，当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送礼物时，他必须给他送一些有用的东西；给秃头的人送梳子，或给没有手的人送手套是没有意义的。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他们或许为了米瑞亚姆，以她的名义送，米瑞亚姆是瑞布·大卫·内桑森的女儿，瑞布·大卫·内桑森是瑞布·余德尔的弟弟，他的女儿曾与伟大的加

昂，泽夫·弗兰克尔拉比结过婚。泽夫·弗兰克尔拉比一直是布洛德的泰勒犹太会堂的拉比，但在一次争吵后，两人离婚了。瑞布·余德尔的妻子认为，她女儿已经和另一个人订婚了，一定是这个人送来的普珥节礼物。

于是，瑞布·余德尔派人去问他的弟弟，打听米瑞亚姆是否已经订婚？他弟弟捎信回来告诉他，没有订婚。他接着又问，是否有媒人了？回答还是没有。那么，这些珠宝饰物是谁的？瑞布·余德尔派人去问他。他捎回音说："怎么，是你的。""可我没有女儿啊。"瑞布·余德尔又派人去提醒他的弟弟。"这话有道理。"他的弟弟又派人去提醒他："你的名字写在包裹上，如果东西不属于你的，那有多少是属于我的。要知道包裹上连我的名字也没有。"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想道：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布洛德一定有两个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大家都认识我，另一个大家都不认识。那么，明天是普珥节，很多人要来拜访我，我问他们，是否认识另一位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然后，再把东西给他送去。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坐在铺有台布的桌子顶头。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食品。他面前摆着两个大盘子，满满一盘子银币，一盘子铜币；他穿着节日的盛装，抽着烟斗，读着有关普珥节的小册子。人们进进出出。为了庆祝普珥节，他们跳舞逗乐。他为每个人倒一杯酒，并用叫做哈曼的耳朵的蛋糕招待来客。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根据每个人的身份送一份东西，并问，你知道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吗？他们都回答说，在布洛德没有人不知道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祝他长命百岁！"他们手指着他说。他回答说："不，我不是指的自己，而是和我同名的另一个人，他很

富有。”他们回答说：“我们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人。”是啊，当谈到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先生时，有谁会想起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呢！这不是他的姓，人们管他叫学者余德尔。

于是，他开始询问新来的人，他问的问题使所有来访者都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都问道：“今天上午你从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那里得到了什么？不，不是从我这儿，而是从另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那里得到什么。”然后他又问：“你们中的哪一位把普珥节的礼物送给那位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不是送给我，而是送给城里的另一个名叫余德尔·内桑森的人。”每人笑着想，他一定喝醉了，不再能够辨别该咒骂的哈曼和该赞美的莫迪卡，这在普珥节是十分正常的。由于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自尊，瑞布·余德尔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自言自语地说：“时间将说明问题。”

简单地说，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又来了，有些人为了自己，有些人则是为了他人。当你为他人奔波时比你为自己要更受到欢迎，也有勇气提出一些要求。一些犹太人穿着非犹太人的服装，而一些非犹太人则穿着犹太人的衣服，所有这些来访者中没有一个人抱怨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慷慨大方。

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也出去为穷人募捐，因为还有比他还穷的穷人。他希望能有一双自己的靴子，这样他就无须再忍受赤脚命运的痛苦。他身上穿着漂亮、昂贵的衣服，可脚上却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们问他：“拉比，你为什么身上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而赤着脚呢？”他是这么回答的：“我的孩子，我的身体在执行诫律，为他人做好事，所以我穿上盛装，可我的脚从来不为穷人恳求施舍，所以只好光着。”

途中，瑞布·余德尔来到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家里。在那里，他遇到了努塔，努塔来这里为了使这位富人在节日里高兴。因此，瑞布·余德尔就站在瑞布·余德尔的面前，可没有人知道他要寻找的人就在他面前。

瑞布·余德尔问瑞布·余德尔："你或许认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其他一位很富有的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想起了在波利克瑞夫的托比亚房子里遇到另一位瑞布·余德尔的事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瞧又碰上了，这样富有的人也不只有一个，还有和他同名同姓的人和他一样富有。"他心里很愉快，上帝在这一点上使得穷富相等，世上不仅有同样姓名、同样需要的穷人；还有同样姓名和同样富裕的富人。但他无法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和这位瑞布·余德尔一样富有的人；所以他回答说："所有上帝的子民不都很富有吗？"同时，努塔想起来，当他和瑞布·余德尔一起在途中旅行时，国王的总管曾问瑞布·余德尔的姓，他回答说，内桑森是他的姓；他的手指向瑞布·余德尔，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在布洛德，有很多被称为布洛德歌手的人。他们过去常常谈到编写歌曲时的麻烦。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大受到正派的布洛德人的尊重，但是在普珥节，他们却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他们编写的歌谣由于充满了普珥节所需要的欢乐，受到大家称赞。现在这些歌手来到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处。一个打扮得像一个哈西德派信徒，一个打扮得像车夫；后者讲了在旅行途中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故事，前者把手放在耳朵上，用和谐的曲调唱着歌。

瑞布·余德尔之歌谣

序 曲

解说员：来听一听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故事，到目前为止，你还不知道圣徒他是谁，但是你一听到这个序曲，你就会立即知道我们讲的是何人。他的同伴开始伴奏：

以全能上帝的名义，无论我们是谁，他都爱
护我们，
我们要讲的是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和他三个女
儿的故事。
有一位哈西德派信徒，是一位有高深学问的
学者，
他用爱和虔诚效忠上帝。
他有三个纯洁的女儿，她们温柔、漂亮，
她们到了结婚的时候，还孤独地伴守着自
己。

她们处境极端困难，她们没有嫁妆，
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妻子弗鲁门特恳求他把
女儿嫁出。

他不朝她们看，不想看到她们在流眼泪，
在那些岁月，他没想过任何办法把她们嫁出
去。

他痛苦地叹气，并立下他的誓言，
以神圣的名义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因此，弗鲁门特做什么？她跑到神圣的阿普
塔拉比那里哭了。

她在他面前尽情地痛哭，流了很多眼泪，
叙诉了她的苦恼，和她已忍受的痛苦。

拉比对她说："夫人，不要哭了，
上帝保佑，你要遵守信义。"

"你的丈夫叫瑞布·余德尔，一个有名的哈
西德派教徒，我将劝告他从一个城镇到另
一个城镇去为你们的女儿择偶。
他穿上丝绸衣服，你会觉得再好不过了，
让我坐下来给我忠实的信徒写一封信。"

为了帮助他把他的女儿带进婚礼的华盖之下，
但愿他的道路顺风、愉快。
这位哈西德派信徒为了执行拉比的指令，雇
用了车夫努塔以及孔雀和象牙两匹马，
孔雀和象牙是两匹毋需驾驭自己就能旅行的好马，
不用指点自己就能上路。
他们开始上路，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穿上丝绸
缎子衣服，和银白色带扣的鞋子。

你看，他们在有车篷的马车上旅行，

为了要把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女儿带进婚礼
　华盖之下。

在途中的一个旅馆里

解说员：既然你们知道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唯一适当的道路，你应该知道在他开始旅行的一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听了这番话，唱歌的人开始唱：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在平克维茨，他们因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很高
　兴，从此，脱下悲伤之服。
房东认为，圣徒是个一流的好人，
给他盛满了饭，给他斟满了酒，令他无比高兴。

房东用他从未尝过的白兰地招待他，
房东太太，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手脚不停地忙着，

她用能弄到的最好的菜为他准备酒席，
她为他制作带有洋葱和肉的薄煎饼。

每一块煎饼都有刚生下的小孩那么大，
我敢说，他梦中也未看过这样的煎饼。

他们继续闲谈，几个小时过去了，
而房东继续讲奇妙和神秘的故事。

他们希望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一帆风顺，
能为他的女儿们找到新郎。

他们像开始那样舒服地坐在一起，
喝着房东的酒，不停地交谈。

一直谈到天上的星星已移转了位置，
睡觉的时间早已过去，天马上就明。

这时房东太太起来大声叫喊：
看！你们的眼睑都快睁不开来。

他们起来伸展伸展身体，然后倒下又睡，
直到太阳升起，他们才醒来起床。

他们梳洗、祈祷、用餐，
房东对新娘的嫁妆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乡村小旅店里的一位孤独者
他尽做好事，不知什么叫犯罪，
他的房子给客人们住——
他的仁慈像白天的阳光一样明亮。

人的欢乐和愉快

解说员：现在你已经听说对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款待，给他饭吃，给他酒喝以及给他吃世界上所有好吃的东西。你应该听一

听，他吃喝以后所发生的事。听了这番话，歌手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和房东分了手，开始上了路，
你可以说瑞布·余德尔舒适、安静地坐在车上。

突然他的肚子痛起来，
因为吃下去的东西使他肚子发胀。

他的肚子发出响声，患了肠道疾病，
他知道肚子里沸腾着有害的气体。

努塔的肚子也痛了起来，
证明他吃下去的食物有毒。
饥饿的人吃干面包肯定比
吃酒和牛羊肉要好，饥饿肚子承受不了肉肴。

在病痛的时候吃好吃的东西会躺下，
　吃过量的人逐渐会浮肿起来，

那一天马也给他们带来麻烦，
因为它们到处乱跑，后来迷了路。

好人从穷困中解救出来

解说员： 现在你已听说他开始碰到了困难，你可能会认为他继续会碰到困难的。情况不是这样。他被从困难中解救出来，而且来到了一个地方，一切都很顺利。他是如何成功的？听了这番话，歌手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恢复了体力来到佩德霍雷茨村，在赞霍
　雷茨的公路旁的小村庄转了一圈。
瑞布·余德尔和一位奶场主住在一起，
他开始碰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

他在那里发现一个长得像人一样的雌兽
　被妖精抓住，他帮助她逃跑了。

引起了很多奇迹，
那些地方的人尊敬他，给了他很多钱，
他的名字像金钟一样地开始响起来，
他不再挨饿了，他口袋里也装满了钱。

一个漫游者躺在那里叹息，
烟雾笼罩在他的上空。
如果上帝能帮忙的话，
就会充满歌声和快乐。

丰富多彩的世界

解说员：现在你已经听说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巡回路线，让我们陪伴他去某一个地方。他在那里花了七天时间看到了很多事情。虽然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但看到了很多事情，我们将在那里不会耽搁很长时间。他的同伴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翻山越岭旅行，对此没有人怀疑，
有机会看到周围的所有的地方。

像科托夫，贝尼夫，参尚和贝尔科明一样，
　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邀请。
把钱放进口袋里，顺便喝点酒，
给马喂点饲料，还可以和当地人交谈。

一块巍峨的岩石矗立在山上，山下就是佩德
　凯明。所有人都服从上帝旨意，只有一人
　小气。

那里的人用爱心和崇敬来接待这位哈西德派
　信徒，
一个人和他一起吃饭，这个人就付钱。

一个人在他前面打开他家的正门，
在他进门时把钱塞进他的手里。

他把阿普塔拉比的那封信拿给他们看，
佩德凯明的人都尊敬他。

在他那里，换成另一个人也许过得很愉快，
会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唱歌跳舞，

但是瑞布·余德尔不是那样，他总是记住，
上帝和他那些留在家中的女儿。

正义的圣殿

解说员：如果我们的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来到任何一个普通的村庄，人们绝对不会注意不到的。为此，既然他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住着一个因对人非常殷勤而出了名的人，所以人们就注意到他的到来。很多事降临到这个村庄的瑞布·余德尔头上，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瑞布·余德尔，其实他不是瑞布·余德尔，但自认是瑞布·余德尔。虽然一切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必须讲述这件事情的本质。他的同伴开始唱起歌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努塔简单地说，他们从佩德凯明出发，
把瑞布·余德尔带到波利克里夫。

他们看见一位穿灰衣服的老人，他是该村
　庄的放债人，他有一座大房子、粮仓和土地。
但是他从来不为他的财产感到骄傲，
他给穷人施舍，而且还敬神。

他对所有路过的人敞开家里的大门，
让乞丐、徒步旅行者和穷人在他家吃住。

瑞布·余德尔发现了一张好的桌子，床和
　灯，
主人愿意听《托拉》的福音。

正直的人总是很愉快，他的话不会欺骗人，
他对穷人慈爱，并给他们救济。

好朋友比兄弟更亲密

解说员：他们离开村庄后，又骑马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到了一个城镇，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差点为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配偶，他为什么没给她选择这个对象？我的同伴将告诉你。另一个人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离开了波利克里夫，旅行到了拉迪什
　兹。

他们要去塞第茨再从那里到拉迪什兹。

他们继续旅行直至来到谢斯提帕德，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食物和钱。

他们坐着，孔雀和象牙拉着车行进，
他们爬上山，又从山上下到山谷。

如果我有很多手指计数，
我一定会记得经过了多少个村庄。

最后，他们安全地从那里所有的村庄出来，
在扎罗赞茨停下来，这是个美丽的城市。
大多数的美丽城市，确实是个宜人的地方，
《托拉》和智慧就像脸颊。

在那里，瑞布·余德尔发现两个纯金的容器，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使他们拥抱起来。

他在他的少年时代朋友家遇到他们两个人，
那时他的朋友曾经很悲痛和苦恼。

就在他来的那个星期，他的好朋友的妻子死
了；
后来他的朋友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他对瑞布·余德尔说：“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看，这件事已在我的头脑里变成了事实。

娶你其中的一个女儿为妻，
虽然没有嫁妆，我不介意。”

尽管瑞布·余德尔不想把女儿嫁他，
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相信他的犹太拉比。
最后瑞布·余德尔为他女儿找到一个漂亮又
有学问的小伙子作为新郎，
为此感到满意与欣欢。

啊，瑞布·余德尔，这位真诚的哈西德派
信徒，
听聪明人的忠告，绝不要嘲笑他们。

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解说员：在他离开那个城镇后，又有什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发现自己陷落困难之中，从困难中摆脱出来又遇到更大困难。从更大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又陷进更坏的困境。唉！在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走错了路，他希望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当他决定后，他来到有人住的地方，他到了一个叛教者的家里。当他从叛教者的家里逃跑的时候，遭到了一只狼的袭击；他避开了狼以后，他慌张地跑到墓地，死人用他们的尸衣拍打着他。歌手开始唱歌：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把扎罗赞茨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其他
城镇却不在视线之内，
天已发黑，只能看得见地面是白的。

不知前面的路是否好走，路上也不见一个
人影，
马儿似乎已经着了魔。

马鞭也不起作用，叫喊也不管用，
马一步也不想走，尽管努塔用力抽着马鞭。

四周尽是大雪，饿狼突然出现，
毫无疑问，他们几乎成了饿狼口中之食。

待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却发现自己在荒凉的墓地之中。

马在那里停下来，马车失去了控制，
在每座坟墓上都竖一块墓碑。

那是什么！一个死人在那边的墓地里行走！
他们毛骨悚然，像头顶上压了一座大山。

他们的灵魂几乎要出窍（愿上天不容！），
但是上帝给他们力量呆在那里。

讲述的故事

解说员：他们从困境中摆脱，来到一个好地方和一位尊敬的好人呆在一起；在那里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有吃有喝，听了聪明人讲的话，感到愉快和高兴，听了相互有紧密联系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很新奇。歌手开始唱起歌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瑞布·余德尔来到著名的扎巴瑞夫，
与那里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住在一起，

他的精力得到了恢复，他的智慧有所增加，
他的精神更加愉快。

身体会变弱，在大地上枯萎，
但聪明人的智慧会启发周围的人。

赞扬他从不空虚度日，
除此以外，应该赞扬的还有努塔。

他从不催促瑞布·余德尔匆忙离去，
直至听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故事。

读一读像西蒙·内森和出走猫流浪者的故事，
我敢保证你以前没读过这类的故事。

知识和理解

解说员：你已听说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在他旅途中的巡回情况，他怎么吃饭、喝酒，过着好日子；你会想象他是如何地沉浸在暂时的、世俗的愉悦之中。可情况并非如此。他非常激动；他认为，他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他决定回家；但回家的时间还没到来，因为圣徒答应他，为他的女儿找一个新郎，现在还没找到。歌手开始唱起歌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终于到了这位哈西德派信徒记起三个女儿
　时刻，
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觉得旅途的厌倦。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日，
他的精神有时令人吃惊，有时使他自卑。

他要回到女儿和妻子身边，
回到他正常生活中去，日夜学习《托拉》。

但是这不符合上帝的意愿，
瑞布·余德尔决不会回到来时的老路上去。

他和车夫努塔，孔雀和象牙两匹马，

一起走着该走的路。

这两匹驰名的马跑得和老鹰一样快，
它们穿过森林和村庄，扬起了灰尘。

从扎巴瑞夫到布瑞赞，
又驶过靠近科兹尚的波姆克伦。

在沿途山坡上遇到三十六位
　不知名的隐居圣徒中的一位伟大的圣徒。

我知道，是谁把他们带进一个大而可怕的
　森林，
一个明亮的小屋突然从地面升起。

一位年老而温柔的女子站在那里，
头上头巾盖住了她的眼睛。

他们点起了蜡烛，比月亮还要明亮，
这是主的安息日，他们坐在那儿谈心。

车夫也住在那里，
据说他们一直谈到安息日结束。

杀掉七头公牛，剥下它们的皮，
让我在皮上写下，好人是怎样旅行。

建造高楼大厦亦为徒劳，
住在低矮的住所倒是能见到上帝。

苦役和痛苦

解说员：现在再回来看看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妻子。是她将瑞布·余德尔走出诺经堂，辗转四方而无《托拉》。让我们看一看在丈夫四处旅行时有什么降临她和她女儿的头上。歌手变了一下他的曲调：

解说员到此休息，
诗人将会尽力。

这时，温柔的弗鲁门特坐在家里，
眼巴巴地等候丈夫回归。

她的心整日整夜在颤抖和害怕，
余德尔，你怎么啦，为何耽误这么长时间？

家中除了悲伤一无所有，
明朝女儿饿时，有啥让其充饥？

他在想，鸡叫之时她一定会起来安慰她们，
嗨，你们定会看到，父亲将带一个新郎回
　家。

耐心地等待吧，

经过一段旅行后，他很快就会回到布洛德。

瑞布·余德尔知道上帝恩惠，
总是赞美着上帝。

他取出他的钱袋、所得，
打算结束这无益的旅行。

为此，瑞布·余德尔发誓，
到一家旅馆去，住一个好房间。

我的歌应该充满欢乐，聪明人的话永远正
确，
只有贫困不忘学习《托拉》的人
才能在富有时也不忘学习《托拉》。

正义的果实

解说员：当约定好时间为他的女儿选择配偶时，神圣的上帝提醒他到某个城镇，住进一家好旅馆，自己花钱吃用并学习《托拉》。一个媒人突然跑到他身边，带来一位新郎。

解说员还没有讲完，歌手插进去开始唱起歌来：

现在我们发现瑞布·余德尔在某一个有名的
城镇，
就像我在小曲里唱的，他住进了一个像王子住的旅馆
里。

瑞布·余德尔住进这样的旅馆会干出什么？
他肯定不会堕落，也肯定不会犯罪。

一群商人向他猛扑过来，
在他面前卖力地介绍生意，谁都想赚上一
　笔。

但是我们尊敬的哈西德派信徒在那天做了
　奇事，
他用一页《塔木德》便把他们赶走。

稍后，来了一个媒人，讲了很多的话，
他没有徒劳，得到了报酬。

因为他带来一个好青年，
瑞布·余德尔发现他有真才实学。

不论我们是早讲这件事，还是迟讲这件事，
瑞布·余德尔发现这个小伙子一定是他女
　儿命中注定的配偶。

他们摆开桌子、点亮灯，召来所有的人，
写下婚约协议，他们打碎陶器。

白兰地和葡萄酒像水一样往外倒，
筵席上的人像上天堂一样高兴。
这就是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故事，一切都

发生在他的身上，
正像你听我讲的，他冒着生命危险，

为的是在奥地利的妻子和女儿，
现在我们的歌唱完了，祝你走运。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听完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的唱谣后，大笑不止，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像他这样笑过；好像房子的墙也在陪着他欢笑。他恢复镇静后，把手放进盘子里，拿出很多钱，说："瑞布·余德尔，我也希望参与把新娘带到婚礼的华盖之下。"

瑞布·余德尔想，房主一定是在对他讲话，于是伸出了手。但是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人，那就是和他穿着一样衣服的另一个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站在那里盯着那个人看，看不出那个人和他自己有什么区别。两人的面孔衣服以及动作都相同。瑞布·余德尔将如何与此人比较？

瑞布·余德尔对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已拿走了余德尔的那一份，余德尔从瑞布·余德尔那里什么也没得到。"他再一次向瑞布·余德尔伸手。他把手指放在鼻子上说："在我给了你想得到的一切之后，你再多拿些，怎么样？"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实在辨别不出真的瑞布·余德尔和打扮成的瑞布·余德尔。即使你和我在场也分辨不出谁是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谁是布洛德歌手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自然更是如此。他对瑞布·余德尔和仅穿着像瑞布·余德尔一样衣服的人一无所知。所以瑞布·余德尔不能再去多要一些。瑞布·余德尔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富人和另一个富人一样富。而穷人总是一样穷。有时候从表面上就可以

看得出来。”

普珥节一结束，穷人便都回家去了，准备买逾越节的必需品。教区委员们又出去为穷人募捐。上帝保佑不要抛弃他的孩子，给他们挑选好的教区委员，使犹太人心里充满了仁爱。两位仁慈的教区委员来到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家，他开始和他们交谈。他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能知道关于另一个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事。倘若教区委员是在跑遍全城，最后一个到他这里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了。当然，若他们跑的第一家就是他这里，结束也是一样。听完教区委员的回答后，他给了他们捐助。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个城镇上竟住着一个没人认识的另一个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因为无论他问谁，人们都指着他说：“我们所认识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就是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位。”

后来瑞布·余德尔对妻子说：“通常，一人收到另一个人的礼物时，他必须还礼，可我们该还给谁呢？”他跑遍了整个城镇，再也没有发现和他同姓名的人，所以他肯定这份礼物就是给他的。他认为并不是因为他有女儿才给他送礼的，送礼物的人一定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他说：“既然他给我们送来了新娘的衣服，我们必须送一件新郎的衣服给他作为还礼。”

他的妻子说：“余德尔，你说得很对，毕竟这些礼物值不少钱。不管是他用值钱的礼物来欺骗我们，还是我们被这些值钱的东西给骗，至少说礼物还不错。”

如果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的家里收到礼物，佩赛勒就会戴上耳环和手镯，她的脸就会像夏天的太阳那样光彩夺目，她的心里就会充满喜悦。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虽然收到了礼物，这些礼品只能使

他想起他妻子的悲痛和他自己的悲痛，他们没有孩子，也就没有希望看到他们的孩子娶亲。

瑞布·余德尔和妻子在考虑他们该送什么样的礼物，他心中想道：我该送什么给他呢？送一块表还是送一根项链？哎，这些东西他自己可能早就有了，我再送有什么用呢？他一定小时候就开始学习《托拉》了，肯定会有这类小玩具装饰。我可不可以送给他一只琥珀色的烟斗？假如他不抽烟，这种漂亮的小礼物会引诱他抽烟，而且他会认为，我的礼物给了他在喜庆日的第一天就学上抽烟。这样，我会把他引入歧途。我要送给他四卷本的《杜雷姆》。瑞布·余德尔想道："想和我开玩笑的人一定缺乏对四卷本《杜雷姆》的理解。"

于是，他取出了一套在梅茨伯兹和波尔兰印刷的《杜雷姆》。为了印刷《杜雷姆》他捐了款，并收到了两套用纸板装订，上面包有红色皮封面和用铜版纸印刷的书。他的名字用金色的印刷体印在每卷书上。书镶着金边，封面上的压花为一只大口水罐。这样设计是因为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是利未人的后裔，印刷者为了纪念他，设计了一些特别的标志。利未人在祈祷时通常把水倒在祭司的手上。然而，他保留的是威尼斯的版本，因为威尼斯版本好读。逾越节前不久，他给罗哈庭的圣犹太会众送去一套《杜雷姆》，并以极其优美的文体给新郎写了一封信，希望这本书带给他美好的一切。并说，新娘内心十分高兴，对小伙子的心是真诚的，希望能早日见到他，和这位好青年和这样一位被喜爱的人白头到老。无论谁看到他们两人都会把他们看成是神圣的茎和叶。瑞布·余德尔的妻子拿来一只雄火鸡，把火鸡的腿捆在一起，作为礼物送给新郎的母亲。

礼物送到了罗哈庭。新郎手捧着四卷本《杜雷姆》，对如此美好的事发生在他身上表示很感激。他用极虔诚的方式向上

帝祈祷，感谢上帝选中了他而不是选中另一个小伙子，给了他仅有的、最好的这四卷本的《杜雷姆》。啊，上帝与我同在，我将根据《托拉》上说的，规范我每天的行为。他立即开始学习逾越节的法典，法典的章节使他心神爽快。然而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九章

无花果结出无花果
穷人和富人定相遇

新郎住在摆满各种各样好东西的房子里，精神饱满地学习《托拉》，而新娘呆在狭窄而阴暗的房子里，几乎饿死。她虚度了自己的处女时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普珥节过去了，逾越节也快结束了，新郎还一直没有来。她坐在那里为自己的不幸而悲叹。父亲不是给她找了个新郎了吗？大家不是都祝贺过他了吗？那么，她怎么没有得到他的一点问候？她和妹妹一起住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她像一个死人被忘掉，也听不到新郎的声音。她们在感到悲伤时，本可以去问她们的父亲："新郎在哪里？"或扑在双亲的怀里哭诉。哦，上帝，你终于带来了那封信，在信上，新郎的父亲还把举行婚礼的日子告诉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

当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读了这封信后，对妻子说："我能说的就是我能够送普珥节礼物。但是，没有新娘，我怎么能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呢？"

上帝给予女子的智慧比给予男人的智慧更多。瑞布·余德尔妻子聪明、善良，对人一向很仁慈。过去一些孤儿出嫁，她

常为她们举行婚礼，敲鼓跳舞，十分高兴，就像自己的女儿出嫁似的。在她的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和她的丈夫没有孩子。

她的丈夫给她读这封信的时候，她说："上帝保佑，谁给我们带来了这条诫律？"

他问："你要把这些事情交给我做已有多长时间了？我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她回答说："余德尔，你要择善而行，因为有两个犹太人取决于你的行动。如果你回避这件事，你将毁掉这个婚姻。"

瑞布·余德尔说："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可以来找我。我已经做错了，你想我继续错下去吗？"

她说："余德尔，我们常常走错路，今后我们还会经常走错路，但到最后的日子，错误将全部得到纠正。"

"这里一定有个人，名字叫余德尔·内桑森，他可能比你还富。但是人们不认识他。我们住在布洛德，这里不是常常有人连他的隔壁邻居都不认识吗？但是，当男傧相来到布洛德时，新娘的父亲会听说些事，并将尽到他自己的责任。"

瑞布·余德尔说："愿像你说的那么好。愿上帝帮助我；但我还不知道该做什么。"

她说："你暂时拿起笔，给新郎的父亲写一封信，告诉他，你准备为女儿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婚礼。尽管我们不可能看到使我们自己孩子高兴的事，至少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孩子高兴。"

于是，瑞布·余德尔给对方写信说：谨以此致以各种各样的崇高的问候，向我未来的博学多闻的亲属致意，等等。

当瑞布·沃维收到瑞布·余德尔的来信时，他为婚礼的举行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并把下面这份请柬发给他的所有朋友：

蒙上帝之鸿恩

新郎的声音　　新娘的声音和快乐

消除了忧郁　　依然存在

由于好的预兆和命运，我们荣幸地邀请阁下参加我们孩子的婚礼。

席夫特尔少爷容光焕发

是位有才干、有道德的年轻新郎

佩赛勒闺秀长命百岁

是位谦虚而又值得赞美的新娘

她是高贵的慈善家，我的主人犹大·内桑森拉比的女儿

愿葡萄树的花和葡萄　　直到花开的那一天

欢快地开花、结果　　像玫瑰一样好香

婚礼定在这一周的最好的时刻在圣犹太会堂里举行

上帝愿我们在孩子喜庆的日子见到您的光临。

肖氏家族亦称沃维的

泽夫·伍沃夫及其妻

新郎在认真地准备婚礼讲演词。他已经背熟了讲话内容，这样在婚礼上便不会感到害羞。

所有的姻亲都穿上了盛装，从罗哈庭乘坐四轮车、双马二轮车、轿式马车，或干脆骑马出发；人人根据自己的身份穿戴，妇女更是打扮得入时。运货马车装着食物和饮料，和他们一起同行。从罗哈庭到布洛德，所经之地的城镇和村庄，凡是他们的亲戚或亲戚的亲戚也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前往，他们早就听说瑞布·沃维安排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婚礼。这天，阳光灿烂，树木葱绿，小鸟在房顶上树枝上啾啾喳喳地鸣叫，田野里散发出宜人的香味。预定在婚礼说笑的人把事情

编写成和谐的小调歌谣，音乐家们演奏着曲子。每当他们停下，新郎的母亲都要递上甜饼和酒。演唱人员一边吃饼，一边摆上一桌喝酒。每次演唱停下，人们都要祝酒，祝酒时每个筵席上都充满了欢乐，人们吃肥肉，喝甜酒，心里充满了欢乐。瑞布·沃维因祖先在阿布月初九偷吃了半个樱桃，差一点无法给自己儿子找到媳妇，但现在却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感到格外高兴。

兴奋之余，瑞布·沃维拿出银币，扔给演唱的人，并说："小伙子们，拿着，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报酬。"然后，他拿出一些纸币，一撕为二，给爱说笑的人一半。撕开来的纸币可以用浆糊贴起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如果一个人拿到半张，他肯定会拿到另外的半张。不过，他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那要等到席夫特尔真正地站在婚礼华盖之下时，才能拿到。人们的亲切、美妙的话语，与去参加他第一个儿子婚礼的人的愉快心情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也无法用话语表达高兴与欢乐。

当参加婚礼的队伍快要到达布洛德时，瑞布·沃维派人通知瑞布·佘德尔·内桑森及其亲戚前来，迎接新郎。瑞布·佘德尔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口信，我没有新娘给他，怎么去迎接新郎？"

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来。他们开始担忧起来，害怕有什么悲伤的事发生。仁慈的上帝，拯救我们吧！瑞布·沃维的亲戚站在路上张望，那一天的路上静悄悄的，见不到有人来迎接。他们越发地担心起来。

除非你听到过前去参加婚礼的新郎突然在路上暴死的故事，听到过人们在见到新郎时，新郎的父亲说着："奏乐，去买棺材和寿衣"的故事，否则你是无法想象出当时瑞布·沃维

的极度痛苦心情。乐曲开始走调，婚礼上插逗笑的人也停止了说笑。亲戚一个接一个不声不响地走了。他们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瑞布·余德尔听说了半个樱桃的故事，断绝了这门婚事，我们为什么还要承认和这一家的关系呢？"

瑞布·沃维用羞耻的、期待的目光等了两三天，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前来提及此事，最后，他拿出瑞布·余德尔的信，赶到布洛德，打听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家的住处，马上就有人指给他看余德尔·内桑森的家。他走进屋，看见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穿着大衣，正准备去做下午祈祷。他问候了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又向他表示了问候，然后问："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时瑞布·沃维开始愤怒起来，大声叫嚷："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羞辱我？我们站着等你整整等了两天了，你为什么不来？"

瑞布·余德尔说："怎么，你对着我这样大叫，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听了这话，瑞布·沃维第一次抬头看看，很吃惊地说："真的，先生，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未看见过你。"他拿出他的信。

瑞布·余德尔说："是的，这些信是我的，确实是我写的。"

瑞布·沃维大声说："这么说，你一直在戏弄我，叫我出洋相。"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上天不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普珥节收到了礼物，但不知道这礼物谁送的？于是，我就问，在这个城里是否有另一个人和我同名同姓。但我不知道有这个人。我说，好吧，对于礼物，我要以礼还礼，并写了必要的信，等送礼人来了询问他自己的礼物。"

瑞布·沃维问他："你为什么觉得这样做是适当的？"

他回答说："城里人们不认识你的未来姻亲，我担心最后婚姻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不是你未来的姻亲，即使我希望做你的姻亲也不行，因为我没有孩子。"

瑞布・沃维确信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没有孩子，并认为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发疯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自己也这么说："我不是你儿子新娘的父亲，因为我没有孩子。"

瑞布・沃维双手托着头，羞愧地站在那里发呆。

瑞布・余德尔对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做下午祈祷的时候了。让我们到诵经堂去，兴许我们在那里会发现你要找的人。"

他们进了诵经堂，但没有发现他要找的姻亲。他们四周看看，没有发现他。最后瑞布・沃维仔细察看，发现在炉子后面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读《圣经》。他的衣服是破的，帽子是破的，腹部凹了进去。他的脸和那十个禁食的人的脸一样。就是他，瑞布・沃维哭了起来。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对他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就在这时候，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抬起头，看到他未来的亲家瑞布・沃维，他立即站起来和他打招呼，说见到他很高兴。同时他问他怎么样，关于新郎有什么消息。

瑞布・沃维愤怒地叫道："哼，你这个乞丐，你连一件上衣都没有，而你却答应给你女儿一万二千个金币。"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我相信神圣的上帝会帮助我遵守自己的诺言。"

瑞布・沃维叫道："你竟一无所有地站在那里，真是厚颜无耻。"

瑞布・余德尔对他说："亲家，等等，我去叫我的家人为你准备一桌筵席。"

这时，瑞布・余德尔・内桑森一直盯着瑞布・沃维看，并

对他说:“我似乎认识你的这个姻亲,我肯定在普珥节那天,他到我家来过。当时,我给了他一点施舍,后来他又来要过。”

这时,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跑回家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新郎的父亲已经到这个城里来了。她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弗鲁门特对佩赛勒说:“新娘子,听到你父亲在告诉你什么了吗?他是在安排婚礼的日子。”听到这话后,新娘迷惑不解地垂下眼睛。她的妹妹立即开始给她涂油,给她梳辫子。她们在见到新郎的父亲之前,拿来针线缝补衣服。新娘在自己的胸口附近也补了一块补丁,因为她已经长大成人了。不会有邪恶的眼睛看她了,她准备迎接这位未来的亲属。

没有忧伤就没有快乐。瑞布·余德尔一告诉她们瑞布·沃维要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弗鲁门特就开始叫起来:“家里没有吃的喝的,你怎么能邀请他到家里来呢!即使我能给他做一顿饭,哪来的桌子坐?哪来的盘子盛菜?吃饭时调羹够用吗?家里有任何东西会使他眼睛愉快吗?”瑞布·余德尔不得不去寻找,直到他找到很有可能是亲家的人,能向他哭着讨吃的?

瑞布·余德尔做了些什么呢?他走来走去,用两个手指头叭地一弹,轻轻地哼着歌曲,脸上显得很高兴,他相信神圣的上帝会帮助他的。

看到这种情况,弗鲁门特做了些什么呢?她戴上头巾去圣阿普塔拉比那里,告诉他整个事情真相。拉比说:“你不是有一只公鸡吗?把它杀了,为新娘的未来的公公做一顿饭。”

于是,她回去提起公鸡,这只公鸡过去常叫醒她的丈夫侍奉上帝。她对新娘说:“把公鸡拿去杀掉,我要为他准备一顿饭。”

新娘,一个活泼的少女,像小鸟一样用愉快步伐沿街朝着屠宰场跑去。

第 十 章

是谁给了公鸡以智慧／公鸡的命运竟如此难卜

佩赛勒蹦蹦跳跳地走着，怀抱公鸡，手抚鸡冠。嘴里低声说着公鸡从未听过的话。“亲爱的，”她对公鸡说，“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我们去的是屠宰场。去那儿干什么？去宰杀你。为什么？是为我未来的公公准备一顿丰盛的饭。为他的这顿饭准备些什么呢？准备肉。我们如何准备呢？用豆子和芫荽做一个很漂亮的汤。

“或许你希望被切成肉丝？我要做比我老公公的胡子还细还长的肉丝，从他的鬓须下巴一直垂落到腰下。或许你想做成烤鸡？这样的话我就去取一个长铁条，把你串起来烤，里面塞些辣椒，外面撒些面粉。我还要做两种麻辣酱，红白两种颜色的，然后在你的颈子里再填进米和葡萄干，再加几块肥肉，这可是你的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会把你放到未来的公公面前对他说：来坐下，请品尝。

“他将坐下来品尝，觉得不错，并对我说：‘上帝赐福给你，我亲爱的佩赛勒。’他吃完所有的菜之后又说：‘去取些水给我洗手。’而我则回答说：‘再尝尝我为你做的鸡颈子。’

然后，我拿出煮过的李子和无花果，问他喜欢哪一种甜食，是李子呢？还是无花果？'他会把手放在大腹便便的肚子上说：'女儿，难道我还没吃饱吗？该你坐下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了。'

“这时我会回答：'我们也已很饱，这些都是剩下的菜。如果你不吃，我们只好把鸡颈扔出窗外。'他定会惊异我如此聪明，会对我说：'别人在谈论佩赛勒时太傻了。'接下来，他会拿起一把大叉继续往嘴里塞吃的。一边吃一边咂嘴说：'她是个好姑娘，我选她做儿媳，儿子同她会幸福的。我明天回家后要告诉妻子我所吃的和所见到的一切。'

“这时，我就收起目光，低下头想，嗯，她将有机会看到我巧手做的一切，会看到我如何用鸡翅做成刷子来清扫桌子上的残渣，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贫穷袭扰。我也可以用这刷子把盯着我们的罪恶的眼睛赶走。”

想到这儿，佩赛勒张开双臂，大声斥责恶魔：

“烦恼与疾病，远远的滚开，
飞快地逃走，不要停留。
　你们应离去
　否则将悔恨。
逃离到遥远的沙漠，
躲进荒芜的森林，
那儿有怪物呈现，
藏起你们的脸，永远永远，
是谁给公鸡以知觉，
把这知觉给我的公鸡里维勒
因为里维勒已从现在开始——
张开翅膀飞向远方。”

简言之，当佩赛勒张开双臂斥责恶魔时，公鸡里维勒从她怀中掉下跑了。为什么公鸡没有宰杀而跑了呢？因为她忘了应该绑上鸡腿。假如她这么做了，鸡就不会跑；可她却没有绑。鸡刚脱手就跑到栅栏后边。佩赛勒拍打着双手哭道：

“天哪，它跑了，我的运气没了。
灾祸降临，我失声无语，
愿上帝来帮我，我的母亲要骂我，
新郎的父亲将看到我出丑，
我的婚约将随之解除，
万能的上帝，我该受到如此责难？
你甚至帮助那冒犯了你的人。
别嘲弄，请严肃，
要么即刻杀死我，
不然就还我公鸡，
我将永远每天赞美你。”

佩赛勒就这样拍打自己，撕扯着头发，痛哭不已。倘若你曾养过一只极好的鸡，期望着用它做菜，而鸡却从你手中跑了，你就能体会到佩赛勒当时的感受。接着，她便开始追逐那公鸡，想重新把它抓到手里。可她的裙子却被尖尖的栅栏勾住扯破，这下她裸露地停在原地，再也不敢动半步。她倒在地上声泪俱下地哭诉道：

“唉，母亲啊，母亲，我都干了什么啊，
不，没有借口，没有托辞，
快来打吧，活该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打吧，打吧，一直打死我吧。”

弗鲁门特见佩赛勒到现在还不回来，便让她妹妹布卢姆去找她，布卢姆跑向屠宰场的路上发现姐姐躺在地上号啕大哭，悲痛不已。她害怕起来，大声叫喊：“怎么了，新娘姐姐？你为什么伤心痛哭？公鸡在哪儿？”佩赛勒想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但刚张开嘴便哽塞说不出话来。布卢姆双手搂住她，不停地安慰她，直至她终于说出话来：

“老天在上，公鸡跑了，
我真想死，因我的新郎也从此丢失，
别管我，我要去那雪山，
昼也泣来夜也泣，
因为我不能结婚。”

布卢姆明白事情的缘由后，也低下头，流下同情的泪。她们的母亲弗鲁门特见到布卢姆也迟迟不归，又派小吉特勒去找她俩。吉特勒发现她俩抱头坐在地里，她双手握于胸前高声喊道：

“炉火燃旺，锅也煮开，
你们却在这儿轻闲，
休息够了！我要说
快些回去，跑回家里，
饭才能快点准备好。
嗳，糟糕，公鸡哪去了？
鸡去哪了？鸡在哪里？

这只鸡一直拥有
我们心中的爱。
熊会将它撕成碎片。
嗨，我失去的公鸡呀，
鸡去哪儿了？鸡在哪里，
为何不见它的踪迹？”

姐姐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听后也同姐姐们一起痛哭起来。

这就是弗鲁门特派三个女儿的经过：她派佩赛勒去杀鸡，让布卢姆去催佩赛勒，遣吉特勒去叫她俩回家。三个女儿都出去了，只剩下弗鲁门特独自呆在家里。锅已开，火正旺，单等取回宰杀的鸡。她心急如焚，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心焦不安，环顾四周，水沸滚，火渐熄。我若知道怎么回事一定不客气。亲家马上就要到；上帝啊，上帝，我紧张极了。我的辛劳都白费，我的等待也枉然。孩子们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归？老天，我忽然心头一震，她们拿的鸡在哪儿？你们的母亲独自一人。她大声喊道：“回来，哎，女儿们，回来，哎，新娘。”

她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她们有可能走迷了路，也有可能走到一处废墟之地被魔鬼缠住，就像那个去浴室的妇女被魔鬼带走一样，魔鬼上身人样下身鬼形，晚上走出来抱抱儿子。想到这里，弗鲁门特丢下锅与火，出门去找三个女儿。

她竭力奔跑，高声叫喊：“女儿，女儿，你们在哪儿？”终于她来到屠宰场附近的田地，发现她们三人抱在一起。她气急败坏地责打她们。“让所有的灾难降到你们头上。今天既不是安息日，也不是奥默的第三十三天，你们坐在地里干什么？”

"母亲啊，母亲，"女儿们哭着说，"请不要打我们，上帝已经惩罚够了，我们准备做饭用的鸡已跑丢了。"

弗鲁门特听后气愤中将指甲掐进了肉里。她叫喊道："我的鸡跑哪去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们干脆挖个坟墓一起死吧。你们干嘛惭愧地站在那一声不吭！"

女儿们一个个都缩起舌头，禁若寒蝉。

此刻，她们又开始大声哭泣。"母亲，我们天生悲惨。上帝已向我们招手，大地是很好的葬身之处，坟墓是甜蜜的栖身之所。"

弗鲁门特又开口说道："你们就像夜晚出没的豺狼一样在吃我的血肉，竟敢抬头望我，张口说话。恨不能叫你们烂舌瞎眼。告诉我那只鸡跑到哪里去了，来，还不起来到各处寻找。跑掉的鸡，你是多么好的鸡啊！难道平时舍不得给你吃的？难道不是一直拿最好的面包喂你？难道不是一直不愿杀你吗？快点，姑娘们，快点，咱们一起来捉。鸡在那儿！"

她们尽力围捉鸡时，公鸡伸展翅膀飞开了。等她们跳起来抓时，鸡又落地而跑。等到她们弯腰捕时，鸡又飞起来。她们不停地跟在鸡后东奔西跑，最后鸡躲进了一个山洞。她们来到洞口发现里面似乎有火光在闪烁。佩赛勒哭喊道："鸡肯定直入火中而被烧死了。"

布卢姆也喊道："鸡要烧焦了，我们却一个个站着不动。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来，让我们快把鸡弄出来。"

"妈妈，我从未见过不冒烟的火，"吉特勒说道。大家又仔细观看，只见那根本不是火，而是金子、珠宝和钻石在闪闪发光。她们一个个全都惊呆了站在那里，担心这是巫术。尔后一起喊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在她们看清金子并没有

消失，珠宝也没有褪色成为石头后，她们这才相信这不是巫术，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她们用围裙把这些财宝包上直奔家中而去。

别人辛苦一生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却不期而至地来到瑞布·余德尔的身边。他漫游世界，看到人们四处挖找财宝时，曾嘲笑着说："《塔木德》里不是多次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财富将不期而至？"不过，他当时确实不知他将得到一笔为他准备好的财富。

那个洞里怎么会有如此金银财宝？原来当凯撒同敌人交战时，他的臣民大都跟随他。出征前，人们将财宝藏于洞中。当佩赛勒的不幸传到神圣的上帝那儿，上帝把这些财宝揭示给了她。无所不在的上帝！愿上帝永不遗忘以色列，愿上帝现在就开始做他打算将来做的每件事。由于贵族领主时常掠夺以色列人的钱财，上帝因此消灭他们，并把这些钱财还给他认为合适的人。垂涎他人财物者将葬身异乡，金银财宝则总是物归原主。那些人的尸体除野兽猛禽外于任何人无益，但其财宝却有利于善良的人，有利于哈西德派信徒。愿天下所有追求钱财的人能引以为诫：上帝将善待穷人，邪恶者决没有好下场。

第十一章

闺女出嫁

弗鲁门特接着干了些什么呢？她包了一围裙金子，来到瑞布·沃维将来此下榻的旅店，拿出了些金币扔在店主面前，说："把这些都拿去，为我的亲戚准备最好的饭菜和最好的酒。"金币亮闪闪滚落下来，发出悦耳的声音。店主手摸胸口向她鞠躬，说道："十分荣幸能为您效劳。"然后跪下拾起一个个金币，屋内所有的仆人似乎都矮了半截，一个个在弗鲁门特面前跪下，脸几乎要擦到地。店主对仆人吼道："你们这些白痴像木头一样站着，难道看不到这位高贵的女士的鞋子脏了吗？"仆人们抢着取来刷子把弗鲁门特的鞋子刷了又刷。"真没见过如此笨手笨脚的粗夫。"店老板娘说："他们来擦鞋子，却把裙子弄脏了。"她说完，取出所有的衣服，拉着弗鲁门特的手说："来吧，弗鲁门特来吧。"她们走进另一间房间，店老板娘在屋内给她换上绸缎衣着。

弗鲁门特飞奔到阿普塔的拉比处，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拉比极谦逊地听着，不时地说"嗯嗯"，像一个听到有奇迹发生人似的摇着头，末了，这位圣贤说，双方应把嫁妆留给他处理。不一会儿，双方的父亲瑞布·余德尔和瑞布·沃维都

来了，共带来了二万四千金币的财礼，他们委托这位圣贤负责安排一切。拉比把这笔钱合为一处，将手放在钱上。

金子在手下面闪闪发光。即使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消失，上帝的话仍将永存。拉比对瑞布·沃维说，暂时先把新郎和其他亲戚带回去，待新娘的结婚服装做成之后再来，他们于是向瑞布·余德尔道别，返回家去。这对梅谢尔是莫大的宽慰，他们终于明白他的话是对的，因而不再与他追究了。

有关瑞布·沃维返回罗哈庭的经过暂且按下不表，还是让我们回到布洛德。城里很快就传开了，说上帝怜悯瑞布·余德尔，使他富有。城中男女老少都来了，不论贵人还是平民，诚实可敬者还是欺诈可憎者，也不论高矮胖瘦，富贵贫贱，大家都来与瑞布·余德尔握手向他表示恭贺。受人尊敬的弗鲁门特走出来同大家见面，倾听人们的赞语。她很快准备好筵席，铺上桌布，请众人吃蛋糕、面包和各种好东西。甚至模仿当时布洛德有名望人家的流行做法，给所有的人端上咖啡过口。四邻们过来把住宅装点得十分漂亮，到处悬吊花卉，使这陋室如同皇宫一般。他们很快又拿来大烛台，用橄榄油点灯。接着又准备好灯芯，做成小蜡烛，小室陡然明亮生辉。用《圣经》里的话讲：犹太人看见光明了。

城中所有的裁缝都忙碌着赶做新衣，新娘的衣服，妹妹的衣服，还有父母的衣服。这些人手中忙着，嘴里唱着赞美歌，赞美上帝“拯救穷人，扶助贫者”，以及把贫者和贵人都带入天堂。在他们看来，上帝改变一个穷人的境遇易如反掌，如同裁缝把线抽出来再另换上一根线一样。裁缝们不断地忙着，制成的丝绸服装越堆越高。他们高歌称颂上帝，以期上帝能听见并记在心中。鞋匠们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们纳敷鞋线，钉制皮革，缝制各种款式和尺寸的鞋。为瑞布·余德尔做的鞋软若丝

绸，这样他祈祷时就不会打扰他人；他以往祈祷时经常起身又坐下，而且不停地用脚拍着节拍。为弗鲁门特做的鞋子是鹿皮高帮式，两边饰有边穗。至于新娘及妹妹，她们的鞋子上涂有亮漆同镜子一般亮。朋友们，愿你们都穿上这些鞋子和我的女儿们翩翩共舞，阿门。

这些手艺高超的工匠夜以继日，按时完工，这样婚礼的华盖便可适时搭好。由于人们辛勤地工作，所得报酬也十分丰厚，足以在平日着装蹬履。正由于这个原因，布洛德城没有裁缝赤身鞋匠裸脚之说。除了衣着之外，他们也没忘记腹中食，烤面包，烧肉煮鱼，餐餐都很丰盛。

西蒙·内桑森非常富有。当他嫁女儿时，用于蛋糕的蜜就不知有多少人抬。可是，这靠血汗挣来的财富同从上帝手中得到的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确实，斯普林特西·佩赛尔是个讲究排场的女人。据说她嫁女儿时宰杀了希伯谢所有的家禽。可瑞布·余德尔的妻子仅仅在鸡蛋上的花费就超过了她买家禽的花费。她准备了丰美的筵席，有足够的金钱来满足这些人。他们甚至有巴尔提尔酿制的白兰地，这是巴尔提尔同妻子来参加婚筵时带来的，在他的马车后面停着另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卖牛奶的，他来告诉瑞布·余德尔他女儿生了个儿子。

马还没停稳又来了好客的瑞布·伊佛雷姆。他向来好施济贫，一直与穷人同吃共饮。如今所有穷人都到这儿，没有人与他吃饭，他的妻子担心他会饿死，便同他一起来了。随行带着一灶面包，一车家禽和给新娘的一串珊瑚。这是他们的女儿泽维亚亲手做的。他们一到，人们就以酒和点心为他们接风。瑞布·伊佛雷姆掰下一块蛋糕，呷了一口酒，脸顿时红了起来。倘若你当时不在场，你就不会懂得人生的感激之情。一个施舍大众的人，当他接受别人东西时却害羞地如同接受礼物的孩

子。愿世上所有不知羞耻和乞讨的人都来看看这位善人的行为举止。

瑞布·泽恰里亚还没来得及说谁将要到达，博学的赫谢尔来了，他衣不遮体，面黄饥瘦，两袖空空，表情凄凄。你的智慧哪去了，赫谢尔？过去你常说人应该学点深奥知识，还嘲笑瑞布·余德尔和他的朋友除了《托拉》以外，什么也没有。你总算活到今天看到《塔木德》里“嘲笑他人者将一无所有”这句真理。他不是乘车来的，连颠簸的运货车都没乘上，而是走来的。他对自己遭到上帝的遗弃感到羞愧。他四处游荡，希望人们给他些吃的。

瑞布·余德尔还没顾得上问他的近况，又有客人来了。来者是托比亚和他的妻子波尼克瑞夫，瑞布·余德尔曾同他们一起度过安息日。他们家有许多房间，每间都为客人备有床铺和灯。窗外堆放许多肥料。他们从不炫耀财富。他们目前正踏上另一不同的路程，前往以色列，在那里像祖先亚伯拉罕一样种上一棵树。路上，他们听说瑞布·余德尔要嫁女儿，于是就赶来祝贺。

瑞布·余德尔正想同他们交谈，又有新客人到了。他们是佩德凯明来的约书亚·埃里沙等人。瑞布·余德尔曾向他学了两样东西。他继承了一笔遗产，因此他要带妻子去莱姆堡的波特医生那里给她治病。

瑞布·余德尔说道：“虽然每个人都有二百四十八块骨头，三百六十五条经脉。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每块骨头每根经脉如此完美的人。”可没等到他询问近况，又来客人了。来客不是别人，正是饮水老人和他温和的妻子。这位老人确实值得称道，若不是他，婚礼则将延期，因为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年轻犹太人不准结婚，老人四处奔波召集了三十六位圣贤，终

于废除了这项法令。

当他妻子看到新娘时，她以甜美的声音祝新娘幸福。鼓声敲响了。女先知米瑞亚姆引吭高歌。她和她丈夫，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和他的妻子分别扮成新郎和新娘的男女傧相。

没有必要在此一一例举。总之，有许多人来同这位哈西德派信徒一起庆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他忙于准备婚礼的华盖时热情地给予了帮助。另有一些是只见过一两次面的朋友。其中只有一个吝啬鬼。他的油瓶碎了装不成油，面袋通了不能盛面，一贫如洗。最终还是因饥饿而死。

此外，有一个拉比通常在安息日到安息日期间斋戒，可到了安息日那天吃下去的东西比人们在一星期吃的还要多。瑞布·余德尔从他那了解到了古人云“戒肉无快乐”这句话的含义。他也离开人世，升入天堂，因为天使嫉妒他的斋戒，凡人嫉妒他在安息日的豪吃狂饮。

瑞布·余德尔见到如此多的人来帮他完成将女儿带到婚礼华盖之下的诫命，真希望乌什尼村的瑞布·约姆·托夫也能来。他是在墓地遇见这老者的。他同时也希望裁缝卡尔曼能来。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希望，与到来者同享欢乐。

这时一个女子激动异常地冲进来，直扑向新娘，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口中不停地说道：“佩赛勒听着，我要告诉你，新娘佩赛勒的事。你我都取了和她一样的名字。昨晚我梦见她了。她对我说，快去佩赛勒那儿，祝愿她幸福。为了促我能按她的话行事，她用指甲掐我。你瞧我来的太急了，甚至忘了带件礼物给你。”

不管怎么说，她完成了死者意愿。同样我们也要实践写在《塔木德》里的上帝之言：死者必须为新娘让路。离开佩赛勒姨娘，让她安息，去为新娘庆祝。所有为举行婚礼华盖的准备已

妥当，只等新郎的到来。

很快，有人依礼宣布新郎一行已到了城门口。新郎同家里人一起正在城市的东大门等待着他们命运时刻的到来。弗鲁门特穿上漂亮的衣服，前去领新郎入城。瑞布·余德尔在向亲家们施礼后也去迎接新郎入城。与瑞布·余德尔同去的还有新娘一方的人，他们或是步行或是乘驾车。人们兴高采烈绕着新郎欢歌起舞。他们不停呼喊："新郎，万岁！新郎犹如国王。"布洛德的嬉闹者衣着十分古怪，他们穿着各式衣服来到新郎跟前，有的在前像仆人，有的在后如贵族，也有的像士兵列队行进，他们高呼"新郎席夫特尔爵爷驾到"！骑马者相互比试，尽其所能。新郎看了十分高兴。

努塔见全城人欢声雷动，后悔没去接新郎。他卷起长袍，拉出曾载着瑞布·余德尔四处游历的马车又洗又擦，在每个马脖上套一个铃，然后问马道："想不想去看新郎？"马儿昂首奋蹄，于是，他驾车出了门。

当他赶到时，众人欲把他挤出路边。但瑞布·余德尔说："让他过来吧，他曾和我一道为了执行圣诫劳累过。"人们听后立即为他让路。他下了车，伸出手向新郎问候。新郎还没来得及伸手回礼，努塔已将他抱起放入他的车中。"我若不把他放在车中，人们定会把他挤死。"他如是说。象牙和孔雀立刻扬起四蹄像雄鹰一样飞奔入城。

进城后，人们将新郎带入一栋漂亮的房子，这是富贾瑞布·余德尔·内桑森以他的名义特别安排的。大家让新郎坐在椅子上，开始围着他唱赞歌。几个聪明的年轻人过来同新郎坐在一道，问他各种问题以考验他的敏锐、智慧和对《托拉》的了解，直至他们口干舌燥。这时有人拿进来酒、点心和各种蜜制水果。一个个豪吃畅饮。婚礼乐师们也到了，提琴和铜钹与歌

声相融更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之后众人簇拥着新郎走向婚礼的华盖。

他们到达之后，司仪起身对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你愿意把女儿佩赛勒小姐嫁给这位尊敬的席夫特尔先生吗？"他连问了两遍，瑞布·余德尔笑而不答。司仪又问第三遍："瑞布·余德尔，你愿意将女儿佩赛勒小姐嫁给这位尊敬的席夫特尔先生吗？"这时瑞布·余德尔开腔答道："我们大家怀念的拉比不是在《塔木德》中说过这样的话：在孩子出生四十天前上帝就定好了谁家女儿嫁谁家儿子？我怎能说不愿意呢？"司仪听了立即唱道：

"来，来，来，让我们欢乐吧，
新郎已到布洛德城啦。
跳起来吧，拿起乐器，
别像傻子站在那里。
高声叫吧，尽情唱吧，
新郎已经进城里来，
奏起音乐，击响大鼓，
城中所有人要聚集跳舞。
兄弟姐妹朋友们，
鼓掌祝贺他们俩。
受人喜爱又友善，
佩赛勒小姐和席夫特尔·肖尔
以他父亲的名誉，有目共睹，
富贵博学的瑞布·沃维。
以她父亲的名誉，众所周知，
就是瑞布·余德尔·内桑森。

以及两位我不知姓名的夫人，
还有所有到场的人，
从布洛德到罗哈庭，
愿你们永结晋好，幸福一生。”

司仪正唱着歌，弗鲁门特突然闯进大声喊道：“大家听说过有这等事吗？新娘新郎坐在这儿斋戒，他却站在这儿没完没了地唱着。”然而，司仪不去理会她，握住新郎的手臂继续唱道：

“来吧，亲爱的，去向新娘问候，
她见到你会高兴的，我们大家也会高兴。”

弗鲁门特又喊道：“你们见过这事吗？他的节奏缓慢无比。快快结束吧，我们要把新郎带到华盖下。难道一个个都不知新郎、新娘已斋戒一整天了？”司仪又开口唱道：

“弗鲁门特，请听我讲，
新娘的母亲，请听我说，
克制一下你那暴雨般的心情，
别以为我的歌过于随意。

这不是为我，也非为我父亲，
我唱出这甜美的歌曲。
你却像狮子朝我怒吼，
整整一天，从朝晖到朝夕。

我曾年轻，现已年老，
可从未为自己唱一首，
我藏起内心的痛苦，
在此引吭唱一首。

为向您和您的亲人表敬意，
我高唱赞歌咏诗句，
愿两家合一，
听我的话，信我的言。

若您不希望这样，
我将缄口默言，
心中再有快乐之事，
将不唱与人听，只讲给自己。”

司仪完成仪式后，在场的人站着簇拥着新郎到婚礼华盖下。一些人惊讶于司仪应付问题的能力；另有些人则感到惋惜，他毕生献于歌咏，一旦他去世，不知墓碑是否能刻上哪怕是其中一首。总之，人们一起随新郎来到了华盖竖立的地方。

众人刚踏进门，乐长就开始唱歌：“愿万能的主啊，赐福于新娘新郎。”按照“女子要围绕男子转”的说法，新娘要绕着新郎走三圈。这三圈要求有三种姿式，这一传统源于《塔木德》中圣贤的一句话：“没有妻子的男人就没有善良，没有福运，没有快乐。”同时也源于另一句：“他没有《托拉》，没有家，没有安宁。”最后男女双方要三次拥抱接吻。第一次象征众所周知的出生前四十天上帝宣布的某男同某女的结合；第二次象征这两颗心经历了多年的分离而相聚结合；第三次象征死后两

颗心升天永结连理。

新娘和新郎双双站在华盖下，人们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该讲些什么，略去什么？如果一味重复叙述人们如何吃喝欢跳会使人厌倦。还是让我们看看阿普塔尊敬的拉比是如何主持婚礼仪式的。他通过讲述故事并指出其寓意使新娘新郎及其亲属牢记他的话语。

饮水老人离开布洛德前曾领阿普塔拉比到一内室交谈，告诉他说他必须到雅西去净化那儿的空气。他起誓说他将因此被安葬在故土以色列。这两件事都兑现了——他后来被任命雅西宫廷拉比，死后被送回祖国的怀抱。

不必怀疑，他的坟墓在麦斯贝茨圣公墓可找到。据说他去世当晚，人们就听到在太巴列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议会大厅的窗户上的击打声。一个声音喊道："去陪伴阿普塔拉比吧。"当人们动身时，他们看到成千上万人跟着棺木直到墓地。第二天清晨他们发现坟墓的土被人翻过了。后来传说有一个贤人死后常回自己的家。一次他回去迟了，人们问其原因，他回答说："我忙着给圣人引导通往以色列的路。"他是去迎接阿普塔拉比的，当时，阿普塔拉比正使自己的身躯安息在他们之中。

此刻，亲家欢聚一堂是多么美好啊。当众人在后头高呼"祝你们长寿"，他们则回首答道：大家长寿，大家长寿。车夫努塔特别的作几个魔术以取悦新娘新郎。由于他不辞辛劳为哈西德派信徒一路驾车，他被安排坐在哈西德派信徒旁边。若说每人应守在各自的地位上，这话对瑞布·余德尔不太灵了，因为上帝帮助了他。所以当努塔来时人们对他格外亲切，说道："你就是同瑞布·余德尔一起同行的努塔？若不是你，瑞布·余德尔也不会有今天。"

然而，谦虚的努塔不想接受对他的称赞，仅仅把自己同他

的两匹马"象牙"和"孔雀"联系在一起。那些富人们争着同他握手，几乎要把他挤倒。努塔却用瑞布·泽卡瑞亚告诉他的一个聪明商人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人，这样他的手便可以自由地拿鱼和肉。吃饱喝足后，他愈加高兴，竟充起学者讲起了德语。他在新娘旁边跳边用德语呼其名"内桑森小姐"。而他这时也没忘记虔诚，当他看到乐长将肉藏于鼓内，就拿了块黄油蛋糕放进去，这样那块肉便依法严禁食用了。

人们彻夜食饮，欢乐无比，歌手们载歌载舞。而布洛德的歌手尤为让人高兴，他们的嗓音比蜜还甜，唱的都是爱情歌曲。

至此，故事应该结束了。一切都完美无缺。新娘新郎被带入洞房就寝。但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诗篇》的作者曾说："我若是忘记了耶路撒冷，在欢庆时刻不歌颂你，就割掉我的舌头。"我们将要叙说一下那位来自耶路撒冷的人，他参加了婚礼，看看他为新郎做了些什么。

婚礼上有位来宾出生在故土以色列。由于穷困，他离开了以色列，恰巧来到布洛德。在这里他害了场大病，疼痛难熬，走路摇摇晃晃。他开始意识到上帝让他生病是对他离开故土以色列的惩罚，因为他在故土以色列时一直身体强壮，可自从离开那里后，身体便一天天变弱。他每天都在想回去的办法。他常进出瑞布·余德尔的家。他和瑞布·余德尔一起谈起故土以色列的事。发现瑞布·余德尔对故土以色列多有了解。他更加是身在他乡心系故里。任何一个有目之人都可看得见环绕在瑞布·余德尔头周围的以色列之光。因此，一种强大的情感使他同情这个远离家乡的犹太人。他们交谈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及故土以色列，谈到了它的每个角落，就像王子在宫殿前来回走动一样。

后来，瑞布·余德尔将他带到家中参加女儿的婚礼。这个耶路撒冷人坐在那里观看人们尽情欢乐，还有一些人像小学生

一样问新郎问题来考察他的智慧。渐渐地他也情绪昂然，加入到欢乐的人群中向新娘新郎祝福。他想到了新耶路撒冷崛起的喜悦，并把它同眼前婚礼的喜悦相比较。而当他记起废墟中的耶路撒冷时，心不禁猛烈颤抖。他又联想到主人哈西德派信徒为了专心致志地研究《托拉》，甘受各种艰辛，甚至在他四处奔走忙于婚礼华盖时，心中仍念念不忘《托拉》。正是由于对《托拉》的献身，他终于高兴地看到女儿和她丈夫结合在一起的喜悦。这位女婿可是一个出色的《托拉》学者。尽管如此，他的欢乐尚不及半。完全的欢乐只有当“使锡安回归其儿子”实现时才会到来。

他深受感动，站到桌上，用手托着头以甜美的嗓音唱出一支没人听过的歌谣。连一向欣赏不了圣话[①]音调的妇女都鼓掌喝彩。他语速慢，吐词清，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他讲述了一则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变成人形，成为两个不顾占领当局禁令而在山洞里坚持研究《托拉》，无子女学者后代的故事。他们研究这二十二个字母，每人找到一本《圣经》、《塔木德》以及其他犹太法典，他们就以自己名字第一字母命名这些，这两人后来都娶妻结婚，并让其妻也用他们的名字。后来他们都踏上了以色列土地，居住在以他们名字第一个字母开头的地方。

歌谣十分悦耳好听。当这个耶路撒冷人唱完后，人们走向前亲他的额头，对他大加称赞。他们提议将歌谣记下以作纪念。一位诗人在他身旁坐下用纯黑的墨水进行记录。但愿救世主弥赛亚能看到这个背井离乡的以色列人的痛苦。这个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歌谣被记录下来，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说：“万能的上帝啊！我所想所说的一切与故土以色列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踏上回以色列的归途。愿这是上帝的

① 圣语：指希伯来语，特别是《圣经》时代使用的希伯来语。

旨意。”

让我们还是回到瑞布·余德尔身上吧。他不仅出嫁了女儿佩赛勒，还为布卢姆和吉特勒找到了夫婿。这真是婚礼导致婚礼。在佩赛勒的婚礼上有不少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他们在向新郎的提问中，显示了对《托拉》的掌握和智慧。于是，瑞布·余德尔从中为另外两个女儿挑选好了心上人。看到女儿以及其子女生活在富裕和荣耀之中，余德尔夫妇深感幸福成功。

当然，若想把余德尔夫妇乘马车离开布洛德到达多瑙河，然后再乘船跨海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每件事写下来，那将是无穷无尽的。令人称道的是瑞布·余德尔总是微笑着对待各种烦恼与痛苦，说这些苦难与将来回到故土以色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到达故土以色列的岁月里，他常用手帕遮住眼睛，因为他不愿在异乡异土多用眼神。当他最后在生命之邦、上帝身旁住下后，他的思想遨游高远之处，行为端正、积善行德，写下了许多反映上帝思想的著作。

说书人的故事已经讲究
诗人的小曲也将终结。
在婚礼的华盖故事结束之际
我们要衷心祝福我主，
愿人们的心中永远怀着对上帝的敬畏，
愿救世主很快来到我们中间，
阿门！

大海深处

徐　新译

第一章　路上的风尘

就在哈西德派的第一批教徒计划前往圣地以色列之际，一位名叫哈纳尼尔的人，来到了他们的学经祈祷堂前。只见他衣衫褴褛，腿上缠着破布条，打着光脚，头发和胡子沾满了路上的风尘。他的所有物品都打点在一只身边的小包袱卷里，而这只所谓的包袱是由一条头巾包卷成的。

“永生永在上帝的孩子，”哈纳尼尔对哈西德教徒说道，“听说诸位计划前往圣地以色列。我恳求你们把我也给带上。”

“把我们带往圣地的人，”他们对他说，“一定会把你给带上的。”说完，他们便将哈纳尼尔的名字加在他们的名单上，并在学经祈祷堂里为他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哈纳尼尔对于获准加入他们行列之中感到无比欣喜。这样他便可以和这批人一道前往圣地以色列了。而这批人对他的加入也感到无比欣喜，他的加入使得出发的人终于达到了法定的集体祈祷人数。这样，在途中他们便可以自行组成一个教会，可以以教会的名义进行祈祷了。

“不用说你已走了很长的路，”大伙儿对他说。

“是的，”他答道。“我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请问你是何方人士？”

“问我是何方人士？”他反问了一句。“应该问我不是何

方人士才是。”

他们开始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哈纳尼尔便把他一路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全部为他们作了讲述。

“首先，”哈纳尼尔说，“我离开了自己居住生活的村镇，前往另一个村镇，从那个村镇又走到另外一个村镇。就这样我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一直走到边界处。在那儿行人要想获准通过，必须向那个国家的国王纳税。可恶的是把守边界的人不仅抢走了所有我带在身边的钱，还把我浑身上下的衣服统统扒光脱尽。除了一条用来遮身的头巾外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幸好，边界附近一座村镇的村民心好人善，同情可怜我。他们不仅给了我穿的衣服，还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用品，如祈祷用的披肩、经匣[①]和带缕的外衣等等。

“我经过的那个国家的气候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寒冷。到了五旬节[②]，尽管已是阳春五月，房子周围还到处堆积着雪。而到了住棚节[③]，由于天气寒冷，人们连用手抓住卢拉夫[④]摇动都感到困难。由于那个国家不生长祈祷时用的香橼树，全教会的人只好全用一根香橼木，每个人只能得到一小片。由于没有白面面包，人们只好用发黑的面包来欢度安息日。由于没有葡萄酒，人们只得用喝点牛奶的方式庆祝安息日结束。当我向人们讲述我打算前往的地方时，他们都认为我是在吹牛

---

① 黑色的小木匣，由羊皮带连接，内装写有经句的羊皮纸，犹太教徒晨祷时佩于额前和左臂。

② 犹太民族三大节日之一，行于每年犹太教历息汪月（公历5、6月间），大约在逾越节后第五十天。旨在庆小麦之收割之意，古时亦称“收获节”。

③ 犹太民族三大节日之一，行于每年犹太教历提什黎月（公历9、10月），旨在欢庆岁终水果之收藏。届时，除病弱者外，均住进临时搭成的棚中。

④ 犹太人在圣殿被毁后创造出的一种礼仪，以突出和加强圣殿与犹太教教会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卢拉夫指扎成节日花束的棕榈枝。

皮，说大话，因为，这些人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说有人真的要前往圣地以色列。

“当时，我自己也差一点开始怀疑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了。我想自己最好还是快点离开他们，不能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我暗中思忖：我宁可在路上被碾成泥灰，也不愿失去自己对圣地以色列的信念。

“我已记不清我到底在路上走了多少日子，到底经过了哪些地方。后来，我来到一个藏匿盗贼的村镇。那儿的盗贼允许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保证绝不碰我一根汗毛。不过，每当他们外出作案时，他们都要这样对我说：替我们祈祷吧，保佑我们不会被人捉拿住。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品行都很高尚，也富有同情心。他们从不抢劫穷人，并且在穷人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帮助。他们也崇拜上帝。只要是他们面对上帝起过誓的事，他们是决对不会违背的，即使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原因是这些人早先并不是盗贼，都是些有教养、品行高尚的君子。由于受到他人的迫害，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操起抢劫掠夺这一行当来。

“我因见到其中一人整天佩带着经匣，便误把他当作是犹太人。后来，我了解到他并不是犹太人。他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在他以前充当盗贼首领的人一直佩带着经匣。当那人遭到杀害后，他作为继承人也就把经匣一直佩带在身上了。

“下面是这伙盗贼的原首领被杀害的经过。他生前总是把劫掠来的物品交给一个希腊牧师看管。谁知这位牧师有一次竟矢口否认替他们看管过任何物品。盗贼的首领便威胁要对他进行报复。于是这位牧师便跑到国王跟前告发了他。国王随即下令处死这位盗贼的首领。

“在国王的人把他拉出去处死前，他们曾对他说：‘只要

你告诉我们你的同伙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免你一死。'

"'少废话，你们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他大义凛然地对国王的人说。

"于是，国王的人在他脖子上套上了绞索，把他给杀害了。临死前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愿天主保佑你，我的妻子。愿天主保佑你们，我的孩子。我死了以后你们将成为孤儿了。'"

哈纳尼尔顿了顿后，又继续道："一次，这位就任盗贼首领的人对我说，他希望能通过某个隧道把我送往圣地以色列。可我觉得让一个盗贼来作我的陪伴向导或许不是上帝的旨意。既然我有这一想法，自然也就没有和他一起走。因为如果上帝真的有意要我和他一道走，那么上帝怎么会允许我头脑中出现上述的想法呢？不过，我对自己终于没有接受那人的好意感到过难过和不安。后来，在那个国家中，我发现人们每天都在干活，既不守安息日，也不度节假日。正因如此，我把哪一天是安息日也给忘了。于是，不论我何时动身从一处往另一处走，我决不让自己一周的行程超过两千厄尔①，我担心超出这一距离的那天会是安息日或其他节假日。

"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一位先生。他问我：'去哪儿？'

"我回答说：'去村镇。'

"他请我上他的车。当他见我并没有上车，便抬高了嗓门喊道：'shadai！'当时他说的是波兰语，在波兰语中shadai的意思是'坐下'。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而是以为他在说上帝的圣名，于是我跳上了他的车。

"其实，那天正好是赎罪日②。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① 长度单位。一厄尔相当于英制45英寸。

② 犹太民族的节日。古代时期，每逢此日则行"移罪"于"替罪羊"仪式。后来发展为由一男一女各执牡鸡和牝鸡在头顶舞动，以示"赎罪"，而鸡被视为"替罪羊"。

等我们抵达村镇听到那里的人们正在诵读赎罪日祷告词的结束部分时，我这才顿时醒悟过来。我随即跳下车，脱掉鞋子，走进教太会堂。我手脚伸开地匍匐在地上哭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的全天。在那里，我于无意中听见人们提到圣地以色列。于是，我屏声敛气地听了起来。我听见人们在相互讲述布察兹的人决定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事。随后，我便立刻动身，直奔你们这里。由于没有穿鞋，我的腿开始慢慢地肿胀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里。”

布察兹的人为他取来了鞋子，可他却怎么也不肯穿上。人们提醒他说：“艾基巴拉比[1]曾作过七项规定，其中的一项便是要穿好鞋。”对此哈纳尼尔回答说：“我的这双脚没有遵守赎罪日的规定，就让它们光着吧。”[2]

哈纳尼尔在向他们讲述完了自己的经历后，便解开他那用头巾结成的包袱卷，取出了一本《诗篇》，开始诵读起来，一直读到该进行午后祈祷为止。午祷完毕后，他取出一支蜡烛，又开始读起《诗篇》来。当他看见学经祈祷堂里的灯台全都生了锈时，他便取出头巾，在上面打了个结。第二天早上，当他从头巾中取出祈祷用的披肩和经匣时，他自言自语道：“这个结是干什么的？”猛然间他想起是用来提醒他去拭擦学经祈祷堂中生了锈的灯台的。

于是，他把学经祈祷堂中的灯以及所有其他用作照明的器具都集中到一块，在调拌了一些沙子水后，便在学经祈祷堂的烤火炉子背后坐下，逐一拭擦起这些照明用具来。他擦啊擦，一直擦到这些灯具像新灯台一样闪闪发光为止。那天，人们都

---

① 公元二世纪时期研究《塔木德》的著名学者。

② 犹太教有关礼仪规定，安息日、犹太节日不得乘车，必须步行，否则即为违反教规。

说：“我们学经祈祷堂里的灯光完全可以用来在上帝面前作照明用，而上帝的光明在锡安永照。”

哈纳尼尔还做了其他一些好事。他为学经祈祷堂里的灯配作了中间凹下去的小灯盘，因为在以扫[①]的国土上点的是牛脂烛，只要把蜡烛竖起来插到蜡烛台上就行了；而美人之乡风俗则是点油灯，要在灯盘中倒入灯油，然后在油里放上一根油灯芯。因此，哈纳尼尔在所有蜡烛灯台的底部都装上了灯盘，这样蜡烛台便可同时用来盛油点灯了。

不过，哈纳尼尔擦拭的还不仅仅是那些照明用具。他同时集中了学经祈祷堂内的大小水罐[②]、圣器，以及所有那些上帝有可能在其中显现的器具，并把它们全都擦得锃明闪亮。他还对学经祈祷堂中遭到损坏的书籍进行了修补，或是为它们重新装订封面，或是用新的包书纸对书进行重新装裱。一天以前，所有这些书还是一副破损、肮脏的样子，可是到了第二天，它们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就像那些在西奈山[③]颁发给以色列后代的书一样崭新。

“你是铜匠吗？”哈纳尼尔被问及。

“我不是铜匠，”他对问他的人说，“我也不是书籍装订工。不过，每当我见到受损的器皿，我都会对其产生一种怜悯之心。我会说：这器皿需要整修了。这时，仁慈的上帝就会对我说：动手修理修理吧。于是，我就会动手干起来。”

“这人虽是个平常的人，”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可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包含给人以启示的美德。这样的人不论走到

① 雅各的孪生兄弟，为了一碗红豆汤而让出了其长子权，参见《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② 犹太教徒用作洁手的器皿。

③ 位于巴勒斯坦的一座山名，传说是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

哪里，都会得到上帝的保佑。”

“兴许，”其中一人问哈纳尼尔，“你知道该如何制作装运行李物品的盒子吧？”

“也许会，”他这样回答道。

“毕竟，”那人接着说，“我们要走很远的路，途中我们是需要一些用品的。兴许你能为我制作一只盒子或箱子之类的东西。”

“我可以试试，”他说。

“你怎么个试法呢？”那人问。

哈纳尼尔走到学经祈祷堂外面的林子里，取回了一些木材。随后他开始将木材锯开，拼板、刨光、出榫，箱子做好后，又在上面漆上红漆。这一颜色对于旅行用具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他打算去圣地以色列的人见到箱子做得如此漂亮，便一个个开口请哈纳尼尔为他们各做一只。他还做了一只用来存放《托拉》圣卷的圣柜。这部《托拉》是他们预备在踏上前往圣地以色列征途时带上的。他在固定所有箱子时都使用了铁钉，唯独圣柜除外。在固定圣柜时，他用的是木楔。这样，万一他们路过有磁场的山，所有箱子上的铁钉受磁力吸引脱落下来，圣柜也不会因此而散架。

哈纳尼尔为所有上路的人都制作了箱子，然而，他自己所使用的却仍然是那只用头巾卷成的包袱卷儿。

第二章　预备上路的人

犹太教历的十二月已经过去了大半。长时间遮住太阳的云层开始逐渐散去。太阳开始变得越来越明亮。白天也越来越长。昨天还是进行晚祈祷的时刻，到了今天却变成了午后祷告的时间；昨天还只是起床的时刻，今天却成了该进行晨祷的时间。

积雪由于气温升高而开始融化。田野上树木的颜色开始变深变黑。前一天，它们还像土地一样深黑，可是到了第二天，却抽出了嫩芽，像黎巴嫩人一样兴旺发达。池塘和沼泽地的表面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膜，鸟儿也开始啾鸣歌唱。每天都有不同的鸟儿出现在周围，在每家每户的屋顶上唧唧欢唱。我们这伙心地虔诚的人开始外出，打听道路什么时候适宜旅行。当然，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道路适合徒步旅行。

在这些心地虔诚人的一生中，他们从未像眼下这一特别时期畏惧死亡。尽管圣地以色列现在是一片废墟，但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无比地神圣。(只要站到它的上面，人体中便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处于巅峰状态下人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只有前往以色列的愿望，却从来不预备把这种愿望付诸行动，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一旦他的灵魂在他前往圣地以色列之前突然离开他的身体，使其像一块顽石躺在那儿，他

的所有愿望将意味着为什么？

凡是能够看懂《圣经》的人都坐下学习起《圣经》来；凡是能够看懂《密西拿》[1]的人都坐下来学习起《密西拿》来。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对圣书的学习加强他们对上帝的信念。当时，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看不到他们中有谁无所事事地闲坐着。尽管他们也忙着出售他们的住房，清点他们的钱财，但他们还是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托拉》和祷告上。

逾越节过去了。太阳尤如在天上安营扎寨似地照耀着大地。沼泽、湿地里的所有水分都被阳光蒸发掉了。连大的沼泽地里都看不到有水剩下。道路急切地期待着人们去使用。大篷车车夫开始驾车登程。马儿在各条道路上奔驶，脖子下系着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车夫们手持缰绳，嘴巴里不停地喊着："驾！得！"

准备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开始在学经祈祷堂聚集。首先到达的是年迈的申洛姆拉比[2]。他是一位身体健壮的科亨[3]，做了一辈子的生意，现在，终于决定放弃他的所有不动产，前往圣地以色列。申洛姆拉比常说："如果国王对他的仆人迁怒，仆人决不该远离他们的国王。而应该就站在国王的门口，对自己的不幸恸哭，直至国王看到了痛苦而原谅他们为止。"

接下来到达的是阿尔特拉比。他是屠宰巡视员。现在他已把屠宰刀传给了他的女婿。和他一块来的有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他是阿尔特拉比姐夫的儿子。他的一生是在研究《托拉》帐篷中度过的，整日孜孜不倦地和他的学生一道对教义进行入狂的研究。一次，他在研究有关婚姻契约的论文时突然意识到圣

---

① 犹太法典《塔木德》前半部。

② 这里的拉比是犹太人对人的一种尊称。

③ 起某种祭司作用的犹太男子。

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一种婚姻契约的结果。按照为人类社会接受的观念，不签订婚姻契约的人是绝对不会被看作是男子汉的。由此，他认识到，只要他一天继续住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于是，他中止了他的研究，把学生打发回去，卖掉他的房子，他的那套《塔木德》以及阿尔法西①注释本，然后跑去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员名单上添上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到达的还有佩萨拉比。他是学经祈祷堂的总管。他打算和他的妻子泽瑞尔一道前往圣地以色列。他们希望以色列的神迹能给他们带来好运，使他们能生下自己的孩子。

约瑟夫·梅厄拉比来到了。他已经与他的妻子离了婚，原因是他的妻子不肯前往圣地以色列。他的岳丈曾捎信给他说："只要你愿意领回我女儿，像以往一样和她一起住在布察兹，我将为她出双倍的嫁妆。"

约瑟夫·梅厄拉比却回信说："我已经与另一个女子订了婚。我不能背弃她。"

接下来到达的是穆谢拉比。他是格肖拉比的兄弟，愿上帝保佑他宁静。这位名叫格肖拉比的灵魂在他背诵"国王把我带入王宫"这一诗句时离开了他，成了我这个故事另一处要讲到一个"被拒绝的人"。出于对圣地以色列的热爱，穆谢拉比打算丢下了他的两个女儿，在登记前往圣地以色列人员名单上签上了他和他妻子的名字。

耶胡达·门德尔拉比走了进来。他是尤里尔拉比最后一批门徒中的一员。尤里尔拉比的思想一向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在尤里尔拉比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与他的家之间存在着某种联

---

① 指艾萨克·阿尔法西，十一世纪人。著名《塔木德汇编》一书的作者。

系。当他死了之后，对于耶胡达·门德尔拉比来说，在上帝使他产生去圣地以色列的念头之前，整个世界仿佛再也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

继他之后还进来了一些人，不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给忘了。

随后到达的是卖肉的莱布什。此人后来为以色列所唾弃，因为他对以色列作出了极不尊重的评价。他说："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个除了羊肉之外一无所有的国家？"

接下来到达的是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他是以故沙洛姆·莫德克海·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哈一莱维拉比已经成为一个以色列传奇性人物，这些人物的业绩在上帝的名义下已经神圣化。只要他一开口颂扬以色列，人们便能够看出，以色列这几个字犹如永生不灭天主的名字一样刻在他的舌尖上。

当所有的人都到齐后，哈纳尼尔站到学经祈祷堂的门口，手里提着那只包装着祈祷披肩、经匣以及其它物品的包袱卷，俨然一副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发开拔的人的模样。

就在男人在学经祈祷堂里开始坐下的同时，女的却在学经祈祷堂中的女子区① 站立着。她们当中有一位名叫米尔卡太太的妇女，是个卖珊瑚制品的小贩。此人已是第二次嫁人。她提出的条件是她丈夫必须和她一块前往圣地以色列。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了婚，原因是他不愿意去圣地以色列。紧靠着米尔卡太太的是她的亲戚菲加。菲加是斯特赖地区拉比尤德尔，愿上帝保佑他安宁的遗孀。她还是一个上流人家以及过去经常向以色列穷人捐款受托人的后代。站在菲加旁边的是欣达，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的妻子；靠着欣达的是泽瑞尔，学经祈祷堂总管佩萨拉比的妻子；而靠泽瑞尔的是埃丝特，沙洛姆·莫德

① 对于正统犹太教而言，在犹太会堂中必须男女分开，故在会堂中设有女子区。

克海·哈—莱维之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的妻子；紧挨着埃斯特的是萨拉，已故教区会长阿维格多拉比之孙穆谢拉比的妻子；接下来的便是佩塞尔，申洛姆·哈—科亨拉比的女儿。她刚刚开始守寡，打算和她父亲一道踏上征途，以便到圣地以色列去寄托她的哀思。

这时，申洛姆·哈—科亨拉比站了起来，双手放在一张台子上，低下头对大伙儿说："诸位，你们为什么要前往圣地以色列？毫无疑问，大家都十分清楚徒步旅行中会出现的种种艰难险阻，除了吃饭问题外，还要提防凶狠的野兽和盗贼，特别是到了海上，困难还会更多。"

对此，我们这些心地虔诚的人回答说："我们不怕艰难险阻。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还是值得的，愿上帝保佑，他将会领着我们到达圣地以色列的；如果上帝认为我们不值得（愿上帝阻止这样的事发生），那我们就是活该受到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灾难的惩罚。"

申洛姆拉比把他刚才对男人说的话又向女人说了一遍，女人的回答和男人的回答完全一样。

这时申洛姆拉比说："忠实于以色列的人们，祝你们幸福。以色列的国家只是为以色列人而创立的。其他的人谁也不会为拯救以色列人而呆在那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你们的荣誉和报答。"

这时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把手放在教师阿尔特拉比的肩上，教师阿尔特拉比也把他的手放到了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的肩上。两人开始跳起舞唱起歌来：

"哦，以色列的救星必定会来自锡安！
只要上帝让他的被掳臣民回归家园，

雅各布便会欢心，以色列便会高兴。”

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对穆谢拉比说：“你的哥哥格肖拉比唱过《国王把我带入王宫》这首诗歌。说不定你也知道该怎么吟唱这首诗？”

穆谢拉比说：“这首诗的曲子不适合我们吟唱，因为我哥哥就是唱这首曲子离开人世的；不过，他还吟唱过另外一首叫《指引我吧，我们会跟随你的》的诗。我知道该怎么唱。如果大伙愿意听的话，我将乐意为你们吟唱这首诗。”

所有聚集在那里的人低下了头，穆谢拉比开始唱了起来：“指引我吧，我们会跟随你的。”

接着约瑟夫·梅厄拉比站起来说：“那首《国王把我带入王宫》的诗歌，我们将留至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时唱，怎么样？”在场的人报以“阿门”作答。随后，人们平静地回到各自的家中。

当人们离开学经祈祷堂时，整个村镇已经深深沉浸在夜晚的宁静之中。村镇上的住宅都静静地躺卧在夜晚的神秘之中，被黑暗的夜幕遮盖、藏匿。月亮仍躲藏在天上的云层后面不肯出来。只有星光洒在山峰之颠。由于布察兹村镇坐落在山头上，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仿佛是镶嵌在它的顶上。突然间，月亮从云层后钻了出来，把整个村镇照得通亮。刚刚还笼罩在黑暗之中的斯特赖帕河顿时放出迷离的银色光彩。集市上的那口喷泉喷射出两股银色的水柱。人群中有人开了口：“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注意到我们村镇竟是如此地迷人。我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像我们这样美妙迷人的村镇了。”

他的同伴回答说：“这也正是鄙人此时此刻的感受。”

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开口道：“不论哪个村镇，凡是由

高尚美好的人居住生活的，都是高尚美好的。”

“而现在，”教师阿尔特拉比接着说，“这些高尚、美好的人正准备前往一个真正美好的地方。”

与此同时，妇女中有一人开了口。她对另一个妇女说：“我不清楚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起初，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未见过如此美好的夜晚。可接下来，我又觉得自己似乎早就看过这样的夜晚。我现在听到的一切似乎我以前就曾听说过。我知道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然而我却又无法肯定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对此，她的朋友回答说：“也许是我们过去已经经历过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旅行。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在过去的某个夜晚听到过的和看见过的。”

“既然如此，”第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圣地以色列？”

“我的伙伴，”另一个说，“我们已经去过那里。”

“如果我们已经去过那里，”第一个说，“那么，我们怎么还会在这里呢？”

“我的伙伴，”另一个说，“在你问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想先问问你：我们是如何从圣地以色列被流放到这儿来的？我们是如何被分散到世界各个民族中去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第一个说。

“我的伙伴，”另一个说，“你不是刚刚还对我说，你以前就曾见到过这样的夜晚吗？”

还是言归正传吧。这一行人租了两辆高大带篷的马车。除了一些路上要用的物品外，他们卖掉了所有的财产。他们把变卖财产得到的钱分散地藏在衣服里。然后，开始装箱。他们装入箱中的有锅、碗、盆、勺、壶、茶杯、盘碟等用具，以及熏

肉和发面用的酵母，这些食品在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后也不会变质。一切收拾停当后，他们去死者的安息之地要求得到离开的准许。

有的来到他们父亲和家族的墓地；有的来到享有盛名的教友的墓前，这些人是世界的栋梁。他们接受了在圣地以色列之外的安葬，承受着将会受到必须通过无数洞穴和地道才能来到圣地以色列，和接受最后审判的痛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保护这个村镇免受厄运的伤害。在墓地，我们这一行人一个个都因激动而失声痛哭。教友的墓总是会激起人的忏悔之情。人们一边走一边哭泣直至他们到达墓地纪念馆的门口。在那里他们再次把头转过去，看了看那一座座坟墓。

这时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走来了。亚伯拉罕拉比曾经为半数以上的村民施行过割礼，实现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拉比与上帝所订的契约。他拿出一把割刀，让刀在所有在场的人鞋底下传递，并说道："孩子们，我用这把刀来割你们的足下，是为了不让你们村镇的泥土阻拦你们。"说完，他也照样把刀在自已的脚下传递了一下。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又失声痛哭了一场，然后才回到各自的家中，他们穿上特地为这次旅行准备的大号靴子。为了使靴子能耐长时间的行走，靴子的底部都钉上厚实的铁掌。行走时，靴子发出的声音能从村镇的这一头一直传到村镇的另一头。这也是为什么住在布察兹的人常被人叫做喧闹村民。他们在村镇里发出的喧闹声之大仿佛他们踏上了前往圣地以色列旅途。

他们绕着村镇上的所有犹太会堂和学经祈祷堂转了一圈，经过了村镇的所有街道，他们边走边颂诵着《托拉》，进行祷告和发放布施。这样他们便用不着为了弥补他们以往可能造成的任何过失而再次返回这些个地方了。随后，他们一家挨一家

与住在里面的人道别，并逐一询问所有的人："你有没有对我不满的地方？我是否还欠你的钱？"然后，他们打开神迹拉比梅厄的募捐盒，把里面的钱扎成捆，以便带给他们在圣地以色列的同胞；随后，他们挨家挨户逐一吻别每户门框上的梅鲁拉①，直至他们来到斯特赖帕河边。

在斯特赖帕河边，他们停了下来，祈求河水宽容他们。他们说："条条河流归大海。斯特赖帕河河水，我们为你祈祷。请不要对我们这些上路的人生气。"最后，他们走进他们自己的学经祈祷堂，进行了祷告。在这一切都结束后，他们登上他们租下的两辆马车。男人归男人同乘一辆，妇女归妇女共坐一辆。车夫本人掌管着男子乘坐的那辆马车。而妇女乘坐的那辆则交给哈纳尼尔看管。车夫委任哈纳尼尔为他的助手。根据惯例，拥有两辆马车的人，当把其中一辆交由旅客中一人掌管时，通常是不向此人收取费用的。

村镇里的所有人都出来为他们送行，唯有村镇的总拉比没有出现。他一向这么说："那些在弥赛亚降临之前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总是使我想起那些走在通往婚礼华盖的新郎和新娘前面的孩子。"

---

① 犹太人在自家右门框上镶入的盒装羊皮纸卷，上面写有经文，进出家门都用手触摸，以表达对上帝的虔诚。

第三章 启 程

他们就要最后离开村镇，任凭马儿把他们拉向前方。马儿低着头，在所要行走的道路上不停地用鼻子喷着气。车夫驾驭着一辆，哈纳尼尔驾驭着另外一辆。只见车夫用力拽拉了一下马的缰绳，催促着马儿登程上路。拉车的马虽然抬起了头，做好了上路的准备，可却迟迟没有移动，唯恐有人忘带了什么，又得返回。不过，告别的人群中除了传出哭泣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于是，拉车的马匹扬起它们的足蹄，开始启程。

哈纳尼尔右手握着马鞭子，在马的头顶上方用力一扬，马鞭发出了"噼啪"一声。马儿转过头，看了看他，便上了路。那些经常乘车去集市、庙会的妇女一个个都说："我们这一辈子还从未经历过起步如此平稳的旅行呢。"

"你是车夫出身吗？"妇女接下来问哈纳尼尔。

"不是，"他回答道，"我不是车夫出身。不过，马毕竟是马，它们懂得该怎么做。所以，它们在向前走。"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从来没做过车夫？"车夫对哈纳尼尔说。"你甩鞭子动作就足以表明你是个很好的车夫。"

"我这辈子从未驾过马车，"哈纳尼尔对他说。"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见到一个犹太人和他的马车掉到河里，快要淹死的时候。我把他和马车从河里拉上岸，然后又把那个犹太人送

回家。”

就这样，他们连续行驶了将近两个小时，穿过沿途的田野，森林和村庄，直至他们到达亚斯洛韦兹的圣教会。在那里，车夫对他的马匹发出了一声口令，停住了马车，因为他们事先已经讲好要在这里停一下，以便能看望一下他们在这个村镇的亲戚家人，并与他们话别。

亚斯洛韦兹是距离布察兹最近的一个村镇。这两个村镇完全可以用首尾相连来形容。然而，这两个村镇间的关系却并不友好融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原因是，当布察兹镇的总拉比因年迈归天之后，这个村镇的年长者看中了他的那位在亚斯洛韦兹当拉比的妹婿，并有意要委任他为他们教会的头。可是，当布察兹的人专程前往请他出任这一职位时，他却不肯接受。

他说：“要我离开亚斯洛韦兹去布察兹？在亚斯洛韦兹这个小镇上，谁也不会来打扰我对圣书的研究。而在一个像布察兹这样一个挤满了圣贤、商人的大镇谁也不会给总拉比以安宁。先是他们的诡辩，然后便是他们的商务。这怎么行呢？”

尽管如此，布察兹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备了一辆车和几匹马，于一天深夜闯入他的家，把他强行弄上车，带到了布察兹。还没到天亮，整个布察兹都因为有了他而大放光明，而亚斯洛韦兹却因为失去了他而一天天暗淡下去。打那以后，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布察兹的人一来到亚斯洛韦兹，亚斯洛韦兹镇上的人都要与其发生争吵，并设法摘去其帽子，因为在亚斯洛韦兹人看来，布察兹抢走了他们的王冠。

不过这一次，由于这一行人已经离开了布察兹，正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途中，亚斯洛韦兹人便不再像以往那样憎恨他们了。全村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欢迎他们，用白兰地、糕点、蜜饯

和刚从井里打起的水款待他们。

由于圣地以色列所具有的荣耀，就连非犹太人也向他们表示了敬意。从来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地方获得过如此多的荣誉和尊敬，出于对圣地以色列的感情，人们几乎是完全匍匐在这些去圣地以色列人的面前，吻他们的外衣，拿出饲料喂他们的马匹。只有亚美尼亚人没有加入到这一欢迎活动中来，原因是亚美尼亚人是亚玛力的后裔，而亚玛力在历史上就是以色列的宿敌。这些亚美尼亚人住在全国各地，与东方人做胡椒、调味品、香水方面的生意，因而与以色列人竞争。他们的国家靠近桑巴辛河，而在河的另一边就是属于以色列十个部落的国土。他们发动了对宗教领袖丹尼尔王的战争，结果总共有上千人死在丹尼尔王手下。丹尼尔王因而开进了亚美尼亚，驻扎在叫做鸡血的新区。丹尼尔是个十分了不起并极有权势的国王，长得像巨人一般高大，每年都有三十一个国君向他进贡。

亚美尼亚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风俗：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杀人者就必须拿出三百六十五个金第纳尔① 作为赔偿。这三百六十五个金第纳尔代表着人体中的三百六十五条血管和腱。然而，他们却不能叫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赔偿，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被约书亚② 征服了。

这一行虔诚的人在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之后，便来到大犹太会堂。这个由学校学生发现的犹太会堂藏匿在一座山中，现在已清理完毕。已故的贝尔·谢姆·涛夫拉比曾经躲藏在该教堂的一个塔楼中研究喀巴拉(犹太教的神秘哲学)，他的灵魂后来在这里升天。尽管祈祷的人认为在犹太会堂中没有偶像崇拜的现象，但所有人都来到慈悲之门的入口处。

① 货币单位，特指流通于回教国家的古金币。
② 摩西的继承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

这一行虔诚的人进行了祈祷，祈祷他们能平安到达圣地以色列，保佑他们一路上不会受到野兽和盗贼的伤害，不仅在陆上不受伤害，而且在海上也不受伤害。随后，他们从会堂返回，爬上了马车。全镇的人都出来为他们送行，一直送到安息日所允许走的路程走完了为止。如果你没有见到亚斯洛韦兹人拉住布察兹人手的样子，你就永远不会懂得爱在圣地以色列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大人站在那儿相互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孩子们由于手短够不到马车上人的手，而只能轻轻拍着马的尾巴。难怪在亚斯洛韦兹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孩子若想装成大人的模样，跑去摸摸马儿吧。

第四章　途中的诱惑

这一行人又连续行走了数小时，直至到达亚戈尔尼茨的圣犹太会堂。他们在该会堂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他们便上了路，来到距拉什科维兹镇不远的地方。拉什科维兹镇有一个大型交易会，类似这样的交易会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每年都有十几万的商人前往那里做生意。而他们到达的时候正值交易会举行期间。路上，他们曾遇到一些不大的商人团队和满载各种各样货物的马车。重载的马车压得路面发出了吱吱声。

这时，一个叫撒旦的人走过来，站在他们要经过的路上，向他们发问："你们打算上哪儿？"

"去圣地以色列，"他们回答道。

"你们到达后打算怎么谋生？"那人问。

"我们有的有卖掉房子的钱，有的有其他生活来源，"他们回答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旅行开销很大吗？"撒旦问道。

"这一点嘛，我们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回答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劳动积攒下一笔钱，用作途中开销，来住旅店和支付船费。"

"用来塞边防士兵口袋的钱有没有预备好？"他又问，"谁

打算替你们向以实玛利后代① 的王交纳人头税呢？”他又问。

“他要我们交纳多少钱？”他们问道。

“倘若他能给你们留下够买一顿饭的钱，就算你们幸运了，”他回答道。“因此，依我看，你们应该先到拉什科维兹去赚一些钱，只有那些生活在圣地以色列同时又不需要圣城人资助的人才是幸福的。许多人为了能到拉什科维兹来一趟，不惜吃尽了千辛万苦。而现在你们行了那么远的路，来到这里，难不成就这样什么生意也不做而离去吗？”

撒旦在忙着与车上的男人交谈的同时并没有冷落车上的妇女。他不停地把手帕、头巾、服装拿给她们看。这些新花样、新款式的物品使得那些一见新潮衣物就紧追不舍的妇女一个个都动了心。

撒旦对车上的妇女说：“你们知不知道根据《圣经》记载，你们的先祖母利百加抵达圣地以色列时都做了些什么衣服吗？她嘛，为了让人们看到她的丽质，她揭去她的面罩，用世界上最好的衣裳把自己打扮起来。现在你们准备去见你们的先人，可你们衣着还不如他们！为什么？难道是拉什科维兹在很远以外的地方吗？不，它就在你们的鼻子底下。假如谁在这儿打喷嚏，拉什科维兹里的人一定会对他说声‘一百岁’。就连拉车的马也希望朝那个地方奔去。这些动物可通人性啦，知道路通向哪里。”

这时，申洛姆拉比拿出他的烟具袋，往烟斗里装了一些烟丝，然后用打火石把烟给点着。只见他半闭着眼睛，开始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其神态尤如一个欲打消头脑中某个主意的人。他看到马儿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踏着地面，样子像似要朝

① 原指被社会摈弃的人，这里喻指黑社会的人。

一个方向去，但实际上却在朝另外一个方向行。看到这一情况，他用他那只长长的烟袋杆捣了捣车夫，对他说："驰往博兹祖方向。"他催促车夫快走，因为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与前往犹太会堂的人一样，步伐必须要快。

车夫打了个响鞭，勒了勒缰绳，向马发了个口号，掉转马头朝向博兹祖方向。马儿昂头奋蹄，奔跑起来，直至足下扬起一阵阵烟尘。一眨眼的工夫，那些装载着货物的马车被扔在后头不见了。道路两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残疾人，有跛脚的、颠颞的、瞎眼的，一个个带着蜡做的假肢，假腿，假足，假手模型。因为他们的习俗是必须把这些蜡做的模型带到圣墓去，并在那里把模型竖立起来当蜡烛点燃，这样圣人便能够看到他们的残疾，为其诊治。

至此，这些心地虔诚的人开始醒悟到，所有出现在他们路上的现象都是对他们的诱惑，目的是为了拖住他们，迟缓他们的行程，这样，在他们打算从商赚钱为今后在以色列生活、幸福、舒适积攒钱财的同时，他们的灵魂便会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离开他们。

这情形与国王邀请朋友参加宴会时的情形差不多。聪明的人会立即前往。他们是这样想的："国王的宫中还会缺少什么吗？"可是，愚蠢的人却总是迟迟不动身，他们往往要先用自家的东西塞饱肚皮，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向国王讨吃的了。结果是，聪明的人和国王坐在一道品尝着上等菜肴，喝着上乘美酒，向国王表示着良好祝愿。而愚蠢的人却还在家中，被自家的酒灌醉，吐脏了自己衣服，简直无法前去拜见国王。国王不仅会对聪明人的做法感到高兴，而且会愈加地对他们亲近；至于那些愚蠢人的做法，国王不仅会对其感到恼怒，而且会愈加地不信任他们。

当万王之王的上帝，我们赞美你，邀请那些热爱他的人去圣地以色列时，情形也与之相仿。聪明的人会说："上帝的殿堂里还会缺少什么吗？"他们会立即动身前往，用对《托拉》的学习，用歌声的赞美，表达他们对上帝这一伟大名字的颂扬。万能的上帝会十分高兴地见到他们，给他们以荣耀。而愚蠢的人则要滞留在家中，直至他们的口袋中装满了钱。这样，如有些人所说，到了圣地以色列后就不用向上帝讨要任何东西了。其结果往往是有了钱以后，他们被家里的酒慢慢灌醉，吐脏了他们的衣服，实际上，是毁坏了他们的身体，最终被埋葬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异乡异土。

最早开口的是教师阿尔特拉比。他说："我痛恨向对恶迁就。恶只会导致人犯罪。"

穆谢拉比对此的反应是："尽管对恶的迁就应该遭到人们的痛恨，但我却不恨它，因为我所可能具有的一切功德都是来自对恶的迁就。不过，公正地说，有罪的人倒是应该恨它，因为他们总是因此而坠落到恶的深渊。不幸的是，这些人不仅不痛恨，反而追逐它们，仿佛那是他们自身的爱似的。"

"这话说得真是太好了！"申洛姆拉比说。

不过，车夫却说："他说的那些人现在就在车上，正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途中，心术不正地希望能生活在舒适之中。如果说他们是带着这种想法去圣地以色列，我是不会怀疑的。"

"别为我们担心，"卖肉的莱布什对他说。"我看倒是该用鞭子抽一下你的马，以免撒旦在路上把你给俘虏过去。"

车夫转过头生气地看着他说："如果我有两根鞭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抽得再狠些？"

耶胡达·门德尔拉比用友善的目光看了看卖肉的莱布什。莱布什的一番话使他感到开心。他把手筒进衣袖中，因为这时

天色已经变暗，太阳的温暖早已消失。

车夫勒了勒缰绳，催赶着马儿快走。马车在路上急奔飞驰起来，直至他们来到距博兹祖不远的一座村庄。这里是所有过往旅客歇脚过夜的地方。不用人吩咐，马儿便自行朝客栈走去，并在马厩的门前停下。车夫从车上跳下来，在给马卸了驾辕后，给了他们一些燕麦和水。哈纳尼尔则忙着帮车上的人取下行李和其他物品。

乘车的人在舒展了手脚后，进入客栈。他们一边让身体休息，一边开始了下午和晚间的祈祷。

第五章 福利与旅客

客栈的老板在看到他们一行人时，以困惑不解的惊讶神态打量着他们。他面前的这一行人恰恰是在人们，你完全可以说，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去参加拉什科维兹交易会的时候，来到他的客栈的。他把他的这一困惑告诉了申洛姆拉比。申洛姆拉比对此回答说："情况正是如此。你瞧，尽管全世界的人都在朝地狱奔跑，我们却在向天堂走去。"

对此，教师阿尔特拉比补充说："你看，当整个世界都在朝交易会走去时，我们却把它抛在一边，前往圣地以色列。"

在弄清原委后，客栈老板当然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他特地取出了两瓶白兰地，为他们洗尘。

"你们喜欢哪种？"他问道。"强烈的？还是甜蜜的？"

这时，穆谢拉比兴奋地拍起了手，大声地说："天啦！我可是既爱强烈，也爱甜蜜！"

客栈老板以为穆谢拉比指的是酒，但实际上，他是在谈论上苍的天主。人们相互祝福，为健康长寿干杯。男人呆在里屋，妇女集中在外屋，开始了下午和晚间的祈祷。

这个客栈已有好几天没有传出一句祈祷的词句了，可现在，突然间整个客栈到处是祈祷的声音。早些时候，客栈的老板和他的妻子就一直在考虑打点行李，搬到镇上去住的事了。

因为在镇上，你每天都可以听到和加入会堂的祈祷。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天到晚都可在那里进行祷告，但是，有一段时间一位赞迪克①一直住在他们店里，使他们无法离开。

“你们是怎么知道天主要求你们去做集会祈祷呢？”那位赞迪克问客栈老板夫妻。“谁敢说天主对你们的要求不过是一杯白兰地，一盘荞麦饼呢。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为旅客准备的美味饭菜，对天主来说，与旅客在镇上对天主所作的任何祈祷一样甜美。”正是由于那位赞迪克的这一番话，他们才没有离开他们的客栈，而是留在那里尽力为过往旅客服务，向他们提供饭菜和饮料。

就在这一行人站起来祈祷时，客栈老板的妻子正立在锅旁为他们准备晚餐。这位善良可爱的妇女对有这样一批客人住进她的客栈感到无比光荣幸福！瞧，连炉中的火也在向人们表明，为这样一批客人服务是完全值得的。没等他们祈祷完毕，晚餐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煮荞麦饼的牛奶是午祷之前刚刚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要多新鲜有多新鲜。

这一行人在桌子旁坐下。男的坐在一边，女的坐在另一边。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讲起了旨在赞扬圣地以色列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使得晚餐愈发充满了欢乐。无论圣地以色列是如何地饱受蹂躏，她仍然像过去一样神圣无比。以利亚②，愿他永远为人们所怀念，仍然每天在圣殿中献上祭品。无论圣殿遭到何种破坏，她依然像过去一样神圣无比。族长们作为见证人永远站在以利亚身旁，海曼、阿斯法和杰都瑟组成了唱诗班。以利亚用祭祀羊的皮制成许许多多的卷轴，然后在这些羊皮卷轴上面记下了许

① 犹太人中的圣贤，对哈西德社区领袖的尊称。
② 希伯来伟大先知。据传他将向人们报告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

许多多以色列人的德性。

在吃饱了饭菜，喝足了饮料，以及作了简短的感恩祈祷后，男人从衣袋中取出经书，坐下学习；妇女则拿出棒针和毛线，坐下去编织起来。车夫把马牵到牧场上让它们啃些青草，不过，他还是用绳子将马腿拴了起来，以防它们跑到附近森林中去让野兽给吃了。哈纳尼尔在车里和座位下面存放了一些草料。这样，到出发的时候，就不会因准备草料而耽误时间了。当这一切都做完以后，他在自己的那辆马车里坐下，从包袱卷中取出《诗篇》，借着月光读了起来。

这时，村上的非犹太人来到客栈门口。他们脱下戴着的帽子以表示对客人的敬意。他们嘴里说着："只要客栈有了客人，上帝就会来到客栈。"这一行心地虔诚的人静静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来到客栈的村民。这些村民一个个身材高大、头发乌黑。后脑勺的头发虽长得很厚，但额头部位的头发却剪得很短，而且油光发亮。由于他们没有梳子，加上把猪油当作头油涂在头上，使得头发看上去光亮无比。这些人下巴上的胡须都被刮去，上唇蓄着八字胡，修剪得很整齐。由于统治着他们的人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劳役，使他们的眼神发黑，黯淡无光。

村民中领头的走到桌旁说："诅咒我们吧，你们这些去巴勒斯坦的人。"听到这话，米尔卡取出一大块她身上带着的蜜饼，给村民们每人都分了一块。村民把各自得到的一小块蜜饼举到齐眉处说道："这可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礼物啊！"他们在吻了吻那块蜜饼后，又把它放到了紧靠着心的胸口。随后，他们便说着"再见"离去了。

这时，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见到坐着的卖肉的莱布什拉比满脸一副惊讶的神色，便开口问道："你为何如此惊讶？"

莱布什拉比回答道："这些异教徒与圣地以色列一无历史

上的渊源，二无血缘上的联系，然而他们却对她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真叫人难以置信！”

“这个嘛，”阿尔特拉比对此回答说，“是因为埋在麦比拉山洞中以扫的头。”

这时，一个我们已记不起名字的人问耶胡达·门德尔拉比：“为什么以扫能得到将其头埋在麦比拉山洞里的殊荣？”

“这是由于丹的儿子胡什姆用棍子打以扫的头部，以扫的头被打掉下来后正好落在雅各的脚下；人们便在埋葬雅各时连同以扫的头一起给埋了。”耶胡达·门德尔拉比这样作了回答。

“当然，”教师阿尔特拉比接着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含意。不过，在它的背后还有着一个崇高、神秘之谜。当时，雅各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而以扫一直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这一事实对以扫相当有利。事实上，雅各早就担心以扫和他的儿子有可能获得统治以色列的权利。不过，后来上帝显现，对他说以色列①是‘应许之地民族的一个成员’，因此以色列不仅仅属于以扫和他的儿子。说到这里你也许会争辩说以实玛利②也曾宣称过自己的权利。不过，关于这一点《圣经》上有诗一首为证，诗是这么说的：‘这女奴的儿子是不能与我的儿子一样享有继承权的，而且连以撒③享有的继承权他也得不到。’上帝是这样说的：‘这块土地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以色列对我来说也十分珍贵。因此，我要把我珍贵的以色列带到我所珍贵的土地上去。’”

申洛姆拉比掏出他那长长的烟袋杆，在烟斗中装上烟丝，然后用纸搓成一根煤儿，点着了烟斗。他边抽着烟，边用一种

① 指雅各。据《圣经》记载，上帝一次为雅各改名为以色列。

② 出自《圣经》亚伯拉罕与女奴所生之子。

③ 亚伯拉罕与撒拉所生之子，雅各的父亲。

十分亲切的眼光看着他的同伴坐在那里讨论着《托拉》。在离开村镇之前他们就吃了很多辛苦，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为艰难、劳累的旅途。他抬起头，看着上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祈求你的恩典；不过，我们希望你能将到目前为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继续不断地赐给我们，直到永远。"

客栈老板的妻子这时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桌上放着一支点着的蜡烛，整个屋子不断地传出颂读《托拉》的声音。这个曾经一度断绝《托拉》颂读声的客栈，现在又重新响起了颂读《托拉》的声音，而且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响亮的程度。

就在客栈老板的妻子在那里坐着的当儿，一只蛾子飞进了客栈，并一头撞进了蜡烛的火光中。这只蛾子活了多长时间？恐怕只活了短短的一瞬间。就在几分钟以前它还在屋子里飞舞，可不一会儿便开始绕着火苗飞转，终于火苗将其吞食，使其成了一团灰烬。

对她来说，这情形也同样适用。有那么一会儿，无处不在的上帝给了她一个宽敞的房间；有那么一会儿，上帝为她把灯光照得通亮；有那么一会儿，她可以以无比满足的心情坐在那里，聆听永生永在上帝的声音；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客人们都各奔东西，她再次被遗弃在那里，没有《托拉》，没有祈祷，没有生活。

然而，正当她在与她的自我进行交流时，一伙村妇走进了客栈，朝着那一行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朝圣者行屈膝礼。她们从围裙中取出一大堆松果，分别放在去巴勒斯坦朝圣者的枕头底下。这样，他们就会睡得很香很甜了。

不过，这一行朝圣者并不急于睡觉。男人坐着学习，思考

着《托拉》的教诲；妇女坐着编织着袜子供旅行之需。萨拉转过头看着她的丈夫穆谢拉比，穆谢拉比正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拿着一本圣书。萨拉的思绪转到了他的两个留在布察兹的女儿身上。她在想，此时此刻，她两个女儿的丈夫大概正回到家中用晚餐。也许他们吃的也是牛奶煮荞麦饼。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往煮好的饼上加糖，以享用一餐甜食。可是男人从来不去注意女人干的活，他们只是一味坐在桌旁，看他们的书。女婿总是和岳丈一样。

就在她自我遐想的当儿，坐在她身边的一女子轻轻地碰了碰她，并对她说："瞧泽瑞尔端详她丈夫佩萨的样子，仿佛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人似的。"萨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没有任何牵挂的女人，哪怕是永远离开她住过的村镇，也是快乐的。"

就这样，这些朝圣者尽情地坐着，学着，直至车夫进屋向他们建议说："在鸡叫天亮之前最好去休息一会儿。须知明天你们还得起来赶路哩。"

第六章 穿越波兰和摩尔达维亚[1]

马车在不停地行驶着。马儿奔驰在长着高低不齐草丛的道路上，忽而消失，忽而又重新出现。天上吹着叫人舒适的微风，使人兴致昂扬。田野里青草来回摆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上帝面前说话。许多村庄不断从沿途的原野中闪现。葡萄园、森林、湖泊静静地躺在那儿。阳光照在河流上，洒在河岸上。天上的白云则陪伴着这一行朝圣者。

就这样，这一行人穿越在波兰的大地上，行驶在波兰的边境上，直至抵达一个名叫奥卡泊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安全地渡过了德涅斯特河，并在那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他们从奥卡泊出发，来到了一个名叫赫廷[1]的地区。该地区位于德涅斯特河的右岸。沿岸散落着好几个犹太人居住点。住在那儿的犹太人一直靠着自巴比伦流放以来便在犹太人中产生的勇气和信心生活。他们一面从商，一面经营享有盛誉的工艺品的生产。每逢出现动乱，他们总是关店闭户，足不出门，因而也没有遭受过什么伤害。

这些犹太人，以及他们的祖先，是自第二圣殿时代[2]以来就一直定居在这一地区的，因此，生活在这里成了他们祖祖辈

---

① 原苏联西南部一个共和国。

② 第二圣殿时代指公元前587年到公元70年这段时间。

辈的传统。当然，那些来自波兰的犹太人例外。早年，当鞑靼人侵略波兰王国时，每次都要带走不少被抓获的俘虏。他们往往把那些俘虏带到以实玛利国，即现在的土耳其，去出售。波兰的国王为了把那些人赎回去，经常遣送犹太人去那里。被遣送到那里的犹太人发现那儿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东西也比其他地方便宜，加上住在那儿的犹太人可以与其他民族的人和睦相处，用不着害怕他们进行欺压，畏惧他们。每年只要向国王交纳很少一点税便完事。于是，不少犹太人便来到那里落户定居。人们曾经在赫廷的港口遗址出土了一枚古钱币。那是属于哈斯蒙尼恩王朝时期的物品，上面还刻有耶路撒冷的名字，以及葡萄串，桃金娘树枝，香橼等图案。

此外，在那里还住着不少不知道其丈夫下落的妇女。由于没有任何有关其丈夫命运的可靠消息，他们无法重新嫁人。其中一些人的丈夫是到欧洲或土耳其去做生意的，可去了以后便一直没有回来过。另外一些人的丈夫很可能在路上遭到杀害，谁也不清楚他们的尸骨葬在哪里。

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妇女当中有一位加入到朝圣者的行列，打算与他们一起前往圣地以色列。下面是有关她的一则凄惨故事：早先，她与她丈夫生活在一起，并为他生了好几个儿女，丈夫从未对她有过一次粗言恶语。她丈夫一直是做马匹生意的。他为贤达贵人购买马匹。所有通过他购置马匹的人都十分信任他，如数地付给他款子。他十分讲信用，从不违约。无论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还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他都是言必信，行必果，没有例外。然而，一次他身带巨额款子外出购马，谁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显然，他没有回来的原因一定是在路上遭到了杀害。他的失踪在其他犹太人当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安。他们派人四处寻找他的尸体，向一批又一批的过往旅客询问打

听，问他们是否见过一位做马匹生意，名叫朱萨的犹太人。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见过此人，但是有些旅客在路上听到过一则盗贼袭击一个犹太人的传闻，并说他不大可能活着逃出那班强盗的手掌。此外，一位精通占星术的异教老妇人也讲述了同一则传闻。她说："那人早就离开了人世。犹太人没有必要对此过分激动。"还有一位专事巫术的异教男子讲述了一则不完全相同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犹太人一点也不聪明。他们还在为了一小堆尸骨花钱。"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再说。搞巫术的人对他们不知道的事通常是什么都不说的。不过，当人们仍恳求他可怜可怜那位女人和他们的孩子，解释一下他所说的话的意思时，他说："犹太人一点也不聪明。他们还要在地上寻找早已埋到地底下的东西。"

这时，一位在场的年迈的法官说："如果他指的是那位被乌克兰国绞死的犹太强盗头子，我敢说他们是不可能找到他了。"

为什么他们要怀疑那个强盗就是朱萨呢？原来事情是这样，几年前，那个镇上的几位犹太人到过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朱萨，当时他正在一个十字路口进行拦路抢劫。

这几个犹太人对他说："你的妻子和孩子在到处找你，可你却……"

然而没等他们把话说完，其他几个强盗便走了上来。这时朱萨开口说："他们是我的同乡。不许碰他们。"

后来，当局听到这事，便派人去捉拿朱萨。然而他们却到处找不到朱萨的人影。原来，他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国家。没过多长时间，有消息传来，说有个盗贼头子在乌克兰被捉住并被绞死。由于人们在他身上找出了一副经匣，因而被确认是个犹太人。犹太人的好名声因此受到了玷污。这是人们听到的有

关朱萨的最后一次传闻。

可他的妻子却领着孩子从一个赞迪克处走到另一个赞迪克处。在他们面前哭泣，而他们拿不出任何话去安慰她。最后，她来到有名望的普瑞密西兰拉比梅厄跟前。梅厄拉比对她说："假如你想哭，就到黑海与多瑙河相互哭泣的地方去哭泣。"因为梅厄拉比最讨厌的就是眼泪。于是，妇人带着她的孩子前往多瑙河流入大海的地方去寻找她的丈夫。

坐在车上的妇女编织着，眼泪从她们的眼睛里流出。她们都为那个不幸的、"与世隔绝"的女子难过，为她的作为一个罪人而死的男人难过，为他所扔下的、成为孤儿的孩子难过。然而，那个女子并不死心，仍然四处寻找她的丈夫。她自我争辩说，一个与所有人都友好相处，一个从来都是在生意上老老实实的人，怎么可能加入到一伙盗贼之中？她坚持认为对他的所有指责都是虚枉不实之辞。

车夫停住车，招呼了一声哈纳尼尔。哈纳尼尔把车驾到与他并排处停了下来。"哈纳尼尔，"车夫对他说，"你有没有听说那个不幸女人的故事？"

"听说了，"哈纳尼尔回答说。

"哈纳尼尔，你是怎么看的？"车夫继而又问。"那个被绞死的盗贼到底是谁？"

"依我看，"哈纳尼尔说，"那个人除了是朱萨，不可能是别人。"

太阳开始偏西，一点一点地下沉，越沉越低。车上的妇女放下手中的棒针，抹去了眼中的泪水。哈纳尼尔取出他的头巾，在上面打了一个结作为记号。车上的人谁也没有讲话，无声地沿着河岸行进，直到抵达利帕坎尼。他们在利帕坎尼停下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又朝拉迪埃兹进发。这时，车夫取下了挂在

马脖子下面的铃铛，以防止强盗土匪听到他们行进的声音。到达拉迪埃兹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朝西泰彭纳西特进发。西泰彭纳西特是位于巴沙河畔的一个小镇，距普鲁斯河不远。

抵达西泰彭纳西特后，他们朝雅西驶去。当他们到达那儿时，已经是安息日前夕的黄昏了。雅西有二十一座大的犹太会堂，外加一百二十个学经堂，诵经堂，和祈祷室。然而，当他们到达雅西后，他们并没有去其中任何一个犹太会堂祈祷，而是呆在他们所住的客栈，组成了一个独自的祈祷团，因为，还没等到他们有时间更衣，安息日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到了第二天，他们一个个换上安息日服装，披上祈祷用的披巾，匆匆赶到了大犹太会堂。等到他们到达会堂时，教区的人已经祈祷好长时间，这是因为住在雅西的人喜欢早些祈祷，然后早些离开。那些没有见到雅西那种从容不迫样子的人就等于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知足的城市。约有两万多犹太人生活在雅西。他们吃在那里，喝在那里，乐在那里，享受生活在那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把在普珥节①吃哈曼耳饼比在逾越节吃无酵饼看得还要重要。多少年来，圣人们一直竭尽全力设法使他们能够站立起来，而不要终日沉溺于尘世的混沌之中。

总而言之，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是在祈祷已经开始后到达的。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是不相互问候的。人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不过，等到开始诵读《托拉》的时候，主持祈祷的人请到了他们。不仅请到了他们，主持人还说出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父亲的名字。只有哈纳尼尔例外，没有被请去诵读。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来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如果主持祈祷的人想请他去诵读《托

① 犹太人为纪念其种族免受哈曼提出的屠杀犹太人计划之迫害的节日。

拉》，通常总是先要询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父亲的名字又是什么，然后才会叫他去诵读。但是，那位主持人却在没有事先问任何一个人名字的情况下叫到了他们。假如他不是位先知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天使，说不定还是个超越天使之上的使徒。因为即使是天使也还是要问一下人的名字的。譬如，我们在雅各的故事中就发现，天使问他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祈祷结束后，主持人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一个举杯祝福活动。他们坐在一起，主持人逐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主持人竟向他们讲起了发生在他们家中和家乡的每一件事。然而，从他吃东西和饮酒的样子看，他又没有半点超脱凡人之处。

不过，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吐露了真情。

"难道你们真的认不出我了？"他问。

"我们尚未有这一荣幸，"他们回答道。

他接着说："你们还记得那个为了一头盔的钱而一度出卖自己，到国王军队当兵的约西克·科萨克？"

"记得，"他们回答道。"国王的人总是拿出各种各样可口的东西让他吃。他只要说想吃葡萄干，他们就会给他送去；他只要提出想喝匈牙利葡萄酒，他就能马上得到；他只要提出要有枕头和垫子的床，他们便会马上给他准备好一张。当要他去为国王效劳时，他提出必须增加一倍工资的要求，他们也答应了。然而，在这一切都得到满足后，他却逃出王宫躲匿了起来。"

"你们是否认为他逃到了伊甸园？"他问。

"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伊甸园并不是他想要呆的地方，"他们这样回答道。

"那好，"那人说。"假如你们想看看他的话，只要抬起

眼睛，看一下我就行了。”于是，他们抬起头看了他一下，果然认出了他。

在雅西，这一行朝圣者还看到了另一个了不起的神迹。这次看到的是一个手心能长出毛发的人。当一次人们谈论弥赛亚降临之事时，那个人伸出他的手说：“弥赛亚降临的可能性可以说与我手心中长出毛发的可能一样大。”然而，没等到他把手缩回去放到身体旁边，毛发就已经长了出来。这人一直在他的那只手上缠着绷带，只是在为了向人们证实没有必要为拯救的到来而沮丧时才把绷带取下。当然，那些自以为知道一切的假圣人曾经多次试图拔掉他手上的毛发。他们声称这毛发是他用浆糊贴上去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毛发又会重新长出来。

安息日一过去，他们便告别雅西，来到位于万斯尼河畔万斯拉维镇。万斯尼河是一条汇入巴拉德河的河流。万斯拉维镇上有一个大型蜂蜜和蜂蜡市场。由于这一市场，镇上的五百个居民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朝圣者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前往巴拉德圣犹太会堂。由于巴拉德河穿城而过，因此人们以此来命名他们的会堂。镇上有两处墓地，一处是新建立的，另一处是古老的。老墓地现在已不再安葬死去的人了。它位于市镇中心，里面矗立着那些为了纯洁上帝的圣名而惨遭杀害的烈士的墓碑。墓呈深黑色，面朝着东方。他们在镇上住了一夜后，于第二天早上向提科西进发。提科西是个拥有五到六个祈祷教会的大镇。他们在提科西也住了一夜，于第二天一早朝阿韦特西进发。随后，又来到位于多瑙河畔名叫加拿兹的大型集镇。在那里他们得先乘船去黑海边，然后再乘船横渡黑海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

在我们这一行人穿越这个国家的过程中，马车至始至终是一辆跟在一辆后面，穿过一个个被牧场、葡萄园、黄瓜地包围

着的村庄。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可以看到散落在乡村田野里的羊群，或是在牧场上吃草，或是在饮用从井旁引水槽流出的水。牧羊人坐在地上，用笛子为他们吹出悠扬的曲子。乐曲既欢快又深沉，很像赎罪日在诵经堂里唱的歌曲。为什么牧羊的异教徒会如此喜爱这些圣曲？已故的以色列·巴尔·谢姆·涛夫拉比曾经作过这样一番解释。他认为这些人尽管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但从未背叛他们的上帝，因此他们喜爱吹奏以色列人于圣日在圣所上帝面前所唱的那些圣曲。

马车就这样不停地行驶着。马儿在车的前方奔跑着，嘶叫着，尾巴抬得老高。从牧场上传来一些不见其踪影马匹的呼应嘶叫声。每每听到这呼应的叫声，拉车的马儿总要放慢速度，四下转动着他们的耳朵。数不清的羊儿打车旁走过，这些长着一身鬈曲羊毛的羊群相互推着挤着。马车驶过时，扬起的一阵尘土将羊群团团围住。年轻的牧羊童走在羊群后面，嘴上叼着一支口笛，边走边吹，自我娱乐。高高的山脉从平地拔起，有的向东逶迤，有时向西蜿蜒。山泉自山上飞泻而下。山峦不断地向他们逼近，仿佛不想让马车通过似的。但灵巧、车技高超的车夫和哈纳尼尔熟练地赶着马匹通过了狭隘的关口。他们一会儿驶入一个村镇，一会儿又把另一个村镇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受到沿途人民的热情欢迎。床为他们搭好了。餐桌为他们摆好了。桌上总是放着食品和饮料：有黄油、羊奶酪、葡萄酒。当他们离开村镇时，唱诗班的主领都要前来吟唱安息日圣歌《一路平安》，为他们送行。

在他们到达加拉兹后，朝圣者与车夫分手告别了。就在他们等候把他们带到黑海边去的轮船的同时，车夫已到别处去寻找新的乘客了。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在客栈歇脚的同时，开始

给他们在布察兹的亲人写信。他们要写的东西很多，写下的也很多。在这个时候提一下加拉兹人制作的高质量翎管笔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做的笔一不刮纸，二不漏墨，书写起来极为流利顺畅。原因是这里的鹅肥，翎毛也就柔软。

车夫来到集市上，将一辆马车租借给了来自拉什科维兹的一位商人。拉什科维兹的交易大会仍在进行中。有的时候，那里的交易会要持续四个星期，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他在另一辆上装上满满一车羊皮，准备运回到布察兹去出售。他相信上帝会使他从中赚到一大笔钱。

然而，刚上了路他就想了起来，越想越感到不安。他在扪心自问："我这人不是太愚蠢了吗？我们那些乡亲正在去圣地以色列，而我却回头朝布察兹走。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整天就是给马儿饮水，给马儿喂料。今天做的事是对咋天所做一切的重复，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直到我终于僵直地躺下。然后，由别人把我牙齿朝上埋到土里，让细菌把我吃掉。嘿，我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的？难道我是属于那种能够去圣地以色列、却自己不愿意去的人吗？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虽然是应该去圣地以色列的人，不过，若是上帝不叫他去，他大概也是不会去的。"

太阳开始西沉，光线慢慢变弱变暗。远处的山峦终于消失了。这时，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在路上，一片银白色。四周万籁俱寂，唯有谋杀者井的水声在响。该地区的人民有这样一种风俗：每当他们杀掉一个人，都要打一口井，然后在井上装上一台吱吱作响的压水泵，以此作为赎罪的表示。

拉车的马甩着尾巴，脚下开始打滑。车夫看了看四周，发现马已经偏离了要走的道路。他勒了勒缰绳，打了个响鞭，嘴里嚷道："畜生，你们想把我拉到哪里去？让我来教训、教训

你们。”

马低下头，按着指定的路线走着。这时，车夫把缰绳绕在自己的手腕上，又回到刚才的思绪上，他一会儿想到自己，一会儿想到哈纳尼尔。那个名叫哈纳尼尔的人把他的祈祷披巾、经匣打点在他的头巾里，腿上裹着破布，便去圣地以色列了。而我现在所做的是回布察兹。我为什么不去圣地以色列而要回到布察兹去呢？原因是我没有做好去圣地以色列的准备，当死亡天使来到时，他会问我有没有做好准备吗？

车夫在自言自语的同时，头已经倒在了胸口。拉车的马转过头看到他睡着了，于是便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了起来。突然间，它们停了下来，原来是车夫醒了。他拿起鞭子，对着它们抽打起来，一直打到它们腰窝跑出了汗才住手。他吼着：“哼，你们这些畜生，看你们还敢再偏离规定要走的路！我非要打得你们忘了你们是马为止！”

第七章 众 水

这一行人到达加拉兹时，先向以实玛利国王和土耳其君王交纳了税，然后才入城。在城里，他们见到一个摆满食品和饮料的集市，集市上有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和水果出售，这些水果的部分名称连《生活方式》一书的水果章节中都找不到。他们买了不少东西供路上之需：什么面包啦，葡萄酒啦，水果啦，以及其他一些能给心灵以安慰的物品。至于加拉兹人嘛，他们用赠送蜜饯果品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行朝圣者的热情欢迎。所送的蜜饯果品可以留在海上食用。接下来，这一行人先理了个发，又去浴室洗了个澡。热水消除了他们身体的疲劳，使他们真正感到自己的面貌为之一新。随后，他们租用了一艘船，沿多瑙河而行，直至他们到达一个名叫维尔卡帕的地方。多瑙河在这里汇入黑海，轮船也将在这里驶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得等上几天，直到大海平静下来才有可能登上轮船出发。

他们抵达维尔卡帕时，已经是夕暮时分。他们搭起了帐篷，做了下午和晚上的祈祷，接着又背颂了《诗篇》中的第69章。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而这一章的结尾却十分欢快：“因为上帝要拯救锡安……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大海平静了下来，众水也不再翻腾。男的取出了垫子、枕

头、碗锅、盆、壶，女的收集柴草，升起火，开始准备晚饭。在他们等候期间，哈纳尼尔每天都要和妇女一道外出收集有树脂滴出的松树枝条。这些枝条在燃烧时会发出一阵阵清香，并使吃的食品中多了一种香味。

他们以箱为凳，借着月光吃着晚饭。周围的树木和花草发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肺。夜色是这样的美好，给人增添许多诗情画意。海浪来回地拍打着海岸。天上的繁星和其他的行星在天空中一闪一闪地照射着；大地在脚下低低地自语，像是在安慰他们的心灵。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站起来，立在地上诵颂了诗篇《听见了吗，以色列？》，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不受魔鬼、罪恶的精灵、可怕的罪恶以及噩梦的侵害和困扰。他们反复呼喊着上帝的名字，承认他们自己是尘土、灰烬、细菌和腐败，希望上帝原谅他们犯下的所有罪孽，就像圣书上所写："您的身上充满了宽厚仁爱。"

突然间，他们遭到了各种各样蚊虫的侵扰。这些蚊虫大如蜻蜓，把他们的脸都给咬肿了起来。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可怕的夜晚。他们既不能坐、也不能睡，又不能看书。由于这些蚊子，他们坐不下来；由于浑身痛疼，他们躺不下去；由于蚊子把光都给遮住了，他们无法看书。

在这个时候提及一下沙洛姆·莫德克海·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是十分适当的。为了减轻人们这一夜之苦，他给大伙讲述了有关摩西后代家园的故事，讲述了居住在桑巴辛河对岸的四个犹太人部落的故事。这些人的房子非常宽敞，都是由宝石和珍珠建造成的。由于建房用的宝石发出的光是蜡烛的七倍，因此，他们夜里既不用点灯，也不用点蜡烛。而且这些人都活了一百二十年，没有一个儿子是在父亲在世期间死亡的，没有一个女儿是在母亲在世期间去世的。他们

的人数是那些离开埃及人数的四十倍。由于他们对圣书《托拉》的认真学习，对上帝诫律的严格遵守，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拥有。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肮脏的东西，既没有肮脏的家畜，也没有不干净的害人野兽；既没有肮脏的飞禽，也没有肮脏的害虫、爬兽；既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每天，他们都聆听一个神圣的声音发出的表白："我好难过、伤心啊，我捣毁了我的房子，烧毁了我的家园，使我的孩子到处流放。"他们等待着上帝号召他们返回圣地以色列的消息。

以他的名字写成的书是伟大的，把整个心灵全都奉献给这些圣书并知道如何向他人宣讲这些圣书的人是幸福的。因而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也是幸福。他随时随地都能够讲述上帝为以色列所做的神迹。每天晚上，当他们人来到海边时，西米尔·约瑟夫拉比都要用他的声音提起他们的精神，向他们讲述获得救世和获得慰藉的故事。他讲述的故事包括耶路撒冷加德拉比的故事，英雄马尔基尔的故事，以及摩西的儿子给耶路撒冷人写信的故事。

到了天破晓，能够看到大海时，妇女便开始哭喊起来："哦，我们担心出海，我们担心乘船航行。当一个人在船上死掉后，船上的人不是将他运上岸埋葬，而是把他绑在一块木板上，推入大海！随后，各种各样的大鱼向他游去，有的咬食他的脚指，有的咬食他的鼻子、嘴唇。最糟糕的是一条硕大无朋的鱼游来，一口将他的尸体连同绑着他的木板整个吞食。有时海浪把他推到沙滩上，然后，各种各样不干净的鸟儿飞来啄食他的眼睛和他身上的肉，只留下他的骨头。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不幸的人永远不会有一个犹太人应该有的坟墓。"

正是在这一时刻，妇女一个个下了决心，打算返回布察兹。她们哭着叫着要求离婚。她们离开海边，来到镇上，询问在什

么地方能够找到拉比。可是，镇上的居民谁也听不懂她们在讲什么，因为这一带据说就没有拉比，只有到这里来讲授《托拉》教义和行为规范、礼仪的哈克汉姆①。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她们便改口问："那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法官呢？"

"我们这儿的人从不吵架，"镇上的人回答说。"因此，我们不需要有人来替我们评判处理官司。"

不过，她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由奥地利皇帝陛下任命的拉比。该拉比碰巧临时住在这个镇上。他为这些女人安排了办理申请离婚的事宜。可是这些女人在离婚后，又想起了那些葬在圣地之外的人所要遭受到的苦难，他们的尸体要经过地洞、地道的滚压才能到达天堂。想到这里，这些女人又放声嚎哭起来。一个个跪倒在以前丈夫的脚下，在他们跟前哭着、求着，直到他们的丈夫同意把她们带到婚礼的华盖下，再次与她们结婚为止。

这时穆谢拉比对约瑟夫·梅厄拉比说："约瑟夫·梅厄拉比，你在动身以前就与你的妻子离了婚，真是太幸运了。你再也用不着为离婚、复婚之类的事担心了。现在，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为了能够怀着圣洁的心灵进入圣地以色列，做好了一切上路的准备的犹太人。突然间，他的妻子发疯似地与他闹了起来，先是要求离婚，后又要求复婚。尽管个人独身自处不是件好事，但有老婆在身边也不是件好事。我知道我不该对我的有德性的妻子提出指责，但是，如果你希望学习圣书，或者希望考虑一些圣洁的事，妻子却走上前来与你说话，你只好把心思放到纯属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上去。"

然而，约瑟夫·梅厄拉比只是长叹了一声，什么也没有

① 犹太中的一种神职人员，以讲学为主。

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认为他的老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在决定前往圣地以色列时，他才因老婆不愿同行而与其离了婚。他一经与老婆离了婚，便不再想到她了。然而，当他见那些妇女在见到大海后表现出那副极度不安的样子时，他那离掉的老婆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约瑟夫·梅厄拉比说："我们赞美你的名字，上帝，明天给我们带来好风吧，我将起程去圣地以色列，而她却仍然被遗弃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真是不幸啊。"

几天后，大海平静了下来，海水也不再翻腾了。那些曾经想涌起，淹没整个世界的巨浪现在也平息了下去，它们刚扑打到沙滩上便退了回去。船长发出了允许乘客和货物登船的命令。于是，所有朝圣者都提着自己的行李，开始登船。他们的妻子也紧随其后，一道上了船。在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后，水手们便拿起桨开始了渡海之行，嘴巴里发出"嗬嗬"、"嗬嗨！"的喊声。不一会儿，风开始鼓起了船帆。船终于开动了。

第八章 海 上

船驶到了海潮流动的位置上，开始平稳地顺着海潮行驶。我们这一行朝圣者站在船上背诵起了《海的祈祷》以及约拿[1]在鱼腹中背诵的那八首诗。随后，我们流着泪，唱起了《诗篇》第一百零七章。这一章讲述的是上帝的仁慈和在陆上、海上所行的神迹。讲述了上帝将怎样救赎他的赎民，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召集在一起，领着他们行走直路，使那些又饥又渴人的心灵得到满足，得到各种各样的美物。即使他们来到死神门口，愿上帝不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也会以慈爱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伤亡，把他们带领到他们向往的天堂，人们因此用歌声赞扬上帝所做的神迹。即使他掀起巨浪，刮起狂风对付他们，他也会很快使狂风止息，使巨浪平静。在看到所有来自上帝的都是慈爱时，他们会欢喜万分地感激上帝，从痛苦中重新站立起来。不过，想要看到和体验到上帝的仁慈，必须用智慧进行思考。

在背诵完整篇诗后，他们在自己的行李上坐下。然后，取出圣书，开始阅读起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到其他章节来。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另一个地方，于突然之间看到一艘他在家时使用过的船，他的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不用说，

① 希伯来人的先知。

那艘船一定会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对于每天阅读、每天研究、每天接触的经书来说，人们对它的感情更加如此。因此，穆谢拉比坐着念道："如果上帝希望我们去那里，决意把我们带往那里，并把这些地方赐给我们，那么，那块土地一定是无限的美好，一定是个流着奶和蜜的一个地方。"穆谢拉比坐着念道："我已经丢弃了我的房子，我已经放弃了我的遗产。"然后两人一起念了一段作为结束："在这之后，以色列的孩子将会回来，把上帝当作他们的神，把大卫当作他们的王。他们将敬畏上帝，希望得到他的慈爱。"最后，两人把手中的书放下，站了起来，分别用手搭在对方的肩上，一起唱道：

"哦，以色列的救星必定会来自锡安！
只要上帝让他被掳臣民回归家园，
雅各便会欢心，以色列便会高兴。"

船无声无息地向前驶着。大海里飘出一股令人舒适的气味。海浪有规则地起伏着，显得十分平静。海鸟在船的上方盘旋，飞翔，一边拍打着翅膀，一边发出尖锐的叫声。太阳落到海平面之下去了。海面上顿时一片漆黑。上帝送来了月亮和星星，让它们来照亮天空。

船上的一个乘客在环顾四周，突然看到海上有东西在发光闪亮。于是，他对另外一个同伴说："兄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可是那人并不知道。于是，他又问另外一个同伴。那人又问另外一人。

于是，大家都把眼光转到海面上，并在琢磨："如果说它是地狱里漏出来的阴火，那烟在什么地方呢？假如说它是鲸鱼利瓦尔申的眼窝，可为什么没人看到鲸鱼的身子呢？"

“兴许，”教师阿尔特拉比开了口，“那是大海里的一个恶鬼的尸体。”

然而，申洛姆拉比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晚祷的时候了。”于是，大伙儿立即站起来，准备祈祷。因为没有任何恶鬼的尸体或魔鬼有战胜整个祈祷教会的力量。

就在他们站起来准备祈祷时，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法定的祈祷人数少了一人。一直与他们同行的哈纳尼尔不见了。那天早上，他去集市采购食品，却没有人见到他回来。

他们一个个开始拍打自己的脑袋，哭了起来：“哦，天啦，真让人难过痛心。难道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一个同伴吗！我们就是回去迷了路也比现在失去一个同伴要好得多。我们完全应该相互手拉着手，一同登船，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我们登船时，只是各人提着各人的行李，说着：‘这下一切都好了，我的心灵！’”

哈纳尼尔在来到他们的住地以前不知吃了多少辛苦。他走了半个世界的路，被人剥光了衣服，陷入盗贼手中，忘记了那一天是安息日和其他节日，亵渎了赎罪日，鞋也没穿，赤着脚赶路。在到达他们那里后，为了大伙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装订圣书，做油灯盘，制作木箱，对所做的一切，他从未提出过任何报酬。在路上照看马儿的活全都交给了他。他们对他的加入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的参加使得这一行人达到了法定的集体祈祷人数。然而，现在他们登上了船，踏上了去圣地以色列之路，可他却被留在了后面。他们因此十分难过地站着，心里悔恨万千，一个一直在他们中间的谦逊善良的人，现在却由于他们的罪孽，被从他们身边夺走了。

所有的人都单独作了祷告。他们一边祷告，一边用自己的头去撞船舷，以便使他的思绪分散。最后，各人回到自己的舱

位，坐下，仿佛是在进行哀悼。天慢慢的黑了下来。船行驶在预定的航线上。水手系紧了船桅和船帆，开始坐下去吃饭和喝饮料。然而，在他们的对面，坐着那一行去圣地以色列的人，痛苦正在吞食着他们的心。有谁知道哈纳尼尔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也许他被人抓住，愿上帝不许这事发生，被当作奴隶给卖了。

夜，越来越黑。老鼠开始在船的底舱里四处乱跑，咬食着剩下的食物和各种炊事器皿。

当人们忧心忡忡、悲痛欲绝，睡一个觉往往能减轻一些人们的痛苦。可是当一个同伴离开了他们，而他们又无法得知他是死是活的音讯时，谁还能够睡好觉。哈纳尼尔走了那么多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多少次，他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为的是前往圣地以色列。而现在当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时候来到时，却不知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致使他竟没能登船！

到了子夜时分，这一行朝圣者坐在他们的行李上，为住在锡安的上帝的荣耀歌唱和祈祷。天上星移斗转，月亮一会儿被云层遮住，一会儿又从云层中钻出。船继续不停地行驶着。海浪像往常一样涌流着。船上传出了一阵微弱的声音。那是人们歌唱和祈祷的声音。这声音从一个船舱传到另一个船舱，直至传到白宝石门的入口处。那儿是以色列的祈祷者聚集和融为一体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聚集直到黄昏降临以色列的时候为止。作为对以色列祈祷者的响应，赞美上帝的祈祷声从海里传出响彻整个大海。

既不会发声又不会说话的海水是否可能对上帝发出赞美呢？当然，这些声音是那些过去投身入海的童男贞女的声音。在罪恶的台塔斯① 摧毁耶路撒冷之后，他曾在他率领的三千艘

① 罗马将军及皇帝，在位期为公元79—81年。

船上装满了童男贞女。当船驶到海上后，这些童男贞女相互说道："难道我们在上帝的住所使上帝生气的做法还不够？难道我们还要到以扫之地去惹上帝生气吗？"于是，他们一起纵身入海。上帝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上帝用右手把他们托起来，带到一个长着各种各样美丽树木的大型海岛上。在他们的四周是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波纹图案，有蓝白、有红、有雪花色的，看上去宛如一座宝石圣殿。圣殿的周围种植着各种各样花卉草木，使圣殿沉浸在馨香之中。凡是看见这些花卉草木的人无一不流下热泪，并发出会心的笑。他们流泪是因为这使他们回忆起圣殿的荣耀；他们欢笑是因为上帝一定会为他们恢复这种荣耀。

那些童男贞女至今仍保持过去的那种天真无邪状态，不受任何邪恶的侵扰。他们的脸蛋犹如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就像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一度生长在耶路撒冷玫瑰园中的玫瑰花。他们脸上放出的光彩犹如金星发出的光彩。而金星的光来自上帝施恩座前嗤啪啪所发出的光芒。

无论是这些孩子的额头上还是他们的脸上都没有任何皱纹。不过，在他们的眼睛下面却有两道泪痕，这是流泪太多的缘故。他们的泪水顺着这两道泪痕流入大海，冷却了由从来没有对以色列失去信心的以色列罪人构成的格海拉谷①。这些孩子不是任何亲王或统治者的臣民，既不属于以扫王，也不属于以实玛利王，更不属于任何真实的君主。他们生活在上帝的庇护之下。他们称上帝为父，上帝管他们为上帝的孩子。他们一生都在赞美耶路撒冷的荣耀，赞美圣殿的荣耀，赞美大祭司的荣耀，赞美祭坛的荣耀，赞美那些奉献出供品、准备了香火、

---

① 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Hinnom谷。

制作了无酵饼人的荣耀。

尽管被上帝视作其子民的民族一直放逐在世界各民族当中，尽管他们一无敬神用的圣殿、二无赎罪用的祭坛；既无管理他们住地生活的大祭司和利未人，也无统治他们的本民族王、本民族君，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上帝一想起他们，心里便会马上充满怜悯，会立刻伸出手把他们抱起，贴到他的心窝上，并问他们：“我的儿啊，我的女啊，你们是否还记得圣殿未遭毁灭、以色列仍保持着它的华美壮丽时耶路撒冷的荣耀？以色列人的荣耀？”

他们会不假思索地立刻把他们在孩提时代看到的一切讲给上帝听。然后，像尊敬的丹尼尔和约拿单一样进行解释。唯一不同之处是丹尼尔和约拿单的解释是用阿拉米克语写的，而这些上帝的孩子是用圣语讲述的。这一圣语是上帝，我们赞美他，使用的唯一语言，也是上帝，我们赞美他，笑时所用的声音。你完全可以这么说，上帝只有在听到对他圣所的赞美，以及听到那些来到他圣所的人的赞美，才会笑得如此开心。上帝常说：“只有那些我按照自己形象造出的人才会对我发出赞美。”他还说过：“我会安慰你们的。”因为总有一天耶路撒冷会得到重建，其规模要比过去的大千百万倍，圣殿将从世界的这一端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端，会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高耸，像我的圣车轮那般华丽，圣体将会降临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将人人用圣灵的风度说话。

还有，多少年来这些纵身投海的童男贞女一直盼望着能够获得救赎。无论什么船，只要是驶向圣地以色列的，他们总要紧随其后，无一例外。每当他们见到海上有船出现，他们总会相互说着：“流散人聚集的时候到了。”于是乎，每一个人都会踏上一道波浪，如同人们骑马一样，骑着波浪来到船的附近。

他们往往还边骑边唱："我要将他们从巴桑带回，我要把他们从大海深处带回来。"他们的声音像似外衣下摆上装饰的金铃发出的声响。那些沉到海底的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们也确实听到过有关这件事的真实传闻。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在大海上驶往圣地以色列的时候，听到一个无比甜美迷人的声音。这美妙的声音使他们十分希望能跳入水中，去追寻这一声音。不过，水手在驶入这一带时总是用皮带把自己牢牢地系在船上，直至船驶离而听不到这一声音才会将自己解开。

月亮落下去了，星星仍在天上闪烁，星球还像以往一样不停地运行。上帝，我们赞美他，带来了黎明，照亮了世界。当曙光越来越明亮时，这一行朝圣者突然看到海上有个人影。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终于看出那人长着很浓的络腮胡子，两颊上挂下两缀连鬓胡须①，手拿一册书，身子下面平摊着一条头巾。他坐在头巾上的神态看上去十分轻松自如。他的周围既无能淹没他的翻腾海浪，也无可能吞食他的海兽。

假如非犹太人看到一个人坐在头巾上，在大海上漂浮，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有人肯定会说：这样的事是渡海的人和沙漠中行走的人经常看到的情景。其他人则可能会说：不管那人是谁，他一定是个被逐出教门的人，因此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正因为如此，他只得四处流浪，昨天在干燥的沙漠中出现，今天又在大海上露面。

船上搭乘着全世界七十个民族的代表，所有的人都被这一神奇的现象完全震慑住了。于是，以色列民族站在一边，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站在另一边，畏惧地睁大眼睛看着，一直看到他们的眼睛因阳光的照射而发酸。这时，沙洛姆·莫德克海·

① 正统犹太信徒通常不剃去头发下面一圈头发，而是将其结成圈状，从两鬓处垂下，以示对上帝的虔诚。此习俗来自《圣经》，参见《利未记》。

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开口道："这一定是圣体，正在把以色列人带回他们自己的家乡。"

穆谢拉比则流着泪说："天主的智慧时时刻刻都降临在敬畏天主的人身上。天主所定的契约使得以色列的人都了解其内容。"

第九章　永恒的秘密

轮船以其固有的方式行驶着。大海散发出一阵阵令人陶醉的清香。天空上飘动着一朵朵洁白的云。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船舷。空气饱含着湿度，并带有一种浓烈的咸味。鱼儿不时地将嘴探出海面，使得船上的人看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在空中四处翱翔的鸟儿既不承认人的权威，也不与他们发生联系，更不靠他们觅食。它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在空中飞翔，用翅膀拍打着浪尖。海浪缓缓地向前推进，船儿慢慢地行着，没有给周围的一切造成过多的惊扰。我们这一行人坐在船上，有的在与那些即将为圣地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神圣的)所接纳的人交谈着；有的则在思考着与宇宙有关的神秘问题，譬如，为什么事实上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圣地以色列却在最初给了迦南人？当然，原因是为了向后代晓谕，尽管非犹太民族统治着圣地以色列，尽管以色列落到了那些非犹太人手中，落到了塞纳克内伯①，尼布甲尼撒②，罪恶的梯特③手中，但是这些非犹太民族并没能生活、

① 亚述人国王，在位期为公元前705年至公元前681年。曾率兵侵犯犹太国，征服巴比伦。

② 新巴比伦帝国国王，在位期约为公元前605年至公元前562年。在公元前586年打败犹太国，洗劫了圣城耶路撒冷，并将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

③ 罗马帝国的将军及皇帝，在位期为公元79年至公元81年。公元69年统率罗马军团攻打耶路撒冷，并在战斗中摧毁犹太人的第二圣殿。

栖息在那里，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赶出那块地方。这些民族除了破坏之外，并无任何贡献，直至被赶跑。只有以色列是永远建立在那块土地上的。同样，我们也发现上帝，我们祝福他，曾将拔示巴给了赫人乌利亚，但事实上，拔示巴是自从创世的六天那时起就是为了配给大卫的。乌利亚死时无任何后代，而整个犹大王朝的国王和王子都是大卫所生。①

太阳开始落下，回到它自己的住处，以便将天上的位置让给月亮和星星。星星和星座出来了，找到了各自在天上的位置。洒落下的星光又被海浪反射了回去。大海上传来了一种甜美的声音，尤如歌声和赞美声。

船上的一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兄弟，你有没有听见那声音？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吗？"

那人对他说："我的兄弟，那是大海里的鱼儿在歌唱。我们可以在祈祷书的歌曲专集里收录的歌中找到它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海里的鱼儿会唱歌。'它们所唱的歌词是：'天主的声音高悬在大海之上。天国的荣耀雷霆万钧，天主也在众水之上。'"

不过，问话的人却对他说："不是这词。我听得很清楚，那声音唱的是：'我的救赎来自天主，来自创天造地的主。'"

"这些歌，"那人说，"是海鸥唱的。我们也能在祈祷书的歌曲专集里找到。海鸥唱的是：'我的救赎来自天主，来自创天造地的主。'"

我们这一行人互相说着："让我们也唱起来吧。"其中一人先开口唱道：

---

① 参见《圣经·撒母耳记》。

“尽管我曾对你有过片刻的背弃，
但我将满怀深情聚集在你的身边。”

接着，他的同伴和着他一起唱道：

“被天主救赎的人终将回来，
会唱着赞美歌回到锡安。”

神圣的天主，我们赞美他，他有个很好的礼物，名称叫安息日。出于对以色列人的爱和怜悯，天主把安息日赠给了他们。安息日是伟大的，它的圣光甚至能照到普通人的身上。因为每当安息日来临之际，神圣的天主，我们赞美他，便会使受到他祝福的光光芒四射，所有被主创造出来的物体，都会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芒，热切地希望表达对主的忠诚。对于虔诚的哈西德教徒和施行神迹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他们会放弃一切个人需求，为的只是寻求圣灵的欢乐和满足。

每当安息日前夕那天早晨来到时，我们的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已一个个早早起身忙着，为安息日作准备。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为庆祝安息日特地杀了一只鸡，为了用衣服的灰盖住鸡血，而烧了一件衣服。菲加则生火煮鸡，其他女子也都参加了庆祝安息日的烧煮烹调的工作。船长从他们身边走过，用友善的眼光看着他们。水手们在看到这一切后，拿来了他们在海里捕捉到的鱼，并教妇女们如何以圣地美人乡的方式烤面包。那里的人通常将煤块铺在地上，然后把烤面包用的面团倒在煤上面。这样一来，妇女们便能够完成烤制安息日面包的任务了。她们不仅为安息日之夜的聚餐准备好了面包，而且还为安息日日餐和安息日第三餐准备了面包。不到中午，庆祝安息日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了。

我们的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抓紧时间用热水洗了脸和手。他们修剪了指甲，换掉了衣服，穿上了庆祝安息日的盛装，包括内衣、外装、腰带和长外套。然后，他们坐下来反思这一星期六天中自己所做的事，并在心里思考着隐藏在圣名事迹之后的目的。仁慈的主，我们赞美他，一直把他们作为好人与城里其他人区分开来，赐给他们力量和勇气，使他们离开以前的家，沿着正确、标有清晰记号的路前往圣地以色列。

但是，他们的心在为哈纳尼尔流血，为哈纳尼尔难过。哈纳尼尔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为了能到达圣地以色列，他心甘情愿地忍受各种各样的艰难和不幸。可是，等到该他登船时，他却失去了机会，被留在非犹太民族的土地上。是不是天主仍在因为哈纳尼尔忘记了安息日和赎罪日而生他的气呢？是不是哈纳尼尔没能登船一事是主的意志呢？是不是这里面有某种其他蓄意企图在起作用？会不会是一些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企图？就在这时，一种巨大的对天主的敬畏占据了他们的心，他们开始意识到促使他们前往圣地以色列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正直，而是由于主的恩赐。他们被唤起去改正他们已经犯下的所有错误，不论是行动上的，言论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这样他们就不会遇到任何诸如延误获得将他们平安带到圣地以色列这一类天佑阻碍了。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自己灵魂的各部分都得到升华上和勇气的增加上。就这样，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与造物主一道坐着，直至他们入迷的灵魂被唤醒，安息日的灵魂被加到他们的灵魂之中。他们取出《托拉》，完成了本星期应该学的章节，其中有两篇用的是经文原文，一篇用的是阿拉米文，连拉希① 注释也看了。他们还背诵了《雅歌》。

① 指所罗门·本·艾萨克拉比。《圣经》和《巴比伦塔木德》经书的经典注释家，生活于11世纪。

妇女们则从袋子里拿出了《泰希洛特》①。书中有用意第绪文写成的、在点亮安息日蜡烛时所用的祈祷词。她们还拿出了名叫《过来看吧》的那册书进行学习。该册书是专门向妇女和未受教育的人解释《托拉》的。

太阳终于沉到了海里，为安息日而将自己浸入水中，并打算在那里呆很长时间。安息日从来就不是自天亮开始，而一直是从夜晚降临时开始的。妇女们急忙把食品从煤火上拿开，在桌上摆好面包和酒，并点亮了安息日的蜡烛。为了安息日的到来，太阳披上了彩装，进入了沉寂的海洋大厦。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站着背诵着午后祈祷词。其中一位怀着对上帝的一片忠诚，背诵着以“让我们感谢主吧”开头的祈祷词，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上帝，我们赞美他，对人类的一片仁慈和爱。那些乘船航行在海上的人们更是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确确实实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主的言语和神迹。

那些用虔诚的心背诵着第十八祈祷词和以“希望你们能在主的慈悲中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字句开头的祈祷词的人，实际上已在精神上靠近了耶路撒冷。对于那些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当这些人祈祷时，天主，我们赞美他，不停地推动着船，使船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

由于六天工作已经结束，世俗的一周也已到了尾声，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站在船上唱着赞美歌和歌唱安息日的歌。一直唱到整个世界都因王冠上的光彩而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王冠由于铸造金牛犊罪而从以色列人手中拿走交给了摩西②。

① 个人用的祈祷书，通常由女子背诵。

② 该故事出自《圣经》。指摩西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因四十昼夜未下山，山下以亚伦为首的希伯来人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向它跪拜一事。犹太教是一神教，不允许信奉他神，同时也不允许铸造偶像和崇拜偶像的任何举动。

摩西则在每个安息日前夕把它们还给以色列人。

在做完了安息日前夕祷告后，他们祭祀了一下酒和面包，便开始用手掰面包。他们边吃边唱，直到蜡烛燃尽，星光朦胧。当人们试图用血肉之躯去点燃一盏灯时，是否能够点燃，还是件值得怀疑的事。不过即使点着了，最终也会熄灭。可是，天主，我们赞美他，在天上却点燃无数的灯，没有一盏会熄灭掉。

安息日是伟大的，因为在这一天中，所有的人都将休息。不过，在船上过的安息日则更加伟大，因为一个乘着轮船的人用不着辛劳整整一周后，再去享受安息日的宁静。他们完全可以用完全的宁静去迎接安息日的到来。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手筒在袖子里，望着大海。当一个人能静静地坐着，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他不在犯罪。对于一个坐在一艘驶往圣地以色列船上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在犯罪，而且还因为他正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从而在切实履行一条圣诫。而这一做法向来被看作与履行其他圣诫同等重要的行动。

所有能在《托拉》中找到的圣诫都只与身体的某个部分发生联系，如，佩戴经匣只涉及到头和手臂，佩戴缝边只占据人的心灵。而且，它们只需在白天佩戴，只需男人佩戴就行。女人则可以完全免除这些诫律的束缚。例如，我们只需在圣殿节期间住进小棚屋就行。同样，只要求男人这样做，而女人则毋须照此行事。至于无酵饼，我们只需在逾越节吃就行，而必须吃这种饼的时间只限于逾越节的头一个晚上。还有，一旦一个人死了，他就毋须再履行这些圣诫了。但是，“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这一圣诫却涉及到人体的所有部分，并适用于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无一例外。它既包括白天，也包括夜晚，而

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都不会失效。还有，如果一个人死了，并被葬在这块土地上，那么，他的灵魂便可以得到救赎。就像圣经上所写："他的土地一定会使他得到救赎。"除此之外，这一条圣诫的分量比所有其他圣诫的分量加在一起还要重。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希望前往圣地以色列时，撒旦会立刻出来阻拦，想方设法不许他去那里。

教师阿尔特拉比开始说："当我决定前往圣地以色列时，撒旦跑来见我，问我，'你去哪儿？'

"'去圣地以色列，'我对他说。

"他却回答说：'干嘛要去那里？我刚刚从半路上折回来，因为船上所有的食品上都爬满了蚂蚁。'

"我对他说：'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应该向蚂蚁学习，就像《箴言》中写的那样："找蚂蚁去吧，你们这些懒虫。看看蚂蚁做事的方法，变得聪明些。"蚂蚁这种并不十分聪明的小小受造之物，在夏天就开始准备食物，难道一个以色列人就不应该早作准备吗？'"

接着，穆谢拉比也开了口："当我刚登上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马车时，就发现撒旦已经在车上了。他问我：'你去哪儿？'

"我回答说：'去圣地以色列。'

"他说：'你最好还是呆在现在的地方，和其他正直人家一道为你们的天主效劳。等到你和所有以色列人能一块前往的时刻到来后再说。'

"我回答他说：'在我卖房子时，你曾悄悄对我说过："抬高房价，抬吧，抬高房价，因为你要去圣地！"现在我把房子卖了，你却来劝我不要走，我不会听你的！'"

接着，塞罗姆拉比开始说："当我决心去圣地以色列时，撒旦走过来对我说：'难道真有像你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准备前

往圣地以色列，心甘情愿地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损失掉吗？”

“我对他说：‘你的这笔帐算得是不错，可我知道该如何保持不遵守圣诫所造成的损失与遵守圣诫得到的利润之间的平衡。’”

沙洛姆·莫德克海·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接过这个话题说：“当我正准备前往圣地以色列时，撒旦过来对我说：‘你打算去哪儿啊？’

“我回答说：‘去圣地以色列。’

“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去圣地以色列的愿望呢？难道规定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此众多的圣诫只能在圣地以色列上履行吗？须知，在你的一生中，仍有许多圣诫等待着你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去履行。’

“我对他说：‘你不是曾经到一个赞迪克派信徒跟前，劝他说：一个人即使不去履行一个特殊的圣诫，也还是能够履行所有其他的圣诫的嘛。你一定还记得那个赞迪克是如何回答你的。他对你说：只要我能不折不扣地履行这条特殊的圣诫，我宁愿违背所有其他的圣诫。就这件事而言，他是我的楷模。’”

虔诚的耶胡达·门德尔拉比说：“对于我，撒旦不必花费太多力气，因为我和他住在一起，就像两个隔壁邻居。当我产生要前往圣地以色列的这个念头时，我曾自我思忖：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去圣地以色列呢？是因为那儿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吗？是因为那儿没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实际上，任何一个能在这儿生活的人都能够在那儿生活。毕竟，圣地以色列并没有完全交给管理天使。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当撒旦得知我的这一争辩后，便不再来拖我的后腿了。”

学经祈祷堂总管佩萨拉比说：“这些正好是我对我妻子泽瑞尔说的话。我对她说：‘泽瑞尔，有人说圣地以色列是由一

小块、一小块上面写着圣名的纸片组成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你完全可以找到能够居住的房子。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养人的肥汤都不是用和撒耶柳树汁①做成的。”

卖肉的莱布什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圣地以色列看得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回答说。“为的是不让在那些相同住宅里出现任何的差错。”

但是，约瑟夫·梅厄拉比叹了口气说：“如果那些住宅和人们肉眼能见到的一个模样的话，那就真的太可悲了。”

还有一次，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坐着讨论恶的动向。这个恶的动向整天忙着阻止以色列人前往圣地以色列，因为每一个去圣地以色列的人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灵魂。根据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所讲的故事，那些前往圣地，并有幸能住在那里的人是幸福的。可对于那些去了圣地却不能有幸住在那里的人，只能说一声“Alas”。因为圣地以色列的四周由天使环绕，他们不准许不健全的人进入圣地。

他的故事涉及到两个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圣地以色列边境的老人。夜晚，这两位老人听到边界的一边传出的是欢乐的声音，另一边传送的则是嚎叫的声音。他们举目望去，看到了一队管理天使。只见他们手里拿着竖琴、小提琴和各种各样的乐器，引着一位受到尊敬的老人向前走，并在他面前载歌载舞；而在另一个方向，见到的是另一队发怒的天使。他们正在拖拽着一个老人，并用最侮辱人的语言谩骂他。

① 犹太会堂在圣殿节那天使用的柳枝。

那两位老人问天使："求求你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在一个人面前奏乐，而对另一人却是侮辱？"

管理天使说："对于有资格去圣地以色列的人，我们会兴高采烈地陪着他，并用音乐为他开路。"

发怒的天使说："不过，对于不够资格却仍然要去的人，我们将把他驱赶走。"

穆谢拉比问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或许你已听说为什么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永远没有资格和我们一道去圣地以色列了吧？尽管他是一个健康、正常、敬畏上帝和致力于履行所有圣诫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忠实履行割包皮这条圣诫的人。须知，正是由于履行了这一圣诫，我们才有了获得圣地的契约。"

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说："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曾经使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陷入必须离开圣地以色列，到圣地以外的地方去的困境。有一次城里发生了学生骚乱，所有的以色列人只能躲藏在家里。就在那天，亚伯拉罕拉比去给一个婴儿施割礼，而婴儿的父亲刚刚在那场骚乱中被人打死。当他进屋时，他发现那个人家连个能抱孩子的人都没有，甚至连张坐的椅子也没有。

"他想：'我怎么能既做教父[1]，又做割包皮师呢。'

"后来，他看了看窗外，看到一位老人正沿街走着，手里还拿着一只小板凳。为了能引起老人的注意，亚伯拉罕拉比敲了敲窗子。老人走进来，在凳子上坐下，把孩子放在他的膝盖上。随后，亚伯拉罕拉比为这个孩子施了割礼，并祝福道：'他在腹中时便把朋友奉为神圣。'可是，等亚伯拉罕拉比祝福完，

---

① 按犹太教习俗，在为出生后婴儿施割礼时，抱着婴儿的人便是该婴儿的教父。

那位不知名的教父却消失了。所有人都认为是契约天使以利亚在显灵。但是，真实情况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他的后代遵守他所定下的契约那天，来对他后裔表示爱心。”

高高的九重天一下子变得昏暗起来，星星和月亮都不见了。空气越来越潮湿，散发出一种咸腥味。整个世界似乎都静止了下来。除了海浪的撞击声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这一行人开始散开，回到各自睡觉的地方去了。月亮落下去了，星星被云层遮住而看不见了，星球仍按自己的方式运行着。

轮船在不停地航行着。上帝，我们赞美他，在黑夜到来之前卷走了日光，在天亮之前又赶走了黑夜。上帝还送来了推动轮船向前航行的风。阳光一天比一天强烈，没有一个人敢对着太阳看。到了晚上，每一颗星都像月亮那样发光发亮。海浪摇晃着，移动着，并闪烁着亮光。漂浮在浪尖上的头巾就像一艘浮在海洋中心处的船。头巾上坐有一人，面朝着东方。头巾的周围没有涌起一个能把他压下去的大浪，也没有出现向他靠近、能吞下他的海兽，只有海鸥飞翔，在空中环绕着他飞翔。你自己可以推测出来这一行人到底在船上呆了多久了：他们在登船前刚理了发，现在头都快被头发给埋没了。不过，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朝海上望去，都能看见他们对面的海面上闪烁着光芒，漂浮着的头巾像海洋中心的一条船，一个人端坐在头巾上，面朝着东方。

第十章　伊斯坦布尔

轮船按照预定航程抵达大库什塔，该地也被称作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布尔。这一行人在港湾乘坐小艇进入市区。他们要在那里等待每年由伊斯坦布尔教会租用的轮船前往圣地以色列。伊斯坦布尔有一群敬畏上帝的塞法迪犹太人①后裔。按理他们是完全能够去圣地以色列的，然而，他们不是在祖坟上倒下被埋在那里，就是安于现状，在那里定居下来。

现在的斯坦布尔已成了一个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与之相当的大城市了。城市分成了许多个区域，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人住在那里。这些人均由土耳其大帝，一个被社会唾弃人之王，统治着。大帝本人睡的是一张有催眠作用的象牙床。他一睡不是半年，就是一年。他身边放着一个装满烟丝的鼻烟盒，盒上有一只金鸟。只要国王醒来，金鸟就会打开鼻烟盒，来到国王面前，把鼻烟塞进他的鼻孔里。在国王打了喷嚏后，金鸟便会对他说："一百岁！"

随后，所有的王子、巴夏②以及所有的公爵纷纷前来向国王请安。国王共有三百六十五个王子，每一个王子负责一年中一天的事务。当一个王子完成他一天的任务时，国王就会赐给

① 指原居住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犹太人。
② 往日对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之尊称。

他一根金线。这时，王子便意识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已经来到。于是，他回到他的住所，用金线把自己勒死。而国王则从窗户口望着发生的这一切，拍着手，流露出一副快乐无比的样子。

王宫里有一只用人骨做成的钟。每逢钟声在整点敲响时，全城的人都能听到，甚至连母腹中的婴儿在钟声响起时，也会摇晃起来。

城里有许多花园、果园、浴室和游乐场，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漂亮。不过，这里所说的漂亮，是指它们的内部，它们的外部都十分肮脏。数不清的狗在街上游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狗有伊斯坦布尔的狗那样多。不干净的鸟悠闲自得地在地面上走着，争抢着垃圾和腐肉。城里还有许多大如鹅的耗子，连王子的宫殿里都有它们的窝。

此外，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火灾不断的城市。由于房子都是木质结构，因此，只要一间房子着火，冲起的火焰往往会吞食掉整个一条街的房屋。一次火灾往往能烧毁三、四百间房子。有时，烧毁房屋的数目比这个还要大。然而，那里的人从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火势的发展。只有城里值勤的人站在那里喊着："真主就是上帝！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

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会堂很多，有一百来个。会堂里都铺着由金、银线织成的地毯。有名望的圣贤常常横卧在地毯上面，讲授着天启的或秘密的《托拉》教义。这些圣贤拥有很多书籍，并有眼福把这些书统统从头至尾通读了几遍。他们还拥有被誉为稀世珍品的《白天的愿望》一书。就那些见多识广的人所知，该书是一个奇迹物。这些圣贤行使国家授予的权力，却不懂我们犹太人自己的意第绪语。因此，不管什么人，凡是想和他们交谈的，都必须说圣语。他们思路清晰，衣着整洁，语句欢快。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完美，风度举止都很文雅。

这些圣贤的习俗与我们的不同。根据圣贤约瑟夫·卡洛拉比所写的《约瑟之屋》一书的观点，他们在坐着的时候佩带上经匣，有的还同时佩带两只。他们在学习《塔木德》时不喜欢是非心鉴裁法。他们的巨大力量主要来自博学。然而，对以色列的热爱使他们心如火焚。他们在前往圣地以色列时，带上了他们学习《托拉》时所坐的地毯，并在奥默[1]期的第三十三天，在西米恩·巴·约海拉比的墓前将这些地毯烧了。

在伊斯坦布尔能够找到卡拉派[2]人。这些人不相信我们拉比所说的祝福词，不过，他们都通晓经文，像一个普通犹太人熟悉祷告词一样熟悉《圣经》中的二十四部书。他们有自己的犹太会堂。他们不像我们这些犹太人那样把缝带系在身上，而是把它们挂在会堂里，并用眼睛看着它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遵循"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训令。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住棚节使用的棕榈树的复叶。他们有自己的圣贤，每天对《托拉》进行最新注释。不过，他们并不与我们这些犹太人争论，因为他们有求于我们。由于他们仍然遵守着圣书上所有洁与不洁方面的规定，因此，在他们社区有人死去时，为了防止因处理死者而污染了自己，他们往往不得不雇用穷苦的信奉犹太经典《塔木德》的犹太人去操办最后的葬礼。以往在安息日前夕，他们总是坐在黑暗中，什么灯也不点，直到我们老师的光照向他们。圣地以色列对他们来讲极为重要、珍贵。他们为以色列遭到破坏而悲哀，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学经祈祷堂捐钱捐物，为了能去圣

---

① 介于逾越节与七七节之间的四十九天。对于正统的犹太教徒来说，在这期间不是允许举行婚礼之类庆典的。

② 波斯帝国一带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他们不承认拉比犹太教传统和《塔木德》的权威，只信仰对《圣经》原本的解释。

地以色列，扩大他们在圣城的人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对待我们的导师、受到人们怀念的穆谢·本·梅蒙拉比的著作的态度十分不恭。有一次，由于一系列罪恶的法令和事件就要降临，耶路撒冷的圣贤不得不以秘密的方式发出忠告。他们集中到卡拉派人的犹太会堂，因为该会堂的地势比其他屋子都低，这样，里面说的话就不会传到外面去。他们在进入会堂时发现有一级台阶与其他台阶不一样。他们在仔细察看后，发现那一级台阶下，有一本穆谢·本·梅蒙拉比写的《巨手》一书。这是卡拉派人放在那里，供人踩踏，以示他们对该书的轻蔑。当时在场的有摩洛哥的神秘哲学家海伊姆·本·阿塔拉比。他是《生活之光》一书的作者，而那本书使他扬名天下。他因此而诅咒卡拉派的人说："愿他们的居住区不会扩大。愿他们永远得不到足够的法定祈祷人数。"打那以后，每当一个新来的卡拉派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便会有一个卡拉派的人死亡，被抬出耶路撒冷。有一次，一下来了为数众多的卡拉派人，可一场瘟疫却使这些人全被抬出了圣城。愿大慈大悲的上帝能拯救我们。

还是言归正传吧。这一行人因等候去耶路撒冷的轮船在伊斯坦布尔住下。一天，他们前往约伯① 的墓地；过了一天，他们又来到《圣贤任职之仪》一书作者的墓前。此人是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途中，在那里归天的；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去港口打听是否有可能将哈纳尼尔带到伊斯坦布尔来的船到达。说实话，他们并没有对重新见到哈纳尼尔一事失去信心。这个走了半个世界，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的哈纳尼尔难道会因为他们的船没等

① 希伯来人的族长。参见《圣经·约伯记》。

他来就开走一事而失去信心，放弃前往圣地的念头吗？他肯定会控制他的情绪，耐心地等下一条船。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沙洛姆·莫德克海·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一直坐在君士坦丁堡圣贤们面前，阅读着他们所拥有的书籍。那些书有的是大部头的，有的是小部头的，有的是关于善良的，有的是关于正义的。书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和智慧。西米尔·约瑟夫拉比通过阅读加深了对天启的和秘密的《托拉》教义的敬崇，增长了智慧，文法和文体有了改进，对圣语及其使用秘诀的掌握也有所提高。我们手里有一封他写给我们的教友，那些到目前为止仍住在布察兹镇上哈西德派信徒，祝愿他们人口增加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这里报告诸位：我们已经平安抵达光荣的库什塔市。该市在《光辉之卷增补》这本不可思议的书中已有所暗示。我们要赞美天主，因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一直是顺利、平坦的。陆上没大雨阻拦我们，海上也没有风暴威吓我们。确实，以如此美好的词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旅行，和形容我们在沿途得到的良好照料是恰如其分的。就一路的食品、饮料和住宿而言，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后裔的关照。就给以善良的忠告和正确的指引而言，我们那些在土耳其的兄弟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住在奥地利大帝陛下国土上的兄弟。然而，由于我们内心的痛苦，我们再也无法详尽地叙述这方面的一切经历，因为诸位所认识的，为人极为正直的哈纳尼尔拉比在途中突然失踪。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只是恳求诸位将此事报告给加昂[1]和法院院长，愿他万寿无疆。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哈纳尼尔拉比没有娶过妻。不过，也许在某处会有一个一直在等待着哈纳尼尔拉比，或是与之结婚，或是根据法律将其

[1] 犹太人对杰出拉比的一种尊称。

丢弃的女子。请诸位将博学多才、虔诚的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对这事的高见转告我们。我们祝愿他精力日增，身体康泰。请代言问候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候那些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为我们所敬爱的人们……”

在这一行人食宿的旅馆里住着一位塞法迪圣贤。他是一位来自圣地的密使。他的使命是唤起放逐城市的人记住耶路撒冷人所遭受的痛苦。他是一个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人，是一个长着国王一般身材的神秘哲学家，可他的眼睛却由于流泪而失明。他之所以悲伤流泪不止，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城池都在其基石上屹立不动，而天主的城池却遭到摧毁，成为犹如阴曹地府一般之地。

这位来自圣地的密使问我们的朋友：“你们到何处去？希望在何处安身立命？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希伯仑、萨费德、太巴列？”他向他们讲述了每个城市的优点和长处，那里的气候特征以及每一个城市所设置的圣所。

至于萨费德，由于它地理位置比圣地的所有其他城市都高，空气比所有其他城市都清新，因此，居住在那里和被埋葬在那里的人的灵魂在人死之后，总是随即先飞向麦克佩拉山洞，然后从那里飞向伊甸园。萨费德的以色列人与非犹太人一直友好相处，因此，任何一个妇女都可在城中以及周围的田野里一个人四下走动。在萨费德，人们可以见到许多居住区。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手。神秘哲学家艾萨克·卢里亚拉比创立的犹太会堂就在萨费德。那里，还有他用来召唤世界之父——为人们所怀念的人——宣读《托拉》的讲坛。他请亚伦[①]作为第一宣读人，摩西作为第二宣读人，亚伯拉罕作为第三宣读人，等等。大多数萨费德人都遵守《托拉》教义、博学多

① 《圣经》中希伯来人之第一个祭司长，摩西之长兄。

才、敬畏上帝、仁慈善良。

距萨费德只有两小时路程之遥还有一个名叫梅隆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可以见到西缅·本·约哈伊拉比山洞。每年，住在圣地以色列各个城市的人都要三次前往梅隆，匍匐在约哈伊拉比的墓上。去那里的人常常要在墓地呆上整整一昼夜，学习《光辉之书》圣书。三次前往的时间分别是：新年之前的埃卢尔①月，介于普珥节和逾越节之间的阿达月②月底，以及逾越节之后的奥默期的第三十三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奥默期的第三十三天，前来梅隆的人中不仅有来自遥远的大马士革和阿拉姆佐巴，即阿勒颇(叙利亚内)，甚至还有来自埃及的。在梅隆，人们总要在橄榄油桶里把漂亮的丝绸头巾点燃，然后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伴着鼓号起舞，唱着各种各样的歌曲和赞美诗。那天也是西缅·巴·约哈伊拉比喜悦的日子，因为那天正好是圣灵与圣贤一起在圣殿欢乐聚会的日子。

当然，希伯仑更为有名。那是以色列祖先所尊重的地方。这些先辈都被安葬在麦比拉山洞里。该山洞的上面是一座由大卫王——愿他永远安宁——建造的伟大建筑。尽管由于我们所犯的罪孽，以色列人不允许进入山洞，然而，在通往以色列祖先墓地的大门外面有一个小山洞，供人们点燃蜡烛和进行祷告。在麦比拉山洞外面的不远处是受到人们怀念的穆谢·本·纳曼拉比的坟墓。他在他的《人之法》一书的结尾处曾写到这个地方。他在书中说，他打算在靠近祖先的地方为他自己开辟一处墓地。他的墓地对面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墓地和肯纳兹的儿子奥斯尼尔法官的墓地。而在它的下面则是一系列安葬着其他虔诚人的山洞。

① 犹太历中的第12个月，介于公历8月和9月之间。
② 犹太历中的第6个月，介于公历2月和3月之间。

希伯仑的居民都是些有着许多高尚品德的能人，除了热情好客之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们具有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愿他永远安宁——所具有的德性。该城的四周到处都是葡萄园和小树林。在那里，人们还可以看到马姆勒橡树，我们的先母撒拉——愿她永远安宁——的浴池，以及我们的先父亚伯拉罕——愿他永远安宁——的帐篷。那顶帐篷是用劈削的石头围起来的。帐篷的里面有一只用劈削的石头砌成的贮水池。池里有像蜜一样甘甜、永流不息的新鲜活水，喝上去令人心田甘美。

不过，要是能住在太巴列，那将是最为理想的了。太巴列又名拉卡斯。在那里，即使是最无用、不会生子的人也会像有无数种子的石榴一样实现多子多福的圣谕。那里的人们在恋爱婚姻方面比圣地以色列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人都来得迅速。正如我们的那些令人怀念的拉比所说：“愿我能有幸成为在太巴列迎来安息日人群中一员吧！”

太巴列有四种植物在数量上是众多的，特别是枣椰树。它的叶子常常被用来作住棚节时搭起的住棚的顶。太巴列的四周为金纳雷特海——上帝，我们赞美他——最喜爱的海所包围。在海的中间隐藏着那口美里亚的井。它是注定要由为人们所怀念的圣艾萨克·卢里亚拉比来发现的。井水能医治人的灵魂。能够与美里亚井相媲美的是太巴列的浴池，那些浴池具有使人体健壮和医治各种疾病的功效。而在将来，死人复活的事会在太巴列开始。根据犹太新年论文第三十一页上所写，犹太人的救赎也将从太巴列开始。

不过，尽管如此，有谁愿意为了得到这些而放弃对耶路撒冷——我们犹太人圣殿所在地——的神圣义务和感情呢？毕竟，耶路撒冷是面对着天门的城市，

第十一章　海上特大风暴

按照预定日程，轮船启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一行人与一个规模巨大的塞法迪犹太人教会一道登船。该教会的塞法迪犹太人分别来自伊斯坦布尔，士麦拿，以及其它土耳其城市。其中有男有女。一道登船的还有来自各国的未施过割礼的基督徒和施过割礼的穆斯林教徒。撇开船上的水手和服务人员不算，船的乘客已超过一千人。

人们开始放下手中的物品，祈祷能平安抵达圣地以色列，祈祷途中不会遭到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和海中怪兽的伤害。人们在祈祷完毕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去探询什么地方能够得到淡水，什么地方能够得到烧煮用的木材；另一部分人则去参观船只，观看正在驾船的水手。一些水手正站在高高的桅杆上，收卷起船索，展开船帆。与此同时，我们的塞法迪兄弟在他们的座舱坐下，轻手轻脚地打开箱子，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然后，取出平整的经卷。这些经卷的封面护有红绿皮革，封面的外面还包有各种颜色的彩纸，宛如王宫中挂着的缎锦画。这些人盘腿而坐，为他们能在居住在生命之地的上帝面前行走，以及最终能够安葬在耶路撒冷而祈祷。

观看这些人坐在那里祈祷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享受。他们一个个身着华装，举止规范，神态超然。在他们怀着敬畏、诚

恐、谦恭之情诵读时，他们的胡须拖落在经书上。他们的嘴唇不停地动着，神情专注地沉浸在学习那些使人有资格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欢乐之中。这些人的妻子就坐在他们对面，嘴上叼着烟袋杆。烟袋与圆玻璃瓶相连，吸的烟必须经过这玻璃瓶。每当她们听到她们的丈夫提到耶路撒冷这一名字，都要把手举到齐眉处，用欢快的口吻大声重复这几个字，同时吻一下她们的指头，仿佛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刻在她们的手指上似的。

这时，天上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海水的颜色开始变深。船上的官员检查了船索和船桅，点亮了船上的灯，便坐下吃饭，喝饮料，同时哼起了赞美酒和女人的小调。说什么海上女人总是把眼睛盯在人的身上，用她们的歌声使人们销魂失魄。船上的所有犹太人（注意他们表现出的明显不同）都在做晚间祷告，然后，吃些点心以恢复一天的精力神志，接着，开始诵读《诗篇》和《光辉之书》书中有关大同的章节。上帝，我们赞美他，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与以色列教会一道实现全世界的大同。菲加和泽瑞尔，这一行人中的家庭主妇和管事，为自己和同行人铺好了舒适的床。人们躺下开始睡觉，以恢复体力，半夜他们还要起来作子夜哀悼。

天上的星星起先还大放光芒，没过多久便躲藏起来。好在，月亮和其它星球出来，取代了星星的位置。当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起来作子夜哀悼时，他们的塞法迪兄弟则开始碾豌豆，准备煮卡哈瓦。卡哈瓦是一种能够提神，赶走睡意的饮料，尽管《有序餐桌》一书中提到过这种饮料，但它在波兰却鲜为人知。塞法迪人对待他们的阿什肯纳兹① 兄弟十分慷慨，拿出同

① 指欧洲犹太人。

样的饮料让他喝。他们还把酒和书籍拿出来与他们的阿什肯纳兹兄弟分享。在需要时，塞法迪兄弟还在船上的官员和水手面前替他们美言。塞法迪人中的圣贤精通各民族的语言，其中有的掌握了七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就像古犹太国参议员成员一样精通人类的语言。

三个星期在平静中过去了。船上的水手战风斗浪，平稳地航行着。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坐在船上，专心致志地学习《托拉》和《塔木德》，再不就是进行一些赞美圣地以色列的祈祷。沙洛姆·莫德克海·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在打发时光方面很有两手。他向人们讲述了一系列值得人们传颂的传说。当然在这些传说中，都少不了对圣地以色列的赞美。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有这么一则：一位国王在王宫的大门口拉了一条帘子，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把帘子卷起，然后进入王宫。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就是这样一位聪明的人。他在众人面前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然后和人们一道进城，从而发现了城里的所有一切。

坐在他们对面的是他们的赛法迪兄弟。他们尽管听不懂波兰犹太人所使用的意第绪语，却察觉出了他们犹太兄弟的欢乐。于是他们问道："你们为何这般高兴？"人们用圣语告诉他们："是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向我们讲述的如此这般故事。"

谁知，他们也喜欢听这类故事。西米尔·约瑟夫拉比随即开始用圣语向他们讲述了诸如管理天使之类的传说。传说中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赞美和对圣灵的赞美，因为他使人欢乐。可是，自圣殿被毁以来，没有一天没出现烦恼。上帝，我们赞美他，早就发誓说，只有当以色列人能从地面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刻到来，他才会从天空中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的那些塞法迪兄弟听到这话时，恨不得上去亲吻他的嘴。

三个星期在平静中过去了。船儿静静地向前航行着。白天有阳光照耀，夜晚有月光照明。天空中布满了星斗。大海看上去十分平静，海浪欢快地涌向前方，尤如一个正去参加庆典的人。然而，在大海深处，海浪已开始隆隆作响，海风开始摇晃着船桅。终于，一场特大暴风雨生成了。船儿开始不停地四下摇晃起来，时而向左，时而朝右，时而跌落浪谷，时而被抬至浪尖，时而船头被高高举起，时而船尾被重重掀起。海浪愤怒地与船角力，摆出了一副欲将轮船以及船上所有的乘客一口吞食的样子。整个大海到处是滔天的白浪，仿佛一下子变成了由泡沫组成的汪洋。

在这样的夜晚能歇息在自家屋子里的人是幸福的。周围有四壁围绕，头顶上有能挡住雨水的屋顶遮盖，他完全可以一边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暖和的毯子，一边聆听着更夫打他家门前走过的脚步声。当清晨来临时，他可以系上祈祷缝带，佩戴上经匣，去学经祈祷堂祷告，然后，静静地用餐。他还可以外出去市场，老老实实地做他的生意。他可以十分体面地打发自己的日子和岁月，最后，带着一个好名声死去，这样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们的先人葬在一起。

可是，在那天夜里，这一行人的眼睛却被剥夺了合上的权利。他们的身体也失去了休息的权利。所有的床都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有六十万个巨浪怒吼着打在他们的脸上。斯特拉巴河到哪里去了？以往，他们常于晴朗的安息日前在河里浸泡，于新年那天在河里洗掉他们所犯的罪孽。可现在，斯特拉巴河已在千里之外。而他们正在大海之中。像山一样高的巨浪直冲天际，他们乘坐的轮船像绳索下系着的石头一样悬吊在半空中。船上的水手越来越没有气力去操纵船舵，驾驭大海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抛到了船的两侧。他们喊着、哭着、嚎

着。脸上开始出现了发咸的冷汗。头发上的咸水珠不停地往下滴，顺着他们的面颊流到他们的嘴巴里。有人感到再也挺不住了；有人感到他们的肚子就要炸开了。哦，天底下长途跋涉的人们，我可不希望你们碰上这样的恶运。

半夜，暴风雨变得越发猛烈了。船四周的甲板开始破裂，船索开始断开，海上的轰鸣声愈发的大起来。海浪掀起的声响盖住了人们发出的所有声音。突然，船上的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巨大骚动。一个男子举起双手，连声呼救，而另一个男子则拼命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可是，当时的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海浪平息下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在他人遭到困难时给以任何帮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艘轮船的船长。他一直坚持在他的岗位上，鼓励水手们不要对仁慈失去信心，不要懈怠他们的努力。

有这么一会儿，船在突然震动了一下后，剧烈地摇晃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晃动得厉害，很像是碰到一座暗礁上，马上就要散架。船上所有的物品都被高高地抛到了空中，接着又落下，砸在下面人的身上。当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发现自己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便说道："我们那些受人怀念的圣洁拉比，譬如，霍罗旦克的纳曼拉比，普瑞米希兰的门德尔拉比，还有其他和他们一样高尚的人，在前往圣地以色列时，也曾在海上遭遇到这样大的灾难。当时，纳曼拉比手里拿着《托拉》经卷，说道：'尽管，愿上帝不许，上天的法庭已经判定我们肯定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我们，人间的一个法庭，始终与上帝，我们祝福他，和他的圣灵在一起的人们，却不赞同这一判决。'所有在场的人都齐声应道：'阿门！'"

就在这时，一个爬上桅杆顶端瞭望的水手喊道："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圣地以色列的城池了！"

“那些人，”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暗自思忖，“才是真正高尚的人，才是了不起的英雄。愿我们终将能平安度过这场灾难一事是来自上帝的意志，是那些人功德的结果，是圣地以色列的功德。”

他们的祷告起了一半的作用，船上水手的努力起了另一半作用——上帝，我们祝福他——的大慈大悲起到了全部作用。几分钟之内，愤怒的海洋王子终于平静了下去。海面开始渐渐平静下来。白天在安详中过去了，夜间也没有任何恶运降临。月亮出来了，洒下了迷人的月光。船儿在平静中向前行驶着。病倒的人渐渐恢复了体力。

月亮慢慢地变得暗淡起来。已经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刻了。在朝霞晨曦中，海浪开始平息下来。一张红红的面纱罩在了海面上。船儿在海上停了下来，再也没有力气移动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弟兄们，”这一行人中的一位开口道，“知道我想对你们说些什么吗？我就像一个被领去参观国王珍宝库的人。陪伴他的人已经进入珍宝库，可他的脚却有些迟疑。由于他知道他们领他去的是什么地方，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国王的珍宝库，他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

“谁不想登上天主所在的高山？”约瑟夫·梅厄拉比应道。“谁不愿站在天主住的地方？”

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说：“在大海涌起波滔要把船儿吞没时，我唯一想到的是有关圣人希梅尔克拉比的一则故事。愿他的功德能庇护我们。

“据说，一项十分残酷的判决就要强加在尼科尔斯堡[①]圣

---

① 捷克斯伐洛克的地名。

犹太教会成员的头上，只是国王尚没有在上面盖印批准。在这一情况下，圣人希梅尔克拉比决定前往维也纳觐见国王。当时适逢冰雪融化季节，连船也无法摆渡过河。希梅尔克拉比对他的门徒，萨索夫的穆谢·莱布拉比说：‘去，给我找只水槽来。’他的门徒在找来了一个水槽后，把水槽放到了河里。只见他们俩爬上水槽，笔直地立在上面。圣人希梅尔克拉比高唱《红海之歌》，他的门徒在一旁和着。他们一直唱到两人平安抵达维也纳。维也纳的民众一个个站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犹太人乘着一只不多大的水槽渡河而来。可在当时，就连船也无法渡过河，因为，河里到处漂浮着大如小山的冰块。冰块疯狂地相互挤压着，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国王听到这事后，带着他的大臣和王子一起从王宫中出来，观看这两个犹太人的壮举。只看他们笔直地立在水槽上，嘴里唱着歌。尽管大如小山的冰块在河里相互挤压碰撞，却丝毫不去碰那只水槽，不仅不去碰它，还为它分出一条通道，以便它能安全通过。那位赞迪克刚来到国王跟前，国王便开口对他说：‘上帝的神圣使者，我一定会倾听你的意见的。’随后，他便宣布那项判决无效。”

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说：“你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说：“这个，这个，我们今天还能在何处找到这样一只水槽？”

菲加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现在乘的是一艘大轮船，也不是去觐见一位有着血肉之躯的国王，而是去觐见那位万王之王，去觐见独一无二的上帝，我们赞美他。因此，我们不会看到任何转机的。”

这时，泽瑞尔说：“我所要说的是：我们现在是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路上，不是去寻找神迹踪影的。”

然而，米尔卡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她说："妇女同胞们，你们太忘恩负义了，难道天主，我们赞美他，向我们显示的征兆和奇迹还少吗？他使我们从内心认识到为什么要前往圣地以色列；他领着我们平安地穿过陆地；使我们走上了一条没有艰难险阻的道路，向我们提供了一条能够在海上航行的轮船，从他珍藏宝贝的地方拿来能吹动船儿前进的风。后来，当大海在我们四周翻腾时，他又使大海平息下来，命令海洋王子控制住他的怒气。海洋王子照他的话去做了，海浪才又重新缓缓流动起来。再有一天的时间，他便会把我们带到圣地以色列。而你们却说他没有向我们显示任何关心！宇宙的主宰，哈纳尼尔该说些什么呢？哈纳尼尔吃了多少辛苦！他赤着脚从一个村镇走向另一个村镇，从一个国家走向另一个国家。边界上的卫兵抢走了他的所有钱财，剥光了他的衣服，他还被强盗俘去，忘记了哪一天是安息日，从而沾污了圣日。他不知流浪了多少时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去圣地以色列！后来，当该他登船的时候到来时，船儿却驶去，把他给留在了后面。"

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说："正是，正是。这才是说话的正确方式。米尔卡总是这样说话。说真的，当她说话时，我身上的每个部分都能感受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种种神迹。"

一旦人们提起哈纳尼尔，他们的脸便难过得变了形。因为那个不幸的人，为了能去圣地以色列，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弃了。可是当该他登船驶向圣地以色列的时候到来时，轮船却开走了，把他给留在了后面。谁也不知道，愿上帝不许，他现在是死是活。不过，尽管他们内心是痛苦、难过的，可是，当他们一谈起一个善良的人，他们的眼睛便像善良人的眼睛一样闪烁着光芒。

学经祈祷堂总管佩萨拉比开口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哈纳尼

尔用来存放他个人物品的那条头巾？每当他准备站起来祈祷，他总要先把头巾里的物品取出来，然后，把那条头巾当作祈祷腰带系在他的腰上。有一次，我对他说：'哈纳尼尔，这条祈祷腰带是给你的，这样，也免得你将包在头巾里的物品拿出拿进，移来移去了。'谁知，他却不肯用我给他的祈祷腰带。你们知道他是如何回答我的话的吗？

"他说：'一个人必须很有礼貌地对待一条船，即使是有了一条更好的船，也不应该把原先的船给丢弃，不去理睬它。'他曾经用与这相同的话语回答米尔卡。一次在途中，米尔卡曾把一只箱子给他装他的行李物品。可是，第二天，她发现哈纳尼尔还是用那条头巾把物品装成一个包袱。'我不是给了你一只装东西的箱子吗？'她问道。

"'你是给了，'他回答说。

"'可你还是继续用你的头巾包物品，'她说。

"'你是否认为，'他对她说，'因为头巾没有嘴巴，不能开口说话，我就有权利无礼地对待它？'"

就在这时，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打断了佩萨拉比的讲话，说："现在，无处不在的上帝已经使我们的处境大为好转。海洋也已平静下来。这无疑是我们进行晨祷的最佳时刻。"

他们在祈祷完毕之后，却无法吃下任何东西，因为海水已经使他们带来的食品咸得无法入口。上帝，我们赞美他，腌制了大海兽，供世界末日那天食用，海洋到处是盐。不过，对于再有一天就要到达圣地以色列的人来说，谁还需要吃的、喝的？这一行人得知他们乘坐的船只正在驶向港口的消息后，顿时忘记了旅途中的所有艰辛，生活在船上的所有不便，以及海上特大暴风雨带来的种种打击。早就重如山石的腿顿时轻了起来，因流泪而疼痛多时的眼睛现在却像黎明一样放出了光芒。

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安息日的盛装，将自己梳妆打扮起来以表示对圣地的敬意。人们一个个非常注意，不让任何一星半点流亡之地的灰尘留在他们的衣服上，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进入纯洁的圣地了。

穆谢拉比一直在他的脖子上系着一只小布口袋，里面盛的是一杯来自圣地以色列的泥土。他原打算在他死后和这袋土葬在一起。在他们很快就要进入圣地之时，穆谢拉比打开这只布口袋，把里面的泥土全部倒入大海。

穆谢拉比对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说："我们的那些受人怀念的圣贤曾经说过，将来圣地以色列会扩展到整个世界。为此，我将这袋来自圣地以色列的土倒入海中，为的是希望它能长成一个岛屿，并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在它上面建起一座属于圣地以色列的伟大的城池。"

听了这话后，所有的人都开始歌唱起来，赞美起来，因为驶近圣地以色列是他们的共同功德。接着，他们便开始收拾各自的行李物品，并用绳子将收拾起来的物品捆好系牢。这样，等到登岸的时刻到来时，就不会有片刻的耽误了。

然而，现在还不是他们站在天主宫殿里的指定时刻。那两位爬到桅杆顶端观察船的位置的水手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城市的轮廓。它既不是雅法，也不是阿克；既不是蒂尔，也不是西顿。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圣地以色列沿海的任何一座城池，而是伊斯坦布尔市。在得知这一实情后，"他们那摇橹"的手顿时失去了力量，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至此，为了能够抵圣地以色列的岸边，他们已花费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谁知道，其结果是，风暴裹胁着船，把他们又带回到伊斯坦布尔！很可能是上帝，我们赞美他，想以此来试一下受到他邀请的客人，看看他们是否有资格在他的手下效劳，因此，他唤来了一

场暴风雨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出发地。这样，那些仍然希望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可以继续呆在船上，而那些希望返回以实玛利之乡①和艾顿姆之乡②的人可以回去。然而，所有人的回答都只是一个："我们希望立即开船！我们不要回去！"

船长派水手到城里弄些吃的来，因为他们早先带上船的所有食品都变质不能吃了。水手带上船桨，登上小木船进城购物。他们带回了各种各样从以实玛利之乡运来的好东西。船扬起了帆，船长起了锚。上帝，我们赞美他，随即从他的珍宝库中取出了风，削弱了它的力量，然后吩咐它道："注意，不得伤害我的朋友！"船开动了，欢快地向前方，其欢乐的样子简直如同一个前去参加舞会的人。

天上的闪电从不在同一个地方闪击两次。我们一直赞美的上帝指引着他们踏上了正道：水路、陆路，接着又是水路。轮船平稳地只行驶了五天五夜便平安到达距雅法不远的地方。当启明星在第六天升起的时候，已经是他们本次旅行的最后一天了。雅法像正在火河中浮出的通圆太阳一样从大海中升起，照亮了整个世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雅法，是通往上帝之城的入口的雅法。流亡的以色列人，要经此地才能最终登上耶路撒冷。

启明星越升越高，阳光越来越耀眼。船上开始真的热了起来。天空泻下的热量在四下扩散。船上开始热得烫人。水手们几乎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却仍然热得像熊一样汗流浃背，连犹太人(注意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脱去了外套上衣，摘下了戴在无沿圆帽③上的帽子，用作扇子扇脸。然而，他们还是浑身大汗

①② 指犹太人流亡生活之地

③ 一种布做小帽，通常是黑色或白色，犹太人男子常在会堂或室内戴用。

淋漓。太阳在缓缓蒸发掉他们淌出的汗的同时，把他们身体快给烤干了。

就在他们坐着扇着的时候，卖肉的莱布什问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阿尔特拉比，请你讲讲要天上的太阳有什么用好吗？"

"有什么用，"阿尔特拉比回答道，"上帝，我们赞美他，为了准备末世来到时的盛大正义宴会，一直在烤制巨鲸。这就是他为什么将太阳的温度一直加热到沸点。"

"你知道我身上正在发生什么吗？"一个女子对另一个女子说，"我的眼睛快看不见了。"

"你是否认为，"那个女子反问道，"我的眼睛是玻璃做的？我感到有无数把烧得发白的火叉正在刺我的眼睛。"

"那根本就不是天上的太阳，"泽瑞尔说，"简直成了个可怕的烤箱。"

穆谢拉比无意中听到她们的谈话，开口道："不对，你们眼睛变瞎是因为圣体的辐射。"

就连出于对圣地以色列热爱而踏上这一征途的菲加对眼前的一切也不再感到满意了。人们常说的，整天价在美丽花园中，在爱神树林子中，在棕榈树和香橼林中吹拂的和风现在到哪里去了？所有那些与生长在伊甸园中香料相仿佛的香料山到哪里去了？现在唯一有的是不断刮来、烤得人的骨髓发焦的地狱之火。难道是轮船迷失了方向？愿上帝不许，驶入了充满各种毒蛇、蝎子的荒野之地？难道天底下所有的灾难都要降临到他们头上？尽管人群中的妇女都清楚地知道圣地以色列已是一片废墟，街道上到处是跟在人后惹是生非的野狗，她们仍希望只记住那些令她们满意的事物，而忘掉那些令她们看不惯的东西。

米尔卡横坐在通道上，笑着。

“你是在笑我吗？”菲加问米尔卡。

“我不是在笑你，”米尔卡回答道，“是在笑我自己。我在睡梦中梦见了自己在拉什科维兹镇上见到了又长又漂亮的披风。它可以把整个身体给裹住。我当时很想买下一条。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假如我真的在睡梦中买下了，我该派它做什么用场呢？这个嘛，我要用它把太阳给裹上，这样太阳就不会着凉感冒了。”

菲加接着说：“在我的梦中，我梦见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一件毛皮外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只要你前往拉什科维兹镇的贸易大会，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便宜货在等着你哩。’”

米卡尔说：“你是否认为撒旦在为我们着想？须知，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把我们困在路上。”

太阳已经升到了天空中央，无情地烤着我们的船。船已变得像放在烤炭上的锅那般炽热。但是，那些打心里深深爱着圣地以色列的人，正在从对圣地的神圣感情中汲取力量，因为在圣地，尽管到处是一片废墟，天主的光芒仍不受阻碍，自由自在地四处照射。

就在这时，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开去，不再去想旅途中所遭遇到的艰辛和打击，也不再去考虑所有企图阻碍他们的魔鬼。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至善至美意志的力量使得他们的脸上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伸出他的双手，开始用手指敲击着放在他面前的箱子，唱起了神秘的赞美诗。赞美诗是这样开头的：“天堂的孩子思念故乡。”屠夫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则在一旁和着：“愿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天尚未黑，轮船便抵达雅法岸边。在轮船发射了一枚声音巨大的礼炮后，许多阿拉伯人从城里跑了出来。只见他们一个个穿着破衣烂袄，既短又脏的长衫只盖住他们的膝盖，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粗带子，没穿袜子的脚上只趿着一双鞋拖子。他们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简直像是在吵架，谁也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冲到船上，扯着嗓门大声嚷着。他们像拖俘虏似的拉着乘客就跑，然后抓起他们的行李物品，扔到他们那破船上。他们以此勒索费用。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打我们的人。不过，上帝，我们赞美他，把我们的人从阿拉伯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并领着他们平平安安地上了岸。

第十二章 圣　土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一上岸，就匍匐在地上，亲吻起土地来。一个个失声痛哭，直哭得泪如泉涌。是啊，当孩子回到父亲的家中，发现家已被毁，他们怎能不哭？然而，即使在这伤心的时刻，他们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们手拉着手，唱了起来："当人们对我说：'咱们一块进入天主的殿堂'时，我感到无比高兴。"随后，他们又唱起："天主爱锡安之门楼胜过爱雅各之住所。"被社会唾弃的人则站在远处，看着他们。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唱，直至他们被人领进一座称之为"犹太人庭院"的院子里。他们在那里看到几间厅堂。其中一间专供由十人组成的教会作祷告用。另外有两间称之为圣堂，堂中放着一些床铺，供远道而来，病倒的人使用，其中一间由男子使用，另一间由女人使用。此外，还有一间牲口棚，供骑马前来耶路撒冷的人放牲口之用。

当一队结伴而行的人在经过长途跋涉后才抵达目的地时，他们无疑会兴奋无比，特别是在经受和克服了种种巨大磨难后才最终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确实有了兴奋的理由。不过，如果这一行人中有一名伙伴在途中走失，再加上又无人知道其命运下落，那么，无论这一行人是多么的

高兴，他们也免不了会想起他们走失伙伴，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兴致。这正是我们这一行人当时的心境。为了前往圣地以色列，哈纳尼尔不仅和他们一块经受了无穷的艰难，而且还独自一人饱尝了数不清的艰辛。可是，当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最后时刻到来时，他却没能得到。不仅如此，他的同伴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尽情地高兴？他们发誓要在耶路撒冷纪念他，在圣所为他祈祷。

现在来追寻一下他——当然是指哈纳尼尔了——到底是怎么走散的无疑是合适的。他的同伴去城里为旅途采购食品时，他也一道跟着去了。可在半路上，他和他们分了手，去了另一个方向。当时，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走失。过了一会儿，他折了回来，却见不到其他人了。他急急忙忙奔向码头。谁知到码头后，他却发现他们的船已经开走了。这个可怜的人为了前往圣地以色列，不知历经了多少艰辛苦难，可是当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最后时刻真的到来时，船却把他丢在后面开走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船渐渐地驶去，自己却不能与之同行！

哈纳尼尔一向动作敏捷迅速，到底是什么使他在路上遭受耽搁呢？原来，他刚走进贸易市场，一个非犹太人就向他走来。

哈纳尼尔对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就是曾经希望能通过某个山洞隧道把我带到圣地以色列去的人？”

他说：“正是，我就是那个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哈纳尼尔又问道。

“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那人回答说。“每天，当我佩戴上前任强盗头领的经匣时，我都会听到他在为他的妻子儿女哭泣。为了能找到他的妻儿，我现在终日在世界上四处游荡。”

“愿你长命百岁！”哈纳尼尔对他说，“你正在为来世积

德。你跟我来吧。”

他们来到一个人家。哈纳尼尔敲了敲这家人家的窗户。屋子的主人打开窗户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哈纳尼尔回答说：“请问那位来自胡亭的妇女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那人说。“今天早上，她带着孩子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很可能她已经回胡亭了。”

听到这话，哈纳尼尔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

屋子的主人问：“你们找那个妇女有什么事吗？”

哈纳尼尔指着那位非犹太人说：“这位先生能够告诉她，他是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看见她丈夫的。”

屋子的主人说：“如果他能当着一位拉比的面说出他所见到的一切，那就再好不过了。”

就在哈纳尼尔与屋子主人交谈时，那个非犹太人走到一旁，戴上了经匣，谁知他刚一戴上，那位妇女就跑了过来，尖声嚷着：“哦，这些可是我丈夫的经匣。”

“如果朱萨是你丈夫的名字，”那些非犹太人说道，“那么，这些经匣就是你丈夫的。”他随即把经匣给那位妇女递去，并向她讲述了所有有关朱萨的事情。这就是哈纳尼尔在路上遭受耽搁的原因。

有关救世的故事有很多很多，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好。譬如，在一个人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的故事中，会突然出现一只大鸟，用翅膀把那人驮走，只须飞一个小时就把他带回了家中，而这一距离，若是一个人行走的话，要用上好几年。然而，却没有鸟儿来到哈纳尼尔身旁。有关所罗门王——愿他安宁——披风的传说更是不可思议。只要他坐到披风上，风就会把他带走。因此，所罗门王可以早饭在大马士革吃，晚餐在梅迪亚用，尽

管这两座城市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但是，自从所罗门王——愿他安宁——去世以后，披风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被藏匿到了何处。不过，话要说回来，即使哈纳尼亚能找到那件披风，他也不见得能用它来做任何事，因为世界上除了所罗门王和他的四个王子以外，谁也不知道如何乘坐在它的上面。他的四个王子分别是人王子，鬼王子，兽王子和鸟王子。

当然，在我们这一代的神迹在水面上出现以前的那一代人中，也出现过神迹。尼科尔斯堡的圣人希梅尔克拉比和他的门徒，萨索夫的穆谢·莱布拉比的神迹就是一例。他们在危险的季节凭着一只水槽便渡过了多瑙河。不过如今，到哪里去找到这么一只水槽呢？

因此，哈纳尼尔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真正的困境，于是他抬起眼，望着苍天说道："宇宙之主啊，除了您的大慈大悲以外，我现在已一无所靠了。"

见此，上帝，我们赞美他，替哈纳尼尔出了一个主意，叫他把他的头巾铺在海上，然后坐上去。哈纳尼尔便照着上帝的吩咐把他的头巾铺在海面上，然后坐到了它的上面。头巾顿时在海面上漂浮起来，一直把他送到圣地以色列。所以，他不仅成功抵达圣地，而且比他的同伴到得还要早，因为他的同伴先是在伊斯坦布尔等船耽误了时间，后又因海上的风暴而陷入绝境。与此同时，他却平平安安地漂过了大海。

让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他的同伴身上吧。不管怎么说，他们终于抵达雅法海。它与那个为将来到达的虔诚圣贤所预备的雅法海是同一个海。由于大海会把所有失踪的船只以及船上的金、银、财宝、玻璃及其他贵重器皿一起带到雅法来，因此，总有一天，弥赛亚王将会给每一个人分上一份他应得的财富。

他们离开轮船，登上了一只摇摇晃晃的阿拉伯小船。划船的人拿起桨，喊着“哟嗬、哟嗬”的号子，奋力与海浪搏斗，在波涛中开辟一条道路，把船驶入嶙峋礁石之间的海区。须知，那些礁石自创世以来就一直矗立在那里。不论是海洋，还是在江河，都有风浪在前面开路。这些礁石来到这里是为了卧躺在圣地以色列海的面前。除非大海锋利的浪尖被摔碎，失去其力量，任何船只都无法在巨澜汹涌时抵达雅法。然而，他们终于安然无恙，驶过大海，穿过浪尖，在所有行李物品未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登上雅法的海岸。一上岸，他们便匍匐在地上，亲吻起大地来。他们为圣地遭到破坏而哭泣，为他们最终抵达目的地而高兴。

这时，来了两个港口管理，把他们带到了犹太人庭院。该庭院是一个专门为流放在外的以色列人开设的客栈。庭院四周砌着围墙，里面种着一些名贵树木，庭院中间还有一口水井。他们站在庭院里，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祈祷，让经过长途跋涉后的灵魂得到暂时的恢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直至弄到能载着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牲口后才离去。他们在出发时就已察觉到一切都将是顺利的，因为那一天正好是上帝两次察觉他的手艺很不错的一天，也就是一周的第三天。他们一直走到天色变黑，气温转凉，才停下来。

他们从坐骑上下来，打开行李，取出垫子、枕头。尽管他们身上盖着被子，却仍然感到寒冷。于是，他们重新又跨上坐骑，继续赶路，直至来到一个叫拉姆勒的地方才停下。拉姆勒就是大卫从非利士人① 手中夺过来的加斯城。他们在那里从坐骑上下来，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他们在把行李放好

① 古代居住在巴勒斯坦西南部的一个民族，曾多次攻击以色列人。

后，便躺下睡了一夜，一直睡到启明星升起。

当启明星升起时，他们开始祷告和用早饭，然后，跨上坐骑，又继续他们的行程。当夜幕再次降临时，他们来到了一口井旁。他们下了坐骑，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这次，他们就躺在自己的行李上，一直睡到启明星升起。

当启明星再次升起时，他们又开始祷告和用早饭，然后，跨上坐骑，又继续赶路。直至来到了一个叫做莫察的地方。古时候，祭坛周围的柳树就是从那里运来的。正如我们听说过的："在耶路撒冷的南面，有个地方叫莫察。人们常到那里采集柳树，然后运回栽种在祭坛旁。"即使现在，在那里也还能见到那些柳树。

他们在那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住了一夜。所有这些道路都因有强人出没而不见人影。除非是结伴而行，连受到社会唾弃的下三流之类的人物也不敢单身匹马走这条路。但是，由于上帝，我们赞美他，对我们这一行人的仁慈，一路上，除了他们的行李曾经从马背上滑落下一、两次外，没有任何不幸发生。沿途雄伟的高山连绵不断，山上彩云环绕，有蓝色的，也有紫色的，有光芒四射的，也有微微发光的，简直如同伊甸园中的珠宝和繁花一般光彩照人。

每过一小时都有一种新的光彩出现，而这些光彩中没有一种光彩与另一种相同。周围到处是各种芳香植物散发出的香味。一度被看作是国家荣耀的城堡和宫殿现在都已成了废墟。在那些山上，除了散落着一些被人遗弃的黑色帐篷外，没有任何居住点。羊群沿着山坡走着，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靠刺、蓟、野蔷薇和荆棘为生。半裸的男人坐在山坡上，除了一件长衫、一条腰带以及一块用羊毛绳束在头上的黑头巾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清澈的山泉和溪流沿山流入山谷。水的味道犹

如伊甸园的泉水一样甘甜。我们这一行人在尝了尝泉水后，又于祷告前在泉水里洗了洗手，并用泉水洗了洗他们的眼睛，他们曾因圣地遭到毁灭而流过泪。接着，他们双手合十以表示对圣城的敬意。

一连三天，他们一直这样，直至安息日前夕到来。这时，圣城，全世界的欢乐，终于在远方出现。他们立刻从坐骑上下去，扯碎了身上的衣服，伤心地痛哭起来。接着，他们以步代骑，继续向前，直至到达耶路撒冷城门。他们亲吻着城墙上的石块。为表示对圣殿的敬意，他们第二次扯碎了身上的衣服。愿圣殿的尽快重建，和在我们这一代就获得重建，是上帝的意志。阿门！

第十三章　他们站到了耶路撒冷

很快，他们抵达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全城的人，无论是虔诚的教徒，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跑出来欢迎他们。人们祝愿他们人人安详，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由衷的高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并且对他们大声喊道："你们真了不起！你们来这里一不为身体，二不为钱财，而是为了灵魂。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完全有资格站立在天主，我们犹太人唯一的主，万王之王的圣殿中。"

哈西德派的总拉比，圣城塞法迪圣贤的首领，对这些"土耳其"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心，把他们全都带到他所在的学经祈祷堂。在那里，总拉比为这些到来的犹太人整日整夜举行灵魂满足聚会。

这样的活动他们连续举行了四个星期，以代表人生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星期代表出生期。在这个时期，婴孩虽在成长，但尚未发育完全，因此，他不会受到天上立法院的惩罚，这个时期在人到达二十岁时结束。第二个星期代表人生的最佳期。这个时期一直要延续到人的四十岁。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一个人的力量增长期。第三个星期代表人生的中年期。在这一时期人开始慢慢变弱。最后一个星期代表人的老年期。人在这一时期要享尽他的全部天年，直至离开人世。

不过，在圣地以色列死去的人并不被认为是死者，而是被看作驻守在天国基础之下的神。他们在那里沐浴着弥赛亚的光芒，看到了欢乐的以色列国，以及所有那些上帝，我们赞美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为以色列人做的好事。于是，当夜幕降临时，死者既不会害怕，也不会喊叫。他们深知所谓黑暗，只不过是那些前去接运以色列人并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的云彩造成的一种暂时现象。正像我们的拉比们所预言的耶路撒冷终将要和圣地以色列融为一体，圣地以色列终将要和整个野蛮世界融为一体的日子必定会到来那样，祥云会把所有以色列人从世界各个角落接送到耶路撒冷的日子也必定会到来。这也是先知们赞美云彩，并发出"这些像云一样会飞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疑问的原因所在。

每逢安息日，他们便进入天国大殿，在那里学习由亚当·伊劳克①，挪亚②，闪③和埃伯④，梅尔基泽德克⑤，由亚伯拉罕⑥，以撒⑦，雅各⑧，摩西⑨，亚伦⑩和七十学子⑪对星期中每一天含义的解释。当然，还要学习创世故事本身，包括创造天地的全过程和上帝在第七天休息的内容。要学习的还有在《创世记》一书末尾雅各对他儿子的全部祝福。他们所学的这一切都是万能上帝亲口说出来的。在进行安息日午后祷告时，所有的先知都前来向他们讲述《先知书》中的有关章节。由于先知在作出预言时常常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先知书》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段落通常由受人尊重的小亚伯拉罕·埃兹拉拉比来解释。在小亚伯拉罕·埃兹拉拉比所作的解释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对一首以"他(雅各)买下了那片土地"字句开头的诗歌的解释。小亚伯拉罕·埃兹拉拉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均系《圣经》中提到的人物。

⑪ 指古代将《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七十位著名经学学者。

比认为雅各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圣地以色列的一项最伟大的功德，因为尽管那块土地只是未来世界的一部分，但作为圣地以色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则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公认。

现在，让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我们这一行人身上吧。简言之，他们受到了耶路撒冷圣教会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城里的居民把他们一个个拉到他们的家中，以示对他们爱戴，给他们拿来了吃的、喝的，取出床垫和枕头为他们准备了休息的床。为了使脑子得到休息，使疲惫的身子得到恢复，他们一直休息到中午。然后，他们起来去浴室洁身以示对安息日和对圣城的敬意。耶路撒冷的浴室是天底下所有浴室中最值得称道的。它们有内室和外室。人们在外室脱去衣服，然后光身子到内室去洗。浴室内还有一间房间，服务员在那里为沐浴完毕的人擦背。浴室的地底下，有一只使用牲口粪便和肥料作燃料的加热炉。因此，浴室中所有的房间都是热的。然而，各个房间的温度并不相等，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浴室还有若干贮水池和一个不断有新鲜水流出的浴池，里面的水既不冷也不烫，而是一直保持温热。沐浴者只要付给浴室老板两便士，付给服务员一便士，便能得到一条遮体的浴巾。

他们走下浴池，浸泡在水中，洗了一个礼仪式的澡①。随后，他们从浴池中上来，让浑身出一会儿汗，便来到那间有服务员的房间。服务员为他们擦了擦背，又用凉水替他们冲洗了一番。接着，他们又走进浴池浸泡了一会，然后上来，擦干身子，穿上了洁白的衣服。等他们从浴室出来时，好像换了个人。他们在洗完出来时，给了服务员一便士，服务员则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他们回到家中，穿上安息日的盛装，随后便去了

---

① 指按犹太教教规所规定的方式洗。

西墙。

现在的西墙，是自古以来我们心爱的圣殿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它是由于上帝——我们赞美他——的怜悯和恩赐才一直保留至今的。墙有十二个人那么高，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其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能按照各自的高度和所代表的部落，在祈祷时献上他的心和感情。墙是由巨石砌成。每块石头都是六厄尔长，五厄尔宽。它们的形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石块与石块之间没有沥青、油灰或石灰之类的粘连剂。尽管如此，石块却牢牢地连结在一起，犹如一块整石矗立在那里。它们和以色列人的团结一样，尽管没有任何一点微弱的主权力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可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还是团结如一人。西墙的两边都是阿拉伯人所占有的院落。他们和他们的牲口一起住在里面，从不干扰以色列人的祈祷。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先是跪拜，然后匍匐在地上，接着再跪拜。然后，他们脱去鞋子，洗了洗手，低着头一直走到墙前。他们流着泪，亲吻着每一块墙石。随后，他们打开祈祷书，满怀激情和虔诚吟诵着《诗篇》。每吟诵一句，他们的灵魂便得到一次升华。穆谢拉比把头靠在墙上，回忆起他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圣灵从未离开过的地方。他开始用一种敬畏的语调，用他哥哥格肖拉比——愿他永远安宁——在其灵魂离开时所用过的声调，吟诵起《诗篇》来。他一口气诵到“国王把我带入他的厅堂”这一节。据说他的哥哥格肖拉比就是唱着这一句离开人世的。不过，现在穆谢拉比坚持背完全诗，因为，圣地以色列的欢乐伴随着一种新的活力走进他的体内。

他们背完了《诗篇》，又背诵了好几首赞美诗，然后又作了午后祈祷。他们还为流放在外的犹太兄弟以及失踪的哈纳尼尔作了特别祈祷。为了他，他们曾在海上和陆上流过不少眼泪。

不过，即使把他们先前为哈纳尼尔流过的眼泪全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这会儿他们在西墙前为他流下的泪多。倘是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简直就是一滴水与沧海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是因为在他们亲身感受到圣地之神圣时，哈纳尼尔却不在他们身边。

当时的情景只能与一个国王在其朋友拜见时，领着他们参观他所有的金银财宝的故事相比。就在他们站到国王跟前时，他们突然想起有一个国王最喜欢的人没能和他们同来。于是，他们为他悲伤，因为他没能在场看到国王让他们看到的一切。使他们感到最为伤心的是，一路上，他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热情都要高。国王如能见到他，一定会对他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毫无疑问，哈纳尼尔是他们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俊杰贤达，可是，他的实际结局与他理应得到的却大相径庭。这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最后，他们唱着歌和赞美诗迎接安息日的到来。接着，他们走回家中，作了圣祷，掰开安息日面包，吃起安息日圣餐，将安息日的神圣融入他们的肢体。耶路撒冷不少很有名望的人前来拜访他们，就像人们前去参加割礼前安息日前夕的筵席似的，因为每个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都是一个身上带有地契的新生儿。就这样，他们彻夜坐着，诵读着故事和传说，唱着歌曲和赞美诗。等到太阳升起，他们开始向犹太会堂走去。

进了会堂，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进行祈祷。谁也无法描绘在圣地以色列，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进行祈祷的巨大道德力量。那里曾经矗立着圣殿。对于圣殿，人们曾写下这么一行字：“我的眼睛和心灵将永在那里。”塞罗姆拉比两次起身为大家举手祝福。这是因为耶路撒冷与大多数流亡地区的习俗不同，在大多数流亡地，祭司只是在节日才举手祝福，而在耶路撒冷，

祭司则每天都举手祝福。此外，每逢举行晨祷和补充祈祷时，他们还两次举手祝福。沙洛姆·莫德克海·哈一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将一只银壶里的水倒在祭司的手上。这个银壶是穆谢拉比从他祖父阿维格多拉比家里带来的。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过去总是以满腔的热情去完成下达给他的每一项训谕，对于那些用在圣殿庆祝上的训谕更是以加倍的热情去完成。他的手在倒水时由于高兴而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致使银壶撞到了盆上。谁知发出了竟是如同古老利未乐器发出的声音。祭司走上讲台，把脸转向大伙，张开上面刻有祝福词的弯曲手指，然后把手高高举起，用类似伊甸园中小天使翅膀发出的声音为大家祝福。他们不停地祝福着，直至大家对上帝表示了感恩，他们才用一声“阿门”结束他们的祝福。塞罗姆拉比更是高兴异常。当他第一次被荣幸地请上祭司讲台，吟诵赞美圣城耶路撒冷的颂词时，他的确是以满腔的爱心把那段颂词吟诵出来的。谁知，由他吟诵出的颂词竟神奇般地在所有会众的头顶上飞越传播。

到了诵读《托拉》时，主持人首先召请塞罗姆拉比以古代大祭司身份诵读。随后，又请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以利未人身份诵读。接下来，佩萨拉比被请为第三朗诵人；约瑟夫·梅厄拉比被请为第四朗诵人；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被请为第五朗诵人；当屠宰巡视员的阿尔特拉比为第六朗诵人；耶胡达·门德尔拉比为第七朗诵人；穆谢拉比被请为最后一位朗诵人，他诵读的是《先知书》中的有关章节。卖肉的莱布什被荣幸地请上台托举《托拉》。只见他将《托拉》高高举起，使所有的会众都能看到。那位我们已记不起其姓名的人则被荣幸地请作收卷起《托拉》经卷的人。在每次朗诵之前和之后，他们都要吟诵一段颂词，向上帝表示感恩，感谢上帝使他们渡海成功。其他会众则

跟在他们后面报以"阿门"二字，同时祝愿他们能最终成为有资格在弥赛亚王降临前永远生活在天主圣殿中的人，祝愿弥赛亚王降临的那一天尽快到来，在我们这一代就到来。阿门！

突然，会堂外传来了一个十分悦耳的声音，比会堂中任何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悦耳。这声音很像他们在海上听到过的那一声音。他们抬起头，吃惊地看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竟是哈纳尼尔。他的脸由于兴奋而光彩夺目，散发着海浪在月光照耀下发出的光芒。他比以前更显得高大了，脚上穿上了鞋子。他一一问候着大家，对最终又和他们相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他们说："永生永在上帝的孩子，你们能来圣地是十分幸运的。"

"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呢？"他们问他。

"我先将头巾往海上一铺，接着又在头巾上坐下，随后它就一直载着我漂到了圣地以色列，"他这样告诉他们。

这时，大伙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先前在海上见到的那个漂浮着的人影就是哈纳尼尔。

他们随即对天主进行了赞美和感恩。尽管天主对这些赞美和感恩都受之无愧，然而，就天主而言，所有的赞美和感恩又都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所有寄希望于天主的人不必感到羞愧。经书上是这样写的："我就是主，所有寄希望于我的人都不必羞愧。"他们认为："主对所有寄希望于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他们对哈纳尼尔是这么看的，鉴于他信任主，主的仁慈永远围绕在他的身边。

祈祷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教会会众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庆祝宴会。宴会上有葡萄酒、白兰地。这些酒都是人们在住棚节到来之前不久的葡萄收获季节专门为自己酿造的。全城所有人家都给他们送来了享誉圣地以色列的各式果脯，其中有香橼脯、无花果脯以及其他鲜美水果脯。人们以各种方式向刚刚到

来的客人表示他们的爱戴之情。人们还特别向忠实履行受难契约和圣地契约的哈纳尼尔表示了爱戴之情。他们真心实意地请他在首席就坐，然而，哈纳尼尔却很谦虚，在靠近门口的一个下席上坐下。他说："当公正的弥赛亚王到来时，我们千万不要靠得他太近。如果他需要我这一个人，他一定会请我坐到靠近一些的位子上。只有到那时，我才会认识到自己在他眼中还能起些作用。否则，即使坐到了首席上，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就这样坐着，喝着各种各样的酒，不止一次地赞美仁慈、善行的上帝，讨论着有关十诫的论述。圣地以色列正是由于执行着这十条诫律，才比所有其他地方圣洁、神圣。这时，一道蔬菜端到了这一行人面前，谁知它吃起来却是鹅油炸出的禽肉的味道。圣地以色列真是太了不起了！这种蔬菜完全可以在市场上用一便士买上两斤。然而，只要把它在麻油里一炸，便有油炸禽肉的味道。他们在对酒和食品赞扬了一番后，洗手开始进行正式的宴会。

第十四章 在圣灵面前

安息日过后，我们这一行人在靠近西墙的住所租了些住房。房屋的窗户正对着圣殿遗址，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就在圣灵面前。妇女们为自己购买了白羊毛织出的衣服，以及她们最喜爱的食品，圣地出产的饮料、水果等。她们烧饭、烤面包，用自己的智慧料理着家中的一切。他们现在是什么也不缺，到了七七节，还能喝上山羊奶。

这一行人在耶路撒冷天主的生活之地面前住下后，便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对《托拉》的学习上，集中在祈祷、行善和开办慈善事业上，集中在对仁爱、敬畏、谦卑这些美德的学习上。每当新月节前夜和其他一些祈祷日到来时，他们都要去圣所为自身以及尚在海外流放的犹太兄弟祈祷。

人生所有的时刻都不一样，所有从圣地以色列以外地方回到圣地来的正直人在初到时都必须降低他原先的地位，因为圣地以色列的一切都是圣洁的，屈尊对于日后成为圣人一事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上帝，我们赞美他，会前来帮助他们的，会赐予他们力量去恭恭敬敬地接受所有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打击，直到他们成为有资格接受一种新的智慧——圣地以色列的智慧的人为止。就这样他们日复一日地接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侮辱、谩骂、钱财受到损失，肉体受到损伤方面的考

验。还有，耶路撒冷与圣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在耶路撒冷，从未有人能在罪行未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能上床睡觉。上帝，我们赞美他，为了不让耶路撒冷精神上的债务增加和积累起来，总是每天结清他的帐目。就像一个世俗法官，对那些送交他处理的案子总会考虑再三，看看受牵连的人是否会是清白的，上帝，我们赞美他，总是把眼光转向耶路撒冷，严厉惩罚住在其中的人，使他们能够及时清洗所犯下的罪行。

塞罗娜拉比的女儿佩塞尔是在骡子的乱蹄下丧身的。菲加则是在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的打击下死去的。一天，一个担水的人送水给菲加。那时正值大雨滂沱，所有的蓄水池和井都满了，于是，菲加对那人说她不需要水。谁知那个担水的人竟把皮水袋里的水统统泼在她的身上。菲加因此着凉死去。

尽管遭受到这些打击，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仍毫无怨言地接受着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切。对所遭受的打击既不反抗，也不到圣灵面前要求补偿。相反地，他们总是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打击。他们还自我安慰，说什么也许到了明天，上帝，我们赞美他，就会前来解救他们，届时，他们的一切烦恼和灾难也就会随之结束。每次民众问他们："为什么上帝，我们赞美他，不去用同样的方法惩罚那些像对待俘虏一样对待上帝孩子的邪恶民族？"他们总是这样回答："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你们的问题之中。从前有个国王，他的儿子受到了敌军的攻击。对此，国王却说：'我为什么非要派军队去报复他们呢？那不是自寻烦恼吗？我要把军队留在家里，亲自去惩罚那些使我儿受苦的家伙，使我的儿子在高兴中，体面地返回家园。'"

尽管任何烦恼都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最叫人无法忍受的还是为谋生而出现的烦恼。一个人在突然变穷后，饥饿就会每天缠着他。我们这一行人的口袋就像有了洞似的，总是聚不住

钱。一年尚未过去，他们就开始感到谋生的困难，因为圣地以色列早就消除了所有赚钱的场所，也没有任何可以使从海外带回来的钱再变出钱来的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落到了只有靠流放地人的捐款维持生计的地步。

当这一天到来时，卖肉的莱布什终于离开了这一群体，决意返回布察兹。莱布什对大伙儿说："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个除了羊肉之外一无所有的国家？"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对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好感。他想找的东西没有找到，而对于真正得到的却又不满意。此外，约瑟夫·梅厄拉比也被迫开始作了准备离开的打算。他倒是希望能够在圣地以色列一直住下去，然而，根据"没有老婆的人不得在耶路撒冷居住一年以上"这一古老的法令，他是无法再住下去了。

不过，上帝，我们赞美他，总是用惩办邪恶的同一方法去支持正义。准备将莱布什带回流放之地的船却在抵达时带来了与约瑟夫·梅厄拉比离婚的妻子。梅厄拉比当即对她表示了欢迎，接着便带着她来到婚礼的华盖下，与她复婚。约瑟夫·梅厄拉比一直活到了他的后代成长为一代正直、畏神、爱神的人才过世。佩萨拉比和泽瑞尔及梅厄拉比一样感到他们在圣城的生活是十分有意义的。他们后来住的房子是由他们那些一度在宇宙之主军队服役的儿女们为他们建造的。

就这样，我们这些获得救赎的同胞兄弟与圣城圣教会的会众共同生活在一起。愉快地履行着"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的圣训，直至享尽天年，离开人世为止。他们的灵魂回到了所有灵魂的归属——上帝的身上，而他们的躯体则留在他们母亲的怀里。因为他们获得了安葬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上圣地的土壤里的资格。他们要在那里，面对着上帝的圣殿，躺在上帝——我们赞美他——的脚下，直至被唤醒开始他们的永生生活为止。

当那一天到来时，人们将会写下这么一行字：

“上帝的脚将会在那一天在橄榄山上站立起来。”

不过，哈纳尼尔却一直活了很多很多年。而且每过一年，他的精力就要增加一分。他在一百岁时看上去简直像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始终不渝地履行圣训，四处行善，脸上根本看不出有半点虚弱、衰老的痕迹。人们中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这同一个哈纳尼尔的神奇传说。譬如，有一则传闻说，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在到达雅法海岸时，发现哈纳尼尔正在太阳底下晒头巾。当然，这则故事并不真实，因为在他的同伴到达圣地之前，哈纳尼尔就已经在耶路撒冷了。关于他的头巾，也有好多类似的神奇传闻。譬如，有一则传闻说，拿破仑发现了这块头巾，便用它做了一面旗帜，结果使得他在战争中屡屡获胜。当然，这也不真实，因为当时哈纳尼尔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人们就把他那块头巾作为蒙眼布，盖在他的眼睛上。

哈纳尼尔是在犹太历七月前夕那天仙逝的。当时，他已把头巾系在了腰上，正准备去犹太会堂。突然，他发现他的两腿有些发软打飘。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家伙的腿大概在求他不要为难它们。看来，我只好在家祷告了。”

当他吟诵到“天是上帝的天，而地却是上帝赐予人子的地”这句话时，他的灵魂在一种完全纯洁的状态下离开了他。人们发现他仙逝后，帮他合上眼睛，把他那块头巾盖在他的眼睛上面。人们费了好大劲才将祈祷书从他手里取下。随后，人们替他洁身，把他送到他的永久安息地。

护送他前往墓地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在墓地发表了赞扬他的讲话。第一个发言的人赞扬他生活简朴；第二位赞扬他全心全意；第三位赞扬他履行圣训雷厉风行；第四位赞扬了他对圣

地以色列的热爱；第五位赞扬他的忠诚；而第六位则颂扬了他的上述所有优秀品质。人们发现所有那些为了使受到上帝祝福世界增色生辉而赋予以色列的优秀品质都可以在哈纳尼尔身上找到。最后，人们齐祝哈纳尼尔安息。

耶路撒冷的圣贤和拉比一直希望能有人写一部书，把发生在哈纳尼尔身上的一切记录下来。可是由于服役的艰难，生活的紧张，以及不断出现的争吵和不和等原因，这件事给拖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我站出来写下了这本记载着所有哈纳尼尔不寻常经历的书才算了结他们的心愿。我给这本书取名为《大海深处》，是为了纪念哈纳尼尔，愿他安息。他曾下到大海的深处，后来又平安地从那里走了出来。我在书中既没有遗漏任何我所听到的东西，也没有增加任何我的灵魂所不允许增加的东西。

有一些人会像读神话故事一样读我的这本书，而另外一些人会在阅读这本书时，从中引出有益于他们自身的教诲。对前一种人，我想引用《箴言》中的一段话："优美的字句总是会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总是会使灵魂得到安慰，免除人们的忧愁烦恼。"而对于后一种人，我则想借用大卫王说过的一句话："那些寄希望于上帝的人，他们将继承圣地。"

·附录·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
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分别授予两位杰出的犹太作家——撒母耳·约瑟·阿格农和内莉·L·萨克斯。他们两位都代表犹太民族对我们这个时代发出的不寻常讯息。阿格农的家在耶路撒冷。萨克斯女士则于1940年移民到瑞典，如今已是瑞典公民。在这里将两位获奖者相提并论，为的是对他们各自成就表示肯定；同时，本奖金由他们两位合领确实有其特殊原因：尽管他俩以不同的文字进行创作，但他们的精神却来自一处，并在继承犹太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的源泉是他俩创作生命的力量来源。

阿格农是现代希伯来文学最著名的一位作家，他的到来是对语言障碍的突破。尽管把希伯来文翻译成瑞典文并非易事，然而，现在阿格农最重要的作品已经有了瑞典文译本，书名为《大海深处》。阿格农现年78岁，早年以意第绪语写作，不久改

用希伯来语。专家认为，他对希伯来文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散文风格严谨、节奏铿锵、表达丰富。阿格农的故乡在加利西亚，是一个古老望族的后裔，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深深向往巴勒斯坦，离开故乡时年仅20。如今，他已是巴勒斯坦一名德高望重的经典作家。在那里他可以回顾为重建犹太民族家园所走过的漫长奋斗历程，以及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对他无限创造力的影响。

阿格农创作的一大特征是以他的故乡布察兹作为作品的背景。布察兹曾是犹太人居住的重镇，犹太教传播中心，如今已毁于战火，不复存在。阿格农的叙事艺术表现为现实和传说交替。在他所有创作中，当以《婚礼的华盖》最具特色。书中表现出的纯朴和别出心裁的幽默无疑使其成为犹太文学中的《唐·吉诃德》。然而，他的《宿客》一书也许最为重要。故事的叙述者重返阿格农童年故乡小镇——布察兹，屡次三番想聚集一些教友到犹太会堂举行宗教仪式，结果都无法如愿以偿。从这部小说的轮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独具匠心的刻画：命运的变幻，人物的神貌，世事的经历和往昔的沉思。祈祷室的钥匙本以为已经遗失，结果返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竟然在旅行包里找到。对阿格农而言，这把钥匙意味着：除非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否则传统秩序决不可能在犹太散居时代获得重建。阿格农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却不乏神秘主义成分，使那些最灰暗、最普通的情景都笼罩在一层金黄色犹如童话诗一般的奇妙气氛之中，令人不禁联想到夏加尔从《圣经》中汲取主题的绘画。阿格农是一位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超俗作家，不仅具有非凡的幽默和睿智，而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总之，他是一位以淋漓尽致手法表现犹太民族性格的作家。

阿格农博士——依据颁奖证书上的授辞，今年的诺贝尔文

学奖颁发给你，是由于你“深刻而独具特色的叙事艺术，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如蒙阁下把这一国际性的荣誉当作一种征兆，证明你的作品非但未受到语言藩篱的隔绝，而且还超越一切障碍，引起世人的共鸣、理解和推崇，我们将感到无比荣幸。现在，我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并请您从瑞典国王陛下手中领取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金。

徐 新译

受奖演说

撒母耳·约瑟·阿格农

我们犹太民族的先哲先圣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每当遇到喜悦之事，都得感谢神的恩赐。不论我们进食也好，取饮也好，事前事后都得诵读一段祝祷以示谢忱。不论是闻到草的芳香，香料的芬芳，还是尝到甘果的甜美，我们都得为这一喜悦而赞美上帝。对于视觉上的喜悦也应如此，每当见到七月的太阳在黄道带上运行，草木在春天茁壮生长，或者是美丽的花朵含苞绽放，我们也总要诵读祈文一段。就连碰上听觉上的享受我们也要赞美上帝。如今，透过各位尊敬的先生，使我获得了一次听觉上的喜悦。

当我最早从瑞典代理公使口中得知瑞典学院已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我时，我便吟诵了一段适用于听到自己或他人喜讯的祝祷："赞美上帝，他是永远仁慈并行施仁慈的。"所谓"仁慈"，是由于至善至美的上帝使这座最著名的文学院决定将这项最伟大的、最为世人所推崇的奖金，颁赠给一位用希伯来这一圣语写作的作家；所谓"行施仁慈"是由于上帝特别眷顾我，使学院的各位院士挑选了我。现在，既然我从远方来到此地，我愿再诵读一段祈祷，献给国王陛下："善

哉吾主上帝，天地之主，赞美归汝：汝将荣耀赐予血肉之躯的君王。”对于各位卓越的院士先生们，也请允许我献上一段祝祷：“赞美归于我主，他将智慧赐予各位血肉之躯。”《塔木德》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在耶路撒冷，有分辨能力的人在与他人一道进餐时，必先弄清同桌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愿意告诉各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们已同意我与你们同桌共餐。

历史上，由于罗马皇帝提图斯带来的灾难，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以色列人被逐出家门，因而我也出生于异国他乡。然而，我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土地上。有一次在梦中，我发现自己与利未族的兄弟一起在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里，齐声高唱以色列王大卫的诗歌。这歌曲、这旋律自从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人被逐以来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也许是掌管音乐的天使怕我醒来后重复我梦中所唱的诗歌，便设法使我在白天忘却了梦里唱过的歌，因为万一我的同胞兄弟、以色列的子孙听到这歌声，他们将会无法忍受因失去幸福而产生的悲哀。天使为了消除我因不能用嘴唱歌的痛苦，便教会了我写作诗歌的能力。

我出身利未族，我的祖先和我都是圣殿唱诗班的成员。据传我父亲是先知撒母耳的后裔，所以我取名撒母耳。

我写第一首诗歌时年仅5岁，是因为想念父亲而作的。当时先父正外出做生意，我太想他了，于是写下了这首诗歌。此后，我又写了许多诗歌，但全都没能保留下来。父亲的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火摧毁，我留在一间房中的所有著作也都付之一炬。当地那些年轻的工匠、裁缝和鞋匠，过去经常边干活边吟唱我写的诗歌。这些人在大战中死了许多，侥幸没死的也与他们的姐妹们一起，被敌人威逼着自掘沟壕而被活埋在其

中，而大多数，包括那些姐妹们在内都被烧死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里。这些姐妹们生前以她们的仪容美化了我们的小镇，还以她们甜美的歌喉唱过我写的诗歌呢。

我写的诗歌与吟唱者一样，都随着熊熊烈火升了天，而我后来写的一些作品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当我在汉堡一家该死的医院住院治病时，一天晚上家中遭到火灾，我的所有书籍和财物都化为灰烬。在被焚毁的书中有一部长达700多页的长篇小说手稿，出版商已宣布即将出版它的第一部分。同这部名叫《永生》的小说一起被烧毁的，还有自我离开以色列地以后所写的著作，其中包括一部与哲学家马丁·布伯合写的作品和4000册希伯来文藏书，这些藏书大多是祖先留传下来的，有小部分是我省吃俭用买下来的。

我刚才说了“自我离开以色列地以后”的话，但我还未提及我居住在以色列期间的情形。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些事。

我是在19岁半的那年来到以色列的，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为生。但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另谋生路。后来终于在“锡安热爱者协会”和当时酝酿中的“国会”——“巴勒斯坦局”两处谋到了秘书的职位；此外，我还自愿到“犹太治安法庭”担任第一书记员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我有幸认识了几乎每一个犹太人，更由于对同胞的爱以及想了解自己同胞的愿望，我还结识了许多无缘通过公务认识的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那几年里，耶路撒冷城的男男女女我差不多没有不认识的。

在我遭到火灾之后，上帝赐我以智慧，我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依靠耶路撒冷的神力，我写下了上帝在我心中、在我笔端的一篇又一篇文章。我也写了一本有关犹太教经文的书，一本有关“敬畏日”的书，以及一本有关以色列自犹太教经文颁赠以来的书。

回到以色列之后，我又曾两度出国：一次是与小扎尔马·肖肯洽谈出版我的著作事宜，另一次是到瑞典和挪威旅游。这两个国家的大诗人对祖国的爱已深深印入我心中，我决定去拜访他们。今天是我第三度来到瑞典，以接受诸位的祝福。

在我居住耶路撒冷期间，曾写下了不少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的已经发表，但大多数仍以手稿保存着。

我刚才说过，幼年时我就因想念父亲而写下一首诗歌。先父在我的启蒙教育上给以不少指点，当然给我以启蒙的还有镇上的拉比，在我3岁至8岁半之间共有过三位家庭教师给我上过课。

我在诗歌和文学上到底接受了谁的影响呢？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我是受了某某诗人或某某作家的影响，但这些诗人或作家，不是我从未听到过名字就是听到过名字却没读过他们的作品。那我自己是怎么看的呢？我到底受过哪些人的滋养呢？固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记得向他提供牛奶的母牛的名，但为了使各位有所了解，我愿意澄清一下我到底受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圣经》。我从这里学会了如何拼写文字。然后是《密西拿》、《塔木德》和《米德拉西》。还有拉希拉比所著的《托拉》评注。之后又学了《波士金》——后期《塔木德》评注家的评注，以及《圣经》学者和中古时代哲人的著作，其中以迈蒙之子摩西拉比，即世人所知的迈蒙尼德最为重要。

当我最早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以外的文字时，我读遍了凡是能得到的全部德文书籍，从中汲取了许多符合我胃口的养料。限于时间，我就不在此具体列举作者和书名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列举犹太人的著作呢？因为这些书是我思想的源泉。而且从我的良知出发，我明白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归

功于这些著作。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就是我平生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们的言论和他们所讲的故事都深深地印入我的心中，有的还流露于我的笔端。大自然的景色也同样感染了我。如死海，那是我习惯每天在旭日东升时，从住处屋顶眺望的地方；阿能溪，则是我经常沐浴的去处；每到夜晚，我常常与虔诚的教徒们一起来到哭墙旁——正是这些夜晚赐给我以双眼，让我看到了神圣的土地。愿一切赞美都归于神——是他赐给了我们这座哭墙，是他建立了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为了表示我也重视任何生物，我还得提及驯养的牲畜，以及我所有了解的飞禽走兽。约伯很久以前就曾说过(《约伯记》第35章11节)："谁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的智慧胜于空中的飞鸟？"从它们身上学到的知识，有些已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但我担心的是自己学到的也许比应该学到的少得多，因为每当我听到犬吠、鸟鸣、鸡啼时，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在感谢我，还是在责备我为它们所写的故事。

在结束演说之前，我想再提一件事：如果我过于夸耀了自己，那都是为了使在座诸位放心，你们并没有选错人。至于我自己，其实是很渺小的。我一生中永远记住大卫王在《诗篇》第131章1节中所说的话："上帝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倘若我能对什么感到骄傲，那只能是对我能生活在它上面的、上帝应许我们的祖先并赐予我们的国土。正如《以西结书》(第37章25节)所言："他们必住在我赐给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

最后，我愿作一段简短的祈诗：神将智慧赐给智者，将救

赎赐于诸君王，愿神无限地增长诸位的智慧，荣耀你们的君王。愿犹大在过去和现在都能得到救赎。愿以色列平平安安。愿救世主降临锡安山。愿这块土地充满知识，居民们永享喜悦和平安。愿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阿门。

徐 新译

阿格农年表

1888年　7月17日生于东加利西亚小镇布察兹。家姓恰兹克斯(Czaczkes)。父亲是位犹太商人。父母均具有较高文化修养，且爱好文学。

1891年　开始在当地犹太小学就读，接受以《圣经》和《塔木德》为主要学习课程的传统犹太教教育。

1903年　处女作《雷纳的约瑟》在当地一意第绪语月报上刊出。

1905年　前往利沃夫，在《哈耶》报馆工作，同时为意第绪语《日报》撰稿。不少诗歌、传说、民间故事发表。与现代希伯来文学先驱约瑟夫·海姆·布伦纳结识。深受在东欧广泛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影响，积极投入这一运动。

1907年　离开家乡布察兹，前往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雅法市土地安置办事处工作。稍后在"锡安热爱者协会"和"巴勒斯坦局"任秘书。并在"犹太治安法庭"任义务第一书记员工作。工作之余从事创作，创作语言已由意第绪语改为希伯来语，直至临终。

1908年　短篇小说《弃妇》发表，首次启用"阿格农"笔名。作品受到读者和评论界好评，作者一举成名。

1912年 完成长篇故事《但愿斜坡变平原》。

1913年 赴维也纳出席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返故乡布察兹探望病重的父亲。父病故。去德国学习进修。

1914年 往返于柏林、莱比锡、汉堡等城市。为《犹太出版》刊物工作。
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波兰犹太人书籍。

1917年 与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柏林结识，共同研究犹太教哈西德派思想，合作编辑《哈西德故事》专辑。并为布伯主编刊物《犹太人》撰稿。

1919年 与犹太女子艾斯特·马克斯结婚，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小说《作家的故事》发表。已完成的长篇小说《永生》手稿被大火焚毁。

1922年 第一部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完成。

1924年 举家返回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定居。正式以“阿格农”为姓。

1930年 重返故乡布察兹。

1931年起 《阿格农文集》开始出版。1931—1935年1至6卷在柏林出版。1939—1952年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出版了7至11卷。

1934年 中篇小说《大海深处》出版。第一次获比利亚克奖。

1939年 另一部长篇小说《宿客》发表。同年发表的还有《一个简明的故事》。

1941年 《耶路撒冷故事集》(1941—1953)中的若干故事开始陆续发表。

1943年 中篇小说《订婚者》发表。

1945年 长篇小说《逝去的岁月》发表。

1946年　获乌色什金奖，将半数奖金捐给儿童福利事业。

1950年　出版小说《野狗》、《捉希拉》、《伊铎和伊南古语》。

1951年　第二度获比利亚克奖。

1953年　8卷本《文集》开始在以色列出版，1962年出齐。

1954年　获以色列奖。

1958年　《自传》出版。第二度获以色列奖。耶路撒冷大学因其文学成就授予荣誉博士称号。

1966年　与瑞典籍犹太女诗人内利·萨克斯女士共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中篇小说集《两个故事》出版。

1970年　2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二。

徐　新编

译后记

笔者对犹太文学的兴趣尽管可追溯到70年代末，但对希伯来文学的兴趣却始于1988年。当时，我在美国两年的英语教学工作即将完成，正准备打点行装取道欧洲回国。也许是那两年中笔者与犹太人交往甚多，也许是笔者在教学之余先后数次在各犹太团体作了一些有关“犹太文学在中国”之类的讲演，临行前接到以色列著名学府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发出的访以邀请。能访问犹太文化的发祥地，对一个从事犹太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何况当时能有此机会的中国学者毕竟不多，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访问期间，除在希伯来大学发表讲演，与有关学者、专家座谈交流外，多次前往耶路撒冷各大书店浏览。素闻犹太人爱好书籍文学，享有“书之民族”的美誉。店中那一排排装潢精美、内容各异的书籍无疑平添了本人对希伯来文学的兴趣，青年时代曾读过的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美好的回忆常常会勾起人们对现代的追求。“现代希伯来文学会是个什么样儿？”不禁问了自己一句。当笔者结束这次难忘的访问，搭机离开时，行李中增加的唯一物品便是浏览书店时购下的几册现代希伯来文学作品，其中自然少不了现代希伯来文学泰斗阿格农的。

回国安顿后，除了不忍看着这些以"硬通货"购下的书籍闲置外，更主要是对国内外国文学界在现代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实际存在"空白"状态的不安，一时感情冲动，闯入了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了对其系统而有计划的研究。结果之一是陆续发表了有关论文和译作，结果之二则是被漓江出版社负责筹划组织出版我国外国文学界世纪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主编刘硕良先生错猎，指名主持"阿格农卷"的选编、译介工作。笔者深知这一世纪工程的份量和意义，且当时正忙于组织编写我国首部《犹太百科全书》，再加上才疏学浅，对希伯来文学研究刚刚起步，本不该接受这一重托。然出于对希伯来文学的偏爱和对阿格农本人的敬重，又深感有必要和有义务把这卷书承担起来，经过一番斗争后，终于允诺下来。

收入此卷的作品主要有二：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和中篇小说《大海深处》。前者作为阿格农的最重要作品，显然是必须收录的。后者虽篇幅不大却是阿格农的精品之一，其构思、布局、行文、风格均有独特之处，是一部能反映作者艺术风格的佳作。此外，它还是阿氏作品中最早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绝大多数读者对阿格农的了解都始于该篇，可见其重要和影响之一斑。

《婚礼的华盖》原计划由竑一同志（主译卷一）和王银萍同志（主译卷二）负责译出，但竑、王二氏均有繁重教学任务在身，为及时完成译事，先后约请其他一些同志参加。具体地说，卷一的1—14章主要由竑一、齐齐译出，刘兴林参加了9—13章的部分译事，15—19章由曾建新翻译；卷二的1—9章由王银萍译出，10—11章由王典民译出。南京大学教授刘志漢先生在百忙中为卷二译文作了较为详尽的校改。本人则主要负责协调，对书中涉及犹太文化方面的问题作了处理，并对全书译文的统一进行了最后审订。《大海深处》由本人译出，曾在《当代外国文

学》刊载(1990年第2期)。这次入卷又对部分译文进行了修订。《婚礼的华盖》系根据 Schocken Books 出版公司 1967 年版本译出，《大海深处》则根据该出版公司1947年版译成，特此说明。

最后，谨借此机会对漓江出版社和丛书主编表示衷心感谢。若无他们的信任、关心和督促，这部我国首次系统译介的代表现代希伯来文学高峰的40余万言阿格农卷，不可能现在就与读者见面。

徐 新

1992.7.30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婚礼华盖
作者=（以色列）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著　　徐新等译
页数=560
SS号=11103149
出版日期=1995年02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